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八六冊目次

兼濟堂文集選二十卷 （清）魏裔介撰 清康熙五十年龍江書院刻本 〇〇一

林蕙堂全集二十六卷（一） （清）吳綺撰 清康熙三十九年刻本 四七四

兼濟堂文集選二十卷

（清）魏裔介撰

清康熙五十年龍江書院刻本

兼濟堂文集二十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魏裔介撰。裔介有孝經註義，已著錄。是編奏疏三卷、序六卷、書牘二卷、傳誌二卷、祭文、論二卷、雜著二卷、樂府古今體詩三卷，附年譜一卷。其平生著述，刻於江南者有兼濟堂集十四卷，刻於荆南者有兼濟堂集二十四卷，刻於京師者有文選二集上下二編、崑林小品上下二編、崑林外集一編、奏疏尺牘存餘七卷。其刻於林下者有文選十卷、嶼舫近草五卷、詩集七卷、樗林三筆五卷。此集乃儋明章裒輯諸本，簡汰繁冗，合刊爲一編者也。裔介立朝，頗著風節，其所陳奏，多關國家大體。詩文醇雅，亦不失爲儒者之言。雖不以詞章名一世，而以介於

國初作者之閒，固無忝焉。

栢鄉相國魏文毅公著

兼濟堂集

本衙藏版

原刻兼濟堂文集序

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名世鉅人出而弘濟蒼生潤色鴻業然而長於政事者未必工於文章工於文章者未必優於理學求其兼備無遺者不數見也當西漢之隆蕭曹丙魏號爲賢相然所長者止於政事無論理學卽文章且無聞焉而司馬遷相如枚皐楊雄之流又徒以文章著稱而不及施於政事其於理學則亦未能窺其萬一也所爲兼備無遺者求之古而不得今乃得之於栢鄉魏公公秉鴻駿魁傑之才遭逢

聖朝廼翔禁近

世祖章皇帝興起右文招延俊茂數舉

經筵命儒臣講論大義或時

廵遊南苑應制賦詩文學侍從之臣無不掞藻摛華

對揚

休命而公實蔚然爲冠首其後歷諫垣躋憲府密勿論思紀綱庶政封章數十上如請開日講頒孝經旌遺忠闢異端諸疏皆關天下國家大計蓋非當宁知公之深不能盡用公之言以興致太平而非

公之才與公之學亦不能輔導以成至治
聖主良佐相得益彰於以調元贊化經國庇民千載一
時也
今上御極公以銓衡重望入居政府於時重熈累洽海
內晏安從容於黃扉綸閣之間得以留心述作博游
才藝而公又邃於關閩濂洛之旨其學以性善爲本
以致知爲要所輯聖學知統錄及大全纂要學規彙
編諸書皆足闡繹微言紹明聖緒而以其餘閒作爲
詩歌則又能籠挫萬物匠心獨妙至於悲鼎湖之莫

逮痛子期之云亡其忠孝氣節於君父友朋之間尤
惓惓乎三致意焉所謂理學文章政事公殆兼而有
之蓋公之才與學其積之也有本而出之也不窮今
夫江河之水瀰漾濆漾雖疏而爲川注而爲瀆而其
源則一也公之蓄於中者渟泓演迤雖試之於政見
之於文而其本則一也公之必致遠識固非若漢之
輔相醇謹樸遬者可擬而亦豈僅如賦上林誇長楊
者以翰墨爲勳績詞賦爲君子而已哉公爲高邑趙
忠毅公之甥忠毅與公俱主銓政世得爲美談然忠

毅値黨議紛呶羣言詆豖之日枋用未久卽罷去而
公之功名在日月之旁筦樞軸之任以覩忠毅其所
遇之幸不幸何如也公所著詩文甚多中州彭子士
報謀之吳君伯其程君坦如楊君仲延撮其尤要者
鋟板以行蓋公之學與公之才其所以開物成務者
雖不盡於此而於此亦足以見其大者焉故不揣而
爲之序戊申仲夏婁東吳偉業頓首謹序

兼濟堂諸刻自序

余生平無他嗜好惟嗜讀書常咏古人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以爲其言未盡蓋理無窮書亦無窮終其身悅懌其中焉耳十年不足以盡之也至於著書尤不可草草古之人皆先我而爲之矣其可傳者能有幾孜孜矻矻一生仰屋徒爲他人覆瓿之具良可哂也余自入籍以後未免效顰學爲文辭丙午之歲彭士報吳伯其刻之於江南有兼濟堂文選其文二百餘篇庚戌之歲胡同升刻之於京師有昆林

小品共文二百三十六篇甲寅春日余自刻林下集八十一篇及秋抄兒輩又刻辛亥以前未刻者共文一百一十九篇已汗牛充棟矣其諫垣總憲奏疏稿共一百一十七道內閣奏疏十道嶼勅詩集近集共詩一千三十六首尺牘四六四册言理學則有聖學知統合錄五册小傳共四十八篇小論共四十八篇又約言錄一册其餘所著之書畧無關係者概不足述而要者有四書大全纂要孝經註義删補高士傳雅說集多識集巡城條約風憲禁約唐詩清覽集訓蒙故事千文註解勸學彙編以上已刻易經合訂正說論性書鑑語經世編通鑑論抄列女續傳九經衍義希賢錄瓊琚佩語家訓彙抄批評河洛淵源錄理學諸儒語錄合抄吏治氷鑑錄陸放翁詩選古文欣賞集古詩遺音趙夢白詩文選以上未刻此其大槩也顧自今以往余寧敢廢學哉宛平孫北海先生嘗致書於余曰易經四聖心傳春秋百王大法先生盍闡發之余讀朱文公集謂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此兩書皆未易看何敢管窺蠡測

雖然曾子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炳燭之光尤宜鞭策於末路臨深履薄勿使昏逸之氣得而乘之則書無窮吾心之理亦無窮余且終身誦夫子答子貢願息之篇矣甲寅長至日貞菴題於滙景園之冬日軒

兼濟堂林下集自序

文章未易言也古之以文章名世者皆有數十年之學力洗濯磨淬其心志而又與海內之賢人君子遊樂聞其規切之語故能成一家言匪是者正可覆醬瓿耳余宦遊長安二十餘載職掌煩劇飲氷是懼公退思過不敢廢學故時爲古文辭與海內言文者聲氣往來或者以爲可教刻之江南數百篇而余自知其明覺蹇跛之足策之不能前而死委之藏篋之不能盡也亦惟有望古遙集而已矣辛亥抱病歸里參

朮之外不敢求田問舍坐百尺樓下似可以讀書學爲文矣而千指待哺未免室謫猶是傖父面孔也乃遠近知契時有扣門剝啄聲以徵文爲請夫余方欲焚君苗之筆硯而猶然飾嫫母以鉛華乎然終不能盡謝却者蓋生長燕趙素有司馬子長之慕欲借此以求海內賢人君子之規切不敢以蓬蒿自封而甘爲絕人遯世之行也陶淵明云請息交以絕遊此憤世之言耳豈余之心哉積久成帙兒輩恐其散失遂謀付之剞劂其間生死之際交友之情學問之術歲序之感雖未必有裨於身心而要以述其中之所見得其性之所近非盡酬應習套也倘邀長者之惠不我遐棄而錫以昌黎之序則東野之鳴敢不奉杖履以從甲寅花朝日貞菴自序於滙景園之水鏡堂中

原刻兼濟堂文集序

相國栢鄉先生刻兼濟堂文集選成授不使校閱焉因卒業起而歎曰天之所以助我
國家者豈不盛哉文者道之寄也道隆文則從而隆自古文運之興必由君與相而君相之烈又必覩其時與其業當屯蒙之會聖賢蔚起主臣同時雲龍特達以道則天開以遇則天作於是乎剏制立法顯榮光實一時文治彬彬然潤色鴻業而百世之風氣習尚因之以成蓋文章與事業相表裏事業又與道德

相周旋苟不遇夫文明肇啓之時主臣一德則事功不立而文治亦不成甚矣其難也我
世祖章皇帝神靈默契遠接道統草昧經營無不可垂永久當開剏初詞林臺閣之選率皆夔龍周召之才所謂見而知之與一代文明之治者也蓋自明季鼎革以來文章風氣銷磨震盪之餘鬱勃昌明之氣有開必先篤生鉅公與禎期之運會豈偶然歟先生首擢制科爲翰林爲諫議既而掌臺綱掌銓政爰立作相翊佐我
皇上大啓土宇政教所迄窮陬海澨嚮風慕化功業在
朝廷事跡著人口而先生之文章當代仰爲師表衣被沾丐單詞片紙頃刻傳播先生則以爲道德之餘事功之末久而不肯出也蓋先生深於關閩濂洛之旨不欲以文章名世而不知先生之道則見知也先生之業則翊贊也先生之文先生之道德也先生之文先生之事功也先生既以其道德事功輔
聖主而垂治統復以其道德事功闡絕學而開文運則先生之生於此時乃天所以啓本朝一代文明之盛

誠非偶然也嘗考商周以前其道在上君相之業轉移風氣而有餘商周以後其道在下聖賢繼起而無其時文士代興而無其業於治平於粉飾均無當也唐太宗致治綦盛文章仍六朝之習說者每嘆鄭公之賢得君遇主不能比隆三代兩失其時以爲恨今試以鄭公之事與先生較之其爲諫官同爲宰相同其遇主同其直節同其事業又同獨理學文章先生統其全而鄭公有所不及豈非時之不同主聖臣賢商周以來之道復隆於在上文運應大啓於今日乎

且有明之初文學以宋濳溪爲冠其文敦厖樸茂故有明二百數十年風氣之厚已肇於其文即其後之文人亦無有過之者今先生之學與文與濳溪同而事業不啻過之然則開本朝文治之風者又豈有窮乎哉當濳溪講道京師時正學方公實從之遊業成方公序其後禾不敏心亦心學竊幸繼方公之躅而論述其概以見先生既有其德有其業復有其文而適當其時是天所以啓

本朝一代之風運非特操觚之士有所依歸而淳龐敦厚之象將交運之隆卜於百世在先生亦不自知其盛也先生之文日星河嶽當世共見之諸先生論之詳矣小子何敢復云江陰後學曹禾頓首拜題於燕邸之青雲堂中

兼濟堂文集序

歲庚寅仲秋栢鄉魏公五馬南來剖符漳郡未數月政洽民和德化洽被屢集多士而誘掖勸勉之以正學術以勵風俗意宏遠矣既又出其　先公相國貞菴先生文集傳示學者明章愚菴迂儒得從諸君子之後竊侍下風而卒業焉總計篇目其刻之江南也有兼濟堂文集一十四卷其刻之荆南也有兼濟堂文集二十四卷其刻之京邸也有文選二集上下二編昆林小品上下二編昆林外集一編奏疏一百一十九首尺牘存餘七卷其刻之林下也有文選十卷蠏觔近草五卷詩集七卷樗林三筆五卷又有聖學知統錄上下二卷知統翼錄上下二卷致知格物解二卷論性書二卷約言錄二卷簡姿浩繁積架盈箱郡侯慮學者無能徧覩傳習爲難乃命明章約取其尤粹者梓爲二十卷以廣惠同人期月刊成又命爲序以紀之明章桑蓬下士何敢越干僭妄之罪郡侯諄命再三循牆踧踖起而歎曰士生于聖人既沒千百載之下而欲明聖人之道於千百載之上此非遺

世獨立之君子不能又況當異學棼亂之日而欲自成一家之言是非取舍不謬於理人盖亦難矣先生生于啓禎之間湛究性命之學主持名教之宗爲國朝首科名進士署玉堂歷詠班聯彙德求約政府駿偉事業備載悖史所不具論而文章一事乃其講學明道之作而非猶夫人之文章也慨自道學不明文章日盛世之君子孰不以聖賢自期而於修己治人之道深乎未之有聞即有不屑爲詞章訓詁之學者而于道德之原性命之奧亦得淺而失深見粗而

忘精求其窮理盡性畢一生之學問事業而無纖毫之憾者夫豈易言哉先生自幼至老言論一本於經學深得程朱之精蘊所爲治心養氣而脩諸身者舉天下之物無足以累其心及出而條作自詞林以至卿相皆有赫然可舉之事業急流勇退樂志林泉優游以終天年則其所處顯晦動靜之際又皆清明純潔而無一毫之歉故其發而爲文章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亦惟有本者故如是耳且如有明幾三百載縉紳名賢後先相望若竹如林不爲不盛矣而類

皆不足以與斯道之傳惟河東薛文清爲程朱之後繼獨得從祀于廟堂亦以其真知篤行有以合乎千百世之下而卓然爲道德性命之歸者也先生之體方行出處道際未嘗少後於文清而撰著弘多彌真經傳猶以道之文清去程朱未遠當時賢達識大識小興起尚易非若正嘉以後無智愚賢不肖皆際競死門戶如沸如羹議論無窮先生毅然守正斷絕横流尤致詳於論性格物等書其發民也切其應世也深其辨更有什百於文清者後有知言君子是必有

以論定之矣明章既海壁儒未能有學於北方以求鬥孔之道抱陋守殘郡侯特取滯斷而青黃之我自謂能知先生者間嘗取其文集端坐而讀之則有一段光明正大之氣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在所爲松淑殆亦匪小淵淵後進其得開先生之風而起者庶幾有儒術之澤而底泰和之風是則淵侯此日編輯後學之至意也

歲辛卯孟秋閩南後學詹明章百拜謹序

兼濟堂文集選卷次總目

卷之一
奏疏一十四首
卷之二
奏疏一十三首
卷之三
序二十四首
卷之四
序二十一首
卷之五
序三十首
卷之六
序二十九首
卷之七
序二十八首
卷之八
序二十首
卷之九

書四十一首
卷之十
尺牘四十三首
卷之十一
傳一十四首
卷之十二
墓誌銘十首
卷之十三
祭文一十一首
卷之十四
論三十一首
卷之十五
記一十四首
說四首
跋二首
募疏文二首
卷之十六
辨五首

集286-010

啟八首
策問一首
議二首
解一首
引一首
檄文一首
誌一首
賦三首
卷之十七
古樂府一十四首
今樂府四首
琴操五首
四言二首
五言絕句九首
七言絕句五十五首
卷之十八
五言古五十九首
七言古二十二首

卷之十九
五言律九十首
七言律一百七十四首
卷之二十
附年譜

奏疏

聖德與年俱進疏
請舉視朝大典疏
褒錄幽忠曠典疏
聖主虛懷下詢疏
士習頹靡已久疏
流民死傷堪憫疏
庶常散館在即疏

請定督撫舉劾疏
興教化正風俗疏
殉難事同一例疏
請頒御製諸書疏
請立久任知府疏
清學校培真才疏
請立限田之法疏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一

柏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奏疏

工科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爲

聖德與年俱進仰乞及時講學開設

經筵日講以隆爲世治本事臣竊歷覽竹冊自古賢聖之主未有不汲汲以學爲尚者也若周公之於成王傅說之於武丁諄諄勉勉是以刑措

恭默致商周數百年磐石之業即後開創草昧多以馬上得天下然天姿自出往往從櫛風沐雨中語及詩書自造盧借箸時養成學問由是觀之君德清明君身強固誠萬世久安長治之根本矣今

皇天綱生民久困水火篤生我

皇上應運開闢掃除兇殘

德施方外延及群生臣竊於班行俯伏中仰瞻

天表輒舉手加額曰太平

天子也乃值此春元始和百度維新未開無二三大
臣
諮訪講學之議竊恐年歲既盛則嗜欲日開嗜欲
既開則聰明日消雖
神明生知之聖非愚賤下臣可管窺蠡測然步而勤
學古人比之日出之光與壯而努力者勞逸相
倍徙也前此元年諸臣言及此者猶可曰有待
而行今
御極五載内外遐邇引領翹望寸陰可惜所謂始待
明日便不可矣況衆詞林思皇濟濟中多賈馬
自許之儔諸補臣黄髮皤皤歲有堯舜其君之
願傾葵向
日不占而孚仰乞
皇上上念
鼎命付託之重下慰臣民瞻戴之思
立召大臣商確擇日施行誠
宗社無疆之休
順治五年二月初八日奉

聖旨知道了

吏科右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為請舉親朝之大典以致泰交之盛治事臣聞
聖君御世必圖長治久安貞士陳言要在防危慮患
蓋櫛風沐雨馳驅於百戰之間則創業實難保
泰履盈經營夫萬年之策則守成不易是以古
之帝王凛凛覆舟之喻兢兢馭索之憂誠恐驕
恣之易生而晏安之為害也伏覩
皇上文武聖神聰明睿智薄海內外罔不照臨可謂
創業而兼守成亘古以來帝王之盛未之有也

自昨歲親政仁義潤澤遍浹八埏
詔令溫和光溢四表然而綱紀法度尚須修明禮
樂政刑實多缺失欲以立一代之典規貽子孫
之法守臣未見其久而無弊也方今叢脞多失
業之民災越有水澇之患山左殘破極矣荒亡
何以不請蠲嗟呼庚久矣兵餉何以不給若乃
兩河困于芻餉閩陝疲于轉輸川蜀雖下奠居
之計未周黔滇不無進取之方宜裕此皆機務
最要仰煩
聖慮焦勞者也但高居靜攝不如延訪臣隣批答詳
明何若親承
顏色臣查得舊例有朔望之朝有三六九之朝有
早晚之朝有外朝有內朝臣亦不敢膠執故例
煩瀆
聖聰惟是逢五日期
駕臨正殿乞
勅見羣臣從容咨接部院科道本章應實封者實封
應面奏者面奏辭朝謝

恩等官應引見者引見應陛辭者陛辭得以咫尺
天威親聆
睿語則大政大事雷厲風行凡屬臣工靡不爭自磨
礪以副
皇上圖治之意如是而上下之情通交泰之運開君
門無萬里之遠上香有金甌之固矣倘臣言不
謬伏冀
天鑒早賜施行
順治九年七月初六日題奉

聖旨禮部議奏

吏科右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為褒錄殉忠實
聖朝之曠典謹舉平日所聞仰塵
聖聽乞
敕該衙門再加體訪以勵臣節事臣聞世運升平則
良臣奏績時逢板蕩則烈士腐心故有刎頸而
殉而酬解推之遇焚身湛族以報國士之知勁
草疾風表貞心於歲晚成仁取義搘柱於波
流雖慷慨從容不必一致要皆負乾坤之正氣
與日月而爭光是以上代之君莫不旌表忠魂
崇重節義昔武王入商封比干之墓明祖定鼎
建余闕之祠夫比干乃殷室之孤臣余闕實有
元之義士然而一王一帝飽務未遑首先嘉尚
若誠以維持風化振勵綱常俾一代之臣子知
所軌範也自明政失御寇焰滔天龍輴飲恨於
鼎湖坤配遺絃於椒殿若死社稷臣僚罔莫誠
致命遂志所謂游地之義也一時在位諸臣雖
不能策馬揮戈如瞻尚之死於綿竹力疾苦戰

若卞壺之死於淸溪然亦有攸飭而若積尸附
下金石可勒其貞松筠不改其色擷蘭蕙於一
朝流芳聲於千載斯誠
上帝所矜憫
聖朝所嘉嘆者也伏惟我
皇上受天之命奄有方夏凡所設施皆足超軼前代
爲憲後昆而昭來
上傳闡揚明季之遺忠振發幽冥之生氣尤爲化導
之先資鼓勵之大典方之周武王明太祖蓋不

約而同符矣以臣所聞當年寇破都城殉難而
死者閣部卿寺則有大學士范景文左都御史
李邦華戶部尚書倪元璐兵部右侍郎王家彥
刑部侍郎孟兆祥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寺卿
凌義渠太僕寺丞申佳胤詞林𩔖則有翰林
院左諭德周鳳翔右諭德劉理順宮允馬世奇
檢討汪偉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戶科都給事
中吳甘來監察御史王章陳良謨陳純德部屬
新進則有吏部員外許直兵部郎中　德戶部
郎中周之茂兵部主事金鉉中書舍人宋天顯
進士孟章明順天府推官劉有淵勛戚中則有
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宣城伯衛時春
駙馬都尉鞏永固東宮侍衛周鏡司禮監內臣
王之心斯皆一時死難之臣彰明較著者也伏
乞
皇上將臣所奏
發下該衙門再行查訪實蹟或質諸故老之見聞或
考諸同鄉之公揭訛者去之遺者補之倘諮訪

既明即行題
請宜付史館浩氣常留於汗青祀諸鄉賢芳聲永薦
於俎豆庶精靈未泯將宜力於
興朝頑懦可風亦儀型乎來葉矣
順治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奏
聖旨著詳訪確察具奏禮部知道

吏科右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爲
聖上虛懷下詢敬臣敢抒管見仰佐
睿慮萬一事臣昨捧讀
聖諭令臣等直陳無隱諄諄懇懇臣跪誦之餘喜懼
交集喜則喜生逢
堯舜立見太平懼則懼迂陋無知捐糜莫報故不盡
竭向日之誠猶補衮衣之闕顧我
皇上道高德厚順天合人仁心仁政洋溢海宇昨歲

六月以前尚有北水南旱九月內星變迭作而
入冬以後太白退舍瑞雪三降臣民胥慶遠邇
如一
天意人心如桴鼓響應效可睹矣顧安所得
皇上之過失而規切之哉雖然
皇上旣側席虛已有置鼓立木之求臣安敢緘口辜
恩違懷仁負義之戒謹將條議數事開列于左
伏乞
皇上矜宥愚衷俯賜省覽擇可行者採之其不可行

者置之爝火之光諒無補於日月涓埃之末當
不拒於崇深矣
一節儉之制宜先也臣觀唐史所載玄宗號爲
英主邇時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
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
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天
下更無得採珠玉織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
坊今天下物力匱乏恐更甚於唐玄宗之時
而風俗奢靡日甚一日臣願

皇上以身率先天下蘇杭織造雖不能盡罷宜減去
其半以所省者發付軍前充餉而金銀器玩
除見在足用外以後不必打造若珠玉錦繡
之飾除有職文武許用外嚴禁士民不許濫
用
一聖學之功宜要也臣觀尚書所載殷高宗學
于甘盤訓于傅說故曰學于古訓乃有獲監
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蓋帝王之學與士子
尋章摘句者不同要在詳求古今所以治亂

人才所以得失政事所以脩廢之故斟酌損
益行之以協于大中至正今我
皇上天縱好學手不釋卷而臣謂政要之說又宜詳
玩講求者莫如今日之經筵日講眞德秀之
大學衍義丘濬之大學衍義補唐人吳兢之貞
觀政要以上諸書反覆加繹見於設施以致
太平之治無難
一用兵之算宜定也臣謂開創之君無不欲六
合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然而帝王

之兵務出萬全兼弱攻昧一勞而永逸昔光
武閉玉門之關若元罷琉球[illegible]之稱豈不欲誇
王會之圖施遠馭之略良以無益而虛耗不貲
窮討先內而後外也今則[illegible]連年不已
不患兵不精而患餉不[illegible]
皇上與諸王大臣折衝樽俎
勅下行閱將帥原係我朝已得地方爲賊竊據者宜
速恢復其先未得地方宜量力而行兵足以
取糧足以守則速取之兵雖足取而糧不足
守則姑且置之令督撫大帥儲糧飭備俟吾
帑餉不匱一舉而滇蜀可定則不至於反覆
變亂勞
聖天子南顧之憂
一省刑之典宜復也臣謂獄者天下之大命故
帝堯之命皐陶曰刑期於無刑而皐陶曰罪
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唐
太宗詔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
明朝會典則大獄有審錄之例行於霜降以

後若有詞不服並情非有可矜疑另行奏請
熱審之例行於小滿後十餘日洪武元年令
處決重囚須從秋後無得非時以傷生意二
年令臣民有罪法當死者三覆五奏毋輒行
刑其事例開載極詳若決不待時者必係極
惡重犯然亦必經大理寺詳允部科覆奏凡
以人命至重示
朝廷矜恤之意也今我
皇上汰車解綱在外者尚須留候再審之例而在內

者未見舉行凡罪犯死者一槩立行處決尚
一其中有情可矜疑則死者不可復生永免
有干
天地之和伏乞
皇上體
上帝好生之心
勅下刑部詳查自古以來覆奏矜恤舊例即賜施行
仁德如天刑措可致矣以上四欵不過平常之論然
於

聖朝稍有關切故敢冒昧妄陳伏冀
天鑒俯採因係條對
聖諭字數逾格並乞
寛宥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順治十年正月十四日奉
聖旨這所奏有可採處該部併議具奏

工科左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爲士習隳靡已久
聖明鼓勵方新仰祈
端風尚崇古學以養一代之人才俾有裨治
以人才爲本人才以教化爲先師道尊則善人
多
朝廷正而天下治古之享國長久者用此道也我
皇上重道崇儒十年以來濟濟得人昨者痛念夙弊
難消思與不變

天語諄諄告示天下官吏師生恪本遵行又
命詞林近臣擇學術方正者部屬卓品秉忠分鐸海內誰
不踴躍向風而臣以章句小儒夙昔有慨于中
者敢因
上傳而推廣言之伏冀
省覽採擇謹逐欵開列于左
一孝經爲先師孔子手定之書至德要道百行
之首自天子至于庶人孰不以孝爲根本在
昔有漢之世下至虎賁猶能誦習迨明代不

以取士實爲欽典今請
勅下禮部行各督學院道頒行士子肄習凡科歲兩
考及鄉會場俱命題一道以見我
朝敦篤實行得爲治之大原
一教官關係已久自以歲貢多係日暮途窮無
志勸勉而舉人之就此途者不過以寒微爲
借徑故克自振拔者亦少又近例以歲貢之
無薦者陞佐貳官恐其後愈趨愈下今宜稍
倣明朝初制舉人教官訓導有方解額中多
者爲上上考每省超拔一二人與有司一體
考選而訓導之年深無爲者力足有爲則升
以就歷年過六旬則竟准致仕凡以作其鼓
舞之氣而養其廉恥之心
一朝廷懸功令以取士程墨儘可觀法原期窮
理致用豈欲勦襲陳言乃習俗相沿坊刻充
棟士子不務實學竊以記誦謄錄苟取科第
國家安得真儒之用故臣嘗謂明初人才所以盛
者以其務實學而其後衰者溺時文誤之也

今請
勅下禮部將坊刻時文嚴行禁止每歲鄉會試後禮
部選墨卷清真典雅者咨行江南學臣發刻
以爲程式除經書墨卷古文詩集外書賈私
刻時文士子私選時文者聽部科督學等官
題參究治其學臣考取優卷刻者不在禁例
一學宮傾圮況逢歲多雨損壞必多有司俗吏
不知教化爲爲治之本徒以征收錢糧爲能
坐視不問今請
勅部轉行各督學院道督催有司將脩學銀兩照數
給發取學官收支文卷查考其額銀不足則
益之以學田師生空缺等銀學宮脩廢即以
定提調官與學官優劣之地
一廩膳生員
朝廷作養優于增附選之不嚴則歲貢多不得人往
時每以一等無人二等亦得挨補今以後
宜請
嚴加申飭非考於一等者不得頂補其歲考試卷完

為書義一篇經義一篇論一篇科臣試卷定
爲書藝一篇經藝一篇策一道論策題目只
在通鑑性理兼以時務俱不得場外命題如
係場外備題者部科訪知將提學官糾參
一忠臣孝子節婦義賢之事實爲教化之綱領
請分隸于學按兩院令該查出具應歸
學臣事係小節者待復
命舉行其有綱常攸關足爲萬世瞻仰者不妨特疏
入告學道無自題之例即轉詳撫院題請

一無志生員既入黌序從遊吏部高閣考居六
等者爲發社仍然經廢下次考滿補考鑽營
不等不過影占答從今後考居六等者黜落
之後不許仍借發社名色兩次五等者亦行
黜退年未四十以上非真疾病者不許告衣
巾以圖優免庶有合於
上傳嚴爲降黜勿得姑留之
旨果能痛書自新者聽其另考貲愚不進
一學臣考試每歲於獎德行生員其實難稱

然亦須擇其稍相近者往歲惟憑學師開報
貴賤得人今宜令廩膳公舉若不係公舉者
不在旌別之列其妄舉匪類者日後查出聽
學臣究處至不肯請進總由保結不嚴今後
倘有奸惡之徒廩生保結進學日後做人告
發事在未入學以前者一概黜革
以上諸款于意雖迂于時則切倘從實舉行勿
爲文具其于
聖朝興學育士之化未必無小補也如果臣言不謬

伏乞
敕下該部再加酌定施行
順治十年七月初八日奉
聖旨這本重孝經禁坊刻有裨學政併各款俱有可
採都着詳議具奏該部知道

工科左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爲流民死傷堪憫乞
勅督撫責成有司速加拯救並懇
聖恩大發賑濟事自連歲以來水災頻仍直隸河北山東被患尤甚蓋直隸北四府當圈占之餘民已無田無家不過傭作旗下苟延衣食今水患之後不惟地土淹沒並廬舍亦隨流而去旗下有地者且嗷嗷待哺是以窮民益無以爲命頃有人自畿南來者臣細加詢問云流民南竄有父母夫妻同日溢死者有先投兒女於河而後自投者有得錢數百賣其子女者有剝樹皮抉草根而食者至於僵仆路傍爲烏鳶豺狼食者又不知其幾何矣且京城內外鵠面鳩形比肩接踵焉
皇上有粥廠賑濟尚且不能周徧何況直隸山東河南之間既無粥廠賑濟或因稽查逃人不肯收留有疾首之哀無中澤之集興言及此真可爲流涕太息也臣昨見直隸總督馬光輝安置流

民一疏內題元城知縣姜希轍等存活多人使有司盡若希轍等豈非實心爲國衛民愷悌然而流民所至寧止大名四縣之外豈其獨非令長而爲民父母者乎彼其申報原無外來人民者恐尚未盡子惠之道也仰乞
皇上勅下督撫嚴飭有司凡流民所至不行收恤餓死其地方者即係不肖之官
題參斥革若設法安置如姜希轍等者一體飛章
奏聞造册報部分別安置多寡准作優薦正薦兩等其所安置流民苟一有投充逃人混入後日事發者報册有名免治窩民以隱匿之罪如册上無名者則照舊論罪
皇上天語一申之間勸懲昭然有司將鼓舞勞來之不暇矣抑臣更有請焉昨秋
皇太后發銀八萬兩賑濟京城內外滿漢軍民
皇太后之鴻恩即
皇上之鴻恩然天下感
皇太后與

皇上之鴻恩尤望我
皇上體
皇太后之心而再施此鴻恩也伏祈
大慈前加矜憫或發內帑或動太僕馬價銀兩或借
工部修蓋銀兩大沛
皇恩特遣滿漢風力官員東西二路沿途接濟諭以
朝廷德意務使流民得全性命隨地安挿入籍或願
赴河南山東興屯墾田者即給以信票路費
差人送至道廳官編附屯丁在

皇上捐數萬之金可活數十萬人之命民既得生爲
皇上墾地納糧元氣充國實
國家富强之本其報
皇上豈止數萬金而已耶伏望
聖念饑衆赤子流離泥塗死在旦夕俯
渙大號濟此遺黎庶德澤布而愁怨息陰陽順而風
雨和普天率土其敦三多之祝不祇小臣籲望
以紀盛事而已也伏祈
大察施行

順治十一年二月十二日題十六日奉
聖旨饑荒流徙民不聊生朕深切惻念這本沿途賑
濟隨地安挿並勸懲鼓舞事宜俱屬急務著作速
詳議具奏該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爲庶常散館在即仰乞

嚴加考試分別授職以重清華之選事竊照

國家做明朝舊制改進士爲庶吉士設官教習給以廩餼非徒虛糜歲月而博養士之名也將使之博學多通練達時務以異學問爲異文章以異文章爲異事功庶

朝廷得食其報可共佐太平耳然欲得其才而用之必先嚴其分別分別既嚴雖未必人人皆大受

之器庶幾拔十得五以編檢用者他日可望以房杜之業以臺諫用者他日可望以韓范之績矣不然學業未就雖居詞林而無啓沃之助居臺諫而無經濟之猷恐左右侍從之班非濫竽藏拙之地也故臣以爲欲得其才不如慎之於始謹按會典所載明朝舊制每科考選庶吉士不過二十人散館之日留不過三五人遞其後而所習漸多非舊制矣今壬辰科庶吉士教習已久散館在即臣請

皇上勅下內院諸臣酌量人數嚴加分別其學問優長品行謹慎者授以編檢科道官其品行謹慎而學問微不及者授以部屬等官間有學問品行俱無足取者是則有負

朝廷之作養矣即宜罷去不叙至丁憂未經教習給假久曠學業者難與見在讀書諸人一體陞除應作何分別除授伏乞

皇上勅下院臣議爲定制以垂永久者也

順治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題　二十六日奉

聖旨着詳確議奏該衙門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爲請定督撫舉劾之例以清吏治以安民生事
臣竊見我
皇上邇來留意吏治凡
簡用督撫等官必再三詳審而後用之蓋知人之明
雖古之帝堯不能過也然
皇上之所以慎用督撫者以其爲直省民命所係得
其人則百姓安不得其人則百姓不安故不厭
其諮詢耳然而督撫安民之大務莫過於舉賢

劾不肖乃年來止息巡方御史凡一切事務歸
併督撫而舉劾之典例未經奏明則督撫不便
於遵行將吏治何由清民生何由泰乎臣考吏
部職掌開載撫按官員凡在地方未及半年有
丁憂養病者俱不許一槩舉劾有陞遷者所屬
地方恐巡歷未周除貪酷異常查訪得實者許
不時論劾奏請此外如果知見未眞亦不必循
例舉行蓋舉劾之典若是其愼也豈我
皇上銳意圖治之時而可不著爲一定之例乎臣請

自今以後凡督撫官員除境內貪酷不肖文武
官員不時糾劾無定期外若督撫丁憂養病者
應照職掌所載不許舉劾督撫陞遷休致者不
許舉劾惟是到任後滿一年者舉劾文武一次
滿二年者舉劾文武二次凡文官遇朝覲年武
職遇軍政年既有舉劾則不必另行蓋督撫在
地方既久方能知有司之賢否且一年一次以
督撫而兼當日巡方之事規條既定庶幾留心
採訪於以察吏安民激濁揚清實爲至便至於

吏治不清全由衙蠹作奸侵漁小民舊例巡方
所到必行訪拏今其事歸併督撫豈可不力除
民害但此幺麼之輩例不足以汚辱簡牘請乞
天語勅下督撫照舊一年嚴拏一次年終造冊將蠹
犯姓名贓銀分報部院該科以憑稽核如有徇
庇無所拏懲者該道府廳印以罷軟不及注其
考語甚者立行題參如是而人心警惕清吏治
而安民生或不負我
皇上愼用督撫之意也如果臣言不謬伏冀

聖鑒勅下部院確議覆奏施行

順治十一年十月十七日奉

聖旨該部議奏

兵科都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爲興敎化以正風俗事臣聞刑禁於已然之後禮禁於未然之先今自明季以來風俗頹靡僭越無度浮屠盛行禮樂崩壞邇數年來在都門見隸卒倡優之服色艷麗負販市儈之伍與馬嫖奕庶人之妻珠玉炫燿雖經禁約全不遵行甚事之家盡耗資財以供焚毀生不爲善死希冥福齋僧念經婆娑跳神不顧數罔濫寺建塔聚衆號呼皆以無益之事害有用之財而名

直省府州縣雖書敦朴觀鄉約六諭之敎爲虛文千百中無一人躬行者欲民之不困於財而興於禮讓也得乎今宜將侈靡蠱耗之事一切再行嚴禁凡違者必治其罪僧之無度牒而私剃者勒令歸農以後私度者必治其罪昔洪武明君也嘗榜示天下寺觀僧道俱不許奔走於外交搆有司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册驗實不許民間兒童私自剃髮爲僧違者治罪凡以一道同風使民務於孝弟力田而

國家收富强之用至於鄉約六諭教民併善懲惡
之事春秋修舉勿視爲故事則民皆有淳朴向
化之思矣
順治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題二月二十一日
奉
旨禮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爲殉難事同一例孤臣獨未蒙褒卹懇
勅部再察准與卹典以彰遺忠以助風化事臣聞忠
臣孝子乃日星河嶽之間氣所生也有忠臣孝
子則有人倫有人倫則天地賴以不壞故事關
道義名節者無微而不揚
明主褒之史官紀之言官陳之凡以激勸一代之士
氣人心并欲使既沒之幽魂凜凜生色於九原
也哉

聖上於順治九年十一月內特發
上傳着禮部會同院部等衙門詳訪偵察明末死節
職名如范景文等十五員孟兆祥等八員先後
俱蒙褒卹於以扶植綱常與昭示萬古之懿典
哉諸臣爲不死矣惟是死難情與而未經褒録
者獨遺太僕寺寺丞申佳胤一人臣竊傷之夫
佳胤之死也在甲申三月十九日而其投井也
則於京師之王公廠昭昭在人耳目明白可考
哉今禮部覆疏原因太僕寺順天府俱送投井

身死而侍讀學士王崇簡之疏大理寺之保俱
稱縊死互相參差是以置之無容再議然祉胤
係太僕之官而順天府有地方之任則其察核
最真最確無疑未可以自縊之參差遂使忠魂
烈節鬱鬱於寒泉之下也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再加察訪一體褒䘏如以太僕寺順
天府與臣所保俱為未確則宜行之直隸督撫
學院處再加察訪然廣平禮義之鄉其士大夫
相與尸祝而織誦之者則已久矣臣見

皇上昨諭內院纂修順治大訓凡忠臣孝子賢人烈
女俱命稽思博採故敢備陳再陳倘孤臣延宇
不致湮沒無聞邀一視之聽與列法戒之新編
於以表忠勵俗亦裨益風化之一端也
順治十二年二月十四日奉
旨禮部知道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魏裔介謹
題為請
頒賜
御製諸書以資世化俗事臣聞有虞氏未施信於民
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者
有忠敬誠慤以涖之也故禮教治於未犯之先
刑罰治於已犯之後刑罰猶藥石也禮教猶粱
肉也藥石偶一投之粱肉則一日不可缺此善
養生者也治天下何以異是三代以後治術之

近古者蓋亦鮮矣若漢文帝唐太宗庶幾帝王
之道然考其施設漢文帝崇務以德化民將相
舊臣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
興於禮義唐太宗貞觀之初人皆異論必不可
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勸行仁義不數載華夏安
寧夜戶不閉後太宗謂羣臣曰此魏徵勸我行仁
義既效矣堯舜湯武之後若此二君者誠知治
道之先務得體元之大法也況我
皇上下詢芻蕘欲以堯舜為法不肯居於二君者自

受
命御極以來十三載於茲矣薄海內外莫不戴之如
天地而親之若父母然而風雨未時盜賊未息刑獄未
措禮義未興災異迭見
皇上晝夜皇皇以三過自責思所以致太平而欲求
其效臣以為用力少而成功多者尤莫先於以
教化為急深恩厚澤以結天下之心也蓋固結
人心者所以祈
天永

命而所
天永
命所以報答
祖宗今刑獄日繁而禮教或缺士乏廉退民過凌非
諄諄訓廸又烏能風移而俗易乎臣昨面蒙
皇上賜讀戒殺藥鈔欲印施三萬本以化導俗氓大
豈不知律有明禁而後假書以為勸戒者誠以
法之及人者淺教之及人者深也然則天下臣
民
皇上欲教養而生全之又不知如何矣臣聞
皇上御製有人臣儆心錄資政要覽順治大訓勸善
要言範行恆言孝經衍義等書所以遏惡揚善
闡明聖道者甚至伏望
仁恩廣賚通賜羣臣其順治大訓勸善要言等書仍
懇
頒發直省學宮每學一部俾誦讀講解使天下之人
孜孜然共砥礪於自新之路而潛消默轉其不
肖之心將見風俗淳美刑罰止息遠追堯舜近
邁漢唐好生之德同符

天地
鴻號豈功書之史冊垂庥萬世無窮也雖然臣更有
請焉孝經一書臣往歲曾具疏上聞欲於科舉
頭場出題禮部覆疏於後場出題然未見實實
遵行再請
勅照前議庶孝經大行於世而士子之學術有本揚
巍盛之忠業蒙
皇上殊褒勅表忠錄以言官若

御製序文似宜鐫碑祠前覩慰幽魂且以風勅後來
節義之士統惟
睿照施行
順治十三年四月初七日題十一日奉
旨知道了禮部知道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魏裔介謹
題爲請定久任知府良法以佐太平事臣觀三代
以後惟漢之吏治近古而漢之吏治所以近古
者以其能重刺史守相久任而考其成功也昔
宣帝嘗曰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
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
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
內侯公卿缺則選用之此漢世良吏所以盛也
明初猶倣此意迨其後兵備參多陞遷數易而

太守之權益輕體益損治效亦遂不可覩矣今
我
皇上遵古之道變從允允行保舉之法重知府之選
吏治自當改觀然久任之法不行即有賢守輕
於變更百姓猶未蒙治安之福也臣以爲自今
以後知府係深有爲應陞副使者即加副使職
銜服色仍管府事督撫按臨司等官即以副使
禮遇之若係深有爲應陞之時與各副使一體
論俸加參政職銜服色其應陞時亦與參政一

俸自此而按察布政皆可以漸而加若題京卿有缺加銜者得與同銜司道一體推陞如是而知府之職任得久庶盡心民事吏畏其法民安其業遠追漢代之盛不難也雖然知府爲表率之寄猶丞分之同知刑獄分之司李知府皆得以兼之而有司賢否尤爲緊要自今督撫按糾劾開列賢否自下而上尤必先責之知府庶事權一而職守明於久任之良法愈有裨益也如果臣言不謬伏冀
睿鑒施行
順治十三年閏五月十八日具題二十二日奉
旨吏部議奏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魏裔介謹
題爲嚴清學校以培真才事臣竊惟古今人才全視學校之作養故經學重而兩漢治淸談盛而晉業衰元有太極書院之建明有性理大全之修所以人才輩出治登於古也然教之之法固貴詳明而又在司鐸者之得其人講求實學使士子理明業治處則爲醇儒出則爲名世庶可望長久之治矣今自明季以來學校大壞爲之師長者率皆學問疎淺日暮途窮之人又志趣齷齪行止卑鄙不知德行爲根本其稍課以文詞者便可謂勤于業矣甚非
國家崇勵學宮之意也臣聞歲貢考中教職者尚有二千餘人聞選無日而
廷試之卷吏部諸臣云有不通之極者以此教士徒爲士子之蠹而已臣請
勅下督學將見在教官每年嚴考一次文藝上等者再察其德行開送備薦文藝中等者如德行不虧准照舊其文藝下等而德行無稱者送撫按

題請罷斥回籍庶教職稍爲澄清乎進學童生
名數雖經題定尚覺太多大縣四十人再請減
去十人中縣二十五人減去五人小縣十二人
減去二人總期收取眞才不致冒濫至於坊刻
時文屢經禁止刊賣如故請
勅在京巡城御史及江浙撫按再加嚴禁如有刻賣
者定行究治前代大儒如河津薛瑄餘姚王守
仁闡明反知復性之學實爲孔孟嫡傳宜令禮
部取其全書删繁就約發學臣刊布各學觀覽

講究我
朝作人之雅化行且比隆古昔又何至臨事有乏才
之嘆也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睿鑒施行
順治十三年閏五月十八日具題二十二日奉
旨禮部知道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魏裔介謹
題爲請立限田之法並察荒土計口分授以重農
功以復王道事臣聞漢臣董仲舒有言欲治之主
不世出闕治之時不常有公卿大夫幸得遭遇
其時未有舉明王於三代之盛者也其三代不
可復乎夫三代治天下以養民爲根本之圖故
其丁寧告語惟重農功其所以養之者至纖至
悉而有法也後之君臣苟師其意而不泥其迹
何治之不古若今

皇上天縱聰明睿智之資心與天應動爲民謀念天下
甫離明季兵戈荒歲之虐瘡痍未息多方拯救
日無寧晷進循良除貪墨蠲賦稅問疾苦協氣
既應風雨以時民無阽危之憂有室家之樂矣
然而財用匱乏未有長遠之計補偏救弊終是
苟且之術若欲定一代養民之制使其各有本
業務於田里樹畜而無兼幷之害則莫如立限
田之制自秦幷天下壞井田其後富者田連阡
陌或至百頃或至千頃貧者乃無立錐之地富

者日富貧者日貧貧者無田代耕富者之田終
身胼胝苦爲所役田瘠者役反重田增者役反
寡農民重困天下之亂每由此生夫井田決不
可復是以漢之大儒董仲舒斟酌古今之宜說
武帝限民名田以爲更化善治之本何武師丹
述申其說其後西晉限王公之田北魏起均田
之制時行時止然古今之英儒碩士留心治道
者未嘗不憤惋歎息以爲斯民不幸而不得蒙
至治之澤也今

本朝八旗之制分田授祿既已合於成周之法近歲
以來天下初定田畝新闢土曠人稀豪強之兼
并者尚少舉千年之美政行之一旦在
皇上一振舉耳臣以爲漢人名田宜酌定其制凡公
卿大夫士庶人及庶人之在官者以爵位爲等
殺地有限數不得踰額如庶人農工商賈不得
過五頃舉貢生員不得過十頃九品至七品不
得過三十頃六品至四品不得過四十頃三品
至一品不過六十頃其制前所買勿論自頒制

之後有不遵禁令踰制者罪之富民佔田既少
則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於以均
貧富杜侵漁除衰世苟且之政復古先聖王之
法誠無以易此也臣又稽之於古唐初定天下
計口授田而之世業即是限田之法最爲善制
而今游民末作甘於惰窳不務農業各直省荒
田過半若待其自墾則成熟無日宜令各道臨
司督所在有司察所管地方無地之民若干戶
口貧而無資者自二十畝以至五十畝或百畝

富而未作者自五十畝以至百畝或二三百畝
授之開墾永爲世業不過二年天下荒地盡行
開墾民富而賦足矣滇黔取川蜀可發提而服
也然後興禮義起敎化漸致刑措所
天子承命以追唐虞三代之盛不亦休乎臣聞一代善制
宜於開刱之君限田授業所以重農務本元元
乃古聖治天下相傳之要法致天下之第一事
也惟
皇上明斷施行

勅下諸臣詳議施行即書之史册傳之後世知
大聖人之所為高出於古人萬萬也為此具
題
順治十四年正月十八日奉
旨戶部議奏

養濟堂文集選卷之二目錄

奏疏

因變陳言修省疏
舉薦宜有實政疏
明藩臬之職掌疏
興利除弊之大疏
滇黔已歸聖化疏
請停察荒之差疏
指陳畿輔盜賊疏
遵例虛實條奏疏
詳陳救荒之政疏
合計天下兵食疏
驚聞新命難安疏
奏為恭謝天恩疏
纂修經書大全疏

秉濟堂文集選卷之二

柘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奏疏

都察院右都御史臣魏裔介謹

題爲因變陳言預請

皇上申飭内外羣臣實圖修省以祈

天庥治事臣聞之天道與人事非有二理也感應之際甚微休咎之徵不爽故天心仁愛人主必屢出災異以警之人主敬謹天戒則亟修仁政以回

之惟德格天至誠感神從古然矣兹者自春及夏雨澤未降業軫

宸慮俾令羣臣齋心祈禱又閱邸報見陝西延撫題報異常火災三日之内連焚二堡臣思火災皆係旱徵伏察禮部移文内欽天監具題推算于順治十四年五月初一日癸卯朔日食又于本年五月十四日夜十五日丁巳望月食臣備查端覽之不勝悚懼謹按經傳月食者日光過望逆奪月光是爲陽勝陰也日食者日月同會月掩日精是爲陽不勝陰也今五月朔日食在易卦爲姤陰微而即抗陽其變非細于五月望後月食爲日月交食況月食至既亦屬災變此在漢唐宋令主尚能遇災恐懼因變禳救況我

皇上無事無念不敬天勤民尚德緩刑者修省之實可邪謂乎昔漢文帝癸亥日食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今

皇上虛懷求言言路未嘗壅閉但累年以來豈無敢言之士緣事降斥流滯下僚屢逢

恩詔未見滌洗所宜

勅下該衙門速爲察奏取自

上裁廣闢言路者也昔漢明帝十月日食詔以惇用民力繕修宮宇自戒今

皇上創建内殿尊

刑奉

完孝思不圖其工難緩至于此外凡係土木之工不論大小請

勅諭所司一切報罷於以省財足用節息食兵卹民

昔漢光武七年三月晦日食大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國無善政謫見日月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今官司貪墨立法不赦功令森嚴人知懲懼然自古相傳律有枉法不枉法似宜稍加分別若錢糧考成叅罰太急降調日多循吏不免似宜

勑下吏戶二部採取衆議量從寬減地方守令果係賢能如因錢糧鏉諭仍聽撫按保留務從民望

昔漢明帝十三年十月日食詔刺史太守詳刑理冤存恤鰥孤今恤刑已畢又屢經

恩赦覺尚有刑之未詳究之未理所慮有司奉行不實蠹役上下其手

皇華之使逍遥驛路

德意稽遲今宜請

勑下該部將應

赦事宜馬上飛傳各省直督撫按速爲清理仍將開釋過冤滯姓名件數釐報部院以憑稽察若夫鰥寡孤獨王政所先裁減議及所省甚微五品以下俸祿更薄似宜一併照舊支給昔漢章帝永平十一月晦日食于是避正殿寢兵詔有司各上封事今連年征戍寇盜未靖將欲進取必須足餉然天行亢旱饑饉可虞

廟堂勝算宜令南方着意招撫固防險隘旗下戍兵裁其一二三省數千里往來之勞節數百萬供應之費待歲稔財豐方可決意大舉以上各欵臣不敢爲無稽之說考諸往古驗之當今俯竭愚

忱仰贊

容聽伏冀

皇上深思遠慮救之于未變之前修德修刑持之于既變之後念海宇之初平則以寬大爲務恐驕盈之易至則以節儉爲先民力將竭用一緩二撫字宜周疆場靡寧招携懷遠文德是尚仍

嚴飭內外大小臣工改過洗心兢兢厥職以

國爲家視民若子勿徒襲自効之虛文勿止修救護之故事庶可以轉禍而爲福變災而成祥將

甘雨過浹于郊原而三光亦爲之改色矣

順治十四年四月初八日奉

旨這奏事關朕躬的知道了餘着詳確議奏內外大

小臣工務各洗心盡職實圖修省該部知道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一級臣魏裔介謹

題爲舉薦宜有實政貪酷難以姑容並陳提薦紀

錄等法

諭著定例以昭憲紀以重銓政事臣竊惟遏惡揚善

帝王所以奉

天之休命也陟廉黜貪人臣所以肅

君之法度也故賞罰得其道則賢者進而不肖者退

賢者進而不肖者退則能爲

朝廷興利除害以捍衛

社稷而福庇蒼生是治天下之大綱領也然天下之

大有司之衆人主不能盡知故以稽察之權責

之於撫按蓋自布政司及知府以下皆古方岳

五等之職也撫按以天子之近臣爲之故曰巡

撫巡按其實皆以代天子巡狩之職而欲其賞

善罰惡以肅

朝廷之法度也然撫按之所重者固莫如舉劾有司

矣舉劾當則賢否明舉劾不當則賢否混故舉

劾不可不明不可不公不可不嚴所以奔走天

下之有可使之爲善而去惡也自明季以來吏
治混淆哉
皇上嚴法痛懲大小臣工凜凜然皆有奉公匪懈之
心吏治較前已覺改觀然而舉薦之時文未去
則眞才未必盡登啓事而濫竽俱竄或以駢驪
華贍炙口如從來相沿爲舉俱用四六繁文不
日驚當年之才則曰雖能綜覈之于如此等
語不可勝數究其實政一無可據勿怪乎薦剡
將闒

御屏目從而眞才與能未盡得其人也臣以爲糾劾
皆列事款舉薦宜尚虛文自今若務定例凡撫
按薦舉如各官廉能勤敏俱要將所行事實如
興革學校城池倉庫之類開列本內多者六七
件少者一三件如
大計舉薦卓異之例方許註冊陞轉如有仍襲從前
陋套虛文者該部院科道糾參議處臣所謂薦
舉宜有實政者此也又如貪酷官吏或從巡歷
告發或以府道揭報該撫按訪聞本道從公品

察如果眞實卽宜一面具題一面羈候通來因
仍舊習雖係貪酷官員奉
旨之後部院文到方始羈候彼不肖官吏已知身被
參論必且極力浚剝況川湖閩粵遠省地方自
具疏赴京及奉
旨文到之日動經數月貪官乘機肆虐寧不爲地方
之害臣請如會典所載凡貪酷官員五品以上
參題六品以下先拏後題則貪酷之吏裴聾喪
魄有以思變其志慮矣臣所謂貪酷難以姑容

者此也至舉薦不尚虛文而又嚴懲貪酷舉劾之
大綱領得矣然提薦之濫不甚與紀錄考滿年
限之法不明則吏治終不可清臣以爲正薦六
七人者提薦只許六七人正薦四五人者提薦
只許四五人其提薦過兩次者似應准一正薦
紀錄事體各有不同如捐助銀百兩俱得紀錄
此可與他事紀錄及正薦者並論乎合無將捐
銀紀錄者另行改議不准抵薦或兩次抵一薦
猶可少惕衆心若夫考滿之官必政事錢糧皆

得清楚然後給由乃不得邀陞擢之典甚可惜也自今以後合無將考滿官員或遇行取或遇陞轉與薦多者一體並論則舊典庶存其意若府州縣官到任未及半年之上而撫按薦舉者一槩不許註冊仍行罰治以上清提薦覈紀錄重考滿定年限此四事者又皆所以嚴舉劾而明賞罰之大端總以澄清流品鼓舞吏治使海內有司需務實政而不為粉飾奔競之行以共趨於為善之路也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宸鑒敕議著為定例將見循良接踵於世而貪壬永蒸蒸丕變矣臣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順治十五年二月二十日奉

旨吏部議奏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一級臣魏裔介謹

題為明藩臬之職掌以行察吏安民之實政事臣前疏言舉劾之綱領既已責成撫按以旌善黜惡之實政矣然而藩臬之職掌未明則因循廢日滿事叢脞將是非多乖賢否以淆故必正藩臬之職掌然後撫按之耳目聰通手足振舉實政得以修立也臣查舊典布政司職在保釐爲諸司領袖凡一省官吏臧否軍民利病政治得失風教盛衰無不由之其各項錢糧自會計徵

收支解靡不督覈周詳此外如課農桑均戶口清冗濫禁奢靡簡獄訟恤孤窮正士風通商販品評僚屬發擿姦弊宣達德意稽察冊籍或徑自施行或呈詳撫按期於事事合宜庶不負承宣之職乃臣觀近日藩司自催掛錢糧開報賢否而外其餘職掌所載多不修舉尤可異者官分左右職掌則一不知起自何時左布政使登堂獨坐右布政使退避私寓竟爲廢閒無事之人設官初意豈是如此夫一人之心思何如二

人之心思更爲詳密一人之精力何如二人之
精力更爲周到臣以爲掌印自當歸左布政使
而一切料理事務必二人同之自今以後如左
布政攬權自便俾右布政不得登堂理事者
題參重治其餘錢糧戶口等事逐件從實舉行登
報撫按臣所謂藩司之職掌宜明者此也又察
得舊典臬司職司風紀肅清庶務故死刑皆由
按察司轉京詳者蓋必該司以爲可殺而後以
聞誠重之也若可矜可疑及軍徒杖笞情可原

宥者該司皆得批駁擬議呈詳撫按會疏題
請至於郡縣官邪吏蠹土豪勢惡邪教一切不公不
法事情俱得參究臣觀近日臬司數月即
陞藩司故以官爲傳舍而盡心者少即如臣蒞
廁憲院以來會同刑部審理恤刑京詳等事不
下數千餘件其中多有自元年以來陳積舊案
則知從前臬司全未料理況各道兵備皆係按
察分司若不立法稽察何由申究理滯俾政簡
刑清臣以爲各府州縣獄中罪人因何事故自
何年緣事何官審理因何未結各府州縣每季
俱要造册一本申報本道本道呈送按察總司
總司呈報撫按若有無故繫獄及淹滯困斃者
將府州縣職官察參從重治罪其按察司既將
每歲府州縣獄事呈報撫按撫按仍歲報刑部
及臣衙門以憑察考如此則刑獄得清不致淹
滯以傷
天地之和其餘官邪吏蠹等事逐件從實舉行登報撫
按臣所謂臬司之職掌宜明者此也藩臬之職

掌明撫按之考察藩臬也惟視其職掌之修廢
以爲舉劾則其餘道府州縣誰不各盡其職掌
者所謂貞度廟憲激濁揚清之規矩準繩也自
明季以來廢惰已久當今
皇上求治若渴責成撫按以澄清吏治必先自澄清
藩臬始臣謹臚列其職掌之所宜明爲撫按澄
清大吏之法以革積習錮蔽之弊如果臣言不
謬伏乞
睿鑒施行

順治十五年三月初八日奉

旨該部議奏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一級臣魏裔介謹

題爲興利除弊之大莫若裁併衛所丁田歸之州縣以足財用以蘇民生事臣察得明朝初設衛所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故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錢其後法廢而兵政亂盡用招募之兵是衛所之軍在明正統後已無用矣其相因不變者葢以設立衛所係其祖制而指揮千百戶管軍之官又皆開國從征有功者子孫世襲難以草除故因衛所而屯用其實屯田亦係紙上空言

葢衛所田地自明正統以後大半賣與豪強有力之家不過量收籽粒而已然明制以衛軍不可戰守江南諸省有漕運之役在隸河南諸省有修邊之役雖役輕於民尚有用其力之處也今江南諸省固有運糧之役而大江以北各省直軍丁既不漕運又不修邊不知所司何事乃舊日千百戶等官猶假借名色濫免差徭軍丁除正賦外其餘一無所事賦又輕於民間民間供應兵馬錢糧遞站驛遞夫馬城池道路僉解

物料馬價錢糧里甲現役一切雜泛差徭繁難
百倍於軍軍皆不與臣生長眞定亦係有衛所
地方如唐山千古等屯相去眞定一二百里其
衛所掌印官未嘗身歷屯地不過委官徵收籽
粒備文報數而已而近屯居民無不被弁軍魚
肉以軍富而民貧以軍刁而民懦積習既久其
故與抗也又如雞澤縣軍民地各居其半其賦
役亦大相懸絕推此而言天下可知竊以爲民
困未蘇古今偏枯不平之事未有大於此者議

者皆知衛所可裁但以漕運之故以爲或累于
民臣竊思漕運衛所有限其非漕運衛所者甚
多若將不運糧衛所歸併附近州縣管理則有
四大利省官吏衙役俸薪一也均民間差徭除
三百年夙弊二也有司督率權勝武弁荒蕪可
墾戶口可添三也銷明季世襲不肖之心四也
若因循不變則有四大害都司守備經歷等官
俸薪所費不貲一也軍樂民苦徭役不得均平
三百年之夙弊不除二也地方曠遠官法不及

隱藏逃地脫漏丁銀三也世襲豪霸雄長其地
侵漁孤弱四也故臣以爲除運糧衛所及邊方
衛所不裁外其餘盡行歸併相隣州縣官有司
管理仰祈
勅下該部詳察明朝一代衛所興廢始末及
本朝時勢不同之故詳議以
聞此興利除弊之大政而亦富國安民之第一著也
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睿鑒施行

順治十五年五月十一日奉
旨該部議奏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一級臣魏裔介謹

題爲滇黔已歸

聖化

朝廷撫恤必周並籌勦撫殘寇以乂民生事戶部於

天安門外會推郎中雲南之提九卿科道等官莫

不舉首加額慶

皇上仁威之遠播也十三日晚接邸報見信郡王平

西王征南大將軍開復雲南諸疏奉

旨覽王等奏進取雲南擊敗賊衆三路大兵俱抵省

城沿途招降偽將偽官並馬步兵丁甚多具見王

等悉心調度有方將士奮勇效力克奏膚功有功

人員通著察明議敘兵部知道欽此臣竊惟

皇上德媲堯舜功過漢唐

履信思順以尚賢

順天應人而合道是以當揆文奮武之際與弔民伐

罪之師遂使蠶叢魚鳧之區金齒繡面之地蔵

角崩而恐後並革面以來王誠所謂兵不血刃

有征無戰者也但李定國逃遁永昌其勢已迫

若果悔罪來歸不妨許以侯封之爵倘怙惡不

悛使當窮兵追討并底游魂其何能久是在

皇上之折衝樽俎決勝千里也成都千里號稱沃野

雲南風土亦近中華非得重鎮莫能彈壓臣聞

兵家之法守門戶不守堂奧平西與靖南平南

三王應否仍居故地或應移鎮險要是在

皇上之長慮卻顧計圖久遠也若大捐無名賦稅以

慰新附之氓爲地方人才以收巖穴之士用楚

身科貢以任守土之官恤投誠文武以來膚敏

之彥寬一切法網以安溪洞之蠻臣於順治十

五年正月有奇陳進取事宜一疏尚未詳盡此

其事關各部宜若拯溺救焚爲

皇上恤此殘黎也南方既已敉寧惟有逆寇鄭成功

流毒浙閩沿海騷然以

天道人事觀之皆其殄滅之時矣向來督撫鎮將優

游玩愒未見奇捷豈控禦之無能耶抑心力之

未盡耶況台州之役已過遼

皇恩而桑榆不効誅討無功悉索敝賦疲於奔命臣

竊爲諸臣壯之更新
天語嚴加申飭責令督臣會同撫鎭詳議方畧具奏
必如何而後鄭賊可滅海波可清効則務破格
之封賞不効則治督撫鎭以無能之罪庶行間
鼓勵積惰之氣爲之一振而浙閩粤東之民有
出水火而登袵席之日也其餘瀕海地方凡有
遺寇並責成各督撫鎭勦撫兼施則民生均沾
太平之樂而

國家永奠無疆之休矣臣無任犬馬區區之誠伏
冀
睿鑒施行
順治十六年二月十五日具題本月二十日奉
旨該部議奏

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一級臣魏裔介
謹
題爲請停察荒之差以休東省之民以免無益之
舉事臣竊惟藏富于民者寧邦之要道擾利無
遺者聚斂之小術昔漢文帝蠲除田租化行天
下唐用宇文融之言檢括天下戶口田賦百姓
苦之明定鼎之初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至
萬曆之初已及二百餘年弊僞百出閣臣張居
正始建清丈之議不減額亦不溢賦期于利民

然不過責成各撫按督率道府州縣設法丈量
彼時天下田畝有熟無荒猶且數歲而役舉非
一歲可竟之事也今天下初定民之瘡痍未平
呻吟未息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
木不可搖其根也而況東省之民困於修河困
於捻船困於驛站困於防海漁網之利亦無所
獲日今大兵征滇雲者自南而北勦海寇者自
北而南其間供應夫役轉輸糧草徵發日需數
千收穫未免失時官吏奔走胥蠹侵剋民之困

苦已極尚堪復擾之耶然使前此未經開報則
當官往丈或可增益田賦乃原任巡撫耿焞開
報已盡言者猶以為中多虛數百姓莫之控告
也東省之田即再加勾考搜括亦無幾矣今當
官往察雖有賢者亦不能無擾民之事何者遣
官吏集耆老督里保較尺寸道里遼濶差役紛
紜飲食供應風雨迎送果能倚辦之巧而鬼神
之運乎不能也國賦未增而民力已困矣上無
益於
國下無利于民皇皇者華遣周道而馳驟豈所謂
諏民疾苦之意耶故臣愚議以為察荒御史宜
停止不必復差仍責成山東撫按官督率道府
州縣設法丈量報繳為便但能撫恤多方生聚
日繁荒何患不墾賦何患不足哉臣因
國用殷繁前此猶冀多增賦額以濟仰屋故未及
言今既知其增賦無幾徒多紛擾而且見目下
山東之民困苦至極也竊以為多事不如省事
愛國必先愛民敢不仰體

皇上嘉惠元元之意敢陳區區之愚伏異
睿鑒施行
順治十六年七月十三日奉
旨戶部議奏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裔介謹
題爲指陳畿輔盜賊充斥之根源總由滿洲莊屯
防範之疎懇請
旨嚴飭責成實行保甲譏察之法以靖地方事臣惟
古今弭盜安民之方無如力行保甲之法然近
日止通行于漢民村庄而滿洲庄屯則格格不
行矣於法固非畫一且畿內房地既經圈佔民
多賃居滿地房屋傭工價值遂爲保甲所不能
譏察之人此中藏奸影射引誘旗下之人游惡

爲盜挾矢張弓成群馳驟出入無忌何所不至
是以畿甸近地失事極多向使滿洲莊屯防範
周密漢民保甲設誠力行何至有此公行盜賊
耶地方官隱忍含糊畏首畏尾絕不敢申報奏
聞及失事之後番役踹緝明知其爲真盜而惧勢不
敢輕拿養癰致潰匪一日矣頃閱邸報見科臣
爾挺達畿輔近地等事一疏本
旨據奏房山定興盜賊入城刦官該地方官所司何
事着嚴察議奏該部知道欽此臣益不勝駭異夫

近京縣治有城有池自非窮遠村落荒凉無備
者比賊既入城劫官庫獄已不可問撫按未見
奏
聞不知道府曾否申報撫按也鎮將有無緝捕也敢
朦情弊習爲故常致使賊寬彼官可欺愈
肆橫行復何所顧忌哉去年永清縣南關失事
群盜拒敵傷兵猶曰城外關廂今房山定興竟
闖入城內則城外村屯之被劫殺者不知幾何
家幾何命矣若不嚴行撫飭按本察源盜風何

日得息民生何日獲安卽滿洲莊屯旗下人之
被漢民引誘爲盜以死於西市者何日而止臣
日閱刑部大理寺核擬強盜諸案每案之中多
至十餘人每日之中多至二三十起既雖真確
確欲生之則無由也染宅畫題又不禁嘆淚欲
下矣因念旗下僕人多精壯慣經戰陣攻城掠
地曾爲國家出力或稍備用度不足自給斷不
能將茶茹苦與農夫菜傭同甘淡薄也或耕種
水旱無收或嫖賭淚蕩無聊而漢民誘之餌以

則力未有不相從爲盜者爲盜則必殺殺一人則壯健者少一人雖可恨亦甚可憫也如無漢民通線引誘則旗下不知失主虛實不敢行劫而今防閑無法彈壓無術豈非臣下之咎哉爲今之計惟有仰乞

天語嚴加申飭直隸撫按轉行各該地方道府州縣衛所文武各官及滿洲莊屯旗下人等將雜居滿屯漢民家家編排保甲不拘與旗下人夥居散居務要十家湊成一牌旗下人另爲一牌若

不足十家者四五家亦可立爲一牌其漢人有地方保長旗下則責成本管莊頭及撥什庫等務要朝夕約束互相譏察不許無故挾帶弓箭騎馬出屯若有公事上京或往某處所幹何事須向莊頭撥什庫說明起身仍計其往來路程依期歸屯其漢人携帶弓矢出屯者則向牌頭地保說明依期歸屯敢有成羣結夥滿漢混雜仍前出入無忌有爲盜賊之跡者如係旗下人許莊頭撥什庫拿送刑部究審如係漢民許本

甲牌頭隣佑拏送該管地方官究審正罪倘莊頭撥什庫牌頭隣佑知情不舉事發一併按律究治其近京三百里內各村屯內出入辦路盡行打墻堵塞只留應行道路安設柵欄晝啓夜閉以撥什庫等掌之彼其白晝欲做賊則畏伏路官兵夜欲做賊則柵欄嚴閉不得飛越而又譏察如此其嚴家自爲守人自爲防自然盜息民安漢民之奸狡者不敢勾引滿人而安心於務農業滿人之精壯者亦不至爲漢人勾引而

養銳以待調發又何至犯法被戮救援無路使壯兵虛耗而田業荒蕪以傷

朝廷好生之仁耶臣極知

皇上如天大德軫念兵民最爲篤至

畿輔根本之地所關尤爲不小敢不切實具

奏防範之法以爲

國家足兵足食之遠慮以絕盜賊充斥之根源如果臣言不謬伏冀

睿鑒採擇施行

順治十七年四月十四日奉
旨該部嚴察議奏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裔介等
題爲遵
旨據實條奏事宜等疏聆
上諭引咎自責
痛懷冰言切念
上天示儆凡旱蝗疫災昔迭見寇盜未寧皆臣子不職
所致惟有實圖省改可以仰副
皇上焦勞之意務有所見何敢隱諱但狂瞽之見無
當治理惟
皇上俯賜採擇

一律者
國家之大法臣子所宜共守或出或入皆爲有咎
然律文所載失入者甚於失出失出者減五
等失入者減三等凡以懲酷吏也今失出者
擬罪罔宜而失入者反邀洗法之虛名是以
官吏務爲嚴刻請自今以後內外問刑衙門
只以律文爲主庶無失入失出之咎
一治道首尚節儉天地生財有限惟凡事節省

則不至於窮困今
皇上衣服不好華麗光祿錢糧又無多費大禹之勤
儉不能過之惟是每年營造之工似猶未思
夫工有必不可已者亦有可已者合無
敕下工部通長打算凡係要緊工程辦理如不急之
務即請停止此亦節用省財之要者也
一建言得罪之官蒙
皇上鴻恩寬宥嘉與維新然使功使過乃
朝廷大典滿漢各官雖不係建言得罪除貪贓壞法

及城池失守之外豈無有懲艾已及才堪任
用似宜
敕令各該衙門奏明請
旨定奪
一順治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奉
赦文
詔書文武官員見在因公詿誤議處議降議罰及戴
罪住俸各官各該衙門奏明寬宥至今半載
戴罪住俸各官未見奏明一人請

敕吏部速行奏明庶於
詔旨相符
一夾棍刑之設攷查得舊例一欵犯重罪贓証
明白抗拒不招者衆官員立刑參驗方許用
訊今問刑衙門未有贓証一槩夾訊甚而將
干証不承之人一槩夾訊嚴刑之下受苦不
過致有誣招請
敕法司以後如無的據贓証佐不得擅用夾棍則問理
之官皆務爲寬平矣

一人命事情重大
朝廷設立三法司欲其再三詳慎而不敢忽也今三
法司核議只在一處雖不敢不虛心參酌而
事多限迫豈遂刑無冤民查得舊例刑部各
司問過犯人送各道御史複審仍送刑部刑
部看過大理寺評議訖仍送刑部上疏今宜
合小法司在本衙門各行詳審然後三法司
堂上官同審面議以道
上諭矜恤詳慎之仁庶無忙錯之咎至于保息長養

爲物之時雖係立决之犯亦可待至秋後又
古有正五九不行刑之例皆足以廣
皇上如天之仁也
一盜賊竊發征調所不容緩但當于附近調發
如寧夏總兵劉芳名調赴江南計程殆將萬
里行糧所費固多又如總兵陳德經河南折
車銀至四萬兩民何以堪請
敕兵部以後窎遠之兵勿輕於調發則行糧省而民
不擾矣以上七欵謹就管見條奏伏乞

睿鑒採擇施行
順治十七年六月初五日奉
旨該部議奏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裔介謹
題爲詳陳救荒之政請祈
皇恩頒布以蘇遺黎以培
國脉事竊照水湯旱自古不免然而民不至於
流離死亡之甚者以有補救之術也今歲天氣
亢旱二麥多枯秋苗布種者少山東河南江北
尤甚昨歲遭水今年遇旱掘草根剝樹皮骨肉
相食及今之時而不爲拯救使百姓流離死亡
則戶口愈少地土愈荒財賦愈以不足豈所謂

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之道乎况淮徐歸德一帶
地方其民皆長大剽悍膂力過人自古以來盜
賊多起于此然民非樂爲盜也冒法而爲盜則
死提法不爲盜則餓故其弱者甘心流離餓
而死其強壯者則挺而爲盜矣設法以賑救之
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
恩皆徧民命得延盜萌可息此正拯溺救焚之時非
可以寬延日月者謹條其事於左
一蠲租額以蘇民困歲荒民饑救死不贍奚暇

宗祖凡此數處宜令有司停止坐以什踏勘災
傷分別荒之分數請
旨蠲免其官員叅罰亦應停免
一發積貯以救饑窘荒政十二發財為先
國家設立常平倉原以備饑荒救民命前臣考覈
江寧巡按衛貞元冊籍知有積穀有二萬餘
石今茲數處積穀宜令撫按速行清察給發
以救嗸嗸待哺之衆其春夏解部銀仍盡留
用以濟窘急
一議給散以布實惠賑濟之法聚濟不如散濟
零濟不如頓濟今之有司惟知煮粥之法然
城居附近者得食一二碗之粥隨即枵腹其
鄉村居遠者赶趂不及以致僵仆道途而死
有司徒博日賑多人之名不得食者多矣不
若按報花名量口給散如一人應日給一升
計一月三斗之糧頓而與之令得家居安食
不至奔走廢日而且得以稍務生理修其畝
畝矣

一貸官粟以俟補償春貸秋償古來善法昨科
道二官臣姚延啓顧豹文已俱有貸濟之疏
部覆未允臣以為民者食之所自出也賑民
即所以足食請
敕總漕督令有司不拘何項糧米查察戶口極貧者
賑之次貧者貸之賑則按名給散不復責其
補還若有力而貸者開造清冊以待秋成一
一補還則公私兩利矣
一行官糴以資轉運境內災傷野無青草出糴
于外即古移粟之法請
敕撫按督令有司除起運糧銀難以輕動外其存留
銀兩暫以借用選忠厚官吏轉糴于糧賤地
方歸而減價平糶于民米價不致騰踴而民
受其利矣
一勸富民以廣卹生貧民忍饑待斃富民安得
獨享要在有司化導隨其捐貲多寡立一清
冊分別褒獎甞考明之借與有給與七品八
品官帶者有請

官表爲義門者有豎立牌坊者有特賜敕書以獎勸
之者在
朝廷初無所費而好義者獲榮自然樂輸不倦伏祈
敕部速定條格以示鼓勸
一戒抑價以來外商民情熙熙皆爲利來一抑
其價本境之有穀者閉糶而不出外境之興
販者裹足而不前昔范仲淹知杭州包拯知
廬州皆不限米價而買至日多米價日賤足
在各地方有司實心行之

一禁閉糶以廣通融昔秦晉告糴亦救災恤鄰
之義今天下一家何此疆爾界之殊請
敕撫按申飭豐稔地方勿得遏糴如有不遵參治勿
貸
一議贖鍰以廣賑貸贖鍰積穀原爲防饑而年
來民力困乏所積無幾必多方設法始克有
濟嘗考明之景泰四年山東河南江北徐州
等處災傷令所在問刑衙門責有力犯人于
缺賑州縣倉納米賑濟雜犯死罪六十石流
徒三年四十石徒二年半三十五石徒二年
三十石徒一年半二十五石徒一年二十石
杖罪每一十一石笞罪每一十五斗今若倣
而行之暫濟一時之急後不爲例則費用廣
而賑益溥矣
一盡祈禱以回天意齋戒祈禱在五位猶勞憂
思况在有司敢云勞勩但從來故事奉行或
佯禁屠沽而私飲酒食肉騶從導引而不肯
習勞是其心既不以赤子生靈爲念又何能

上感彼蒼乎宜
敕撫按以下一切有司凡屬境內山川可以興雲致
雨者時常誠恪祈禱不得仍前視爲故事若
有此等撫按糾參
一勤收瘞以廣
皇仁凡民饑餓有司宜設法救濟不幸而至於死即
係有司之罪况又不爲收埋使爲烏鳶狗彘
所食爲民父母亦獨何心宜
敕撫按如有餓死之民即爲收瘞疾病醫藥之其有

遺棄子女照依會典令州縣官設法收養民
家有能自收養至二十日以上者題
請給與頂帶待其長成皆
朝廷之戶口也
一貸種粒以望秋成大饑之後民食艱之忽而
落雨耕種不容稍遲而貧民種粒無出耕牛
無具請
敕有司省視或令富戶借具于貧民而令貧者為之
其出力耕種以補之或官為措設種粒待其
收後償之則秋禾有望而春饑者不至于秋
饑矣
一暫准保結以安流寓古者凶荒之歲移民就
食于豐稔地方而今逃人之法甚嚴民之流
向他方者謂他人父亦莫之顧何者恐留之
而有逃人隱匿之罪也合無令所在流民准
其自相保結暫聽居住俟秋成之後仍令各
還鄉里則目前無驅逐之憂而得以餬其口
以延生矣

一設義倉以計長遠常平之外有義倉昔隋開
皇五年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貧富為差以
備凶年名曰義倉但恐不肖官吏因之為利
請
敕所在有司勸民間或買義田或輸義錢義穀存之
鄉社賤時糴之貴時糶之貸者量加耗利亦
貧者隨時給賑只令耆老人等掌管其出入
有司勿預凡民自相救助古風可復矣
以上救荒之政共十四條皆因古人之成法而
酌以時勢之所可行不出乎周禮散利薄征之
遺意也伏惟
皇上愛民如傷常存哀矜惻隱之心屢布蠲貸賑卹
之政今茲救濟所不容緩伏願將臣芻蕘之言
敕令該部速議頒布各地方有司俾事事有濟人人
用心戶口不至于凋殘州士得藉以耕稼盜賊
止息而元氣不至大傷早行一日則生民一日
獲福矣如果臣言不謬伏與
睿覽施行

順治十七年六月初九日奉
旨該部議奏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裔介謹
題爲合計天下之兵食停止加派以培
國本以恤民力事竊照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民貧
則君不能獨富民富則君不能獨貧此老生之
常談而實古今不易之通論也本
朝應
天順人下定六合凡所以優恤民生者無不備至故荒
亡者則除其額賦災傷者則免其徵徭元元孰
不樂

朝廷寬大之恩惟因海寇連年作亂兵興不休今歲
司農告匱不得已議及加派天下地畝錢糧五
百餘萬貫爲百姓罹災捍患無可奈何非忍于
朘削窮簷之膏脂也近聞各直省百姓莫不輸
將恐後解赴軍前士馬騰飽矣然雖勉完此項
而人窮難賤剜肉醫瘡其苦難之狀有難以筆
舌形容者若年年加派猶過凶荒百姓之流離
死亡豈能支乎今順治十八年派餉已完自康
熙元年未經會計總另

皇上龍飛九五海內翹首跂足以望
浩蕩之恩波此其時也伏祈
勅下戶部速爲籌算康熙元年共用兵餉若干各直
省正賦若干果否足用不敷則益之以兵部之
馬價再不敷則益之以內庫之金銀工部之節
省如果足用其加派錢糧卽應全爲停止如或
所欠止一二百萬則應照此一二百萬之數加
派各直省不應仍取足五百萬之數也然派餉
雖在戶部而用兵則在兵部以後鎮守出征兵

餉不得逾于常賦之外是又在二部諸臣事事
會議爲民卽所以爲軍爲百姓卽所以爲國家
乃培根本而長治久安之要也如果臣言不謬
伏祈
睿鑒施行臣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順治十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奉
旨該部知道

原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加一
級今告病回籍調理臣魏裔介謹
奏爲驚聞
新命揣分難安事臣自蒙
聖恩告病回籍倏已一載逾年調理頭已漸痊尚有
餘恙未能盡除閉門靜息感頌
大恩而已茲於七月二十四日眞定府知府張皐謨
送至吏部咨文一件內奉
上諭諭吏部殫心効職者臣子之當然晉爵酬庸著

朝廷之大典茲
皇考實錄告成克昭一代之典章永垂萬世之模範其
監修總裁等官著有勤勞宜加寵錫監修總裁
官內大臣吏部尚書中和殿大學士加一級巴
泰等俱着加太子太傅原任太子太保禮部尚
書保和殿大學士加一級魏裔介亦着加太子
太傅爾部卽遵諭行特諭欽此臣於私家恭設
香案北望九叩首
天威不違顏咫尺也但念纂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臣不過隨滿漢諸大臣之後耶筆觀
光智識庸暗莫能述
聖德神功之巍煥即歲月編紀俾臣子職分之所當為
乃蒙
皇上睿照不遺加此高爵出於望外捫心自揣有所
難安雖
皇上以臣犬馬奔走舊有微勞
曲加恩寵而臣涓埃莫報不勝兢惕伏懇
收回成命使臣得守其愚分捐竭踵頂難報

聖恩如天之萬一也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為此具本專差家人盧成賫捧謹具
奏
聞
康熙十一年閏七月十二日奉
旨
世祖章皇帝實錄告成關係大典卿首率在纂修著有勞
績所加宮銜已有諭旨著祗遵成命不必控辭
該部知道

原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加一
級告病回籍調理加太子太傅臣魏裔介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本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內閣具稿題為傳知
事奉有
御賜原任內閣大學士魏裔介日講四書解義一部
其有現任京官子弟于明日赴內閣典籍廳親
領為此傳知該臣男刑部四川清吏司員外郎
臣魏勍遵依領到隨差家人賫捧于十二月十

二日抵臣原籍柏鄉縣臣即跪迎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祗受念臣樗朽庸才叨蒙
聖眷備員機密七載有餘於康熙十年因病請假
恩准回籍調理是臣犬馬餘生皆
如天造蕩之所賜也自康熙十二年冬吳逆叛亂以
來我
皇上宵衣旰食勵精求治而臣抱痾田里莫効寸籌
愧不欲生方深悚仄乃蒙
宸衷記憶

頒賜講章誠
聖主千秋之曠典亦微臣沒世之殊榮也臣跪捧展誦
感激涕零恭讀
御製序文有云有四子而後二帝三王之道傳有四
子之書而後五經之道備大哉言乎道統治統
我
皇上固已兼集其成矣臣本迂儒粗知誦讀切見修
身為本列大學之首章允執其中冠聖論之卞
簡中庸言天德而歷敘九經三重孟子陳王道

而亟稱發政施仁義蘊弘深體之有要人君為
學原不同於儒生之尋章摘句也我
皇上知行並懋卓絕古今臣細繹篇章如臨
聖訓俾臣識見開明亦非至幸歟臣在籍本稱
謝間忽傳聞
正殿不戒于火臣雖跧伏寢食靡寧不知
九重之上當如何修省殷憂不遑若伏念我
皇上之一身萬方所共仰也勤勞固不容少懈然必
調之使適于和我
皇上之一心萬幾所待理也惕厲固不可少弛然必
養之非過于焦今者用人行政皆次第舉行小
醜漸次削平尤深根本之慮貪汙雖已察處更
嚴獨縱之條是兵備而仍不病乎民生阜財用
而仍勿傷乎
國體昇平倫愛荒歉則羣工自勵恤災荒均賦役
則百姓自安即經書所載二帝三王之盛治何
難立奏于今日哉惟是
聖政彌勤而臣不克展涓埃之報

聖學日進而臣不能効啟沃之忱自負罪愆罔酬
高厚惟與田夫野老共祝
堯天舜日於無疆而已緣序進于誠字多逾格統祈
覽宥
俯賜全覽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為此具本令臣男吏部四川清吏司員外郎
臣魏勤由通政司衙門封
進謹具奏
聞

康熙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康熙十九年正月十八日奉

旨覽卿奏知道了該部知道

題爲　聖治維新仰乞代作

睿鑒纂修經書大全以隆教化事臣竊惟一代有一代之制作一代有一代之文章故五帝三王各不相襲而連山歸藏變爲周易建子建丑改爲建寅凡以因時定制而移易天下之風俗化導天下之人心也我

朝自定鼎以來百務維新

世祖皇帝戡定禍亂巍巍其功煥乎其文至于

皇上聰明睿知守成致治法堯舜而邁成康邇年以來振飭綱紀修明法度如

寶錄則有修會典則有修律例則有修品級則有修則例則有修因革損益豈不彬彬郁郁媲於周禮周官之大備而臣以爲治道不外於教養教民必先于教士則今日纂修五經四書大全誠有不可緩者矣臣察經書大全乃明季永樂命諸臣所修因而刻布學宮爲士子所講習至今因之但序用前代之君而列名皆前代之臣又係前代頒布其於議禮考文奉

集286-058

聖朝之法而大一統之義似爲未合請祈
勅下該衙門選取窮經之官廣求博通之儒再加考
訂刪其繁蕪去其小疵若近代名儒如元之許
衡明之薛瑄凡議論純正有合經書正義者不
妨補入以成全書請
皇上御製新序而刪其舊序畧前代纂述臣子而列
今日臣子之名
頒行天下學宮俾士子永爲遵守皆有以砥礪濯
磨取法聖賢趨於忠孝廉節而敬體乎

聖天子學問之意則耳目一新風俗丕變人才蔚起
久道化成漢武帝之策董仲舒而表章六經唐
太宗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不足云也
臣爲諸生時見四書大全止有朱熹大中或問
而無論語孟子臣閱原任吏部侍郎孫承澤刻
有論語孟子朱子或問倘有事纂修可並採錄
補入倘是書告成是誠天地萬物之菁華古今
治道之模範我
皇上繼天立極以

君道而兼師道以治統而續道統士風復于淳古而
民俗亦比屋可封矣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三目錄

序

葩經集註序
孝經詁義自序
五經要約序
四書近指序
四書偶錄序
四書集註序
四書大全纂要序
四書精義彙解序
四書簡提解序
先賢卜子集序
大學管窺序
小學集註序
聖學知統錄序
聖學知統翼錄序
周張程朱正脈序
希賢錄自序

約言錄自序
讀史察言序
鑑語經世編自序
古文欣賞集序
左國欣賞集序
兩漢欣賞集序
唐文欣賞集序
古文分體大觀序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三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序

孝經集註序

五經皆孝治之書也聖人復崙註爲經何哉嗚呼是
聖人所以明人性之善而啓天下萬世無窮之治也
是聖人與天下萬世所謂一以貫之之道也夫孝者
何仁也仁者何性也性者何是天地之至善者也堯
舜自率其性天下共率其性而天下治湯武自治其

性以性治天下而天下亦治三代之衰以法持天下
人主之性與天下之性扞格而不相入非性治之不
彰孝治之不彰也漢興去古未遠治號淳朴考其崇
尚惟以孝經爲急故諸帝徽稱俱加以孝羽林虎賁
亦能通曉可爲盛矣後此缺爲弗講或以篇章之少
遺諸高閣嗟乎虞廷授受不過十六字大學一書僅
千餘言爲天下立心爲生民立命顧可以多少論耶
余爲諸生時即誦習不倦常恨傳註未精又以五經
皆被諸絃誦而茲獨弁髦視之大非先聖明人性之
善啓天下萬世之治之意每欲獻之
天子尊崇表章俾海內士子探究根柢悉從事於至德
要道迺際
聖主當陽闡治紹隆余其疏上請
制曰重孝經禁坊刻有俾學政部臣其詳議以聞崇
安盧子爾唱時在國雍聞之有感託其鄉先達盧常
葉子以從遊余門而願學焉因出其所纂孝經集註
曰生之若心於是也久矣
盛時方偃崇孝治先生之請行遺經必復明於世傳

註雖泛論稍乎以獻可乎余唯唯會禮部復疏請於
後場出題以校士子乃取盧子之註再四紬繹見其
握樞者斯不足以當之與用是少加叅正疏以未義
精確詳略所謂舉六經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前無
謀付剞劂以廣其傳庶幾先聖啓廸天下萬世無窮
之意燦然愈著嗚呼武夷九曲之間山水秀拔多生
賢喆如朱晦菴胡致堂諸名儒實衍洙泗河洛之傳
盧子生於三百年後聞風興起溯流窮源即傳以知
經即經以知性此其學豈組織章句者之可擬耶

當宁方側席以求其經術真性命之士而戶之説其丞
以往開太平無疆之治余且拭目觀之矣

孝經註義自序

夫政刑所以驅頑使教化所以美風俗唐虞三代其
教可覩矣夫子以删述訓世晚年乃作孝經蓋欲舉
道德之弘綱示百王之軌範也而文辭簡古氣蘊宏
深鄭孔之說不無踳駁自漢已然況於後代六家同
異既難與合邢昺剪截復多迷誤欲以探洙泗之微
言達天德之本然不其難乎余昔厠列諫垣時請以
孝經取士疏聞
天子制曰可自是海内衿佩家絃戶誦矣先是閩中明
經盧爾唱會以所著孝經集解求序於余深嘆其實
有見於生人性命之本源千古治化之要道因爲文
以弁之其書業已問世矣顧缺畧尚多而坊本不無
紕繆余每欲詳加纂述之而未有暇蓄念懸懸十有
九載茲者請告歸里乃取舊業閉戶研究大約以註
疏爲據而參之以諸家之說既訓釋其字復詳衍其
指庶俾後學之士因文求義無繁蕪之失得樞要之
會也嗟乎道德五千言流入刑名白馬四十二章終
淪空幻學術誤世陷溺者衆惟五經之精理開萬世

之太亟孰有若斯經者乎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五孝終始達於古今通乎貴賤凡讀是經者皆當思所以竭誠而力行之匪徒資講論已也若曰希升堂而攀逸駕余且滋愧矣

五經圭約序

五經之在天下猶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也自漢以來習之者不一家有專門之學有訓詁之學有附會之學其間異同離合之故不勝辨求精其要而大其歸者無幾人焉譬如取火於燧飲水於河得其際光及飽腹而已烏有定天地四遊之影而揄之中會江漢百谷之宗而趨於一也哉中完蔣先生潜深理奥根究源本博綜五經之衆說而歸於至要下帷幾三十餘年其於精粗大小本末始終之義無不擇之精而語之詳毋暨一義直契乎古聖之神明舉凡借經擬經且不以經窮經而終失其所以為經者罔不含異得同去離爭合以求不背於聖人立言之微旨命其編曰圭約且夫經者中正不易之常道也易參天地陰陽吉凶悔吝書紀政事詩道性情春秋辨是非嚴予奪禮以節性坊淫三古以還惟漢興首重經學一時通經之儒後先並起至宋紫陽出始舉而櫛比之然自易詩而外春秋傳於胡安國尚書付之蔡沈禮記說集於陳澔字解句釋成於各家今先生操

五寸圭以宅天下中具八尺繩以約天下準將上下升降二萬里而遥縱橫長短曲直不越指肘之所舒布可定豈非天下之極則哉要而論之十翼一乾也三禮一敬也四始一無邪也典謨一欽春秋一大居正也學者恒以此持心而凛乎若執明信相發以對颺明命惟是典章服物制介約束之不敢閑於下則是書也於以上佐

聖天子菁莪棫樸之化而下廣學士大夫窮經致用之資辟益其淺鮮也耶

四書近指序

不讀四子之書而欲知聖人之道者猶爲而穢已矣既讀四子之書猶以為未盡聖人之道而舍是以求之者亦爲莠而廢已矣嗟乎今天下道之不明非不讀書者之過讀書而舍四子以求者之過也夫約泛濫於百家則為詞章之習沉溺於空寂則為邪詖之說究其要歸於聖賢意指相隔奚啻天淵自紫陽衍周程之緒纂諸家之說輯為集註其於四子之微言大義蓋不啻水乳之合矣而後世學者紛紛欲自立門戶旨勿忘勿助者既未得其進修之序旨無善無

惡者且並失夫性命之源訛謬相承不敢自出一語然而自古相傳不可磨滅之神理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可誣也四書近指容城鍾元氏作職覽百家獨存正解不求異不尚同惟求合於聖賢之初意而止標之曰近指明其不敢為高遠之說也易曰近取諸身夫子曰性相近也大學曰裁身乎想中庸曰造端乎夫婦孟子曰仁人心也義正路也良知良能皆言近也夫道近之而愈明遠之而愈失彼守先待後之儒

實有一段眞實性地當下見得然後著書立說昭示來玆令人觸處貫通洞若觀火而不然者幾何不望洋而嘆岐路而悲也先生述指之意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四書偶錄序

人必知道而後可以言學亦必知性而後可以言道此四子之書貴融會貫通而不在於字句解釋之間文義毫末之別也然學之有得者則必於此而講習討論之著爲一家之言以定所宗所以傳道而知性也上谷之學起於劉靜修先生而椒山先生衍之江村鹿先生開其端而孫鍾元徵君大之今夫凡人之心與聖人之心本一也其不一者異端害之耳主敬存誠也格物致知也尊德性道問學也合之則雙美

離之則兩傷但其入手不同究之一而已矣魏子蓮陸中年從徵君於夏峯盡得其平生之學而徵君亦以爲傳吾之道者蓮陸也凡所著述旣皆詳繇而傳述之又以其餘暇著有四書偶錄中所闡發皆實有心得而所記錄者則先儒與江村徵君契悟之言間復附以己意總之以存天理遏人欲而不爭於字句解釋之間文義毫末之別也徵君日時習敬承是何事汲汲皇皇惟恐失者又見何物又曰見而知者是何物聞而知者又何物知其道也知其道者知其性

也性統於天自堯舜至孔子不過各盡其性而已逮陸之爲此書也正欲使學者知吾人之心與聖人之心原無有二惟從事於盡人合天之學以得其所謂存天理遏人欲者而見夫天命流行之妙無一息之停則博綜經史貫穿百家無在非道所謂一以貫之也即孔孟之學亦不能舍此而他有所求矣豈獨爲徵君之學廣其傳於後世哉

四書集說序

昔人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何哉三代以後天理民彝不至斷滅而不存百姓猶得與於治安之澤者聖人之道爲之所也迺異端邪說往往起而亂之職由異端在楊墨後世異端在佛老佛老服習迷人更有甚於楊墨者自朱晦菴紹述關洛探賾索微諸所考定可謂集大成然後聖學昭揭如日月經天而異說之猖狂呌囂者頓息其焰有明一代尊崇理學尤爲極至永樂間命儒臣纂修四書大全莫非發明晦菴註釋之意頒諸學宮永爲遵守蔡虛齋蒙引林次崖存疑朱註之功臣也陳紫峯淺說又推蒙引存疑之意而廣之要皆羽翼聖經垂示後學俾正其心術心術正則事業正事業正則百姓安成弘隆萬之間其效不既可睹哉自禪宗之說既熾而龍谿卓吾之流入室操戈愈傳愈失其歸遂至漸中于家國竟由徐學憲吾師也介東嚴受學即聆其緒論凡所著述一以晦菴爲宗主而深嫉向之穿鑿割裂入於邪說者年來杜門謝客土苴華膴取此數函删繁輯要彙

爲一書曰四書集說付之鋟梓介得而卒業乃喟然曰茲數書者非諸子之說而晦菴之說也又非晦菴之說而孔曾思孟相傳之道也今日者深思泛覽攟摭融結勒成一家言以是紹述前賢啓廸來禩將見學術以正人心以端風俗以釐所謂天理民彝不至斷滅有姓得與於治安之澤者將在於斯事業之大孰有過焉若徒買櫝還珠謂藝林之瑞矣已也則淺之乎眎此書矣

四書大全纂要序

余錄四書大全纂要序畢作而嘆曰詳觀四子之書皆本天言道以人治人而非一己人欲私爲之所得而託也夫子以授曾子曾子以授子思子思以授孟子大學言明德中庸言誠論語言仁孟子言性善一而已矣孟子殁不得其傳故漢唐以來非無功業才力足稱之士而優入聖學者絳郡河汾昌黎不免大醇小疵其他可知也濂溪明道卓然續鄒魯之統而紫陽後集其成集註者四書之孝子忠臣而大全

者又集註之孝子忠臣也後之欲窺聖人之道非集註何由進非大全則集註之微言奧義亦幾不明大全一書豈非入德之門致治之基哉余垂髫即服膺此書乙亥丙子間手錄一帙朝夕披繹後登仕版垂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去諸懷嘗見士人童而習聖賢之業及其長而盡棄之且也置聖賢之書於高閣而珍重異端之說服習異端之教空虛誕妄舉趨如鶩仁義五常缺焉不講毋惑乎大道不昭世風日下也余既以幼之所學不敢忘又恐世之學者見大全之

汪洋浩瀚而不能窺其涯際也丙取爲諸生時所錄大全纂要稍加損益刻之家塾以爲子弟進德修業之標準而竊望海內之學道君子由此以求大全之全復由大全以求集註由集註以求聖賢之心與己之心則訓詁之學與性天之理一以貫之豈曰筌蹄之雋糟粕之餘已耶

四書精義彙解序

論語孟子十三經之二耳自程子表章大中爲四書而聖學之精微愈彰自永樂集諸儒纂修大全而考亭之端緒愈著人知心性之旨家有洛閩之書所謂經緯學開太平者其在此歟昔人云士生三代之後不爲不幸以其書具而事多也然此不過博物洽聞耳若四書者孔曾思孟心心相印入聖梯階端有於是余爲童子時看四書會取時人講意十數部陳設案頭批點較閱茫然不得其指歸求之愈繁而失之

愈遠既而詳觀大全有悟久處因手鈔大全纂要一書辛丑歲復加訂正遂付之剞劂流傳海內矣適庚戌以遺賢謝客爲兒輩說書一一闡大約宗大全而參之以蒙引存疑淺說未能有所發明也辛亥歸里復兼取近人十數家删繁就約然終以集註大全爲準而間有所發明者亦即講意中而寓爲學之深心焉嗟乎世之人爲於功利也久矣以聖經賢傳爲博取青紫其不返而求之於身心以盡其成己成物之實誠有如考亭所謂俗儒異端之弊者若果知博文約

體之爲仁明善誠身之爲孫立戒懼愼獨之爲勿自欺存心養性之爲事天天人合一內聖外王寧外此而他求乎集成名之曰精義纂解言其會聚衆長而非出於一己之臆見也夫聖人之道猶天然以管窺之莫能知其萬一行且以是就正於海內賢人君子指示不逮而敢自詡爲衍迦晉鄒心傳乎

四書衍提解序

舉萬事萬物之理悉攝於四子之書而提其要挈其樞易知易能可久可大至矣哉非天下之至精至神至變其孰能與於斯耶自有漢儒之註疏而精鑰以開有晦菴之註疏而堂奧以啓學者由此而研窮探索焉於以優入聖域無難也然何以童而習之白首而茫然者比比皆是皆始於幼學受書之日尊之不簡而引之不提故耳不簡則理不約不提則旨不明故宋元以後說四子之書者自李九我大全蒙引

存疑而外餘皆爝火之光涔蹄之水時滅時涸其亦不足爲輕重已近代舉業所宗皆多寄張泰嶽直解一書夫其正講之外旁引曲喻往往歸於君德王道蓋以是書出於經筵日講藉此以爲臣巽啓沃人臣納誨之義則然也然其字櫛句比縷析而貫穿之可謂淺顯之至矣而初學猶或難之因更取而順文敷義手輯 解名曰衍提質之家塾無深文奧說取其明白通曉便於童蒙之講習云爾夫蒙以養正作聖之功也欲仁仁至大同之理也聖賢之書惟其易知

而易能斯可大而可久故是解也雖立說淺近要皆根柢於大全蒙引存疑諸書而無一切離岐背畔襍於佛老之說以惑人之心志則至精至神至變之理亦庶乎由此而得之矣故序而告諸執經問業者

先賢卜子集序

昔者夫子既歿子夏氏設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尊之以爲師而不敢臣也迄于今二千餘年西河之人尸祝絃誦罔敢有闕夫當春秋之終戰國之始斯道絕續之關子夏氏獨留其統於西河之上其有功於洙泗豈淺鮮哉而惜乎未得覩其全書焉乙卯秋會齋瑩弟筮仕平遙將行亟請於余曰弟不才學製兄必有以教我余曰平遙古西河之域也聞卜子先賢祠在焉是良師也即無欲速無見小利二語推之治天下可矣況一邑乎且子夏氏之言論微指散在論語詩禮家語諸書輯而成之是不朽之盛事也弟瑩肅然改容曰謹奉教蒞任二載政通人和乃於公務之暇旁搜博稽俾姪昜手錄成冊曰先賢卜子集問序於余余覽而善之其載在四書者諸先輩發揮良多不復贅語餘則畧加疏說而弟瑩亦閒有所紬繹雖管窺蠡測無當於先賢之蘊奧然數千年散漫之語一旦滙而成書使後之人徘徊想像者以此爲登堂入室之藉資伯仲於顏曾思孟如昏壁之再見名

出之初豈非曠世而相感者歟先賢有靈其式憑之矣

大學貫窺序

大中窮理盡性至命之書也根於尚書衍於大易聖人開物成務大經大本化育盡於此矣然中庸但言明善而大學歸於格物然中庸言擇善之功則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誠身之功則曰篤行之與大學格物之旨豈不互相發與顧格物之說紛如聚訟終以晦菴爲定論至於妙契心悟卽傳可以不補而諄諄然補之者所以示後學以周行恐其迷而入於他途也余嘗疑夫子傳道於曾子曰吾道一以

貫之曾子告門人曰忠恕所謂一者彰彰矣至其所貫則未顯言及讀大學明德新民止至善以至於知止定靜安慮本末終始家國天下身心意知而歸於格物本於修身其條目雖分其綱領則合三綱領乃一綱領也八條目乃一條目也一以貫之尚何疑乎蔚州環溪秉淑靈清和之質其人品學問已自範於山行而猶造學者之窮大而失歸也獨取大學一書詳究而剖析之解聖經詁補傳詮格致舉一貫之心傳頓躍然於心目之間而晦菴之所已發與所未發

史了然若指諸掌矣非其識見之廣大造詣之精微烏能純正無疵若此哉環溪曰此管窺之言也恐不足以行遠余則曰說理之書期於正當而已學者果由是而知所用力焉知行合一先難後獲則大學而中庸可窺庶幾永無岐路之惑也即以此公諸海內可也

小學集註序

古之爲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小學之法自三代而已然矣蓋人生自童年以後嗜慾日增知識日繁自非端之以訓誡嚴之以師傅則心志流蕩而不知約束故小學者所以立大學之根柢而大學者所以擴小學之規模也三代教人有序故其成材之易學篤起禮義成風治安之效嘗與於此西漢去古未遠敎崇實行尚有古教之遺自晉魏以來或崇尚佛老或競習綺靡自爲師授書而富貴利達之見業已胸先有難以剷破此賢才所以衰乏而治術不登於純熙也昔晦菴朱子集諸儒之成纂鄒魯之緒所著小學一書蓋即內則曲禮弟子職諸篇而引伸之以立教明倫敬身爲綱而其所纂之嘉言善行莫不逝裏者已切於修身正心之道學者果能循循服膺守而勿失上之希聖希賢次亦不失於令名而其如浮辭邪說無辯非道之書汗牛充棟雖窮年鑽習鉢日鑽研究竟無得而學者趨之若騖至於則古昔稱先王德則目是進業由是修乃視爲平易無奇而

不加務誠可爲倬漢也許魯齋云小學之書吾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余幼嘗誦習竊見魯齋所言之不誣而恐後學之闕焉弗習也故以爲欲成天下之材立大學之根柢當奉是書以爲蒙養之具乃附玆刻而爲之序言於簡首以著其景仰之私云爾

聖學知統錄序

聖學知統錄者述見知聞知之統也自孟軻氏歿後聖學晦盲火於秦雜霸於漢佛老於六朝詞賦於唐至宋乃有濂溪程朱繼起伊洛淵源粲然可觀其後爲虛無幻妄之說家天竺而人桂下知統遂不可問矣余悶于奧氏之意而發明之由堯舜而前始自伏羲以明知學之本於天由孔子而後終於許衡以明知學之不絶於人其間或攷諸經史或徵諸先儒蓋推天命人心之自然以發大中至正之極則而功利雜霸異端曲學之私不敢一毫駁雜於其間誠不揣固陋亦欲有天理遏人欲息邪說放淫辭稍有助於化民成俗之意也學者志聖人之道由是而求之水木本源豈不昭然覺悟而知天之所以與我者良有在乎昔論語終篇述帝王治世之要而推其本曰中孟子終篇述聖賢傳道之意則揭其要曰知所知雖何亦曰知厥中而已矣知厥中謂之見知聞知不知厥中不可謂之見知聞知也若欲學聖人者從事於格物致知之學

聖學知統翼錄序

余既作知統錄矣復續以翼錄者何嗚呼自孔孟以後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豈道之難知哉天命人心至善之道本自易知不求者失之不著不察而過求者失之索隱行怪此其所以終於不知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中行者聖道之醇詣狂狷者聖道之干城也伯夷柳下惠論語以為逸民而孟子躋之聖人之列乃又曰隘與不恭蘇子由古史則云夫人而不能無可無不可而尚足以為聖人

乎伯夷柳下惠吾從孔子而已然余觀二子之所學質亦未易及者雖道遜孔子亦亞聖之清和之質良非誣也天運遞衍賢哲代興自漢江都以下至高存之或材力有厚薄學問有淺深時命有隆替師友有淵源德業不同要皆篤志進修挺然自立不惑異端潜心希古豈非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耶使得聖人而為之師其所造又寧止是已乎以之羽翼聖道鼓吹六經亦猶淮泗之歸於江海邈乎之躋於儒宗也余因据摭遺傳并為論述俾後世學者知所景行焉至於世所好尚而悖於理與近於理而未深未醇者並不采錄夫豈不欲泯愛兼收誠恐開不正之端倪而未合於天命人心之本然也尚冀海內大賢匡其不逮而誨之若曰知我罪我則余安敢

周張程朱正脈序

道之不昭於天下也久矣俗儒孳之異端竊之吾道之存其有幾乎昔道明於羲文而集於孔子顏曾思孟廓闡其微而其說乃詳蓋皆以衍天命之精也善乎董生之言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言道而不知天者豈非臆說哉介生於世遠言湮之日聖道不絕如綫海內岐異說以爭鳴者又非一家一氏人人梓命之覃學者將失所統宗是用恐焉憂心思有以挽之會家藏舊有宋四大儒合刻一書太極圖說張子之西

銘西銘可增減而程門微言與朱子晚年定論一爲周海門所輯一爲王陽明所輯未免有混雜之虞余政務之暇細加刪削於微言取十之五定論取十之八因名其書曰周張程朱正脈蓋周張之學既得於易而程朱之學復得於周可以爲孔孟之功臣有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者得四子之書誘披而扶進之昭昭乎其可睹也學者細明其意則知道之本體原於太極行之事在乎存養知行動靜天人合一誠意慎獨切近分則雖作聖之功可因此以漸進又何俗儒異端殘僞孳竊之足虞也哉

希賢錄自序

夫人有志於道則願學聖人而已矣奚以賢爲哉雖然聖者聰明睿知有生知安行之資自堯舜以來若可以屈指計而下此者必孜孜矻矻從事於知行之功以求不愧於天之所以與我者周濂溪先生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觀此言也似若等而上之究其所希者何物則亦不過此獨知至善之一念積之至於可久可大未始有二也而前言往行不能無助焉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

德而朱子作小學分嘉言善行誠有功於後世也余宿暮年愈知學之有益歸里以來復輯希賢錄一書蓋隨其日之所見錄記之久而成帙其大綱有五曰爲學曰惇倫曰致治曰教家曰涉世中間復條分縷晰融會貫通蓋舉修己治人窮理盡性至命之道大業已蘊括而無遺矣夫朝廷所以設庠序立師儒命司徒敷五教諄諄然惟恐其不詳盡也又見所以勵經史延名俊夙興夜寐䰄䰄然惟恐其不周備也此意何爲也哉亦不過培養涵育陶鎔氣質俾學者就於賢人之歸而已矣若教之不得其要導之未協於宜其始也敬業樂群其既也鹵莽滅裂厭卑者趨於高貴利達僻者入於異端邪說可不痛哉余之此書採古今嘉言善行而取其不偏不倚有倫有序者使有志之士潛心玩索敦勉不倦而因之以考其全遂其養庶幾修之於家者即可獻之於廷因名之曰希賢錄蓋亦竊取周子通書之義而參對考亭小學之傳其於世道人心不無小補云

約言錄自序

余幼習訓詁長歷患難心長髮短知悲曰俯忽忽遂及四旬念有人於此時乃學問之一大關頭也若其不悟終不悟矣可不懼耶可不哀耶顧諸子之言終多雜亂前聖經賢傳莫非淵懿爲之於駢麗之詞則十不得一領之以眞實之義則十不失一又況殊途同歸一致百慮名言所不及則退藏於密者知之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此之謂也顧訂說及約子與氏以爲學者之指歸不有博也則何以說不有說也則何

以約得其約也可以說矣得其說也可以博矣癸巳之冬註籍在寓湖却掃杜門戶高吟追憶舊聞隨手記錄得二百一十餘則分爲內外二篇曰約言錄庶幾從此自反以求放心不負天所以命父母之所以與我者存之家塾爲子弟兒閣册子爾門人陳弇公廬爾唱見而悅之請付剞劂嗟乎虞仲翔謂世有一人知我者足以無憾夫仲翔文士也上或不能知之余之言則人之所常言人之所能言者也何不可知之有雖然一言之謂約無言之爲約今此錄二卷餘言已非約矣又保其中之無紕繆耶吾願天下學者從聖經賢傳自求其所爲約者則此錄即置之覆瓿矣不可

讀史綮言序

讀書不讀史即空談心性終不脫學究氣讀史而不能自具心眼矮人觀場茫無所見猶之乎弗讀也故必得其肯綮之所在而後一代之治亂本末了了於胸中於以出而應天下事無難矣昔司馬温公作資治通鑑合劉攽劉恕范祖禹之長𢹂摭穿穴歷十九年而始成後紫陽作綱目與通鑑互相發明是知非通鑑無以成綱目有通鑑必不可無綱目也余先人弱冠留心史學迨中年以後益加研究以温公通鑑

紫陽綱目參訂。全史每有闡發不隨古人論斷爲是非而東西周晉及藩鎮河源等類考之尤極其詳核蓋得史學之肯綮爲涑水考亭之功臣焉故友人贈之以名曰讀史綮言雖若畫龍者點睛不在乎區區鱗甲之間也介鳳木之餘檢付剞劂以廣其傳庶幾讀者由約以該博驗古而知今世務以通經綸以裕亦祇奉爲家學之捷徑耳

鑑語經世編自序

古之史皆經也尚書春秋是已迨其後而史自爲史矣司馬子長變編年爲紀傳表志蓋彷尚書之遺意司馬君實復變紀傳表志爲編年則春秋之舊例也然大旨特書未暇筆削自戰國以來事蹟燦著善惡臚列凡國家之所以興衰政治之所以得失天道之所以運轉人事之所以推移與夫禮樂名物山川險易賢否用舍兵法奇正莫不備焉是以宋英宗悅之賜名資治通鑑神宗親爲製序誠人君宰世度務之

權衡而賢人君子有志於尊主庇民者所當博綜而詳繹者也顧其爲書卷帙浩繁殘編緗帙之士既非力之所能購其縉紳先生家有是書者往往不暇讀讀之而不能究竟之而不得其要於是汨汨於腐儒老生之說膠錮其智慧而不可解史學之失久矣又何問經學也余自甲辰以後閱温公資治通鑑及王宗沐所增定宋元資治通鑑一週又三年再閱一週乃錄其要者曰鑑語請正於宛平少宰孫北海先生北海曰此經世之要也可命名曰鑑語經世編余唯

唯從之迨辛亥歸里廣平侍御齊元著借本鈔錄壬子索歸又閱一過再加增益每段之下詳畧不等識其所見而論之遂付剞劂以廣其傳數載始竣其工蓋前後有十年之力焉嗟乎溫公之創爲通鑑也殫十九年之力萃劉攽劉恕范祖禹之長當時能讀之者已鮮溫公自言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余之爲此書也孜孜矻矻獨爲距勉纂述十八代之菁華竊附於左明國語之義錄古人之書其事較易取通鑑十分之一讀之者亦較逸然

讀此書者固能悉通鑑之大畧若不讀通鑑全書亦無由悉此書之本末得評說之源流故余望世之君子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以經衡史未可窺一斑而遂視爲全豹也

古文欣賞集序

歷代古文者天地之符瑞宇宙之菁華也自伏羲畫卦倉頡作字而人文啓矣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於是乎易以象之書以記之禮以節之詩以詠之春秋以正之然後天下萬事萬物之理備焉故五經者萬世文章之祖而夫子刪詩書定禮樂功高堯舜以此已尉是則惟左傳國語戰國秦季縱横捭闔其言淵懿兩漢稍稍復古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班固其最也六朝綺靡日甚唐宋之閒

有韓歐諸君子起衰振弊蓋必得經之意以爲文而後其文足以傳此文之所以與立德立功而並垂不朽也顧選本雖多精確者少梁昭明太子文選雖稱奇書而專務詞華眞西山先生文章正宗邇向正矣而文體割裂若近日之操選政者類多從事於古文然或畧而不備或駁而不純甚者批評點次荒謬舛錯嗟夫古文者後學之指歸也指歸不端漸且入于岐路矣余里居無事乃取幼所誦習古文推而廣之捃摭搜輯考証於左國全本及廿一史各家文集而

爲茲選始乙卯夏四月至秋九月竟竣厥事一心一手不假他人蓋不遺餘力矣舊批佳者仍之詭僞者盡皆削去另出己意其文隨時代爲序次不分門類各體具備在人自得之耳雖非繪龍繡虎之彩已盡縹囊緗帙之奧質而有文庶幾乎彬彬郁郁者也集成名之曰欣賞蓋有取於陶淵明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晰之義焉學者倘因文以見道由古文以進于五經即聖人之意可得而求也

左國欣賞集序

五經之在世猶諸日月五星也不可以文字目之然聖人不第謂之曰道而亦謂之文故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然則五經而外固難以言文矣左氏之文猶得六經之意者也彼蓋與聖人同時故傳中多所稱述而其博物閎覽不在游夏後也其國與國軌則聲名文物及盟會始末詞命往來大者固見文武成康之舊小者尚有仁義禮樂之風誠非老莊關列管商孫吳洸洋權詐之書所可比擬國語乃各國之史

互明取而採輯之其精者皆已入傳或全用其詞或但取其事而潤色以己筆合類校觀其詳略繁簡燦然可觀矣事與文不在春秋二百四十年者則亦紀載所遺此在善讀書者詳玩而得之間嘗取而詳訂爲約以名篇竊以爲六經之外備有深麗可爲文之程式儀型者莫左國若也覽者嘗謂其餘之剩語殆爲浮夸而不錄哉

兩漢欣賞集序

文章自六經而外左國尚矣然兩漢風氣尼厚議論騰踔無纖歷險仄之習雕琢斧斲之痕詔令則温文爾雅奏議則明博大策論書檄則剴切詳明西漢如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東方朔楊雄東漢如班彪崔寔蔡邕孔融皆一代之傑於文者司馬遷班固之史鱗鱗炳炳尤卓乎不可及焉遷網羅百代裁斷出以己意而識足以濟之固因遷之迹潜精積思成漢家一代之典此二書者固紀載之精華編摩之奧府也爍之後漢體大思精意亦近之余既節定左國之文乃取兩漢而閱之灝博光燄瀰瀰大觀哉其詔令序事之類佳者尤多不能盡錄學者當取全書馳騁流覽未可以是爲盡其全豹也諸葛武侯稱王佐才其文與伊訓說命相表裏又豈可以文士目之哉乎三代既遠詩書所記後人不能盡爲褒貶之用左傳國策長於辭命縱横王者治平之事或缺有間焉今之人欲建功立業以爲文舍兩漢奚法哉法兩漢而爲文猶規之可以爲圓矩之可以爲方治之可以爲

金陶之可以爲甓也若曰無法而可以爲文則不免歧路亡羊之嘆矣

唐文欣賞集序

唐人一代之文其規模制度雖不及兩漢而正大典蔚燦然可觀珠光劍氣磊磊落落焜耀四映洵足以超軼夫六朝也蓋由其時好文之英主立於上而魁碩俊彦比肩林立其文之因時而發者皆有以自見於天下昔昭明築文選之臺姚氏謂爲一家之奇書其所選唐文粹一百卷以類相從各分門目雖自謂以古雅爲命不以雕篆爲工然亦沿文選之藻繪其於詩書軌物未盡洽也余因拔其尤者選列若干首以爲窮經考道之助而其間體裁片段博大昌明則尤首推昌黎昌黎統宗左國先秦兩漢六朝諸子之文而自成一家闢異端崇正道孟氏以來未之有也豈柳子厚皇甫湜等可望其涯岸哉故古文至於韓而文之大觀止傳曰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由其文而觀之亦游夏之流亞也吾願世之讀唐文者實心搜抉於昌黎而以其餘羽翼鼓吹之其漸幾於道也已

古文分體大觀序

余嘗選古文欣賞集矣搜羅最廣批評亦慎然其集繁多恐後學未能盡涉也近日坊間所爲者不過古文必讀名世文宗文章軌範翠龍集等然選本雖多瑕瑜兼收且體裁殊淆操觚者莫能辨之余竊謂諸生時即細閱眞西山文章正宗深服其理明識偉有志用世者不可不讀顧窮巷孤陋之儒未易覯也余是以再爲茲選首帝王聖人敬愼之旨次當宁綸綍之詞次人臣諫說之旨次紀載典故之書次序記事蹟景物之篇次論策條對之文次弔祭問荅之章次傳贊碑銘之屬次書檄往來之語次賦頌詞歌解說辯之類分校十卷而古文之大觀備矣大約文體雖分而總原於六經秦尚詭詐戰國權術六朝綺靡五代分崩俱不足以稱粹美也漢唐宋以來大家輩起其尚有六經之遺意乎他如李斯督責韓非說難李陵答蘇武楊惲與孫會宗王安石書孟嘗君傳後雖其文至今猶存而人既非矣言多謬妄槩不登選學者推此而求其亦可以知余茲選之意也夫

家齋堂文集選卷之四目錄

序

薛文清先生讀書錄纂要序

[illegible]鶴先生閒居擇言序

顧端文先生[illegible]序

蔡[illegible]先生[illegible]錄序

金伯玉先生語錄序

孫鍾元先生歲寒居答問序

熊敬菴聞道錄序

曾厚菴居學錄序

曾厚菴書神錄序

李梅岡拳拳錄序

讀曆偶見序

小心齋劄記序

王弇州先生[illegible]序

學規彙編序

[illegible]方先生[illegible]序

南[illegible]日記序

楊忠烈先生文集序

張湛虛先生雲隱堂文集序

孫鍾元先生歲寒居文集序

金息齋先生文集序

張玉甲文集序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四

侍御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序

薛文清先生讀書錄鈔序

建功立業摛詞振藻傑然人寰者代不乏人而道德性命之統不歸焉君子雖推挹之而或惜其學之未至也余竊論孟氏以後道統之傳漢有董仲舒隋有王仲淹唐有韓退之至宋而周程張朱尤得洙泗之真脈元許魯齋繼之明之學者如曹月川胡敬齋蔡虛齋林次崖羅一峯羅允升顧涇陽高存之諸儒不勝屈而薛文清公尤為第一人其天資穎分行之篤賦者因優而沉潛淵微力踐篤行若得及孔門當不在顏曾下然余即其書以測其所學固已可列于游夏閔矣近得讀書錄二十餘卷朝夕披讀研究其旨見其詳明切近總以闡揚性善之理本於太極無一言雜於功利入於老佛信乎其為學信而繼道統之嫡傳者也乃錄其要者存之以付剞劂俾學者因言考道則窮理盡性至命不外是而得之矣

趙儕鶴先生閒居擇言序

趙儕鶴先生幼應大星而生下筆為文章妙天下其時際明運之盛與南樂魏懋中長垣李于田通州李修吾江右鄒南皐諸公以道德節義互相砥礪一時海內望為祥麟威鳳迄出道相者未嘗不道鄙上而聆其聲咳分其片札以為榮遇甚哀也迨其晚年起任總憲晉冢宰剖露丹心連茹衆正適值逆璫擅權奸人比附楊左諸公殞命北司羣賢一網打盡先生遣戍代州卒以老死邊陲故先生之進退關明運之盛衰非偶然也先生林居時未嘗一日廢書閒居擇言一帙亦其晚年所著中多獨見之語切實簡潔片紙隻字傍他人門戶者余擇其言之要者錄出與天下共之以見心學者氣節之本先生之學可謂身體而力行之矣彼揚子作法言而失身於王莽馬融作忠經而比匪於梁冀平居論議道德之緒論及利害當前而脂韋委靡之不暇若其人為何等也余生也晚余姻張太夫人乃先生之甥也成童時提攜至闕猶望見先生顏貌[illegible]若神仙中人嗚呼先生[illegible]

氣節之亡也哉

顧端文先生邪言序

聖人之道本於天天有太極故有陰陽五行周子曰陰陽一五行也五行一太極也天地之所以常存萬物之所以不滅者太極而已矣聖人有見於此乃揭示天下後世曰性曰降衷下民曰有恆而虞廷有危微之傳究之心性非有二也孔孟至善之說實昉於此自陽明有無善無惡之說而天下之好異者紛紛趨於禪宗莫有敢指其非者顧端文先生乃於羣言淆亂之時大聲疾呼力辨其非而後天下之學者始曉然如撥雲霧而見青天矣嘗曰謂無善無惡者心之體亦可曰無善無惡者性之體乎夫心性之合一若人心不得與道心參而太極之體昭昭矣陽明爲嘉隆間名臣其功業爛然自可稱述若學問之闕關乎天人治亂天泉橋上之言係告子之剩論于與氏辨之先生故不得不辨之也昔象山之學涉於頓悟朱晦菴猶目之爲告子況公然紹述而爲之樹赤幟者乎善乎先生之言曰無善無惡四字就上面做工夫便是蹈虛守寂的學問弄成一個空局釋氏以

之從下面做將去便是同流合汚的學問不成一個
頑局鄉愿以之盜局之與頑局其為世道人心之大
害一也先生烏得不辨之哉先生之功大矣而乃曰
罪言此亦春秋之微旨也愚不揣固陋妄述所聞發
先生之意以告天下後世之言心學者

蔡改濱先生語錄序

余幼聞褒陽有改濱先生能闡明聖賢之學作書院
訓四方來學之士又設義田贍族黨建閘溶渠興水
利以惠梓里心竊慕之然未得見其所著書甲午夏
過陽若有先生語錄四冊潤滄鹿士閉無過而論之
者余披閱大義喟然曰是改濱先生自述其生平得
力處也夫改濱為名侍御抗節批鱗肅然自愈既而
優遊林下孜孜然著書立說殺詬不倦其中之所得
誠有大過人者然吾考明之學者如胡敬齋章楓山
王龍谿羅近谿楊復所諸公指不勝屈或純或疵皆
為世所稱道而未有及先生者乃今讀先生書則純
正和平與胡敬齋章楓山相伯仲而勝于龍谿復所
遠矣蓋其學以性善為宗以知行德業合一為進修
之要而尤以明先王之道禁邪說之非為興利除害
之大端知言哉昔朱儒論人多刻覈而不近情若先
生之尚論則精詳而溫厚取長棄短以是見先生德
器優容汪度千頃倘得居三事之列必能轉移世運
底於太和而不屑屑於功利刑名之術者先生自述

其聞道於湛甘泉先生信乎其學之有本而可以嘉
惠後學羽翼經傳也先生之孫于虛為余同年友能
繼述先生之學因余數數稱道先生求余删定梓行
遂西行而浙之先生之學其卌興於[illegible]

金伯玉先生語錄序

余為諸生時偶見金伯玉先生疏章侃侃有浩然之
氣既而聞其死皇城玉河內心竊壯之
國朝定鼎後余官疏請褒錄幽忠時
祖章皇帝正悉念明末死難諸臣遂可其奏余雖未識
先生面不可謂不知先生之心也今復讀先生所傳
語錄而後知先生之學為有本先生之學心學也錄
中所載何何收歛退藏非所謂闇然日章者與先生
與朱勉齋稱莫逆交而勉齋殉難雲中皆由於講之
有素故不以生死動其心文山不云乎孔曰成仁孟
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仁義者人之本心人之
大性也臨事失其本心違其天性而託聖賢之言以
附文人信之乎若先生者言顧行行顧言無愧聖賢
無愧已心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孫鍾元先生歲寒居荅問序

余生燕趙之邦樂與賢豪長者遊每聞忠孝廉節激發震動可悲可喜之事輒數十年不去於懷又好逢人稱說或爲人所厭聽亦遂足久使余猶津津乎稱不置也憶公車過保陽渡白溝至楊忠愍公祭殿涕泗而拜瞻祠下取殿石滿擧而前鑄鐵人道友若嚴世蕃等行道之人錯愕莫解余與二三昆弟狂歌上馬竟去既而仕京師則聞公之同邑人孫鍾元先生於楊猶龍又得讀先生乙丙紀事提携左右論骨肺

圜二先生於顛沛困危中殷殷憂虞略無疚心先生異人哉先生之門人魏蓮陸適以先生歲寒居荅問問序于余嗚呼余嘗慕人之言行不相顧以名教自文其淺陋而其所行無幾微之充實從爲世所詬病若先生者行而後言之者也行之而後言合太極之定性言朱陸言良知何莫非忠孝廉節之精微彼者乎先生講學百泉之上從遊者皆海內大賢其皆書觸商兹集卷帙雖少而雍容氣象儼然如見有德者必有言非言也德也余于先生微之矣古人與言之旨見聞之知軻之死不得其傳而濂溪諸公傳之若余似有所悟於中他日願見先生一竟正之幽微明不云乎脂我名車貸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

熊敬菴闡道錄序

聖賢之學躬行爲急若廸立說其末也自講學者紛紛而去道益遠道本光明也或以講而反晦道本正大也或以講而反鑿嗚呼豈聖賢得已不已而猶須多議論以相尚哉雖然學之不講聖人憂之當學術淆亂之日正不可不急講焉以正其謬排衆說以定一是引之于光明正大之域則明道之功實與行道相表裏孔孟而後斯道之傳其危如綫周濂溪一出挈墜緒明絕學開有宋諸儒之先而元之趙復自姚樞軍中北歸闡明伊洛之學時稱江漢先生蓋亦猶是道也敬菴熊子承二先生之後毅然以斯道爲己任又與黃岡曹厚菴相爲劘切旣通籍爲詞臣居長安紛華之地門如水冷公卿罕識其面取宋元明以來理學之書窮研搜討無間昕夕條分縷晰洞厥委源成以闡道錄示余余論之大抵以性命爲宗以倫紀爲準以窮理爲基以主敬爲要而一歸于務學期於實踐不以汎論爲名高而其所以裒輯明辨者然無所寬假豈不力大而思深而與大道者治化所從出也經言不適於用君子無取焉敬菴以明體達用之學爲斯世楷模一時負笈從遊之士崇尚實學彬彬質有其文實勵人才以佐
聖天子菁莪棫樸之化讀闡道錄思過半矣余於癸巳年著有約言錄丙午年復著有聖學知統錄大指在乎明善格物而以徵義爲立德之要得此錄乃益有以自信也以是爲學者躬行之標準豈但行文爾雅訓辭精詳已哉

曹厚菴居學錄序

曹君厚菴崛起於黃陂西振絕學反躬闡明學脈系絲之
五大征諸婺源穴宗之旨反發于餘姚之書不廢風
雨絃誦布被闔書籍發大學要交一人安國一節蓋
昭昭乎省察克治不欺暗室之學也受
[illegible]皇帝眷最深而厚菴亦殫心[illegible]
之治為經筵啟沃之資然其術不汲人終[illegible]也卑
午以前作居學錄一卷求先生之所長而不攻所
其知其言一軌於正洵後學之津梁也昔[illegible]

教授康因人問程朱之學嚴後拜周子祭酒每有陳
奏輒引乾[illegible]之其自許[illegible]其[illegible]生平所[illegible]
賢不肖皆樂從之惟其言有序不敢[illegible]今厚菴貫綴
起者欲何其窮[illegible]一端也自明不以[illegible]矣
傳久矣今[illegible]中而有[illegible]之後有
又得厚菴[illegible]人也之[illegible]
之道統將[illegible]一時之[illegible]
就已哉

曹厚菴書紳錄序

昔余與厚菴共安陸夕號為良友其居學錄一帙余
嘗敘之今於叢說集中得以世之知學者少故未輕
出以示人不幸甲辰歲厚菴之逝也余每有講明之益
痛斯道之失人而今[illegible]之讚也丁未春爾
咁廣子持書紳錄以告曰此傳所謂見於書紳者也
請先生序之余惟理學二字世所不樂聞如魚在
水中而不知為水鳥在空中而不知為空也亦是與
矣今厚菴見道眞切其言性善言物格皆有合於先

賢之的指諭太公望散宜生與余知統錄合而習顏
子不改其樂從放憤恐懼中來[illegible]與仁皆心之
妙用性原不暗不[illegible]見此之[illegible]此之為聞道
遙由三先生指訣在喜怒哀樂未發一語非其見地
親切能一一道出乎嗟乎學之不講久矣而上大厚
愛斯人亦終不欲泯滅故往往於[illegible]絕續之間為
生數人以續其脈厚菴倡之爾[illegible]之一堂授受[illegible]
非斯道之羽翼哉吾嘗勸門下之學者於陸咸一成
一首以爾唱對爾唱其由此益加精進也若序在望

庶幾升堂入室焉

李梅卿參參錄序

春日凡生小齋李子梅卿入　覲北上出所著參參錄請曰先生其有以教我余愛而卒業不禁喟然嘆曰學之不明於天下久矣其弊在於侈言超脫而不尚持循如異端之所謂頓教者本之以爲不二法門是爲知心性之理也哉故繼善成性之指闡於夫子而發揮之於思孟道本廣大人自隘之強分人我妄生畛域亦何益哉隋之王仲淹唐之韓昌黎不可謂不見其大也若學之詳密象山之明敏不可謂不同

其歸也卽人卽天卽下學卽上達以本該末以始括終用力於神明之地而終身無所怨焉無所昧焉道如是而已矣今梅卿閱書不下萬卷斯義已及十年疑而悟悟而復疑而今且劃然大悟矣視其名集曰參參蓋已有見於天命之性之爲至善而服膺於顏氏視聽言動克己復禮之學矣復之不遠尚持循不侈超脫其於聖賢之道奚啻水乳之合針芥之投哉余嘗謂萬古人同一性不可以氣質拘囿自生分別安於暴棄而不勉強砥礪以求至於

錄而益嘆駑馬之不前鞭策之不可弛也炳燭之光敢以老而廢學乎

讀禮偶見序

聖人之道聖人之禮也故中庸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敦厚以崇禮後儒如董仲舒文中子張橫渠朱晦菴皆見得此意而曲學舁歧而二之於是尊性命者求之幽深藐非度者視爲弁髦中行狂狷不可復見而無忌憚之小人與賊德之鄉愿接踵而起於世矣非命世鉅儒孰能砥狂瀾而障之乎荀子與三學俊入室德不踰閑蹴蹴然體仁行孝以爲天地萬物之根以爲淑身善世之具而其用則見之於禮潛心考究直抒所得對關於天理人情可見之施行可垂之永久是誠羽翼經傳扶進皇極之要書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是也至于關發聖學高明精微有關極至發先賢所未發又皆禮之真意也故總名之曰讀禮偶見昔者夫子設教曰約禮與顏子論仁曰復禮治世治心總不外一禮也荀子之學純矣荀子之見卓矣非仁人孝子焉能言合於經如是乎蓋有參柴之性而留之以游夏之文殆天篤生之以振興斯道也與吉是以讀之而敬服不能已也

小心齋劄記序

顧涇陽先生講學於東林一時海內賢人君子翕然從之至若麟鳳若比芝蘭雖東漢之郭林宗李元禮不能過也涇陽先生官都下時與趙儕鶴魏懋中李修吾相友善厭江陵相之勢炎熏熾思濯之以清冷其所由來正矣然由此塗徑遂分流及熹宗之朝僉壬得志彼其之子以東林講學為詬病假借傾陷羅織故智卒之羣賢受禍害及國家噫烈矣哉要之先生講學以明道何負於世道人心亦何負於國家也

時移事變俱付滄桑而先生之書不廢閒中披閱喜其持議之正羽翼先賢而力闢陽明無善無惡諸說不已有功於世甚大於此見先生之真能小心也因擇其要者錄之使世之尚論先生者知先生之理學實足以發聖賢之蘊而非徒矯氣節於東漢之名流也

王弇州先生劄記序

夫士人讀書萬卷能不為古人所欺此固當以識勝也乃學者不失之粗則入於爲談心學而無得於大中之秘論用世而無見於經權之宜均無當於讀書之識也有明三百年來才德諸臣著者蔚然可紀而以豪傑之才抱經濟之畧者余尤推弇州王氏使斯人也而當土木之變必能為于忠肅捍禦之功際宸濠之亂必能抒王新建戡定之猷若効力邊陲馳驅南北亦必能為威寧龍州之績無疑也所著四大部

稿如陸海神皋足供數載游覽而劄記一編尤其生平得力處獨覽曠懷有內聖外王之旨焉余素寶之欲以公之斯世謂得此一帙已足廣讀書者之識更不必復問四大部稿可也

學規彙編序

學至紫陽夫子而孔孟相傳之意燦然復明於世如永樂時纂修四書五經大全及性理諸書海內喁喁向風其後漸以衰微皆由異學邪說簧鼓亂真又舉業之家志在利祿出入口耳罔有得於身心余嘗慨焉憂之上書言學政諸事亦既稍稍見之施行矣閒中復與二三友人論及教法每扼腕於典型之已墜友人曰淵源可接芳規何難復哉且既已知之而復秘之豈非愛人淑世至意余曰善聞是輯願聞命矣

師心自用則何敢乃彙紫陽白鹿洞學規及不川甘泉翁顏諸家而附之以已所纂述知性十八篇大約此編之指以復性為要而性理原無內外故舉業德業未可歧視為二要在始終勿怠以底於有成而已桃源之間吾黨篤志大雅者蒸蒸日進願以此意共圖黽勉庶克紹先賢而且無負於
國家風厲學宮至意也

嚴既方先生譜退菴語存序

學者讀書懷古咸欲致身華膴樹功業於當世而時命雖於一遇託空文以自見如司馬相如揚雄之著為賦謝靈運李白之詠為詩以瑰麗得爽猶足以蜚聲奕傳不朽而況好學深思秉德不回之君子乎余昔下帷鄗南即聞浙有嚴既方先生者天下奇士也潛心著述味道之腴顧山川修阻無由溯洄從之迨入仕途與存菴嚴子握手定交數數述其先人家學余心嚮往猶未得讀其書也迨請告歸里存菴始

以略退菴語存見寄讀之既卒業作而嘆曰其性命之微言名教之樂地也乎迹其內編一卷持身接物經世濟變之道罔不備舉而尤以立誠為本尚誠為用此先生之學之所見端也夫天下事非誠不能動非誠不能照誠以運識茂不淆矣至其論學也宗考亭而不斥象山尚河津而不黜餘姚道在人倫日用極於何思何慮深明顯微本末而終不墮於虛空法界之說可謂卓然獨立見聖賢之蘊奧者也竊以為此一編也可以附近思可以續小學其亦不忘後學者

良非淺鮮使其馳驅當世翊贊
聖猷房杜姚宋之業何難追踪古昔而鬱鬱以韋布老也豈不惜哉然先生之學傳之於存菴而存菴之學足以繼先生而振起甲辰大魁天下二十年來懸磬蕭條敷陳無隱稱侍從名臣視夫蕭淵設筆仰屋視祿窮年思索而無補於世教者亦相去逕庭矣而揆厥所由果誰氏之貽耶昔宋景濂方希古崛起兩浙文章爲一代所宗而學皆有本既方先生其繼起而雄峙者歟漢人唐溪典稱延爲曰若使尼父更起於

洙泗君當編名七十其先生之謂乎余服膺抽繹不忍釋手因爲之序而與海內共見之

南廂日牋序

暇日過能仁寺有貨騎關書買攤書石砌上中一卷塵家尤甚發而示之武水王佐之先生南廂日牋也購置案頭每公退抽繹數條如入羣玉之府如蹈仙掌之峯濂洛關閩洞見原委西竺東王咸指偏辨謬乎降爲以來學者悠謬離岐也甚矣而此牋獨得其正博而約收之深而顯出之不拾人牙後唾曹溪雪所謂不以有限之陰供小技不以無本之學誤生平者豈淺鮮哉因嘆世儒依傍門戶徒馳騖相引重爲

名高而篤志沉邃之士不尚聞達乃能窺理道之奧賓如先生者可不謂豪傑之士哉然而先生之書余始雖未獲見之而及今猶幸見之恐四海之大六合之廣名山石室之藏所在多有而卒以名位不顯遂致流沒者是始終不得而見之也是則有望於當世之網羅放失者也

楊忠烈先生文集序

嘗謂明季諸賢若楊左諸君子以忠節被害而死未嘗不涕泗交頤有翻其[illegible]投袂之嘆曰嗟乎古人國之紀也忠古道之昇也滅紀喪貞其可久乎古今[illegible]身殉漢室楊左奮節於明時並以光[illegible]之[illegible]致世運頹[illegible]援[illegible]所由今古同轍矣循[illegible]見[illegible]書先君子餉公見[illegible]撫則憤[illegible]不平或慨[illegible]失色余因恠而請為先君子慨然曰童子烏用知此然余時已竊知楊忠烈先生為正人第一繼以擊奸為逆璫殺心甚

恨之使當時能早用先生之言殲除閹豎俾海內正人援茅宗布列在上十年後國事大壞遂以淪亡哉與古及此往事已不勝嘅時移事遷猶有遺編殘瀋足使後人憑弔而先生產於楚其遺文亦在楚直指使者李君望石自楚遷晉來而補輯之以一編示予讀未及竟耿耿丹虹之氣如在尺案[illegible]烈烈炎哉先生之所為也吾聞[illegible]時忠[illegible]公丹誠激發日月爭光而先生[illegible]尤慘豈清白子孫之苗裔耶何世[illegible]而同揆與余既慕先生忠節又嘉李君之意將付之剞劂以廣其傳夫先生之忠節固不待文而傳而況其文又足以傳也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而興起者其在先生之人乎先生之文乎

張湛虛先生雲隱堂文集序

雲隱堂集者相州張湛虛先生所著也先生由進士
起家縣令以循卓考選諫垣有聲於天下游陟京卿
擢兩粵總督功狀甚著遂內召為少司馬督兵部尚
書總督薊遼既而先帝之張福臻至先生議別用遼
二親年高疾作請假歸養旋丁憂里居流寇遂陷洄
朔入京師先生東走海上南渡淮僑寓燕子磯值馬
士英阮大鋮用事忌先生之才且先生與黃石齋劉
念臺交切闇吳尤其所排擠故不肯招致日以報復
恩怨為事黨錮相攻人心瓦解

師渡江平定南服先生乃徙家北歸以終制請從遊
林下十有二年而終世莫不嘆先生之為完人且義
先生之福德深厚而余讀其遺書低徊咲息竊以為
先生之所以為先生者不盡於此也先生[illegible]學問
最高文章經濟俱裕用識[illegible]擇友[illegible]天下
事揆度審慮胥有成竹[illegible]發[illegible]
弱扶傾而當九有[illegible]流[illegible]
無用之地此天數也先生[illegible]木

及從先生遊然余友楊猶龍申鳧盟殷伯岩皆數數
稱先生於余此三人者先生皆友之又讀青壇成相
國鉉元諸後君之序如見先生老成典型至讀先生
之[illegible]則抗顏古昔[illegible]想[illegible]由棄功名於乃祖之際
甘棲遲於艷粒之稻[illegible]鶴峙鷗游鴻遊[illegible]先生之
[illegible]作覺忘機之可樂實所謂自為寫照者矣大約先
生之為令也似元魯山陳太丘其為諫議也似魏鄭
公韓魏公其總制百粵也似韓襄毅王文成而其晚
節徜徉於山光水影殘花[illegible]暮之間則又似陶靖節
白樂天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若先生者可
謂出處不失其正者也先生之嗣[illegible]若作木大與余
數相過從而介孫于大又與余稱于總同籍屬癸丑
春正公車之役乃以先生文集屬序余故論次之若
此俾千載之下過從不敢忽[illegible]先生之為
人焉若先生之立言[illegible]功[illegible]不
朽又不待余言之娓娓也

孫鍾元先生歲寒居文集序

文亦難言矣古今之爲文者奚啻數千百人而傳於世者寥寥也左丘明司馬遷班固范曄以及陳阮潘陸任沈邢魏此皆有意爲文者也今日所尚者惟此唐宋八大家之文耳八大家之中昌黎能因文以見道然亦未免有意乎爲文也若夫無意於文而文自工者惟周程張朱數子耳周子之太極程子之易傳張子之西銘朱子之奏議論序皆不事鞶帨藻飾而燦然秩然理至者文自不可易也子曰辭達而已矣說者以爲文不離質得其中也而世之學者鍥心鉥目搜奇考異符溝濂洛關閩以爲此特說理之言文則必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范曄之跡若典符也不則如陳琳阮瑀潘岳陸機等之華贍駢麗也不則當如韓昌黎柳柳州歐廬陵蘇眉山之錯綜變化也是則知其一不知其二見雕繢鞶帨之美而遂謂裘褐非衣之適乎聞笙鏞柷敔之音而頓忘土桴之非樂乎以是揭於天下人之性情性情則未也吾故鍾元孫徵君生平落落大節屹立不磨不滅以劉靜修胡敬齋自期許隱跡蘇門敎授生徒耄而好學初無意於爲文而自壯及老隨所涉歷子弟彙鈔萷爲一編迨陳諸公爲之捐貲鋟本合其問答醇備無瘢痕然全豹以繼靜修先生之後無疑也徵君爲濂洛關閩之文而謂有異於班馬韓柳之文哉徵君年八十餘矣當兆歸時海内以爲河朔遺老他日史臣之傳其亦有所取於此云

金息齋先生文集序

文章自六經語孟而外當首推左丘明屈原司馬遷班固爲嫡派而韓文公起衰八代歐曾三蘇繼之茅鹿門先生遂有八大家之選自是海內操觚之士咸知所崇尚焉譬諸山六經其崑崙也左屈班馬五岳也韓歐諸家則亦峨眉九華天台雁宕之屬矣譬諸水六經星宿海也左屈班馬四瀆也韓歐諸家則亦涇渭汾汴之屬矣其他風雲月露軋茁險怪迂腐餖飣散漫悠謬號爲文者不可勝紀要之不可以言文也

余自舞象時即聞息齋先生爲邢州太守吏治循卓固不待言而加意作人化媿文翁時心切嚮往之其後二十餘年乃得與先生同朝又寓居相近數從先生請益先生亦樂於接引論及文章一道未嘗不嘆騎尚之浮靡也及叩先生之生平得力處未嘗不言八家之典型可式也余益心折然是時先生既在政府余方長憲西臺竊豹一班莫將美富迨己酉秋先生之孫大年爲德州守出先生全集命余爲序夫以先生之文之未易窺測也諸先生業已序之余何庸後贅焉卽先生之論文者爲先生序之可乎先生之言曰文以理爲主氣爲輔而不可離乎法又曰文之不朽於天地間者理爲之主法爲之輔而已矣又曰法度之文如大將用兵如士師用刑又其序李習之全集曰以仁義之言求之庶幾不失作者之意序尹河南文集曰文貴簡而能爲簡者非易言嗚呼讀此可以知先生之文繩準於八家而陶鎔於左屈班馬究其原本實出於六經語孟錯綜變化有倫有則卓然稱古文辭焉先生爲鹿門先生之曾外孫通經學古淵源有自宜其文之所蓄高深廣大矩度淳雅無

偏無駁一至於此也先生位至三公發理弘化寅亮天工我

朝定鼎饑歲天下涵育羣生先生襄贊之力爲多鞠躬盡瘁夙夜匪懈常以擧之一字自盟於心而又以之勗勉同列故始終蒞官遇事不苟易曰謙謙君子利涉大川書曰恭儉惟德作德心逸日休先生有之立言由於立德先生之文蓋與道爲一矣

張玉甲文集序

天運郅隆有聖君主持於上則必有賢臣輔翼於下而尤賴有正大真醇之儒於古昔聖賢心學之一講明而闡繹之然後道統與治統相維而成久安長治之盛此歷代所以尊崇而矜式之而越在有宋則周程張朱為最著說者謂其得孔孟之心傳續千古之絕學誠非誣也然非真知灼見尊信而不惑奚克臻此哉張君玉甲系出橫渠後自其先世徙居京師家學淵源即以西銘正蒙為窮理盡性之階梯人稍以

後宰試武林典禮南宮俱有賢聲視學三吳三吳為文章淵藪往者士子競好綺靡工於聲病張君則力追古道以致知力行之學身先多士而翕然共趨所緣以入也復著孝經衍義儒宗理要二書學之指歸服習不為歧途所惑而東南之士風與復古洗其用靡之積習矣還朝少參有藏寇功補任貴州俗習於舊染猶以停治潮陽雞走狗六博蹴鞠之技亦即示則呪詛祠鬼說之流不可勝紀張君為洗心革政一大倡先教養故滋任以後惟漸次為之勸諭而導俗於之盡棄其舊而謀其新而異端曲學尤在所禁其要在教學校重農桑崇孝弟與教化使人皆知繼善成性之本指以不至於歧僻邪侈而已此豈非明體達用道統與治統相表裏者乎至於五經之論二教之說朱陸之異同諸子之緒言分別取舍皆窮源極溯而其文章如布帛菽粟自然典雅光氣璀璨又其餘也向者余亦嘗從事於程朱之學矣今覩張君之正大真醇持論不刊而猶覺余之僅得其郛廓而未窺其精微也然或者且目張君之學僅見於一方而猶

未及於天下也倘得躋公卿熙庶績理學文章出而海內使海內之儒者皆知由周程張朱以達其奧而漸漸臻於孔孟之閫奧其於聖學不益高大而光明乎盛治之興也自上達下化之行也由近及遠待所謂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今日若

天子方旌顯清廉敦崇實行安見張君之學不且由一方而漸及於六合以內漸及於四海以外而因以播揚太平盛治於無窮也哉予是以信張君之為鼎彜世道之人也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五目錄

序

唐詩清覽集序

薛雨堂唐詩選序

宋帳文詩序

今詩溯洄集序

朱文康公王文安公選詩合刻序

楊猶龍詩序

梁玉立悠然齋詩序

巖頫亭張譙明諸子詩序

洗繹堂燕臺新詠序

張素存內翰詩草序

宋牧仲詩序

楊猶龍續刻詩集序

申鳧盟詩序

嚴就思詩序

劉黎召湖北草堂詩序

王近微春署詩序

許伯巖詩序

且亭秋錦序

張汝上詩序

耿惟馨詩草序

張越青留別詩序

傅嶽齋工餘雅集序

田髴淵遊燕詩草序

嚴方貽詩序

陸次公北遊採珠序

盧爾唱燕山吟序

顧丹山詩集序

胥永公北征自叙序

溯陽殉節輓詩序

黃庭內景外景經序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序

唐詩清覽集序

兩漢後詩莫盛於唐蓋國家設科取士一代心力所聚而若相後有以倡之故作者比肩林立其間新聲曼衍有非元音者固多若夫傑傑之士敦倫重節憂國愛民投贈樂善孤懷不回之意亦必於是發之唐詩度越六朝者以此非止摛詞麗藻也乃後人於詩

以爲酬應耳目快意適觀之具其所爭者在乎聲調氣格六義之指缺然不講自唐人選唐詩諸集已開濫觴高安擇而不精濟南竟陵波流日下使古人精神不獲表見於世風致淪沒失豈少哉余嘗發憤歎息以爲古人既沒而可使彼生者有賴於後人之論述也試考諸家若李杜元白牧之仲武雖所作不無出入然其持論必義存得失意歸諷諭言之無罪聞者足戒流連光景非所嘉尚何至後世蕩然無存雕金篆玉以爲工取青媲白以爲巧遞相沿襲求一言之幾於道而不可得也余爲是選有唐一代興亡治亂之故次察累朝賢不肖進退制度興革之由再稽士君子立朝隱林之槩民物盛衰聚散之情然後得其意之所在以爲去取蓋作者言志之本燦然可覩矣不集各選不蒐始過曹好不隨人棄我取光景之詞固鮮若淫艷浮靡者盡屏不錄凡一歸於六義美刺之旨而騷人深致亦往往有水乳之合昔太白云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尚清真夫詩不清真不足言志不清則亦不真清覽名

集義取諸此至於諸賢之事跡議論可爲尚友之助編綴卷末俾學者流覽亦論世知人之意也嗚呼六朝固不足論唐與漢魏各有其時代人才不必相同若謂後人必屈於前人則賡歌後無三百矣唐不及漢魏亦氣格聲調之末論而言志者所弗取也由唐人而溯洄之彬彬乎質有其文即大雅可復興於今日矣

蒔雨堂唐詩選序

唐詩之選非一家矣有唐人選唐詩有後人選唐詩如朝英國秀篋中及近日歷下竟陵皆選之尤著者也然古選立意造論各該一端已爲識者詬病而歷下或失之板滯竟陵或失之纖細故論者以爲高廷禮品彙一書迥然獨步然而篇帙重大或有多而不精之失則唐人之真精神不可滅没者猶未能毫髮無遺憾也吳先生爲清時名侍御批鱗折檻鐵面冰心海内歆爲威鳳

天子重其風采乃其所自爲詩崢嶸頴異有錢鏐怒射潮頭之氣而意旨必歸於和平風調必出於渾邃深沈博綜力勁澤鮮余故嘆服以爲得於古者深矣兹出其所選唐詩示余人以代別體以類從雖大勢因廷禮之例然採滄海而獲明月伐南山而取豫章世俗所稱道弗絕者往往見刪而妙義佳篇久在佚漏者一一標出於是古人之真精神不可滅没者始另開生面而爍然畢陳於吾前誠風雅長城藝苑指南也採風之士得此而枕秘之豈復有下等詩魔入其肺腑哉謂此爲唐詩定本可也

宋轅文詩序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然則不有文章川岳之氣將黯淡無色也在昔明祖崇文敎治龍門御雉二子振其英藻以黼黻一代之治其後李空同何大復李于鱗王弇州諸家並雄長詞林後先婉美郁然有章矣隆萬以後士乏懷古志識日卑精華果竭之氣半汨沒於八股帖括間所謂化天下爲學究殆非虛也至雲間陳李諸君摧陷廓清力爲西京復古之文而宋子轅文實左右而爲之前驅天下莫不知雲間之

學非雕篆佔畢之學而司馬遷班固李白杜甫之學也豈非本沃者其枝茂實厚者其聲宏哉然陳李數君者不數年間俱已物化而轅文如魯光巋峙四方之學者以爲古道依歸乃轅文之學日以邵文日以奇其詩亦日以深且遠此其寄託之重蓋非偶然也轅文幼而孤得遺學于其先人常有憂患之思而又與諸子共爲古學敦尚風節故曉出而其名益彰玆者出其全詩示余有芙蕖出水之姿無鏤金錯彩之習豈非元音再作而鼓吹風雅者乎昔韓昌黎云郁

聖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能博辨之士持筋操筆從而寫之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今

聖治畢新化洽南北御曆作樂日以蕃變則紹述雅頌追夫商周非轅文孰與歸若其羽翼正始矩步先民爲海內詩人冠冕又不待余言之畢也

今詩溯洄集序

東華十丈塵裏簿書鞅掌日無寧晷歸而困憊偃臥竹香齋中夢華山庭士離方門外有剝啄聲輒怫然不樂豈復有拈鬚高吟之致然余於他書掩卷嗒臥獨至於今之文人才士其所爲發抒性情欲歌欲泣之什不覺披枕而起三致意焉嗟乎謂古今人不相及豈盡然哉猶記前輩論文有云來春花鳥非復敗梗枯枝詰曰風光豈是殘煙剩雨文固云爾詩亦宜然自三百篇以後詩凡幾變矣衰於春秋戰國盛於

兩漢衰於魏晉六朝盛於唐衰於五代宋元盛於明衰於萬曆以後盛於

皇清之初人心離世運世運變人心良非偶然變而不失其正則有心世道者之責也今海內言詩者頗多然綺靡淫佚之習流蕩忘返比于蜩螗蟲吟而憤激悠謬之詞襍出不經亦豈鸞鳴鳳噦耶將欲垂示來葉務正風氣難已余於唐詩有清覽之選凡言詩之旨載于諸家詩話及余所著兼濟堂詩話中于我

朝詩有概婉之選一時操觚之流刮垢磨光別精劂且成以大雅被服厥躬泒泒乎其盛哉數年以來復有仕籍縉紳先生及蓬廬中布衣賢士所作發抒性情欲歌欲泣之什或得之投贈或得之選刻舒有所見不敢荒忽必擇其雅馴而意指雋永者分行史錄之赫蹏積日累月盈箱滿篋如入五都之市百貨駢闐行山陰之道千岩競秀辛丑之春楗戶無事大加澄汰芟削存十之二雖集中諸人有識與不識然余既與之生同世生同時矣今得讀其言志之作而聞其欲歌欲泣之致抑揚感慨之聲或關于典禮制作

被朝廟之淵獻或協于倫紀游覽拾香草之名物彬彬乎各有其義非無當於正變也詩不云乎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詩人好賢溯洄於方册之間不敢言勞余茲溯洄於鉛槧之間豈敢薄視風雅使文人心血淹沒無聞而不表揚于後世乎是余茲集之志也夫是余茲集之志也夫集既告竣因取詩正詩源時人諸刻論詩有合詩教者倂錄于首使世之學者得以覽焉

宋文康公王文安公選詩合刻序

五嶽並峙於中原而嵩室居天地適均之間星應軒轅德為物母往往篤生瑰瑋之人撐持世運其為文章詩賦亦備淳淑清和之氣余蓋得之文康宋公文安王公云文康公以循良著聲任遵化巡撫傳

國朝定鼎後首卜金甌開創之業多所審定蓋以德重者而世鮮讀其詩文安公以書法特稱官禮部尚書蓋自中原板蕩獸驥中變詼諧玩世古狂故態一寓之于書併發之于詩世人能讀其詩而不得其所以為詩嗟乎詩者心聲也顧不可因此以思其人哉

余讀書中秘受知於文康公而大宗伯之子藉芬余同年友也故嘗隨侍文安公瀟讌聆其言論因是以深悉二公之為人並喜讀二公之詩蓋文康公之詩秀色可餐如赤城霞起玉山照人嘗自擬于儲侍御而其實不止侍御也文安公之詩磊落英多如龍躍天門虎臨鳳闕嘗願學於杜少陵而其骨已似少陵也並駕齊驅奉為雙璧豈有優劣之分乎況文康公之長君牧仲枕籍騷雅沈酣三唐海內操觚之士莫不推為壇坫之長則中州人物自何子大復而後善言詩者必歸於文康之喬梓無疑也余久寶之篋笥友人見而悅之請刊布以廣其傳韓昌黎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舉此二語以況二公誰曰不宜若文康公之相業彪炳同于房杜著在國史余則詳之他日茲不具論論其詩

楊猶龍詩序

詩心聲也今之心猶古之心何分於三百篇何分於漢魏六朝何分於唐宋元明與夫今之人標新領異不受羈紲靈快無前自得其所爲眞詩者斯足矣余嘗見庸人爲詩甫出口已覺酸俗而大家者遞歷千百年如方啓之華此何故靈快與不靈快之異也今大河以北燕趙之間豪於詩者則必首推吾同年楊子猶龍氏猶龍賦卓犖之姿於書無所不窺而德徹淵邃識量夷猶天下之務無不了了於胸中然而又無一足掛其胸中蓋有柱下史之風焉文不足爲也以其緒餘出而爲詩則皆性情沈摯之章忠孝流連之致每於時事升降賢否進退民物哀樂之際未嘗不反覆頓挫慨然嘆息爲不厭登山臨水歌風嘯月矜句字之奇險備追琢之能事而已也嗚呼此自得其所謂眞詩者而豈牖里之冶容邯鄲之學步所摹擬其萬一與且楊子具知人之明而援引如不及其所獎借皆天下第一流賢士大夫日輻輳於其門得領其謦欬者如觀勃律千脂吉光鳳羽綱珊瑚於海

底而飲玉露於金莖也然則楊子之詩又烏足以盡其所蓄哉夫太行大陸之間往往生有異人遠不具論近如趙儕鶴劉筋齋孫二如茲三先生者其人品文品詩品皆足千古典型在望繼起而方軌並駕其楊子乎余既以此望楊子楊子亦不得不以此自任也珠玉滿篋尚不欲出以示人宋玉叔申鳧盟諸子皆強之曰有詩如是譬如涌千葉蓮百寶光明雖欲秘之一室得乎魏子時在座中曰唯唯乃爲敘而刻之玉叔諸子者亦皆一時之異才也

梁王立悠然齋詩序

恒山嵯峨而東下滹沱分星宿之派右轉而至滄海鎮州滅河朔一大都會也夫其山水奇所產人物亦奇昔冢宰梁乾吉先生生際嘉隆之代文章德業焕治武功麟麟炳炳著在國史時則余家少司馬子惠祖以邊功捍禦西陲兩家勳名先後方駕不止以姻婭稱莫逆也迄今百年王立大司馬爽英魁碩奮起而紹先業受

世祖章皇帝付託久任樞密奇謀大畧多其擘畫海內傾

爲倚人中外倚以安危而其文章筆古妙天下蓋之爲詩者其緒餘也王立之爲詩不屑屑模擬三唐陳蹟亦不屑屑取青媲白如近人彷彿于鱗七子等聲調氣格之閒唯是枕籍六經沈酣諸史應制記事陳大雅德音之辭咏物懷人備風人香草之義蓋燕許大手而非元輕白俗郊寒島瘦之所得而企及者海內之言詩者得王立一字一咏莫不珍爲天球河圖空青招砂而王立虛懷自損猶於公退之餘手披一編吟哦不輟其詩之高華矜貴而不佻淵泓靜穆而有本非偶然也昔者風騷以降漢魏下至六朝而詩暨唐初乘一時元氣之會名公鉅卿起而振之開元大曆之什由是丕變今乘元氣之會起而振此道者非他人必王立也昨歲集爲若干卷友人刊之於杭而徵余言以序余自顧與王立爲髫齔之交况數載以來復承

朝廷恩遇或同侍帷幄或共承飲讌王立之文章德業吏治武功亦稍稍覩記其梗槩則於王立之詩或亦窺豹文之一斑而見吉光之片羽也矣王立之詩之美而由於祖澤之厚與其身之文章德業則世之讀斯集者其勿易言詩也夫

嚴顥亭張蕉明諸子詩序

風雅之道關乎人之性情亦時運所由徵其盛衰也栢梁登歌以後盛於建安曹氏父子虎視詞林而仲宣公幹偉長元瑜德璉孔璋諸君揚鑣分路者則西園開讌南皮登臺可謂極朋友之歡倡和之盛矣沿及六代作者朋出若庾鮑顏謝後先競爽並擅時名郎習近綺靡何得以是少之李唐復尚清真自陳伯玉力挽頹趨踵事增華則有若楊盧四傑王孟諸家迨李杜集成光燄萬丈錢劉高岑亦其彀也有明自

伯溫季迪振斯於前而襄陽諸君和之迨弘正則有李何邊徐數公嘉隆則有王李謝吳諸子一時才華飆起若珪璋並陳塤篪叶奏猗歟休哉夫其盛也必有數君子乘時端化倡明雅宗以發抒天地精英澄灝之氣而其衰也遂覺聲雜進人置一喙且獨莫砥世變繫焉豈摛辭摛藻者之過歟抑未探其本也以今觀蕉明顥亭錦帆尚白諸公皆當世之爲於性情者也擬議所稱追矣風雅上于夏曰發乎情止乎禮義四始之歸殆庶幾焉暇日以所業稿近詩屬余序余數從諸君子游觀其引繩削墨遣調馳情莫不涵濡騷選憲章盛唐而北地信陽歷下弇州之盛始掩映而過之矣八音競奏總為韶濩之聲衆沵漣陳前貴鼎寶之味以是鼓吹元音掃除綺靡可也今景運方昌諸君子追蹤先民力崇正始鐃歌朱鷺曲倡凱旋樂府亦較祀嚴刻劇金聲玉振一代制作將有賴焉奚止凌轢開元睥睨黄初已哉

沈繹堂燕臺新詠序

沈繹堂弱不勝衣朗然如玉山照人在翰苑中爲文章第一流今以才堪治民乃授大梁千里之寄蓋古者出爲諸侯入爲卿士之意也將行蒐數年所爲詩示余余正襟危坐而讀之喟然曰是何其温厚和平深有得於風人之旨哉夫二南爲正風周召之所以宣王業也邶鄘鄭衛諸國爲變風亦賢人君子感慨時事之所爲作也今繹堂分臬大梁地瀕大河所治者杞鄭之故

初自亂離以後民之奢者思儉淫者思貞又連歲困於鍤畚之役望治之思迫矣必有學道愛人以先王之風整飭黎庶者乃足以更化善治繹堂眞其人也吾聞聲音之道與政通繹堂之詩本於性情之正風調高潔故不爲婉孌之靡綺麗之音而一復元古清眞如李青蓮所云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則繹堂之詩豈獨稱雄於當時已哉即以風示天下可也

張素存內翰詩草序

玉堂鸞坡文章之府也故文章之士必歸爲文而發之於詩文之尤易感人者也是以春秋大夫燕享之際賦詩見志而漢唐以來文人罔不厭飫於茲其光燄之盛者一時傾慕奕世傳誦乃說者謂詩必窮而後工彼東山豳風諸什行行十九首之作豈盡騷人遷士之所爲耶大約國家値昌大之運光岳氣關貞元會合則必有英偉魁碩之彥起而申暢之宗方坡有云朝廷使可無文章之士則鳳鳥不必鳴岐山

而麒麟爲梼杌也壯哉言乎余於詞林諸君子雖譾劣同署而東華奔走酣讌之時頗少蓋自癸巳甲午以後諸同人散而官於四方或存或沒唱和之事遂成絕響矣今年夏初張君素存以其所爲詩示我且曰公言詩也久必有以益我也余讀未竟而光氣逼人若干將之燭於牛斗并刀之剪夫秋水也若騕褭之不可羈靮而江河之一瀉千里也因喟然嘆曰是其宜暢昌大之運而以文章名世者乎雖然詩之爲教優柔敦厚足以和人性情故唐人謂天子近臣不可

以不覩風雅其學之所自亦往往有傳昔杜子美謂詩是吾家事而實本於祖審言蘇子瞻筆舌妙天下而實本於其父明允今素存曲江風度玉山照人顧循謹儒雅其身弱如不勝衣其言吶吶如不出口蓋本於公選先生之教是其於詩也以秋實為春華而非僅雕龍繡虎為世人沾墳之赤幟已也余故述而序之以贊諸今之為詩者

宋牧仲詩序

詩之為道大矣海內作者比肩林立而名家者尠何也非積學不能作非深情不能作非大雅不能作其弊亦非一端曰俳曰放曰纖曰泛曰蕩曰俗曰艷曰腐曰淺曰澀是數者於詩之義蘊皆無取焉謂其有所不足也宋子牧仲之為詩久矣其天姿敏妙苑獵最博觸韻和聲宮商必諧摛名取類考證必確採華擷實輕重必勻而內以達其自然之識外以通乎人事之變學富情深歸於大雅而已矣往歲以楓湖草亭示余今歲入覲又得讀其將母樓詩以忠孝之忱抒溫厚之旨擬之漢則枚乘十九首擬之唐則張燕公應制諸什也擬之明則何大復李于鱗近體諸作也牧仲詎有心於媲肖之哉備乎中和左之右之無往不宜耳牧仲昔與賈子靜言詩余深服其論載之潤洲集首以風示海內作者牧仲之自為詩宜其卓然大家無所不足如此也余嘗謂本朝詩道最盛軼宋明而方駕於唐中州詩人有十餘子牧仲後起而上馴絕塵也後世論詩者當以余為知言

楊猶龍續刻詩集序

古之善爲詩者莫周公若如關雎麟趾豳風東山及大小雅文王瓜瓞諸什大抵皆周公作也顧周公大聖人也不可以詩人論後世善爲詩者晉有陶淵明唐有杜子美宋有蘇子瞻明有李空同其他作者林立要不得與之方駕并驅豈其學力之深厚哉亦由其得于天者有獨至也然是數子者當其羣興蔚起海內人士仰之如祥麟威鳳景星慶雲希一見其詭儀奇翔而其遇合往往亦猥瑣孱弱踸踔或躓倒

蹇躓或遷謫蠻崖或纍縶廣佰當時既惜之而後世讀書懷古者亦往往抱其遺編欣賞擊節高歌欷歔徊徨不能自已嗚呼才人之生也實難數百年而生一人天殆將與拯溺亨屯之五百名世同其秘惜鍾異而世人顧喜摧折妒忌阻其登進之路殺其震燿之名何也然天下忌才者雖衆而憐才者亦復不尠是以陽春白雪遺世獨立之音終不淪沒於淫媚謳婦之中而留其萬丈光燄比於日月雲霞以待有心目者之快覩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言有其實者有其名也又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此言君子變而不失其常詩人有好賢之美也若吾年友猶龍楊子其近代詩人之冠乎沒已數年矣令子展吉與廣平申鳧盟鶴澤殷伯岩彙集其所爲詩付之梨棗先是猶龍生平所爲詩輒冊示余者今既盡付展吉而鳧盟諸子又廣之雖有遺失已得十之八九矣余惟猶龍詩才之妙清新俊逸兼以波瀾老成出風入雅鳳翔鸞翥歷芳覓俊之學不足道也其人鉛息絕胸中五嶽

森立故下筆無一點塵囂習氣一卷而太息對萬壑而冥心自少至長未嘗以家人生產累其慮而汲汲若失者惟知心友朋視爲性命生死以之書屋數楹種植名花閉戶高吟動輒累月達者覩之爲天人矣丙戌丁亥詩已工已丑庚寅以後遂忽入神至蜀道關中則入聖手矣復生於本朝鬱鬱不得志以死細柳先生聞而悼痛孤寒之士爲位而哭哭之而涕泗交頤者指不勝屈余則尤驚心于龍標之五溪夜郎後之之殘燈冷談于救之人零俱亡也悲哉今猶龍詩

集具在或睡皆爲珠玉宛轉自成文章鬼神能使其方至之年而不能使其不羈之才世俗能扼其華膴之仕而不能扼其磊落之氣崔嵬險道浩蕩煙波能憔悴其童僕行李疋馬布騙而不能銷鑠其精思湛解也猶龍之詩與人繼淵明四子之後無疑矣昔徐昌穀自選平生所爲文錄曰廸功集及病且死抱以付其子曰傳我必獻吉也而余與猶龍交情若闊海內知猶龍宜莫余若者向已誌其墓故因履吉之請而後爲之序其弇鄙不文知不足以擬獻吉闡幽光

而問奇字尚有望於今之皇甫先生云

申兔盟詩序

余聞申子兔盟有年矣未及一握手也數過猶龍案頭得讀兔盟詩數篇稱之擊節猶龍曰是未足盡之也義者天運夜蕩滄海橫流余與兔盟及殷子伯若詠茅廬洋之間登高長嘯時人莫測儼然杜陵野老與高李二子氣酣吹臺時也今余珥筆秘省而兔盟方閉戶著書不問人間事吾不能測其學之所涯際矣余又不禁心折癸巳夏大雨數旬灘廸皆爲澤國申子乘跡千里訪余燕邸劇談今昔得以聞所未聞

余既昭兔盟乃知詩如其人而詩又不足以盡其人蓋其所蓄者大所養者洸非僅僅一泉石嘯詠之士也已盡出其詩命余讀之則皆直抒天真不受羈紲澹靜之氣拂拂於筆墨外蓋自成一家言也嗟乎古詩於今日豈不難哉優孟衣冠謁耳一啗歷下竟陵汾紛啾誰能去組織雕繢之習洗鼻擬煩碎之陋以尊其性情於風雅者今兔盟之性情與人遠矣而其才與學又足以濟之高風遠韻寄心霞木雖近於孟襄陽陸龜蒙諸人假使攄其蘊藉以應朝廟燕享

征伐禮樂之制其裔皇觹炳彌中彪外使小儒驚怖乂不知其當何如雖然鬼盟獨以詩名乎哉自其先罰感公抗節殉難志華日月鬼盟至性過人十年以來憔悴之色猶見於楮字忠孝萃于一家稿什其緒餘耳大陸雖多欽崎歷落之士然而申子之人與申子之詩者其為可傳無疑也

撥就思詩序

夫詩以言志發抒性情故作者代興論述不一要之協於三百之義斯為正耳昔元微之推尊杜子美以為詩風雅而該沈宋奪蘇李而呑曹劉掩顏謝而雜徐庾盡得古今之體勢兼昔人之所獨專要之子美之詩非取古人一一摹之而包括無遺者性情不詭於正也或者乃以為雕繢之具應酬之資又或以枯寂為尚僻艷為奇中晚以後波靡斯極矣宋儒研精理學不屑為此明自空同諸家外指不多屈詩豈易言哉余向者論詩數年其於海內賢人君子咏歌之言汗牛充棟句櫛而字比之出丹鉛以問世數年來鞅掌公事自愧江淹才盡不復留意而獨醉心於嚴子就思之詩夫嚴子非僅以詩見者也其廷對之策洋洋灑灑萬餘言詳明剴切縕藉端方有賈太傅董江都之風行世一家言諸稿得山二蘇未能逆過[illegible]於書法歐褚顏柳兼有其美長安問道者屨滿戶外殆欲作鐵門限然而嚴子負屋數椽焚香讀書意廓如也夫世人之登上第擢翰苑者往往有富貴之態

以爲十年後可立致宰相耳而因以變其生平之素
有之矣即其詩亦多奏治少澹泊寧靜之氣不能思
之詩何如哉原衣獨立而無矜踞之色蕭然而寄而
非枯槁之吝言必歸於忠孝意則趨於和平此自得
其性情之正兼有古人之長而不必拘拘學古人者
也即以詩觀就思而就思之所學亦可見矣桃花將
放蕙草初生一葉扁舟思將過巴門而舞萊衣于其
行也先爲之序其詩

劉黎君湖北草堂詩序

沉酣於左國班馬能出己之意而不襲其辭爲文之
了者也沉酣於漢魏三唐能達己之情而不襲其句
爲詩之善者也不學詩而可以言詩乎古今才士豈
不喜爲詩顧可傳者亦少是有故焉劇障於詞宋人
障於理其爲詩之病一而已矣若夫以淡然物外之
情出入於古人而不囿其藩籬非情之至者亦不足
語於斯也錫山劉子黎君邃燕閒餘暇以湖北草堂
詩示余余讀之未經卷而歎其能達己之情者其蘊
藉也宏其感慨也深其排蕩也詳其抒寫也達如明
月之瑩前於空如秋水之澄澈於壑如雨後遠山之
明靚如霜天寒雁之廻翔於古人中似江文通於近
人中似袁中郎所謂沉酣於漢魏三唐能達己之情
者也嘗弁其詩之首乎黎君試燕不得志於有司抱璞
而未余慰之曰世雖未知子之文猶幸余知子之詩
子可以自慰矣大倉有吳梅村先生者善言詩盍歸
而以余言質之

王近微春署詩序

往於初釋褐時望見近微顏色即歎以爲非常人既而聞其令恩旁縣盜賊蝟起獨不敢入恩境竊以爲近微生長邊方膽略英偉兼精練吏事區區邑宰自無難耳連歲在京師乃益得悉近微之爲人且得讀近微之詩近微之人不可以詩窺於詩亦見其一班大約蒼渾高涼極似空同而幽深靜質之氣又從養氣悟後得之卓然大家也當今爲詩者如燕趙江左中州山左右各有數大家以近微之詩厠其閒不特

雄行且駸駸有問鼎之勢矣近微眞雄於詩哉吾嘗閱前史訪故老所聞王威寧王靖遠皆資兼文武立大功名於世而威寧之詩又蕭灑不羣自成一家言近微桑梓密邇其聞風而起者耶才無所不宜而又負兼人之勇胸貯數萬甲兵他日出而爲國家大事建豎偉伐威寧靖遠眞其儔也亟獨以詩傳

許衡嶽詩序

中州爲風雨陰陽之所交會得天地純淑之氣故人才蝌起每軼出他方明之何大復李空同爲一代領袖而近日如覺斯行屋諸先生登井詩行文宗振起藝苑楷模後進者哉衡嶽抱𢎞騰董賈之才在諫垣直聲赫赫海內想望其丰采而余聽鑰金門栖垣夙夜退隱數載議論有水乳之合前已序其奏議矣至其詩前僅得河上諸篇已刻入選集動念民依深得大雅若華之旨非爲綺靡之音者比也今衡嶽請告

將歸復示余以全豹時試滲氣靖露下夫高聲節誦之令人有開元大曆諸君子之想夫詩之爲道非小務也人之性情學術事業俱於此見端唐之名公鉅卿如張曲江宋廣平輩非不能爲詩者而或者當求之氣格之間聲韻之際以是而目爲雕蟲小技者夫不爲善知詩者故如衡嶽者與會學靡寧起與臨則金相玉式觸詞則語語驚人用意則篇篇合雅所謂出水芙蕖井鑲不錯彩當與覺斯行屋諸先生並驅中原爲斯道之干城也余既樂得而讀之復樂得而

傳之乃命胥吏錄其名篇庶幾他日後有選集得此
黄鐘金鏞玉磬冰鑑爲西當代即以供擬唐人河
嶽英靈篋中間氣諸集之首哦可也

且亭秋響序

且亭詩一出如長離苞羽揚翠九霄天下莫不爭
先睹之爲快於是論者遽擬王孟近嬈何李余獨以
爲楊子之眞詩而已茲秋響二十二首乃其偶爾命
吟蒼洲野潞寫其高涼寒雁霜鐘通其幽韻然而性
情鬱乎君國憂樂㮇夫人天寓婉惻於激昂遊憩眞
於忠厚豪有屈哀宋怨少日白傑元輕可謂五言長
城秋塞絕唱也嗟乎哉金刀寶馬盡埋沒於丘山王
盤魚燈寄悲唫於樵牧朱顔謝而魯戈難返黃鵠去
而仙人不來烽火息而向之思豺虎鬪枌榆之夢出
幽而憶春夫老於吳下注易而嘆弔客惡於青蠅問
天道之茫茫白衣蒼狗何人事之草草西陌東城獨
此一片秋心誰能遏我真竊隋珠和璧未足比其晶
瑩玉振金聲庶可方其閒澗爾

張汝士詩序

自袁中郎誕秀公安婚飾高標超然物外錦帆解脫諸集筆舌妙天下其後竟陵鍾譚二公繼起聯鑣海内淵源獨風而說者或謂其漸失淳古是烏知詩之三昧哉夫三湘七澤之間代有偉人瀟宕勁逸飄然不淳得之天性故往往絕去摩斫遺世獨立繼起拔武于今未艾余在京師與大宗伯龔芝麓先生相過從則時時言及汝士之詩云其氣骨遒上才華贍敏追建安而軼三唐既而自滇南來寸與定朞月之閒政理人和余適以請告家居沐浴膏澤每咲其學道愛人嫓美龔黃是當載歌載咏而汝士泊然所著詩以示余蓋江甯顧茂倫諸子所選定者稱其心得暢悅與雅以俯琳瑯觸目意緒綿綿罔已見其大槩矣余則以爲汝士之詩瑰瑋沈鬱包括閎深而性情腴摯蕭然自遠如叢于寧懸不必賢耕田鑿井官稅足則張文昌之滄朴也漢口甲申水不流文章鄒嶠一吁敗則杜少陵之悲壯也于山齊屈突中無一鳥啼黃沙與白黍漫城漢時碑則鮑明遠之蒼涼也拚出

玉漿仙掌味大官行賜紫霞羅則王右丞之淸麗也右昌平公署奈何堂上人皓皓雙髩几則又與陟岵陟屺同其深情忠孝之氣溢于筆格間矣荷可以聲律目之哉雖然此特吉光片羽耳若盡出其生平所著則寶叢霞蔚星輝電燭備四時之氣錯五岳之奇滂滂泱泱宮琦美富又不知其何如也余嘗於政事之暇受而卒業焉夫球河圖其可秘而不假布於人閒乎因爲識於簡端而並以請

耿惟馨詩草序 惟馨冀州人

信都河北一都會也古多奇士衰亦初不能用之自取傾覆北齊賀六渾父子常於此恭義勤王後乃用其民與宇文氏戰於河南亦赫赫著於史册然奸雄之流台從蓋稱之惟若孔巢父之身有仙骨視富貴如草露杜子美詩送之云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常流天地閒釣竿欲拂珊瑚樹千載而下猶令人想像其為人恨不得生與之同時也而此後文人寥寥千年來乃復得惟馨耿子云耿子以

制藝登進士第頗好為詩其詩自闢逕路不欲襲人牙後凡常愛語不驚人死不休終須嘔盡滿腔血之句故嶔崎歷落而時有和平之音幽深佶聱而自具容逸之勢由其中之所欲言不隨俗以為俯仰其殆聞巢父之風而起者與假令子美而在今日其握手贈言不知何如也雖然余之知惟馨也以文而惟馨以餘力工於為詩詩與文固非二道也行且為守令為臺諫為公卿其於為詩為文亦豈有二道與由其中之所欲為猶然由其中之所欲言不隨俗為俯仰而已矣夫不隨俗為俯仰非今人之所尚也然余於惟馨棘闈之文則已識其端倪矣而又得之於詩是以引伸而言之以弁其端且將徵之於他日焉

張越青留別詩序

中州包靈孕秀固多詩人近如太宗伯王覺斯先生其磅礴湧灝之氣能令操觚之士竣巡避席而越青踵起於後乃有倚馬之才諸體兼長性情宛栩留別詩其一也夫越青固奇士也在諫議久歷銓儀二垣風采動於朝野一旦因湖南長沙衡永重地借才彈壓知已爲之惋惜以爲一路之幸而士論或不能廣被於物然張子無幾微嗟嘆之色觀其詩而其學與養俱可知也以是而撫綏新造之區猶將立起呻吟

載息豈有不奏何宜保寧之績者哉雖然長沙卑濕地也古之君子如賈太傅劉隨州或作鵩鳥之賦或披荒草之什皆不免於幽愁抑鬱之氣以言乎才則美矣以言乎道則未也讀越青留別之詩暢然以適游然以高吾知其免乎此也

傅欽齋工餘雜咏序

薊門天下重地也嘗讀爾雅冀斗而下爲崆峒又龍門而北萬水皆循九河故道趨碣石燕昭築宮其上居之至今日而紫氣騰輝草木回互

祖先帝以是爲橋山鼎湖豈非開有道之長而衍膈祚於無窮者與然天造地設尤有賴於人工此昌黎之稱凡爲臣子者所願負土拮据以慰　弓劍之　靈威者也紙大司空欽齋傅公家世忠孝寶膺是任蓋嘗風雨寒暑鞍馬上督厥事焉石庇材衡畺錄

參日無寧晷竭其悃愊於烟林霜草危磴急湍間不意篇什鴻多乃有工餘雜咏於此見欽齋之忠孝無往不詳溢激宕也蓋欽齋受知

祖先帝由山左憲副入爲大廷尉游歷八官大司空古王公也贊襄經營行且使四海胥有寧宇寔士盡庇廣廈豈特小心翼翼不愆於　陵工之職業抑乎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欽齋之做事　陵工有之聊之聽之式和且平欽齋之工餘雜咏有之

田錦淵游燕詩草序

田子紉鶴軒詩清逸幽雋庶乎山江文通之流也迨游燕以後則沈鬱俶朗駸駸乎少陵空同之席矣蓋學以行進與抑名山大川有所激動而其才思益宏放不羈也方今海內作者林立然吳越之閒梅村先生外余首推錦淵錦淵至性過人以忠孝　期許於友誼尤篤故其詩皆有為而發絕去一切纖弱靡曼之習使人興起感動咏之不窮豈不卓然大家哉倦游思歸將事親於水西草堂以歌咏自娛烟雲供養

錫亭載酒戶外之屨且滿田子中之所得亦恐未易告人則與讀田子游燕之詩可也

嚴方貽詩序

古來文章之妙每多發於少年終童賈傅張曲江李長源及解大紳李東陽諸公皆以韶齡抒其雄藻李登華膴建功業為時名臣識者謂上之於早已夫豫章初生而具合抱之質干將雖洗必有沖霄之氣金錫學天香象渡河登凡物所能望其騰踔哉余與嚴亭先生雅有契合因數得讀長公方貽詩見其英華果銳俊快過人筆下無一點塵其言曰今世之言詩曰三唐曰何李曰歷下其論詩似也而詩之負者多

未露尚浮詞則流為淫蛙蹇辯說則入於鄙俚又安取聲詩為余將為其負者耳以故集中諸作洗盡鉛華直抒胸臆而縕藉春容又拈鬚苦吟者所不能逮蓋天才卓犖得之於色相外故超逸絕塵卓然具為正始之音也嚴亭先生詩余既於謀賦諸子合刻中序之茲復撫心作頌於方貽之詩以為追古賢之芳躅無難也夫風毛獨異排木過庭庶幾海內操觚之士有志風雅者其亦望為航而識所歸矣

陸次公北遊褋豕序

年來拋棄篇什無復刻燭拈鬚之致惟冥心捐慮據梧而夢華胥追憶少年賞心卉草之關極目煙霞之際性情頓覺凝滯豈詩境之易盡哉亦以離羣索居倡予和女之落落也然每遇佳詩輒復驚喜展玩不釋非新語可愛即秀色迎人且其人平生自命發露於五七言之推敲而因以知其中之所存否則何所借以測識天下之奇士也若虞山陸次公之詩殆有二者之美矣余識次公久其詩之境界屢變而愈

工雖生業落拓室有謫聲終不廢我嘯歌讀其北遊褋豕有相如之才少陵之感焉顧安得乘駟馬過萬里橋作賦中書堂而令集賢學士觀之如堵墻也雖然士患中無所存耳烏有存而不遇也次公之姪胥仲與余家獻宸同薦賢書庚戌春闈又受知於余淵源有素詩則其學之一端耳詎足以竟其中之所蓄哉

盧爾唱燕山吟序

冬日朔風栗烈公暇即歸私舍鍵戶默坐盧子爾唱忽以其所著燕山吟見示寒夜焚膏讀之不禁作而歎曰美哉盧子之爲吟也其見道之作乎夫今海內之爲詩者家握隋侯之珠人攬崑山之璧自以爲摹擬漢魏而步趨三唐矣其果漢魏耶三唐耶即使其優孟衣冠似漢魏似三唐於己之性靈何與耶今盧子以和平樂易之懷爲比興咏嘆之旨以嘉言動物至情感人而不事纂組爲工雕繪爲巧即其集中所

云旣是眞前原有易何云删後更無詩是眞說詩之指也至於寄情曠達榮辱得失毫不攖心其視世之侘傺無聊負區區之才輒冀抵掌立談以取卿相者爲何如耶夫人惟學無愆尤而又能日取風雅以涵濡其性情是以每有篇什如春風潤物皓月投懷豈即求之唐人亦罕有其儔者而盧子乃幾幾乎近之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顧升山詩集序

今世人作詩多好爲七言近體而難於五言何哉古人如杜子美王摩詰岑嘉州皆兼工五七言律而李太白孟浩然則豐於五而歉於七集中殆不數數見焉昔人謂五言如四十個賢人著一字如屠沽不得雖近體猶近於古風非淳於古者亦不能爲也顧子升山來長安僦居蕭寺傭書索米燈火熒熒午夜不倦間以詩投人人讀之不終篇輒擲去以是世罕有知其詩者一日彭子士報持其和泛舟詩及五言近

體以正於余余知顧子之爲唐音也又知顧子之爲近體而不雜於古風也昔唐渤海高仲武論詩云體格風雅理致清新觀者易心聽者竦耳若升山之作其庶幾矣然升山爲詩如此而猶困於裋褐啼饑號寒世少有損其季秋一毛者豈果高才無貴仕耶抑天下猶不乏風塵賞鑒之識而升山特未之遇耶聽士誠有才亦爲其可以傳世而行遠者耳又奚必沽沽於目前之　遇哉

胥永公北征百篇序

余與永公同館壬午鄉薦永公少有名余嘗稱其制擧業有先正大家之風繼登仕版涖水沐其恩波姚江傳其治譜余則載筆以須擬於魯山太丘之政然猶未得讀其詩也乙未秋永公徵拜水衡出北征百篇投余余見而擊節歎曰詩之神遒而澤鮮一至是乎方今風雅蔚興南北連鑣自縉紳以及蓬廬之士希光景附家隋珠而人和璧論者以爲何李而後於斯爲盛余省闥之暇從海內賢豪長者遊得以縱讀

其所爲詩然綺靡卑弱之習亦往往而有間與一二三同人欲匡救廓清之而力薄氣孱不足以爲世重輕則亦徒託諸空言耳今觀永公之詩鏤劂鉛華獨全眞理其命意遣詞如青山原有待明月正相宜山氣東西合江聲日夜流流水破雲來亦復從山作雲從孤嶼出天合大江流月與人不寐鐘在水前開雲臥風無力山危江有聲此即宋之長慶開成以前亦未可多得蘇子瞻曰漸老漸奇乃歸平淡非平淡也絢爛之極也其永公之詩之謂乎夫元音絕響古調不

彈處今日而欲與海內藝林之英挽頹風而追正始
殆不能不發是編以爲楷模已

潮陽殉節輓詩序

昔安嬰不降志於今列傳史不相頒以求存能身傳
國象名垂後世自癸丑甲寅丙午發難延及閩粵一
時人心危解堅城重鎭皆與逆應微利之徒遂復屈
膝受事俛首食息旣而事平荷
朝廷寬大之恩仍許錄用中夜以思能無愧然先叔龍
楡公任潮陽太守二年之間政通人和不幸兵變逼
以僞官終不肯受擭印而去屢欲殺之念其居官有
聲河朔大族未忍剚刃惡欲從客令其服順而先叔
志存衛守誓報　國恩意在乘時得以反正弗克伸
遂拘案扼吭飲泣嘔血終不渝其初念鬱鬱以沒靈
櫬北歸踰嶺嶠之巉巖泛江湖之洶湧雞聲茅店危
險千端爪旋麻衰閉關萬里直道在人親友哀之爲
詩章以志輓弟黙哀付剞劂志不忘也若大表揚疏
奏使貞魂慰于九泉芳烈垂于百世尚有望于督撫
憲臺職居方路諸上台名教之大君子焉

黃庭內景外景經序

昆侖之曰世人妄意學仙往往引入旁門旣緣不識陰陽之大道有修煉終歸枯朽又或躡蹻擔簦重趼皴足遊名山訪洞府叩牖户之上終不得一言之益可不哀哉余自幼年頗有出世之志奔走功名塲中近三十載氣血已衰性魄昔更孜孜矻矻與管城子墨卿爲伍精神耗散誰云樂此不爲疲也幸慧性未泯每自懷念知此生之可貴而所以貴此生者必有至妙之訣黙檢架上見雲光鏤板得黄庭內外

景經乃丁甲之所擁護復有註解其言與秘殆亦不自人間得來所謂金書玉篇絳闕丹文太上之所寶也於是恭敬奉持募工剞劂非敢妄傳世俗褻瀆之人亦惟藏之瓊笈瑤函如有骨節珊珊不食煙火可爲紫霞蕊珠之外臣者余當與齋戒盟心東向授之跪誦萬徧仙乎仙乎驂鸞駕鶴來彼白雲鄉謂長生不死不由人做也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六目錄

序

鮑讓侯詩集序

堵乾三詩草序

刪後詩序

渡江小詠序

陳子遜詩序

宋公艾越游草序

陸何與灌餘集序

吳星塘詩草序

嶼舫友人贈答詩序

車中吟序

靈石吟序

雪後吟序

游若翁泛舟吟序

嶼舫近草序

泛舫吟序

披雲舫偶吟初集序

增補高士傳序
漪園選詩序
程伯權遺詩序
續補高士傳序
荊園小語序
耕餘瑣語序
好善偏身世言序
爲善求子要覽序
動忍齋小言序

李義山無題詩新註序
南和吟序
孫文衣詩序
羅子地理管見序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六

柏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序

鮑讓侯詩集序

嘗讀鮑明遠集而嘆其天才妙絕諸體俱備李杜諸公咸源本其氣格而採擷其芳藻六朝詩人未之能及也以顏延年之騰踔與康樂齊名而猶問優劣於明遠則其縕藉宏遠可知近者海内爲詩無慮數十百家人人自以爲握靈蛇之珠而抱隋侯之璧或曰歷下太倉或曰信陽北地或曰初盛中晚輒以六朝爲不足道夫六朝宗漢魏唐人宗六朝者也豈可槩棄之以爲高哉鮑子讓侯晦跡錫山讀書有年一旦渡長江過北固經齊魯之墟觀斗柄崆峒之野喟然歎曰壯哉此古人所以賦三都也擬授劒而未竟乃出其平日所爲心遠堂詩以請正於余余讀之而醉心焉蓋其盡洗鉛華獨抒至性如孟襄陽之澹遠如王摩詰之寂悟如岑嘉州之壯健如劉隨州之悲凉而又如明遠家法諸體俱備也嚴滄浪云詩有妙悟

非關理也若讓侯者其從悟後而得之乎悟者之於詩譬如畫龍點睛其餘鱗甲都無用處彼區區有意摹古者其于古人愈近而愈失之矣

塒乾三詩草序

文不遊不能奇詩不遊亦不能奇何者人雖有思有緣亦必以山水之氣突兀激蕩之而後爭畢騁其風雨爭飛雲霞倏變之態不然坐守窮廬中雖取兩漢六朝三唐詩咿唔摹擬終是俊語衣冠全無生動處若塒乾三江左俊士也以清白吏子孫幾不能舉火於是渡揚子走歷下登岱嶽過劍丘懷思鄗前館今昔陽凡古之豪傑既沒而不可作者皆悲歌憑弔感慨徘徊不能去而其嶮崎磊落慨慷不平之氣一一發洩之於詩余嘗與之杯酒夜談用其所學浩浩乎其不可窮也而於世務民生又皆洞見本末凡所指陳條分縷悉倚馬可待信乎其爲通才而非麥蟲齷齪者之可及矣顧乾三不樂爲舉子業惟好讀古人書與古人詩以是去富貴日遠於貧賤日親至於饑寒逆旅終不以彼易此也殆出於性情之所獨乎昔人馬周火色鳶肩遇常何而發跡爲相制且不足於吾文穆公一激之次榜果中首選士貴自命耳何當之有吾誠不願乾三之以詩人自許亦不願其乾

三之詩者僅目之爲詩人而已也夫人治安之策數
奏　金華殿中
當宁鋒車召見曰先生安在何相見之晚當必有日矣

刪後詩序

詩以言志蓋自唐虞而已然矣夏三千篇之詩聖人刪之爲三百遂爲萬世不易之經宋人云刪後無詩豈真無詩哉漢魏以來其蘊藉雋永者不可勝數矣特以無聖人刪之遂不能紹繼風雅爾自古風變爲近體而綺麗始不足珍然如唐之李杜明之何李膾炙人口殆非虛也近代歷下竟陵論詩之指各別識者交譏要之溫厚和平此道自在人心學士大夫登高作賦遇物能銘其足供輶軒之采者正不乏耳南

州景呂丁公夙負異才其于書無所不窺而饜飫漢魏枕籍三唐久困公車遨遊南北凡經覽山川按分蘭灘寒者之變態風雨之晦明一切可喜可愕可悲可啼之狀足以發其幽思抒其逸致者無不寄之於詩而其詩遂自足千古其與今之名流如錢牧齋龔左嚴熊雪堂嚴顥亭王貽上施愚山李石臺諸名公碩彥分幟騷苑流譽藝林無不啻和璧隋珠矣余林居已久景呂綰綬鹿泉江南鄧元昭庶常走字寄聲曰此文學政事兼優而尤長于什韻者也治鹿泉之

初適值旱災催科中行以撫字整頓寓以綏和流亡
復業諸務畢舉乃裒集其生平之作問序於余余嘗
之見其風期遒上意氣溢涌藻思綿合古致實流自
有一種空秀淡翠不可掩抑之色撲人衿宇又何竟
陵歷下之拘拘乎夫今之縣令古之諸侯也奢儉貞
淫各視其所尚以爲趨景呂之詩日彫殘物力須休
養廣大
皇恩實奉行覯斯聯也所以治其邑若可知矣奉
朝廷德意以與百姓相煦咻即禮樂可興教化可成

豈但燦燦道州如少陵所嘆吟而已哉鹿泉山邑也
爲秦晉之要衝有雖佰千峯諸君子在焉倡予和女
匪朝伊夕落日無王事寄山在縣門鞅掌簿書不足
以爲景呂難也海內乂安元元被潤浮而大豐矣
聖天子方且金聲玉振導揚宣渙時爲歌詩以緜威英
韶護之盛景呂之賡徵召而入臺閣應詔陳詩行且
有日吾於是集卜之矣

渡江小詠序

詩以道性情而山林人之性情與廊廟人之性情亦
微有異如孟浩然孟東野林和靖魏仲先謝四溟徐
文長此山林人之性情也而其詩高奇霞表超然物
外無一點烟火氣不作富貴紛華態亦其自處者然
耳近日河朔山林隱士以詩名者首推申鳧盟鳧盟
同余性命友也聯和諸篇載之集中其沒也余爲作
傳以示不朽世或稱鳧盟以爲浩然和靖也而鳧盟
之友秋水趙子亦與余善蓋二十年矣岸然自命不

事家人生產洗酣李杜韓三唐其所作乎曠高遠
絕去町畦蠍蜒若不求勝於人者而蕭然沖適自有
不可扳躋之處譬如國色天香非以粉黛爲工蕭襲
爲妍而珊珊其來遺世獨立矣譬如武陵桃源沿溪
路沙透邐而入忽見水綠霞紅峽口天開別有世界
矣生平刻燭拈鬮各體俱備渡江小詠其一種也價
重雞林所至之處人爭倒屣而與鶖湄楊老父冊相
契忘言以風雅日相切劘風氣遒上爲不必窺全豹
而已見起其一班也秋水將赴晉陽過汾水入雲中

問雁門弓古與懷縱其游履歸而示我其磊落英多又不知其何如也雖然秋水與聞大道從事根本之學得紫陽之意讀其省心吟則知之矣寧第以詩名家而已哉余故爲樂爲序之

陳子遜詩序

夫靡麗之言易工而深靜之致難遇放逸之度多姿而平直之理多拙文固宜爾詩亦云然昔六朝綺縟專事華采識者鄙爲雕篆唐代清真文質兼茂星羅鱗蹻炳焉煥焉宋人尚理以之爲詩拘於墟矣求其兼美無憾非通才不能也若子遜之詩殆彬彬乎大雅之儔矣子遜經術士也湛心六藝之腴咀味百家之芳固已窺聖賢之奧窔而探性命之苞奮矣初非專意於聲韻者乃出其緒餘爲之爲之而無怫性其

感時愛國則似少陵也噴薄莽蕩則似青蓮也而其高懷澄徹一物不掛於胸中則又有韋蘇州之瀟遠皮從事之遐曠宋人之沾沾取青媲白者不足比擬也已豈非有深靜之致而無平直之拙者乎子遜穆然自命不欲爭名於詞壇其爲詩也聊以自怡悅焉而已然不求其工而詩自工無意於名而名自至海內風雅之士遜心頫首豈爲過歟子遜生長四明學道有年濱渤萬里瀉其懷抱挾桑千丈貯其蟠固較門虎蹲珠巖月映宜其詩之境界迥異於世之雕篆

者流也予進學曰以邵郎詩日以進今歸而奉親仲日取奚囊所得賜我於煙月韻流之間則予將荷笈布襪持紫玉桃竹之杖以從

朱公艾越游草序

詩至今日而盛矣然歷下竟陵左右袒者紛紛迄無定論則亦未免寄人籬下而不能自見其性情也大約別才別趣之說固爲知言然非多讀書則其識不高而懷不曠識不高懷不曠縱嘔盡肺肝血終是酸餡氣耳余自歸里以來揵戶却掃久不言詩間有好事者載酒問字則隨手批閱未必聞絃賞音也而遠方孫薦中錄有不我遐棄而負笈下交者嘉善朱子公艾落落不羈生平好讀異書蹤江淮渡大河過大

陸之野登蕭王之臺而以詩正于余余讀之終篇知其爲異人也蓋浙之詩派遠不具論近代如陸放翁楊鐵崖徐文長皆神明朗照意境超忽不肯襲人牙後自創一逕會自其一骨相者也而世之知之者鮮矣公艾之爲詩才高而不露其才趣遠而並忘其趣幽異之思瑰瑋之詞時溢於宮徵格調之外或如商彝周鼎或如山峙水波或如綠窓婉秀或如深山老衲中其忘形骸剔紛華富貴貧賤不足以縈其志風塵跋涉不足以移其慮所謂詩必窮而後工者耶其

繼放翁錢崖文長而與之並傳也無疑矣公艾善藏
其用不輕示人惟姑蘇錢宮聲與之洽余二十年前
舊交也試以此質之

陸何異灘餘集序

天下大矣據巖之中往往有人而能識者或寡直孳
常觀之耳古之人或隱於卜肆或隱於牛僧甚而不
欲留姓字於人悶其意亦可悲矣至於單詞隻義偶
而流傳如鴻雪雲影動有心者之慨慕良深也余向
在京師常覽天下風雅之章數十萬言擇其雋永者
付之剞劂名溯洄集凡窮名通籍者固多褒錄其於
山林之士尤惓惓留意焉去國以來聲銷響寂焚香
靜坐不復作唱酬故態而海內詩人猶時有惠我好
音者則亦拜而藏之如陸子何異之灘餘集是也夫
其寄託高遠俯視一切五岳隱然在其胸中不欲作
人世紙上所已有之語觀其趣向惟有一晉處士彼
曹劉沈謝綺旎金粉之習詎足以辱其筆端哉洵可
謂高士之詩也已至於詩餘亦復質朴清冷如虬松
古柏蕉芭參天霜皮溜雨又一奇也余特表其所撰
以傳之于世不禁神往於金粟紫雲之間矣

吳星若詩草序

余每讀傳紀如章楓山羅整菴諸先生澹然於富貴功名場中未嘗不高山仰之是以決意懸車也頃林下必有山澤以優游承日辛亥歸來二三年內尚有吟咏自乙丙以來淵經而已閒中魏子惟度數以所選稿示余見投其中有吳子爛如一帙清與遠不事鉛華自然近於風雅豈濯魄於冰壺而飄飄然遺世獨立者耶夏日酷暑負歸袒裼忽聞剝啄聲開者以名紙入則吳子星若也倒屣迎之見其丰姿瀟灑

若然南州高士喟然嘆曰有其人固宜有其詩今天下營營逐逐蝸角蠅頭以爭於名韁利鎖之間者不問山水也不問朋友也又遑問風雅哉吳子星若與魏子惟度足跡半天下所至山川增色作者丁雖漆園今又僑居大梁朝夕持三寸不律從事于鉛槧聲律高下取舍筆則筆削則削其意欲使當代之文人不致淹沒而無所表見於後世此必大有所蓄積于胸中非偶然而已也吳子將度滹沱歷上谷登燕臺過薊丘弔碣石之舊宮弔漸離之遺跡與賢士大夫倡予和女拈鬮分韻賡揚國家典章制作之休美爲揚雄班固之賦爲馬遷韓愈之文將見上林三都諸作不足當美於前而海內知吳子者於山林清曠之外快覩其壯偉宏麗之章也已

嶼舫友人贈答詩序

憶甲午乙未之閒值

世祖皇帝褒重儒術每以詩賦考校詞林人獵俞苑
命諸侍從之臣分題賦詩於時諸劣如介亦得與揚
盛美載諸歌詠又命序述楞嚴等經付之梨棗頒布
梵宮迄今追述惘若隔世事也昔宋蘇軾為翰林學
士常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皇太后語之曰先帝每
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
覺哭失聲介受

先皇帝之恩亦以文章見知久任御史大夫中遭讒謗離
炤眷注始終不衰其學不如軾而其遇則過之自鼎
湖升遐以來痛慕無窮發作輓章此後鮮復屬草蓋
感、
先帝之殊遇切摩轡泣弓之思無淵嘆淫佚之意也乃十
年以來友人贈答多清揚遊逝之什木桃瓊玖之章
存之巾箱罔敢遺棄因彙而附于已集之末俾好事
者讀之謂當吾世而知我者尚有其人無感慨肯蠅
之嘆趙破圓石之悲其亦流連而不能去乎故詳其

里籍列其姓氏彬彬大雅其致一也

車中吟序

丙午之秋請告旋里夜值大雨及晨而晴脂我征車破我行李殘雲歸岫溪水新添玉笋綺筵掩映招提古寺金尊樹板徘徊梓澤名園一水北遶源山渾源之州千丈橋橫高勝灞陵之岸驪駒既唱愁聞班馬嘶風楊柳猶青又見渭城度曲綠波碧色望南浦而心傷楓葉蘆花夢梁州而腸斷既而星軺遙發好友佇立於河干玉勒爰馳佳客凝眸於道左彼其之子歌清揚邂逅之章君子如何賦天末涼風之句若乃

版泉既涉臨易水之蕭蕭恒嶽維巖過鄗南之蕩蕩古人民尚在城郭依然嗟鬢髮將衰鄉音無改託諸吟諷雖無謝朓驚人敬茲維桑不忘萬石數馬奈王程之已迫知墨突之難黔援其爨下餘音留為車中碎語

靈石吟序

槐水之上有古鄗城其南七里官路砥平巨石四段截然分形耳目具備頭顱斷裂而痕尚在肢體不明長楊古道邊廟歎領其類刻落狐兎縱橫山僧告余曰此漢光武所斬石人也相傳光武倉皇迷路一人偶語詢之不應遂立斬之今亦唯唯俯覩詳其狀貌之異而惻其官骸之缺不覺喟然發嘆曰嗟乎石人胡胡為乎來哉石而為人事之變也宜亞兩觀之誅人復為石理之常也乃復五行之故昔有文人稱宣會

作靈石之賦既膾炙于當年維余二三友朋皆有石人之說亦推敲于今日或以為儒者之論謂理之所必無或沿符讖之文謂事之所必有大飛將射虎飲羽而傳少婦懷春登山而化若此類然大物重過千鈞非鬼輸神運不能雕琢其形容豈斷梗枯蓬所可彷彿其體勢若謂事之所必有則雲根斷斷未聞謦欬之音鐘鼎彝鴻非出翁仲之口若謂理之所必無則魚自易亦何以寄於君姬冥冥哭雲居何以紀於炎漢意者山魈野魅數共鑲鐫之鋒抑金盤玉衣幻作黎

丘之狀如是則揖猴陌路亦若血嬈甚泓之忠死命耆
沙浣衣同稽紹之意晨征暮宿常來馬首之沉思侍
語新聞承作齊諧之疑案附

霽後吟序

丙午九月余以病告歸里菊英方吐楓葉滿山雁嚦嚦而南游草漾漾其欲萎惟是闕輪初解勞歷未息親友畢至飲食若流雖情話可懷而意與未恬也既而發燒攣栢泣然流涕懷風木之悲抱馬鬣之痛生前華屋零落山阿賢愚同盡埋玉黃土百年限至誰能免此於是攜諸昆弟若姪一等暨老友李黃之過城府臨汎水登高阜望莞峯萬點蒼翠度斜日而飛來一鴻平原屯白雲而不去況水淹孤村時有漁

歌斷續煙環野寺忽聞稍子梵聲趺坐清心萬慮俱泯于十月二十六日大雨霏霏變而爲雪瓊瑤亂墜珠玉齊飄竹幹冷而裝縞桐梗枯而添絮紅蔓已斂乃見滿地楊花白兎久沉又疑半床明月詰朝旭日霞彩澄開屏翳藏奔樹杪不動脂我小車策我良驥而對高城布席偎浦坐列無序箕踞如儀尊不具殺菜而已新釀初熟目名在撙半頭滿酌飲至三觴李子喟然嘆曰對高人遇美景聞所未聞雖一時之樂寧其百年之佳話也乎余服觀牛山之淚快詠北

風之詩聞李子之言始愀然既而怡然也乃爲序而繇之以詩

辨若芬泛舟吟序

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座詡其清絶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纖若矜其慧想昔人謂詩有別才別解豈盡無見正以鏡花水月超然聲色耳余弟辨若自垂髫能爲詩今三十餘年矣刻燭摛毫語必驚人若南遊西遊諸作高者若層巒聳翠深者如幽壑千尋秀者如芙蕖映水銛者如干將出匣於是海內風雅之士莫奉之爲吟壇詩伯若泗上諸侯乞盟齊晉也秋余歸里中親友畢至唱酬不已幾爲平地醉鄉

然猶不廢嘯歌於是有張村泛舟之役得詩八章辨若從而和之每讀一章則擲地作金石聲蓋與之東膾鱖之北山川變色草木拱伏會余復將北發辨若諸弟姪十餘人觴余於滙景園中余謂今日之會不必引商刻羽吹笙鼓簧也宇蒨舉山月明千里高吟佳句五斗不足爲多矣將客有在座者曰余不能詩而能飲且好讀辨若之詩余曰汝能讀辨若之詩則不可不與飲遂逌然而笑即書以爲泛舟吟序

嶼舫近草序

人莫不有所好也而或者好爲詩豈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歟自晉唐以來好之者尤衆如陶淵明杜子美李太白白樂天蘇子瞻陸放翁無歲不作無月不作甚或無日不作近日李空同王弇州卷帙重大幾至汗牛非躭躭好之而如是乎若余於詩非篤好之者而亦時有作前此嶼舫數卷業出而問世矣庚戌罷作辛亥壬子復稍稍爲之然前此猶在東華十丈塵道上旣而在青門車馬閧中未幾又在木光林影

丹碧叢矣是皆不能無作如蛩之吟也如鶯之鳴也如花之開卸而水之行止也以悅吾心以寄吾況以荅吾友生以紀吾時序若其有合於古人與否則不敢知聊錄之以遺世之好爲之者

泛舫吟序

余志癖烟霞性躭山水嘗恥金馬每懷蓬戶之思高蹈巖廊不廢嘯歌之事一編忽于原無侍士白丁三徑竹閒時有文人墨客脫衆術被則效公孫甕牖羅樞雅懷原憲昔嘗書于柳莊樸莊今醉心于嶗曲游于乃得有小隴圻遂爾策馬原野夸峯吐秀衆壑噴薄烟火萬家既屏帳乎西北平樹環布復逶迤于東南山隱隱兮若斷而若連水涓涓兮如衣而如帶稽之山海經則曰彭水爾諸士人聚落炊烟村子

是泉其支流稍加濬導山無所峽遂門瀠洄之堆江非漢濱森若彭蠡之澤乃合羊裘之友朋深惠連之兄弟龍文千里玉樹紛披方之舫之載游載詠茄吹疊奏橈楫交加時則上天同雲雨雪連日風起水湧濤捲雲飛菰蘆迴咽於滄波忽旋忽進蘭槳斜控于蘆岸若失若驚桂醑平斟兕觥歲進洞簫聲斷佐以鼉鼓之音檀板敲殘雜以楓林之響鱸魚白飯味若松鱸之膾萊菔紫莼香勝蓴羹之菜不覺眼花落于井中怖飄如出天上矣或謂續防輞川之景或謂追

踪亦継之遊蒋金谷之美人鍾情粉黛衍蘭亭之雅事寄志篇什佰予和汝瓷賦八章枕石漱流碑有照言紅蓼白蘋乔為佳話

披雲居偶吟初集序

長安俗塵膠擾促促如轅下駒朱顔已消而白日難返消索之餘漸成枯槁久矣雕文之理替而管城子之告老也况聲律一道關係性情所謂樂之苗裔非含英咀華逸思超群豈易窺其堂奧與漢魏質樸近古唐人以詩取士若李杜王孟沈宋高岑諸公風騷飈起膾炙人口皆以不羈之才終身揣摩故遺響流徽陶鎔千載今沾沾動喙摹擬蹤迹取青媲白標之曰詩其臨竊見哉雖然學邯鄲者失其故步而下里之曲取悅郢中詩豈必工而後作耶况乎窮達有命幻化推遷偶有所誌展卷惘然或亦可藉以自考也余故取蛛網之餘及近日偶成者彙而悉付剞劂焉昔人曰候虫之鳴自鳴自已何與人事余於此亦亦有無窮之感也歟

刪補高士傳序

仕隱不可以分也古之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纍而行焉有豐草長林終於逃人絕世者哉易於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於漸之六二則曰鴻漸於磐飲食衎衎聖人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其在斯乎皇甫謐述八代以來自堯至魏九十餘人作高士傳似有偏於隱之意然謐曾向武帝借書而其弟子摯虞張軌等皆為晉名臣則意其人傲然自遠非痼疾煙霞膏肓泉石者也歷代廊廟之上莫不束

帛戔戔賁書嚴谷延訪嘉遯之士博求磻釣之倫非獨異彙逸軌亦以激貪厲競也由是觀之高士標期豈易量哉余幼從先君子讀書別墅木光林影簾而樂之悠然會心嗒焉終日自省闕缺掌茲事惘然若隔帷床頭高士傳一卷未嘗去手閒中刪補以自怡悅友人請付之梓意者觀古人之用心以自審其所處兼濟獨善時之適也勿徒湖湖自矜效彼狂狷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而公輔二事不忘嘉遯者之有人也則相成之美余進而歌白駒之章

滿閣近詩序

近時燕趙間多詩人其在河洛之間者楊猶龍申晁盟殷伯岩為最著數年來余復得茗柯周子之人蕭然潛遠其所處最為困約而一觴一咏陶陶兀兀蓋古之所謂達者歟往歲踏雨攜青簑添燈留飲人之何一時長安識者咸願識面于鄭陀白于第諸畢其學益進其詩亦益精今春李又白來寄余一帙讀之溫潤清腴唐人中項斯馬戴可以俯仰其與猶龍諸君並雄長藝苑可也嗟乎余少有馬少游之志

常欲跨蹇叢臺漳水間與諸君子讀書飲酒以畢餘年不意仕宦遂膺重荷然此志終弗敢忘茗柯與余廬舍咫尺相依他日篝燈夜話以商其生平之所得者又不止於詩之一端而已也

程伯權遺詩序

程伯權者深州名士也余初不識其人戊寅夏游郡之講院與深士酬鼎儒善㑹揮麈酬歌聞其清句出虒酒然異之詢誰氏作則曰友人程伯權也伯權年弱冠不拘禮法嵇有嵇中散散發若狂之志其於詩律一道上下百代靡不博綜然性情所近在陶靖節韋蘇州閒役數月以試赴平干始晤伯權于姚氏西園恨相見之晚出其葉為余誦之一字一擊節嘆其為風騷遺響也無何殘臘告替匆匆別十一月深與

栢邑皆罹兵余艱難百死始獲一生既而詢於深之知伯權者則伯權死矣噫乎天之生才士也何為也哉數千萬人而不一生數十年而不一生幸而生焉固宜培植之愛護之若豫章之凌干霄漢大球之貢于明堂乃摧折零落若是其易者何也伯權昔謂予曰余骨相陋恐不能久於世又其詩云綵衣數召文人少何用多修白玉樓將無以其言為讖云余嘗讀蟋蟀集而深幸盧次楩之為王元美知也知伯權者誰哉故錄其遺詩數首存之笥中以誌鍾期之感

續補高士傳序

余既删補高士傳復續補之衍何皇甫先生撰輯高士自漢末魏初焦先而止晉以後未之有也後人豈無有續之者顧多佚畀弗傳陳眉公逸民史所收廣矣擇焉不精識者譏其濫余考歷代之史自晉迄明得四十五人其榮路遐軌深心遠致足以激偽末流抑壯貪競者夫假名山阜棲情好爵如种放輩至闕下盧藏用從遯終南之類棄弗錄焉嗟乎世之艶心名利久矣抗塵容走俗狀拜揖于七貴五侯之門求

望其顏色不可得而肥遯之彥獨棄之如遺雞樗木飄落未必有濟于用然朋志松石忘機麋鹿其瀟洒無求有足多者裨益於世頗可少哉歷代帝王咸重山林隱逸之選良有以也由是觀之士之未得志於時者夫亦可以樂道忘勢自愛其鼎而不必人莫已知之為患矣

荊園小語序

申鳧盟困守菰蘆中至長安與余晤後與陽羨龍翅環極諸子游無蹤而走不翼而飛詩名遂噪海內一日過百泉之上謁孫鍾元先生先生告之曰以子之才胡不濂洛關閩而夢浣花叟之尚也申子瞿然曰濂洛關閩與浣花而有二也乎余旣服鳧盟所見之高而因嘆古之眞詩人未有不見道眞見道未有不能詩者姬公勿論已如淵明之詩夐絕六朝非見道而能之乎考亭推服陳伯玉杜少陵其所自爲古詩

可以駕蘇李而上之世徒誦其天光雲影等句是何異坐井觀天也鳧盟旣以詩鳴矣又著荊園小語致于余曰吾守先人教將以箴諸身也夫人士毋以斯跪思駕而鳧盟語按轡就閑浣花也而濂洛之洵如鍾元先生之言矣謂此語爲申子見道之作可也

耕餘樸詩序

讀書至樂也耕而讀則尤樂余蓋嘗稔其味焉憶辛巳壬午讀書城南別墅闢耕樓上每日暮色暝登臺舒嘯西山紫翠蔦狀墟里煙火相接朦朧之間時見二三野老往來不知何者是我身世界幾人人生十七年矣山中之樓尚在也山間之田尚在也樓鎖空梯田横山谷唯有白雲青霞栖息高篠長鑱赤脚雨後一犁而主人翁汩汩于馬頭塵騎隊影中鶴怨猿驚北山文可畏哉偶讀寧陽張攀龍耕餘樸詩矣其

旣仕也而得耕耕也而得讀讀也而能識之可不謂賢乎錄其十中之一如五侯之鯖于口明珠之聚于目也余將攜此一卷于樵牧間與游陽狎處余亦將隱矣

好善編身世言序

成我存獨立之士也寓長安旅邸湫隘不堪而日手一編陶豫自樂所著書有成子辨言及率菴詩集皆非今人語也好善一編尤精微潔淨可羽翼經傳身世言體大思深又有裨於學問而不可闕者其友人嘗稱之曰類常帶墨而目不掛金似也然而成子窮而著書其書後世必有述之者過於子雲潛夫遠矣豈止輕富貴而樂文藝哉

爲善求子要覽序

善之一字本於天降於人乃理賢之路樹進修之總會易繫辭云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擴之至於理而不可知之謂神噫一善之所積累尚已世人不識命字專謂氣數爲命不知天命人以氣卽命人以理理爲主而氣自隨之原不分先後專言氣而不言理此世人所以惑於子平之說以爲氣數一定而不知窮理以盡道也故惠迪吉從逆凶帝王首言之衰了凡少不究心於經傳晚乃得之於雲谷何其見之遲哉楊子體乾欲刻爲善求子要覽問序於余余嘉其意將由善而求進於無窮也元吉无咎利有攸往豈但求子之助已乎卽此一念引而伸之自求多福不可量矣若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則又與善相忘其生念大矣書以質之他日

勤忍齋小言序

余晤承之武子於烟齋見其龐骨道貌以爲烟霞痼疾者耳既而得讀承之詩又觀承之小品雜言廼知其於世事了然無礙而意思深沈又若有荊卿梁鴻之志憤鬱於中者特晦于自晦而未見之用世亦無由知昔漢文帝謂李廣曰惜哉子不遇時若遇高帝萬戶侯豈足道哉余于承之蓋不能無感也承之事親至孝又能闡明鄒漸齋先生遺書廣布於世人品學問於此見其大端殆未可以烟霞痼疾者目之也承之蘄州人爲吾宗環極老友以道義相勉來京師不數日輒告去曰吾與飛狐山下耕者有約何敢違環極亦不敢固留也其大致如此

李義山無題詩新註序

唐人詩若李杜二大家如軍中之有李郭豈尋常偏裨可擬尚哉元和而後得騷人之深者莫過李義山余嘗嘆服其絕句之妙以爲有獨至之識而蘊精宏深江寧供奉未能過也修齡奨于自爲詩既令變幽細而於唐人中尤酷愛李義山嘗註義山無題詩概然曰義山抱用世之才適際唐運之衰非守相援引則無由進而令狐氏顯顯自私無開誠布公之見此明珠之所以沮而江蘺之所以詠也世槩以艷詩目之不探厥本指謬哉余讀唐詩既悲義山之不遇復悲世無能識義山之詩者修齡能讀之匪惟讀之且能知之是義山不死而騷人之學將復見於世也余因樂爲序而傳之以救大世之習于艷而忘返者

南和吟序

余久辭戶止廁迹黃扉步陟下階之砌待漏衝寒之夜每愧補袞無能折足莫救五言七絕幾為谷音拈鬚刻燭頓成往事追憶甲午乙未之間贈行告咏倡跡海內同人慕義聞聲負笈重趼唱和成帙倜然若隔世事矣近惟魏楊方伯十二章膾炙人口或謂楚騷山鬼或謂迴錦離絃不止天末涼風之何娛燈無焰之篇也請告歸來日登丘壠松楸憮然拳泣而已茗柯周子將刻南和縣誌乃以邑中十二景詩見屬

且先患諸篇琳瑯珠玉續貂殊難然余素仰此文真高隊梅賦對景懷人依稀在目遂援筆立和如韵庶附驥尾而名彰不知江郎之才盡也

喬文衣詩序

喬子十餘年來詩道日進聲譽藉藉公卿間爭折節交之恐後喬子何以遂能詣至此哉吾聞詩有別才別解不盡關於學與理大端在能悟耳太史公游天下名山大川故其文疎宕有奇氣名山大川何與文事而文以進則太史公之善悟也詩與文蓋并有之矣自喪亂既平喬子籌於郟歷四明再歷蓬萊凡波濤洶湧山林宵冥人世駭奇之狀盡收吟囊而又有迂怪之士恢諧之書擴其見聞所未及喬子夙受庭

訓有所大悟於中無不鎔鑄而裁正之宜其胸之浩浩落落發為歌咏點塵不滓也人長安以後潦倒況瘁亦絕無齷齪之態每一篇出蒼蒼涼涼爽秀撲人眉宇嗟乎余與猶龍氏言詩久矣得喬子乃益張吾軍海內之習聲律者莫不思一見喬子之為快豈無所悟於道而能然與故吾嘗謂喬子之遇似其參而詩却賈島

羅子地理管見序

易曰俯以察於地理此地理之說也地理對天文而言猶之乎陰以配陽母以配父合則雙美離則相傷不相舛耳古伏羲生而知之其後聖人迭興莫不洞然黃帝分九州舜懲五岳周公營洛孔子墓泗水上朱紫陽詳論天下稱冀州大風水詎謂此非儒者事而忽之哉余素不讀青烏之書已丑先考妣見背乃得地理四書讀之其第一書郭景純葬經古本也觀玩月餘有得於中大約卽河圖洛書之意而歸重於乘生氣一語顧佳地不易得地師不易遇應受佳地之人亦不易許此三者所以難相值也繇世兄自西江來其學本於吾師羅先生乃孔孟程朱之正傳以其緒餘學及於此註解大意精邃深奧與景純之妙義闡發已無剩蘊而又得其象外之訣教外之傳若爲俯察一賦勿論指示天機老婆心切卽其文辭聲韻駢麗精工操觚染翰之士亦可飽其[illegible]服而當琅玕之液金鼎之膏矣有志地理者熟讀而精味之察地之理以察心之理察心之理以察天之理此卽觀

俯察下學上達契合於一而豈但造福於世爲仁人孝子所必資哉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七目錄

序

衛紫峯先生奏疏序

都諫朱茴菴疏稿序

都諫柯岸初疏草序

都諫袁六完疏稿序

吳玉騶疏稿序

都諫許傳巖疏稿序

都諫嚴顥亭疏稿序

宮定菴奏疏序

蔡魁吾先生督漕奏議二集序

李繩武制府奏議序

袁了凡先生農書序

紀元爾蜀南治畧序

張玉甲南齊政畧序

河防芻議序

理部末議序

王鹿洴服官十要序

勸民緒言序

章邑侯續災錄序

高小峯先生殉難實錄序

畿輔人物志序

重修廣平府志序

重修南和縣志序

重修晉州志序

新鄉縣志序

重修曲陽縣志序

重修柏鄉縣志序

重修寧晉縣學宮序

任子家乘序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序

衛紫嵐先生奏疏序

嗚呼壬午癸未之間天下之亂極矣非經濟為才孰與拯溺亨屯乎有其才而不盡其用使後人欷噓於邑而不能已則亦運數為之而莫可如何者也余於紫嵐公祖大人之奏稿不能不三致嘆云紫翁于四年大子以推官考選召對謂平寇為足國第一義則與第一義也追翻按其定等處其視國如家視民如子每一起草聲淚俱下竟至夜有鬼哭豈無人行之語華夷中之詩御臨門之圖不足云矣而其大者在以無遥是闘進君德以用賢養民規輔臣者夫紂紛悍帥控制驕兵痛陳徐馬津米之害皆關救時政務之大倘盡用其言可以轉危為安起亡為存而於廟無人俱以不痛不癢之局了之庸人誤國夫子且奈之何哉今其稿見在藏之國史則救時之石[?]也留之邑誌則仁人之利溥也載之家乘則可讀之法言也字字從忠孝血性中流出不襲古人紙上陳言夫子之遺稿在郎夫子之氣塞宇宙而志貫金石矣余為諸生時受知於夫子甚嘗倒屣命坐論文談心期以遠大之器壬午歲僥倖賢書夫子聞之喜倍於常握手慇慇勉以進取救時其後鼎革滄桑音問杳然迨禹濤老父母下車新樂乃得讀夫子之遺稿雖惘然隔世事又赫赫若目前也禹濤父母清操慈惠當封有水鏡之頌集衆克紹治為畿輔最行且纘不持斧亢宗象賢奉此稿為指南不必復問賈長沙陸敬輿於枯竹間也而此稿屛蔽趙魏又當人奉一編以為勿剪勿伐之甘棠瀻香尸祝與恒嶽同其高滹水同其永也已

都諫朱蔦菴疏稿序

古者言無所諱三公九卿大夫以至宮下士皆得進言則皆言官也然周禮保氏掌諫其責亦有專司而秦漢以來爲尤著

本朝混一海內鑒元之失準明之制尤重諫官凡選取進退皆出於

上以故昌言盈庭而蔦菴朱都諫以篤棐之心抒謇諤之言所條上皆關民生吏治綱紀風俗之大不止一時補苴已也己亥之秋海寇狓猖都諫念桑梓淵殘上疏言封事及請撫諸臣付考功議以詿誤逮論於關既數月而都諫南征以疏稿示余曰風雨露雷莫非至教升沉遠近皆天恩也且余既忝侍案籍等依光日月有年矣雖逆去安敢自同於仕降吏畦之列乎余曰奕草之事古人載之于書而或者以爲不然今都諫仕于魏闕則直言若矢謫於江湖則每飯不忘有斯草也一以望吾君之優容納諫一以冀吾君之善諮不忘顧可少哉大洪上游女之篇懼膽露脊崗秀之色即抑才人之什獎正附雅劉宗之

後言之君子皆以風雅行其經濟故可以爲天子之近臣今之人何獨不然都諫在諫院爲直臣吾藝苑則大雅也方今皇路蕩平纔樂漸復非直節雅望吾誰與從然則留寸特徵起田閒而畀以大任上魏韓范之業必再見於他日余於斯草覘之矣

都諫柯岸初疏草序

都諫柯岸初先生廻翔禁掖歷兩朝著直節今年之夏請假休沐迺鋟其奏疏凡若干篇而屬余爲之序曰舜典所謂出納皋陶謨所謂贊襄皆以其言而已不聞其以文也自秦漢以下賈長沙劉中壘數陳指切悉乎百言爲當代之冠賈以文勝而劉以質勝文者援引古昔揣度時事其議論足以定命其藻采足以華國質者直而不流正而不肆有欵婉而非將順有誠摯而無矯阿二者不同彼其心皆足以自信而以信乎君國之際故進言之道甚難余嘗謂若長沙

中壘者可取其心以爲法焉初都諫釋褐爲襄陽令以治行異等擢居諫垣先後嘗八年所矣以今讀所上奏議其大都長沙中壘之心也歟蓋都諫於民情吏事既諳熟服官之日一旦得所發舒首論吏治之贏弊若頓五指而振之盡切當時之疾又實意務遵職掌其在禮戶兩垣也凡正文體祓竄風嚴漕兌清鰥役所以嘉惠士民者無算而其有所抨擊也不爲術辭逐影之談當

世祖厲精圖治廣開言路所入輒俞與將有諸問終然渙釋都諫固有以自信於心者矣迄

今上聖化維新尤得多所論列其首陳六部變通之宜條覈可見施行而既爲兵都垣也請定武選之規請益綏遠之計至言新令以春秋論取士宜四傳節重不得偏任一家致滋穿鑿此誠足爲準則功臣非曲學阿世之比其心固在於此而尤爲不苟也余從諸待罪夜垣以疎戇故未甘隱默固不敢望都諫之後塵然竊自幸有以知其心之所存即今都諫暫旋里門頤養精神以需大用其後設施豈僅僅止於此者

微遺達

聖世與長沙中壘文質相上下而能得其心足信夫

天下後世者已槩於是矣

都諫袁六完疏稿序

人臣食大家之祿得以明其志而伸其所學者莫如言官然亦莫難於言官益上則損下便私則妨公議因則貽議於骫骳議革則掣肘於吏脈主斷則怨讟煩興施惠則沽釣橫被且和平既等於沃石抗直又類於攖鱗甚矣諫臣之難其職也余在垣省日月之所見鬱勃於中時進一得之愚雖多荷
朝廷之採納而返之於中無日不切飲冰之懼以是深知此官之難也六完袁公歷官都諫敢言人所不敢言朝封章而夕報可由其所言者洞達時務指陳情事仰副朝廷之意卒之政行而民便民便而國享其功以故一時臺諫莫不奉爲典型凡有大事造膝然後曰袁公議論雖馬周陸贄不過也余與公之交同舉於南宮同官最久因得與公交交二十年矣無辭自醉汪汪千頃而英敏廉幹遇事輒究其緼發爲言論雖數千里外了如指掌眞有用之奇才哉今上晉陟京卿由其奏草付之剞劂問序於余余謂公之前以刑垣爲大司空中丞駐節滇南威惠翔洽既然

西南保障公亦以刑垣府顯擢豈非二難傑出人間盛事乎他日同秉國鈞嘉謨其致君澤民之偉抱則一編者可以備國史之修大政之考豈獨載之家乘藏之名山耶

吳玉驄疏稿序

江淮之間神皋奧區往往篤生名世奇碩遠不具論以余耳目之所覩記蓋有十餘人焉姓氏關於治亨名漢著於汗青即燕許韓范之流未足多遜而余猶醉心者同年吳子玉驄也玉驄以壬午領薦文心之玅羅龍繡虎價重雞林凡為操觚之彥莫不熟誦以為功名梯階遂癸未既捷遭時多難隱伏山中及我
皇家張八紘以網羅欲使野無遺珠璞無匿玉乃用督撫之薦徵召至京試之 簪笏之地滿漢侍從之臣服其綜博咸稱之曰能既乃授以諫議之職敷奏剴切條對詳明皆有關於生民疾苦天下大務如錢糧宜歸畫一一疏則雜派省而風弊清政治最重守令一疏則監繞肅而職掌嚴督撫本章冗繁一疏則虛文去而實效彰其他中行察而權奸讋者又不可更僕數也嗚呼山有猛獸藜藿不採國有諫臣當澤流布古人所以重此官者非謂其操得言之權為人所畏讋正以救時行道想其生平之所素蘊耳今玉驄生平之所蘊攄矣

天子亦既改容而聽之矣暫歸林下益觀古大臣之所以用心與其所以匡時弼主之道而沈潛高明以自養譬如千章之木府廟資為棟樑萬斛之舟風濤失其險阻然則初為名進士繼為名諫議終且進於古大臣之列也余故讀其奏疏而擊節嘆賞不置為弁言以誌其端

都諫許傅巖疏草序

古來文章之大者必以奏疏爲重謂其有關於天下之安危民生之治亂而非詞賦之雕於駢麗議論之託於空言也然非有濟世之才與救世之識則其所言者必瑣屑苟且而無關於當世之務有其才與識矣而意見[illegible]化偏私未除則其所言者或至于牾爭矯飾而開斯世以黨同伐異之端此易所以稱同人於野之亨而昔人謂諫官與宰相等誠重之也傅巖許子昔過槐水與僕有下榻之歡時丁離亂酒酣談天下事慷慨悲歌繼之以泣蓋抱其才與識而不得試者有年矣既而位陟華垣夙夜匪懈乃得表行其生平之所欲言大者在進

丹扆以執極之道而吏治民生河防兵政莫不敷陳愷切足以振蠱起弊若夫正色糾劾無所回護其於事耳所謂關於天下安危民生治亂而爲文章之大者也昔晁賈擅美於漢宣公陸與於唐得由今同之流聯璧並駕傅巖力之詎不與世同揆者歟雖然許子所以諫行言聽澤被蒼生而名流奕葉者以聖明之君在上斯得以殫其嘉謨嘉猷也倘遇忌諱之朝一鳴輒斥雖有鳳咮豸角亦安所措哉故吾讀是集而嘆

天子之能用言開治且重許子之可以爲

天子大臣也故不揣其鄙陋而爲之序

都諫嚴顯亭疏稿序

國家利病生民疾苦在乎補偏救弊然能行之者唯宰相能言之者唯諫官宰相職在密勿難于面折廷諍諫官職專論思無權勢之嫌得以盡行其意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諫官之關係天下也久矣其任既重則取材必精其道既隆則著議史傳是以自古顯當世垂竹帛者往往出于諫官如劉子政魏鄭公司馬君實范希文指固不勝屈也

皇朝稽古定制臺省並設二十年來梧掖之中標鴻樹駿耿耿不磨者蹕掖爲並顯亭嚴都諫其尤著者也嚴爲浙西望族代有達人顯亭登歲成進士受

世祖皇帝特達之知自詞林轉掖垣非抑之也時方開創必得熟諳古今之英傑然後可以備諫

皇猷顯亭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亦既見之施行者爲大政而其不負

當宁之寵眷益不負生平之所學耳茲以棠超擢候升乃彙輯疏稿問序於余余讀其指歸而有甄別者語察典濬源諸疏暨 國家大計繫繫有去誠

丹楓之柱石諫院之師表哉然顯亭多識典故論事侃侃足以動

聖上轉圜之聽而鼓朝陽鳳鳴之氣此爲海内所共聞見若其學達天人無所不窺器識淵邃好善不倦不可以一端測不可以一家名則今日諫議之嘉言即他日宰輔之先資也詎不樂于娓娓述之

宮定菴奏疏序

昔在唐虞夏商君臣皆面相詰誡勤勤懇懇見於詩書者可考而知也故不事奏疏之繁自周秦以來乃漸見於傳記如左國所載文義蔚然典則而事理亦燦然明備其有裨於治道多矣乃世之言奏疏者莫不歸美於兩漢則亦非通論也兩漢之後若唐之陸宣公李鄴侯宋之韓魏公司馬溫公其敷陳闢合材德揆度洞中機宜亦何遜於兩漢哉彼其學誠有所本而識議有以大過乎人也定菴宮子庚戌以第一人魁南宮癸丑選入庶常其館試諸作固足以冠冕海內文章之士矣既而授為侍御冠忠亥衣繡不止色立朝讜論風采撫所屆撓天下想望之未幾以擢闕乎軍需倚才參藩於中州而定菴總 主懷闕之思則未嘗一 刻忘也其奏疏具在如此開儲所迪補責成河工剏議開復疏理海口雖未竟其底蘊然已見其明義利之辨抱生民之憂向其古大臣之梗槩矣使盡由其所學崇論偉識又寧可測耶方今海內未靖

聖主立賢無方需才甚殷試之內復試之外烏知 大造之陶鑄不欲使之為承天之柱立極之鰲乎定菴其益勵所學蓄其識議之本他日宣室夜半前席都俞吁咈賡揚

帝德以此奏疏為權輿矣

蔡魁吾先生督漕奏議二集序

口漢以後歲漕關東之粟以給京師迄于唐宋元明莫不以為大務蓋民以食為天政以足食為首苟食足而民富以戰則取以守則固以閒暇無事則足以興禮樂而致太平何施而不可故司農者國之大本督漕者國之大用也我

國家定鼎于燕輓漕因前代之制而加詳焉命大臣開府駐節淮揚七省艫艦雲集蒞次任至重也顧漕之弊叢積蠹久糾纏紛紜而難治大約各省糧道與

在京坐糧廳及諸胥吏斗役市儈為雀鼠長子孫于其中清釐之則以為多事因而飽其膏腴則曰是庸庸之福其升丁困苦損瘠以至于破田產鬻妻子徵期會過于親窯敲朴逃亡呼天搶地弗問也漕事之壞極矣二韓蔡公始膺

特簡來督茲任舉從前牢不可破之習一旦釐然大變之凡舟料之利概量之準本折之宜以及官役芻料之增減輕齎贈耗行月之徵解存給一一酌以揣心雖不免當東南之民力用是得蘇而 國儲亦因之

無缺無何公以勤勞致疾告歸休沐而游猶不靖漕政遂弛

世祖章皇帝眷焉有南顧憂乃 詔復起公與情懽呼甚于借寇頼公之再莅任也所居之地同而所處之勢異所處之勢既異而所行之事亦遂不同昔也以漕之弊在于漕則專于漕治之而漕之弊已去幾也以漕之弊在于生民耗斁則不專于漕治之而漕之利乃與公于是多方補救籌海防河請蠲議賑凡所以恤軍裕民者嘔盡心血而勞來安集之餘始獲飛芻

輓粟之舊其一切措置較初政為詳爰輯奏議刊成二集今讀其入告諸疏指陳便宜申明職守縷析條分洞如觀火殆山公啟事劉魏奏牘不是過也讀其制閫文移商畧形勢委曲周詳洋洋纚纚和衷可挹雖韓魏公范文正之互論兩事不是過也讀其牌記之附見者惻然深思悠然遐矚其格神之誠奇懷之曠雖昌黎之南海廟碑歐陽之假虹亭記不是過也蓋其紀大綸地菑瘞浚而無非出于忠貞之志夙夜之懷而成之者于以興利去弊雖百世奉為成規可

矣予于退食之暇從公遊見公蕭然于清泉白石間左琴右書怡愉自得有安石東山之致未嘗不嘆公胸懷之遠讀撫漕奏議又何其勤勤懇懇無不詳盡也豈非神明洞徹躬勤政務而具經綸之偉畧者乎蘇老泉常稱張益州曰天下有大事公可屬若公者今之益州也

聖天子方厲精圖治所需于佐理者誠殷一旦側席求傅巖夢旦奭之輩余于公有厚望焉茲集也特管窺豹文之一班也云爾

李纘武制府奏議序

大將佐國家昌大之運則必篤生魁碩楨幹之臣以經理其封疆而綏乂其人民舉稽歷代莫不皆然而我

皇清國初之臣麟麟炳炳尤多濟世安民克奏膚功足以銘旂常而垂帶礪者蓋不可勝數也若太子太保大司馬纘武李老公祖其尤彪炳著矣公遼左之巨族也生而英邁不羣博習文武之業飛騰泥雄心思縝密辦事明著獨敏練達

世祖皇帝知其非常器也拔之為僉都御史其風采已著矣迨進職少司馬而籌畫軍旅協贊樞務動中機宜於是人皆知其經濟之才遂推總督三省奉

命而往三省帖然寧謐迨荊楚多事移任荊楚卒以勞瘁而殞賢嗣以公所為奏議授余屬之令為之序余不禁嗚咽而太息也公之事

世祖皇帝也與余同時余時為諫議為副憲總憲每廷推廷議未嘗不服公之議論侃爽藏警明決節制三省適當圖估之後民多失業榆關曹濮西山一帶盜賊竊穴河患水決下民昏墊苞苴積習洗滌難清公用

勦用撫無不蕩平斜恭負嵎剪除大憝如方大猷丁昌印等非公莫能除其害也伊時三省之民如安於衽席之上及其在楚正當撻伐滇黔征討姚黃公控扼關隘饋運糧儲選將練兵遂致蕩平海寇之變明安將軍舳艫東下救援金陵公安湖湘使風鶴不驚預備船隻貞不啻輸運糗糧而且借戰馬以爲水陸兼制之勢是以誠此朝食克奏敉寧公之功洵大矣哉雖然此猶以功言也至其乃心

王室凡有水旱災傷必痛切陳奏不但爲民請命也其懇懇懇懇篤棐之衷願

朝廷之上將存創業艱難之心以爲祈天永命之本惟恐其好大佬勤也故憂

聖危明爾言之即唐之宋廣平宋之李文靖不能過也此眞大臣之用心而時或致不悅者之譖訴公因不暇計矣年方壯盛身騎箕尾猶以父柩未葬母老弗侍爲痛其至性迫切溢於毫楮可謂忠孝克全者哉詩云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公之謂也使天

假之年而久鎭方州或內援衡宰其爲社稷倚毗霖雨蒼生詎可涯量乎公之應傳入名臣無疑也余與公夙昔相交及公之弟塞公亦公輔材也故備述之以爲他日信史之徵

袁了凡先生農書序

自井田之法廢後世治民者務爲因循之政其一切耕耨種植蓄洩灌溉之宜務爲不講惟聽民之自爲而已幸雨暘時若征斂無暴則民生獲安不幸水旱洊至歲比不登爲之上者又不思所以寬之之術盜賊患作發伐用興民生凋弊而國家因之以蠱壞矣此農田水利所以不可不亟講也余嘗攷諸禹貢雍冀厥壤黃白號爲上上中而其後産薄民困荆揚厥土塗泥號爲中下而其後産美民饒豈非三代以後東南之水利日興西北之水利不修之故與袁了凡先生商才博學有志先王之道其農書一册作於令寶坻時凡所以教民耕耨種植之法甚備而其水利蓄洩灌溉之制尤懸懸焉嗚呼此井田遺意通其變而善用之可使家給人足非迂遠而謬於事情也兵馬指揮張完修將表而出之付諸梨棗吾謂是書規畫詳密可造天下後世生民之福而施之西北爲尤急欲復三代純王之政者必奉之以爲權輿則張子汲汲復古之心將著於篇與了凡先生當日康濟之心

並存於天壤矣

紀元圖蜀南治畧序

保陽山水秀麗風氣凝結自古多重名節之士近代如劉靜修楊椒山尤爲奇傑而江村之鹿太常容城之孫鍾元或出或處學有淵源余皆心慕之若余同籍紀元圖先生則又今人而古處者蓋自其初登鄉薦相遇於燕即與之言時務洞中肯綮如汪汪千頃懸河傾瀉而不竭也論古人則黑白判然如明鏡當空而妍媸畢照也迨試之以吏事在浙而浙治在蜀而蜀治左之右之無所不宜士民愛戴如父母兼師

保元圖之言曰會稽繁華之地也人習其侈吾以淡心處之蜀南疲殘地也人厭其冷吾以熱心處之吾非有治績之可見也惟勉盡其心耳究其在蜀南申詳移會條告諭示之類共爲一册示余余讀之竟篇知元圖之爲治以實心行實政而荒殘凋瘵之區頓有文明嚴厚之象非其學之有本曷克切摯卓然自立爲能不以遠近易慮而體國愛民若是今元圖再補憲副矣海俗惟青州其民淵渟多匿智太史公言之其所以治之者又必有道也敦禮讓厚風俗勿使小加大賤凌貴此今日急務敷布以漸王元美亟當美於前哉吾且執此卷以待海俗之治譜

張玉甲青齊政略序

賈子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吏者天工人代何可目之以俗正以其所急者在簿書筐篋徵發期會而於先王教養之大端無所涉焉故曰然又有習爲文具銷咀嚼刷爬所謂下車條約者塗飾一時之耳目觀其文亦若有可觀而無勤勤懇懇之誠意寓於其中君子不貴也大抵學者誦詠載籍矜好談王道卑權術及乎授之以千里之寄委之以元元之命則又委蛇遷就失其所守甚而武健殘酷刻深鉤距以爲勝其任而愉快步之逾遠矣惟 玉甲張老年翁學有本原志在利濟受命於

天子觀察青齊入境之後其所規畫設施皆有成竹於胸中而次第布之故觀其摩本晉俗六條則已知爲治之大端矣其餘禁火耗禁賭博禁差役禁僭侈息詞訟修城隍備倉廒建社學凡一切患民之政條分縷悉無不備舉而於禁止巫師僧尼邪教尤不啻三致意焉蓋世人怵於禍福之說妄邀慈悲之後解心

知其非是多方假借與浮屠爲膜拜以助之燄而爲之波若與教繁興自邇無稽等邪說紛行往往釀成大患是以政略於此直欲拔本塞源本先王仁義之道黜其淫誕異流之污若非深於洛閩之旨而具眞黎之識者不能確然不惑如此也昔班固傳循吏引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稱皆可紀以經術潤飾吏事由今觀之豈但潤飾而已哉 玉甲通籍既久所在著迹俱著督學江南而士氣興建臬川南而政使化今又見之於青齊泱泱大國之間去秋奏最來埋仁講壇教養備矣余昔與 玉甲論學於京邸 玉甲謂立身行道只在孝經一卷時則心識其言今余檢方林下無補於時而 玉甲以其所學實實見之政事不振風俗又安東夏不負

聖天子任使之意由是而躋位九卿蹤文正之階坐與庭之下與海內名賢名臣講求三代以來所以統羣類而一方略者亦必有其具矣孰謂王道不可行於後世也

河防芻議序

自黃河趨於東南而漕運資之以為利故昔人有言歲漕四百萬石非藉黃不能浮舟於是言治河者即治漕亦在其中乃修築方完潰決立告費水衡數百萬金錢罔克奏績不惟生民昏墊即漕艘亦有梗阻之患此

聖天子所以側席殷憂特遣重臣巡視而簡選才猷之鴻碩者往任其事也今江南按察使崔子暢番曾任滎陽令歷淮安都丞改理河務遷四明太守特舉河道監司於是有河防芻議一書自丙辰之春寄質余

頭問序於余余方養痾林下兀坐高齋數年來不出戶庭何知河事顧聞高寶清桃諸邑時有懷山襄陵之厄田廬淹沒室家仳離老幼婦子幾盡化為魚鼈則不禁心怦怦然怒焉如擣乃披覽河之全圖暨黃淮交會圖及其條議五十則或問二十五條知其身親目覩手口卒瘏日與河上之勞人疲吏斟酌籌畫而苦心以出之非揣摩嘗試之見可得而比也昔神禹治水疏瀹決排而已今則疏濬之外必以塞為要法蓋不塞則浸衍於上不疏則壅滯於下也故篇內云在上流則塞之使歸故道不致中潰而來在下流則濬之使歸故道得以順流而去又云黃河自西北而來至清口出雲梯關入海淮水自西南而來至清口出雲梯關入海二水並行清以制濁水行河底海口自深則黃河南北兩岸自無潰決此故道也亦舊制也善哉言乎蓋已無剩義已夫河之利害大矣神禹之功不可復見武帝築宮宣防猶有勞心之遺意彼賈讓放河使北入海固膺民之要言而李仲昌穿

六塔渠竟無成功亦庸人之淺見惟故明之潘季馴李化龍諳習河道疏塞兼施雖不敢比績乎成亦庶幾安瀾無恙者矣今暢菴所著殆與季馴化龍相表裏坐而言之起而可見之行事若河道之職任者得是書而寶之奉為指南車其於國計民生端有攸賴治法得治人而行河漕其永無患乎

理刑末議序

刑與余鄉接壤漢爲襄國春秋時齊桓公起而定之遷於夷儀傳曰邢遷如歸然後知鍚小僻阻之邦猶必待其人而後治況今爲碼㘸近地在天子畿內車書輳絡之衝哉我

朝定鼎之十三年始命閩晉安長源蕭君李是邦夫李雖佐郡位在郡司馬別駕下然獨持風紀爲𦊁䆊紀綱之寄下以師帥其僚屬凡官府之臧否吏治之得失李得上之督撫按督撫按據以入告黜陟之柄有大獄大政諸司不能決者下於李而始平諸豪猾不軌胥吏之虎而翼以噬閭里惡少年椎埋弄兇李得摘發嚴治之而藏其牘於庭任綦重也自蕭君李邢後予鄉之人士有事畿輔者輒告予曰邢獄平矣邢政修矣邢之大奸大蠹除大猾去而年凩息抱鼓臥矣予心韙之乃未幾以徵績報最召之內廷入都門出所爲理刑末議四册授予則二年中文移案牘俱在予讀未竟愈信夫君之得此聲固有所致而然也按刑故煩劇四方輸蹄趾相錯又路邇山左右自

明季多伏莽我

朝以近畿地養豊沛禁旅廢屯衛牧地以給諸失業諸失業者爭而亡著虎蹊之訟累十餘年不休昔之李官綜理大綱而今則屬邑之刑名庶獄之贖鍰皆責成之哉在今甲是邢故難治而今之邢尤難治矣今觀牘中所載批御導窾條舉目張發於古見於施行其他讞獄平允輕重出入各協於情而麗於法何其左宜右有亳無棘手也夫國家用人當用經於經術宏深通憫而又智意開張無膠柱求濕之患庶克有濟方君讀書時閉戶自精揣卷有得一旦試之携取逢源是故學術者吏治之本也吏治者風俗之本也讀是編者其亦思蕭君之吏治出於學術由是爲

今子之大臣無類豈但比於古之循[illegible]哉

王鹿莽服官十要序

作吏自古難之昔讀元次山道州諸作及高達夫封丘縣詩未嘗不掩卷太息也況在今日凋殘未起過羽甫集自非得學道愛人者撫而治之其能免於吳錦學製之譏乎博陵王鹿莽少爲名家子嘗從學於翁倚鶴先生博洽多聞不屑屑於溫飽蓋其於立身行己之大端講之有素矣余於桑梓附舒龍稱以爲善士茲且筮仕望江以服官十要質之於余余曰服官者之不知其要也久矣彼其所謂要者肥身家飽妻子誇耀閭里廣置田宅以猾役爲腹心以錢穀爲捷徑因之以希顯榮膺仕者有矣然蹈是途斃而爲世所姍笑者亦往往不乏也曷若清慎自爲身名俱泰之爲坦途哉王子之所謂要者如是是即服官者之指南也

聖天子試理人之策藉此以往可矣

勸民緒言序

一邑之令長即古諸侯也得其人而邑治矣然治之無其道則怠廢焉而不治即勤勤焉而亦不治縱勉爲而不治即督責焉而亦不治甚矣爲政之道莫先於教誡而教誡之道尤當根心以出之因俗以理之諄諄焉如父母之訓其子師長之誨其弟使民欣然皆有樂於爲善之心而無甘於不肖之意閒有不率而後濟之以刑則人服而不怨此子羔之所以感刖人武侯之所以服李平也近代以來賦役繁而刑獄滋饑寒迫而奸僞出爲長吏者日惴惴以獲免於罪戾爲幸矣暇復以教民爲事且念及於教之必以其道哉邑侯御君子昆昔令臨湘曾著勸民緒言一冊移風易俗厥有成效矣今改授鄙邑下車未幾即以革弊息訟止奸防盜數大端布告閭里此猶名醫診脈立方皆其嘗試而已驗者而要之在循吏所以教誡斯民之道實亦不外於此矣傳曰學古入官御侯之學蓋有源本者也以學爲治治故不同倘由此而力本崇儉以臻之紓而仁讓以治之將睨近之風

不崇朝而可底於滹濮之北又倘衛漳之難治而報
政之無期哉

章邑伏籲災錄序

水旱災傷雖曰五行之沴氣乎然亦人事之未盡有以召致之也以人事召致者遲以人事補救之是不能無望于良有司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號咷者疾痛求援之情笑者疾痛既去而不勝欣喜之至也戊申之歲春夏不雨既而地震大雨連旬不止水大至冀青兗荆揚罔不被水者於是
聖天子惻然憫之廼乘穩輅駕蒼龍翠華雷動旂旆電轉過趵突泉之野歷堯母之墟瞻恒嶽望鎮州親見北方諸侯進述率人臣論民生疾苦知水災異常獨免額賦以拯恤遺黎維我栢邑得與斯恩齊廣蒲之澤時令斯邑者萊山章公也先是七月初七初八四五晝夜雨若河漢傾注城以外平地水高丈餘黑風白浪蛟龍怒舞人結巢于木杪繫孩幼于樹檯穀麥在囤者皆付洪流尸骸飄泊而下城以內沈竈產蛙士民登陴而望色若死灰公以身捍禦手操畚鍤冒吾雖不及蘇子瞻之在彭城然水不退余義與城爲存亡投以少牢於是水既入而旋去民則人喜然未能

化爲波臣矣民則旣喜而復悲悲其不死于水而將死于無食也公曰若勿憂吾爲若請命于是以水災十分請其言具切沈痛洒涕淚而繪鄭圖矣大中丞甘公踏勘至櫃亭慰公曰若言不謬吾爲若請命于是大司農以例應免十分之三奏聞

天子曰嗟爾吾股肱郡其盡免康熙某年田租部檄至邑六張告示民則又大喜過望然邑當九省通衢賦旣免應給供料無可措兵漕候核算卅乃調補公計無出至典衣貸債支應郵符民則旣喜而復悲且嘆曰柰何令我公若如是魏子聞之曰邑之被災天也他邑之民被災而至于流離死亡茲邑之民無之災而能以人事補救之公之力也近世有司好隱匿災傷利于催科以求殿最公不忍爲也卽免租一歲矣驛站緊急追呼以濟然揆亦可以告無罪於地方公又不忍爲也有大德於邑之民無德色公因邑之民以致朝夕饘粥不能自給無怨色公則誠賢父母矣而我邑之人尸而祝之者寧後于畏壘之民也邑諸士民進而告公曰公爲民請命其事不可以不傳其

文不可以不紀父將以語之子兄將以語之弟且以語後世子若孫其勿忘茲曰永載我

聖天子之德與賢父母之惠也於是乎捐資以刻斯錄而余樂述其前後以爲之序

高雲峯先生殉難實錄序

道可以苟而獨知而不必出於衆見事可以快於一時而無不傳於千秋此天理之極而人心之公也若雲峯高公甲申殉難一事蓋炳炳乎可以照汗青而光簡冊矣昔余於

世祖章皇帝時嘗上褒錄幽忠一疏若倪元璐等二十餘人皆蒙華衮至今海內誦

朝廷美政其於廉頑厲懦不爲無功然彼時未聞有雲峯高公也逮同邑谷子席之出顯忠一集余乃知雲峯殉難之事蓋其死之事甚奇而其從而死者又

甚奇奮身入棺寘月而逝李繼善賈奕倫等十人同日自縊發火焚燬何其烈也按高公時已七十餘歲矣以懸車高臥之年官守言責俱無所繫即遯跡巖阿可以自全而率其家僕及所屬官決絕不顧若誠以受恩深重國破君死以身殉之不忍見賊寇鴟張覩天下之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然吾聞公自髫年讀書卷而好學練習國家事務知綱常大義又所著有一化元宗書深明性命之理其死也見之真守之定無所顧戀宜已乃繼善諸人何爲者皆田橫島壯士耳設不臣漢自刎而死其徒五百人在島中聞之皆死論者謂其素得人心若公者非忠義之氣久浸於及門之心何以令十餘人同日甘焚燬耶故雲峯之殉身者心國家之心李繼善等之殉身者心雲峯之心也獨知而已何必衆見自快而已奚問千秋然而天理人心顧可泯哉今公死且三十餘年矣丹心成灰藏血化碧枯骨歸于馬鬣悲烝鬱千祀吁上谷張茂才既爲之作傳谷子席之復問序於余

余泚筆述其殉難之意以見其可傳而余昔年褒錄幽忠之疏有所未盡職司銀管者採錄不可以不急也若其生平懿蹟則自有本傳在

畿輔人物志序

畿輔人物志者退谷孫先生所以誌畿輔之才也先生以諫議名臣直聲聞於天下後復晉位少宰銜並辯品天下之士風走響應莫不稱爲一世龍門今旣急流勇退倡徉故而癖烟霞矣猶然惓惓不忘若昔何居嗚呼於此見先生之志也嘗聞古之君子得時則尊主庇民功業蔽於天壤不得志亦必著書名山以爲惠後學若夫灰心槁形自命羈逵有道者弗若焉先生生長 京師幼習宗廟百官之美富矣彼都人士之先儀而又仕宦省闥與海內賢人君子有椒蘭之契其出處顯晦多所閱歷若其水火黨錮之禍又嘗痛心疾首於鉛槧觀已之閒故以四朝人物志天下之人才而復以畿輔志燕趙之人才揚其善而不及其惡舉其大而不錄其細無善可稱者雖宰執不錄有節可紀者雖匹夫不遺茲何心哉夫論天下古今之事者在乎議識正斯義正義正則是非取舍無不正無愛憎之偏頗無賢愚之顛倒無事跡之損益無遠近之棄忽此皆於義乎取之也況其旣以畿

氣正性自治其身其於人物之進退一以是折衷之凡所表揚褒著皆忠孝大節經術文學非是義也不列嫉修人才若此可謂淵淵乎盛哉余嘗讀司馬遷史記至西山作歌燕市擊筑樂毅報書廣卿棄印諸如此類未嘗不掩卷而泣乃知古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本爲天性所近地於東北爲陰陽風氣之會左倚海而右太行山川激宕化爲人物者代有英靈不可銷歇今觀志中所載碩彥奇士比肩接踵亦何負於古人也後之讀是書者與型未遠景行不息即其義以測先生之志其亦可以翼史而資經矣若夫畿輔一代人物即紫明室一代之祭表諸君子序之退谷先生自序之詳矣余何庸復贅

重修廣平府志序

書紀禹貢詩列國風山川土田風俗人物罔已見其大槩矣自編年變爲紀傳表志後世史家遵用之志即郡縣之史也然史之善者稱馬遷班固陳壽歐陽修諸家而郡縣之志未有爲文士所膾炙者何其地既險其事瑣凡其品行駿偉者不過數人其文章卓犖者不踰數篇即有龍門之高才扶風之家學捃摭網羅終無以與於瑰瑋奇麗之觀已故不登五嶽不知羣山之卑也不觀四瀆不知衆流之細也不游洋

萊道山冊府芸香不知金匱石室之珍儲發秘閣之故實也然則爲郡縣之志者不亦難乎乃今廣平郡志告成蓋三長俱備而五難不足爲病矣廣平名郡也天文上應昴畢辰星斗樞地勢北通燕冀南接衛鄭山則聰紫紅要水則漳滏洺沙風氣廻環墳壤沃饒向河朔閒一都會哉乃舊志相沿一百三十年未經再修誠有闕矣維　太守石友沈公師神敏化大雅在躬觀察進也潘公耀猶宏深風標明峻下車以來即欲蒐采成一家言垂光琬琰適有　內閣衛公之條議　撫軍金公之德檄遙造　督叔申太史之廬而請焉曰非先生椽筆弗以謀不朽太史亦遂降心以從曰余嘗與撫軍金華殿中矣纂述之勞又焉可以辭於是掩關却掃準例稽叙始於乙卯之冬迄於丙辰之春末百日而畢厥役其間綜覈者則大司空公治諸公參訂者則人懷襄琰諸公摘刊同閱者則獅乔璐生賓陽諸公曰旣成矣　石友使君遣一介之使問叙於余余焚香誦之繹之以悄見其賅而有要詳而有體自星野沿革暨災祥褫志共二十

卷而古今典制與革地方人物勝蹟天道地勢人事之本末備矣昔蔑雖以百日藉閱取之廿一史歷有三載此龍門扶風之遺意可爲與黃凡爵之指南也豈不盛哉抑余因之有所感矣　國家幅員廣潤包容無外而根本在於畿輔畿輔近郊多大公侯采地賦税所出根本又在於趙魏廣平趙都也邯鄲肥鄉爾今耳咽喉所屬似平而險當戰國之時秦人鷹揚虎視日思吞噬惟趙與之抗衡秦終不能有加於趙唐之河朔藩鎮驕縱跋扈不可控制瑕義捐出其中卒

破朱滔救魏博而定其亂則以洺磁邢三州爲之齊力也且當洺瀛之衝亦爲重鎭今軍興未已轉輸糧餉且爲漢之關中河内矣歲多水災民寡蓄積苟噢而休養之俾不至瘡痏而奮其忠孝之氣以作干城賢使君明府之心亦此地父老子弟之望也敢因弁語而併及之以附於諸叙之後慶云爾

重修南和縣志序

日月西陰陽之禪代往來而不已也前聖後賢人物之英靈生毓而不竭也匪文人纂組之則天地無色矣故曰域中有三大而史官居一焉邑之志即邑之史也黃帝分天下萬國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之邑即古之國也國而可無史乎此志之不可不作也南和在天文昴是分野自漢唐以來爲邢州封域之内夫其西眺太行北倚嶺霧大陸在其東洺水經其南洵勝地也自古名賢指不勝屈而鉄

骨冰心爲有唐賢相第一人者莫過宋文貞公其後則明之李棱心自華池朱和陽諸公後先蹶起語曰人傑地靈地因以人靈哉舊有志書殘缺已甚邑人咸欲修之而未有首其事者丙午之秋余以假請告至里故人周于若柯以咏邑之十二景示余余走筆和之移書若柯謂可以補邑志之所未備會邵丞千峯王公邑令德符章公言之文宗虎臣蔣公文宗大爲嘉嘆因令人一行作史據三尺案日事敲朴午夜猶搦管計錙銖耗焉而乃以載籍爲重以偕衙潤飾

吏治此兒寬黃霸之遺也吾聞岡子老何雖邑諸生哉其人熟於左國班馬有史材益以幣先之若利拜受惶切不敢辭乃挈同事諸子網羅遺失搜葺碑版咿唔筆削晨夜不敢休息數月告竣不觭不繁有典有則燦乎其如雲錦之章也犂然其如網目之紀也事皆詳盡而考核爲必當人皆賢哲而去取無所阿豈不卓爾大雅彬彬史筆哉書既成上交宗蔣公公奇之志分與談曰子誠才士勉旃自愛且嘉和水邑令之用心悉懇微良吏之一班也若柯至都索余文

以序余雖厠黃扉之側讀秦撫所進陝西通志竊嘆其多識舊典寓意勸懲有古大臣之風今茲志書之成一舉而數善備焉則他邑之志聞風而修者尚未艾也是寧特一邑之美哉

重修晉州志序

晉州古鼓子國漢魏爲下曲陽元中統間乃改今名蓋其定宋隔之重地也舊志云鼓山聳翠滹水環流背倚恒嶽前挹陸川亦可見形勝之大槩矣而或者曰晉地極目平沙絕無蒼巖丹石參差掩映足供流覽所謂左接瀛海右擁太行俱求用服聞物徒虛語耳是殆不然聞之青烏家言山繪之秀脉落平陽達人曠觀俯視寰宇九點煙耳名山大川何必岩巒落陽乃爲巳物余爲諸生時曾入州境見其民物熙洽

風俗淳厚桑麻遍野絃誦有聲心焉之以爲一變至道此地其庶幾也然近幾年以來聞地漸瘠民漸困探丸者揭人於在持格佩者發咏於苕華則又不勝慨歎安得良有司綏乂之以復昔日之盛也乎會州大夫　思參郭公來守是邦拮据二載以子視民以靜育士政清人和百務畢舉因奉　撫軍譚公憲檄修輯志書乃聘諸生關永清等編次採訪俾正程思恭鄉紳紀漢等參訂考較大夫則修飾潤色斟酌損益期於至當書成問序於余余讀而嘉之蓋志郎一

方之史也史才甚難唐劉知幾謂有三長五不可而又云學才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今觀志中有綱有目分爲十卷體裁較然而每款有引有斷備規勸焉安饒武三邑例有聯轄聽其另修不相混淆見統屬焉職官師長功德可紀者案其大槩恕其疵瑕普善長而惡惡短存厚道焉科目仕宦孝義節烈有關風化核諸典紀詢諸父老確實無私示鼓勵焉藝文惟擇其有裨於治理者經制則取其有切民瘼者而道釋二途原屬異端非王化之所尚附諸簡末以寓存

而不論之意豈不三長之咸具也乎余因是而思古今治天下之大要吏治與人才而已矣有吏治而人才愈盛有人才而吏治愈淳此　廟堂所宜懸懸加意也郎如管之人才指不勝屈而唐之鄭國明之恒山尤爲表表著然鄭國受業於河汾恒山授徒於書院其學皆有所本矣學而後吏爲良吏儒爲眞儒可以爲州郡之父母亦可以爲天下之大臣匪是則以寇萊公之功業尚有不學無術之譏然則學可以不勉乎哉州大夫之亟亟於修志也仕而優則學之大指亦所以化此州之士與俱共沐浴於先哲先民流風餘韻而徐求所爲一變至道者豈僅操觚染翰鋪張纂組以應編摩之故事而已耶夫以其學爲志一州之書規模已遠大如此若進而登天祿奎章之閣紬金匱石室之藏又何難揚扢耿光大烈繼龍門扶風之軼迹也余故樂述而爲之弁其端

新鄉縣志序

蓋聞天道無常故星日有薄蝕之變地勢至厚而陵谷有遷移之時然其斡旋轉運俾三辰不失其次河岳咸循其紀則在乎人事之修舉而已人事修舉責諸君相而史臣之職實爲之總鑑故曰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此非虛言也史在於朝則爲一代之書史在於邑則爲一代之志志顧不重哉新鄉古墉鄘地殷先王之齊潔沐浴最深其後雖桑於妹土而保乂之化肇自孟侯殆與伊洛豐鎬同其熙浴

其析設獲嘉二邑地皆新鄉則創於隋宋代因之山川形勢左孟門而右太行人民風俗勤播種而尚孝弟洵河朔要區哉前志雖有可觀喪亂之後因革因已不同名公碩人之懿行騷人文士之纂述更多未備適大中丞那侯賈公持節豫州檄州縣各修厥志新鄉之志則請於許侍御巖先生曰先生操觚司海內文衡久矣若然藜天祿之閣則當上繼龍門扶風助是非賞罰之權茲一邑之志聊遂所懷其鄧林之一枝而崑山之片玉也歟先生曰是役也余不可以辭

於是含毫吮墨纂要鉤深詢諸故老之傳聞與夫貞珉之鐫刻且旁採傳苑自經史以及諸子百家里歌巷謠凡有關涉莫不搜撫網羅無所佚替至於恒星分野七政東行之說則又與余披書辨論而先生獨得其精微然則雖一邑之志亞于視之以爲有良史之才爲余姪梁爲述而序之俾披之覽者知夫一邑之中亦有大地古今之變恢以瑰偉之觀若夫斡旋轉運安民阜物必有待于邑之人若可與鄉之者德而好學者此物此志也夫

重修曲陽縣志序

堪輿家言謂中國山脈自西域來爲大幹龍者三蓋相沿襲久矣而余獨不然其說蓋五嶽上應五星猶人之五臟本於五行先有五嶽而後有海內群山猶人先有五臟而後有四肢百骸由內以生外未聞由外以生內者也故余常以爲中國五嶽乃三千大千世界群山之根本而恒嶽其尤尊者矣曲陽在眞定西巖邑也嶽廟之祀其來久矣古帝王豈不知渾源之恒山而乃建祀於此者良以大茂爲恒山之正支

自渾源州發脈由蜚狐嶺達曲陽延袤所至北方之諸侯朝覲爲便且不欲使車轍馬跡登陟夫深巖窮谷以重勞民力也是以廟祀之文載在碑記班班可考焉曲陽舊志荒略不備且自兵燹以來未加修輯邑侯峻度劉老父母以廣陵才子膺有治譜來宰是邑百廢俱興政通人理攬形勢而嘆曰此邑燕趙之心腹而齊晉之咽喉也天一生水若能資爲郛郭浮精達於角亢即其餘可例推矣雖其地民風朴陋文教未振然陶唐氏之遺猶有存者志書殘闕無以應諮詢備輿章一旦

聖天子纂葺臨幸修輯瑞與望大典則何辭以對爰是搜摭遺文網羅近事變其義例加以新裁爲書十有一卷且倩善繪者爲之圖一展卷而如置身少容見龍之閣徜徉於疊嶂參差凝州合翠也如親事於嶽廟鐘鼓之側肅嚴其日月天宮雲物爲膳也如振衣思補恭陰之堂矜式其忠君愛民政簡刑清也又何俟陳詩采風而始知地方之奢儉貞淫乎雖然志者史之類也侯少有史才評論千古人物是非成敗得

失若在指掌凡案牘他日執筆螭頭爲起居郎爲秘閣校理有所論著龍門扶風涑水廬陵自不多讓茲縣志之修蓋有移風易俗之意焉特豹文之一斑耳其實政之可述而志者指不勝屈後有作者銘之大茂之麓與嶽色同其秀齡若標其稱與於斯志也夫

重修柘鄉新志序

蓋聞譜牒失傳則宗系紊與志失傳則文獻闕士大夫之責也柘志自宋元以後散失久矣有志自前令馬公篤始修與 先高祖慎齋公高叔祖了思公創厥端未及竟濱州左海張公續成之而吾恒堂尚公定爲捉刀廣詢博採洏沒磨滅之迹燦然復著翦體裁清辨爲帙泛濫權與者固難爲功也況甲子迄周損益紛叠彰往昭來將安所取鏡乎先大人攬戶若苦疾雷破柱鉛槧不移族譜甫完輒及邑乘筆削簡嚴

藻采蔚炳雖一邑志可當畿南一大紀未及壽諸梨棗而竟齎志沒矣嗚呼不孝介披繹手澤凜凜以弗克負荷是懼庚寅辛卯之間署象朝歌彭公前論及此慨然修舉遂捐貲付之剞劂其中微有補綴要以遵先人成命述舊聞發幽光爾嗟予以先大人服縕五車筆羅二酉弗獲然藜天脉步影花磚乃俯而微一邑之掌故耶顧窮達有命敬止維桑典型未遠詎人是程不憮然興感者豈情哉自壬辰以來又復十三載矣

仞丕以介劾力有年榮及所親每檢手澤輒爲興起會孫宰李公役詢志事余於政事之暇博覽載籍兼致前輩諸老先生文集近自海內與里中諸君子篇什所及暨荒草殘碣稗販所存向偶有遺漏者並搜採補入之而邑社一志終振興禮於嘉惠堤黎之意尤惓惓焉蠻有例之凡卷分爲十卷一手一心討論潤色數年功力頗事揚華不厭詳審匪敢自作聰明也牧斯土者撫是編也若計燭照探刀緊錦之佐吾知免夫而生於是邑者企蔡流風學道自淑若于愛人

小人易使以相與有成誰謂雖尤之里不北陸於可封之俗也若夫天時人事日新而不已邑之可紀之具有可可紀之賢才與可紀之庶務亦方來而未艾則有望於後日之繼述者

重修寧昌縣學宮序

聞之古者奠先師於學而無廟其後廟事之而無學自有宋以來迺令天下皆得立學奠孔子其中如古盖自都邑郡縣以至荒徼遐塞莫不喁喁向風而有嚴有翼也嗚呼盛矣雖然古之所以爲教者其法甚詳智仁聖義忠和其德也孝友睦婣任恤其行也禮樂射御書數其藝也而又有言僞行僻之禁侯明撻記之條是以磨礲濯淬漸積日久有以聰明天下之耳目而成其材今之所爲學者吾知之矣俎豆籩篚

罇簠簋之屬歲時春秋稍稍陳設一二廣文先生几几皆若齋中嘆無飽而歠飯不足即爲之弟子且有不謀其面者矣又况長吏者以錢穀刑名爲要務書期會爲急以飾廚傳工傴僂爲能凡進德修業執經問難之事何啻秦越人之各異其志哉教化衰息未有甚於此時者已再邨越老父母令瓌御之三年桴鼓不鳴鴻雁來歸頌聲交作雖魯恭之於中牟陳球之於繁陽未之過也値兵燹之餘泮宮傾圮鞠爲戍草公過之而喟然曰是長吏之責乎乃倡義捐俸

庀材鳩工而寧之紳士亦莫不捐橐以趨不費民間一粒一錢數月告竣自殿廡齋廊以及門壁庖湢莫不煥然森然公進廣文先生諸弟子而告之曰余之爲此舉也豈徒美耳目之觀耶爾寧昌甲第淵藪自有明迄大清以來或狀元宰相或九卿侍從其餘部寺方面顯名傑出者指不勝屈在恒陽爲文獻之邦矣此皆學之所成之材也夫以恒郡幅員之大而寧昌所成之材獨優如此則古之所以爲教之法其必有不盡淹沒者矣今日者煌煌駿奔余將與廣文

弟子勉其不逮以其從事於磨礲濯淬之方也故謂非長吏之急務而弗盡厥心諸士其勉之矣蓋公之言如此余邑夫寧昌密邇沐公涵濡之化有素爲孝廉遇爾吉公所拔士也請爲文以叙余故述其顛末以見公修學之意將以成士子之材而復於古道以爲後之教養陶與薰陶士人之學於此者勸也

任子家乘序

余昔驅車過濟上因思昔春秋孔門任子祀於茲土未嘗不曠世相感徘徊留不能去云時值戎馬怱遽弗獲瞻拜至今以爲遺憾閱讀史記孔子弟子列傳身通六藝者七十七人皆異能之士也而任子之名在焉字選鄭氏曰楚人顧其言語行事不見於四子之書而家傳所載則從夫子講學於洙泗之上讀書歸山周流列國唐封任城伯宋加當陽侯明稱先賢任子從祀廟庭由春秋以來至于今七十五代矣夫漢

闕唐陵化爲冷風烟草者何限即自黃帝分別姓氏以來宗族支派淹沒不知源流者甚多而任子之世系分明若此豈非賢者之盛德食報久而彌彰耶然由今七十五世以至於百世千世吾知廟祀血食與天地並久終不可絕何者孔子之澤萬世不斬則任子之澤亦萬世不斬也或曰任子之言語文章既不槩見則學者稱述之疑於過情余則以爲不然夫聖門曾子子思著書立說傳道後世而顏子以喟然數語發明至理稱爲亞聖七十子之徒當時亦各有言

語文章秦火之後漫滅散失不復紀載徒令人想像其修如淸風之德則亦不幸而不傳不得與子游子夏諸賢使後人詠嘆諷味其書也然即不傳亦何遜焉後有商石學遂才敏與家弟新若同登辛丑科進士甚契持家乘示余徵言爲序余自甲子以來矢志嚮學會作聖學知統以發明大中至正之傳而終以未得親炙先賢爲歉讀任子家乘如見任子見任子因此見孔子矣司馬遷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竊嚮往之過恐世之人往來茲地者不

能涓潔蒸修登先賢之堂思先賢之德而徒留連於泰山河道飲酒歌笑之樓也其亦不知所重矣商石兄其敬守先祀以勿忘先聖之教也余遂重後將登泰山趨闕里觀先聖之祭器車服並登任子之祠而觀乎下拜焉商石兄其持此于濟水之上乎

來濟堂文集選卷之八目錄

序

勸戒圖說序
山西鄉試錄序
壬辰會選大選齒錄序
庚戌科會試錄前序
恒郡觀風錄序
胡司李觀風錄序
刻風集序

南和課士錄序
申隨叔制藝序
宮定菴館課序
和鼎實窗藝序
趙岡源大題文所序
宮定菴窗藝序
舉業指南序
于孫宇書序
總憲魏菴王先生壽序
祝龐丁也保壽序
蔡城趙邑侯壽序
賀平涼太守加級序
直省臨縣督壽序

柏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序

勸誡圖說序

勸誡圖說者勸善懲惡使人見而知所省察改悔以共趨於平康正直之路也易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夫天之命本有善而無惡而氣動情移遂變轉離岐以相違故君子之為學也必研理欲之界以晰善惡之幾而大人之持世也必重激揚之典以示善惡之應典章制度雖有不同其本指歸於此而已矣自刑罰禁於已然之後而訓誨導於未然之先豈武健嚴酷者所能勝其任而愉快乎御史代天子省方其大者在觀風問俗使民遷善遠罪以追古治不知者以為刑名搏擊之職則失之遠矣況今天下之民奢侈而不知儉也惰慢而不知恭也其視大倫常日用之道泛泛若萍梗之適相值於江湖也科律罔惕奇衺成風皆由不知禮義教化以致殞身喪家不可勝數司馬相如所謂父兄之教不

先子弟之率不謹者可不痛與今直指採得為之權凡民間之善皆得而旌之列質狀以達於春官民間之惡皆得而懲之具爰書以達於司寇驄馬所至雖不濟濟思勸者余欲以霹靂之手生慈惠之心謂禁之以刑罰不若先之以訓誨爰刻是編以佐鄉約之條以廣道鐸之徇斯無負於

天子道德齊禮之本意矣書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又曰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師保澄清之化余且拭目以俟

山西鄉試錄序

今

上御極之五年仁育義正薄海內外罔有不謐泰運宏

開四門以穆

皇上垂恩儲融蓋以功崇業廣需才益急惟是濟濟貞

彥是倚是賴值茲大比鄉國士歲宗伯建曰惟大佑

我皇家喆人蔚起滿東之徵倍宜劻勷

皇上曰俞哉乃嚴飭廷臣干旄四出山西之役則命給

事中臣喬介偕戶部主事臣若英往典試事於時天

高流火沉寥氣滿乘程跋涉旬有六日而抵晉陽伏

念臣黯淺固陋幸侔側身荷禁謬冀稍竭踵頂而廷

疏誤登尺寸無補茲拇衡重任倘貢檢遺珠則冬烘

選誦蔽賢者業難戮

上圖寬臣臣不能自為寬也臣益懼已竝入闈宣揚

欽諭戒以尊精悰思必虛必公務期登正文體剔羅異

儒以副

聖天子旁求大典於是監臨大御史臣朱鼎延提學僉

事臣孫啟賢所校士三千七八百有奇鎖闈三試之得

儁如擯額錄文以獻臣宜無言倘端臣竊惟皇清革

命創制百度維新獨經藝取士由舊不變者蓋將崇

先聖之矩模右文教以釀治也昔漢高不重儒術然

陸賈奏新語則每篇稱善建元之間漢興已六十年

表章六經然後董仲舒公孫弘等脫跡蓬蓽之間奮

翼青雲之上獨我

皇上功成五載翹車三貢於巖中求賢之慇古所不及

宜乎韋士蔡獨藝英騰茂若長風之鼓北林衆壑之

歸江海也雖然國家遴士以文而關士以行如以文

而已則家競隋珠人抱拱璧童子操觚比稷契而笵

管晏若以行也則蹈禍甫釋爰素易變或棄詩書為

敵皆築高足而擬嬰拜例其前後之不侔也慨自明

季文體僞靡國運亦傾假大口於齊驕鬼說於關

季碎公孫毛髮之文縱莊生游蕩之極究其所以鑿

非根源理要以致盜取功賢同升相詡遞至今日餘

風未殄則又有泛濫疳涩之辭雕蟲篆刻之字似是

而非鋪張捕綴不過記誦功候帖括熟套逢迎敷衍

而經史傳註置若灰塵此其敗壞人才狂瀾莫極宜

乎　功令煌煌誠以刪芟蕪累而臣等懷敢辭之不
勝也乃若晉之士風其染於近習者猶渺蓋晉俗勤
儉風樸茂其民厯其土恪瞿瞿瞭思之咏見於葩經
者良非誣也茲者登高遠眺覽冀并之形勝東則太
行蜿蜒綿亘天下之脊也西而黃河奔流浩蕩一息
千里北則雲中鴈門幽燕之屏翰也南而上黨涌律
控扼秦豫勢若建瓴乃喟然嘆其盛曰十步之內必
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矧茲神皋奧區其產士
也必有異吾知山藏美玉光照廊廡地蘊神劍氣浮

星漢行觀非常之彥應運而穎脫矣夫地以傑靈溥
由晉徵無論相軒鄒虞之佐晉煜千億即前晉諸才
若比肩隨踵漢晉以降代有其人遷史隆於兩漢班
律工於盛唐此猶其藝林藻煥言也若乃元相相業
有旋乾轉坤之功河汾中說貫韶易刪詩之統前晉
憶之難以更僕數矣芳躅未遠景行而前獨意在斯
乎既而焚香誓神披閱刪校或洋洋灑灑若千頃之
波或炳炳麟麟如五都之市或簡樸莊嚴如人無心
在握或開霽明潔若朗月之入懷覽以緝闕

理本濂洛敷陳時務則義承晁賈可謂淵浮金石彬
彬乎質有其文者也臣則不勝擊節爲盛世得人慶
若其詭製異態矜言繁詞簽劃芊麗拾瀋叮豬雖瀟
思恣肆綿千章而采角皮猶且刊裁不錄矧若此
其可濟無罪乎然臣不敢信多士今日之文必符他
日之行亦不敢疑多士他日之行盡繆於今日之文
也多士勗乎哉方今
帝道鴻鬯經制方新躍樂漸畢爾多士閉門尋摘有日
行且去彼幽谷翔茲雲衢校書天祿之閣珥筆文石

之陛
朝廷將摘其崇論宏議以展寀措事也次則剖竹曳綬
牧宰方州元元寄命未操而割其傷實多願可嘗試
而輕擲與多士觀夫適海者乎其舟若蔽天之山其
舺若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波而不復觸餐蛟而不驚
若漏舟敗楫則望洋而返耳多士其自爲舟楫利涉
之具也夫騏騮騄驥於凡馬伯樂遇之然後知其駿豫
章楩於叢木大匠顧之然後知其材以一日登之不
迷日五色臣即之知人之明佑生下於一日翁毅東

躬多士必不甘蹈鮮終之戒也多士勗乎哉勿採春華忘秋實勿工文藝薄器識勿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勿蘭茝其名蕭艾其質要之循其先資自獻之言而勿欺以自立庶幾菁莪棫樸之祥治安之際而臣亦得藉以入事君之義對揚我 后之休命也已

壬辰總選大選齒錄序

朋友之序列於五倫而後世篤之者或寡然而年誼之誼則猶近於古也蓋嘗取天下登賢書籍金閨者衡量計之以官爵相後先者十之五以文章相礪磨者十之三至於以事業相翌贊以道德相勸勉者則亦間得一二未可謂無其人也同選之義亦得列於年者何是皆受命於

天子而居其職者也夫受命於 天子而居其職與受命於 天子而爲孝廉爲進士其志同其道同而服官莅事濟世利物其義則更急是烏得不列於年也

自

皇上親政以來選法悉復舊制士之赴選者掣籤則書之於册吏人不得上下其手蓋可謂至公矣四月届期才俊麟集選而受命者得若干人余會試同年秦子泉州李子兼山嚴豁與家兄兗甫皆在選內將約同人共敍齒錄而問序於余余曰是諸君子之盛舉也乎夫諸君子非必素相謀面之人一旦聚首長安傾蓋若故同席參敍之寄鄉其地有遠近氏有浮仵

事有繁簡時有難易之不同然而濟世利物之心則同也是必其以事業相翊贊以道德相勸勉以文章相磋磨而不僅以官爵相後先者也方今

聖主圖治維殷三途並用滿漢兼收諸君子者或奮跡三韓而爲從龍之彥或樹幟文苑而登玉筍之班行且考績奏最爲國家柱礎棟梁之用立數百年太平之基豈祗牛刀小試棲鸞鳳於枳棘已哉諸君子勉旃其各有建豎以符余之言也則茲錄爲不朽矣

庚戌科會試錄前序

康熙九年歲在庚戌春禮當會試天下士時

上命臣喬介臣熊賚臣清臣逢吉典厥試事率同考官十有八人

賜宴於禮部乃入棘闈鎖院至期闈題三試之得滿洲漢軍各直省公車士子入式者三百有八人錄其文優者二十首進

覽例宜顯言簡端臣等竊惟治天下必須得人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唐虞而已然周禮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則所重在德行也自兩漢以策取士其

後法制屢變至於糊名易書而禁嚴矣豈待士不古若哉風氣遷流人心澆僞不得不以此防其僞而別其眞也是以舉業德業有志者不得歧視之爲二而國家亦遂以收知人得士之報其典顧不重哉臣等入仕有年缺掌簡書戴星出入衡文實非所長然既荷

簡命時日已近又不獲辭所以夙夜凜凜者惟此矢公矢慎之一心而已是以在闈之日焚香誓天日一堂

公謂凡文之大指以合於聖賢遵乎傳註爲主而立意布局程詞敷藻則不拘乎一家或今或古或平或奇其言之成章者無弗收錄惟是僻謬險怪熟爛勦襲則多至擯棄何則文章者隨天地氣運爲消息者也故易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今

聖天子建中和之極備經緯之盛欲使天下滌洗陋之風發抒光昌之氣故允廷臣請復二場頒制詔誥之典較隆於昔而衡文者顧可以忽諭自安以模邀充數乎此臣等所以欽承憂惶而不敢不竭其心之力以求士于文章之內而惟恐其心之力有未周以負

聖上側席夢卜之意也雖然臣等取士以文矣若多士之報國家者寧止于文已乎臣聞古之君子其膺徵辟之典非以爲榮也抱經濟之才非以爲報也凡以一心事君而已迨其後而志富貴者不復志於功名志功名者不復志於道德其始也卑變其爽自命而究也實不副名終不如始以自失其懷來者往往而有文與心竟爲二者哉今多士躋已通籍令閣則因文以自見其心者復因文以自失其心守其篤信之志不變生平之塞砥行礪名于此當益競兢也自安轉以至郡邑孰非表見學問之職自識何以至要荒孰非富澤蒼生之地自筮仕以至懸車孰非夙夜匪懈之時寧亟言臣門勿曲學阿世寧爲通達時務之儒勿爲迂闊無用之學寧爲正直忠厚以養和平之福勿爲儇薄佻巧以開刻薄之端昔人有畏四知而不敢暮夜之金者有書之所爲每夜焚香告天者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奈之何文行

不相顧而自甘于純盜虛聲也總之有真心乃有真品有真德乃有真業即卑變其爽人皆可爲何論夫賈董姚宋韓范之倫乎不然是多士自違其言也是多士自盜其文也是多士先替者一心而策名者又一心也有負

聖天子作人之意臣等滋懼矣多士可不勉哉忠信誠慤勿二勿二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古名臣行己持身之善物也以是而無愧寘輿無慚敷奏則臣等亦公矢慎之一心可以與多士相終始而序于稽首颺言

庶可藉以對揚
聖天子之休命也已

恒郡觀風錄序

今古人才之興豈不在乎造就哉古之造士也厚今之造士也薄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鄉國皆有學重師儒之選而又以讀法教導之責屬之鄉遂大夫以故治化隆風俗美人材出今之守令卽成周遂大夫之制也若于曰郡縣守令所以承流宣化不慎其選則無以得賢明制初年師儒之外止命有司提調未嘗有提督憲臣之設後乃專督學政使之總化一方然三年之內歲案兩試率不一周卽稱報最以故士氣惰窳今
聖天子右文崇治屢降綸綍飭意益加厚矣然師儒之選未盡如古郡縣有司或不以人材爲念未盡如古遂大夫盡所以教導之責我郡守卽菴蔡公蒞冲劇之地節宣調劑百廢俱興而尤加意作人勤勤培植日進郡邑諸生而督課之拔其尤勸其怠讀觀風一卷文治亦既可觀矣嗟乎今天下郡縣有司若盡如公者以司教導以補學政之未逮人材何憂不興道德術藝不一乎吾知諸生必益爭自濯磨以副作興至

德行將登於鄉薦於國班班玉筍為國家之楨幹也昔漢景帝時文翁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由是大化流風至今不絕我公岡恒山之文翁也諸生能學古通經德修業進斯無負於飭勵諄諄之意矣余故樂為之序

郡司李觀風錄序

余髫里中時聞之父老言高邑冢宰趙忠毅公及余邑高莊解元馮仲昌公皆嘗受學於郡為郡使君所知拔云及崇禎丁丑戊寅間郡之書院養士為尤盛迄今登甲第建功名當世者指不勝屈也蓋其地左滄海右太行而滹沱吭咽神京宜其產材磊落英多無復殺氣然父母斯民者啓迪振作亦豈朝夕之故哉浙鄞道南胡公為郡司李李秋官也受是職者率以搏擊為事得文無害之名輒致身清華而公嚴仁恕敏聽斷明允犴獄無冤尤深惡酷吏每語人曰蒼鷹乳虎其聖世之罪人乎以是三十二城長吏咸佩慈惠政簡刑清乃擇士之篤志於學者督課其業且告之以古人為學之意及世俗功利苟且之弊一時士習翕然丕變故文多足錄渢渢乎治世之音也雖然余嘗讀湛甘泉集而知二業合一之說不敢薄舉帖括為小道然亦因之有所感矣自戰國秦漢燕趙以豪俠著稱真定又為河朔雄郡宜其後不異於古所云而彬彬碩儒如魏文貞祖孫李文饒父子炳燿

史册其餘荀卿樂毅崔駰孔穎達之倫可稱爲天下士者間後先接跡也數十年來人才亦稍稍衰歇矣乃公復起而振之其所教者文也其所以教者道也傳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則刑獄教公其以經綸一世者先試之於一郡乎諸士沐公時雨之化而以先賢爲楷模則其效將見於他日其勿忘我公孜孜訓廸之意焉

刻厰集序

嘗讀漢書文翁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何武爲揚州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此循吏與俗吏所由分也夫士人讀書教法孔子莫不欲學道愛人追蹤絃歌雅化迨一行作吏而簿書期會武斷嚴酷之是尚將焉用之蓬山相雞賓余廿年前好友也其作學業彷彿湯宣城陶會稽爲親而仕奉檄清源余既書敘其水業山房之文矣茲復讀刻厰一集其於清源之士子也月必數課課必親臨執經問難刻燭操觚間又自作帖括以爲之式此其意與文翁何武豈有殊哉昔余嘗典試山右得清源士爲最多如劉子昆玉皆彬彬大雅之選意其山水鍾靈人傑地靈屢進不匱必且後先翱翔鳳翥也而雞賓復爲之剛育而訓廸之其人才蔚興顧可量與讀是集者不獨見清源儒業之盛而爲之長吏者不忘詩書禮樂之意經術經世亦未必不進焉是則余之所樂聞而亦凡爲民牧者所共矜式也乃爲之序

南利課士錄序

壬子夏周子茗柯持和賜課士錄正於余曰此邑庠韓先生所以課諸士之文也先生其賜以弁言余竊惟今之廣文留意課士者鮮矣所罰者束脩之多寡所責者謁見之疏密所兢兢者乘其構訟之際而挾持以賄爲高下至於講習討論不顧也經史文藝弗聯也卽學舍鞠爲茂草彝倫堂廢不一登矣

朝廷設官之意豈其如是卽士子德業自期豈其如是然而習俗相沿久矣世莫以爲非今韓先生獨能任其事不負訓廸之職無日不討論和之士子而課之曰士子性命在是學問在是功名在是余之職掌在是是何心哉是允符

朝廷命官之意而與士子以德業相成者也余聞古人之言曰造萬民不若造一士蓋加惠萬民祇爲一政而造一賢士大夫之爲宰輔可以善天下次之爲道府令長可以善一路一郡一邑造士之功豈小補哉前代以廣文陞詞林編修檢討得與衡文之任有以也今韓先生勤勤懇懇課士而其課之文又皆秀發和

平悅於知度豈非大雅淑躬禮樂範士者乎或曰先生課士士之日課者已然茲科未售者何也余曰良工不示人以朴大器者多晚成君子能爲可知而不能必人之知之也何必速售之爲利乎轉眼卯辰會試蹈而凌秋風入南宮而魁多士者必課中人也吾願諸子勉之矣

申隨叔制藝序

余幼讀書柳莊別　宜霧在望熊耳嵩峯環其西每風止雨霽及暮山欲紫餘霞成綺時則與一二友生登高舒嘯以爲陶淵明孟襄陽之樂不能過也下十去余邑不數舍申子鳧盟與余夘辨若定交已久而余於甲午始識之葢以余有褒錄幽忠一疏乃太僕端愍公再三申諭鳧盟始至長安一謁隨是則長安辇刑之地欲覓鳧盟之跡豈可得哉自是而交戲仲旋交隨叔皆森森玉樹優龍劣虎海內知名矣隨叔更精於制舉業子丑聯捷擬青紫如取諸寄一時鐵南士子莫不羨其韶年高科而不知隨叔之沈潛入道者其意念深矣隨叔舉業之傳得之鳧盟而又不與外事三年下帷深心理窟其始爲文若宋史之解衣凝精痀瘻之承蜩用志思而得之若輪扁之斲輪應心庖丁之解牛神遇其爲舉業也王唐歸胡之文也其爲王唐歸胡之文也即其爲濂洛關閩之理也豈與大世飾銀黃纏紫悅爭妍鬥巧取悅於一時者同日而語哉隨叔鄉薦後既梓其稿以問世茲又發

以臨場諸作益全璧矣器識遠大覘其梗槩此稿爲蒿矢先資讀者勿以文字而易視之也

宮定菴館課序

欲求天下之治安者在乎得賢欲得天下之賢人者在乎養之有素此教習庶吉士所以爲

朝廷之大典也夫士業已屈首受書升於樂正而辨於司馬論定而後官之則皆通經學古博物洽聞敏於才智而優於經濟者也又何必復立之以師長給之以廪餼萃聚而咿唔誦習之不輟勿乃近於迂乎非也此其間固有深意非恆情之所能測也蓋士子伏案揣摩所習者經史耳舉業耳至於國家之典制歷代之因革生民之休戚官府之職務或未之詳也故每一科賜第之後必選天下英俊魁碩之士教之養之既成而後授職一代之相才出其中一代之名臣亦往往出其中若定菴宮子者器識文藝兼優者已庚戌之役余忝居總裁以第一人拔諸多士之中天下業已依光附景矜式恐後癸丑選入庶常鉛槧攻書猶然爲諸生時也每拈一題豎義摛詞出人意表如瀛臺等賦則楊班之遺也如性情諸說則程朱之粹也如屯田諸策則董賈之剴切也如排律諸作則

燕許之高華也其古風排律五七言等作俱枕藉騷雅則岑杜之蒼鬱也豈不珠聯璧合星明霞燦也乎以此而黼黻皇猷潤色太平取之素蓄而足耳余讀先輩翰林館課見其文藝之佳者器識必宏其後往往爲公輔爲名臣然若是之作者蓋亦鮮矣則定菴他日功業所至且將秉國之鈞燮戀順序而凡在金馬玉堂之署覽斯編者當不以內外而異觀之也

和鼎實窓藝序

今天下科名豈不以文章哉然文之可傳者往往不盡出於科名則亦傳其文章而已遇不遇不足問也二十年前余往來中丘與和子鼎實號稱莫逆讀其舉業以爲陶會稽湯宣城復見今日行當羽儀天下照耀人寰未幾而孫山屢落坎壈失志卒不得博一第乙酉之役僅以副卷入國雍嗟乎惜哉使其在嘉隆之代與會稽宣城並驅中原足以鼎峙一座即使易其霜雪之操學爲脂粉態亦豈不足以榜棠一時而和子不屑也今一行作吏矣素心提夕未嘗有輟政務之暇乃手錄囊藝問序於余讀之如風水漣漪自然成文一字不可增損因作而嘆曰天下科名之外文之可傳而不盡傳如和子者可勝道哉璠璵琬琰竹箭南金世共寶之用弁數語以俟世之知文者

趙問源大題文所序

文章有一定之所乎哉左國不相勦襲班馬各有異同韓以莊勁柳以孤峭歐以雍容蘇以奔放古大家之爲文者皆非繩趨尺步以自困於尺幅之中然至於根極理要位置章法識必踞其絕頂語必去其已陳則篇變而不出其宗也八股業亦然是道也濫於宋盛於明蓋嘗以詩比擬論之成弘間王守溪錢鶴灘諸公謹嚴高潔猶初唐中魏玄成陳伯玉之流也嘉隆間瞿昆湖歸震川諸公浩瀚澎湃猶盛唐中李青蓮王龍標之流也萬曆間陶石簣湯霍林諸公清微瀟折亦猶晚唐中劉文房錢仲文之流也至天啓崇禎間而文之敝也甚矣何則以其泛濫無歸而莫爲之所也不有人焉其能挽已頹之波而息方張之燄乎友人趙子問源十五年前曾與余結社樸園其商千秋大業每讀史浩歌把酒相對悲慨流連不禁唾壺欲缺然至作舉子業則相與枯坐面壁掐鬚刻燭一以先正爲宗故問源癸未大題之作直與陳百史先生相頡頏同爲天下所則傚而余遲至丙戌方

待售睢乎後矣顧余年來拖子州支父之游高陽衆業經年不一過日問源乃于讀書之餘取有明一代大家之文日閱數十百篇精選而細批之懸諸國門一字不可移易且盡捐其力田之費以付剞劂益羽儀正始嘉惠後學未有婁心若斯之切者也聲者天啓之季人心邪矣郿上趙忠毅先生刻正心會稿以正之而卒不能正蓋下作而上不應也今

聖主在御司鈞衡者方以人文化成天下俾之各歸於正復有問源之選鼓舞於下事半功倍吾知海內嚮

嚮向風矣選成而標之曰文所有以也雖然問源近閉戶讀書究濂洛關閩之學其學日富其道日進他年集成余將發其名山之業以傳諸世寧止此區區帖括間哉

宮定菴窓藝序

文章隨氣運爲高下而氣運亦隨文章爲轉移故國家三年一大比首與之典甚隆且重焉非獨以其文也正欲得奇才異能之士以爲

朝廷楨幹柱石之用耳而主司之精神與士子之精神往往相需殷而相遇疎者蕪否或致滄下魚目易以混珠也且士子于帖攻苦其學之所積不同而所務之術亦異蓋有記誦以爲習者纂組以爲華剽竊以迎合揣摩以巧中者矣而清真雅潔洎遠大自命之

上反讓其稍稍焉此文品之所以難識也宮子東袞擅名文壇久矣已酉北闈鄉薦前不庚戌會試榜發爲第一人一日而名噪長安迨閱選傳布之後上自薦紳先生下及主賓蓬門操觚之彥莫不交口稱誦以爲大雅復興於今日也何其盛哉最可異者下第舉子亦莫不屏息斂氣俛首歎服占所謂紙貴洛陽價重雞林者信非溢也乃裒其窓藝問序於余余讀之其結構變化與聞艷同而鍛精鍊者非淵博者類三日之主如百錄之念知其元氣渾淪養之有素矣

昔吾爲諸生時與友人讀書西山亦嘗留心于前輩元燈遂之工唐荊薛近之許鍾陶奭晉所推服而尤遜心于北之梁公狄南之楊維斗以爲梁得韓歐之遒宕楊得左馬之典深變化而出不踰其矩誠元家之上乘也若必以遊腔熟調淺近易入者爲元法元機元脈元局此優孟之假叔敖耳何足貴哉今宗袞之文理探其窟慧取其源駢而有則鍊而不浮一以爲韓歐一以爲左馬不必拘拘摸擬前輩而前輩之神理法脈備爲海內爲帖括者由此遡洄而爲什變

澹而返淳是所謂轉移氣運之文也而豈徒科名之赫奕燦宗家勉乎哉古人以少年高科不幸又曰平生志不在溫飽夫志不在溫飽則志在聖賢之學術名臣之勳業可知也吾且拭目望之矣

選家指南序

三代以後鄉舉里選三物賓興之法不行而薦舉一途往往碔砆冒玉魚目混珠有虛名而鮮實效惟科目一法糊名易書猶公道之可見者故自宋元以來行之不變先王造就人材之意庶幾存什一於千百也然以後人代聖賢之言揣摩影響難得立言之意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至論表策判亦皆經世要務非風雲月露者比然則舉業一途良非易易要在立志不羣好學深思從容涵養超凡近趨高明斯爲

貴耳余家自元明以來世有科第至司訓漸翁公而學窺本原一發於大司馬公再發於侍御公至不肖復以舉業進身洊歷省垣臨淵集木日惕於懷用念昔乘綸時所聞過庭之訓皆得諸青箱之遺而遽棄舊聞弗克負荷非立身揚名之義也既纘述成帙以志弗忘而趙冕劉三先生言皆切要更爲刪訂彙成一册類以啓發童蒙爲進脩之資藉云爾嗟乎世以舉業爲敲門瓦門開則無復用爲知舉業德業原非二事前書稽古之士能仰此以體合乎聖賢立言之

意而因以自考其用志之所存則思過半矣若僅以爲希富貴博利達之資將所謂舉業者且不能超凡近而趨高明矣於先王造就人材之意不更大相懸絕也哉

干祿字書序

自考文之制不行字學之源流迷而失其傳矣匆論書法潦草不善即點畫之閒差錯種種任意增減以訛傳訛蒙師訓之子弟習之其似字而非字者多矣夫大篆起於上古孔子及左丘明諸書用之小篆起於嬴秦李斯胡毋敬改之其曲折規度良不易盡今所用隸書乃程邈因篆而變其勢言其簡便直捷無點畫俯仰但可施之於徒隸耳非古文之初也猶且訛謬若此何其鄙陋不文遜於古人之斐郁也余游

宦京邸鞅掌簿書於字學殊覺憒憒適有江左顧生投顏魯公干祿字書一册余覽而愛之蓋顏之字學本於大小篆而行之以己法端莊厚重爲從來字學之冠蘇長公曰文至司馬遷詩至杜子美字至顏魯公天下之能事畢矣今觀其辨別點畫分晰俗正何其核也學者即字書而求魯公之書擬諸形容則古人大小篆之遺法可以溯流窮源又寧止爲干祿之資助已哉康熙丁未端午日

總憲瞿庵王先生壽序

考官制公孤卿寺代有異名惟御史仍周官之名而不改周禮所載以掌贊書而授法令本侍從之職也至秦漢爲糾察之任御史大夫權至重前漢御史大夫號爲亞相凡丞相有缺則由御史大夫以入相非歷斯職者不得入焉魏晉以來咸稱御史臺其門北闢象風霜之勵所以糾彈不法震懾百寮也唐制有左右御史臺左以察朝廷右以澄郡縣凡獄決則與大司寇互平反行幸則乘輅車以爲導朝會則率其

屬以正百官之班序視秦漢加嚴矣宋以後大率因唐制而損益之我

朝仍前代舊典察院之設無所更置其權與六卿並重謬余備員斯任蓋將八載兢兢蚤夜惟隕越是懼蓋以糾察百寮澄清吏治爲十一道之表率未易言勝任也

今上御極百度維新每登選大寮必詢謀僉同愼之又愼乃　特簡瞿菴王先生由宗伯以膺斯職中外寮手加額咸快得人蓋先生以密勿侍從望重寅淸其於天下之大綱大紀生民之大利大害久已籌畫於胸中確有成算耳方先生以弱冠第南宮與文敬哉公後先玉署余時亦濫竽其間獲分藜光仰承緒論固已知先生器識弘遠矣

世祖皇帝須聞草英惟先生博洽天人冊無不應日侍啟沃相得極歡憶內苑泛舟長楊校獵　天顏下霽右若臣得失以及諸臣家人父子無不詢及明良喜起千古罕有侍坐賜食先生未嘗不在而余未嘗不從也命先生教習戊巳兩科庶常横經虎觀儀型國士功莫鉅焉乃晉秩以大宗伯爲史官長維時敬哉公

佐大宗伯典三禮作述同堂秩宗濟美道徵哉公暴一疏高袠年甫六袠懸車而退先生以學士兼少宗伯視事値

上龍飛郊廟大婚諸大禮釐定典章光贊國是古夔龍何以加茲而余所心服者尤在於痛念生民之疾苦通計天下之兵餉節省儹運定議屯田歲省司農銀錢數百萬此所關在一代久安長治之計而非尋常條奏功在一時者之可比也蓋國家自庚子辛丑以來四方平定山海乘墉伏莽之流咸稽首來上惟

是兵食泛溢入不敷出催科敲朴民力告匱識者憂
之自有先生此疏而
朝廷乃特遣重臣與藩王面議預畫經營屯田仁人之
言厥利溥哉昔賈誼通達國體奏事愷切陸敬輿才
本王佐開卷了然若先生之言中肯綮動金石而光
琬琰其學相同而其遇則過之從此功名達大爲房
杜爲姚宋上金甌符紅霧余又焉能測先生之所至
耶今孟秋之月爲先生四十覽揆之辰諸君子請余
言以介壽余嘗讀孔子繫易之辭以爲天道虧盈人

道好惡地道流變鬼神禍福皆不出乎謙盈二者先
生年方強仕望重孤卿勲名福履炭爍當代而不矜
不伐持滿守柔在朝則和衷以集益與物則樂易而
近情入而奉親於廷則希構鞠䠋獻爵稱觥承色
笑若嬰兒藹丁出而蒞立巖廊之上匪已悟物渙形
於色以之致於親而百歲期頤以之致於國而卜年
昌熾以之致於民而萬姓蒸黎也先生深得於繫謙
之旨刑措不用北壓可封惟先生是望夫然後益使
海內頌

先皇帝與
今上知人之明得社稷臣於帷幄之間而簡畀王者之
彥將取余贅且之言以爲野史也仁壽之效厥有本
何可微矣若夫閟陵頌禱之常詞不足以爲華筵獻

獲鹿丁邑侯壽序

言吏治於今日蓋亦戛戛乎其難之矣裔發有爲則疑火烈難犯之猛從容敷布則有水弱易溺之譏嚴於催科則有剜肉醫瘡之患許於撫字則有考成不及之憂此有司之所以難也且其所値之地與時又有不同者任簡僻之邑車轍馬跡之所不至徵召期會之所不加訟獄希少年穀豊登爲吏者坐而理之綽綽乎有餘裕矣若其路當往來之衝星華之馳蹄如織東山之禁旅時歸而又値旱魃爲虐遺黎嗷嗷

供賦日煩呼將莫應爲長吏者豈不難哉獲鹿丁邑侯江右名家胄也讀書得湯臨川李茂明之傳又常從黎左嚴熊雪堂諸先生講求性命之旨而深入其堂奥不屑屑筌蹄糟粕闡其學尤長於詩蓋於三百篇中忠臣孝子勞人思婦之所爲諷吟唱嘆者浹洽於性情沈酣於寤寐漢魏以後三唐始末皆有以究極百家之正變盛衰而取其温厚和平以成一家之言故能以其性情之優柔敦厚者出而爲治宜其視民之痌瘝笑啼無不關切而若慈母之乳哺其赤子

也先是鹿邑之民雀鼠好訟侯曰舍爾穡事從事訴牒何爲乎爲分曲直務和睦民咸知息訟矣地多伏莽借客探丸侯曰帶牛佩犢何爲乎爲嚴保甲靖奸宄民咸知不偷矣編審重務也里書上下其手任意去取侯親自校閱老者汰之壯者升焉期於不失舊額而民無所擾郵傳大政也劄東舊派里下價値短少侯從公給發未嘗以絲毫病民連歲不登亟請於上緩其追呼蠲其逋欠民賴以甦至於持身儉約課士克勤凡月朔之吉爲民剴切孝弟忠信之事尤諄

諄不厭其詳盡焉於是鹿邑之士民思所以頌侯而不得其間會侯降誕之期而因大廷尉龔伯籲書於余以文爲觴余家密邇鹿邑悉侯教愛至深且知其人因以知其詩知其壽因以知其政而鹿邑諸君子沐浴膏澤歌咏勤若必非阿其所好也昔孔子曰仁者壽仁者何以壽哉蓋仁者之慾寡寡則紛華皆好一不足以動其中而澹然泊然獨守其至正如松柏之根本深固文理正直可以歷寒暑而風雨霜露不能爲之蝕也如金玉之秉德中和賦性堅剛可以

千鍾百鍊而礆砆鉛刀莫能與之爭也今侯之從容
而心清心清而事簡以慈祥愷悌宅衷而凡所設施
皆爲地方長久計爲斯民性命圖爲敦睦風俗丕變
人心之謀而不徒爲補偏救弊之術其用心至深且
厚矣豳風之什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南山之四章
五章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又曰樂只君子遐不黃
耇由今思之侯實當之而無愧矣吾願與應邑之士
民賡詩以爲侯之康爵勸焉

欒城趙邑侯壽序

欒小邑亦巖邑也其地北爲恒山之屏西通晉陽之
道東連大陸之澤南扼九省之衝事之繁劇十倍於
他邑民之疲困亦十倍於他邑自非德足以撫循而
才足以斡濟難以勝其任而愉快矣況自兵燹之後
城廓凋殘廬舍荒礫郎
本朝定鼎以來生聚教養元氣甦復凡往來冠蓋每
過此輙嘆曰是猶一鄉一聚已耳何名爲縣也乃邑
侯蔚翁趙老父母來自蜀川愷悌爲心樂易爲懷其

學以濟人利物爲本其治以簡易清靜爲尚常語人
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此古人名言也然而規
模次第應整飭者不可以不整飭精神志氣應奮迅
者不可以不奮迅大之治天下一省小之治一郡一
邑皆是物也以是下車以後休養其民如慈母之視
弱子推濕就乾乳哺必節也如農夫之治田疇是蕪
是蓘根莠必去也如良醫秦緩於尪羸之夫先以參
耆朮苓大補其榮衛而飲食起居節而愼之以徐俟
其平復也期年而欒大治侯曰是可以稍爲奮迅整

飭乎乃進邑之紳衿耆庶而謀之曰文廟者敎之主
也城隍者民之依也鍊武者茲地之始封也鐘鼓者
民之耳目也魁星文昌者文之照臨也是可任其傾
圮乎衆則曰惟侯之令侯又進邑之紳衿耆庶而謀
之曰城所以衛民也水災之後堞雉半頹矣樓所以
瞭望也缺則登陴者何以守邑有治浚二河自北而
南流於趙隄岸湮沒舊洩不時沿河之田沒於波臣
是皆邑之急務也衆則曰惟侯之令侯乃自捐助以
爲之倡庶民子來計日而煥然翬然民有所瞻式有

所溝洫也侯又進紳衿耆庶而訓之曰六諭庸言也
實在言也王道本乎人情孝弟力田之外別無治術
扶進淳風化其奸頑匪訓廸之何能爲良於是註釋
六諭春秋暇日黃童白叟咸耳提而命爲衆則蒸蒸
然有禮讓之風他若喂養官馬平糶草豆微收錢糧
禁革火耗清察保甲防禦盜賊咸出於誠切而行之
非若他人之有名無實者比也若乃壕濠一事　撫
臺彌盜之害衙爲民之盛心利至溥也其初行之用
民之力不能無勞侯則深悉之矣壬子之春單騎下

鄉殺官勸諭諄諄告以不得已之意以是從容告竣
而民有催科之急鞭朴之刑焉侯之於民可謂備費
苦心矣侯於壬子夏秋間以病請告欲謝絃歌之化
從游林泉上民聞之若失所天匍匐而赴保陽籲呼
所留　撫臺以民情之迫也檄令視事如舊侯勉強
視事久之乃出侯於功名觀之澹然若此然惟澹於
功名者而後濃於愛養是以其治若斯之矣也今之
急於進取者往往借百姓之身家以博一己之華膴
或至於殺人以求之雖取一時之榮終貽後日之悔

若侯之於地方盡其心力而無所惜其求去也束裝
以待民皆驚心動魄涕泗滂頭號呼以留之可謂仁
人濟物才德兼備而無愧於父母之稱者矣茲癸春
修禊之日乃侯蒞邑之士民踵余門而請文
以賀余往來數經此地見城郭學校人民廬舍皆適
然異於昔日之蕭條而風俗亦漸進於淳厚固已心
識之矣既而詢之衆目謝其言若出一轍古所稱與
人之謳者其謳此乎所稱口碑在道者其謂此乎所
謂盤根錯節乃見利器者其謂此乎余益以信侯之

規模次第整飭得其方而精神志氣奮迅行其要也推此以治一郡一省天下可矣何但一邑哉乃述士民之情而為詩以歌之曰治水洋洋波水湯湯二川浩浩深深之驅侯來自西洵美且康其心甲肅其疲則莊大田多稼築其圃場育之誨之示以周行百廢俱舉校俯翼張春酒百壽躋於公堂歌彼泂酌附倍生爵賀翁君子譽處有慶

廣平沈太守加級序

聞之太守之權莫重於兩漢凡兵刑錢穀禮樂教化之事得以直達之於上而丞相與御史大夫令上意以行之於郡國其制至備使也迨其後有觀察防禦轉運制置使設矣又其後而行中書省廉訪使設矣太守乃不得上其事於丞相御史大夫而丞相御史大夫亦無由直達於太守蓋其層次愈多而其所以為治之具愈繁天下之治所以不能進於古者此亦其一端也雖然人以官重乎官以人重乎亦在乎為之者何如耳為治之術不一有尚綜核者有事粉飾者有貴因循者有務結納者各以其意之所便安以為治而百姓往往受其弊況廣平為畿輔名郡東通齊魯西連澤潞南接楚豫北拱神京地多水災民號健訟非化民有道者烏能勝其任而愉快乎維 石翁沈老公祖淵角呈瑞山庭異表每宏寬乎載籍遂樹幟於翰林金版玉匱之書海內名山之秘莫不采其精英飽其膩膏於是異趣奇僻之彥廣輯億傳之備搜批閱入宗結斷恐後進值 鼎新急於求勞

仕唐山請闢荒田千三百頃優考內陞合香蕭省府河南太守遷屯田副使清理奧䆗除逋課八十餘萬還南楚西江二衞鹽筴於兩淮商民德之然公不屯故援一意孤行因事詿誤謫戍衞羣盜方熾亂卽擐甲冑登陴誓衆撲滅此而後朝食衞以保全督撫上其功績

朝廷嘉之以廣平股肱郡也擢令師帥又安蒸黎公下車以來延接紳士耆老詢所以興利除弊者俾人人得盡其所欲言於是修築遙堤數千丈而滸滏二水

皆之匯抵城下者今安瀾而由地中行矣郡厥田是夫久不雨公爲民請命齋素步禱於是日甘雨隨車黍黍芃芃矣郡志久廢文獻無徵公聘太史申隨叔昆仲網羅蒐輯闕者缺遺其詞約其事該史於斯爲有所考稽學宮傾圮捐貲以爲之倡而鳥革翬飛廟貌儼然其他訓士子平賦役緝奸宄清刑獄凡有可愛養斯民者夙興夜寐勤勤懇懇無不竭其心力之所至而不憚勞瘁卒瘏拮据偕事多艱寄維殷

聖天子不免旰食之憂司農有仰屋之嘆公請於會計悉心持籌九邑之賦完納已幾外察其無礙銀數千金或曰此羨餘也太守自取之不爲過公曰十年讀書見懸魚封鮓事心竊慕之今值國用告乏之時而敢以自私耶籍其數以上之本道本道移會守延又達之撫臺於是奏　聞於

上部覆以急公好義疏請加級　制曰可於是九邑之令長及紳衿軍民人等咸欣欣然有喜色而偕告曰太守之愛民如此太守之禮紳士如此太守之廉以律已而寬以待屬吏也如此凡在轄屬之下得可以

無言以頌之乎乃因水年盧明府而問序於余余之忝師於公也已月一日黑且其作令堯山之時則已沐其河潤之澤今將二十年矣何也知而不爲已愧無獻納之地今咫尺賓山敬二三明府之自也余且將以發揚之況出於愛好之公乎蓋公之存心也澹泊其持度也坦平其自守也高節其與物也溫而所謂澤無不漸明無不察由近而及遠自已而及物以是不仁者遠惟道斯行豈非不朽良吏之大市舉不觀長飲之年鳴銅絕於砥路茂草樹於囹圄蓋

其大指在清靜不擾而諸事㸔畢使人合和飲醇而不見其紛更之迹豈與夫綜核粉飾因循結納者同日而語歟昔文翁興敎化黃霸得人心龔遂息盜賊召杜勸耕稼尚清平若公者可兼之矣異日者
聖天子徵召海內賢太守賜以璽書補九卿之列公其首選也茲
特台舉狀其嚆矢之先聲矣雖然公非特所至稱最朞月治譜也自其先人元鑑廣文公章服三稱舉比擬於閩洛太翁王麟公官至日南太守循良懋績公述

於家學友愛兄弟庭訓八子森森玉樹其範止龐庶其備之今以文學發爲政事宜乎其治行之卓然不羣也加級徵召詎足以盡公之美耶聊以見官紳士民之感戴盛德出於忠心之誠然而弗能已耳於是述其大畧以爲公賀冀公之蒸蒸而進一騰爲且願公早登三事以霖雨寰海蒼生不但一郡之人人沐其恩波而止也

直省馬總督壽序

文昌爲天帝喉舌之司喉舌之爲司也詎止宣敎布令喋喋文告開事耶蓋以導化液布贊燮仁厲和療壽國無算故內景有赤龍玉池天地相旣之喻也六卿之總天官非六腑之會喉舌乎哉天文上將次將亦得祿文昌之宮非禮樂征伐得綜於天官乎哉生者生之殺者亦殺之於以導化液布贊燮仁厲和療極之天地相旣以畢能事焉豈直喋喋文告開事耶迺者總督直省制府馬老公祖文武大畧其天人合

盱衡一切豁如也方其崛興遼海雄壓趙籌燭照千百里外摧敵制勝若掌上策　龍興之盟府公之鞭弭勳最諸杰焉
天子念公盱衡如水登之天官之堂其照千百吏良楛妍媸亦如料敵時在掌上流品澄而銓政肅山公啓事得足多云繼之江右潢池沸波所在蠭起
天子將蒔臥榻而活黔首復以公副大將軍剿平之其摧敵制勝則亦如秉鈴時列掌上也而不擾掠不焚毁不妄殺一人猶有古武惠之風至今江淮漢決之

閒頌公之德弗忘語云繹濟無文略濟無武乃若我
公蓋所謂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者乎茲復以畿輔中
地腹齊晉而腹兩河采言者議命大臣居中督之公
則截自天曹晉大司馬中丞實兼其任夫魏博古三
輔雄鎮也北蔽神京南帶河洛左臨青齊殘亂之舊
四戰之國也議者以畿輔鞭長不及則建督府鼎鎮
之而軍天雄之軍我公戾止四國屏息羅吏解綬首
鼠去草盜不敢迎風而鳴鏑劍血衆積者鱗鱗也下
逮於肆士復於塾百職長吏慄慄以不得承上法爲

恐公坐而理之彰施陟黜亦如掌上何敢忒公紳明
淵篤自其蘊蓄威嚴而不試惠綏而不竭不見人爲
解之所予爲鑪鉅軸長機大概望之藹然由衷也若
以爲不勝重及益之千斛而任水如故更益之千斛
而任水如故其所受量可量哉即如攀臧之役不動
聲色渠魁既殲脅從勿問生者生之殺者亦殺之於
以尊化夜爲贊襄吾民因於喉舌之司亦既愉快矣
哉公之愛士紳無算士紳之愛公亦無算也公之德
不可殫述於公懸弧之辰姑擬其大畧而敷之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九目錄

書

與魏環溪論學書
與白方伯書
與吳冠五論學書
答徐敬庵進士書
與姚說巖學升書
復安雙捐泥程且齋書
與孫北海先生書

復紀伯子書
與白尚之書
與蔡子廟水部書
與胡暖書
與申鳧盟兄弟書
與曹秋岳先生書
與吳梅村書
與李龍眾宗伯書
答孫徵君鍾元書

與許與三書
與僉都魏環溪書
復許與三書
與總河楊恭存書
與薛若翁書
又與薛若翁書
與孔聖裔書
復虞虞田書
與田雰湖書

與張子長書
答盛珍示書
與岳翰林書
與劉公懋書
與申鳧盟書
復張肯科書
與佟商岡撫軍書
復李湘北翰林書
復許子位書

與宮宗衮書
與黃葵園書
復黃葵園書
與郝雪海書
又與郝雪海書
答友人書
答韓康海內兄書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九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書

與魏環溪論學書

前日公務勞心捧接論學三書高置案頭今午歸寓門無剝啄意頗閒適焚香拜讀乃知先生於聖賢之學脚踏實地者非以騰口說好辯論為能也昔朱陸之辨紛紛然尊德性道問學實非二事故晚而相合今茲台鼎之論欲復元明先須去識掃佛氏之論識

與明為二儒謂明與識非有二也論語云默而識之多見而識之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聖學重在默識未有以識為害性而去之者識即知也知即性也識可去知可去乎知可去性可去乎佛氏之言有不可強同於儒者此之謂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中庸謂天下之達道又云率性之謂道謂此為道之入門則何處更有道之堂室乎好念頭着不得不好念頭着不得此語論性似是而實非也孟子論性以為仁之端義之端禮之端智之端謂裏邊有他然後發生出來譬若稻種生出來方是稻穀種生出來方是穀若裏邊原無彼糠粃豈能生乎凡以無言性者皆以性為糠粃者也謂人性不容一物似近於未發之說而不知從天命以求之耳蓋物終無可去之時性亦終無可離之理戒慎恐懼之中即有無聲無臭之體此所謂脚踏實地寡欲養心復性聖賢相傳之要也若以無為宗以解脫為了當未有不流於放逸入於荊棘者其滯糾纏牢不可解安得見天然樂趣於語言文字哉夫道之榛蕪也久矣自陸禹以來

學者所謂大儒多中此病其差在以佛附儒而不辨於毫釐之間也今夏兵部韓聖秋以論學的旨求僕參証其見解已到精微但微有牽合處余盡為去之正謂此毫釐之間是千古聖凡異同分界處不可不察也夫去識解脫皆佛門妙義以之誘進凡俗不啻熱鬧場中灑以清心甘露然以論聖人之學則有間矣孔孟之學至周濂溪先生而大明何嘗不解脫而非佛氏之解脫也先生脚踏實地認性善為初體可謂知之明而守之篤矣晉卿固有志於道者也特其

所入未免有隆蔣以來偏而溺於佛者之言然一反求焉易易耳夫道之攢攢久矣余既喜先生之論足以破愚祛惑故以平日之所學者書而請正焉惟不惜鞭策而教之則幸矣

與白方正書

昔人謂讀一藏經不如看一艮卦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艮背者止而不動之義非不動也一身之耳目手足動而不隨之俱動也故不獲其身不獲者不有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者行亦止也雖人日接於吾前而吾艮背者未嘗逾焉故曰不見其者夫子嘗以此道告顏子矣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不遠復故夫子稱之曰其心三月不違仁三月言其久也非謂三月之後

而違之也故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當其道光明古聖賢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此也聖賢傳心之法盡於中庸首章戒慎恐懼是其大要為人處夫戒慎恐懼是謂擇善是謂固執形著動變以底於化則謂之至誠道至於至誠而神矣故曰如神又曰鬼神之德誠之不可揜誠與鬼神豈有二哉為道而至於至誠則罔已陰陽不測矣孟子之學雖曰養氣其要實在持志其示人曰求放心曰寡欲皆性命之宗旨也故曰塞乎天地之間彼豈為

欺人之語哉自斯言一出後聖人精微之學湮沒荒忽間有賢智之士念及身心者往往叛而歸佛以爲佛氏明心見性無出其右者夫佛氏棄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以從事於空虛寂滅其學只足其私自爲一身而已初非爲天下也施之天下亦一切不可行也其後徒爲祈福消災之說者不獨其徒附會有所爲而爲之以炫惑世俗之民而已此又猶有待然者所共知其說矣積善有餘慶積惡有餘殃鬼神吉凶之常聖人言之欲人恐懼修省孜孜爲善今不顧於

平日而欲徒以祈禳之虛文轉禍爲福豈不謬迷之甚哉余深悲夫末世之民不肯盡力擇善遠罪之事日奔走祈禱於佛而儒冠儒服者又從從而趨之依傍禪宗自命大儒不知聖賢所學者性命之學所道者性命之道也精者既以治身緒餘以治天下舍是不務而務佛彼佛者有內而無外竊其似而混其眞者也余故因論佛書而辨及之

再與魏環溪論學書

昨教制慾非難無慾爲難正謂慾不能無故制之爲難也若學至於無慾則聖矣昔聖門若顏子三月不違仁不違仁無慾也三月言其久也若三月後便違仁亦不成其爲顏子矣子夏則入見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靡麗而悅此猶然慾心未盡耳若能刻刻制伏念念制伏久久純熟豈不克似顏子但聖人以禮爲主學者如大將登壇則一軍震懾無敢譁亂學者鮮能認得此得守定此禮故制之而後起如風中掃

葉掃去還來然欲學爲聖人必須如此用力不然日前聲色嗜欲人情物態何日不來窺何因緣如賊兵一爲百道攻城非墨翟豈能守宋非李光弼焉能守河陽耶大約近世學者知自愛知養心而恐物有以誘之則學佛氏一切舉而空之以爲直捷了當之法在彼法中亦自有受用處而聖人之學廣大精微有一大主宰故可以窮而著書可以達而行道可以飯糗茹草可以袗衣鼓琴而於本性無加毫末此謂之無慾而非初學制欲所敢望其藩籬也體也即性也

夫聖人之治一身與治天下也豈有外於禮者哉

寄孫徵君鍾元書

屢荷雅教相期于古聲氣之孚不約而同雖未瞻道範如依依在左右也僕馳驅十有五載睽違祖宗墳墓昨者請告得以暫返丘園途出保陽晤同年魏蓮陸見先生手書惓惓相愛之切且爲約言録序文僕何以得此于先生哉然此作于甲午之歲其中含蘊淺薄惟能不惑於異端耳而古聖賢源流一卷之大旨尤未闡發也數年來乃成聖學知統錄一書盖于公務冗迫之餘爲之其大意明道之出于天惟天降衷下民厥有恒性性無不善明此善者可以淑身可以治世君道以此行師道以此立無二理也見知聞知知此而已矣而致知格物之說亦止附焉良以此二字數百年以來幾如聚訟故詳於深究歷述諸家之說而折衷之欲以永斷異說之紛紛也先生高品大賢國英人瑞自任非小今由蓮陸處請正斯書果可以合于理經賢傳否若有紕繆望指示之乃見知己之大雅也又僕在里中當有百日微君倘惠然北顧或平干或南和或槐水之上數日下榻剖晰微言

直証中道鄱湖之會聞者流涕殆不足道也蘇門雖係勝地但不知向得力有人否如貴府理學節義數百年來眞文獻之邦興起而教育之豈不在此時乎蓮陸喬梓任重道遠之器進求之未可量也惟微君先生留意焉

與姚敬存掌科書

理學旣遠濂洛關閩之後惟有龍門姚江學龍門而不得猶不失爲篤信之儒學姚江而不得者或流于無歸之說自非心心相印豈能直接絕學僕自垂髫讀書卽聞承菴先生紹述理學得其要領然未睹成書望洋而已前誦佳刻益知理道淵源元凱濟濟珠璉聯合不止優龍劣虎華嶽發于崑崙河漢統于星宿良有以也且玉印之合親聆聖訓登堂入室夫豈偶然焚香開卷如乾之名義學習微旨便自迥絕凡義性理扶翼賢之奧史綱續獲麟之統彼買櫝還珠說夭氛散者瞠乎後矣況庭訓維勤省憲後先明德之後必有達人斯其徵矣僕長跽有懷恨生也晚未及侍坐得瞻遺書如瞻函關紫氣拱璧驪馬曾何足云尚當勉其駑鈍求躋進拜先此肅復以拜仁者之賜

復安慶郡丞孫崑崙書

向者在部之日晨入申出循例執簿未得敎執鞭之誼然聞足下才名久矣今春將修撰虎臣以大集見示每一披閱則賞心悅目竊以為古文之廢久矣三代而後自當以馬班為宗韓歐為嗣一蘇筆舌妙天下而失之泛濫程朱理學入堂奧而詩文有遜焉明季一代濂溪正學弇州而外寥寥也豈不難哉大作于流行之中緊以法式于奔放之餘達以精采然非鏤金剪綵之比其為大家可傳無疑也方欲寄聲相

聞以商千秋文字之秘而彰于上報先行道台意緒承于敘歐陽後慰慇下詢若以僕之若述足以稍續古人之一二若僕非敢易言文也嘗以為詩以抒情貴得百篇諷諭之意故于美可誦也而通古有山文以抉理貴得六經經緯之意故兩漢可師也而旅取唐宋金粉之香艷訓詁之紕繆不足以言詩不足以言文已今先寄拙作數種不日刊抄序記論傳碑銘數百首奇覽此後瑰瑋之作倘承之什幸不吝教小之

與孫北海先生書

讀老先生孜亭晚年定論辯不勝嘆服孜亭之學雖不及顏曾而實游夏之比夜自無著無惡之說起頹波流根遂全入於透嶺今老先生讀書窮理致廣大而盡精微闡發韓體豈但為孜亭之功臣已也仍乞數本以嘉惠後學至於論孟或問聞而未見以大中校之料亦無多若刻布流傳功亦不在子與氏下望之望之北岳苑與曲陽劉孜毋有意改正而騁方大司成未暇及待之明春可乎山中無事閱金豈凡文

集所今代宗工得八家正法惜陳百史未能盡知之也其序丹師魯文振廷但生平未見丹集欲同老先生乞其高本抄之幸為撿發錄完之日即璧上也秋氣漸深想起居健快什稍之壽又何言神仙乎

復紀伯子書

素心晨夕長唔在懷忽而遡徂詠采葛之章爲之三嘆足下尚懷不斁貞氣逈人每同長安物色不敢再屈一指也所教井陘獲鹿以及晉陽之險盡窮昔於役之所歷矣其山嵯峨其水激盪較之吳越雖稍粗放然而奇矣古矣若乃弔淮陰左車之舊蹟拜宋祖之遺伐尹鐸保障趙石清嵐衡御古今得無有動于中乎恐煙雲滿野古囊不止此行其白髮終日厭青山之句也僕少多病長寡學雖欲策其駑鈍勉跨功業於時而才疎志劣毫無補益方寸地近愈成嬾先人遺薄田數頃茅廬數十間在泜水之北其中亦稍有亭臺沼榭明歲春杪便乞恩

聖明躬耕隴上且以求遂昔日所期於大君子者足下嗜痂之好乃比之於呂黎僕誠媿死矣若乃東野之達則足下實足以相後先也

與白涵三書

人生若不學道實爲虛度而異學往往蠱鼓是以君子樂于就正前書殷殷質之高明良以此也性有體有用老氏戕之申韓壞之佛氏亂之故知性者鮮矣薛文清明代之紫陽也粹然一出於正陽明良知亦是聖學正脈而晚年爲王龍谿所誤以無善無惡之說筆之于書未免遺誤後學顧涇陽先生辨之詳矣孫鍾元亦心服涇陽者也然于陽明此處未敢公然助彼僕素推尊孟子故其說與涇陽同而欲以性善補陽明良知之缺耳先生以爲何如耶今世尚此者甚少鄒門惟有孫北海山右有魏環極頗號同志吾鄉則先生與申鳧盟周茗柯指固不多屈也因謙懷輒布剌剌未審是否

與蔡子虛水部書

部門得朝夕晤對以談素心自台駕行後便有離群索居之嘆頗有康侯差不寂寞耳足下負氣迎人恬退自怡雖不得銓曹而桑梓雅望莫不歸之昔人以四衙門不宜做郎有激之說然在今日正自有深味也勢之所在易于沾染且任重勢心何若閒曹令局以江山烟雲花鳥爲供養哉前所云趙忠毅公文集此誠希世之珍吾鄉自宋廣平魏鄭公後惟有此老李贊皇諸人皆遠不及也夫長于忠節者未必文章

爾雅文章爾雅者未必道理純至若忠毅公者可謂兼之矣當明之季使得行其志天下何至速壞今足下慨然欲重新其事趙公有知豈不感於冥漠惟是集中所載尚有十中之一二應去者又有閒存擇古及史韻一書通忠毅公一生學問切至守先待後之大關鍵處而刊落不入則後世誰與見之此則有煩于高明商酌者也

與楊履吉書

生平良友乃令先公與蔚州魏環極清化抱疾前望調攝平善以遂西征不意遽然令人五內崩摧始得信于陳渟水再得信于殷伯巖復得訃音于吾子而後敢以爲眞也爲位而哭夢魂如有所失者彌月復値亡荆之喪赴弔遲遲今炙絮崗奠舍弟並匍匐以往其祭章文頗有憤懣語在令先公未必有此意友朋相念爲此無可奈何之詞鑒爽不泯聞之亦爲破顏耳並冀藏之笥中不可令忌者見之以來其譏謗

也讀禮之暇仍取經史溫習以繼令緒則鳳毛蔚起家聲不隕臨頴垂涕不盡

與申鳧盟兄弟書

猶龍遂作古人山川俱爲削色誠如尊札所云猥恨世人憐才者少泛泛而置之令後世有心讀其遺詩及文不知泣下之何從也雖然失職而志不平豈盡天之爲哉貴昆玉篤友朋之義者無係奈言之畢若伯嚴相隨亦何負于古人願椽筆作傳以垂示方來耳瀾洄詩文二部奉覽學道之念何刻可忘山中如有所得希佰示之今天下飲食之人甚衆若長安尤爲聲利所逐之藪僕雖居勢權之地未嘗不日加猛省誠恐墮落坑窠中爲海內大賢所恥足下勿以醒眼觀醉人而金玉其音也聞張命士已有風疾鄭千勉能與貴昆下講求道業他日當爲後進領袖甯元著青年失賢承推已告以儉用論書詳與疏章之道果不棄芻言其進未可量也寒盡春回新禧佇企

與曹厚菴先生書

弟之胡說將付剞劂識見淺陋且滾滾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豈能如古人之精思入裏耶但差勝於作無用雕蟲者故不欲舍之庶幾從此鞭策十年內可望有立然陶元亮何等人品猶云總角聞道白首無成弟於此敢妄言哉以老先生之高明惇篤直接河津姚江之傳而於弟大有契合深加獎借雖日樂與人爲善然弟自揣實多俗氣未退盡生平勉力只此不欺二字性與賜以弁言勗其不逮不祇借玄晏名言妄希紱貴也

與吳梅卿書

昨歲錢子大士予得先生起居爲慰又知與侍御爲兒女姻親當此聯芳蘭孫依依膝下亦一生之一樂也再加調攝用道家修養之法便可壽躋期頤矣望之望之僕邇來隨行逐隊無所建豎於時無足爲先生道者顧于文章尚未能忘情近有屠明陳子頌嘉自予至京邸晤對知其所學皆已成立而古文辭章犖不羣追美古人無難先生靈光巋峙東南領袖若與之左提右挈尚論千古著爲定評誠千載一時也

昔蕭統著文選於梁李後代詞人奉爲枕中鴻寶張先生天如所批漢魏百名家至今稱藝苑鼓吹乃自唐宋以來諸家著作漸以零落散失今既有二吳兩越諸子網羅分校先生綜其成豈不爲文囿之盛事乎又元明以來亦有數十百家詩文尚無定論參伍進退似亦在此時也惟留意而商確之遠追昭明近紹天如若僕才力淺薄役爲公務勞筭精神漸以耗斁粗有撰述皆未成集案頭偶有一種以奉軒渠不足觀也

與李龍袞掌科書

曩者東行竟未及握手相送殊爲悵歉雲樹之思方與日積捧讀手教能無悵然尚陽僕人食其力固有太古之風況有吞時長河烟雲供養昔管寧邴原皆常避地遼左願足下上友古人則夫因懷鄉之思自可豁然矣今長安如張坤安等者非不位極人座而溘然長逝若於驕遠之地而能存心養性求其道之在我者朝聞夕死無憾矣胸中既已灑落亦豈有遂死之理呼待一二年後朝廷自有恩典昌黎復大子

贍北歸當命長安再見完人耳心緒煩冗不能爲詩以寄遠人諷幷其鄙陋之見亦夙昔所竊聞於先正也

答孫徵君鍾元書

承教褒獎過深自慚愧柄豈如所云所論王文成公生依學問功業盛德輝煌絢爛其闡發良知有功後學但傳習錄一書大段透露而無善無惡一語曲狥其徒王龍谿之言未免遺誤後學此顧涇陽所以深闢之也僕於昨歲之七月嘗語賀鄰三曰心性一也謂無善無惡者心之體亦可曰無善無惡者性之體乎若曰無善無惡者性之體是又一告子也尚論前輩固宜渾淳然此所關性學甚大故不容忽視也吾

葉以孔孟爲律令合者尊之不合者置之豈容有心向背於其間哉僕知統錄一書尚有統與數十人已有頭緒因八月間忽忽歸里未及與人作論如董廣川王仲淹韓昌黎等亦皆維持世運不得泯滅者又如明之諸儒向未有定論今亦一一爲之差次覓收之中而嚴析之不開後世譏論之端是所貴於吾黨生同此世之意也何如何如保陽初二日弟裔介不盡

與許與三書

老年翁親臺榮遷巖邑足以發抒生平之所學繼先賢之令譽爲桑梓之寔談則晉武帝所云清慎勤三者其要也而人情世變又在有以先覺而察之使之無間隙之可乘則持身涉世兼得其情與理之中蓋致誠力行與防奸聚訟其道相爲表裏每讀周易見聖人於小人情僞無不盡知之是以元吉無咎耳特在知己故進箴言不敢以四六套語也讀禮偶見其言禮人可及也其言學人不可及也蓋不但升堂而

已入聖人之室惜哉先儒多未能及此近代惟薛文清先生洞徹上下全無隔礙耳余意欲分爲上下二卷上卷言學下卷言禮尤令觀者醒快也拙敘各覽幸斧削之胡子同升已歸於敝邑倘用之代勞筆札要其人資質忠信不相負也並候指示

與僉都魏環溪書

前聞大吾師欲走价一問緣膠老僕貧未得故爾遲遲茲遣役鳴賀聊作衣履不敢効世俗銀幣也種菊存之斯何札及喻春山寄字俱已到人生最患無友幸有諸子朝斯夕斯況纂述家禮尤爲要務上于數五蘇于亮工俱可恭山太守北面耳喻春山學傳思深河洛律曆弟尚未能盡了若道在於仁則三十年來所服膺有不約而孚者矣向寄大學管窺久在案頭作序奉上恐不足發揮其義然而大著精矣至矣

自宜刊布公之海內也林下養痾最宜習靜而邇近以文字徵索名技踵而至不能盡却畧知用心或者賢於博奕乎命童子錄十首請正外惟孫北老閱之幸指示一二庶知所磨勵也秋氣高涼伏望起居珍攝

復許與三書

因宦途二十餘載廬舍田園大半荒蕪連歲收拾稍有頭緒敝府如梨杏海棠纍枝柘榴之屬不缺而松則全無由西粱平至者俱不佳眞定合親梁人金吾閱其於諸皆合抱詢其始之所由來則云冢宰公移之于鄭丁也是知貴府花卉之盛甲于天下洛陽廣陵不足云耳承惠種種俱屬佳品所恨敝邑城中土脉多劣爲花之辱耳夏峯先生翔丁千仞卓然高品自是千古人物不以著作見長而著作又兼其實年

來過承其推服以姚許相位置殊爲過情若夏峯先生與靜修未易軒輊靜修才高夏峯品粹二者可以相當乎議令先君年譜行實爲之下拜知大孝仁人其盡心止無已也儒派聖學此議通然從來無人發透顧諟天之明命正是尼父知天命根源人知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不知自堯與湯以來維天降衷下民厥有恆性曰仁曰誠俱從伊尹相發明也[illegible]秉質之性兌與天命之性爲二謂孔孟之言[illegible]是[illegible]保未免開支離之端而無荒無忽之說括性言之[illegible]

嗟更為可憫他日更欲詳著其說幸高明不惜教我也

與總河楊燕石書

黃河之勢至今日而岌岌可憂前議大疏洞悉利弊較若指掌但不知築新隄果易為工而葺舊道果不可復濟耶方今百萬生靈國家血脉所係誠非顧惜費用之時爻僕嘗思神禹治水尊河自積石合九州以治河而今於徐揚之間治之故難為力大小河身處處淤淺舊日隄防年年衝壞而雍州豫州之水建瓴而下直趨淮揚桃源止當下窪之處是以煙墩衝決故上策莫如大與水利凡陝西河南一切小河俱令水利道晉以分涇渭洛汜之支流而黃河之水勢自減中策相視淮安以下入海之路分為支流如禹疏九河之意下策察照元明舊制時時修築時時挑濬刻刻眺望防守以保此東南遺黎漕運數百萬轎艘為　神京咽喉飲食計不然此事未知所底止也閒龍窩一口去桃源止二三里存淯天懷襄之勢惟望妙算遠慮早為堵塞疏其下流分而入海一刻難緩此為國家生民計非為有司功名計想高明超出尋常萬萬也

與辯若弟書

聞賢弟於前月二十九日抵舍甚用爲慰一意靜養務將元氣全復節氣果虛弱漸加調攝不滯大壯也心清則氣調氣調則身自安此養心之法即養身之法至於讀書猶是末義愚兄近日深悟向來之悠悠忽忽不曾腳踏實地從程朱留心一番因兄女出痘暫止進退閉戶著約言錄一書雖無過人之論亦欲示之子侄俾稍知趨向不至墮落也曹月川學今之大賢所著好學錄於先賢之道大有發明今寄賢弟以

供靜中究玩再將周易與四書向身心體貼其他書可且置之耳明窗暖室屏去一切返觀自家澄然不滓處何病不消暇則與兄弟兒女笑語雍雍勿自取煩惱也

又與辯若弟書

支弱於亥生於子吾家先塋亥龍也水爲文心豈有不發之理但恐人事不足以副之耳門戶已有衰弱之象自非修德力學不足以濟之人生要一團天理刻刻戒愼恐懼將四書本子放在頭上如師保父母一般天理生而精神生福祿生天理死而精神死福祿死理人復起不易吾言也非得賢弟手復有悟悔之機即此便是向上機括但恐迷復再刻而心若不能作上則病根終難拔盡今幸春光明媚可將秀才

營地一段起一書舍栽花種柳自然有清明氣象凡從見紛囂即作枯顱觀作刀劍來砍我弓弩來射我覩一包膿血何足戀也環護是行已大理積清淨是晚年真受用再以其餘濟之雖不能上壽有稍之望也恐兄今歲亦覺元氣減了分數每夜自己返照共約一年不如一年坐功雖有小光景亦非大安樂法也惟有定靜艮止懲忿窒慾盡之矣

與孔聖裔書

恭惟老先生台臺洙泗淵源古今文獻某潛心篤志仰止有年何日不東望嶠依思一覲宮牆之爲快乎詞林翁菴家學弘深克續箕裘楮衲偶於暗中摩索得之豈敢言九皋之識而令族孫自是青宗偉器也承惠楷木此 聖林嘉樹海內楷模某之求此非但爲樹也亦庶幾覩樹思林因林思 聖而衍 聖教於一脈耳魯趙六百里儼若同堂也可勝感謝至於喜高蹤而思卑濕與梧桐同其性情又賜萇種子一包從茲嶧山嶧水之間莫非嘉蔭之所覆被流傳後世足爲美談種植之法並求開發口傳秋冬之交尚容面役往領若枝履登堂則伏之他年耳

復虞庚山書

復上虞山先生足下先生滇南之偉人也又有道人也自庚寅以來欽仰儀型然仕途少暇馬頭塵驅隙影未及談性命之秘與往歲論心經辯解脫之法門猶一偏之格說也昨捧指示謂獨宿二字神伯聞之先笑鬼神聞之啼指大哉言乎古之聖人壽登期頤皆從事于此白日飛昇不足信又謂自然之道靜則天地萬物生此妙者在陰符經世少有知之者先生乃吐露無餘非至愛烏肯若是然弟數年來留心陰符有集註一書業已梓完今齎以奉覽千里同心如對紫芝得宇於几席間矣滇放乃邇來之奇舊大序撫愧草甫安定謝教不盡推序如小巫見大巫矣

與田龔淵書

昔者聚首燕邸揚搉古今訂正風雅雖弇州于鱗之契合無以逾也一別遂成參商辛亥賦歸利恆初勘嘗見榮禍山左爲城與林檄來臨而竟不果因知鳳翔千仞豈囿尋常樊籠間也小兒自北旋讀尊札知逃名而名隨之此亦古人常有之事要之升沈顯晦總是浮雲林逋魏野等彼於性分皆能與實得力自然內重外輕耳但僑寓長安已久廣川入人之策洛陽治安之猷何日敷奏平盛既稠涕殊非所宜無緣趨壁拜領爲愧郎今歲畢其暮秦逆復始葛長孫冠狐裘蒙葺豈易得者一片之儀聊爲元日辛盤之助近著二册就正大方其餘另容刷印寄上要之性命微言正須面商不盡在文字間也

與張子長書

僕竊惜數十年以孔孟仁義之道救世不屑不潔之事遠方之人多有譖恭者問至于近者寥寥無人偶有來者久而察之爲利而已是以終年楗户樂天知命聊以卒歲爲俟之沒世而已昨與令郎偶而談及公郎青年英才可以上達但窮窘之甚承教云云欲執弟子之禮此亦未可草草必須齊心祓志有立志爲聖賢之意而功名自在其中一念之誠終身矢之昔本定張日葵僑君商邑請書十載寧昌張儀公爲孫二知服心喪三年彼其所學未知果出于聖賢與否而尚有古人之意所願公郎之自審之可行則行不可則止也

答盛珍示書

契闊久矣每讀大選理正氣醇識精議確未嘗不心焉嚮往也昔有明以舉業致太平三百年　本朝罔之敗海內紳士之心而握選評之柄鼓吹休風者則歸老年學矣任子北上曾託致聲大于雅知幡梧未詣闕與乃荷指示又念及樗朽惠以佳選讀則闡傳註之精微詩則備騷雅之風致廣陵甯征諸作用意尤深且達也置之案頭不逾十朋之錫乎僕年過六袠世故飽嘗息影林泉置身物外抱遺經而歎息式

先哲以務躬尊所聞矣未能行其所知此一刻不敢自安者也至於國難未平民生多故寧不怵然於懷甘于獨善而自反迂樸實非匡濟之才若目睹出山能如武侯乎能如晉公乎能如希文乎能如温公乎若其不能也銜其觴熱隨行逐隊徒爲識者所笑六年以來守知止知足之戒者一旦狼狽失據矣故被髮纓冠有其心而無其才何如且守東門之暖耶拙刻數種聊以請正向來鐵硯隔俯從千老鎮無木之災也因紙缺遂置高閣容他日來上以希垂測

與孟翰林書

拾擾數載四盡三空不忠不孝之吳逆妄覬神器天道豈可欺哉今幸川蜀湯平黔滇不日來歸此又孔孟之道可行管商退舍之時也本天一席世俗所謂淸淡然讀書養德今在此十年功夫如貴鄉之徐存齋申瑞泉王荆石諸公其近之矣江陵分宜桂洲皆偏倚未化故及于難然後知文之以禮樂正以化風氣之不純也賢契資才敏慧篤志學問相才相度爲館亦可量乎望之望之生所著鑑語不過餘緒史材

而志其要意在效法丘明國語文因其舊稍爲論斷非有超然之見既蒙下索敢不奉上但未及裝釘且紙俱粗惡不足觀耳倘公事之暇爲我言序之附驥名彰耑有望矣

與劉公愚書

前年遣舍弟旋捧瑤札具悉相爲之雅夫子歸里又道及憶念懇懇且言將有信使辱臨乃於十一月之廿日果接蘭訊獎譽過甚弟何足以當之人生斯世亦易度耳飛鳥過目能不驚心而炎涼給谷人情紛紛讀王右丞酌酒與君君自寬之詩爲之一嘆老年翁台臺經綸滿腹意氣如雲生平蹤歷所在見稱今金馬優游度脩職事之外別無他務正好養性健翮以待拯濟時艱耳弟之少也猶不如人今年幾七十何

漸有衰態覩時事之紛沓能無纓冠往救之思而才疎志淺肩鴻任鉅譚何容易不如安於澹怡之爲得宜若大隨時俯仰以取富貴則不待今日而久已不爲之矣此不敢以欺老年翁台豪並不敢以欺天下之人也

與申鬼盟書

今春元日晴和似有豐年之象但得麥與秋各五六分即不至枵腹矣總在　廟堂之上隨時調燮天人合一固難以預定也東西據守盡可以支持目前而收復之局誰爲鄧艾羊祜其人者恐杞人之憂未得少寬也弟今六十一歲覺老矣心思猶綿綿不歇而脊背疼痛稍愈復作血氣衰耗每用艸物爲補之法終不濟事宋儒云不學便老而衰此言最是學便有存養功夫雖不能免衰可以延之久遲矣老年翁精

力尚健及今脩述傳之後世不爲竇漢卿即爲劉郎脩耳捆選刻之無貲今或先完其目錄編來用度費難也孫徵君詠文奉正

復張掌科書

憶昔追隨杖履快聆嘉謨朝有不諱之風人多敢言之氣老都掌科實爲正人之領袖而第樗櫟散材亦得砥礪觀成慶遇如之乘征是即太來之一會也迨此鱗之章迭奏向軒輊息於巖阿每南望浦口何嘗不釆爲與思伊人生嘆頗以犬馬之病檢方林下時親書史酷嗜烟霞每咏杜子美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之句蔬食布衣遂欲忘老承老掌科不忘舊交惠以好音勉以救時第雖不肖常奉教於君子矣覩時事孔棘寧無嫠婦之恤而自揣才弱非濟川舟楫故欲自捲其覊寧託遂志而鄙小草哉雖然知己之前尚有可狂瞽者民生爲社稷之本吏治乃綱紀之要安內而後可以攘外也養兵休民而後可以大舉也理財雖曰急務必爲久遠之謀用人尤關治體仍嚴冒濫之端君相之主宰與言路之精神鎮定而無所撓自然大心悅豫治平不遠矣何必張皇而失其所以控馭之術哉陛撤與越則平昔能戡定禍亂而不棘手者也未知有可采擇否

與佟高尚撫臺書

東西交訌海內民生罔獲息肩禁旅久戍供餽維艱此廟堂旰食之秋臣子枕戈之日也老先生親臺坐鎮中州尤爲腹心重地綢繆桑土不容刻緩且壯猷素著足以消覬覦之萌前言傳致諒耶至於第以抱病守拙然冰兩朝之恩寧忘嫠婦之恤而髮短心長老無能爲如燭之武所云矣竊以吳耿之勢如脣齒鎮之所爲緣謂一旦貫盈有變而壁申利兵足以逆我顏行自非老老名將與奇制勝未易奏膚功而勝天威也相持將及一載擒逆恐愈需之歲今秋收成稍豐故羣盜不起不然可憂大矣夫兵分則力弱將多則號令不明賞罰一其權力倘以鼓天下忠義之心哉取宋李愬何人也屠狗之夫輒復曉曉爲知己一陳其芻蕘耳

復李湘北翰林書

退處林野日檢方書兼親醲畝既非陸宣公之優游暇日亦無李贊皇之平泉花鳥俳如王右丞所云林叟談笑而已占晴較雨提剛之事豈足以爲大君子道哉芝翁先生弘毅瑰瑋志存救世與某夙有同心仰託鈞鼎懇其存留乃小役之旋抔讀瑶函蔚乎春容薰乎蘭郁蓬蒿蕭徑假不得薔薇露洛手以讀之速丹淵大什氣韻生動格度高古沈鬱頓挫直逼少陵非中晚以下可望其藩者置之案頭令人捉去俗

塵三斗矣兼賜名書更愜臥遊之願撫琴動操衆山皆響已冷冷然在天竺鷲嶺間矣何以爲謝閲邸抄知榮轉侍從蓋以老年翁台臺才優上佐學禮儒宗本經術以論思勞深歲閲久談謀而弼亮望重台鼎行且夢卜金甌霖雨海內走歌詠太平爲幸多矣

復許子位書

一別十載道阻且長山川閒之無由促膝談心論敘疇之急務溯偷友之雅懷悵然如何前閲邸抄見姓名登於薦剡徵書騰於谷中雖大雅逸致不肎出爲榮而海內聞風興起碑益良多所謂隱士無求於

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也方今貪冒成習民生凋敝獨總憲蔚州環極公奮然起而力爭之欲致其君如堯舜薦賢黎於袵席足以彰吾道之有人矣自子偉淵深心大力無愧古人倘得契丈出膺蒲五經應

容聖之稱制何難漢建武唐貞觀之遺軌乎若生有年逾耳順齒落頭童雖非豈桂之性老而彌辣實朗樗櫟之材匠石之所弗顧況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彼范蠡蔡澤戰國從橫士耳猶覘屣名利何況被服翊聖之教職觀宇宙之表者乎山中無事日手一編如豆之目燈下尚能作書批刻二冊寄奉覽正塲授褰慄賞足下知吾心也

與宮宗袞書

庚戌之役精白一心誓之神明顧爲人所不快然文體之正人才之盛竊以爲　本朝未有踰是科者而老契丈之偉度傳誦將來必作黑頭公尤於令兄顯色卽知之不待考之他年也昨歲東門餞別深荷雅誼歸而從事參朮養勞之軀休息漸痊乎時這風秋林紅葉莫非嘉況復味古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之言覺夢魂俱愜豈復有東華道上之悤悤緣緣之地任大責重非其人未易勝也至於服食養性之術亦

知竊慕而未得其傳近唯學息心省事一着似是不傳之秘訣耳　老契丈以爲何如小兒赴京應試一槩未令拜客故未得通候接閱則報知散館大喜尚望及時進修以　膺寵眷臨楮無任拳拳

與黃棠閣書

蓋聞古之君子雖著書立說而必以救時行道爲急如生濫年以來稍有發揮如擬程格言不過雕虫篆刻之技緣野東山何敢望其毫末也猶世編一書有關經濟不知曾已入覽否茲具論性書一部請正閱非時務之急亦根本之要也小兒猶有才具未知融鍊尚望教誨不怠人情山川爲防宜圖也並有陳若閩二十八日地震大變　廟社震驚　聖躬憂勞脩省之詔極其痛切然不患　聖心之不負而患舉工

之不改耳卽如三載黜陟明乃唐虞以來大典今自癸丑以後此道條而多端官職積墮貪婪塌冗之輩飲食民之膏血推以加耗爲事訟不論是非娼友若失上自姑怨悲無所控想鄉紳自顧不暇埒敢吐否卽言亦無益此而上天安得不怒生竊以爲三品以上悉令自陳而大計亦宜速舉才賢劣不肖其餘員目欠弊矣删一切報罷以省攤派若果十上亦可以挽回天意之二三也而疏通亦在其中搭攤除自陳自有睿鑒外其留者卽以大計之是非定其是非

非舉賢退不肖無以治天下非信賞必罰亦無以治
天下也生見古之大臣雖在草野條議國家大事蓋
君臣原同休戚者也故敢告之知己以爲臺諫皆有
治天下之責者也未知芻蕘是否

復黃蔡園書

若書立說只是一事然坐視民生之阽危而不能救
先聖之家法尚不如是也論性書費二十年苦心不
知果可以畫一孔孟之言否雖蔡契丈之褒許而海
內深山窮谷中如周濂溪程伊川者未必無人安得
一訂正之也經世編他日刷印另容寄上大計舉行
是以激濁揚清稍救一時之困而新撰數人驅車就
道草木亦覺爲之改色矣承教欲糾彈一二人得其
事實生以爲此不足爲也昔生在掖垣後居憲廊從

未嘗攻發人之陰私凡所論劾皆見於章奏有實據
者契丈欲養大臣之局度正不必爭一二人之得失
也方今人才最爲緊要賓興選試而取之奔走道途
而棄之夫捐納者之先用當先用于捐納者之本行
耳柰何將歷科進士舉人
聖上臨軒親策之人而並先之也進士爲一行舉人爲
一行例監捐納丞倅捐納爲一行教習爲一行斯可
矣天下之財盡沒於火耗是
聖上之天下其財半入於有司也禁之而不得其所以

禁之之方有司火耗收糧書役又有使用雖有禁約一聽亭長之壟斷高閣戶書之室耳宜令各巡撫定天平法馬等子之式發與州縣其銀錢低昂多少之數照時價徵收務李一報知府職司錢穀不時查核呈報撫院庶銀錢多收之弊可革也武備者國之大事把總者兵之首領而無功卑賤之人賄賂濫收剝削行伍以媚上官水旱之後盜賊竊發何以捍禦宜以武舉充之如文舉揀選之例庶冒濫革而營陣壯練也天下之事可言者甚多姑舉思之所偶及者可

分疏口之總一疏以陳之冺其思所未及者尚不可勝指數也至于糾彈則于章奏中察其破綻[illegible]像中見其奸難乃可據實奏聞備以聞苟無其人自可正色以待之不必疑似目奏反中心懸懸數月有娛正事也

與[illegible]海書

詒自歸林下以來賃[illegible]由山之[illegible]每于老蓮[illegible]每有招招册子之思勉為應酬遂不覺多言矣以老不翁台令超然達覽觀萬物其如流也直貴之論[illegible]數淵涵靡哉雖然弟非果于忘世者也間歷三十年可知學問之中自足千古富貴之外別有道德得可者正不淺耳今若不忘青眼高歌之素于今世人情之外淵見性與天道發揮江漢秋陽之緒[illegible]哉陛洗之間何足論也聞卧抄見疏通指引 聖心嘉

悅內陛在部亦須施業以致之過此一間樓[illegible]八座也八座亦[illegible]常事得以餘力越姚江容哉前上之此樂權于與氏耳第近續[illegible]夏集已竟成[illegible]了從而聖人之學[illegible]弟獨以為[illegible]心得[illegible]之發皆于之傳經指理學始傳也書成[illegible]

與郝雪海書

今天下之財不在國不在民亦不在鄉紳此今日之三空也獨老年翁親臺巡視淮上鹽額至六十餘萬足以抵一省之賦矣洵哉救時之奇才也其充當上意有以哉弟聞即抄不勝欣忭始信經國遠猷非迂闊者之可辦耳至於時務之要不可勝言想俱畢照數計無庸鄙人之喋喋也弟著論性書未知是否必須質之高明前已送徤菴觀之又不知彼以為何如也于雲太玄直可覆瓿作賦反騷彼蛹雕蟲篆刻倆

屋恐類於此方今纂修明史千古大事賢人君子精光熠燿在列星中奸雄僉壬朽骨不容不接吾郡趙忠毅天雄李于田魏懋忠穆文熙石司馬皆應得佳傳而敝邑有職方張公諱正敬清正絕俗趙忠毅公題其墓為明之正人而先曾祖封大學士樂吾公者真理學真品格曾著蓬生弗佛二論繼響昌黎今以奉覽希詳察之果與耳食夫佛老同否果與陰用而陽避之如王龍谿等者同否北人不好名故往往樵户潛修發潛德之幽光在乎後輩君子也弟所未槩若不及更俟此事希台臺與大司農雝伯諸公討論之以佐太史公之采訪誰謂後世之名不急於生前之升沈顯晦也城中之大史居一為正謂此耳

荅友人書

生本樸陋幼受先人庭訓粗涉經史遂有意于天下事遭明季搶攘國事已壞區區一孝廉無可爲者遂欲遁跡青山絶意世故如陳希夷之所爲者老親不以爲然遂復馳驅功名之會旨路蹇躓前後十有八年不敢喪其所學唯以仁義王道爲敷陳遭値

世祖皇帝知人善任言聽計從亦人臣之奇遇也迨居家宰端揆殊碌碌無奇然中閒救正亦自不少正欲待

上親政之後徐爲調劑不肯枉道以求合而不悅者衆

恐復受

今上之知遂乘機排擠然時事固難委于大位本非易居況宰相尤關天下利害自古宰相得人則治失人則亂何敢竊位尸祿以塞賢路是以不謀于妻子不告于朋友請告歸林此亦自審其材分所宜非敢託言高尚其事也至于學道一脈歷觀夫子以來先知先覺代有傳人　上天明明有意斯世無學脈則人欲肆而天理滅矣試觀六朝五代君臣父子之閒何如士民非其時者爲何如也生不自揣于諸家之學探討思索辨而晰之蓋亦有年其所著書未知有合于聖賢與否然要不至于與虛無寂滅襍霸功利者爲伍矣至于文章一道生平竊慕馬班韓歐此在聖門亦游夏之流亞也而心氣短耗不能窮搜遠致敷演而已足下乃以能文屬之以好學稱之豈見其外而不究其內耶

答韓康海內兄書

骨肉至愛如吾兄者能有幾人別忽經年渴想如何言官盡言乃職分當然不然則生平所學何事但以爲草野舉手加額則不能不媿汗耳吾兄尚及於學可謂有志學須如孤軍遇敵與他破死相殺一番方可得手得手後尚有許多緊要事應爲若堯舜尚可爲況舉人進士乎衆人進士未是人間美事欲以建功立業於時則非此無以爲階梯願吾兄勉旃也賢郎能讀書是一大快活事但不可如世俗急急學做

時文須將本經四書之類着實講究每日將通鑑看一二板長大自然識見高明不墮學究氣習吾兄以爲何如

東濟堂文集選卷之十目錄

尺牘

與邢州史太守
與白方玉
與孫復若鍾元
復應常李雛毅
與蔣若芬
復盧爾昭
與弟辯若論文

與郝雪海
與楊猶龍太史
復葛曲陽
答高忠憲子高
與周君柯春暘
復李伯潛
與李邵林侍御
答姜定菴
復大宗伯熊芝岡

與王遷安
東璟溪論詩
與白青玉
寄翰林羅老師
與白方玉
與趙香雪
與李勝之
與陸咸一
與姪昜齋修先賢卜子集
復葉君初
與李杜二閣老
與友人
復徐寧菴內翰
與孫北海先生
與大司寇梁玉立
復太原周太守
復葉君初
與大宗伯龔芝麓

與史省齋
與孫北海先生
與周子椒
與史及超
與耿又樸翰林
復梁葵石
與宋牧仲
與白見先
與張元偕

秉濟堂文集選卷之一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尺牘

與邢州史太守

德業由人造而文章必有心生古人遊作不相襲也若以游夏之德合以班馬之文抑亦可以爲成人矣懷此有年徒勞寤寐乃承褒獎謂可媲美坡公僕於坡公無能爲役若心之所嚮往則亦不敢不勉旃也台臺江左名宿大雅模範但邢州久竊鄙賤今乃得所瞻依彼宋廣平郭守敬劉秉忠之流鉅今人獨不可嘐嘐而慕乎是在作養而成就之耳高吟成帙想不後於歷下也願以他日請教

與何方玉

連日讀趙忠毅公文集吾邑前輩可採輯者尚多知解九鴻仲昌之後才高第職方公父殁栢菴之教練淳謹王槐揚之善書得名其父卯州學正王子新之操守不苟中書舍人魏紹川之倜儻能文先母舅庠生張甫周之苦學有志皆宜附於人物之列者而傳誌僅列其名未有片語之褒爲諸生者則並其名而不列噫乎千秋爲世草木同腐誰復知者夫一節之善君子不棄況以茂數下邑而賢者又不爲之表章則後起之士何所矜式焉闡發幽光責在吾輩願與老親臺共存此意也忠毅公銘文甚多又宜採入

與孫徵君鍾元

今春因病請告四月朔解車始發於衆悉門紳士餞送者甚數百人自慚無功德及於民物久宜引退況二豎在於膏肓實實不能支吾非以易退為高也昭遠陟兄知老先生許其有知止知足之義某何足以當此哉向因暑熱僑居藏郡七月中元後始返家園念老先生年愈邵而德愈進孜孜不倦未嘗一刻不以學問爲念聲氣爲懷誠斯世斯人所託命者而以涉來使翹首蘇門我勞如何繹堂沈老公祖當今海內大賢也昔在中州久已景仰高山故爲紹介一識丹丘敬聆一夕話勝讀十年書矣

復庶常李雅饒

叨惟老契丈台寓燕塔坡傳直才緯鵲遲之銀鴉樹燦舉香含五色之華行見鄉雲呈瑞載史筆於螭坳紅案翻階代王言於鰲禁何期定省之方殷忽付苫塊之大故聞之痛悼無緣奔馳雖素車白馬之系肯而炙鷄棺酒之尚缺甫札來自江安塔讀之餘不覺心馳於豫章也牲醴之儀伏冀叱名致之靈几之前若生之孤況栽花種竹督課耕桑而已舍姪從俗細試一天子十餘徑衛其所學他日或得奉教於大君子不至隕落以辱家聲未可知也

與嵩若弟

向接手字知欲爲江淮之游丈夫處世自當放開雙眼豈有終日服服兒女子閒者但今路途多險暮雨瀟瀟江上村不能無世上如今半是君之懼也昔勿踐好游而孟子導之以囂囂囂囂之道在我不在外也今二三年之內所應爲者甚多恐無暇耳賢弟其且安意以處發案上之奇書繹四子之要旨則名山大川不越跬步而得之矣會試錄一册寄覽侄女當令之誦女兒經三字經昔忠毅公有教家二書即此煩尊一本致之長安吾曾祖養生弗佛二論並希寄來兄將重刻之

復盧爾昭

頒來教知賢兒大有領悟所言學庸論語孟作鳶飛魚躍觀甚是但恐意鳶飛魚躍亦盡作學庸論孟觀耳又云行不著習不察未必非舉業累之此言似是而未盡然從來大儒如程朱薛文清王陽明諸先生那一個不是從舉業入門的只惜無明師指授則聖賢傳心之法只爲博青紫之具甚可歎也今世有曹月巷先生誠可謂躬行實踐者賢兒奉爲模範足以不虛此生若不侫者雖粗知梗槩而於克己之道未能實用其力不敢自欺以欺人也願其加勉旃

與弟辯若論文

近日之文懸靈中貴嫡鍊清虛中貴精到不欲其郊寒島瘦也觀墨卷則各體備矣

從來善用兵者必有心腹精銳之士以先登陷陣治舉業之道亦猶是也蓋戰陣勝負機在俄頃舉業工夫亦在風簷寸晷自非精熟難以得力矣泉觀海所謂水火棗者誠舉業之金針也

舉業一道如裁衣如造室必有體製若寬窄大小不合於式則不可衣而居之矣起疎提密中疎後密一定之法也

謝朝華啓夕秀自古格言若塵飯土羹已經小兒摶捖千百次誰能過而問之耶新科房書宜看歷科墨亦宜淘汰運用之妙在心罔不以多為貴也

清夜月明此時文心十倍蕭寺中想更有會心也將攜斗酒過之

文者心之所顯也故必先養其心心定而氣足氣足而神全則文之能事畢矣今文古文非有二義

趙忠毅公文章氣節世所共知而舉業之精妙若從往匪夷所思所謂胸有萬卷筆無點塵由其得于學者深故心境澄徹識見高明以縉紳為之自不可及吾師乎吾師乎

與郁雪海

天氣暑熱晤客稀少竟不知台駕東出潞河又不知鍾元先生親至貴庄有此一段奇緣老年翁不可不加之意此事非大聰明人不能領悟非極沈潛人亦不能造詣不然如王龍谿王心齋周海門之流皆流入于異端而不自知矣今既有孫先生老年翁與兒盟則德不孤立亟亟商量一番尚可為也過此則老冉冉其將至恐修名之不立耳

又

道之至者四子之書盡之矣漢雖訓詁未大失也六朝而後決閑踰防橫流潰溢天理幾滅王仲淹韓退之盡其大而未細所謂由也升堂未入于室陽明負不世之才晚而反入于虛無今之為學大旨在于崇正辯邪懸意自荀楊以下皆細細詳觀以察其是非而天命人心之極直示人以知所宗則淑世濟人庶不負天之所以與我者惟老年翁留意焉

與楊猶龍太史

今日吳梅村札來云溫邢任沈南北聯驃正指年翁而言如弟者雖勉强斂鋒而才思奔滚未能縱橫夏秋之間擬盡發案上諸書讀之或者少有進步耳連日閱任集將半但覺芳裁襲人明霞入牖豈獨弟一人之私好乎有心者想共見之也

又

喬文衣云其綾精妙絕倫欲往觀之然未敢造次必得黃柑數十枚佐以涑水新釀挾客如賈耘老輩者方可耳不則未敢唐突雪齋也

復葛曲陽 諱敘

向於劉永生扇頭得誦新句茲捧芳訊展翫鴻篇如火齊木難觀者辟易而書詞高明又不以風雲月露爲懷知生平得力非獨文字間也第理學二字古之今世鮮不以爲迂怪而聲律之學又往往非淫則誕即有歷下弇州後出亦未易起而正之也方今理學有曹厚菴先生詩學有吳梅村楊猶龍諸先生不肖謬附莫逆而二者俱未有當焉獨設心制慮循循於名教中則不敢不勉乃蒙褒揚過甚豈嗜痂之好不遺於蒭菲耶感且媿矣臨楮不盡

答高忠憲子高

于教敘述高邑及令先君始末令人慨然此固生不之所素聞者而近於華峯顧兄處又屢寄家藏之書今承惠數種有已見者有未見者自當詳細讀之以窮其旨趣也朱晦菴之後許薛皆係嫡傳陽明見道未真遂流於虛浮在當時已有非之者而顧涇陽闢之尤力令先君資學清淑自當繼文清之後私心竊慕無日忘之况通家誼重乎前日於李石臺之出已託其加意而生之微意則欲並東林二字化却以復同人於野之意未知有當否也

與周若柯春時

行期迫促未得細談衷曲每懷此君爲之悵然尔教諸用兼全之説誠爲有見然因來諸公議論不一多將慮認差了認得體與用自不還認得了便知了持認得是便知會行上陽明認得良知又曰無善無惡知是不會認得良知也孟子認得與夜道性善勿論書本子靠不得若不從自心上認得與隨停耳食如聽盲人指路必走荊棘矣天之與我渾然完全天爵章已明擴充之外别無擺脱工夫世緣紛紛先定其在我者則自不爲外所搖也

復李伯潛

桃杏樹邊别我去而今已見雪花飛併味斯語令人感嘆蓋大化運轉無一息之停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少者變而壯壯者變而老老者變而死古之聖賢未嘗不死其所以死者有道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今之人悠忽歲時天之所以與我父母之所以與我者全未夢見良可悼也賢契深然而念及此豈徒爲流連光景之語其中亦必有所慨矣雖聖留心四子之書講求性命之旨則想離遠隔京華不啻在几席之近也不盡

與李矽林侍御

向承青問深慰渴懷但以抱病林下不能時時候教而此心之嚮往則無日不惓惓也貴房師吏舍爾恕前他適令人痛悼賢人君子無祿於時世道安所倚役登但一人之私慟乎尊補在於何日民生凋弊可謂至極某漸瘥復拊無能爲矣所望老公刪台峯妙爲調劑雖在田間得以安枕皆鴻賜也

答姜定菴

退處山樊積痾漸得攻治暇則循村東埭滌陽耕稼早上賦稅免胥吏之追呼至於　君恩未報友誼難忘則未嘗不耿耿于中但桂巧恐無益于時而揣分似宜於三休矣承教自當遵諭第念驚聞大故不勝痛悼窮猿㺃繁不得千里赴弔奈何行實所賜下執爲誄詞以抒御悃于萬一也更望節哀自珍先此馳候孝履

復大宗伯龔芝麓

承手教二十八日得承蘭訊諄諄懇懇已無不盡夫牛李朋洛敗人家國事何如引退聽其旋爲以銷人疑後言命哉若老先生爲當今涑水海内屬望惟在斗山惟高尚之思恐生民立見塗炭惟宜休養元氣以起凋瘵不宜復事兵役以致委頓也

與王遷安

前者志懷高尚馳驀松筠竊以大才偉器不宜獨善其身以致山林之癖茲蒙采扎知擢上告竣中外同聲嶺嶠之間銷鑠冷風酸雨之内遂使嵐瘴消化然金湯有功　國家不小藹人作秋月當蒙初贊鴨及新刻諸篇又居然李杜騷律矣何敢當之兼復如此也如此勤勞當事者自鑒賞而今代尤有例之可援耳

東環溪論詩

昔之善作字者至於三過筆可掛爲鈎之重以其意在筆先也佳作蘊藉高深吞吐靈異原不規規劾法諸家而意與境全氣以神練不艱不腐壯處似少陵澹處似摩詰雖夙慧之不偶亦由思之湛於寂悟者久耳借爲批閱不覺醉心

與白青玉

近日長安冷署蕭蕭惟日手一編與古聖賢相對頗知此道去人不遠泛泛從事於詞章若無事也聞老社丈卜雌葆閟靜中當亦有所得焉殆之使希有以教我也秋興詩嗜痂者過以爲佳然亦破悶時事而發恐未協風人之旨何老社丈之過爲揄揚乎令愛出閣粧奩之需自不可少薄宦何以助爲若遭此奇厄幸已愈念之念之想老社丈時時相顧不同於陌路所爲也

寄翰林羅老師 諱大任辛未進士南昌人

恭惟老師乘芝商山追擬蒼所謂所比金石志華日月者也滄桑以來身寄虎吻幸而苟免際盛世網羅謬附末天念吾師培植鴻恩何時不爲耿耿奈道阻且長未得便羽何意塔扎迎不遺微禾乎世兒年常夙對高齋中稚所借以生色寓內已定正賢者發抒之時老師含飴高臥出處各得伏望加餐隨時朝夕怡悅臨穎瞻棟

與白方玉

吾鄉前輩唐有宋廣平自是上古隻品今賛君之才與力倚笑人日或議其未絕今文尚緗紫彪炳而文章見於後世若夫文章事業理學兼懋者有明之代其惟遜思我公乎蓄數百年而始得一人也儀型在望猶及身親見吾輩何可不拳拳服膺而事之也

與趙香雪

當此頹波橫流之時老社兄博雅自旗猶以爲未足又進而求之聖賢實學非深心大力孰能與於斯僕所纂薛文清讀書錄壹册非有高奇可驚喜之論而上接考亭以闡揚四子最爲嫡派非傍門可望其藩籬也昨青壇閣下亦極稱道德之不孤豈不然乎今以一帙奉覽想尋文悟義河津猶奚墻見之也覩姑集徵詩學之盛於人心亦有所觀感焉

與李勝之

人股業童時所習也以吾邑中蒙學或未能諳故有此刻然正恐盲人指路面實山而問耶耶花親童乃切膚痛之好耶千古明哲張子房范少伯李鄴侯生平焚香叩體正爲翩册亦松等衆如神龍不可羈縶介以趙鄙書生濫邀鎔玉豈可不知止足蓋以受上之知遇未敢啟齒今春廷飽尚設待算於中秋前後懇請歸里不至久稽賢路耳余至教爲衍不盡

與陸威一

胡冲齋至林蒲大者理學則闢程朱之秘詞藻則爭歐蘇之長旁及詩餘片札亦莫不淹貫近代以來未之有也自當裒爲全集傳示來茲他日得執三寸管爲之貽述是所願也第亦經年作老蠹魚而未加裁定不無煩穢之憂今寄諸剞劂望人方指教也人生何必京堂郎宰相亦時來則爲之耳豈果才德過人哉吾輩千秋不朽畢竟在於文章幸未至老耄方與老年翁台享共勉之耳

與姪勝員論先賢卜子集

古人之於詩如飢渴之於飲食衣服之於身體而後世之學者誦之而不知其義亦鮮能觸類旁通引而喻之觀子夏詩序何其幽遠也夫子言思無邪蔽風雅頌朱註似嘗言風矣頌豈有惡耶

詩小序當另爲一册古人說詩定有所本此不易概能他日合朱註與呂東萊恭所之方能名家耳

復葉相初

茫茫斯世皆爭名圖利之人有留心二氏學者便自以爲超然物表矣而道之與生俱來者尚隔河山也弟於此潛心有年而不敢倡言之以世人好之者寡且恐蹈昔年南皐鄒先生之跡也偶而談及與有心者共留一綫耳熊青老前一茶之朋而議極相合此非勢利之交而性命之秘也至謂弟爲洙泗們傳濂洛正派敢望其藩籬哉

與李杜二閣老

介以庸才受　主上知遇之恩未能報答因病歸告家園休養得治風病實爲深幸然回首闕廷何嘗不中心徘徊行行且止也國家事大百姓待治如餓子之思哺所望老先生光贊寀勿㨂于太平弟在田閒受福㡬多矣四月初九日已抵與定兹遣役上本謝恩推候老先生萬安

與友人

念全元明以來其傳於世者㡬人不覺遍身一汗夫生世寧可灼灼一時乎是以邇來向近裏着己處思索一番隨即記錄亦欲成一家之言正之有道然淺植薄蓄未易言也其中是非有可教者幸教之

復徐寧菴内翰

適作不欲復作文字觀惟當焚香靜對鄙吝自消耳旁無水汴野鳥花明如此情況與堯夫白沙未知孰爲今古也至筆法之妙粹然有得豈非形上者不遺形下無意於工而自工歟聖道久晦以功利詞華爲第一義得老先生與亭菴振起而倡明之誠世道之幸也捧誦之餘欣快何如

與孫北海先生

前者輅車南指老先生遠出餞送路傍觀者爲之感嘆他日好事者繪圖以紀之其中麗羣皓首衣冠甚偉者則退谷先生也但不知長安此時丹青高手有解人意者否如有則亦不可少此一段佳話耳四月初九日已抵敝郡原有祖業小房遂而栖止閉戶假息在床不敢與一毫外事惟是學道一念時自警惕確然可以自信者而行之不倦則未之有得也

與大司寇梁玉立

昨豐既下顧又勞糊紀遠至下里深用銘刻謹備役中謝前在郡城兩後同友人至蹯橋及貫莊白棠巡至曲陽橋禪院稻田千頃高咏摩詰漠漠水田一聯覺形神之俱遠昔年大敎歸里後躬親敢穫之役始知雞犬桑麻陰另有一種風味然野人之事不足爲老年翁道也

復太原周太守

恭惟門下筮仕之初何已心切儀型至于今春始遂良晤知道氣深沈汪汪千頃之波豈近日片長自矜者所能企其萬一卓異非緣藻鑑公明而異同之論徒紛口舌卻覆確然可以令循良吐氣矣至於某之固陋何足以比擬古人唯是我輩生活　聖世亦當求爲不朽之事而斷斷于富貴利達中轉瞬埋沒故常惕之而自勵耳既承雅教敢不獻醜備督誨其所不逮庶不至墮于迷途矣

復梁倉卿

兩次辱敎俱承憶念之雅且願大者西北水利東南賦役諸篇平洋灑灑王佐才也然久居棘自當翔步天衢以造福於蒼生耳家兄降調原屬無妄之災被趣留鎣自有公論某素志林泉每形言詠不知者以爲盡道休官之常語耳其實麋鹿之性出於誠然今乃得遂初服夫安然閒場中翻雲覆雨不作是夢想也草復并叙起居

與大宗伯龔芝麓

前有一函周茗柯持上想已達台覽矣冢宰司農俱滿望轉移而當今海內晏安所重在于禮樂故寅清之地非公不可耳知大君子道力堅沈無所動于胸中也聞揆席亦有欲高尚者佇俟金甌早覆以慰蒼生之望弟之近況無足道者入春以來日以栽花種菓爲事性之篤嗜㝡在於此雖身病稍減而心病則猶昔也安得海上良藥療我積年沈痾乎

與史省齋

昔顧涇陽先生云海內有十三箇好巡撫十三箇好提學則天下太平余每誦服斯言今觀老年翁台學之爲文宗而嵩高大河之氣爲之發舒洋溢則公無愧起衰之任非誣也但向來尚未見試牘希惠數冊非但慰界敘寶以開茅塞耳何謂老掌科有中州之遊景行有素黃聯新教握手披肝又不待尼言之諄諄矣

與孫北海先生

孔孟以後學術所以不明者總由於不知物耳物即明德明德即性新民又明德中事也以此觀之更爲顯然朱文公像如有畫工希命之畫一幅當奉工値也

與周子敘

劉伯溫天文祕笈在江都之下真是如數家珍元朝得士如此人而不能用焉知帷幄中有伊呂耶

與史及超

憶昔追隨館閣每欽曲江風度蓋道心靜深包括一切豈世之炫才穿能者彷彿爲一哉而虛懷下交不遺樗朽賜言珠玉此則伏處蓽茂未嘗一飯敢忘者也葉轉客勿秉判儀曾既上在旦夕矣

與耿又槙翰林

前歲過承恩顧又賜同門硃卷玉笥之班他日定當驤首風雲彙征皇路也生連年健戶息影而聖賢之書未嘗敢離於心乃知吾人安身立命惟此義理之腴爲爲家耳契丈暫假歸里讀書論世王佐之才裕於斯矣豈猶夫人之雕篆取悅目前者哉

復梁葵石

人不修候可勝淵思想老年翁頤養倍善承教下詢內養之事弟稟賦單薄故五十六歲即請告歸里使當日僕僕長安道上則今日已在古人之數矣毋焚香閉戶休息身心覺有安頓處一切龍虎鉛汞之說無所用之似亦稍有得力老年翁慮懷懸懸得無道于自卯慈雲至槐水適有舍姪之喪不及致治化緣之事幷不能行

與宋牧仲

昨台駕之行甚速未得[illegible]風雅巳付使者貴鄉詩人文人河洛之英華也豈可令其湮沒而不見於後世乎弟意以爲老世兄加以批評而重梓之則鶴壁之古文復出而合浦之明珠再還亦不朽之盛事也

與白見先

昨楊體乾扶病來晤亦足見其向學之心老而不衰甚可敬也今之少年非自暴即自棄與草木同腐而不及草木之開花結實君子悲之但所示總旨皆備章所有未能有所發明似不必付梨棗耳

與張元稃

葵花灼灼向日亦自可愛張仲蔚逵蒿滿逕中物也雖不及淵明之菊茂叔之蓮然觀洗香亭畔木芍藥未必肯以彼易此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十一目錄

傳

趙御衆青藜先生傳
斗山高先生傳
聊山吳先生傳
南宮令仁寰彭公傳
李副使徵一公傳
櫟粥先生傳
呂尚書豫石公傳

鍾僉事伯敬傳
譚孝廉友夏傳
李條甫先生傳
奉直大夫德圻杜太翁傳
嚴母陳太宜人傳
孫徵君先生傳
中危盟傳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十一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傳

趙郡張育華先生傳

張公諱居仁字叔廣號育華趙州人生而穎異七歲能賦詩十二能文章十八舉茂才于書無所不窺每試冠軍有司咸器重之順德司李嘐陽陳公春秋名家以公家世春秋延為西席蓋公父活泉公以春秋舉嘉靖甲子科見可齋公又以春秋舉隆慶丁卯科

故一時推公為麟經獨步數奇凡應鄉舉者六蹶乙酉始舉于鄉越己丑成進士仕晉之高平不喜逢迎失當事者意陰中之降高郵州判尋擢山東城武令以倭警擢知膠州不一載又為忌者所擠降湖廣布政司照磨時播酋楊應龍跳梁西南大擾大司馬長垣霖寰李公奏公參佐大將軍劉綎軍事乃用火攻青龍囤楊酋授首公以督軍勞瘵軍中往來檄草及露布文盡出其手力疾務府吐血如流竟卒于蜀叙功勅贈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子諧建坊署曰平播精忠歲給粟十二石養其妻子云初公為諸生時常遊長安醉騎驢行逢英國公高吟不下為騶卒所訶公夷然不屑也觀者異之既成進士又出荊石王公潁陽許公之門在長安為時望所推公之師友如茅公鹿門李公九我邢公子愿趙公儕鶴魏公崑溟公之同年如焦公漪園董公思白黃公慎軒莫不推引恐後然而公高才絕學睥睨一世嗜酒謾罵避俗士多白眼是以嚴觸物忌不獲躋公卿列至其忠耿愛君嚴謫不怨目擊不平水火蹈之不負知己沒

于王事有古人風著有春秋旁訓春秋聞忌詩集刊有十二家唐詩三體唐詩皇明詩統明儁昭明文選宋詩選行于世

魏子曰趙郡人才淵藪唐之諸李最為顯著明代則當推育華公矣公以高才迹似放達仕未大顯然平播秘謀實出于公霖寰一代豪傑匪公才何以舉卒以勞瘁殞軀嘻嘻有伏波之風其視世之消沮內懦死兒女子手中者為何如也公之孫光昌與余遊為詩能文有祖風不愧公而家徒四壁又令人不能無感云

斗山高先生傳

高三位保定之新安人也其先自小興州徙徽因家諱勝舉七世祖諱應金應金生普官普官生宪生幼而至孝生母崔氏蚤捐舘先生撫養于祖母及繼母俱能得其歡心弱冠讀書不務章句之學嘗自曰今世之所謂學者以纂組詞華紆青拖紫爲務聖賢規之士哉耳昔有元之世吾郡有劉靜修先生其學上接關閩濂洛卽吾世祖太叔山先生未遠其流風猶足蔡也柰何以俗學自囿而不求進遊容城有孫鍾元先生者學古人之學者也先生折節下之於是學益深遂見道之本原衛生當明季不欲仕獨優游於田野歲時伏臘招延親友飲酒賦詩以自樂然其趨履端方不苟又非縱情猶阮之比建家廟置祭田凡宗族貧乏不能振者則給無倦而友于兄弟尤篤治家勤儉教子有法以崇禎壬申年三月十七日卒下里享年六十八魏子门余里君時毎聞前輩□燕趙長者多推斗山先生先生好與孫鍾元孝廉遊觀其所交益天下之大賢也世乘昔平龍蟠不屈豈知時

之不可爲而不爲者乎其子似斗風嶺嶽崇官大司馬大司寇佐興朝天子定太平一時稱爲名臣福澤及於子孫先生之厚德顧可量哉

瑄山吳先生傳

公諱履中字去溺瑄山其號也籍金壇爲兒時讀書使知解會如夙授指作文意度空洞無意求工如海風自運有波濤萬里之勢後折節苦研貫綜典誥涵茹百家一範于矩矱雖斂而渾渾灝灝自足牢籠當世二十餘歲始補博士弟子員負大志不事衣鹽細故筆耕硯食弗以貧爲苦束脩不私啓悉封遺父建濱先生好行獲遺金佇立竟日不見有覓者爰以金投之寺僧時萬曆辛酉鄉薦醴泉三日夕占者曰

泉爲祥瑞應有厚德載物澤被區宇者出而名世歲秋公果舉于鄉如蘇語旦謁選指銜留解衣建濱先生責其志侈公乃永貯之凡歲時禮奠俱布素未嘗改初服丁卯歸芋搖數椽并樂建濱先生命駐不敢踰閾每夜非讀書不敢寐別室作空夜分命之寢乃敢就寢乙丑成進士筮仕行人一使楚蜀再使檢閱翠麓再雲鶴亭魚腹多所題詠持節還擢侍御史代巡淮揚方抗疏論事以丁外艱毀瘠形骸哀毀公春秋已過制息憩且日夕勞于王事髮有二毛吏福人命爲廣制計公喟然曰去歲多艱遑恤我後孺人曰獨不恤祖若父耶爰聘王孺人生伯子初及壯與祐崇禎七年復任畿南直指彰德謝強刑邑宰之若神邢臺吳道明有奇績皆列賢祠寧晉栢鄉蕭邑烈節者六人爲之表其墓傳其事是時溫與王兩相黨內豎以傾奸公力糾之極論體仁孫晉等揭爲應熊擠善册內吳可命偏心上人側于宅援之地也疏三上舉朝震動閹者縮舌相欲殺之上憫其忠第降級示懲上用中官鈐制外臣驕橫特甚公痛言宦官不

可用列陳欺蔽之害自是益深忤貴近意復條陳辯邊宦滿準撥宦的營兵俱當上旨因怒權奸事遂寢八年夏四月按部廣武虜將上無何忠軍驍起關中馳一百里出關歸心自綏有差紹學管大史贈以詩曰細流變卑澀學與敘立碑花縣日紅一飯未能忘鉅鹿六朝蓋不仰世驅洎實際也入報政晉河南道卯九年六月丁母憂兼程抵舍十三年起爲北畿督學使貢後賢徧爲之一洗及莅任黜輕浮崇古雅北方之學者翕然從之閭巷不假他手文章道術海內

所望爲山斗者受知于公指不勝屈十六年遷大理寺丞泓務明允一時廷無冤獄十七年召拜戶部右侍郎署尚書事時餉匱不繼公酌後常平法焦勞粗就閲月而京師陷至尊投繯公抽佩刀欲自殺僕子方抱持之而賊已抵其吭賊素聞公賢欲授偽職酷刑逼公不屈有誓死詩云與齊死後人倫在逢比生前吾道窮誰淚蒼生傾社稷到今惟有哭蒼穹旋罹病臥不復起順治六年三月初七日卒距其生於萬曆十五年十二月初二日享年六十有三魏子曰崇

禎甲戌之歲余以觀風蒙公首錄及壬午應大比試復蒙首錄其獎借之詞即以國士見許也迺爲後相晤燕邸談笑款洽移晷弗倦即道其生平所以爲學者以相期望余既素廢亂轍又得海內大賢爲以爲之師私心以爲射策遇主可相依以建功名于世耳癸未下第後棲戶山中逆闖播虐天日爲沉聞公抗節不屈私心壯之所幸天留碩彥俊游林泉爲世楷模名敎攸賴直矣乃聞公騎箕歸天嗚呼泰山梁木頹壞興悲涕泗不禁傾河倒峽也公剛直不屈似汲長孺通達國體似陸宣公愛獎後進似李元禮使龍髯未泣而鼎湖借調則其利社稷福蒼生當更有出古大臣上者何用公不早用公于萬不可爲之時也可勝歎哉雖然天以完名全節付公而濟子初與社祐後燁燁能自立簡遺書行世其家公亦可以含笑於九原矣

南宮令仁寰彭公傳

彭公諱士望號仁寰錦州人以癸酉舉人於崇禎十五年壬午知南宮縣事輕刑杖革火耗不設獄禮士紳一以廉靜為政甲申三月流賊縱略順廣將至南宮公集紳士耆民人等誓以死守有告公降者公曰奉命守茲土無降理卽城不可守吾一人任之或又為公妻子計公曰身且弗卹尚計兒女輩耶邑人感公而從之既而賊至城破偽權將軍劉芳亮執公過公降公厲聲曰頭可斷身不可降又索印急公厲聲曰

吾將攜以還朝廷不與賊怒將刑旋解者曰好官好官有騎將爲汝請命公又厲聲曰殺卽殺耳誰請耶殺之自報亡其首懸城門經月面貌如生從者競曰吾夜夢公為城隍神矣赴廟使香爐之芳亮曰仍破滄關近河北以來僅見此人弗問其妻子并貸其姓也士民數十人收公身首葬城南號哭之聲震動天地卽於冢前立祠塑像塑之像頸有裂痕塑之復裂如故邑人曰此公志也今存之公二子可恒可豫也

李副使儆一公傳

李公諱申字儆一號湑灘順德府南和人性純孝甫勹舞象讀書不輟幾微戶外父患疾幾危與婦焦氏侍床蓐嘗湯藥數月衣不解帶日夜號泣露禱求以身代父病尋愈明壬子補博士弟子員食餼於庠甲子登賢書領鄉薦自以起家寒苦益節儉欲束藏異火資購名書數千卷學業益廣句一切世味泊如也歷試禮闈不第謁選得河南彰德府推官卿命而往有潞藩之忠翊下多豪宕奧里閈有抗官府有司莫

敢問莅任即嚴訪懲之法自是輦好惡通古蹟華林園銅雀臺以及九華宮玳瑁樓土人多掘發金珠爲利至岳武穆猶侍中韓魏公等諸先賢墓亦不能免乃痛禁捕犯者罪不赦理彰五載諸臺使者若績報最陞戶部廣西司主事權臨清鈔關旋里議祀詛諫子姪毋鬨戶牖書懸得旋立性渾厚誠慤與人言笑揣油如也而行砥抗直不作個儻繖纔態自貧賤士仕宦衣皆布蔬食必粗糲歲凶道路剽掠父子州食省已用賻儉者二百石貸人數百金皆以凶故

焚券不責報仍勸人以節儉力勤困窮安業鄉里人德之服闋補戶部員外陞郎中尋陞陝西榆林兵巡道布政司右叅議榆林邊在西鄙巖疆寒苦公清儉岔力脂膏不潤常喚田家飲食陶文青吏持箭昔闕白至閤下驚嘆公處之自若也鎮卒鄉劇悍偶而月餉不繼忽然鼓譟餉司彼存當將不能制公單騎出撫恤大衆解散三邊稱之整飭三歲秩滿陞山東分巡兖東兵河道按察司副使斎山一帶賊首王俊焦二青等嘯聚至十萬會兵大勦身先士卒俊等授首其流民被迫者盡爲招安全活萬衆壬辰秋蔵疾卒于公署邑人公舉鄉賢祀府勸賢申詳督學允祀魏子曰余常讀漢書見宣秉布被瓦器王良之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嗟乎古賢者之潔己如此乃若彼廝之陋風俗奢靡接踵相尚變益流逝勢使然也今觀諸游公所行身爲方伯食甘粗糲雖古高節何以加焉數當變亂寇盜蝟起鎮定不擾卒奏厥功豈其始終可謂才守兼備者乎

糠粥先生傳

糠粥先生者高邑人也其上世出於貧賤避難乃移高邑八世矣先生居高邑之北鄙足跡不入城市幼習舉子業有聲食廩餼甲子鄉試本房擬第一卷備主司冬烘弗售庚申選貢督學使者已取復爲大力者負之而趨然先生澹如也廷試後授文安縣學博士先生亦不辭與諸生講肄所尚者性命宗旨不屑帖括陋文安去通州密邇卓吾李老從之爲先生嘗徒步往叩致雞絮束芻呼天大痛蓋彭城老父哭龔勝之意也旁觀者咸瞪目莫測其故未幾拂袖歸歸則結茅苫負郭床布被冬不爐夏不扇教子課孫之外未嘗與室人接作詩歌以抒志皆瀟灑無求樂天安命之詞親友至者無不少長與之歎洽有酒則設然亦不多飲逢延過廬者必式先生精贊算地理陽宅然皆不以此見年過古稀視聽益聰明書蠅頭小字步履如飛夜談至四十刻不倦其王彥方之流與其卻康節之亞與先生家貧甚啜粥一盂旋薪益之以糠殼故額其巷曰糠粥而自號糠粥先生先生爲

誰得名世表兄趙忠毅公字之曰子文而槐水魏子爲之傳

呂尚書豫石公傳

呂維祺號豫石洛陽人由萬曆癸丑進士司李東兗以孝弟感民民爲之化擢銓署涓潔遺謝囑託抗疏返侍不許干預政事處予假省覲八年居家不附逆璫時天下方以講學爲諱立芝泉書院修明濂洛之學幾中危禍轉璽卿又轉奉常上防微八事作感遇詩有一心持素節丹日照常春之句授南少司農清覈稽冒以數十萬計履任五年餘餉可支二年授南大司馬汰冗登勇覈政之暇從遊多士立豐芑大社講明正學無何以父病乞養歸里侍父湯藥四閱月

病致毁喪致哀既襄事復集郡士立伊洛大社以守先待後自責疏進孝經請頒學宮時芒之十八莊在于旌戊寅冬十二月流寇猖獗宜永淪胥攻洛陽分守北城率家人登陴防禦捐資犒軍士辛巳正月十九日賊抵北城縋家丁殺賊十數人賊相西城攻打日危守者有潰志公方食子呂兆璜等白之曰小子何知爲國家大臣與城存亡義無可逃況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揮兆璜等去曰此子見危授命時也及旦賊至

彼艴曰此呂尚書耶叱之跪應曰生爲此人死爲此鬼
神豈跪降賊耶轉身北向拜闕復西向拜父母乃從
容就義公嘗曰我一生精神結聚在孝經二十年潛
玩躬行未嘗少怠每論孔曾相傳謂得力于戰兢十
二字故曾于易簀示門人曰吾知免夫非謂免于毀
傷蓋戰兢之心死而後已其自銘左右則曰不負天
子不負知己不負所學所著有孝經本義或問大全
存古篇明德堂集奏疏全抄音韻日月燈行世魏子
曰自明道伊川之後絕學行於若亭洛中得其傳者

或寡矣呂公生數百年之後當明季僞學充塞雜亂路
榛蕪而獨專遺經着眼于戰兢十二字夫戰兢者即
修己以敬微旨也自古帝王聖賢罔不得力于此而
世儒且以爲不假修持直窺本體其亦自逃而爲是說
哉若夫臨難授命大節凜然其學之不誣昭昭如也

鍾僉事伯敬傳

鍾先生名惺字伯敬竟陵人也萬曆癸卯鄉舉庚戌
成進士授行人歷陞福建按察司提學僉事一年父
憂去職大計中人言服闋不起卒於家先生負逸才
刻深好學而貌癯羸力不勝衣性不樂與世俗人接
或時對面同坐起若無所睹者同輩飲集椓獄獨游
嘿若失無酬酢賓主禮以是衆皆傷傲而實陰忌之
然由是得謝絕人事專於書史窮儼世人罕見汨沒
故獨潛思遐覽深入超出當是時袁中郎之書盛行

其意以詩主性情期自適何取古雅爲也始亦有
所矯矯爲之而其流及於俚褻淺浪先生與同邑譚
子友夏取古詩漢魏至唐末閉門丹鉛以冲淡爲渾
厚以閑靜爲弘通觀人於微衆忌者取之衆習者落
之世所傳詩歸是也先生改南儀曹時曹務簡僻秦
淮水閣閉戶讀史有所見輒筆之成帙題曰史懷多
駁翻古人倦則歌管往來恣陶寫至遊人午夜棹回
曲盡席闌兩岸寂無聲而窗壁燈火熒熒筆墨闌濡
不忍收者視之吟然伯敬先生也東南人士以此稱

先生負好學所至名山川必遊遊必極足目之力使蜀歷三峽入東魯登岱觀日出過闕里謁武夷久客吳越盤桓忘返焉年近五十念人生不常悲淚自失著如說十卷先生雖僻冷至接士友以誠爲人惟恐其知曾答當路書至半停筆思曰彼上有何士爲一言久之思得一人喜而書後所薦及致毁先生先生待如故如譚子最名流其餘布衣窮儒得獎籍充有中表而出之前後著名當世者眾然名家著詩文遊山水不盡拘禮俗伯敬既死其書益盛行天下皆稱附伯

敬以行或謂淳古幾失擬景陵書囁嚅而不欲竟要之楚人文繁興其才識刻深能自樹立者如伯敬之學亦未易測云史懷別爲書行世隱秀軒集十卷纔

予曰余未及見伯敬先生讀其書及所選詩居然有隱秀之色

譚孝廉友夏傳

譚元春字友夏景陵人自幼通俊萬言詩是時同邑鍾伯敬方以宿學列縉紳才名蔚起海內翕然宗之則兼相服譚子相引重爲與遊交友夏聲籍甚伯敬取古人詩與友夏實心放懷選詩歸世傳鍾譚由此遐坎坷不得志所至追尋山水躡屐扶筇遊久而歸歸則侍養性孝友在家皆一日輒棊取酒兄弟相對論學置酒舖讌席間佐兄弟吹歌曰長若此可矣不須富貴也鍾公歿頗毛蒼然車牙籍所業詩與年益

進而聽懷凄涼悲涕横集丁卯年踰四十豫章李明睿主楚試得闈中卷取置第一先是楚監司成都朱公之臣亦深知友夏將解事騎至寒河讀書處取其詩文且飲且讀以天下士期之及發榜得解天下之慕友夏者且謂詩不能盡窮人也其詩益深遊橫乃其議最持平嘗於袁中郎詩有所裁斷彭年述之著中郎子也抵以書報曰愛人者不護其短傳世者精神作妙不定惟使人心目自合而其所不足人指爲疵類者安知可傳不在焉友夏舉于鄉丁母憂服闋

一上春官不第歸益取歷代史批閱又手訂所爲莊子名選莊已讀大學衍義未竟北上中途抱病卒天下之槩友夏者於是累息欷歔又以爲詩之足以窮人也士大夫景仰風流至今日鍾譚云友夏名鵲譽稿若干卷魏子曰勢極更者必返遂推人事交運亦然往者王李以秦漢盛唐爲號海內翕然從之數十年後公安起而與角公安死未久竟陵又起用其意而稍異要之于大雅均未有當也然友夏詒譚書與袁述之書云人指爲疵類者安知可傳不在余則云人指爲可傳者安知疵類不在乎爲得友夏不死而與之商此語也

李蓀甫先生傳

李日煤字蓀甫世居泉之滿溪少有才名每試於庠輒爲一邑冠郷試入闈文應售者屢矣顧以數奇終蹶於一遇年四十以恩拔入辟雍文衡孔公司成楊公奇其文以爲國士先是滿溪地僻而險又接龍濤桃原二縣皆山谿深峻林莽綿亘道途窈穴其間時出使掠有司莫能捕順治乙未夏同介弟避居山堡中夜半賊驟至停路一家縛者十有二人務掠以索賄貨由是公以憂逝蓀甫時在他郷聞驛歸哭念力不能與之較將以身殉焉遂素衣詣賊壘泣而言情庶幾感動賊亦愛其誠禮貌遣之然諸子弟未有生路也蓀甫乃募人伺賊開察其巢穴四壁巉立僅一面可通而賊之守備亦甚嚴獷悍之徒殆數十其夜椎牛享其黨思掠州邑蓀甫謀於衆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我輩但患心力不齊耳何論衆寡哉率家僮百人攀崖附藤蘿而上五鼓抵其巔以竹筒爲號分馳吹號賊方酣寢大驚援奔潰因擊之蹂躪死岩下者數百人然賊勢頗衆旋糾合餘黨入縣界蓀甫

則同諸親友及鄉義旅力拒破賊營砦數十檄亂旗驛窮蹙無計遂歸命於有司而三邑由是無恙督府有欲以功聞之朝者葆甫力辭之曰本為桑梓親之恨保全桑梓豈敢邀賞爵哉迄今年六十餘有官未就結廬湖山之陂左圖右史殆將終身焉

魏子曰余讀古人書至於射書辭金及讓侯封之爵而不受未嘗不垂涕想見其人也以為古人大節磊磊殆未易及今以所聞厚菴之伯父李葆甫先生生資孝友蹈死殉親一軍慕義遂剪除寇之巢不特報

寃地下而桂苻寧謐地方之受其保障多矣若其學問宏深文章爾雅所著述甚富足以藏之名山而留後人之咀咏又其餘也斯豈非豪傑之士乎余故樂得而述之以備後之採擇焉

奉直大夫德珩杜太翁傳

公諱珥字德珩澄城公之季子也澄城公有三子始以伯子任計吏仲若季尚務力田伯子學成補博士弟子員既而以寒疾不起澄城公乃令仲子仍務力田而德珩公攻舉業然成章而後同學不數年遂游黌序聰穎非人所及云公孝友篤志事父母承顏順志必當其歡心事二兄謹甚起居飲食如一讀書有得亦講貫至中夜不倦有一味之甘必推而共之性毓嗜不群親友至者往往促膝飛觴博奕投壺

酒後耳熱頓足起舞歌聲如出金石每愛蘇東坡大江東去之詞不屑屑柳耆卿楊柳外曉風殘月也四方文學豪俠士每恨交歡公之晚庭訓諄諄獨得舉業正傳嘗自作文以理為主而詞與法俱不可廢泛駕野戰非所我馳驅之道也長子靜夫才既高而磨礪砥礪之若無絲毫假借太守范公成大課士書院首拔識之以為將來大臣之文宗祖己卯遂登鄉薦出曹秋岳先生之門一時文名赫奕公自處益恭敦睦族黨褒衣博帶徒步里社[illegible]大小子與之語

油油不忍去故人窮親有過從邀請者未嘗以倦辭其搢紳大夫連車騎盛晏會者每謝病弗往蓋脩然物外不以事物累其神明矣甲申值鼎革之際公慨然曰篤志縹緗殉蔑過命也況杜甫飲酒今當時事如此儒冠何爲尚友阮步兵陶彭澤入醉鄉華胥之境聊以卒歲耳安能操觚搦管沾沾求利祿于風簷寸晷間乎遂長揖學官不復與試事惟時時督諸子誦習經史聘博洽直諒者爲之師友諸子風氣日上相繼入庠序有儁聲天倫之樂愉愉如也辛卯疾作

八越月已有起色壬辰春疾甚遂沒年五十七歲從逝親友莫不嘆息閭里爲之罷市云

魏子曰余自垂髫時即識子靜於欒城道中未幾遂同筆硯於恒陽書院並與遊也然未得登堂一拜德珩公至今以爲恨時聞其軼事尚以聽致如天半朱霞令人可望而不可即其古之達者與至于敦尚物恒言爲世法行爲世則持身訓家悃悃退讓如不及則又陳仲弓王彥方之流也仰止景行何能已已

嚴母陳太宜人傳

太宜人陳姓清溪之望族也賦性端淑自幼通孝經女誡劉向列女傳父東曙公家號素封衣飾粧奩頗豐且贍然太宜人喜儉約不事華麗于歸于封翁嚴先生也修行婦道有提甕出汲之風是時封翁爲諸生方下帷攻苦申癸酉科副榜聲名藉甚戶外之屨常滿太宜人則時時脊饎耳治飲食以供賓客無倦色士林咸以爲嚴先生有內助之賢其事舅姑至孝鷄鳴問寢不離左右每食躬親治之必精以潔舅姑爲

加餐稱之曰作兒作婦不但養口體直可謂養志矣舅姑避得居鄉遭流寇之難夫妻俱殉節死之太宜人乃伺嚴先生負骸骨七里偷竊歸一路號泣躃踊家破路人至里中則家徒四壁立無以爲生甚于夫相對或至不能舉火太宜人曰先生坐守書窗宅人仰不給獨奈何施所學而空老爲于是命嚴先生出遊於四方四方之宿學長者咸樂從之間乎嚴先生擁皋比而爲之高談雄辯太宜人亦不以家事相聞問樂羊子妻之勸夫績學不輟也是時有龍與其弟俱

幼太宜人令之早就塾師夜則篝燈讀于側太宜人
躬自紡織寒冬酷暑不少輟辛巳壬午歲大饑米珠
薪桂太宜人猶擘麻枲以供饘粥每泣誨二子曰爾
大父大母沒于賊難家道伶仃如此爾曹若不奮發
自勉何由克振家聲爲爾父母者何日解顏耶存菴
兄弟長跪而泣曰敢不勉力以負母氏之教于是大
肆其力于經史古文而諸子百家及漢魏三唐之詩
賦亦莫不咀味其菁華存菴年十有五補博士弟子
員後値郡城多故竄伏山谷閒奇厖貧窘艱苦尤甚

或午爨不繼採蔞角豆莢而啖之謂存菴弟兄曰爾
曹能日富貴無忘我母子咬菜根時也甲午存菴列
賢書聞報日床頭僅貯錢二百出以餉之謂封翁曰
我喜此子有今日我悲易婦不見此子有今日也因
泣數行下辛丑存菴中式會試甲辰對策狀元及第
太宜人爲之色喜然不忘訓誨常曰汝勿以少有進
步遂忘砥礪當恪恭爾職以報　朝廷丙午存菴請
假歸里班衣戲綵居踰年太宜人促之北上曰我兩
人強健爾當及時赴任爲

聖天子啟沃纂述以輔太平之大業適庚戌恭遇
覃恩封翁封奉直大夫內弘文院侍讀母封太宜人
一時象服冠帔炫耀閭里太宜人不改寒素之舊午
夜燈火熒熒猶課子婦扎扎機杼也嚴氏聚族而居
太宜人處之以和肅之以禮凡尊卑上下無不悅且
敬焉而於諸昆弟子姪之貧困者尤加賙恤蓋天性
慈善始終如一日云存菴受
上之眷日隆尤爲倚馬作賦文不加點詔敕厚重人皆
知其務公輔之器他日必能爲國宗與建太平之業

然皆太宜人之教有以成之也存菴性至孝每以扳
輿迎養太宜人以山川修阻堅不肯就年過六旬有
二遂溘然仙逝然其和丸晝荻媲千古之賢母遐邇
莫不聞之鍾靈毓秀篤生存菴爲
聖朝第一狀元非母之積仁累義盛德在躬焉能食其
美報如是耶余與存菴以文章道義交知太宜人之
壺範有素因摭據其遺事而爲之傳他日史臣彤管
流輝編列女續之後日擬狀元母陳太宜人其亦有
取於此也夫

孫徵君先生傳

先生諱奇逢字啓泰號鍾元保定容城人祖臣嘉靖
辛酉鄉試由沭陽令歷官河東鹽運司運判居官以
廉著鄉里有長者稱父丕振邑諸生學使者以文行
拔儒官公兄弟四人兄奇儒奇遇若名擢序弟奇彥
爲武城宰兄弟相師友皆砥礪名行少爲閭黨所推
公十四歲入邑庠謁楊少保補庭補庭時設在圍城
中內無糧芻外無救援當如之何先生應聲對曰效
死勿去補庭曰此足下了生平矣補庭者忠愍公子

也明年以高等食廩餼十七歲登萬曆庚子京兆榜
與定興鹿伯順公善纔爲友以聖賢相期勉不爲口
耳章句之學相與講習討論取諸儒同異而參明考
證之中有自得人間辨駁不顧也二十一歲丁父艱
哀毁成痢衰斂一準古禮偕兄若弟結廬墓側不
飲酒不食肉不御內者三年服甫闋旋丁母艱既葬
倚廬六載如一日督學使者李蕃具以事聞特旨建
坊旌其孝公家固貧然備兩親喪葬之後產亦罄遂
貧常不繼邑中富室有願以金粟貸者及邑長欲以

事屬公開白一言諸公皆婉辭力郤每至絕糧輒割
郭外田易粟一日與伯順公自辰論當中飯時薪
頭始持豆麥作羹以進而食貧自甘若將終身以父
母未伸一日之養遂淡然仕進衍發思忍懲中灼見
功在慎獨而名教自任義之當爲不少退避邑紳士
范薛等被誣禍將莫測公同伯順跋涉風雨中白之
當路始得平天啟乙丙閒逆閹魏忠賢竊柄毒害忠
良左僉院光斗魏科都大中周文選順昌三君子皆
與鹿公爲友於公有國士之知當左魏被逮時僉院

遣其弟光明科都遣其子學洢相投周文選順昌寓
書有一身作客同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之句公義
激而起時鹿公偕孫高陽師於榆關其父鹿太公出
身營救於時緹衛嚴緝爲兩家子弟者授身之所上
書孫樞輔公求疏略云左魏諸君子鴻風大節必不
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言獨以黨類之宗而臣之首
領彼奇窮日非有胸無心者不扼腕雜柔與桴闔浮
丘舊履地也遺愛在人不止門牆之士與歌黃鳥皆
痛泣棄一莽男子耳渦茂泰且恥而未移而哭於燕

市曰諸君不生爲虛生抛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
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邃庵求爲引手康德
涵義急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丘肩因之品因當直
𨶒獻吉何欠梗敢望某等一介書生無能哭訴尚負
慙於茂秦闕下功德前無邃庵憐才扶世之感亦
有激於中稍一斡旋且有出德涵上者相輔隨其蹤
以闔門事請入覲面奏機宜忠賢聞之遶御床而泣
謂孫承宗提兵數萬欲淸君側奴輩必無噍類上傳
馳旨止之僉院冤擬贓二萬科都五千嚴期追拷公

深念前來者未必即至且科都介節家無以應與鹿
太公張果中謀義助完贓炎禁未寒奔走數百里外
隊數百餘金資送都門而科都已斃杖下矣科都既
斃僉院之追比倍嚴公與鹿太公計僉院舊爲屯田
使曾以十三場子粒爲定興開永賴之利又督學畿
輔知名士悉拔高等約鄉民凡十三場子粒畝捐錢
一文可得數十萬緡約青衿各隨心力或數錢或一
兩可得數百金於是輸者雲集數日之內聚湊數百
兩送至而僉院亦斃杖下越一年周文選又逮其友

朱祖文先攜其手書至云某以狂愚拙直罹此嚴旨
雷霆雨露均屬聖恩在臣子只宜歡喜順受弱子同
來因其中途患病力遣之歸所仗止一寄友朱完天
全賴吾兄爲之覆庇知不須多囑也時伯順已從關
門入里與公計護完天北行復借力匯賚得數百餘
金送都門而文選又斃杖下諸君子之不免於死虐
燄方張凡素與往來者皆鍵戶斂跡無復過而問之
公急難拯溺置身家性命於度外而害亦幸未之及
也海內高其義有范陽三烈士之稱蓋公與鹿太公

張果中也保母奉聖夫人客氏與魏忠賢相表裏其
弟光先以婚姻傾結士大夫一時附其門者恐後惟
微延公座上不可得介所知餽名馬公曰家貧不能
芻養役致芻秣之需公曰局蹐病軀不勝騎乘辭焉
而傔卒不受邑元儒劉靜修墓在涿市里荆榛樵牧
公過而傷之倡同人建祠豎坊歲時率鄉士掃墓復
公郡邑前賢李仲張紹烈祀饗祠中請於邑令鄉之
人得免其徭役保撫輔公時陶徐關鹿公與茅元儀
參贊師中樞輔數問二君言公可大用欲爲推轂令

元儀來商謂先以職方題授代鹿任公曰君與鹿君
從楊輔二君之才二君之志也某既無其才又無其
志願老公車不敢借途求用茅曰元儀辱公知身任
危疆公寧無一言教我耶公曰朝野所倚重者關門
一片地將相不調未有能立功於外者君文七之雄
所朝夕其事者二三大帥耳倘有一見才之心便不
能容人人能有為我用者元儀佩服其言後祖師以
疑懼東奔中外驚駭元儀鼓厲大帥馬世龍追還得
和衷共事元儀嘗自謂可不負孫公之教旨楊輔公

序公家乘亦云尹吉甫佐周宣王中興歸而休於鎬
功於張仲孝友啟泰實為余孝友之張仲也公為當
世所引重如此庚午御史黃宗昌薦公與伯順可當
大任請行徵聘公具呈力辭朝野重之稱曰徵君甲
戌禮科給事中王正志保舉公不赴歲丙子大兵薄
畿輔逼容城公與兄若弟率宗族鄉黨入城勸邑歲
友奔集依公者數十百家時秋霖上堞傾圮西北隅
尤甚公獨領西北一面未築而兵突至削窺其圮者
公隨禦隨築移時而城成則紳士紳以濟百所借衛

捐輸以保身家攻數次竟得保全於時鄰近大邑俱
陷獨容城屹然若金湯巡撫都御史張其平恤刑員
外郎胡向化俱上其事奉旨加級擢用副兩大司馬
范景文以軍務聘公俱辭不赴時天下多事鋒鏑時
侵人無安枕戊寅冬有兵至之事公率子弟門人入
易州之五公山族黨紳士依之者愈眾公飭武備嚴
人心為守禦計暫申告眾暇則講禮與學誦詩讀書
修冠婚喪祭之儀相恤相觀倣而可守於干戈擾攘
時隱然指讓禮樂之遺俗皆服其德化至壬午迄甲申

避地者三有精盟條議則因子春避地無終山精地
而盟之義門人有雙峯書院記其始末伯順講學江
村去公家三十里兩公門人互相問業伯順歿公獨
肩學統者四十年嘗攜家寓江村發明大旨寫定與
之百拔者六又寓新安又寓祁州公多年旅食不問
家人產而隨在能安一裘時米屢罄不見有憂色也
最草後嘗病瘡瘍兩子皆祭酒薛所蘊以讓賢薦兵
部左侍郎劉餘佑以樂知薦順天巡按御史柳寅東
以地方人才薦陳棐以山林隱逸薦公俱以病辭不

赴丙田廬充柰地移家於衛輝蘇門百泉之勝為宋
邵康節元姚許諸儒高尚講學之地遂家焉水部郎
馬光裕贈夏峯田廬闢兼山堂讀易其中率子若孫
躬耕自給門人日進公樂易近人見者皆服其誠信
生平未嘗以講學自居不絕人以難行之事務其緒
論無不信聖賢之可為上自公卿大夫以暨田畯野
老有就公相質者公披衷相告無所吝也中州直指
滿泉諸臺使者嘗過夏峯修式廬之禮公田家雞黍
惓惓以民瘼為念嘗云匹夫為善康濟一身公卿為

善康濟一世某力不能及民願公減一分害民受一
分之利至負笈北面有千里百里至者鄉與葉亦不
作岐觀即悍夫武弁聞之傾心悅服自勉於善或有
以始終瑕瑜為公咎其淵者公曰與人為善論其現
在已往將來安可必耶公學以慎獨為宗以體認天
理為要以日用倫常為實際嘗曰七十歲工夫較六
十而密八十歲又較七十時而密九十歲又較八十
而密學無止境此念無時敢懈此心庶幾少明非堂
上人不能判堂下之是非視聽言動無非禮予陸弟
友能盡分成斯求誠此是聖學實境界也考訂諸儒
輯成理學宗傳二十六卷識趨學力於此見其大端
奕公一堂藹然一身粹然當八十六歲之辰子孫門
人正為公稱觴公冢孫自容城抱其玄孫亦至五世
遠滕內外近百人遠近咸以為異至天性孝友見若
弟先逝已久每觸其手蹟輒為涕零當兩先人忌辰
慘容素食九十歲後猶孺慕如少年生平尤篤友誼
故人子孫饑寒顛沛不能自存者見之測然推解無
倦邑而成人之美終人之節風化所關自任甚力如

割股孝子旌廷樓為助其婚娶割耳節婦孫光祚妻
令氏貧得其養死葬以禮邑紳陳可成之血饑倡議
立廟賑倉經理其家諸如此事難以悉舉自之衛後
有日譜卷帙浩繁宗傳外所著有四書近指二十卷
孔學使刻於大梁余為之序四禮酌一卷李居易刻
於密縣吳元偉刻答問於畢懷疑一卷常大忠刻答
問文集於上谷余為之序公沒後趙判史刻書經近
指於遂陽取節錄六卷孝友堂家乘八卷舊刻於上
谷讀易大旨聖學錄兩大案錄畿輔中州人物考甲

中大難錄殘奠若全集尚未授梓康熙乙卯四月二十一日終於夏峯享年九十有二前數日不能粒食整衣危坐與門人子孫講論不輟有將終錄載記甚詳沒後官吏紳士門延宰鄉老幼發疾貧賤之人無不奔走哭弔門人千餘里皆服心喪治葬事冬十月葬於夏峯東原衛輝六邑紳士合詞請於學使者祀於百泉書院容城紳士請祀鄉賢子六人立雅奏雅望雅博雅韻雅尚雅女二一適賈爾森以節孝著一適楊士弘兩子死定興之難奉旨建坊旌表孫十二

人潤淦濬淳浩溥沐浴濟淡滿源曾孫十三人用釆用森用桓用楨用梓用樟用模用榦用材用樹用楷用棟用樞玄孫一人熠

魏子曰論人者當觀其忠孝大節取其一二事也假令實行不爭於鄉邦不超於斯世而日取道德之言以自飾寧足見信於海內之賢人長者乎徵君弱冠廬墓困已有王偉元之風辞驅遑迴矣及左魏諸君子被黨錮之禍一時知交側跡逡巡奉頭鼠竄惟恐禍引波連徵君為之求援於權勢救人於阽危雖未

能出之死地然當其昌遊御前之時其勢燄亦稍衰滅矣烏知非休於王庭之揚也然苦卒不及可謂畢全其用者也累經徵辟終不肯就以孫樞橢之賢全契好友而不能屈蓋有嚴子陵御亮大之高致焉其能純以不求世知其道除故不為盤用易曰鴻漸於逵其羽可用為儀徵君之謂也世徒見徵君乙丙之間急於友難以節俠自之又見其講學於百泉之上以為追慕姚許見其援引公卿大夫暨田夫野老油油然無倦色謂其和而不流此誼足以盡知徵君

聑二氏之流陶鑄然指觀鈞長生綿論幻妄徵君不離人倫日用言幾期頤子孫三十餘人和氣溢庭雖與家之與截亦有以養其浩然者在也若其若此弘侍那縣條貫又出之緒餘而足矣說者謂容城有二異人言靜修隱山與徵君也自世而下猶將聞風而起思親炙之恐後者歟余與徵君筆札往來雅相善也面終未之得見今為之傳紀其實以俟後之君子

申鳧盟傳

申涵光字孚孟號鳧盟永年人申端愍公之長子也少而穎異博涉經史下筆為文章高潔宕逸超出尋常蹊徑外頗善為詩端愍公游宦四方在家鍵戶紉束僕從不干戶外事戊寅冬地方有城守事捐四百餘金登陴者賴以濟壬午立觀社一郡名士畢集質疑問難經藝行於遠邇甲申避地廣平山與鉅鹿楊猶龍鷄澤殷伯巖為患難交會京師陷端愍公殉難扶柩旋襄事畢即南赴淮上依路皓月先生時路任

漕運總督經濟長才負人望且其子妹婿也故省之求先人舊交作志傳墓表捧以歸丐四方名作表章煌煌為鄉若方耕課二弟誦先人遺書足跡絕於城市時有同邑人張蓋字命士岸然高尚以古人自處與鳧盟相善也詩歌倡和酒後耳熱或相泣殷子伯巖則自睢寧棄縣令來歸日與之遊即妻子呼之歸弗顧也人皆異之鳧盟既傷喪亂又痛先端愍公殉難而沒春露秋霜環冢而號泣淚無從止為詩多且久自秘惜不以示人有好事者傳之遂名噪於壇坫人爭錄寫一時紙貴猶龍楊公持以示余余曰此風雅鼓吹也會

詔訪前朝死難諸臣舉封蔭之典余時為諫議上褒錄殉忠疏共二十餘人端愍公姓名列於中已而格於部議余一疏再疏爭之卒與祀典鳧盟乃研足至京詣座側曰先人之忠節垂諸不朽大諫之力也余曰公道不可泯耳何敢為德蓋鳧盟昔與余弟掄若相識於燕邸而余之識鳧盟實始此也自是詩文相往來無虛日長安士夫高才博學蜚聲藝苑者莫

不求識面願結隣巷中之車轍矣甲午遊泰山過歷下登李于鱗白雪樓訥然長嘯旁若無人有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之意遂至大梁同遊者扶掖而返奚囊之什多奇貯焉丙申訪楊猶龍於太原時為臬司留署中月餘每談竟夕猶龍遷豫州方伯復見之於蘇門因與孫徵君先生共發天人性命之秘或以為鵝湖之再見也

朝廷有詔郡縣舉孝行有司欲以鳧盟名應力辭之上書曰孝道至大昔賢所難光甚不肖豈敢以終

南片席為𢫬榮地哉有司乃止同郡中表王襄璞為山右方伯邊至署未幾遽歸襄璞訝其速答曰此中有高士傅青主貧居不能蔽風雨公以身下之勝於光之留多矣襄璞為之捐俸買宅一區傳為盛事青主者枕石漱流人也辛丑弟盼成進士還庶常教之惟謹恩盟亦以恩貢久成均爵秩不赴　廷試曰吾才不堪仕宦耳斯太安人卒於京奔赴不及為棺櫬踊血淚俱下風木之恨抱痛終天丙午弟煜登鄉薦教之惟謹戊申　恩詔舉為山林隱逸之士余謂恩

盟稱其選欲公言之於當事恩盟託弟隨叔婉辭余欲成其高亦遂已辛亥壬子遂舉二子作書寄余引劉隨州詩云未知門戶堪誰主且免琴書別與人會隨叔告假歸見弟聚首衙門及頷筲佾二儀錯綜人物闡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為益恩盟之於詩一以少陵為宗而沐浴於高岑王孟若李空同何大復亦兼采所長其他旋即出遂以詩名海內然自辛丑後不復多作古文辭不輕著筆日以摄本易勵裴我亦服為之年逾知命玩味諸先儒之書不釋手作棠聯

日與理學從五倫做起大文章自六經分來又曰主靜不如主敬欲自靜也又曰求放心只是敬又曰上人要有岸然自命之氣又有欿然若不足之心又曰好勝者必敗恃那者易侵漁利者害多矯名者毀至又曰朱陸同適於道朱躋遡而穩陸假捷而危在人自擇耳皆格言也二弟經出口授文成大家見而兼歸矣性不喜釋老解琴理鼎彝書畫寓意而無所留意也交友不濫生平同聲氣者不過數人扶危扶屯挽殁始終於冠難顧李志濟於戍邊赴義有姻饑渴

取與之間一毫不苟晚而學益進將名之為累也遂蕭瀟徑長吏式廬者遜避不出官其地者益重之邑人稱贊聞字者亦不推為之指陳大義親友至者脯菜蔬食而已不尚宴會曰是勞人費益無益則獨酌數杯飲比丁巳六月裴起循與客談婉婉不倦詰朝竟歸及堂僅一仆而卒年五十八或論其數與杜少陵相若云所著有聰山詩集八卷文集四卷荆園小語一卷進語一卷說杜一卷此二卷有余序楷習園義利說等書

魏子曰余嘗作續高士傳而嘆世之難其人也又讀先儒諸集而嘆其人我見之未盡化也若大昭昭然浩浩然不避親不絕俗混迹風塵蟬蛻物表彈琴詠先王之風樂而忘死其所自得爲何如也郭林宗黃叔度之在東漢孟襄陽之在唐其近之矣世徒吟咏其篇什謂詩人之冠冕固不足以知之也余與鳧盟稱莫逆交其行誼至高耳目睹記之深以切故述其梗槩如此餘則載於儀部隨叔所述不必盡詳也噫世不復見有斯人矣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十二目錄

墓誌銘

四川布政使鉅鹿楊公猶龍墓誌銘
淸故孝廉公儀張公墓誌銘
誥封通奉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右侍郎兼內翰林國史院學士六鵬李公墓誌銘
高母王太淑人墓誌銘
錢母贈太孺人趙氏墓誌銘
前中翰姜公璧元配賀孺人墓誌銘
封中書舍人句山張府君墓誌銘
別駕沱濱高公暨魏孺人合葬墓誌銘
歲進士貞復馮公暨待封孺人魏氏王氏合葬墓誌銘
上谷忠烈祠碑銘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十二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墓誌銘

四川布政使鉅鹿楊公猶龍墓誌銘

公諱思聖猶龍其字號雪樵直隸鉅鹿人也今海內能文家無不知有猶龍氏者康熙改元公以四川方伯覲闕上舉函旋所任時病痁及河內之清化鎮遂不起其友魏裔介聞訃爲位以哭貫文告奠畧叙其出處落泉之故而尤悲其如是之才未竟厥蘊屬其

家焚於柩前不欲以示人也已又念公生平所嗜好復以詩十二首哭之而其孤履吉作爲行述且以申涵光之傳來固請余銘曰嗚呼余安忍不銘吾友哉自公之出也余從窺豪端願中遺議論既不能出其氣力挽吾友於生前而僅以其文報吾友於地下則將掩袂以爲之銘而去吾友之亡也忽又一年矣公幼有神童之目年十二補博士弟子員己卯以鄉試副榜貢入太學壬午中順天舉人丙戌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已授編修纂修實錄陞修撰歷任春坊

侍讀學士尋出爲山西按察使陞河南右布政使轉四川左布政使以卒公天材儁妙風神卓絕舉世所不得梯攀尤工於爲詩擬晉人書法既居禁近譽望日重而性慎許可開與一二知己稱量人物時有貴顯以援揮自命者公輒不肯屈一指聞者固已悲之矣

世祖先皇帝方留心翰墨召詞臣能書者面給筆札公與宋宮庶㻞所書綠幅獨稱　旨賞賚有加志者僉忌公將大用思有以中之會　上欲破銓法積習內

外互用而公遂補外陳公亦出爲陝西布政或疑公注情風雅必不諳熟吏事若以此困公者乃其在山西也獄決精敏累年大案片言立解猾若撫背倚辨如左右手其在河南也攝左藩事革羨額給軍餉以廉潔稱居一年臨使者力薦及遷而之蜀蜀係新造士荒不治民與虎狼雜處時又用兵軍需旁午適省榷算歲所入不過三千緡無以應也公至則悉心綜理之首曰募開荒立法盡善計增額至數萬一以輸之縣官而民不詔苦次曰招外商平劑物價無有奇

嶽四方擔負而至蜀漸復故凡四載當事交章舉卓
異因人　覲賜袍服有差而病已甚矣然則天下之
稱公者止以詩文爲當今之第一固不足以盡公也
即老餘孽結欲大有以难公者適足以見公之才成
公之譽則亦何益而可以止矣獨怪公歷官報最資
格轉注會應內遷而延推者再逡於　御前若或尼
之其根蒂之結不知伊自而然今以方伯有功可紀
使稍延月日以卜者平進必爲卿貳將發揮其所未
盡乃八年勞吏閉關殞命於車塵馬足之間也嗚呼

豈非天哉公之於詩也抉開元大曆之精髓明人中
獨喜李空同何大復嵩冥捜放意動出天然發以臨
水憂時感物之志無一不洩之於詩其且亭稿有六
刻無慮數萬言入蜀以後益若浮蔚踆仲伯浣花之
間大復尚不及也但其官跡之遠逆年華之耗折竟
與大復相上下蓋公之必傳於後也以詩而公之遭
忌以沒也亦以詩嗟乎是則可哀也已公生平於登
色仕進皆不營心獨鑒別人倫援行寒素有若飢渴
於己丑禮闈拔今講讀學士曹本榮等二十八人本

榮學者所稱厚菴先生也先是公與其友永年申涵
光雞澤殷岳讀書廣年山中後諸方苗每懷嚴使之
志及病殺殷生時在左右公曰我爲醫所誤殆將
不救沒之後魂魄其依廣羊乎太原有高士傅青主
者精醫術我所知若彼往或可以救殷生披星行力
趨山右謁翁炎日兩晝夜走千里及至而公已沒公之
知人能得士心也類如此憶余與公交幾三十年矣
憶初相遇意氣鬱浦被酒招呼兩人即以性命期許
已同籍同朝風雨如晦無間朝夕游履所至皆有歌

詠竿札往來殆成卷軸公既在外以山川契濶之故
猶託毫素以論心及辛丑之來京師也殷殷執手淒
然更不勝情方與余約爲他年翁尚之游乃未及而
匆匆以死余之淺陋薄劣豈敢望公世之耳食者且
以大家同類而並稱之嗚呼獨生是愧其亦待後世
覽者之流連慨歎也與按楊氏之先其譜系相傳出
自趙山有諱忠者爲始祖四傳而公之曾祖諱中洲
嘉靖庚子舉人同知杭州府祖諱若福光祿寺署丞
贈奉直大夫姚穆氏薛氏皆贈淑人考諱粹玉贈奉

直大夫姚闇氏贈淑人公之元配李氏封淑人有二子履吉官監生娶河南水利道副使劉公澍女徵吉官監生娶內府中書舍人李公培基女女三已適其二公生於故明天啓元年之八月十二日卒于康熙二年之六月十四日享年四十有四凡沒于王事者例應贈侍郎尚未題請今將卜葬于某阡銘曰

夫之弱也而窘以紲厥之壯也而短以棄誰不公輔而乏達蹤胡斯文之則舒而一官之若擲爰覘大易歟今徘徊告嫂蛾勿蝕其穴

清故孝廉公儁張公墓誌銘

張公諱來鳳字公儀原籍山西榮平水業初有諱海者徙家於襄家庄數傳至宿州生自完字還貞生子三人公其長也生而端凝穎異十六歲補博士弟子員十九歲應歲試取高等赴東鹿問業於耿大參公泉如又贊於同邑孫恭憲公丙子科考取首卷補廩中順天鄉試第四名丁丑赴春闈不第恭憲公慰之曰得失命也公益自奮恭憲公亦數過其書室一燈熒熒清談徹夜分皆性命之秘也公之識由此愈弘

戊寅冬十一月邑被圍急父死室人劉與母楊暨兩弟婦崔章及母舅子李嘉猷妻王氏俱死巳而大兵去自井中出姑婦五人面色如生公泣血長號枕塊寢苫廬於墓側日啖粥不過一盂治葬事北宦旁四方來觀者咸嘆其節義孝廉萃于一門巳館獲鹿魏敬甫家教其二子嬰炳雙麟俱後登進士擢侍御直指衛公楨固奉旨力敕舉人采舉公孝直指旌之曰孝廉其品癸未七公車試期改八月入闈自隸一門五烈部議核定建坊旌表公自戊寅鰥居今已七

載始再娶甲申三月逆賊李自成陷京師公率弟子
暨門人縞素哭於郊作輓詩五章乙丑至都孫茶庵
公病留侍湯藥病革以所著書付公永訣劉太史閎
其兩世同襲題其堂曰師忍辛卯赴赤城乙巳丙午
在漳州仲弟丹公任所丁未歸里戊申為弟子講通
鑑兩漢性理太極圖說及西銘大義秋大水一粒不
收稱貸度日怡怡如也己酉立義塚夏冬遊孔林秋
赴西山築白石居居之冬仲弟陞漕標中軍飛將白
山歸庚戌人日復入山冬始歸里辛亥正月將入山

有湯姓者與姪榮等來投之有風疾其還也投桑乾
河而死其家訟之公鬻產往為之分理事乃解仲弟
歸自漳設家晏兄弟少長暨內外主伯亞旅莫不欣
欣然有自得之色壬子公年六十九疾矣撫儆合鄉
村築牆濬壕公奉法維謹首先倡之報竣捐助獨多
與鄉人有年德者十二人為和睦社每月一會仿古
鄉飲酒禮行之肉菜五六簋酒不過三爵而已糾合
族人以地二頃為祀田為其高曾祖立碑暨五烈姓
表始末立坊建饗堂四時躬親奠祭焉四七月有失

血疾延醫調治不效以是月廿五日卒癸丑春正月
余自掬坡歸里公之子樹登堂頓首持范鹿野先生
所為狀來請銘曰余父斷學一生願得琬琰之文以
垂不朽也嗟乎余與公海邦壤相錯未及一睹公猶
記丙子科試於闈中不利既而見公中式之文而愧
之在都與孫茶庵公相過從則又數數聞茶庵公稱
道公勿絕口滿告歸里思一見公而未得也然夙有
知公之言蓋昔年奉　諭舉山林隱逸之士余嘗語
人曰如容昌之張公儀為孝廉中真孝廉也以為斯

舉應名稱其實既而不果然既有是言也桑梓親友
共聞之矣是則烏可以弁銘辭今就鹿野所狀為之
詮次而其嘉言善行固有不可勝紀者姑撮其大略
耳蓋公一生篤志經史沉潛進修不敢有一　之懈
凡處館遠近十八九處授徒無慮日執經問業者數
百人此固公之所甚樂而不以為疲者也其生平孝
友敦睦視兩弟如左右手視諸姪如己子痛二親之
沒也春露秋霜怵乎如見父還與公啫茄終身不忍
啫茄甥氏子李士良貧困養於家為之一再娶妻李

崇陽貧困給地十四畝從伯子龍遇害死從叔母李以饑死俱收葬之族兄鵝鳴館涿州病革爲之醫藥及卒殯之蕭寺先遣其妻女歸携櫬歸葬後嫁其女族姪之彥欠糧捕繫公代爲之償收養於家仍爲之娶妻生子其於孫恭憲公耿大參公之沒也皆有心喪之服三年如此者皆人之所難吾嘗讀史而慕孟宗張公藝蕭穎士之爲人以爲古人不可復覩矣今觀公儀行狀所載自少至老孜孜矻矻以倫常爲菽帛詩書爲性命其所言者非今人之言而古人之言

也其所行者非今人之行而古人之行也終身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蓋其於義利理欲之辨有卓然其不惑者焉且其講習討論教授生徒非但工詞章取華膴懸懸然有獨爲君子之聖其視世之依阿淟忍脂韋滑稽以取富貴者爲何等也世俗艷稱富貴輕蔑道義見潔行爲善之士則相與揶揄幾欲束之高閣耍之天理在人良知難湮德固不孤而蘭爲國香生於幽谷不以無人而不芳是以公儀以經魁孝廉名重燕趙朔未嘗重肉而坐列鼎而

食高車駟馬出入里巷有一日之榮使鄉里小兒聯有眾逐瞻望咨嗟不可不謂士之至困極窮然而處白屋甘粗糲披卷咿唔至死而不倦不怨者良以有所得於中也其足跡所及半天下海內賢豪長者亦多樂從之遊殆與盜虛名而無其實者異矣所著有易經補註蒼巖集策論法存四書定字等書生卒子女嫁娶詳具本家誌銘

銘曰六經剔遞念斯人孔壁斛斛孰與覩超騰冀北自絕塵一室常懷萬物春赤城禹穴走逡逡絳帳立

事成役民筆禿舌焦兩鬢寅海若汪洋許倜儻著述不殺杖爭身占文字校周秦榕棬凡從滯泣頻問當化之風俗淳土厚水深馬鬣新公之子孫宜振振

誥封通奉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右侍郎兼內翰林國史院學士六䕫李公墓誌銘

余丙戌與薇菴同舉南宮即知有年伯齋巖先生傾以同館讀書課業少暇暫謝後轉給諫憲院丁亥秋掌竟未得登堂聆訓誨至今有懷耿耿也薇菴文章妙天下官至學士少宗伯金甌紅勞海內想望宜厥乃以壯歲懸車官至二品家徒四壁而齋巖先生積學隱德終始一致微特桑梓稱之亦海內所宜矜式也是安可以不述按狀公世籍江南嘉定弘治間移

家京師爲順天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學考諱某舉明經皆未仕李氏勤學好古操行純篤久而未發識者知其後必有達人公生而純厚狀貌奇偉廣額豐頤寡言笑然聞發論則騰踔豪偉四座盡驚讀書日數行下事父善所公及嫡母劉夫人以孝聞入學庠爲文辭熟於左國班馬下逮韓柳歐蘇皆咀味其精華不但工帖括已也一時名流咸服之然文太高不合于俗目屢困場屋毫不介意學愈力前後若善房公及兩母喪哀毀盡禮幾至滅性大京兆及督學使者數薦獎之公寡嗜好確然自持既斷斷不得志闢地數畝種花樹蒔植果蔬酒漿之餘則課子弟執經問難雖守傳註說時出新意毛鄭程朱考辨精切以故丁卯以來薇菴售公之嫡子先後售公之說友及平日稱同志者或與公之子稱同年而公獨落落不合每咏孟浩然十上耻還家徘徊守歧路之詩爲之慨然晚年閉户讀書自經史以及稗官野史分類摘抄成書六百餘卷名曰雅尙並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公諱方懋字六䕫號齋巖順天府文學以子貴累封

通奉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左侍郎兼內翰林國史院學士加二級於康熙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卒得壽七十有七元配梁氏封夫人先公九年卒男四人諸孫十人孫女七人曾孫五人男長曰奭棠丙戌會元探花及第歷官禮部左侍郎即余同年字薇菴者也次曰起元安陸府知府皆先卒次曰元發甲午舉人次曰元駿孫長仙源奉天府推官次仙游仙湘皆貢監生次仙灝仙流仙滔仙沅仙涯仙洋仙波孫女長適丙午舉人馮戴餘未字曾孫曰鏞鎮銓鐸鋐嗚呼

公之嘉言善行甚衆茹狀所稱敎務弟姪遵𨕖撫誠好義諸彰彰在人耳目者不可悉數而德行文章尤足爲世之稽學力行者法至於諸子之貴顯諸孫之昌熾公所謂若固有之自視欿然者也以公之盛德其學深邃非淺陋薄蓄者可窺使余得聞其緒論必有開發愚𥡴以達於昭曠之域者而竟以塵勞汨汨失之是則余之僻且陋獲咨嗟涕洟者也昔歲余過孫北海少宰於邸見架上有書數十卷詢之曰是蓉巖先生雅著也余倉卒涉獵光怪陸離知爲有書語

北海門是當必傳北海亦深以爲然嗚呼德行文章兩無憾者非先生耶先生雖居京師然卷居數椽在沙窩門內最號僻遠知契者非覓蹤足跡輒輟往往半途而返公則居之數世不移即此可見先生高風逸致如鵾鵬翺翔於寥廓也余又何足以知先生哉元發等將以康熙　年　月　日扶公柩與元配梁夫人合葬於廣渠門外觀音堂村祖塋之新阡爰礱石爲銘銘曰于闐之玉出彼流沙磨礱淬厲端于上家烜煌是章蔚其三秀梗楠杞梓大室之構公獨何爲嗜古去財鑄燈鑿壁積德不回佳城鬱鬱是人所寄宜子宜孫永錫不匱

高母王太淑人墓誌銘

太淑人王氏名族之女少嫻閨訓精女工聘于韓城贈中大夫高公諱愉號泰吾府君今兵部督捕侍郎弗若之父也未及歸而高公有失怙之慘服除乃娶是年甫十七敬事姑如母姑性好善樂施妾曲順成無弗如意以織紝之資佐夫攻苦詩書學日以懋姑遘疾與中大夫府君焚香禱天通宵不寐及歿哭泣擗踊哀毀幾至滅性分釁時家用未饒元日及令節拜掃貧不能多肉則兩截而以竹籤聯之恐滋不掩

豆之恥也姑在日勤於紡績遺有紡具線紮而爲鼠嚙壞垂泣補綴之懸于寢室曰使子孫勿忘本也歲大荒中大夫府君以粟活人再饑賣院以賑值寇變修築敵臺皆力贊之遂具願辛巳中大夫府君以疾終地未卜弗若獲襄事越二年弗若登第母大愉悅值寇變亂道路阻梗弗若不得歸里母撫衾傷心曰是不可待也促治梓求閒以歸嗚呼太淑人可謂達權通變而不拘於常者也弗若歸前號曰大乎吾尚可以爲子哉太淑人慰之曰兒奚咎大亂時恐有不測

我以義爲之兒孝思眞至追遠之誠何敢嗣後弗若爲部事於京偶寄管席布縫之而復爲寄衣服原被多不拆曰汝夫母未得服吾不忍衣也一被烏數十年不易破而補以布終不易弗若受恩賜令巷頭齋以爲奇封誠不動曰候其歸以散諸親昆季也順治壬辰弗若迎養京邸時爲詠議大夫凡有疏草必詢其故示可乃上否則止乙未分校禮闈囑以取人大典勿貿　朝廷選聘弗若遷大理少卿諭之曰此汝做評事時衙門耶所埋犯人中有寃者即係難民當

以汝母避難時存心若不能平反井汝父賑濟與汝大母施捨心弗若奉敎惟謹丁酉弗若以府丞督學仍提調順天鄉闈母病甚促弗若趨往治公事曰汝勿憂汝去我病自愈既而果愈弗若陛通政使母思歸秦弗若請假歸一路皐并授舘收輿依依母子之樂融融洩洩見者嘆而慕之曰賢哉母子哉子也至里建祠宇植松楸祭祀必親假期滿弗若顧戀不去母促之曰王程不可遲也至京擢兵部督捕侍郎母寄書爲國爲民忠即是孝況此衙門尤民命所關汝

其慎之既而弗若以養親告歸母執其手曰兒歸孝
我耶汝大父及父所行善事汝力紹之所存詩文汝
早纂之版畢置之汝量贈之是之謂孝也若朝夕饗
飧我性淡泊亦勿庸鼎烹爲及病將革猶以族人諸
兒甥爲囑嗚呼自蘋蘩之詩見咏於周南教子勞逸
誌燉于左氏其後奢侈相尚壼範之克修者或寡富
貴驕人簞食豆羹見于顏色丈夫或不能免如劉孝
標所謂不費半菽落一毛而坐視三黨之窮困比比
然也今觀太淑人之嘉言懿行初無一毫矜飾劬法

古人誠懇儉朴本于自然樂施尚義娓娓有終身不
倦愛于弁矣出於義方天性自然也所謂女子而有
君子之行者太淑人無愧焉弗若自韓城三十餘里
以狀來請余銘曰先母寵眷有期匪大仁人鼎忠以
文則無以表寵貺也余喟歎何足以發揚太淑人之
德惟是太淑人狀内所載誠懇之語再四覽之多有
似于吾母張太夫人者是以吟諷之際有痛于懷不
禁涕淚之盈几也猶記弗若萬養西歸日余贈之詩
曰梧垣十載著鴻名柏部恩懃今日獨何行爲借高堂覲

拔水因辭北闕尋漁耕龍門急浪河津接太華仙掌
紫翠横忠孝兼成推國士須知金鼎雷調羹余聞太
淑人有孟母之教故以河津之學調鼎之事望弗若
非諛作也今倏然五載而余遂銘太淑人之墓嗚呼
太淑人有德子賢且孝不待文而傳而彤管之義留
之貞珉垂諸後禩其亦知本原之有自乎太淑人生
于故明萬曆丁亥五月十九日沒于康熙四年十月
十二日以弗若任順天府加一級覃恩太淑人享壽
七十九歲子弁徵卽弗若癸未進士官兵部督捕右
侍郎子女嫁娶具載今將以康熙五年三月十六日
合葬于中大夫泰吾府君之冢余與弗若曾同官爲
友是則宜銘

銘曰匪慈之資仁何沐匪儉之師德奚育豈十財而
悋於賄達於官而念其風賤世俗之礫礫惟太淑人
卑以自牧裕其後昆遡厥初服是宜子孫繩繩徵余
言以爲似

錢母贈太孺人趙氏墓誌銘

贈太孺人錢母者侍御錢君延宅之母也先是侍御請假獲命蓋以葬母故余將掌院事卻之最後侍御以其舅氏趙宮允狀來請余銘兼讀侍御所爲附述不覺洗涕泣蓋當母見背侍御裁六歲耳迨今踰三十載而後葬葬之日侍御年四十有一矣故其言也悲慟余感侍御之孝且余固失恃之人也能不感而且泣又曷敢不以文辭按狀太孺人姓趙氏爲吏部侍郎謚文毅公之女孫文毅當江陵柄國奪情事起

首疏劾之杖闕下後累遷吏侍科第蟬聯以文毅直節固應有後乃刑于徽媺猶遞演而及于其子之女且及于其家也太孺人之父曰叙州守文度公母曰何太淑人太孺人生而嚴毅時不勝衣爲何所憐愛及長歸于錢爲今封監察御史嗣聖公其舅曰潤廣憲副仍峯公姑曰趙夫人即太孺人之從女叔也太孺人婦道克修承顏伺色不以親故少懈而齋宿祭治酒漿內外皆稱其勤封公雖貴遊乎當鍵戶斂書夜分不輟太孺人篝火佐之不言倦其于臧獲媵御

也悉心以待咸有恩澤然也是而病亦劇矣以娠後血瘀病益甚然神觀爽然家人皆冀其少間已竟卒卒而殮窆老幼無不哭之慟者母何太淑人指六歲兒輒嗚咽不能出聲封公傷心伉儷乃不復娶侍御孤露寄養外家其言曰嗚呼吾母之不見見也不見而思思則惘惘如隔世但憶兒時嬉戲床笫間母撫一歎兩撫之出恐驚吾父寢及戊辰出就外傅歸母命背所誦書輒了了母喜甚摩頂置諸膝者再嗚呼母亡二十年矣春露秋霜泪盡繼之以血音容渺然

今所聽哉誌此兩事耳豈不痛哉蓋余得之於附述者如此侍御起家行人擢今官太孺人尚稾葬侍御以王事靡盬西出秦川攬轡閒未嘗不中心搖搖及祭焉報竣始得請假襄事嗟乎以太孺人之賢而不享以天夭而家道幾中落矣漆燈[illegible]寂寂于荒郊淺土之間者又三十餘載彼當貴繁華者彫謝知幾許乃六歲兒讀書成立繡衣持節歸守宰以下負弩矢前驅營馬鬣修飾靈邑人士觀者莫不稱孝謂錢氏有子太孺人之遺也嗟乎太孺人之目可以瞑矣

姻侍御年正盛行益蓄以成文毅公之宅相語曰於
必歸其所生則太孺人之綸綍重褒當必有日而又
何生死之異視哉太孺人生于萬曆辛丑年二月二
十日卒于崇禎戊辰年九月一日年二十有八子二
長即延宅順治壬辰進士今任江南道監察御史娶
張氏贈孺人先卒女二一適太學生周王臺一殀孫
男位嚴郡庠生延宅出餘詳狀中初延宅官行人已
得贈其母為孺人今用御史覃恩改贈太孺人以某
年某月某日卜葬于殷橋之新阡余前掌臺端與侍

御有相成之雅遂綴其梗槩歸之俾繫于厥狀之有
誌也復為銘
銘曰胡婺女之封則婦道之章胡嗣之昌則姆教之良
虞山紀堂馬鞍在陽尚湖深浚鬱鬱靈光將無黍爾
媼以女雖附文毅公之賜緘槩惟令子克勇松匯而
二十年來所涕淚而傍徨鐃詞潛闡爰表流長昭茲
孝德永矢勿忘

前中翰姜公暨元配賀孺人墓誌銘

康熙丙午秋余將假還鄉適丹陽姜子允茂來謁以
頭銜抱弟泗横膺有所欲言則手其大父中翰公暨
妣賀孺人行實云將卜吉舉柩合葬于鹿庄之原窀
穸有謝湖為之誌囑余與公雖生不同時然素聞庭
訓於趙忠毅公文集中景其流風餘韻心焉嚮往者
已久茲舉也義不可以辭遂損益其狀而為之誌公
諱大受號抱宏世居於雲陽之滕村里其先有宋時
稱不陵望族隨駕南渡為郡馬公至勝國初年安卜

公樂雲陽風土始占籍焉後多科第顯官大江以南
推姓族必曰雲陽滕村姜氏公之曾祖三溪公則其
創發科者也三溪登嘉靖辛卯鄉薦遷守茶陵茂州潔
已愛民所到尸祝至今以名宦祀見學宮公祖文學
近川公父處士復吾公母蔣太君公生而英偉丰采
動人修貌美髯溫言至行軒軒如明月入懷幼時就
學日授經史朗朗成誦既長以經明行修為學者師
無何處士公棄養同室有操戈者公避告其母曰此
不可以口舌爭也吾寧遜避之有婦在母不憂甘旨

也孺人雅得姑意未寒絮絮將旦謂奚代供子職本
君安之神廟中年癸巳京察及攷稅監爭國本者俱
奉旨禁錮士大夫閒居無事留都新安趙荊水偶李
書院相望相與講學其中公皆負笈從之每發一難
豎一義諸公嘆服以爲不及一時若韓蒲州葉福清
趙高邑鄒吉水尤所折節天啓末年璫焰熾甚伊時
縉紳號強項者或死或杖或戍公獨侃侃然百計周
旋郎料虎頭捋虎鬚所不恤也崇禎改元公以能書
供奉武英殿聲氣益廣乃以盛名招忌含沙被誣一

時在朝君子咸爲不平尋有廉知其人者欲爲公疏
論其事公力止之請假歸怡情丘壑課子弄孫意泊
如也會有詔各舉所知當事咸惜公才欲奏書薦公
皆謝却之公爲趙儕鶴先生受業生趙先生死公目
禁送喪徒步千里事平以先生遺稿未梓破産授工
流傳海內肝膽生前表章身後公于師友可謂兼盡
之矣他如拯族荒恤孀妹撫遺甥視朋然諾棄千金
不顧皆公之餘事耳賀孺人生於名門賦性溫淑于
歸之後治家嚴明朝夕拮据公以道廣好遠遊賓朋

絡繹夜半猝投而庖廚整暇方員畢具曾不聞有叱
咤聲居常孝養姑嫜潔齊粢盛延名師訓子勞公私
內外不以煩公可謂女丈夫矣辛巳元旦公肅衣冠
拜祠下與族宴會偶得微疾越數日呼諸子而語之
曰吾殆不起矣吾以布衣爲翰墨侍從先世田産不
落尺寸三子咸成立年已七十安所不足乎且遂瞑
以此觀之公胸中真坦然太虛無一物得縈繫者啓
手足之日一榻蕭然四壁如洗惟以多財損智爲遺
戒蓋氣節才望表表當時而尤篤于友誼盛衰燥濕

不以易懷至欲捐生死以赴之以是天下推爲長者
而終身學力亦于此而見其大也賀孺人亦旬日下
世蓋白首同所歸云嗚呼公之沒也於今三十年矣
余與公雖未及謀面然忠毅公余之至親也溯
源見公之後殆如見公焉或有以公位不滿其德嗣
君用不盡其才而家道中落門庭衰薄爲公惜者予
不謂然昔公之意氣卓犖天壤今滿目昭垂子孫林
立玉茁蘭芽天之所以昌大其後者正未艾也夫何
尤焉爰爲之誌銘復據實以表之曰有明征士武英

殿中書抱宏姜公之墓嗟乎余讀漢書李固王成之
事每爲流涕若公之執義不舍有古人之節鐫刻遐
書增光琬琰雖王成之節何以加焉趙氏有孤設上
賓之位而祠之固其宜也昔趙忠毅公表先外祖光
祿卿張恒華公也曰正人余茲表公曰正士君子與
君子爲朋千載一日百世如生也信夫
銘曰廢揚之後才卓犖文如班馬詩韓毛書鍾王兮
氣雜騷楊城應山喜遊遨求師友兮在古鄗死生不
忘掬血瞀高文詩世稱人家仁人義士荷揚標鹿庄
之原瞰江潮咏楚些兮英魂招

封中書舍人仲山張府君墓誌銘

公諱金能字礪汝號荀山本江南巨容大族也六世
祖諱奎者由孝廉宦楚北遂寓於沔因家焉及其曾
祖文翰公隱德仁心再及鄉閭至其王父丘美公負
性豪邁輕財好施恤孤寒待以舉火者恒累延至嚴考
承圭公潛修力學不事生產家業拓落生子五人府
君其次也承圭公感異疾府君侍立左右衣不解帶
迫病篤延醫祈禱百計無效刲股調藥病以漸愈延
壽二載遂逝府君痛以爲無孝子及承圭公卒府君
泣血水漿不入口廬墓成勸慰乃不至滅性凡棺槨
衣衾窀穸之事竭力盡誠不留餘憾弟二人皆在襁
褓中府君撫愛長養教誨婚娶成立而後樹著也學
能列名膠庠尤有名譽不是能陶其材也府君痛惜
之伯兄性慈惠府君事之恭順弟友愛無間幼讀
書敏異博覽經史得其肯綮爲文挽筆立就髫齡入
黌宮一試即食餼釋褐登經筵通之七多負笈從學
者迄七人悉同殿中副車不獲正顯然不以得失縈
懷也庚子歲爲恆

今上龍飛改歲爲恩壬寅入國雍見賞於大司成琛山
張公每試冠多士考授一職不欲以明經終已酉試
楚闈仍不利府君於是喟然太息曰余於舉業揣摩
備極苦心矣試之不利予無如命何心之不動亦其
如予何乃既飫於詩學桃綺李杜沈酣騷雅鍾譚之
選亦兼收而並采焉爲古文詞以左馬爲歸手不停
批口不停吟以爲平生之所好在是焉課子尤惓惓
午夜篝燈與共寢食之溢鄉會試皆以第五覬春秋
之淮博士弟子亦非池中物也之溢役以文與書高

等考授中書舍人西湖嚴筆徵謝
皇猷遇覃封封府君如其官云配劉封孺人顯親揚名
則府君義方之教著矣先是之溢高不家嚴廷試過
上谷讀夫子忠烈碑銘未嘗不泣下沾衣也曰此文
同金石不朽安得登堂一見先生大母平生乎余唯
唯心竊識之今春之溢踵門而泣持狀以屬余纂延
陵掛劍之義遂弗獲以介辭爾乃即其狀而叙次之
大約府君性耿直言行務合於理無所瞻顧見鄉里
間有爲不善者深嫉之見於顏色人或謂其惡惡太
嚴府君不爲意甚至爲不悅者詆毀府君處丹遇之
至於親友有急難則如拯溺救焚不惜貲財抑有大
利害必約衆公舉與事得宜上人以爲儀型標準而
己未嘗有德色也淡泊自守食不得粱衣不羅綺矜
農課子以是爲常勞樂鄉居怡情物外而勤儉所積
家道亦漸充裕復雅業又善攝生不事呼吸吐納精
神强健如少壯人乙卯之秋偶冒風寒漸至不起遂
卒寄詩京邸云作書筆欲竣不得見兒時樹靜風將
折陳情懇已遲勉以忠孝可爲君喪以禮也悲哉

銘曰大隱有林小隱有林熔雨樓中抱膝長吟滄浪
之水何有岑岑彼其之子錫類情深按經名世擴藻
獻琛胞與不已叙發于率河木不騫逮於漢陰後昆
水陰長樹休孫

別駕沱濱高公暨魏孺人合葬墓誌銘

公諱光猷字潤仲號沱濱世居寧晉城北之曹占略祖九二公諱推蔭晉丁未進士累官至太常卿推生杜河公諱去奢崇禎丁丑進士累官至大理丞俱祟祀鄉賢入名宦母王孺人生十子公行二幼而岐嶷讀書能見大意每聽講解輒能觸類旁通會悟甚速杜河公愛之十五歲入邑庠學博而多通常往來與南登城眺望撫然懷古與余論文有水乳之合王太孺人寢疾公妹尚幼孺人泣囑曰我止此一女爾兄

弟善調護之公泣而受命其後適高邑庠生董爾居無子息公數往來視之饋遺無虛日不忘母臨歿之言也居喪躃踊號泣毀瘠骨立人稱其孝臨杜河公令涇陽時流氛孔熾公戎衣登陴寢食城頭以佐其守禦城卒克全寧邑荒歉請於杜河公捐粟以賑親友待以舉火者甚衆壬午食餼同年康岱次臣高友于推攻苦成推服其殫思之密而用力之勤也癸未甲申之間寇起頹原杜河公攜家北避東鹿以家務委之曰善視祖宗家廟墳墓勿驚我先靈也乙丙杜

河公以侍御督學江南公佐之閱文篝燈午夜列前茅者多知名士壬辰以拔貢入國雍崴考別駕仍歸里侍養時余爲冢宰時會見書勸其仕進公曰吾祖父累世清要而甘以一倅老乎且循伴山水閒且居家教子居敬爲文法先輩立行守先誡勿效世俗褒爲輕薄態居敬遂成孝廉教授宜府皇上比多士從遊益羣常病痰治之弗效一足不利移居杜河公所置郊外山房每日能知安則無或敢不稟庭訓而剞夕自傲優游繩床者十餘年然終不能起遂卒得賑

孺人魏氏即余姊也幼而穎秀端莊婉孝永顏無違女誡著稱及之迄解及笄于歸姑性嚴峻獨得其歡心於娣姒之間油油如也成稱述無間言王太孺人捐舍時家務倚任儇儇一切含斂之事盡其哀痛親授君敬何讀不假顏色晨夜耕耘督課得宜悍勸沱濱力學未嘗片晷相拂也不幸晨起偶覺氣滯無疾而逝爲生卒年月予姓云云居敬將以康熙十六年四月之二十七日合葬公與魏孺人於曹五疃之祖塋瑞也余既切至親甥居敬以給諫鹿野范公狀來請乃

叙次而銘之

銘曰妳鬱譴語時命不猶利器不試終老一丘折腰
可恥人世焉求杜門却埽莫與爲儔群織衆案名門
好述和允遣获克紹箕裘擁隊玉毀才智則俊𣸸閒
之北樹其松楸寬見愼適無閒明幽我其銘之滸泗
積流

旌進士貞復馮公暨待封孺人魏氏王氏合葬

墓誌銘

學可以修之於己而遇不能必之於數是以董仲舒
有士不遇之賦劉孝標有辨命之論洵以自古以來
人之富貴貧賤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或高
才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造物者遊之而通達人
安之盡其在己者而已矣若貞復馮親翁者其亦學
修於己而無於遇也公諱瑞棋字貞復別號亦呂大
司寇鎮華馮公之孫也司寇公用刑寬恤有聲於明

崇禎年間仲子道隆以庠生恩蔭歷任南京刑部郎
中恂恂長者也生貞復爲長子幼而岐嶷出就外傅
勤於誦讀無兒童嬉戲態年舞象補博士弟子員尋
食餼奮志前史即欲厖漸而去乃入闈不利已卯遭
母夫哀毀骨立幾至滅性以父宦游金陵家務膠葛
綜理咸宜值荒饉人日食資用侈郡以其贏餘濟親
友之不火食者甲申
皇清定鼎郎中公有東山之志貞復事之益謹朝夕侍
側愉色婉容得其歡心焉庚寅郎中公捐館舍痛不

欲生勉强溢米粥而祭葬遵朱文公家禮毫無苟簡
緘閣肆力於舉業王唐瞿薛諸大家下筆千言立就
督學使者擧簡隣賓拔置前茅邑侯高鄉來譽之一覽
者尤奇之曰此席上之珍荆璧隋珠也自當膺紅綾
餅而看上苑花矣乙未貢於成均戊戌秋試復見斥
其奸也癸卯之後文尤騰踔滔滔汩汩以得試之運
揣摩之辭自期必捷闈闈者屢次持左券而竟不
售遂喟然太息曰吾之不得志於時也命矣夫何怨
尤爲聚徒講學口授經指著爲講義多所發明又裒
集其所作制藝定爲百篇以示諸子曰吾非敢效敝
帚以千金抑生平心血在此藏之笥中以志勞瘁
案之意云耳丁未染疾疽半身不遂扶杖出入課子
讀書時爲講解開諭由庚戌冬病劇遂不視藥水湯
湯大陸消消不勝衣殘幾於危殆矣丁巳春各
自念及身後事曰余殆將不起也亟欲目睹婿壻
因效遂命家兒竟甫爲大司寇之孫婿余自亟督府
即識貞復而往路斯爲相隔四十年矣今于如式如
山因甚爲合姆以貞復弟泰祺狀來請銘余以年親

之誼不得辭因狀之大畧並以素所聞者而敘之大
約近世公子習於閥閱之勢往往驕奢淫逸棄詩書
如糟粕溺聲色若膠漆告以守身修德繼續書香光
示象賢之道則視以爲迂闊以是隳其家聲爲鄉黨
所竊笑而彼終不之悟也今貞復以尚書之孫部郎
之嗣因五陵貴公子流也師友之外罕所交遊凡裘
馬聲色已飛博奕紛華靡麗之習一無沾濡其言曰
吾於布素相安非飾敝沽名也孜孜矻矻終其身惟
墳典經緗之是究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此其迥異
於世俗而卓然有以自立者矣雖屢試不售艱於一
第所謂學可以修之於己而遇不能必之于數者又
何憾乎令子翩翩玉樹天將發之以償其未竟之志
也公生于明萬曆丙辰年九月二十六日戌時卒于
清康熙丁巳年三月二十八日巳時享年六十有二
元配魏氏余高叔祖兵部左侍郎總督三邊諱吉公
曾孫粲生洪基女無驕志無傲容恭事姑舅克相夫
子內外稱其賢淑逑孔泰爲懿範殁惟早吁悼亡與
泉生於萬曆乙卯年六月二十三日[illegible]時卒于崇禎

癸酉年四月初七日　將享年十九歲繼娶新河歲貢生汪鋐襲女子婚嫁詳在狀中

銘曰篤於學矣惜未得位傑期古人擔當大事可憑家風文藻深邃息影考槃環堵而門易鶴者年未酬壽志夙乖嶄然可稱令嗣幽人之貞恐此吉地

上谷忠烈祠碑銘

余嘗驅車渡白溝過范陽蕭蕭之水聲猶在耳望即山秀峯插天翠色欲滴荊軻田光郭隗諸君子未嘗不流連於懷者乃元之靜修明之椒山今之鍾元尤為挺然不羣則慨然太息曰上谷多君子殆燕南趙北之闕里也乎丙午秋杪請告歸里丁未春事竣北上至保陽家蓮陸挈予步行至西郭指點新營祠宇告余曰上谷忠烈祠也正堂三楹所祀者何太守見元何公諱人也兩廡所祀者何義民某人等也後屋所祀者何烈女某人等也嗟乎明季當癸酉前猶然全盛之天下李自成張獻忠初不過饑民迸兵漸成燎原之勢至不可收拾糜爛中原窺伺神器向非我皇清大兵勦除因已儼然稱帝矣天為之乎抑人事所致也獨是明之養士將三百年高城深池材官騎士細錯林立乃賊自入潼關以後所在響應除太原楡林寧武三處孤城血戰死守外餘皆望風奔潰莫敢少嬰其鋒而上谷彈丸黑子內無擐甲之衆外無犄角之師獨登睥睨守力竭城陷文武士大夫男女死

之茗數千百人皎然之志昭于日月毅然之色堅于
松筠豈非節義文章彼服在躬之有素而造次顛沛
之弗離者乎天地星精岳氣降生於世則爲偉人碩
士或秉剛正笏縉形骸間或刎頸剚心濺血殞身其
義一也㦲
世祖章皇帝文武聖神軼邁上古六合深恤殉難之臣不以仕
國見遺介昔在寮垣曾有褒錄兩忠一疏竝賛公等
二十餘人俱蒙 恩恤載在秩典惜余固陋當日未
及以保陽死難諸公列諸奏牘俾忠魂鬱鬱于九泉

也乃今太守諸使君倡之郡之諸君子和之吾宗建
陛卿弟奔走拮据卒獲以成之誰從爲已死諸人揚
其烈哉凡以廉頑厲懦使後世有所興起也其于補
益風化豈淺鮮哉諸公死于二十年之前是祠建于
二十年之後所謂待其人而後行者歟祠創于康熙
丙午九月成于丁未四月太守楊公某三韓人郡丞
常公大忠太原人通判黄下鉉梁山人司李衛運陽
韓城人郡後學魏一鰲新安人其餘捐貲好義者附
名碑陰乃爲之銘

銘曰斗極之下尾箕纏博大爽塏勢蜒蜿上谷易水
郡名存山何嶄巖波潺湲篤生異俗磅乾坤軒軒震
采鈎風雷孤城後亡死猶欣穿骨透爪氣塡寃高闕
韞顯閟九閽不開崩兮空遊魂七族泣兮妻孥號叔
山爲鄰樵稱爲銘崇根兮蓋高原

祭文

祭少傅兼太子太師大學士輝嶽范老師文
祭吏部主事史君若渭公文
祭吏部侍郎孫北海先生文
祭孫徵君先生文
祭申鳧盟文
祭左副都御史二如孫公文
祭方伯楊猶龍年兄文
祭沈曙自翰林文
祭秦州年伯梁都諫文

碑文

誥贈大學士拙菴公墓碑文
耿孝廉側室趙孺人碑文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十三

柏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祭文　碑文

祭少傅兼太子太師大學士輝嶽范老師文

維崧來嶽降甫申媲美甫中爲文正之苗裔大司馬之元孫宜其才德之奇瑰無倫逴追前代殊絕人物也嗚呼哀哉吾師往矣閎國元勳其功績政事詳在史策孝友婣睦著於家乘殆不可勝數而介之撫膺務程淵淵滂沱者則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也師以天命之年受知於

太祖武皇帝及

太宗文皇帝拔置幃幄文德與武功俱懋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弗能過也天聰四年初設秘書院擢爲大學士輔世長民深謀秘計本於此矣由是而招三王下旅順征高麗服蒙古東征西討孰非師之贊成也逮

世祖皇帝御極而首建不

天伐暴之策以不嗜殺人爲士人心一徵同於湯武吾皇由是統一區夏萬邦又安大政大事夙夜在公孰非

師之贊成也與丙戌丁亥己丑三試而得人爲最封
三代而祖考維榮
朝廷恩遇寵詔屢頒加陞太傅兼太子太師繪像內
藏而
世祖皇帝之眷公也至矣謝政家居築園東皐但以方裴
晉公之綠野韓魏公之衆春而介竊以爲師之心尚
有所未盡也嗚呼哀哉師竟騎箕尾而上昇耶介於
五年之春值師古稀之辰稱觴拜祝猶憶師以巨觥
見賜介平日酒量有限而是日竟盡釂大醉矣辭師

之德也嗚呼哀哉師以文正爲謚祖以潘溪公爲裔
祖宜其有如是偉人以應興朝之運培千萬年之基
是殆同於師尚父散勝丹書姬周公几几赤舄而非
蕭曹房杜之可擬也嗚呼哀哉師之功績政事勒在
國史孝友媺瑫著於家乘而介之撫膺徬徨涕泗滂
沱者則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也嗚呼哀哉
尚饗

祭吏部主事史君鴻公文 史名彩新樂人

嗚呼世之人可以死而不死者何多也不可以死而
竟死者乃有鴻公是則命也夫鴻公之爲諸生則名
上也爲博白令則循吏也爲吏部則毛玠山濤匹也
何可以死而今竟死是則命也夫命者無可奈何之
數古之聖賢所不能與之爭也然亦生而舒或死而
榮則生平之樹立使然若鴻公者生平所樹立其槪
世之賢不肖何等也今春夜飲我於臥遊之堂有召
林杜史爲鴻公及門也夏朔別我於國門之外有文

稱予修爲鴻公作學也秋初以文賚我於鎮州之衙
有汝達兒竊爲鴻公式穀也孟秋日左懷我以七言
之詩如飛雪落花爲鴻公作什也曾幾何時而訃至
矣初疑其不然既而怪其然又既而痛其不應然而
然彼世之人可以死而不死何鴻公之不可以死而
竟死耶曾憶宋人有詩云燈前思見友朋詩後酒行
閒不自知酹別西溪如昨日落暉滔滅已多時烝如
我鴻公老年翁英氣灼然昭昭豈常在乎黃山之
側派河之湄其不隨生死爲起滅也審矣其而有知

其來鑒而來享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吏部侍郎孫北海先生文

嗚呼聖人遠而言湮廢兮異學競起以予吟含康莊之正路兮繼荊棘以縱横人思樹一赤幟兮家欲主大齊盟世巧言之亂德兮若覓天之欃槍嗚呼先生學術有所根本兮智中不失其銓衡守百里之花縣兮擧卓異而對揚明堂諫垣之清要兮封章密擊而當軸際世運之滄桑兮已改玄與改步更萬刻之華衮兮厝樅帘於異數遂紓脊於銓宰兮俄急流而卻觀謝聲利之紛華兮製荷衣而倣賓瞻肆罩心於群

遺兮尤篤精於傳註闡易象與春秋兮標成關之奥趣訂考亭之定論兮擿贊鼓之雲霧冀益智而忘人物兮言侃侃以非誤過人旬而猶健兮手不離乎章句爰寄我以瑶編兮撼心理之攸同不自秘其藴蓄兮鬱退谷之龍蛇斥慈猶之空幻兮撰渾城之無隆與享年及期頤兮何忽忽而告終望燕山以流涕兮腊吾車兮秣吾馬痛正人之云亡兮痤兕虎於壙野忽中道以猶豫兮腸九轉而若瀉余腹疾其未瘳兮寄哀情於奠斝靈昭昭其不泯兮庶髣髴而來臨者

亂曰伊人逝矣不可逮兮耆書盈䏶遂珠玉兮道之
云遠我車蹇兮灑淚於紙中心痞兮輒不盡意庶聞
其論兮

祭孫徵君先生文

嗚呼光岳雖裂元氣未斧朋氣所發拔萃鍾靈燕山
之南易水之上乃有先生卿翔千丈道喪千載羣喙
爭鳴洪鐘既叩中聆元聲九流渾濁曷有其極兼總
道經匪可易測嗚呼先生學為聖賢始於立志年卻
假乎斯文未墜遘累而行有道無位舉流何歸望風
溯洄先生之行不可詳贅要其大者莫先孝弟失怙
失恃匪莪伊蒿廬於墓側中心惻惻兄躬癘體霜落
風號六載為墓念彼劬勞遠避閭閻灌園桔槹瓜瓠

徵興以血皆落不御腥血而冤醉醪案喃鼷鼠庭走
猿猴於與群也先生之孝爲高于黨禍之興毒痛
莫解於血如國並幽囚圖同門之朋奔頭所履高脉
北風完交忤口為之居停以延以佇洛衆空膺
逆旅斂金入都不逞啓處書注檢編邑勅當宁余有
不渝何畏刀俎於斯時也先生之義為孔文舉代生
之初民之振振我生之後民之駪駪有馬蕭蕭有
麟麟相彼原野鬼火青燐相彼室家婦子呻吟上訴
於朝寇熾於奈妖氛彌則當關為壓鼎湖龍髯九廟

作舫西山絕頂聚石芳鄰樹地面皆怒髮生嗔氣奔
迸悶以濟斯人於斯時也先生之功爲用[illegible]今集古
既遂淳風斯欽華陰塔開朶頤窨發捉從終俯銅山
金穴爲豁屢加夾然不屑食華飲瓢其心則仇漏部
諺誠芽生激切本色無人字措頸血十各有志希蹤
往哲雙峯之陽擾而不輟於斯時也先生之戰務闢
埼荷伏九蘘裳張目而肝傍瀰喘端桃江習習朱陸
同異聚訟拔倘兼容並采味道之腴取長棄短何事
守株歷叙諸子歸於同舍自采長蜩閒史自娛拙迸

來學彼其乘悉不夙悅乎不羨唐虞春花秋月管覺
晏如於斯時也先生之道爲御亮矣嗚呼先生今云
已矣先生之生得天者厚先生之學見而淵久鄉國
天下以善取友虎吻寄身歷險與有復道扣[illegible]湯而
無咎與天爲徒虛而能受九十二齡啓足啓手共[illegible]
雖化其神不朽遙瞻[illegible]酒灑陳酒高館[illegible]風[illegible]突
能垢

祭申凫盟文

嗚呼凫盟而竟飄然長逝耶自余歸里以來一歲之
間必相聞問數次今春猶有札相詢曾幾何時而遂
成今古耶今春來札云讀書苦不能記余答札云聞
之前輩云書要讀的不必記的此蓋相印證之語而
今以後尚有可復聞耶我輩之交二十餘年矣在世
法人情之外煙霞性命之中余昔年曾有詩詠之謂
生不知已而遂與物俱化耶詢之來計者云有疾乎
無疾乎曰無疾長起猶與親友莊俄而厲纊雖曰人

命如朝露如呼吸何乃如此之駃耶生死世俗之所
驚親朋之所痛有道者視之尋常耳然死者視之爲
尋常生者能不驚且痛耶余年來學道尚有中心藏
之之語欲商之凫盟今既不起矣將復商之何人耶
嗚呼衛龍死而余不言尚北海死而余不言學凫盟
死而余尚口支耶老氣鬱轉無一晷之停自古聖賢
莫不皆然然人情悲其所厚而不能悲其所不厚淚
出於心之所哀而不能出於心之所不哀余之泣下
沾襟何爲而然耶有肉在豆有酒在樽其能如生前

之日夕歡相持耶尚　饗

祭左副都御史二如孫公文

大河之北燕趙之郊太行蜿蜒而東走滹沱滱液之間風氣攸鍾篤厚沈摯往往產倜儻非常之人以濟世庇民嗚乎若先生者其躍夜之星精而瑞宇之麟鳳歟翔秩未幾乃竟厭世而長辭也乎先生早歲蹁白家蜚聲藝苑壯而擢魁南宮對策高第司李海上發姦摘伏如神不事缿筩鉤鉅之術明允無冤二東追思歌之秉銓理與前後二十餘年甄別流品引賢若渴較士山陝所得盡知名士及躋經筵痛邇來苞苴公行將介方在請使斯世斯民再見太平天不

慭遺乘鶴高飛騎箕上列雖浮榮之已屬恨効用之未極區中之緣已絕蒼生之望遂虛此海內賢士大夫所惋嘆而同悲也抑介之悲不盡于此介生也晚自余先君宦轍不獲少所許可每見先生則謂余娓娓退而命介曰孫銓部吾若同邑忠厚而祇慎廉平繼起仔鍋先生嘗選舉樂參補山巨源之流也余識之有年及余成進士先生方在銀臺忘其為後進而引之二仲之列且數相與商確天下大事慨以自立

恐諫爲先救時行道爲急余佩先生之誨若韋弦爾
如幾南荒地亡丁一事不獨免則追呼追呼則必逃
亡逃亡則必寇盜寇盜則必攻城掠邑潰決飛之
旅必大集而蹂躪之是無幾南也先生獨痛之深念
之切力贊門人南指𨚗公再具疏得　俞旨蠲除數
十州縣室家父子始有寧宇雖　朝廷之湛恩而實
先生回天之力也以故瑤獞歸心京師纓弁紳上要
群數萬人無不攀轅駕而躑躅呼號斯時也天地爲
之慘澹鬼神爲之嗚咽而况受知如介其腐心疾首

當復何如故介之悲來橫集而莫可解也介痛降割
怙恃雙失雖骨支床者半載雖炙絮已飾而有懷未
吐念典型之不作嗟哲人之已亡誰復錫我以格言
導我以指南也玄飇倚薄歲將暮矣乃復升酒于尊
載肉于豆酒泣而哭撫側嗚呼哀哉滿用留而已答
杯欲奠而先覆臨風傷盡黯然荒脫先生其鑒臨而
歆旃耶

祭方伯楊獨醒年兄文

惟德乘坤輿之阴氣秉恒嶽之英華早擅科名馳聲
翰院離龍紉虎世謂足以狀其才也鶚薦鸞棲世謂
是以狀其書也光風霽月世謂足以寫其襟也蒼松
翠竹世謂足以名其節也嗚呼是遂足以盡吾友之
心哉夫其胸懷浩浩落落與天下之賢士大夫遊
接引如不及思欲反一世之澆漓以躋于郅隆之盛
此我友之素志也而今已矣尚何言哉方丙戌丁亥
之間滄波橫流人心庸爛世不復知有名教行檢爲

何物獨我友痛惡鄙昧險陂之徒每見于文詞坐談
間如有精之與渡渤較然其不雜也以是不悅者衆
若登時、道世皆爲于六朝綺縠之習而者步趨隆
嘉諸公以爲有軒冕崇閎氣獨我友與余相尊少陵
挽回狂瀾之東而砥柱之海內文人學士往往聞風
走響應一登龍門聲價十倍然而諸哉及其出爲晉
臬平反疑獄延與兔民在籐像中綠數錢穀盡蹶積
弊然尚有宵人中傷天下正人君子聞之莫不駭嘆
以爲奈此城君懷及蟾闕也及此叔蜀濟歷棧道陟覽

劍閣之崔巍哭武侯孤墳于定軍山中訪工部遺跡于浣花溪閱其詩遂窮前後作者嗚呼今天下飲食之人不復知世有文章風雅彼蚩蚩無足怪其雅尚操觚者何嘗不吟咏漁甫有生不見古人之恨若吾友猶龍者與古人相衡其詩則摩詰大復文則劉蛻李翺何在內則擯之而不使容在外則撓之而不使進卒困窮抑鬱以至于死我友有靈其亦與投畀之思而發不平之鳴於白玉記樓之後耶雖然猶龍學道有年其於是非人我自左遷後未嘗置喙日頰聞

其屬嶺之從容安詳與殷子伯疑談若平時蓋視生死如一致而齊得失于兩忘矣豈復有是念又作如是悲然余猶為此言以慰其靈者誠以天下後世愛才之心不可不抒妬才之流不可不斥友朋之義未至往往而絕也其他生平相與立朝梗槩見于文集行實不能盡述且亭詩數卷余已託友人刻之浙中嗚呼猶龍其果死耶其竟不死耶

祭沈曙白翰林文

嗚呼曙白天既畀於其德胡爲阨之以期厭人世之紛濁乘鸞鶴而遠逝甫邀榮於一第收視聽而長辭方曙白之弱冠馳聲也誠青湛而傳薪舒徐吻以唔咿脩呼天之縱麗裴頊似之陸離叶篇什於風雅畀綺麗而上之奈何公車屢蹶泣玉埋奇驅驊騮躓之野遂游齊魯之隱託皋 於時下棲鵷鶵之一枝及其奮激詞苑振藻清時天子聞之動色宰輔見而解頤行且駸備天祿日之烈光琰琬而勒鼎彝何昊天

之不弔遽一逝而莫追自古聖賢不能免隨大化以推移惜陰陽之爲害譴其回過隙之炎驟無松喬之大藥赴幽冥而起涼飈嗟妻子之睽隔顧琴書以含悲恨鬼伯之催促咸齊吝而消滅差友朋之鵲擊信魂爽其能知嗚呼哀哉尚饗

祭素洲年伯梁都諫文

恒山崩岁漭水汪洋鍾靈非偶奕世蕃昌大父鳴梟權衡神廟鎮壓嚴君金吾焜燿嗚呼　年伯著節頴發八斗漢登巨光刷氣不没埃氛循厚而流煥乎有偉宗濟天庠精賞湯滌攻落下帷戰勝故肥豈以應選宇内羣飛宗匠儒林登壇先覺力障狂瀾獨行趄趄學詩學禮奕奕入龍禁林□□毘李聯踪庭訓義方福澤未艾推以仁民德澤孔溥

聖清開創詔勅是營中書日近天旨拜展望重寅恭符

簡卓操陟位梧垣引君當道奏疏稿盈洛誦曉曉周詳委曲蒲漢均調玉壁冰壺南宮分試獨無遺珠力黜浮陂我交雙楹中秘承之嗣還給諫維公是法已丑丁艱賦哀粘配佰也惣之慇懃無已進公一歳日月幾何彼蒼不弔忽而沈痾遺容在聽遺札在牘語不可聞書寧忍讀嗚呼哀哉公神赫赫公魄茫茫魂彼白雲游於帝鄉死生日隔幽明何隔不腆之奠遥恭蘭精尚饗

誥贈大學士拙菴公墓碑文

公諱　字九苞號拙菴一號娛庵侍御贈大學士乾仲公之長子也乾仲公没諸弟尚幼公時年僅二十餘撫教之俾皆成立訓諸子嚴而有法天性孝友大節磊落於書無所不讀少而有志當世欲大有所建立乍滄晉先生奇其才選貢第四名人咸均值明季天下多故乃援縣合隱居研作諸書自娛所著有樸園文集詩集讀史管□明李杜四家詩選杜陵詩話槐氏家乘栢編繇誌四書日録等書益才品卓

犖岸然目命以經世宰物任重致遠而風度所被足為鄉閭識光潤照月旦為邦無不符遐邇莊恭而器之有似乎漢之郭林宗宋之陳同父賫志而没未竟其施海内賢否莫不惜之公生於明萬曆癸巳年五月十六日歿於本朝順治己丑年九月二十一日木時享年五十有七元配張氏明邑人兵部職方司郎中因繼室贈大僕寺少卿恒軒張公之孫女武進士官至驃騎將軍喻狂張公之長女高邑吏部尚書贈太傅趙忠毅公之外孫也寬和慈惠事公姑至孝翔

夫子勤儉經營克殖家業通書識禮夙興夜寐撫教
子女有敬姜孟母之風待庶子如已出一生布素不
尚華侈體恤僕婢人人爲之盡其心力淑德閫儀遠
邇矜式咸以爲宜傳入列女焉生於明萬曆乙未年
四月二十九日卯時卒於清順治己丑年二月十九
日未時享年五十有五 皇清順治戊子以子裔介
封吏科右給事中再封光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
左都御史加一級又以子裔爵封奉政大夫江南淮
安府同知再封階中大夫總理直省山東等處都轉

運鹽使司兼理鹽法道運使加一級又以子裔介封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內秘書院大學士母仍封夫人
再封夫人又封宜人封恭人封淑人累封至一品夫
人長子裔爵官至山東鹽法道鹽運使次子裔介官
至光祿大夫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
加一級三子裔納官桃源縣知縣四子裔恕順治丁
酉科舉人考中知縣五子裔似四品官監生長孫勷
康熙己酉科舉人考中知縣次孫壬子年拔貢生次
勰壬子科舉人次勤一品官廕生次男府學廩生次

嘉孚縣庠生次勳官監生次勉次助次勑次劼次勤
次勗曾孫庠生世緩等幼者名不盡載其行實之詳
別具墓誌本傳中順治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葬於祖
塋之次先是已豎封翁誥碑而介既爲大學士封三
代乃更立豐碑以樹墓前時康熙十二年歲在癸丑
孟春之十五日也

耿孝廉側室趙節婦碑文

孺人趙節婦者耿介峯先生之側室也先生諱俊昭號介峯居城北之三里橋東中萬曆戊子科鄉試二十三名元配楊孺人卒無子遺女七人娶趙爲側室冀生男以續書香也不意公車之役鬱鬱不得志歸僅及里而沒臨終謂趙氏曰我苦志讀書幸叨鄉薦作孝廉十七年爲文每見稱於海內名家長者是可以告而不獲告命也今困於疾是必死我死則爾其改適焉勿悞爾芳年矣趙氏泫然而泣曰幸得託身

君子雖弗遂白首之盟然寧敢移所天以爲泉下羞夫子其待我于他日也介峯先生領之而目瞑是時趙氏始爲節婦蓋年甫十九云止生一女在襁褓中紅顏弱息煢煢靡倚嗚呼哀矣節婦則毀容易服長齋奉佛足不窺門紡績之聲每至午夜乳哺提攜女以成立每言及介峯先生當日事涕泗零隕蓋數十年如一日也明末戊寅辛巳歲大饑人相食而栢邑尤爲兵衝家計凋零薪爨不給節婦以女紅自課備極辛勤往來姻戚家言笑不苟代祧于女推濕就乾撫摩調理不啻已出而其律身端嚴始終不惰是以人皆愛而敬之守節六十八年歲當大清庚戌秋七月年八十七歲無疾而卒余友高邑李伯常其外孫也爲狀以示余曰此丈夫之所難者而孺人爲之古賢女之所難者而今人爲之先生其表而出之以風示中州余在長安時即聞節婦之守如是既歎慕其賢及歸里每過北橋鞠躬道左瞻古閭德望廬而式焉又烏可以不文遜謝而使懿行不見於後世也乎乃爲文記其事而銘之嗚呼余文雖愧於黃絹幼婦

之辭而節婦行潔志芳皭然泥而不滓者也後之觀者將與李太白溧陽貞女宋元卓高郵露筋之貞氓比類而並觀之乎

銘曰維竹攸栢堅幹霜何維金與石歷久不磨于孝恒思砥柱江河婦志克協彤管在茲栢舟自矢靡他月儀黃鵠比賦泣涕滂沱茹櫱含甘敝日烟蘿允續列女琰琰光多雲擁衡門偉永僾波

東濟堂文集選卷之十四目錄

論

黃帝論
堯論
太公論
周公論
孟子論
留侯論
平原君論
漢趙苞論
田子泰論
趙子龍論
王導謝安論
王通論
唐太宗論
唐初諸大臣論
王珪魏徵論
五代史創業諸君論

治道論
舉業論
嚴子陵論
三國論
李淳風答太宗論
白樂天長恨歌論
陳白沙論
致知在格物論上
致知在格物論下
戰國諸子論
戰國四公子論
道不同不相爲謀論
明季利獘論
聖學以正心爲要論
經世大法在方策論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十四

柏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論

黃帝論

伏羲神農之世洪荒未遠其風樸畧至黃帝則已文明蓋天道復於上人事變於下聖人因而通之其有所爲而爲之也窮而不變則不能通不通則不能久豈能宜民而合天聖人之神而化之聖人之神道設教也其時神農之後德衰諸侯相侵伐軒轅修德治

兵擒蚩尤於涿鹿諸侯咸推軒轅爲天子是亦征誅之漸矣然風氣日開駸然漸移強淩弱大併小勢所必至其勢不得不至於用兵非聖人之得已也況外史所記舉六相立史官制文字制律法作器用作貨幣制作大備而制曆以十干建寅春正月爲歲首制律以黃鐘宮聲爲十二律之本合蠶治絲以供衣服而民無數疾畫野分州創立井田而俗尙親睦此屈軼生於庭鳳凰巢於閣麒麟遊於囿天子稱其[illegible]衣裳而天下治誠見自開闢之後至此風氣大變帝能順人道以化民與伏羲神農同其功也記曰垂衣裳而天下治乃史謂其遷徙無常以師兵爲營衛恐亦後世好言兵者附會之說而或者謂黃帝問道於空同之山以求長生之術又曰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鼎成騎龍上天羣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又創陰符載天發殺機地發殺機人發殺機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及古詩日中必彗操刀必割等語皆附託於黃帝然而天子未嘗古之人非子所教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勞汝形無搖汝

精乃可以長生可以養一身而不可以養天下聖人不爲也陰謀詭計暗蓄殺機知道者所戒而況於聖人乎善乎司馬遷之言曰學者多言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百家之言誕而難信若遷者亦可謂卓然有見矣余因曰聖人繫易之辭而備述之辯其僞以戒天下後世勿惑於方士之說入於怪誕之計亥明言之黃帝而述之以不死不美之死也

堯論

說者謂堯讓天下于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論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觀司馬遷之言疑之也夫堯咨問若時登庸之人放齊首言胤子啓明蓋亦自古以天下傳子之故堯非嚚訟也堯以至公至明深知其子嚚訟不以一人病天下然後咨于四岳師錫有鰥歷試諸艱受終文祖

二十八載乃受謳歌訟獄之歸其禪授天下若此之不易也許由何人而遽讓以天下讓天下何事而許由恥之逃隱是甫謐高上傳云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此四人者古不知其曾有與否耶即如所云不過形如槁骸心若死灰巢鷦鷯之一枝飲偃鼠之滿腹以天下爲糠秕高岸深谷不求名譽若耳其道偏僻如春秋長沮桀溺之流世固不乏而豈足以爲堯之師哉又曰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于子州支父

大聖人以天爲歸奉若天命不利天下而爲之亦豈敢委託尋常脫天下若此之易也蓋此皆老莊之徒希心虛淡遁棄世務矯飾僞託之說何足信哉何足信哉李太白慨論之士不詳于典至若堯幽囚舜野死欲開天下後世疑誣之端可謂無知而謬妄者已

太公論

自古帝王之興必有佐命之臣爲之定其謀猷立其規模而後從事是以禹征三苗尹伐有夏湯有三傑唐用房杜李靖等雖王霸不同其勳伐一也觀史記所載則伐紂之事太公之謀爲多而泰誓牧誓總衆庶與舟楫嚴步伐止齊之法率虎貔熊羆之上太公之於行軍戰陣固仁義而兼紀律者也其爲周室元功顧不偉哉然以文王之聖卽奉尚父爲師而武王從之受丹書之道敬勝義勝直接危微之傳此其於

先王之道講求之必非一日也乃世因太公之知兵一切陰謀詭計皆附會於太公又謂太公爲朝歌之逐夫譙周曰呂望常屠牛於朝歌賣飲於孟津夫太公歸周未幾而以女邑姜妻武王生成王誦則其室家素著刑于之化可知而豈有逐夫之事哉六韜所載多戰國權詐之言非盡太公本指也孟子曰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西伯以養老致太公太公以大老歸西伯文王之服事殷武王之伐紂太公皆左右其間遂識時順命之聖人也而豈陰謀詭計一切功利之徒所可及哉是不可以不辨

周公論

自古帝王經國致治之法至成周而大備然武王末受命未及有所布置制禮作樂大率皆周公之爲也觀多士多方無逸周官立政諸誥制作深厚規模弘遠而鴟鴞東山大雅文王瓜瓞生民諸什比物連類曲體人情闡明至德上徹而下合人情之所猶撼動興起不能已已而況親炙之者與周禮一書劉歆末年知周公致太平之迹具在斯紫陽謂其廣大精密不可謂無與於心性若乃六十四卦之大象三百八

十四爻之繫辭擬形容而象物宜觀會通而行典禮得義文洗心退藏之傳此孔子所以嘆其爲才之美而汲汲皇皇欲行其道遂其體見於夢寐不忘也攝政之事世儒致疑之謂周公位冢宰之位而已非如何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然禮有踐阼之文則負扆而朝自是循諒闇聽於冢宰之禮耳三叔遂借之以爲口實公孫碩膚破斧缺斨亦何損於聖人之德哉司馬遷謂我之弗辟及居東先後與尚書不儒所註微有不同要之鄭康成之說折衷爲得其中也康成曰成王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徐叛周公乃東伐之余反覆詳考知易書詩書周公之作爲多其學一文王法天之學而仁智忠敬誠爲臣道於此而極治法心學亦於此而極矣子曰悅周公仲尼之道周公仲尼一道也知言哉

孟子論

吾讀孟子之書而知子思相傳之學在是而有所會萃焉若衡未時通以前則不可得而考已自伏羲以間人之聖仰觀俯察遠取近取而得混沌之竅而性學已啟其端矣然而不言者易所謂默而成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逮伊耆氏為君則不知其何所師授而以允執厥中一語傳之于舜舜復以十六字傳之于禹則心之精妙著矣而性之一字猶未顯也至湯而大闡厥宗乃明告于天下曰惟皇降衷下民厥

有恒性性之說昭然著矣然湯又闡之而不足桀紂亂之而有餘伊尹作伊訓箕子衍九疇呂望奉丹書周公作大誥諸聖人竭其心思不憚文辭之紛紛者無非為此天命秉彝之理也春秋之時王迹既熄道統將墜天乃誕生素王為萬古照長夜以大學傳曾子而[illegible]氏獨得其傳所傳者何人命之謂性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也是以一生言性善言仁義言人皆可以為堯舜棲棲行道無一息不在民生雖以齊梁庸主依戀之不忍遽捨而知言養氣發前聖之所未

發闡點自得之意言古人不言之祕于千載之下使楊墨之內德告子之執拗淳于髡公都子萬章諸人之反復詰難歷歷辨晰若洪鐘之在懸大扣之則大應小扣之則小應如明鏡之在握媸對之而見媸妍對之而見妍初不費思索不事考証援來導窾抵亢搗虛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自非天理精熟之極何以有此辨晰快論哉或問于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我則曰孟子聖人也昔人謂孟子若遇莊子二人辯未知孰

勝愚謂莊子奇而不過孟子耳彼雖剽剟儒墨汪洋自恣然以孟子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固非詭遇之師所能與之角勝也自孟子之沒知孟子者莫若韓子昌黎說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又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嘗不信哉其自序去聖未遠居聖最近蓋將自負于顏曾思見知之列而以聞而知之望天下後世之人衍仁義之義於無窮而後世之學者猶曰聖人未嘗有一法與人亦無有一法受于人前無蹤跡可循從[illegible]與以可據見無所見聞無所聞故曰無有乎

術舉聖賢傳心要典入于異教而不自知也哀哉余何不反而求其放心也

留侯論

漢留侯張子房義士也亦仁人也世皆以爲子房始終爲韓似矣夫東見滄海君得力士擊秦皇於博浪沙中此爲韓也說項羽立韓成爲韓後此爲韓也項王殺韓王成良復歸漢以圖羽此爲韓也若燒絕棧道宋子以爲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則已未必然蓋漢王之王蜀即有欲攻羽之心特以勢力不敵乃聽蕭何之言養民致賢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張良自無不與其謀者燒絕棧道愚楚也豈絕漢哉若燒絕而

不可復出漢王雖愚必不聽其計矣況良之歸韓亦漢王遣之蓋欲待還定三秦之日爲漢羽翼耳良欲輔成以助漢則有之而成之僞弱遂足以定大計而王天下良不若是之昧也項王殺韓成如几上肉彼無智以自全其不足與有爲可知矣良始爲韓擊秦及立成而羽殺之則擊秦若不得不移而擊楚彼黥布彭越之可使韓信之可屬大事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而項王已在良掌握中矣然項亡則良報韓之志已畢而輔漢之心方急故是可歸也忠可

所也楚梁之地可損也關中可都也凡以爲漢王久安長治計耳及其功成身退託於神仙此明哲保身之智乃楊魏山以爲漢事得成吾責已塞然後可託於神仙以遂其不欲事漢之心此殆不足以知子房蓋爲韓報讎者義也佐漢定天下者仁也一代而後有子房者其才智淵深如神龍變化不可測識者伊尹太公之流而皆得進退從容而已哉若曰止於爲韓而已則當酈食其請立六國後之時漢王已稍着刻印韓亦在復立之列良何以借前箸而止其謀哉

良之不復立六國後蓋以己心已盡大義已明天下蒼生久困不可以一國一己之私而有損於大道人事自然之勢也豈非仁義兼盡者哉若以復讎爲不以康濟爲心則乃依人後之舉而已何足以爲子房

平原君論

戰國四公子信陵君固爲第一其次則莫若平原君蓋其知人之明雖不及信陵而虛懷下士有足多者如識毛遂於自薦而說楚以合從斬笑躄者之美人而謝罪以重士其識趣固已不群矣至於邯鄲被圍辛垣衍說趙以帝秦圍城危急鮮不被怵易慮而平原猶豫未之肯從迺魯仲連之說辭嫌慨乎然非平原君有見於大義魯仲連之說亦未必行也由是觀之可不謂賢乎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

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余獨以爲不然上黨之于邯鄲僅隔一山建瓴之勢也秦得上黨視邯鄲掌中物耳其民既不樂爲秦而樂屬趙爲亭因民之欲而納之未爲邪說假令將廉頗詘趙括深溝高壘與白起相抵而出奇兵絶秦之餉道白起救死不暇焉能坑趙卒四十萬哉大國之安危繫乎將將之決勝在乎謀趙之失計在以趙括易廉頗不在受上黨也太史公利令智昏之說豈足爲確論

哉歟吾尚論平原君以爲後信陵而先孟嘗春申也

漢趙苞論 癸丑年春月作

東漢趙苞之事世未有定論也程子曰以君城降賊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矣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不顧而遽戰乎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徐庶於此蓋得之矣方正學則謂苞既守官矣然而未知義也鮮卑衆多而可以計取性貪而可以利誘不此之圖而使母死於寇雖可以存天下君子猶不忍也況一城乎義者合乎道而宜乎人心之謂也不可以固而不知變也上不失親次不失職惟達于義者能之乃李卓吾藏書則又置趙苞於殺母逆賊之列凡三說者將何從焉魏了曰徐庶之事與苞不同徐庶當曹劉分爭之際君臣之分未定而曹操質庶母故庶不得不去且與昭烈有知心之雅其去也昭烈益許之矣今苞乃守土之官義當與城存亡若降賊則已爲不忠之臣矣不忠之臣即不孝之子今其家聲有忝祖父況漢法至嚴苞之宗族豈無有叔兄弟連坐受累雖母子俱存何益且其母賢母也謂苞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兄理亦甚分

明豈肯苟生哉由是言之苞以身殉忠孝俱虧者
不可程子之論非也卓吾以苞爲殺母之賊則又太
過苞於鋒刃交接之時倉卒焉可救母之後嘔血而
死情甚可憐豈可以殺母律之哉惟方正學之論則
爲合宜但當日苞母否以賂求解免或鮮卑必欲得
城不但欲得賂史臣皆未詳載而以義推之則正學
之說爲不悖於理而可行也綱目書鮮卑寇遼西太
守趙苞破之發明曰趙苞急於王事遂至不能全其
母故雖嘔血而死綱目亦畧而不書所以權輕重而

不訓也嗚呼微矣觀紫陽之書法則於趙苞之事非
深許之而亦未嘗深罪之後世尚論者當憐苞所遇
之窮而其心則無僞庶乎其爲定論余恐守土者降
人而罹于重法有殆忠孝者趙苞以義十而家忠節也
故不可以不辯

田子泰論

韓昌黎於田橫云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
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稱說爲使余歔欷而不可禁夫
田橫齊之壯士耳義不臣於漢高其客五百人皆死
於海島雖慨同心同世之所稱有宜昌黎潸流涕下
也若漢末之田疇者余讀其傳輒爲太息徘徊不能
去竊以爲世之所稱殆有過於田橫者矣原其奉命
長安間關山塞得報馳還虞已彼害謁墓哭泣陳發
表章逃遁窮山遠邇歸附與其宗族掃地而盟曰君

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復怨雪恥之志昭若日星
矣其後曹操北征爲相用疇之策遂白檀之險出空
虛之地遂登白狼破蹋頓操欲加以封爵疇義不肯
受後令夏侯惇就宿衛意喻曰疇負義逃竄之人耳
蒙恩全活爲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
千載而下讀斯有知其心者余讀陶淵明詩云辭家
夙嚴駕當往志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亦非戎聞有
田子泰節義爲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
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淵明

之悅慕於疇如此亦必有其故矣世或以為疇不受侯封為猖介小節余則謂操之所為疇必有所不足于中者故欲刎劉虞明以遂己志假令疇彼為桓文表劉虞之忠節以正公孫瓚之罪則知己亦當不重于侯封乎嗚呼此則余之歔欷洏流不已百世而相感者也

趙子龍論

論曰昭烈崛起涿鹿提一旅之師崎嶇於曹孟德袁本初劉景升呂奉先之間卒能三分鼎足翔業西南文武佐命自以諸葛關張為先然吾觀趙順平大節磊落非特名將誠可謂古之大臣也當陽長阪之役非順平則阿斗母子不免於厄北山之戰非順平則不能有漢中故昭烈稱之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余謂膽者忠義之聚也非忠義發於性生烏有如是之膽哉而其不欲居城都田宅引霍去病之言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故土乃其宜耳又其諫先主東伐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謂宜早圖關中因河渭上流以討兇逆其識尤偉惜先主違諫自用以致敗衂王業中頹良可嘆也夫用順平之言舍孫權而取關中秦隴響應漢室可興矣蓋先主生平頗有知人之明而用兵之識暗於時勢權謀故其自將也往往致敗而順平之將略亦未免其所長然先主能知順平於微賤以是終身感激竭力奮發史稱功績煒燁

古今陳壽以爲灌滕之徒果其信乎

王導謝安論

晉之尚遷論賢相者必曰王謝否則以爲王導之不及謝安甚明蓋不特功業不及而其心術亦大相懸絕也昔者元帝渡江庶事草創人心未輯王氏以中朝舊族人望所歸且兵權在握勢據上流於是以王敦爲大將軍王導爲揚州刺史錄尚書事是則晉之將相導兄弟二人爲之柄重極矣時人所以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說也及敦之反叛乃因元帝引用刁劉非有他故伯仁之死假手于賊雖良心所發涕泗交

流然行伊臆而報恩怨所誤者國事非但負良友於幽冥也幸敦死得成其功假若王敦篡晉爲知導不受封南面而王乎蘇峻之變束手無策登床衛帝亦差強人意耳石頭取節見笑於陶侃導亦顏之厚矣史謂其簡素寡欲善因事就功而其滅敦之功不足掩其附敦之罪也若謝安蒼生雅望久著東山桓溫不臣欲篡而道遂寢移祚之謀違衆舉親竟成淝水之績使非安也則投鞭斷流麋鹿遊於昭陽之殿矣微復有江左風流六代繁華哉由是觀之安靖之功

固十倍於文獻而心術光明磊落沖虛淡泊更無一
毫渣滓之未化王蔣之不及其遠非可以伯仲而論
也

王通論

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孟子以仁義
持世闢楊墨息邪說闢詖行董仲舒以儒術答策斥百
家尊孔氏兩漢四百餘年固不異教宗不外儒原蓋
乎三代之世也自典午氏以好雜之淺縱橫詭之謀
務其才智抒為文辭于但陳其管術有清致於是飛
蓋西園騎聲鞅上實塗洮上之為美人自馬之什哭
不罷何泉澀彩辭兵仿然逍遥而不實空而不樸流
於哀怨習為綺靡崇尚老莊淵復南渡清談灤揮

麈拔鳥其所謂文者蕪韻之可爭字之功不過
風雲月露之形狀手磨上將相之已其豐矣而求
一近道之言不可得而況於知道之人哉文中子生
於隋季講學河汾之上一時賢者之士相持成章當
房元齡杜如晦李靖魏徵溫彥博杜淹之流豈不純
經問業使就其材以佐有唐之治此豈可儕為別有
而昔道其賢者哉至於元經續詩續書亦其僭變
是何發而變論人以論之語問而命其門人成之
是以不合於仲尼删述之大而人法而為自楚

僭王之論也然其人之風致既高而議論多有仕者
温公傳中所載不必論矣如所謂言政而不及化是
天下無禮也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言文而
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如所謂爲人子者以其父之
心爲心爲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爲心推而達之於天
下斯可矣如所謂史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古者
士登乎仕吏執乎役祿以報勞官以授德皆以思道
一以貫之嘉言固不勝數然其間駁雜之語亦不可
勝數如謂陳思王達理以天下讓謂漢文帝廢肉刑

害於義而其尤不可解者以釋迦爲聖人不能不起
後世之疑然以文中子之好學深思其擬託六經固不
能無過亦何至假借商頌竟假名釋氏歟豈學者之
亂非其罪者歟意必其子福郊福畤之徒或於異端
倡大儒之書爲之寬其途徹耶此老學而以深惜之
而余亦重有意乎其人論列而並著之取瑜各不相
掩非予後之作古學適道者斷不可不察以言之
見錄以私欲之明以自流於僭爲標榜於天下後世
未嘗無知言之君子其耳目何可盡掩也

唐太宗論 癸丑年春月作

天下之綱常何在乎曰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若唐
太宗六月四日之事君臣父子兄弟之義尚可問乎
後世徒以太宗爲君貞觀之政尚有可述而欲寬之
雖然亦焉得而寬之也或曰建成世民在唐高祖當
日寔之甚難欲奪嫡則建成長子也欲傳位建成則
秦王之功甚大建成與世民又無太伯虞仲之節其
勢必至于相攜相爭而務已爲高祖者將奈何余以
爲立建成而封秦王于外此正義也雖然封秦王于
關東建成即位秦王能爲之下乎如是而國之亂在

後日但君臣之分一定秦王何能爲令既不出秦王
于外兄弟並在禁衛是以有六月四日之事殺兄之
後必有弒父之禍乃臣子大惡天下大變也尚何國
家之爲哉故爲高祖者立建成爲太子而應封世民
元吉于吳楚之間即位之後必不敢爲寬貸之志可
以保全其王位而禍殃及于後裔即使爲漢吳楚之
事若有周亞夫其人者可以坐而定之不知出此使
世民手刃同氣爲萬世指摘羞辱爲天子猶有四海

清夜以思其何以自安也世民旣殺建成元吉而又戮其子其可謂忍心害理而大不仁者矣或曰世民之功旣大而建成元吉必不相容故世民不得不出於此余曰天下事斷之以義不當論功凡功蓋天地皆臣子職分之所當爲昔者周公有大勳勞於王室未聞有覬覦爲王之心而凡爲周公之偏裨卒伍者亦未有如尉遲房杜之謀也世民功雖大不當立建成雖才具庸常太子之分已定君父之命已成爲有不稟命而殺太子殺其胞兄者哉考之通鑑元吉勸建成卽殺秦王而建成不從是建成猶知有父不忍殺世民也世民獨何心哉故爲秦王者寧作咸陽一布衣而兄必不可殺父必不可迫務而禪此天理人情之至天下萬世不易之公論也厥後武氏之殺唐子孫殆盡而太宗之子孫爲帝者多不免命終則六月四日之事之報也爲天下者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其勿輕生不仁之心哉

唐初諸大臣論

嗚呼人臣委身事主雖曰建功立業然苟非以德爲本卽危殆一時未有能久食其報者也昔者五羖大夫相秦勞不坐乘暑不張蓋仁德廣被及其殁也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商君天資刻薄臨渭論囚渭水盡赤卒以車裂由是觀之人君仁暴關其國之興廢大臣仁暴關其家之盛衰也豈不信哉唐初知名之臣不可勝數然言賢相則必曰房杜言將畧則必曰英衛言犯顏敢諫則必曰王魏余獨怪房杜子孫後皆蕩廢而世勣之孫敬業雖以義兵爲名竟俱誅兇惟鄭公子孫多有賢者至其五世孫謩復相宣宗衛公之後亦尚有人未嘗不歎其慶殃之不同也及細觀唐書乃知六月四日之事房杜之謀爲多旣殺建成元吉乃並誅其數子而爾時房杜不盡忠言以止之厥罪何辭哉李世勣將畧雖優武氏之立一言喪邦初不過從保全身家起見而其孫敬業反以此夷滅天道好還良不誣也衛公不預玄武門之事其識最高鄭公勸太宗以仁義安天下宜其福澤綿遠也

房杜相業雖賢以人品心術較之鄰與魏徵二公同日而論矣然後知人臣當國家艱難之時必以德佐主乃爲長久之計若取快抒憤于一時其由爾反爾斷斷乎其不爽也存心設慮盍可忽乎哉

王珪魏徵論 乙丑年夏月作

王珪魏徵之事世多議之而程正叔之論尤嚴正叔謂司馬君實曰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讎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掩君實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不死與徵何異正叔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白入齊既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不當立義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於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復繫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徵之事全異蓋程子之言如此余嘗詳考子糾之事論語子路子貢皆曰公子糾非但稱糾也再考司馬遷史記則曰襄公醉殺魯桓公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奔莒小白母衛女也及戰於乾時魯兵敗走齊遂脅魯曰

子糾兄弟弗忍誅并史記之文則子糾乃桓公之兄矣冉查左傳杜預註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亦曰子糾小白庶兄蓋預本司馬遷史記而註之也程子乃謂小白長而子糾少豈未考史記與杜預之註耶至胡傳所註大畧本之程子曰左氏書子糾二傳曰伐齊納糾君子以公穀爲正一子字固不必深辯至引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此殊不足爲據漢晉去春秋未遠其考証必詳豈有舍司馬遷杜預而反以泛引之文爲據耶余謂王珪

魏徵之事與管仲召忽正同管仲之不死未必是夫子弟以其功而大之其曰匹夫匹婦之諒非指召忽也建成爲兄爲太子見殺於弟王珪魏徵從而事之於義安在以此責之自當有愧於心但紫陽綱目書法亦不深責之者正以微之功德可比管仲糾未正其爲世子建成雖爲太子上有唐高祖則亦未正乎其爲君也此與反而事讐者微有不同故應在末減之列耳功過既不相掩而功又大於過此春秋善善長而惡惡短之意也若乎尹起莘之言曰臣之事君固當終始一致若君臣之分未定遽欲死於其難則亦君子之所不予又曰東宮宮屬與諸王宮屬與人臣事君不同蓋夫太子臣子也藩王亦臣子也其僚屬亦臣子也任是職者當以一人爲主不得以所事爲主此豈私於珪徵之言哉蓋其辨義至精爲天下後世慮深遠耳故管仲之事桓公魏徵之事唐宗皆未合乎義也然責以必死如君臣之分則其理固有不同者矣余故曰王珪魏徵之事與管仲召忽正同而不在乎糾小白兄弟之稱也假令仲無匡合之功

徵無仁義之效謂二子品在召忽之上其誰信之若子糾既成既已爲君而管仲魏徵背之雖有匡合之功仁義之效則爲逋逃質之流當爲君子之所羞稱也余故詳辨之以俟有道者論定焉

五代史刱業諸君論

五代刱始之君曰朱溫曰李存勗曰石敬瑭曰劉智遠曰郭威此所謂梁唐晉漢周也五代史資治通鑑及朱子綱目所載是非已大謬矣余謂此數人者皆不足以爲君而有篡逆僭竊之罪者也朱溫從黃巢爲賊事窮歸順託崔胤爲腹心斥張濬于殷掌兵關鳳翔劫遷天子假手氏叔琮朱友恭以成弑君之禍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憤彼清流白馬戮士大夫之惡又其餘矣李存勗雖非唐室之純臣然以復讐討

賊爲名請矢王廟負以前驅自鄆入汴剪滅僞梁以雪有唐三百年亡國之恨不負三矢屬奇兒之稱惜其驕溢自矜不立唐後信用伶人中官殘害忠臣大將魏州之變趙在禮亂兵喧呼反戈相向登道旁冢置酒相顧泣下死於郭從謙之亂亦以樂器所謂取天下於十指者竟安在也李嗣源負心背義公然反叛無足論矣石敬塘踵之遂召契丹賂以幽薊十六州乃以兒皇帝自稱身死未幾景延廣橫挑釁隙杜重威以十萬之衆捲甲投降張彥澤先入汴州而出帝遂遷黃沙白草得一著飯地竟何益乎劉智遠才設愈覺膺下擁兵不動甘受木枋何隙乘便掩有洛汴所任用者如史弘肇楊邠王章皆狡黠小人父子踐祚四年而亡自古未有失國如斯之速者也此與天之曆數何涉哉郭威以堯山老革遂作花項天子與李嗣源石敬塘同一罪人而付托世宗可謂賢嗣顯德之政幾致一統則亦天之不忍忘情斯民而非威積功累仁有以致之吾故曰此數人者皆不足以爲君而有篡逆僭竊之罪者也雖然彼既已居大寶

受萬國之玉帛矣豈可謂之非君乎余曰稱之爲君者以其有爲之之名也不予其爲君者以其無爲之之實也若但以强弱大小而論則西南諸國亦嘗稱帝矣即可謂與天子乎彼劉龑之僭居閩粤猶以中原爲洛州刺史安在其爲天子耶五代之間置君如奕棋其委贄而爲臣者如沐梗而九州四海之民視其君如旅客之於傳舍而無所繫屬也然則朱溫等七人其與李茂貞王建楊行密錢鏐之徒又何以異嗚呼天降下民作之君斯君也夫既不作之君矣

自作之君天下之吏臣安得而與之

治道論

衣食者生民之要務禮樂者維世之大防古之帝王所以治天下者不過此二端所謂富而教之也至於刑罰絕不得已而用之耳然修民之衣食要在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孟子二語盡之矣至於禮樂人皆不知其本往往求之於登降周旋齊節籩豆之際何其淺也不知倫常之外別無禮樂但使五倫各得其敘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截然有分以相接融然有情以相通此所謂禮也由是而郊廟和神人祭先師飲酒射事婚娶別祭蓋禁侈僭之淫詐絕浮屠之荒謬民各甘其食安其居上下貴賤各有品則親戚朋友以相往來風俗淳厚寇盜不作則王道之大端已備於此矣雖唐虞之世有姓物和時以風動可漸致之知謂舍此而別有治世之道或尚功名或崇異端或如土木或興邊功或溺女色或事道教有一於此未有不亡豈但無益於治也嗚呼治道之要具於尚書以心法出為治法而道統因相總其救人君欲治天下國家者在知人安民以　敬

爲萬事之根本而已矣

舉業論

舉業者朝廷取士之法也有四書藝有經義有論表判策理義何一不備其中世務何一不備其中若四書經義通於聖賢之理義論表判策中於世務之規繩則得不謂之佳士可以臨民可以事上可以爲臺諫可以侍講筵卽公卿宰輔由此其基之矣故自有科目以來得人之盛未易更僕數在父師宜有義方之訓養之於蒙窮理致知博通今古而待之爲有用之材在子弟宜有潛心之功修之於閨內心致志研

究經史而發之無不足之慮如是而應有司之身旌夏然成章自然爲拔入格曰孝廉曰進士皆古所謂至美之名而今人所騎肥而求也既已得志爲忠爲孝爲廉爲節俯事父母俯育妻子如忠一寔施恩闊里何爲而不可今之高才者往往忽視舉業比之敝門屣厭之兎園册而不肯精細用力但泛濫求之詩文不知舉業之道細詩文之學粗以作舉業之心學詩文未有不工者若但留意於詩文而不用力於舉業則粗疏支離雖勉强終場而不能入彀且後一日

年後一年及其老而悔之已無及矣或不得已而作卑官作羈客舉少年跅弛奔放豪上奇瑰之氣銷磨殆盡雖以杜子美之賢而悲辛於殘杯冷炙之間富兒肥馬之後良可嘆也又夫出世父母妻子何賴既輕棄何不能出人一頭地而終寄其食焉結其衣乃致怨於室人之交謫故君子曰故術不可不慎也吾故發心言之洒沛書之以告天下之才士志士勿甘心驕語於一時而自誤其終身焉耳

嚴子陵論

箕山潁水世傳其節而不見於孔子之論述若史傳所載嚴子陵以光武故人辭召不屈卒釣嚴瀨名高千古其擬代之真隱避世之徒乎余曰否否子陵用世之士非避世之士也然何知之於其答侯霸之日知之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於光光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是子陵微以仁義濟世已微露其端矣霸得書奏之帝帝不深維其旨以為狂奴故態雖車駕幸館撫腹戲笑升與暖息相對累日於以論道故舊則可耳非子陵受聘之初志也帝之言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子陵默然熟視曰士固有志何乃相迫自其言觀之若志在巢父洗耳矣寧知光之本衷釣澤以呂望自居者也一反後至以伊尹自待也伊呂自待當以伊呂處之光之志斯得行矣奈何以諫議大夫相處欲與同寢共臥其腹遇不亦薄待子陵之甚耶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光對曰陛下差增於往處其貧賤之時交游所從游者仁義之言必

大有所關係於帝今慮之來將以册書徵聘數陳使斯世登於三代也而帝身居至尊有其一以慢其二不復求益此子陵之足所以直加於帝腹欲悟帝而帝終不悟也可勝惜哉古之聖賢論道術不論勢位故上下相得而益彰子陵以文王處呂期光武則光武之待子陵乃不如桓公之於管仲當春之耕釣於之釣悠悠乎哉此心竟誰識之或曰光武不任三公而任臺閣大臣以切責死者有之儒臣以非讖而見罷黜者有之子陵狷介人也不默默以徇俗必蹈

譏與之爭豈能堪此與其用而有疎薄放黜之嫌孰若不仕以全君臣之義乎陵誠爲知幾范文正公作祠堂記曰微先生不能成帝之大微光武不能遂先生之高是二者之論皆近之矣而未足以盡先生之志也若夫庸流俗子艷稱夫客星帝座之說此又稗史之見何足論

三國論

或問於余曰三國之劉孫曹孰可以取天下者余曰取天下以德與才若三子者皆非其人也昔高祖光武起布衣提三尺之劍誅秦殘項殄滅莽賊其二人微賤起於行伍然皆以仁義爲心不殺爲尚又當其起事於羣雄之餘而能驅策英雄動中肯綮是以身建家功流奕世今三國之時天下則漢獻之天下也劉孫曹三人名爲漢室之臣子則當竭忠盡力死生以之掃清賊寇復於舊都翼戴帝胄永誓河

山乃臣子之大分也夫何操之奉迎於天子以令諸侯爲問鼎覬覦之謀即東西征伐芟除大難皆假王室之名號以遂其私而決其憤并有興復漢室之心也假若操心爲桀紂戕殺孔融董承之事弑賊皇后貴妃之惡鞠躬盡瘁夙夜匪懈其子不化之世濟忠貞烏知天命不佑之乎乃如鬼如蜮曰天命在我吾其爲周文王操爲此言其亦蒙面喪心不知愧恥不特不可取天下後世之人即其附和之黨亦聞之而竊笑也孫權席父兄之勢虎踞江左未爲戎首

固非曹氏之比然以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未嘗
斷暴曹氏之惡如孔璋之檄聲罪致討但遣使往
來一則上書稱正大號再則上書稱臣請封彼其意
若曰蜀急則依魏魏急則依蜀權變曆時合於縱橫
聊以偷存固窮不知爲牛後而不爲雞口奉表納貢
屈辱已甚寧安能寢兵甲務鋪不敢北向一矢相加
遺吾恐諸葛武侯之申綱不討宜遣司馬仲達而先
應遺之孫權也況自表搖擲出遂得講於和好之時
爲掩襲之計明明以成襲華容南北通謀悉淡事之

將成爲賊羽覓罪可勝誅哉嗚呼竊狗暴嗜諸國伐
鄭公子翬固欲出兵春秋深惡之以深入與亂賊爲
黨者也孫權之惡何以異是吾獨怪昭烈嘗劉表之
沒不取荊州而尚以大之讓爾其終抵荊洛人未有
繼起之師夷陵連營舉國知其不可而劉後自用同
姓爲婚不顧反賊之醜而大倫有乖生平周旋於鄭
康成之閒講學者固如是乎故曰三子皆非取天下
之人也雖然曹與孫其才與德既無足取矣昭烈仗
義討賊屢經挫衄志氣不衰卒以鬱鬱而死才雖不

足其義則正矣是以君子取之以繼漢統也

李淳風答太宗論

武氏之亂唐也見於秘記所得有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於是秘問太史令李淳風淳風對曰其人已在陛下宮中爲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太宗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今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陛下子孫無遺類上乃止後其言果驗世莫不神淳風之數以爲天運已定余獨以爲淳風之數則精矣淳風之所以對太宗者未善也夫

武氏之亂唐也誠天數爲之然天果何惡於唐而生此妖孽以亂之哉太宗以文武兼資之主開創而有天下其殺建成元吉也殺手足以爭大寶已爲忍心害理至於取巢剌王之妃而漁其色其家法已大壞矣彼武氏者生有狐媚之姿而負梟雄之性身爲才人親見太宗之行已有鶉鵲之思其後勉强爲尼適高宗入寺故有意炫美於前高宗習於太宗所爲而效尤之遂不惜以社稷殉一妍嬖是則武氏之禍實由太宗釀成之也使太宗問淳風之時淳風正辭以

對曰天數固有然人事足以轉之誠能法關雎之德正刑于之化使後宮勿以冶容見寵而苟所爲亂倫之事不憚更絃易轍以圖之則高宗他日嗣位必將兢兢於有家之閑不至瀆亂於先帝之下陳武氏性雖陰狠亦無由燕啄皇孫而能篡帝后矣縱使得志其禍亦未必若彼之烈也奈何對不及此徒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使太宗聽其恣肆以爲此數之無可奈何獨不見太戊修先王之政而祥桑枯死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內反諸己以思王道而事

訓來留乎天所貴乎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者謂善必先知其福不善必先知其禍善不善之間轉移甚微而非如推測之家拘拘於一定而不可易也唐德宗語李泌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盧杞所能致泌曰天命他人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紂之所以亡也觀鄴侯此論可謂深於天人之際然則武氏亂唐雖曰運數獨不可修德修禮以挽之乎如謂修德修禮亦不

可挽是褒姒妲己應作於盛德之時而飛燕玉環可惑夫清明之主也豈其然哉吾故曰淳風之數則精矣淳風之所以對太宗者未善也

白樂天長恨歌論

余讀白樂天長恨歌而不能無疑也妃子以傾國之色專寵金屋養成漁陽之亂以致鼙鼓動地城闕烟生翠華西幸六軍不發蛾眉死於馬前花鈿委於陌上明皇於此其有悔心之萌矣故杜子美詩稱之曰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以見肅宗之所以能中興者由於明皇割所歡之愛以接六軍之心天下聞之皆知其有遷善改過之思也至於龍馭旣迴春風桃李秋雨梧桐復動其觸傷翡翠之夢是以臨卭道士乘間而入之排空馭氣得之海上仙山寄鈿釵以盟心憶七月之私語此術士幻化之所爲明皇墮其中而不覺也夫以妃子之狐媚誤人家國使其死而有知亦不過爲麗色之鬼耳豈得復處於金闕玉扃之間哉然則七月之語何以知之金鈿之寄胡爲乎來曰此術之易曉者耳凡物之精魅者尙能知人已往之事豈鴻都羽客而不解此耶然當明皇之旣悟而復迷樂天又著爲歌詞以艷其事恐後之人君陷溺於中甘心尤物而媚處者且妄覬於死後之餘榮

也則所云空亂階者恐反爲亂階矣故詩人之義必當以子美爲正

致知在格物論上

知爲德昏明之端物乃知所涵之理太學以此爲入道之首務所以示天下以至善之則由此而求之則自正心誠意修身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無有毫釐之非失此而求之則日正心誠意脩身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無有實藉之是是非之間道之幾也故君子必察焉致知在格物此何解哉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

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是說也人嘗疑之以爲天下之物如此其賾也而吾紛紛焉日求所以格之則亦不勝其勞矣烏乎知而不知朱子之言求至乎其極因非紛紛焉爲之於外也蓋知非他即心之靈也物非他即心之理也致知而遺物以爲知則流於空虛而無實致知而逐衆物以爲知則又近於玩物喪志格者格其一物之不離衆物也格其物物之合爲一物也格其一物之不離

衆物則吾心之理豈能遺乎天下格其物物之合爲一物則天下之物豈能越於吾心前序知止能得之後不云物有本末乎人皆知言本而不知明德之爲本人皆知言末而不知新民之爲末人皆知言本末而不知本末合而爲物格者格此而已豈有他哉然所謂求至乎其極極者何也曰即所謂至善也物無不善格者至於至善故在止於至善其功尤在于格物不知至善何以止至善

致知在格物論下

知物之所以爲物則知知之所以爲知不知物之所在而強言致知之學者非明德之本指其於學也爲妄而已矣知外之物非物也物外之知非知也若以其超然立於萬物之上而不與物以爲僞以是寞然自號曰致知致知則末也夫惟顯微無間精粗一致直窺大天人合一之大原而不忽其用力之方於是乎窮理之學乃以有功於天下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明明德之始事何其灼然哉夫物之說至難言矣聖門論述未有訓釋之明文此固啓天下後世以疑似之端者也然紛紜於百家爲惝怳無據之說不知還考於六經有至當不易之理易曰精氣爲物凡物未有不合精與氣而成者所謂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是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物未有無則者所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理一本而萬殊萬殊而歸一本蓋不知物之爲我我之爲物也如是而物之爲物亦大可識矣四海有聖人出此物

此知也有賢人愚人焉此物此知也焉用格然而知不遺物仍以知達之於物則自有燦然明備之象物不外知卽以物涵之於知則必有極深研幾之功存乃知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者伏羲之格物也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者孔子之格物也能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以參贊化育者中庸之格物也道性善而稱堯舜四端之發擴而充之火然泉達者子輿之格物也物卽是知格卽

是致窮理盡性至命一以貫之矣然正心誠意而曰先者次第而及之之義也此直曰在者反而求之更無別解之義也先儒高存之曰聖人之學所以與二氏異者以格物而致知也致知而不在格物則以爲知之真而不知其物之則去至善遠矣所係豈其微哉斯二句也有得於致知格物之心傳

戰國諸子論

或問於魏子曰戰國諸子如公孫衍張儀蘇秦陳軫樂毅魯仲連范雎蔡澤之流其才智辯給足以橫絕一世載在史冊者班班可觀果孰爲優劣耶余應之曰首推魯諸君樂毅觀其紀律之師慄然之不奏對淳厚怨而不流於怨進退潔然智而不涉於詭隨競不攖寧從容以待服而不忍殺傷民命爵上位弗居用兵深以終老而不忍攻伐故國識天下者才世所無此諸葛武侯所以遙心而夏侯人才不能其爲

王者之師也世徒以成敗論英雄泛泛然殺之何與武侯豈有違乎後世比武侯於伊尹太公望乃等殺於戰國之士殆不足以知毅也若其次則魯仲連排難解紛見貪貴如脫屣辭爵而加人亦知爲天下士使其得志其所謂方略當在管諸君下然齊趙諸國皆不能用之視安積七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亦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子順則誠知仲連者意其所學必得聖門春秋之意即非泛泛於功利縱橫之習者矣公孫衍張儀只順爲正

妾婦之道孟子論之已詳虞卿著書有見然棄相位
而從故友其見狹陳軫善說然爲陸慄蘇秦子合六
國以擯秦雖爲張儀所解散散而復合合而復散六
國賴其餘論支持歲月數十年孟子言公孫衍張儀
而不及秦豈尚有所取與然行止不端援詐傾危遊
於燕齊之間汨利而死君子是以存稍之也

戰國四公子論

古帝王盛時所以養士之具甚備故國有學術有校
塾有庠術有序教之以窮理盡性脩己治人之道是
以三年小成九年大成其教衛之上入于用之而
列國之諸侯亦莫不貢士於天子天子以此爲賞罰
進退洎至周也其時之習爲士者亦足有奔走四方
遊說列國之事哉自春秋以後列國以來養士之法壞而
魁傾奇偉之士騁詞辨之口乃躡蹻擔簦挾策於華屋
文有之開或片言投合立談取卿相者有之若四
公子之徒養士各三千人計其飲食衣服車舍錙
銖之費日糜千金即有揚淬付也食有魚出有車又
爲能人人過務也隱然以養士名稱孟嘗之人
蓋有之矣揚子法言曰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
乎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司馬溫公通鑑
載雖此言不爲無見然則以爲四公子之人品不同
心術各異有忠於功罪亦自瞭然未可以一言槩斷
之也孟嘗君門下雞鳴狗盜俘脫函關之類亦安石
之論得矣其與四公子之何所不之而

殆不仁之人也獲滅良宜吞中君始與太子同質於秦黃歇策歸楚以身待命何其忠也其後聽李園奸謀效呂不韋穿窬盜國殺身爲世姍笑又何疑也平原君寬厚明敏愛人下士邯鄲之圍微公子則趙亡不待王遷殺李牧之日矣司馬遷以平原君受上黨之地利令智昏此亦成敗論人耳使相受上黨而以廉頗守之雖十白起何能爲若信陵君銳意合從悔忿宗國走王齕於邯鄲敗蒙驁於河外強秦震動六國旺氣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公子者也使魏王用之

則魏日以霸秦日以削何至社稷爲墟哉乃聽秦反間疑之不用公子不忍坐視淪亡酒色自娛而死亦可悲已今讀其上魏王書猶令人慷慨泣下漢高祖過大梁猶令人奉祀不絕此誠有代殊絕人物可謂知人能得士而豈孟嘗春申平原之可擬哉楊子云曲士也累曰姦臣竊命司馬溫公不察而取其說是使安國輔世之奇英埋沒于腐儒三寸之舌也何以爲千古定論哉余故不可不辨其是非以見公子之賢與春申孟嘗平原三子者未可同日而語也

道不同不相爲謀論

欲定萬世相傳之道統當無異同假借之議論而後人極立而將令消蕩世之所以紛紛者道之所以雜僞者謀謀之而被者道有不協之論而斯世斯人俱得與於皇極之休謀之而不敢者道有榛蕪之擾而斯世斯人俱將淪於昏暗之域此以古之君子競競業業守其大中至正之矩而不敢流於放辟邪侈之端誠懼之於其所同也夫子之言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思深哉自道之大原出於天而河圖洛書現其

靈光於聖君賢相之心而發於聖而易書詩禮著其典要於文字矣聖人有其聰明夫婦亦有其知能賢智寧能而不能出其範圍愚不肖蠢蠢而亦將窺其渺末又安有所謂不同於其間哉然而道無不同道之所以不同則以謀之者爲之也謀之不同而道似乎有異然而道之所以同者自在則又不可因所謀之不同而紛之也今夫道至精而是爾不違人而世衛乃若不同者其謀則有異以至道之平常而甘心於悖怪也恕卑邇之淺易而馳念於高遠也於是乎

謀與道岐也而有其一端謀岐之中又相岐也有其一端而又不止於一端焉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居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所至者心術念慮之間而關綱常名教之大所爭者幾微毫釐之中而係世道治亂之本君子於此有拒之而已矣闢之而已矣辨之而已矣若與之謀是無異認賊爲子而亂其支本也引寇入室而發其藴篋也其不爲世道之害幾何哉雖然謀之爲言商確未定之辭是非未明也得失未判也我不操之戈登壇增其談我不遏其流

豈遂益之波而不知天下無二道聖人無二心從來狥私逐妄之流固足以蕩束縛守義之坊表而依違兩可之徒尤足以破大中至正之藩籬勿論叛道者不應與謀即此調停於道與非道之間而欲混不同以爲同者又足與於叛道之甚者也可不慎哉他日夫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又曰鄉愿德之賊其說愈明而子輿氏闢之不遺餘力其言良本於此

明季利弊論

治天下之道固亦多端大要在於定經制正人心厚風俗而已然經制之要莫先於取民有制取民之制在審天下各郡縣地土之厚薄自定其高下收穫之多寡而權其重輕尺丈之大小亦審其規則如南方多種稻而稻地有厚薄之不同北方多種麥穀而麥穀地亦有厚薄之不同收穫多寡有大相懸絕者尺丈小大亦有逕然不同者倘不詳加察覈而定之生民之苦何由藉乎戶分九則明之制也自明之末季

而已不可行矣又況於今日乎種馬之弊起於永樂之時散馬種於民間而歲收其駒名曰俵馬大爲河北山東諸省之害民之傾家弃產鬻妻子者不可勝計至我　大清而革俵馬如解百姓之倒懸然馬既去矣每歲驛站銀至二千餘兩此古所未有也明季驛遞之馬今民間喂養又每驛設驢其喂養馬驢者謂之馬頭驢頭而以驛丞司之趨競人夫則有遞運所司之凡衝途州縣則令備抵州縣幫貼然民間賠累至極至我　大清而令官養官應其收買草豆不無派

之民閑短于價値之弊然百姓甘心而無怨蓋利其大矣而小小有弊不足計也又如天下衛所乃明朝蓄兵養馬武備軍政也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其衛所官長皆以指揮使千百戶爲之而統於京師之五軍都督府五軍都督府同知僉事皆以公侯伯爲之如有征討則設掛印總兵用文臣參贊調取各衛兵馬事平各歸本衛所法至善也迨其後天下多事乃以衛所之軍爲不足用而召募民勇之驍悍者以爲兵此輩多四方無籍之徒主將得人養之厚而馭之嚴

亦能有功否則鼓噪逃竄去而爲盜明之流賊雖起於儀民實由此輩爲入其中爲之雄長往往有弓馬技藝精熟過人者李自成張獻忠皆逃兵中渠魁故官兵遇之而潰如儀民烏合雖有萬亦不能戰也萬衆之寇敗於滏口竇建德之衆敗於虎牢皆烏合也安史之不易平者正以其徒皆習陣勁旅耳此數端者或用舊法而弊或變舊法而敗是以爲天下者在乎斟酌時事變而通之以盡其利勿拘拘於膠柱鼓瑟之見斯可以矯偏救弊而不至於僨事民生之大

項也可不審哉可不愼哉

聖學以正心爲要論 順治戊子由西程

人君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則必先端其本以定其所嚮而後可得其樞紐之所存蓋聖人之治聖人之學爲之聖人之學聖人之心爲之也今夫衡不平則輕重不易鑒不空則妍媸不爽而況人主之心靜乎天地之大覽萬物之衡也故心得其正則天下萬事萬物無有不得其正者矣心不得其正則天下萬事萬物終無有得其正者矣世之人主亦嘗留心稽古綜覈典籍矣而御遜緝熙道達隆古則亦未究其要焉古哉胡氏之言曰聖學以正心爲要此可謂得學之本矣請得而申論之今夫隱微日接至當也五方嗜好至紛也古今治亂之故人才邪正之辨得失安危之微亦難明也[illegible]則黜陟[illegible]或依假乎其何[illegible]有典以[illegible]制墳緒典以[illegible]於[illegible]字之奇字[illegible]巧[illegible]於風雲月露之形狀乎將以是而已乎彼[illegible]依風自詩之詞者何以有多欲之發妙滋淵學士之選者何以有推游之樂甚則宮人學士爲上清夜無[illegible]

之危學仙結綺下樹臨春何救晉月之禍則論聖學之要者洵非歸之正心不可顧人主正心亦難言矣心馳於聲色燕歌趙舞粉黛成陡以傾城而腦庭心馳於貨利鉅橋鹿臺積修大盈乃多藏而厚亡心馳於宮室阿房建章千門萬戶土木築黔首之愁心馳於征伐桂馬昆明窮邗兼海戍役動深閨之怨若乃望蓬萊而問遠門之扁入同恭而侈浮屠之教莫不貽笑一時垂戒後世豈非一念之不正故其所學爲無用之學哉然則學之要在正心矣而心之所以正者非學不爲功爲古者圖象已出制作紛多諸聖皆知任象之爲庸文往往合其象器以求於面對日接之際於斯有順風之請華封致乘雲之拜其後帝無常師日望以先朝之老北面而授黃頊之道日敬勝怠勝之者而已今人主誠能覽稽古憲考典謨之正則援聖喆之心傳得其惟精惟一克己復禮者而從事焉則五帝不足六而三王不足四也一念之發內自省察曰此其爲天理乎人欲乎果天理也作聖者由於斯吾存之果人欲也作狂者由於斯吾懲

之室之此心既正則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乂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宮壼有關雎之德小星與貫魚之序家之正也貴賤謹戴盈之戒貂璫撫威福之竊有在之正也公孤寅清而論道六卿率屬而分職而慶賞刑威無不得其正矣操之不過一掬而施之溢於六合推之不過一時而沛之達於萬世古聖人所謂修己治人之學者豈有外於此哉是以謂之要也蓋常觀於儒者之學矣儒者窮年呫嗶窺瑯環之秘發汲冢

之藏天地古今莫窮其蘊鳥獸禽魚亦晰其義可謂贍且博矣而博歸於約必以禮爲內心爲誠崇先聖之規模不敝其神於無用也況天子之學豈在乎縱橫藝圃馳騁瑤林多聞強記以矜博物之名乎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一正君而國定正其心之謂也夫正者無偏無倚之謂蓋不待已發而後制之也古聖之相授受也以中中則無不正矣主敬者誠正心之第一義也故曰慎獨可以行王道

經世大法在方策論　鄭林館課

古之帝王承天子民未嘗任其智術詐力以馭天下也唐虞授受之際言精言一然後命岳命官平章協和禹湯文武之王皆以一中心法日授耳傳或以疇範或以懋昭或以緝熙敬勝故能犂舉百度範圍萬物以成忠質文三統之化然則先王經世之大法其即先王經世之心法乎先王慮後世怠棄天常流爲生民故殫精研思多爲之所以布之於方策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乃數傳之後浸以陵夷昔孔子嘆周

道衰於幽厲而漢儒董仲舒亦曰周道之衰非道亡幽厲不由也蓋是觀之不行先王之道雖金縢秘籙寶册瑤文亦日減沒於曠日玩時之下苟行先王之道雖片語隻字斷簡殘編亦可會通於精往神來之際而況聖君明相所手授而心討者未嘗不燦然昭乎如二曜之麗天四瀆之行地乎三代既降秦孝公用商鞅之法棄其私智而不師古始皇承之聽李斯之奸謀焚滅詩書毀壞井田燒六經自以爲功超三王德過五帝然沙丘告終咸陽遂火七廟丘墟爲

天下姍笑何者仁義禮樂先王本天以治人乃斯須不可去者秦盡棄之而惟使其士詐使其民是以縉紳之士積怨而發憤謫戍之卒奮臂而雲合也漢之武帝表章六經、興學宮嘐然向風可謂宜聖之功皆然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汲黯已窺其隱唐之太宗勵精圖治貞觀之政幾致刑措然諜而禁廷終慚德皆有志於先王經世之法而未窺先王經世之本者也夫先王之法後世人主所由適於治之路九達四衢五都之市有目者所共覩舍而之乎灌莽坑塹

之區則窮矣之燕者不南其轅之越者不北其舟況治天下而可胥胥以從事乎說者往往以、一事之失以、人之謬乃遂訾議先王之法以為宜於古者不可施於今是何其不講於變通之術也蓋為治有本末養民有先後封建雖不可行若夫強幹弱枝犬牙相錯關以郡縣藩衛王室則今猶古也井田雖難卒復若夫比閭族黨寓兵於農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則今猶古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廉官司吏以贊天子爲有不法先王之關門顧後而可為治者乎洗爵而

飭執爵而饋爻東三老兄事五更爲有不法先王之尊師尚賢而可為治者乎推之明刑弼教明於無刑五典允敷九功惟叙凡先王之法蓋施諸世而不可更僕數矣即有黃老之虛無申韓之刻薄楊墨之邪慝浮屠之空幻紛紜迭起以亂吾先王之法而先王之法自昭著於金匱石室、而與天地同其高嗚呼美矣人主誠能招延英俊朝夕講求大小畢舉巨細靡遺措天下於久安長治之盛易易耳雖然法在方策矣所以法法者不在方策也人主得其所以法法者而行之於法不為膠柱之鼓也則幾矣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十五目錄

雜著

平山縣三門寨新修天柱山北武當宮殿記
南和邑侯錦雯吳公廟碑記
崇福寺記
栢鄉縣重修學宮記
重修關帝廟記
擬待漏院記
甘泉亭記

玉泉記
達公作字記
貢院夜談記
龍宮取木記
南遊記
魏氏先塋記
閔夫子送木記
聖學知統合錄說
吾齋說

佶菁說
三大火聚說
跋蔡魏公小像卷後
選詩題跋
古關北二十里鋪甘花菴募疏文
募修崇光寺藏經閣大藏經疏文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十五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記　說　跋　募疏文

平山縣三門寨新修天柱山北武當宮殿記

天地閒一氣之所凝結而已矣峙而爲山流而爲川結而爲日月星辰散而爲人物草木莫非此一氣也而神得之以爲神聖得之以爲聖仙得之以爲仙佛得之以爲佛不知者二之知者一之矣頑而工於天下者必得山河之勝宅中以固人而仙佛之修道者

必選其秘之區絕塵以棲宜如五嶽五臺終南峩眉天台鴈宕九華陘山縣蒼岩海內名山指不勝屈此雖在陘境實與岩落天宮也余少年嘗欲煉龍虎修鉛汞結黍米之丹證真爲之妙訣而遺世多難倉卒倒思逆易其負了之心爲濟物之願遂倒名利場中三十餘年矛尚搭落而鬢髮蒼然矣夙昔意中所願往者竟爲虛談惟於臥遊草堂中覽圖盡縈譜若仙以自適而已同邑有僧名隨者本姓王氏城南之駐駕村人出家於趙州之柏林寺院往錫於小山之覺山寺堅持戒律禪心湛寂知人法之兩空悟定慧之相依麥霜甘雪肩頭一杖訪余於栢林曰先生知平山縣有異境乎余曰不知也僧隨曰是山在平山之西九十里初名三門寨由坡陀而行漸入崗阜逶迤峭嶺復歷數里入寨有摩呵堂其前洞遂過仙人橋惟見青峰聳立高至百仞淵處可容萬馬隱處僅可容舟奇花異草散漫山谷四時不絕松柏椽梁之樹大者數圍參天而起泉流瀠洄而曲折珍禽異獸哎喋嘐呦多不知名惟南北東三門可入其

西如天落峭壁絕不可通矣中有玄帝殿三間前列廂廡後倚重峰兩傍尖嶺觀者驚悚有蹬可陟爰建上帝之宮所以奉上帝也而煙火廚庫修真煉性之室亦俱整潔而肅穆右有金針洞仙人洞在有上府洞三眼洞冬暖而夏涼爽可以淵明郭逕高真養谷神餐沆瀣逃隱濁世頤養天和驂鸞鶴爲計日成功也其外則而遠之者則余珈寺覺山寺擁俱臨石牧虎崗所朝對者清風嶺也住持者爲中貴林公本河間府任丘縣人俗名承修明季原任內官監願

治初年出家法名清德別號貞隱子日日靜坐今年七十矣畋此山爲天柱山北武當蓋以配南武當也余嘗讀道書玄帝紀欽禮修真始末八十二化也應事蹟太和紫霄五龍玉虛等宮闕如身在天宮日月風雷之傍而拜伏金闕玉陛之下也玄帝乃元始化身三皇時下降黃帝時復下降於淨樂國孕十四月而生越海東來修道於翼軫之下七十二峯之間今之均州太和武當山是也山有乾兌起跡盤旋五萬餘里上冲紫霄天下無雙是山雖遜其幅員然自北嶽而來迢迢奔騰忽闢奇峻正在坎位洪荒以來莫有其眼識之者今始發其瑰瑋之光叶其潛決之觀矣玄帝躡坎離之真精攝玄武而鎮北方以是爲行宮也所擬之爲天一氣慶宮豈不可乎余故述其巔末不特表此山之神異顯帝德之廣遠冀後修道之士堅心勵志銷太邪降養其浩然之氣拔宅飛昇世豈遂無其人也

南和邑侯錫霙吳公廟碑記

余嘗讀漢書見朱邑桐鄉之事者其死囑其子曰北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其後果祭吳祠起柴亦至今不絕又讀五代史何見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吏上書乞留葬汝州詔贈之太師馮道聞之曰爾爲政非能異其術也能然其孫役也但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所能爲但他人不爲而劉君獨爲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上下二千年間惟此兩事耳今吾南和錫霙吳公既死而民思之不絕爲立祠歲時享之殆與前二事並之而爲之也南和當燕趙之衢官其地者往往得志邢州縣有九皆吏治於此若涉虎尾履春冰能勝其任而愉快哉獨吳侯之來尹也爲政二月而頌聲作和之士農商賈與父老子弟相與揭竿樹幡日眞父母前此未之見也渴望霓霓曰瞻望弗及歎聲如沸以爲常侯邑大南和僅四舍余聞之問侯之治行何以致此其邑之人曰侯能去無名之征侯能盡除火耗侯能捐一應雜派侯能無以衙前伍佰丁於鄉侯能不

以票帖米鹽消酤擾於市侯能理冤獄侯能興學校
是數者侯之所以治也余曰美哉侯之治也信其爲
古之遺愛矣今
天子憫念民生所以加意二千石暨綬吏者甚重然吏
治未盡登於古或有若束濕若乳虎若蒼鷹若偏癖
十進多乾沒以潤家者有能爲　天子愛養斯民者
乎宜急拔擢之以風示海內既聞侯之治有聲迹則
志之弗敢忘而執意天不慭遺俾長逝於此十也邑
之士衆商賈暨父老子弟號眺哭泣若喪考妣然不

特邢州各邑也又旁及於雞澤亦有臨于余柏鄉之
人亦有賫楮帛而往哭者士大夫衆之無不失聲嗚
呼使非侯之公廉慈愛何以致此侯死數月其民痛
之思之考地於縣治之南爲廟以祀堂上儀容繪皆
具歲時以祭將立碑屬予若柯來請記余曰是余昔
所聞賢父母也是余生平慕朱邑劉晉交始有桐有
若也凡兆人所爲其思侯與生祠者我知之矣或上
之人追咎于百姓以介蔽其劣跡或上之人希其風
往以求媚焉以此相習爲故事故碑與祠往往不足
重也今侯勞於邑而死非有所邀譽於百姓也又非
下之人希其照任以求媚也侯之愛民至矣民之愛
侯亦至矣愛之不得見則思思之不已則爲廟以祭
之若侯之日臨於邑也豈其出於矜飾而不可解哉
以此見人心不滅循吏不可爲而可爲也邑人欲葬
侯于祠而不遂廟之猶葬之矣列之吏册與朱邑劉
晉交嬔美于秋可也侯錢唐人壬午孝廉善詩賦古
文辭所著有娛暉堂集嶺西集蘭陵草白門草若刻
行於世前任蘇州常州二府司理名最著今將舉其

及於向知者爲勒一片石而記之

崇福寺記

釋氏生於周昭王庚戌之歲漢明帝時始入中國迄於今尸祝而社稷之者奔走無倦香彩矣哉雖然佛道盛孔氏之道衰也今使聖人在上道德明禮樂與五倫正風俗醇則大乱疵厲之害銷而萬物皆融融焉以遊於和所謂勝殘去殺也必世而仁也以言清淨寂滅淨矣以言慈悲大慈悲矣爰用拔羅蓋以求出世之說哉故余嘗論釋氏之教有體而無用者也而其體亦釋氏之體孔氏之道體而兼乎用者也而其用則生人之用合世道交喪橫目之民既不逵夫孔氏之體而兼乎用者又罔發乎釋氏之體而不合于用若于是輪廻報應三途六道之說膠固于人之腑脾而不可解雖其化導末俗不爲無助而要非天理人心大中至正之極也鄗之北有村曰河頭村之北有寺曰崇福相傳創於明昌四年大定初僧了俗修葺繼新元末圮毀明昇泰開鼎建加擴隆慶四年復修至今日又八十年滄桑具迹頹然剝落村人袁公諱汝霖者仟而長者也募諸有越庀材鳩工煥

然改觀不日落成而求余文以記余嘗考之史傳高邑與柏鄉皆爲古鄗地而余又常往來沛槐二水之濱樂其風土之美人情之厚賈佃於村之西將退棨桑麓士之道躅而窮焉他日歲時伏臘與野老樵牧過斯寺而談爲善之事五倫風俗漸積以入將啟其嗜脉而引之歸於大中至正之極是亦納約自牖之義也可不記乎乃書而載之石

栢鄉縣重修學宮記

吾邑侯萊山章公浙之君子有德者也研精經學探藻魏苑既下車之次年民習其教吏懾其威桴鼓不驚賦稅如額訟簡矣刑清矣環顧黌宮泮水而嘆曰是何其偪側而湫隘乎與廣文先生謀是宜拓其規模治其傾廢廣文先生雀躍而前曰奮願助資財以何所取給適余請告歸里首捐以爲之倡好義者翕集不俟終日羅貫充之次宮中之湫隘如也湫外之牆翼如也牆表之坊嚴如也成告竣於廣文先生

暨諸弟子落成走北京師求余文以記余聞而嘉嘆不已爰述侯修之之指以告邑之博士弟子曰昔者帝王之治天下也莫不以建學爲首務故于國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故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泮宮者半於辟雍之宮今子邑壤地雖小泮宮之來久矣拓而修之豈但踵事增華以爲觀美乎將以國家風勵學宮之意而成其德業者也將以先王禮樂詩書之意而淑我髦士也將以爲安定之經義治事朱考亭之居敬窮理許魯齋之刪存省察而措之於躬行實踐也雖然吾於斯有所慨矣夫陽宗不曜則爝火爭輝時雨不沛則灌溉尸利聖人之道不明則異端邪說羣起而惑皆天下之耳目鼓天下之耳蠱惑天下之心自三代以後如老莊楊墨管商申韓荀楊皆足以害道而天竺之害爲尤甚若夫雕鏤詩賦記誦辭章揣摩帖括窮年兀兀棲踵北行從事於利祿之途而不知天命人心仁義之本然者尤近代學人之通弊也嗚呼吾邑若居然爲矣哀哀顧我洋洋泮宮奔走趨蹌依其几而襲其衣冠之日仲尼

之徒果仲尼之徒哉董仲舒曰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爲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爲長吏者以宏宣之化其學明師道從事于今邑侯思敦教於諸生諸生得以致於道德性命之微言緒義開知之統緒寂千載一時闡揚羅大儒輩出禮樂在朝煥然可觀且蔑後之言行爲崇能爲時文以取科目爛然一時而不必其道者夫者猶斥邑侯今日君子學道愛人之本指也是役始於丙午之陽月告成于丁未之午月捐助紳士民

及督工生員耆老等人書石碑陰以勸來者故爲之
記

新 重修關帝廟記

建大義於頽朝扶綱常於草昧當時服其英雄萬世
頌爲聖賢者誰乎關聖帝君也帝君在漢則前將軍
耳生爲漢臣沒享漢爵何爲而以帝君稱以帝君稱
者從明代之褒封也夫天下綱常之謂王天下主宰
之謂帝帝君何以得此隆稱哉嗚呼是殆非淺見薄
識之所能測也當漢室傾危奸臣竊命無能混淆妍
醜惡張邪稍有才識如荀文若張子布輩無不失身
喪節唯帝丹心炳炳百折不回志存華夏興復炎劉
其視孫曹直牧豎鼠輩卒也豈容漢天命難移白
衣蔽於江上鼓勇死於麥城而漢室不可復振矣故
若謂漢不亡於劉艾絕蜀之日而亡於荊州星殞之
日也然自有帝君以身任春秋之統君臣大義燦然
復明褫曹操之魂延獻帝之祚一時臣子無不惜漢
而欲食曹之肉惜漢而欲飲曹之血是漢雖亡卒未
嘗亡也且令天下萬世尸祝之社稷之禋祀鐘鼓奔
走恐後儼爲有斧鉞之恐凜焉若師保之臨雖窮髮
能燭之國鳥言卉服之鄉無異於神州赤縣由是觀

之帝君之神如白日曜午震雷在天無一息而不赫赫君揭也夫人君之治天下有深恩厚澤加於百姓者不過數十年即服教畏神亦二三百年而止耳若帝君之以神治天下而為天下宰者雖萬世可也余稱人之有帝君廟尚矣莫攷其所從來明萬曆二年張珽等修之前進士懷堂趙公為之記其文瑰瑋奇偉可與燕京正陽廟焦澹園碑文頡頏今順治庚寅兵燹之後棟折壁圮岌岌大壞庠生馮學古等糾合闔邑捐貲修葺貢生白玠請余為記余惟帝君之行實在漢青史威德在人耳目述之則累紙難盡且延於後也乃為闡揚帝君之所以有功於當時及萬世而享此隆稱者勒之豐珉俾後人入廟而覩之有感相與勉為正人無忘此日修復之義焉

擬待漏院記

國家簡拔俊乂置之鵷班明光趨蹌清覽披雲固非徒紆青拖紫為交遊光寵閭里炫燿已也一日立乎其朝則一日盡乎其職此即退食委蛇之際未嘗不有天威咫尺之思而況閶闔弘開青鎖追陪尤宜凜凜者與茲待漏院之設非無因也人臣進退文石之陛天子既已改容而禮之矣從容坐論夏屋渠渠奚不可然聖上在上未明而思衣旰不遑食脫簪致鷄鳴之誠不敢稍自暇逸為爾君子焉得不夙興恐後而以顛之倒之為畏耶而要非碌碌因人毫無建明躬侍御朝列遂可為卸擔地也居宰輔之位則思格君心之非司銓敘之篆則思寬窮簷之力兵刑未靖何以默銷夫寇賊奸宄禮樂未興何以振起乎文章學校至於職經筵者成就君德莫移於宮妾宦官居臺諫者講求國是要期於久安長治總之位不論大小凡一命以上席朱紱之榮值此院者皆當齋心滌慮以竭猷於天子罔不特鼎鼐鹽梅望而矜式已也不然星臨戶動鳴珂建章雖識龍鱗之顏不闕

羔羊之節其亦聽淵聲而惕心自恐巳甚愼之哉是
爲記

甘泉亭記

井者泉之所自出人所恃以養也易曰改邑不改井往來井井引養而不窮也井之爲義大矣哉是以古之爲城郭者必相其山川形勢水泉之所在而後建邑調劑以安其人民使得以全其泉之甘者則尤爲飲食蓄積之所必不可一日缺焉者也又城爲奠定南境而襟北境關河之衝地也地之龍脈自黃學縣五馬山蜿蜒而來水自沽河自高甘嶺南由楊峽之北中自東趨於海渚之湖瀦洄迤龍入首水隨之而行地理之自然也北郭之西十數武爰有井焉清而且甘實爲一邑之最每晨舒曉動關籥傳呼聞邑人之汲者數十百人争往井上如取如携向斝之若盜若虜若殘若奪以貯以擊滑漿饋餉子弟以供父兄候據以奉長上皆以爲泂然矣然是井也自戊申年大水衝決四塍之上皆已傾圮獨有中央尚全無恙湖石及所修作狹水泛溢一日淹沒其可惜也且吾邑人既皆飲於斯矣吾邑人之祖若父皆厭高曾亦莫不飲於斯矣而忍聽其廢而不修乎哉於是衆

議僉同曰是誠不可以不修修而砌之以石覆之以亭愚者享其利智者思其德渫而用汲甃受其福飲水思源自今日始遂請余文以記其事余因名之曰甘泉昭其實也

下泉記

水之為用大矣哉生於陽成於陰傾注四海灌輸六合其在地也無處不有而發源於星宿海者黃河其大也李白曰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東海有尾閭沃焦故海水歸焉然人於尾閭者復見於天上則銀漢為章夫天不陽之精也太虛之府也非有滔滔汩汩如四瀆之汪洋浩瀚也亦曰水之不捐之氣所發露耳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銀漢者水之象也太平之世雨澤節甘露降昔危亡之世則河竭山崩河竭者國將亡之兆渴者人將死之候也昔見友人嘗患此疾日飲茶數十杯而渴不止彼其水之源已竭也榮成庚辰年乙開赤地數千里辛癸木甲申渾沌之水竅裹而渡天地之水貴竭甚良由氣之閉塞反常耳黃庭經曰玉池清水上生肥故修道者以舌下華池水謂之曰津液謂之曰泉極常用赤龍攪水之法自車搜舒宮而竭於丹田則自脉有所滋息通體為之潤澤如天之貞行雨施品物流行地其法多於子前及寅時行之東坡所謂勿當自家

公事也昔孔子在川上而嘆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天地之水無一息之停人身之水上下流通亦無一息之停一有停焉則病矣人身之有疾或寒或熱水之滯而不通也息煩勞薄滋味戒情慾勤咽納則痰化爲水而爲身之用譬如熱化爲民而爲國之用也或謂水屬陰咽之無益夫水天一之所生而乃專謂之陰耶易曰山下出泉君子以果行育德能知泉之出於何所也則知陰陽之會而可以事內養之功矣

達公作字記

商之興也以伊尹周之興也以呂尚漢之興也以張良明之興也以劉基伊尹之出處于孟氏言之詳矣呂尚釣於渭水而應非熊之夢著六韜爲兵法祖雖曰變敵應變之方而帝王致治之大略亦載其中此黃石公所以授子房於圯上或謂戰國時人所僞作者殆非也歟

創起於東方八旗之制暗合於黃帝八陣圖而余聞之學士釋布公其祖達公海聰敏穎悟迥異於人年十二能學習漢書盡窮五經增減蒙古字而爲清字道倉頡之鳥跡鄙程邈之隸書遂爲一代文字之師其學於天文地理無所不窺攻城掠地望雲氣知吉凶人之善惡邪正言之皆驗其傳乃得之隱雲山中一道人後道人不知所往則其與圯上授書者同一轍也異哉

貢院夜談記

邵堯夫史稱其范陽人余向以爲在定興涿州耳丁未主試武闈與冢宰杜純一談乃知其在寶坻至今有邵家莊其族姓尚繁盧照隣賈島之墓亦在寶坻盧家墳其墳上常有霧氣之所結形如林木有洞百餘丈深五六十尺通天津衛々月出銀魚白如脂玉京師嗜味者美之以配鮮筍入春則無矣此一異也賈島冢荒圮已久有縣令爲之立碣以圮未幾即爲村人所踣曰島詩人非我鄉人所知是骨朽已久而

史人數來落吾事廢之如故不封不樹嗟乎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浪仙有知豈復睨此一盃水一盂飯耶又云碣石今尚在永平海潮高則陷之亦尚潮落如故其論於海者非的語也余嘗慕堯夫之遺悲照隣之窮高浪仙之栗浮踏而從學於昌黎也記此以爲談資

龍宮取木記

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取諸大壯蓋人生之制也龍居於海牽水滙瀦宜無事此者以余所聞則有異蓋龍雖以海爲窟宅長子孫於其中而所寢處之宮室則以人間之木爲之每至夏小滿後雨水連綿正其搆工庀材時也天津之北古曰北海之窩與永平遵化諸邑曰接壤中有滦河元人運糧通達上都應昌者是爲龍宮運木之通渠矣每三年一伐木口外其伐木者水族人貌形如老叟布衣毳帽幽谷之中丁丁

不絕響出響應倏忽之間雷霆電掣風雨晦冥觸路凋澀木皆飆起直抵關隘守關者稔識其汛也開關而放之入水中木乃魚貫而進由滦河東南行達于海無一仆而浮者河上居人皆耳而目之又有移人之樓以去者午夜望之燈火熒熒至曉則滅海濱之薪每三年一次龍宮失火夜方召習飈起候之海門木之樑者楹者棟者檻者皆半枯黝而焦朽擁湊海岸岸人拾以給爨供數月說者曰龍火自燒也余數詢之博物者非誣

南遊記

歲在乙酉余將南遊以閏六月二十六日慰東汪村野南距鉅鹿北通東鹿古大陸澤也滏陽滹沱二水出其間夏月雨霖泛漲水濶數百里次晨登舟逆風而行見晚禾黍穀盡陷沒於波臣唯高秫頎頎然出水上如人在牆內而露其將者上人乘舟刈之爲炊爨計余詢之曰爾等洗竈產蛙擠石不獲終歲之計將若何舟子口連歲荒殘寇盜方今十室九罄我等小人未知所稅駕也余默然良久念若輩木食草衣

弱者塡溝壑强必挺而走險能免爲盜中流乎越新河城注下水決可灌卒有堤民頗淳朴行可安靜可臥而理也晚宿南宮學門敬叔之所逆入其境田畝墾闢市廛喧鬨百貨咸備東行七十里經荒蕪者北戰縣乎次清河城極小外有舊城其址狀尤壯古所稱清河郡者趙宋時以滄定等州爲邊關清河乃冊市轂輸之區人物輻輳聚於河北今亦稍僻矣二十九日至臨清當明之盛時繁華擬于廣陵姑蘇自崇禎癸未後大半焚毀緇紳驅車而過者寥寥但臨河

高檣搖搖猶聞歌聲嗚嗚然九十里至博平縣小而荒七月初一日至東阿戰國時齊之西鄙也東南兩面山色靑翠松柏蔭時風氣甚美產阿硯阿膠阿井距城二舍餘井製造郎非法管吏吾之歸豪存焉六十里爲東平州梁灝故里也通衢有狀元坊閣左有梁氏門自晉天福漢周宋金元明以至於今七百餘年矣其子孫猶有爲茂才者故家纍纍其博物君子之報耶七十里至汶上夜渡板橋見汶水西流浩浩大觀也猶有聖人流風初五日至濟寧州水陸襟帶

乃南北衝要初六日至鄒縣荊棘塞路尋上人作嚮導始達城城之東南門閉塞者二三年門內蓬蒿丈餘狼狐之類白晝縱橫人立而嘷見皆毛髮豎也士人給瓜數以充飢鵠面鳩形不忍正視余與二三友人乃盥沐齋戒瞻拜於孟林古木參天廟貌嚴肅累朝勅命士大夫讚咏勒諸貞珉不可殫述信乎七篇仁義之旨有功萬世可以繼洙泗也然斷機宮邇聖祠皆傾圮不治賢聖委草莽俯仰檻宇令人太息九十里至滕縣河流滑濶滐經境內榜曰滕國文公行

井田處也邑人世祠之戰國若秦楚齊梁諸君汨沒於聲色貨利之交攻伐捭闔之術當時何赫赫也千年之後既已化爲白楊衰草矣求所謂盂飯之享不可得文公獨血食茲土仁人之言其利溥所謂附驥尾而名彰者歟初八日至夏鎮夜宿逆旅小樓上見運河中左舟船千餘艘絡繹不絕中艘婦女閒內房梳其首帽自若皆或有浣衣者而哭孫嬰則撫循於船艙中窺其形則絕不可得也余既已倦於長途乃舍陸登舟夜泊丁家集蒹葭中蚊如指頂大聲飛嚙人耳睫不得交起坐者久之南望豐沛西望蕭碭氣作發鬱鬱蔥蔥念龍準公以泗上亭長蹶起大度卒能創炎漢四百年之業也過徐州洪濤殺嶺數十自過洪而復合觀曾劉戰處舩刹不能去一日五十里至邳州子房受書老人處也今尚有功成身退託遊赤松者而人皆乎一日二十里至宿遷渦頂灘悲其以喑噁叱咤之資不務遠略而惑於衣錦夜行之說也此數百里皆於黃河內行舟怒浪瀰天驚濤頻日夜至波濤深迴旋飄忽上下從者變色予披閱

圖歌咏如也自此而清河桃源淮揚淼淼然水國已深矣凡余之所遊者固人之所共遊然惡仍俯仰亦各有懷聊以志一時聞見而已若夫訪五岳探奇勝煙月雲霞盡入吟囊則請俟之異日

魏氏先塋記

魏氏先塋記者記魏氏之先塋也先塋則何爲記之吾祖宗之魂魄棲於此故不可不記也魏之得姓久矣唐於周封於晉大於戰國盛於漢唐宋其支派不可得考矣在有元之季有實職公者居路村因籍於彭水之陽尚廟之東北今有碑刻魏氏始祖之墓是也魏氏自始祖分而爲二所謂東西支也六傳而至司訓公司訓公名儒也實生澄齋南郭東樓三人而澄齋公遂受封爲都憲澄齋公生慎齋公櫆川公一

爲縣令一爲總督晉大司馬而魏始昌然發源在司訓公始祖之塋西數十武居中而葬者爲司訓公次則封僉憲澄齋公而慎齋則澄齋公嫡子樂吾公又慎齋公之嫡子也皆葬于澄齋公之前矣司馬公既貴沒乃葬於始祖之東今所立大司馬魏公塋坊是也其南郭公諸子孫則稍遷於塋之前後而東樓公一支僅有一二子孫矣樂吾公宗子爲伯早沒無嗣侍御暨總憲名仲公樂吾公之仲子也以貴後遷於城北漭水之原子孫之從者半宗子封總憲排巷於

沒遂命復葬於司訓公祖塋之左其他大小塋兆不可勝記或因貧乏荒歲卜葬他邑流離外省死而莫其地者又不能勝數也拙巷公既修家乘介殺踵增補遂其源流本支亦既燦然可昭今獨記二塋之大畧刻之貞珉使後世子孫有所考據庶幾過墓生哀而不忘仁孝誠敬之意若我祖澤之深遠冥冥福佑雖千秋萬禩此地條脊繼續亦必無陵谷變遷之憂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是則余作記之志也夫

關夫子送木記

昔余先祖乾仲公爲諸生時苦志讀書常在於夜或至四鼓大寒之月尚親燈火以溫水置足下熱極則濯濯已復讀常立課程而抄講課未嘗一日有間也樂吾祖住南街其宅之後門關夫子廟也於萬曆甲午之歲忽夢關夫子降臨入大門樂吾祖肅迎至一坐小屋屋內供祖先神主樂吾祖置椅看坐關夫子斜倚其椅曰爾祖先在上也坐定茶訖關夫子曰有大木一根送與令郎一根樂吾祖拜而受之是歲遂中鄉試其後雙上公車不第先祖乾仲公教授生徒益加淬厲至癸卯之冬樂吾祖復夢關夫子至其迎候之禮如初坐定樂吾祖敬問尊神何以降臨關夫子曰先許令郎那一根大木如今送來樂吾祖仍拜而受之甲辰遂中會試是可見先曾祖與先祖德行淳備學問優贍是以感神明之臨有賜木之瑞今之子孫繁昌科第綿延皆功德之所遺也余自垂髫時聞之於先子拙菴公銘於中心久矣故志之於稿俟之子孫永念之哉

聖學知統合錄說

吾序述知統錄自伏羲至周公孔子吾序述知統翼錄自伯夷至高攀龍而止有生而知之者有學而知之者有困而知之者及其知之一也堯舜言中成湯言性孔子言仁大學言止中庸言誠孟子道性善知之理備矣周濂溪作太極圖通書程伊川作易傳朱晦菴作四書集註通鑑綱目薛文清作讀書錄蔡虛齋作蒙引林希元作存疑知之理從此大備矣老子之空虛佛氏之寂滅告子之無善無惡管商之權術功利荀子之性惡楊雄之善惡混王通之以佛爲聖人王陽明之性無定體李贄之詆毀聖賢褒頌奸雄皆知之蠹也大道者天地人物之所不能外也知道則知天矣知天則知性矣知性則知仁矣知仁則知義禮智信矣知仁義禮智信則知誠明之合一知誠明之一則知明德新民止至善爲千古聖學之極則格物致知其求知之方也正心誠意脩身其守知之要也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充知之量也究其歸則體用兼該顯微一貫窮以淑身達以濟世歸於仁而已矣

無用之體非體也無體之用非用也後世之學者知性之本性而格物致知主敬存誠不爲私欲所蔽不爲物累所牽則明德新民止至善有合一之理而性賢希聖聖希天贊人盡物參贊位育皆不外此而得之矣

吾齋說

吾齋之中除四書五經孝經小學外其次應覽之書曰左傳也史記也前漢書也後漢書也五代史也蘇子由古史也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也朱文公通鑑綱目也皇明通紀也皆史之要者也此外史尚多存之以備考焉昭明太子文選也眞西山文章正宗也八大家文鈔也陸宣公文集也韓昌黎文集也皮日休文集也歐陽文忠文集也蘇東坡文集也方正學文集也袁中郎文集也趙儕鶴文集也皆文集之佳者

也此外文集尤多有則存之以備數焉無亦不必購也四書大全也五經大全也性理大全也二程全書也朱文公文集也河洛淵源錄也近思錄也陸象山文集也薛文清讀書錄也高子遺書也皆理學之要者也此外論學書尚多有則存之以備參焉無亦不必購也而詩集之中又有佳者則陶淵明王摩詰韋蘇州杜工部李太白陸放翁李空同若唐詩品彙宋元詩選古詩歸唐詩歸李于鱗詩選以及唐人選唐詩中州詩之類以備詩之一班而已夫古今之書汗

牛充棟卽窮年矻矻不能竟也譬如海內名山卽抱濟勝之具者能遍爲登陟乎故書吾取其身心之有益者而已山吾取其目力之可及者而已陳眉公曰吾有三願一願識盡天下好人二願讀盡天下好書三願閱盡天下好山水夫盡則不能但相遇時莫輕易放過耳此可謂之知言矣

借書說

書可借乎曰可書以言理也彼人之借書者將以求明乎理以書爲鉤弗借則無由闡發之書何可以不借書可輕借乎曰不可書以言理也彼人之借書者未必求明乎理以書爲郵輕借則如同捐棄之書何可以輕借故凡借書者當視其人其人爲吾性命之友也則可以性命之書借之其人爲吾經濟之友也則可以經濟之書借之其人爲吾文章之友也則可以文章之書借之否則稗官小說且不可假手而況於帳中之秘乎吾嘗閱字彙而知瓻爲盛酒之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人借書以此盛酒酬之故語云借書一瓻還書一瓻當取錯誕生門今人誤以瓻爲癡遂云借書與人爲一癡還書爲一癡夫借書還書理也何癡之有余獨以爲不然古人之借書者是必如吾所謂性命之友也不則經濟之友也又不則文章之友也故借以一瓻還以一瓻以酬酢爲欣賞耳今借書未必同於三者之友或高閣數月以致缺少或損竟爲破爛者有之況借之也無一瓻還之也無

一艇而輕借輕還是非癡乎是有感而言之非誤也

三大火聚說

錢牧齋曰余老歸空門患目疾與妄思設三大火聚以待世間之書一曰炎祖龍之火以待儒林道學剿說無根者投畀於是一曰然須彌之火以待釋典凡文句語錄駢贅無依者投畀於是一曰劈丁甲之火以待玄文凡經方符籙誕謾無稽者投畀於是嗟乎世間文字雖大地為紙微塵為墨而吾以灰心閉目安置之而有餘余則謂儒林道學剿說無根者則宜投畀祖龍之火而迅世酬應

急時腐文及淫穢小說為人心之害尤甚其投畀祖龍之火更急也文句語錄經方符籙大約為乞丐偕道為衣食計而妄作者不必留目卽宜付之須彌火丁甲火矣然牧齋之老歸空門但以斷除妄思亦豈遂為知道乎

跋張魏公小像卷後

才與運會遇而後得成其功德與學問合而後得若其業自古名臣往往若此若宋室大臣如張魏公者誠所謂卓爾不羣之豪傑也觀其屢膺重任銳意恢復部分諸將不主和義雖未能進取中原然臣子之義固無負矣孝宗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動尤可謂知公之深也其子敬夫又與晦菴朱子同衍孔孟正學之傳宜今日子孫之篤賢而昌熾也余瞻其遺像不勝猶愼矜式又何必以成敗論之哉

選詩選跋

選詩選者何選昭明太子之選詩也詩以言志兼才與情與其才勝於情也寧情勝於才昭明一二百篇皆以情勝者也情而發之於性故羅綿脫摯之什無不與五倫相關即降及鄭衛風斯下矣而懲惡猶若猶足引人於勝地爲兩漢詩極近古乃選中收錄僅及蘇李贈答及古詩十九首等作未免遺珠之恨曹氏父子以縱橫激發之才橫槊馬上慷慨興歌非仲宣公幹諸人所能方駕晉宋之際稍華志實開綺靡之習之濫觴而左陸二謝與鮑顏諸人馳騁後塵雖不掩質亦各有可觀者若乃優柔溫厚曠識遠懷淵明當爲獨步餘子瑣瑣人或一二篇篇或一二句雖一臠足快恐全豹未盡窺也此其選詩之梗槩乎余先君拙菴幼嗜選詩晚年始加澄汰去取稿殘列於四家之首不肯省垣之暇再因較閱附付之梓蓋將使讀詩者因晉宋以溯漢魏因漢魏以溯三百篇攝才歸情攝情歸性以相引於勝地而不陷於綺靡之習是謂爲選詩別開生面由此以登堂入室詎不易哉

古鄗北三十里舖雨花菴募疏文

佛者覺也所以覺人之迷而使之悟也故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震旦西域一也自震旦西域以至大瀛海之內小瀛海之外四大部洲億萬國土風俗不同其人情之馳逐於名利一也如來乃以慈悲心開清淨門示解脫義度人一切苦厄而諸經流傳於世誠有得於禪定之道不論在家出家如蓮花亭亭出於汚泥而不染豈非大安樂法自達摩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一花五葉之傳盛行于世迨後之衲子遂

欲棄文字圍墻枯坐合眉閉眼枉自誤却一生夫西天路不啻十萬八千里矣不知宗之與教不可相離達摩因人溺於文字以云救耳豈如今人參話頭之謂哉若有善知識以慈悲心開清淨門示解脫義不離如來所說不執如來所說十八界盡空三十二相不墮色與聲音即此是妙明圓覺之心無非安穩功德所謂終日喫飯不曾咬着一粒米說法四十九年實無一法可說然亦何一法不可說耶古鄗城在戰國趙武靈王時爲邊境重鎮與中山相鄰其後光武即位於其城南五成陌千秋亭郊壇鬱鬱北八里爲三十里舖槐水在其北封龍在其西慶陶在其東水甘而土平有沙門蓮也者江右人幼薙髮於匡廬長聞法於維揚遍覽經典深通禪悅北遊京師受戒持淨偶過雨花菴誦持具衆之文宣揚大乘之義演說三車分晰六道近遠善信聞之咸豁然解悟留之住錫蓮也曰吾緣其在此乎菴雖小是亦布金之地也是亦鹿苑遺蹤也是亦度老病死海堅牢船是亦照無明黑闇大慧燈也是亦醫一切病者之良劑是亦

伐煩惱樹之利刃也乃種樹乃葺屋乃設象乃請經乃具香火乃鳴鐘鼓每表鷄唱曉鼎鴉集暮木魚之聲隱隱達於長揚廣陌間有名利之客或乘鋒車或馳駿足王程迫急星火奔趨聞之未嘗不惕然發深省焉吁乎古今日暮也生死朝夕也富貴浮雲也皓齒蛾眉嬌聲燕語乃伐性之斧畫棟雕梁山節藻梲乃築怨之府山珍海錯熊掌駝峯乃腐腸之藥象簡金魚丹書鐵劵乃黃粱之夢古今明眼人于熱鬧場中撒手歸來早尋閒靜即士農工商于勞碌活計時

一念猛醒認取根源視財利如糞土化煩惱爲菩提則能仁之教益人豈淺鮮哉願梵刹成則淨土可見於俄頃貲財詘而妙相莫彰其形容所望宰官之往來者檀越之滋殖者大發施捨之願絕去貪癡之私以其成盛事片語扼要等于寶筏一念直了即脫迷津故蓮也自題其扁曰因果不昧欲知來世因今生作者是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因滅果滅因生果生生者未始不滅滅者未始不生生滅何窮因果何已不昧斯者爲入三昧古云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

歸鳥盡迷巢吾續之曰撥轉頂門關棙子雖麼方逝本非遙大衆須各自努力撐持早登彼岸

募修崇光寺藏經閣大藏經疏文

自漢明帝時佛教始入中國白馬傳經乃有四十二章其大指在于離欲寂靜婆羅雙樹將入涅槃略說法要以戒爲正順解脫之本戒則能生諸禪定也故曰能持淨戒是則能有善法若無淨戒諸善功德皆不得生雖然欲持淨戒當得安穩功德住處不必天竺靈鷲也不必清涼五臺也不必天台廬岩也不必衡岳少室也不必白鹿九華也不必青城峨眉也不必日觀蓬萊也即此塵寰市廛之間而有

叢林時節二六時中飭身節食清淨自活常勤精進折伏其心久久之心如虛空即此便是極樂世界吾嘗見今世之學禪者不閱法華金剛楞嚴楞伽等經詳其文義悟其深味顧乃東奔西馳爭欲掛搭聞人講當[illegible]此如今之士人不向四書五經求聖人之道而日日背誦時文嘔心苦思染翰操觚駢聯篆則雖得功名終是富貴利達中人於道無與也錫山大德名怡道人也嘗爲士于黌序有年矣偶以探親至于湖南忽遭逆變亂阻不得歸與余春山

諸子游寶蓋源諸名山　異僧說法有契於心慨然嘆曰大千茫茫人生夢幻　妻子火宅轉盼成空年過耳順不思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直待臘月三十日閻王老子來呼喚時四大無主眼光入地如螃蟹落湯渺渺游魂作何歸着耶於是決意披剃博覽經教兼修宗教未及三載頓而圓通洞庭以南蒼梧以西凡善知識咸來叅正會上咸不定空疏道路得通令子水生斯足寺親得之寶蓋源山中痛哭求還鴿山漠然曰吾以天地為宅靈以山水為供養以生死為旦

暮尚何以家為哉乃承生必不肯歸且告之曰今及淨土今覽淨土咸促之北歸以為有子如是何忍負之且明心見性隨地淨土豈必戀戀於此山也鴿山無以拒之遂歸歸而不見其棲於崇光寺之藏經閣下時而禪定時而吟誦鐘鼓鳴螺梵音清徹遠邇居士咸來而親炙之鴿山為之略說佛法大意無生微旨聞者生大歡喜心以為得未曾有於是善人張如生王體宋維尚常進友等以寺之眾廢久矣即閣亦傾欹不蔽風雨經多散失急務以修葺之鴿山曰是吾夙志也閣必宏敞莊嚴而後可以複神經必補殘序失而後可以度世雖歲儉費多徐徐而為之一年不竣則二年三年不竣願五年五年不竣願十年然願既發奚可已乎愚公移山猶可師也余聞而題之曰天下事以如是應之無有不辦自度度人咸在于斯遂述其顛末以告四方諸檀越之好善樂施者共結菩提之根以成般若之義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十六目錄

雜著

孔子言思敬恭辨
善惡皆天理辨
辨天人之理非二
天竺夫子辨
王陽明之學有是有非辨
答趙總督啟
與朱撫院啟
與許撫院啟
與熙宇傅太宰婚啟
與少司馬楊賢甫婚啟
與少司寇于岱仙求婚啟
答梁十二親家求婚啟
答永年黃大司空婚啟
山西程策第三問對
墾田增戶議
踏勘蝗荒議

西銘理一分殊解
蘇州九龍山義塚引
擬傳諭滇黔檄文
栢鄉詩賦誌
南湖釣磯賦
懷古賦
廣恨賦

栢鄉魏裔介石生著　易州蔣彤編輯

辨　啓　策問　議　解　引　擬文　誌　賦

孔子晝息鼓琴辨

人心有動乎曰無動也其動者動於氣也氣何以動有所欲則氣動矣欲非心乎何以曰氣也曰心統性情性終不動也其情之自然而發者猶性之者爲聲如燈之於火濕之於水也世以欲之動而淆情以情之動而不識性千古來憂憂久矣聖人之心有動乎

曰人之心皆不動聖人之心何動也然凡人之心因不動而不能不動於欲聖人無欲而其所發之情亦中正和平故曰聖人之心猶太虛也若使聖人而猶動於欲則何以爲聖人孔叢子載孔子晝息鼓琴一事吾疑之其言曰孔子晝息於室鼓琴閔子聞之以告曾子曰謂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今也更爲幽沉之聲幽則爲利欲之所發沉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之感若是乎從人而問夫子曰然女之言是也何見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可與聽音矣詠

若斯言是夫子之心有所動於欲也聖人之心至大至虛有天下而不與視富貴如浮雲豈以猫鼠之微而遂移其心哉若有所移而動則大於猫鼠者係之以天下繫馬千駟而有不動者乎杜子美詩人也猶曰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夫世事紛紜如猫鼠雞蟲得失者何限子美不以攖其中而聖人以之動其欲哉由是觀之必係附會之說孔叢子雜以聖人之參未足以知聖人之心也故不可以不辨

善惡皆天理辯

先儒云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是也愚不能不疑之夫所謂理者何也是人心中所具之德也其見於應事接物合於宜者則亦曰理字說曰治獄官曰理又曰物之脉理惟玉最密故從玉然則人心之理亦最密矣故曰性即理也理即五常之謂也其曰天理者言此理命之於天也理既命之於天順乎此者爲天理逆乎此則非天理矣今先儒之言曰天下善惡皆

天理是以人欲之私爲秉彝之自然也楊墨之類無父無君其害天理亦甚矣又豈但過不及之間乎夫道者天下之公理也若以惡爲天理則世之爲惡者皆曰吾之惡天理也則聖人遏惡揚善之訓何以勸之今世俗之人於爲惡之人嘗言之曰沒天理此其言最醒豁可以發人之良心學者何必好高求異爲也此所關甚大愚故不敢不辯

辯天人之理非二

或問何謂天理曰天理即性之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吾性之理即天之理也故在天爲春在吾性則爲仁矣在天爲夏在吾性則爲禮矣在天爲秋在吾性則爲義矣在天爲冬在吾性則爲智矣在天土旺四季在吾性則爲信矣此五常者乃大衆之自然自天子以至庶人自中國以及蠻貊無有一人之不同者也故成湯仲虺之誥有曰惟天降衷下民厥有恒性性即天理豈空虛浩

渺之天之謂哉但此天理操之則存捨之則亡故聖賢有危微傳心以後有克己復禮之語克去己私復還天理天理何時不在但爲私欲所蔽耳若能明能斷不爲欲之所引情之所流而加以戒懼慎獨之功得喜怒哀樂之正則吾心之中無時無刻莫非天命之理之流行而其爲聖人不遠矣是以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謂天之理賦於人者無不實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今之人縱恣於人慾而不克自檢制其始也一念之私久之而念念皆私其始也一

事之偽久之而事事皆偽甚而干戈弓矢生於樽俎
戰伐兵殺起於骨肉害及蒼生殺其宗族孰非喪失
天理之故哉歷觀史冊較然如指諸掌也故吾謂性
理之即為天理人能存心養性即所以事天孟子豈
欺我哉

天竺夫子序

友人唐山趙問源昔在甲戌乙亥之年與余有筆硯
之好於鄴城東南隅之僧寮所肄者孔孟之經所悅
者程朱之傳所擬者史記與昭明之文伊時問源之
文亦肯未化余爲批閱必以商問源能閱余之文亦
必以商其相得也若肉于問源先以會試壬午入北
余亦繼有鄉薦癸未北發余東以試于戌八月余會試
卷已甲復第而問源以第一名中會試余文未盡佳
則會元陳百史亦仰首作佳中康熙及與藝俱麟弱

不稱與之觀會卷余曰項水心十甲戌科取李青作
會元江南人多笑之陳百史有文名會試黃其門故
授之以題爲擢今十月而始就闈中如然知其爲百
史也噫乎國家取士大典顧可以私相授受乎水心
百史皆文人也果若是之醜之百則直于僥倖矣其後
問源爲花將學以到任稽遲降　級應補則督因不
赴補堂職於兩今公爲三省總督時鄉人有訟之者
爲之發鄉城之欠其事得寢余丙午歸里問源來晤
依依握手如生平歡然問源則老矣彼思己厭建佛

集286-359

寺于嶢嶪之頂遠近絡繹香火雲集而帝覺之祀或莫有顧之者問源作募疏建大蘭若榜其殿額曰天竺夫子余不以爲然夫子至聖也故子貢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問源少而崇尚理學長而得志科名既夫子東魯矣而又夫子天竺是不免陋僻之譏矣且唐之王摩詰最號爲尊信佛道者但曰天竺古先生而不敢曰夫子天竺果可以夫子稱之哉吳楚僭王春秋削而書子所以尊夫子也義之所在余故不可以不辯

王陽明之學有是有非辨

或問王陽明之學何如曰是非聖人之學也或曰聖人之學何如曰觀四子之書則知聖人之學矣論語言仁孟子言仁義大學言恕中庸言誠推而致之天人合德道濟爲物聖人之能事畢矣陽明之學果有合於此乎或曰陽明之學主於良知知卽覺也陽明以良知提醒斯世其意與先知先覺豈有殊乎曰陽明之言良知是也其言無善無惡心之體非也良知何物卽心之體也人心無無知之時此昭昭烱烱者卽當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不是天理知止是善何得謂之無也而其徒巧爲之說曰無善乃言其至善也若是則何不曰有善無惡者心之體直捷明白省却天下後世多少葛藤而乃爲此流弊無窮之語也聖人何思何慮心如明鏡止水靜固止也動亦止也以是爲心之體卽以是爲性之體心中有性而豈無善無惡之謂哉至於格物之說異於紫陽知行合一近於躐等此尤其小者耳余悲學者汨沒陽明之說而不若其弊之端流於天竺之學而不自知故存其

良知之是而辨其無善無惡之非所謂瑕瑜自不相
掩固不可槩以爲是亦不可槩以爲非也

答趙總督啓

保釐疆土宗勳久茂於旂常節制越江新績益隆乎
鎖鑰形標麟閣名重金甌恭惟閣下瀛關朔氣蔚海
鐵霞節寒冰霜高風紹獨坐之清獻資兼文武家傳
宗中郎之韓王筮京兆而江左留棠歷荒藩而越裳
貢雉鬼方聿而久宜撫輯之懷滄灝揚波特任腹心
之寄位緣列牧與旌長號遂使蠡穴鯨氣懷好音於
桑椹亦復湖光傷鄉涵淑氣於春臺錢鏄舞發每鷺
衣錦之軍自衛堤防永對常山之像干戈將假鼎彝

鐫調某囊北塞驅鄉南來乘幸邀聘牒於荆州時慕
聲華於天水恭瞻將名瓶尾自愧曳輪敢吝諛職銓
衡徒深瓊餘乃瑤函雲下恁風表之殷勤珠咳天來
使汗感之交至伏願緇衣九毀立踏赤舄之勳扁曜
三台便見黄麻之拜精于頌禱曷因風瀆企

與朱撫院啓

恭惟閣下紫陽正裔砥石表風中吳留光宅之編吏行水上兩浙攬澄清之轡入存鏡中德威遠佈大海揚風節流傳乎莽殺府刑牘頌不聞六月飛霜來暮與歌祗深四知介氣賦役均而鼠牙不驚市民使而纘紫皆恩尊菜西湖凡落孟嘉之帽松杉留嶺月明庾亮之樓遥佇規徵編深眷恭某自卸櫪樑緣碧銓衡攻玉他山方邇泖於越水傳譽芳訊忽馳接乎秋風貌縈八年無分遷佇之想金床有鍊何期朗稚之

餘聲教獎之多勤感知心之有素投諸腐報附細增懋下露天姣猶驅將腐伏惟為國為民興敝自愛撫肅復統龍不宣

與許撫院啓

天開越嶠麟臺首簡越之成名地控禹闕虎節肅提衡之車寄鳳深翰苕較木斧施恭惟閣下殿邦偉望經世宏猷絜稽古清彝著家傳之直探源懷孟允苞治法之全內臺彈糾於揆爲北斗懸高乎日月肆惟吳會實切海氛風憲綏爵且祭月當之警鴻哀枯轍闢闢修惟正之供成爲大外寧時則等其方略以熙重任忠毗上鋤無不揚波芥叙東瀕於外徼福惟安堵恩戚于速於無疆爲將首不懷以時省行且

倚戡成而輔治也果識衛漢盛現偎衡舒負未遑庸方坊山公之啓事傳吳仰止欣聞遷使以從翁歸乎開撤撫心浩汗伏願建牙吹角開露布之來持節宣麻佇目鴻恩之及

與熙寧傅太宰婚啓

誼重葭莩嘉禮式崇於合好采存葑菲良緣猶寵於兼金時修六禮之初成序屬一陽之將泰幸獲當於上吉敬陳詞以抒誠恭惟台臺雨霖世澤霜操家風身總百寮綸誥贊其猷之渭望尊黃閣踐行領帝眷之良卓炙桂石中流翽翽鳳鳴天上猗兮寶章渙翩翩鶴算人間攬物望於東山行星猶於南極家修內則鄭康成之室詩文閨扃姆儀謝太傅之門風雅某樗櫟散材凡庸末品偶源錫莢奚止允宗貢發揚輝而希超衆翮某風同桑梓既叨世講之芬近列鵷班益契貞苓之雅迺以鴻案齊眉之賜果久虛何期一縷紅絲克遂雙成日螢奉河洲之荇采樂窈窕以賦好逑遂潤沚之蘋蘩待宇齊而昭明信上天其肯定厥甫古禮式遵薄物初將於奠雁天心來復人事須將夫迨冰節屆仲冬期霸建丁行且孳鄧旭日會看綿集卞林伏祈俯賜綿聽俯允輸誠何世以及世派流奕葉之雲仍翩翩而又綿綿衍嘉瓜之日益笠服休之敢輟何欽懋之能忘勒有倒可懸垂未

熙

與少司馬楊賢甫婚啓

鳳卜諧辭允兆亦縄綿蕊雀屛騰瑞爰欽日璧輝煌天上佳期報銀河之初渡人間勝事欣巨杵之相逢恭惟台臺奕䋁才華棟梁德器兩榜文高日下直標于盧駱之先九遷業著吉士遂跨奇游榮之右永寬兆民於花縣戎署欝遷普收多士於蘇閣宗曹謁立霜府分中丞之座御史深衔匡建星帡秉上祀之珪行矣華堪迓祖寄鹽梅於謀國獨進伊呂之勲占鳳火於型家共羨婚姻之秀某身有大任覆餗将憂心

愧席名歸田莫遂宦況宜游簪謁仰不敢忘君奔走泥塗過庭叉安服教于是以令淑媛四德風銘心自克采蘋南澗至於夫豚厂一經甫在口何敢坦腹東床所特昔同科今同職具昧久契於候人因思別有室女有家挾衣當求夫知已非鈞無狀妄希媛選於東龍桃李有心先達微誠於氈席金風送暑似天遺財星之金玉露零秋從人客鏡臺之玉試舵合來天上果然喬木之引青蘿因知美合人間何必御溝之題紅葉匪媒不得敬馳尺素之書其新札慕貯候于金之諾

與少司寇于侍仙求婚啓

鏐書式締瑞煙宵御方新鳳卜欣諧佳兆春城並麗信天緣之有自幸地望之得攀聲氣見投行六禮而伊始姻婭是締期二姓之交歡願託肢趾敢修箴篚恭惟令子仰山毓秀溺水呈祥高大閭門陰德久留寶籙克家聯閥聲華特起縹緗初對策於彤廷遂持斧於豸繡踐懿繼續蹤蓍瀛而官山棘既衡文拔聞圭與方偉暫藉清脩以澄叙旋司邦禁而明儷玉燭克調總屬秋官之制金鈞執法猶照冬日之溫何喬

松下逮於絲蘿姻聯蓬戶念蒹葭倚乎玉樹燦爛高軒皆驥附兩闕蟬聯同游綢繆昔日懸竹食之貽義澈石連年信懸車之足樂乃誕毓小山敢附春秋僑札遂倆從下里竊追唐代朱陳但令息備秀金閨蚤諳京陵世範而小兒學陳鴻鶴恐非鉅鹿奇姿自愧蔣莊慨設姻好數十載可以心交惠依月老只片言已蒙金諾底及世孫想所取在詩書易禮之緒未失其傳且相與於文章意氣之間不期於迹此日既諧丨鳳抑將下陳榻於賓筵他時不忝乘龍何必得

箴經於甥館伏願光風朌眎滄海倣容育歲慶同心調琴瑟於燕喜一堂稱五福祝川阜於鵝鵲鸞鳳金蘭二姓永門庭之喜色綿綿瓜瓞千年昌關雎之鴻麻肅裁蕪言仰希瑤報

若梁十二親家求婚啓

麟趾發祥咸溯家聲之餘慶鳳占叶吉羣知世德之人協昌源遠則流長喜門閥大而益大枝高能下逮幸締蘿親以及親氷上之人語方來湖中之仙籙早定承盟有地作合自天茶惟台臺玉振金聲珠聯璧合學宗千乘依然洙泗之傳品重伯鸞煥矣夏陽之派上應昴畢星躔之燦光華照耀中台下鍾滹沱地脉之靈羅度汪涵千頃貫穿經史僂五車二酉之奇驅騾馬班邁七發兩都之麗承簪纓於累葉似楊彪綏

裳秉而作公族棣萼以聯芳如謝萬同奕安而秉鉞于高雲而直上行看獨步蓬瀛待赤幟以先登行作華班領袖翁箭分桑梓社共枌榆昔作食於中書多慚補袞今懸車於下里獲遂初衣叨對菲之不遺敢日門閥上謝欣蔦蘿之有托實因村近朱陳伏念今即合浦明珠會且探珠驪下藍田美玉定將贈玉鷳頭小女少長蘭閨未諳大家之訓徘徊柳絮猶慚道緼之吟乃擬周南荇菜之流漫詠好逑於君子亦猗豳風斧柯之伐得成嘉耦於名門繡閣待乘鸞樓上簫聲吹夜月畫屏開射雀函中錦字剪朝霞六吉徵謙百朋拜益思報瓊而愧悅幸倚玉以郊榮伏願與履愛綏齊眉耀彩雝雝鳴鳳即題鴈塔之名矯矯乘龍遂奪龍頭之錦琴瑟鐘鼓洽永好於百年弓冶箕裘致鴻庥於奕禩

答永年冀大司空婚啓

華胄振洛州喬木盤根久垂鼎燮之望良緣成月下獨擅奕葉門閥構之光發氣見投荷金蘭之夙好姻婭是締叨行葦之不遺既奪先施敢辭嘉命恭惟台臺五緯儲精兩儀毓秀皆宗食采仍茲衛尉之宗高士鹽梅爵起武安之孤筆下文章巨麗時推班馬摧聲朝中位望崇隆直與夔龍披武治躋於股肱之郡更開浙水刑清運籌於帷幄之司旋見西台政肅將自司空而立相遂同四岳以咨垂玉鉉允調鼎鼐

冬官之制旂常載勒式昭時叙之功赤城之足爲霞毋餐沆瀣藍田之種皆珠行琢璞璠乃命枝下逮於蔦蘿姻聯鐘鼎而嘉賓日勞以式燕光貞衛某舜昔忝調梅愧作食之無補今耽澂存幸懸車之有年斧伐初傳敢附葛藟於王謝紅絲遂結幸聯瓊佩於朱陳業敦竞素之交更洽風箴之實傾令四畬姿碧漢仰看萬里騰驤而弱息守訓中閨未嫻大家訓誡披衣雖腹坦牀東增逸少之聲譽案與眉齊聞衷衷泚鴻之德益朋狂賜惠好我之之雲簽官其家人和周南之雅詠乘龍才子欣逢雀映金屏隨鶴仙人喜聽簫鳴玉管會見甘藏雙聯繫臂芙蓉并繡同心五福偕臨錫笄袋而豹變百年香合締世澤於簽纓恭報說柯做因裁楮

山西程策第二問對

今夫善爲學者求之於其源而已不窮其源堅白異同之說起而勝之則羊亡於多岐善爲學者致之于其用而已不致其用雖多敢談天日爲徂丘稷下之徒而無益損於世源者何經是也用者何經術是也上古不以經若有性不能無情有情不能無欲而後天地之心見君師之道興龍馬脊索於先天滎河洛爻于一畫是爲易始壤典墳三皇之蹟丘索采州野之文是爲書始衣皮結佩纏之好乾坤正衣裳之宜

是爲禮始葛天之牛尾八闕有熊之咸池三韶是爲樂始敘天之敘庶三章百工之卿雲兩和是爲詩始聽訟懲亂干之驩兜放書鯀熊之敗是則春秋之始自是尼父刪詩書正禮樂因時以紀事著人以存天而六經之用與天地俱爲不朽矣經治而有了經駢枝而有傳有註然子自子也務傳註自傳註也經言仁彼言躄躄非仁經言義彼言跂跂非義雖仁義言道德道德化陰陽陰陽化楊墨而特傷教猶未畏險雖避見離經也離經者終不可以勝經經言禮彼曰

王不襲禮經言樂彼曰帝不言樂雖禮樂治刑名刑名化縱橫縱橫化法術而嚴苛慘忍詐棄信名失情是叛經也叛經者終不可以爲經此經所以維風範俗而爲百世不祧之宗也說者曰經盛則才盛經衰則才衰才盛則治盛才衰則治亦衰治亂盛衰如燈取影響應聲秦燼經經不燼於秦秦自燼耳詩書之焰未熄咸陽之火已炎故秦無經漢興馬上絳灌諸大臣不悅文教疑無經者也自鼂錯道濟南古文出魯壁而始有書其詩禮春秋易各有大小夏侯韓

嬰高堂生胡毋生杜田生等學武帝抑百家尊六經元光元狩公卿將相炳炳麟麟漢之經盛漢之文章亦盛漢之文章盛漢之事業亦盛矣然或者曰秦人焚經而經存漢人窮經而經亡意在註疏訓詁之學未達于性命之指乎故漢有經之用而未得經之源魏晉之際土裂于寇恩衆于宗堂淪于陛威攬于闘故魏晉以下無經唐人之爲經也以襲而成其疎其特劣明經優辭賦風雲月露靡襲六朝唐人以不精經之故而岐文與經爲二則唐有經而無經宋人之

爲經也以易則有程傳朱子本義詩則有朱子集註
春秋則有胡文定傳書則有蔡西山註他若邵子之
皇極經世易象之別解也張子之正蒙西銘禮經之
遺義也紫陽之通鑑綱目春秋之續筆也周子之太
極圖通書圖書中庸之秘奧也極深研幾直接洙泗
心傳可謂有經矣然一則阻於王安石章惇再則阻
於韓侂胄未嘗一日得行於時而反指之爲僞學徒
與其徒私淑于其身而已則宋之時得經之源而未
得經之用明興修五經大全性理等書得理學之正

傳故嘉隆以前一道同風人材蔚然興起自王龍谿
李卓吾之徒亂之叛之以道學爲詬厲而士習大壞
牛鬼蛇神乱至於亡則明之時其初有經而其後無
經
皇上法古無忽臨于前代以網羅天下士易曰窮則變
變則通通則久則所以因其窮以求其通者不可不
講矣一曰去累所以聚學也蝕之噴也尤累之坊刻
之贖士之先也而彼以爲經褒之而精神一精神一
則抱璞者不必刖而懷石者必不收矣一曰端揆所

以修業也始爲馬者反之車在焉前學宮者士之車
也而今翻爲茂草重其所爲非通經博史者不從授
非有其人不投即非有其效不遷矣一曰探策所以
核實也核精者還珠不如徑探其珠也蓋文辭旁引
執燭可以說燕類義直陳指鼠難以名璞也一曰清
問所以訪道也撤帘者待日御陛辭以人主之精
神爲日如太后受尚書太子通論語天子可不公穀
同興也一曰尊師所以示的也航海者不知東西見
斗極則皆師範者人之斗極也蓋命教胄子后夔可

以典樂天叙有典維契乃任司徒此又鼓舞變化不
在下而在上之大畧也操此五要去彼數失興經學
治性情將見窮鄉下邑人慕稽古之榮士習道腴之
樂所謂得經之源而併得經之用於以衍洙泗濂洛
之正學弘堯舜禹湯文武之盛治其必儒興於此矣

墾田增戶議

嘗今吏治墾田增戶爲要必嚴立考成之法以裕國課以富民生蓋國家創立大業惟是務本力穡食足兵強稼者耕而壯者戰此所以擴皇圖而跨有萬方也乃海宇一統民生休和樂者以生殺之土木盡舉而民多流徙自明季以來各省荒田地荒無戶口廬耗有可因循舊習未能招徠撫恤荒地之糧既加於熟地亡丁之銀役派於地畝農民重困地愈荒而逋欠愈多矣況今蝗蝻流行方數千里民無宿儲何以卒歲故荒地亡丁之稅不可不免也荒地亡丁之開墾增復尤不可不急也今宜定爲程式凡荒殘州縣有司以到任之日爲始查報荒地亡丁若干歷任既久能開復如全熟者爲上立加優擢復三分之二者次之復三分之一者又次之否則不得與於薦剡僞飾者諭以欺誑之罪撫按疏薦亦必開其實數上聞其原報荒亡丁地方不在此例賞罰既明勸懲必力數年之間富庶可望雖然撫按者守令之表帥法先役以歸南畝設牛種以貸貧民導水利以資灌溉

省徭役以勸農桑一轉移閒曠野受福則責成爲吏要耳

踏勘蝗荒議

海内生齒當兵荒蹂躪之後僅立而存實爲死之餘辛出水火登衽席臣民均慶從此永樂昇平四年以來風雨以時倉箱不匱至於今歲旂木歷地屢歉大有豊數十年未見景象也不意蝗災流行各省皆道剝食其慘百姓迎蝗陣而跪禱大哭悲號三春勞苦盡成枯幹慘苦之狀不忍見聞雖撫按大略奏報倘應該部差官踏勘災傷方定蠲免分數但所在彼從涉數千里非如旱澇單在一方一隅便閒況各處被

災必不能旁道里遼遠部臣差官猝難遍及小民田畝很藉有被無穗之餘收之無償業之可惜若飭力收之恐踏勘徒存空地脂膏報傷災之罪若聽不收拾轉眼孟冬寒凝凍凋萎地不及耕種則來歲之生意盡矣愚以爲不若責成撫按轉行道府委廉幹官員分投逐段查明確報既查之後即出大張告示令百姓收拾殘禾及時種麥不至坐待查勘拋廢農業然後差官所到采訪報部分別蠲免果有虛冒罪坐所司如此則事約易舉千里之間往返不過半月耳百姓雖無望於西成尚有冀於來歲也不然蝗食已苦殘禾在地部查未到坐失農時煢煢小民是再傷也

西銘理一分殊解

龜山先生上程子書曰西銘發明聖人之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伊程子答之曰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殊龜山第二書曰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民爲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爲兄弟之無告者所謂明理一也然其辭無親親之殺非明者默識於意言之表爲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伊川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朱子謂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

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此論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歟余觀西銘大意大抵以天地爲父母以民物爲胞與以大君爲嫡宗以大臣爲家相乃直指仁體發明人生之初同出於天地之意初非以生我之父母言之謂天下之百姓與已之兄弟同胞無異也其曰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則亦本上文而言之耳程子言理一而分殊正是此意所以朱子曰乾稱父坤稱母道是父母固是天氣而地質然與有家父母自然有個親疎從這處便理一分殊了等而下之以至爲大君爲宗子爲大臣爲家相其理雖一其分未嘗不殊民吾同胞同胞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底意物吾與也吾與裏面也有理一分殊底意又曰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爲同胞物吾與也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眞以爲吾之同胞謂之物則

非眞以爲吾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竊詳朱子此言又何有兼愛之疑哉至於竊復在其體其性之言總令人求仁不失乾父坤母之所賦予爲大[illegible]克肖之子而已

蘇州九龍山義塚引

昔者王政之行其民各有分田以爲恒產即以其餘爲墳墓不幸而死則子孫藏其衣冠立主家廟以爲之祭而又歲時登丘隴觀松楸致思慕焉若鰥寡孤獨無歸者人君代爲經理祭厲有典不使其精魂無依而作爲災沴也王制衰息富貴者侈棺槨衣衾之美羸瘠成行貧困者或至暴露原野束藉山阿亦不可得仁人君子有志斯世斯民者每爲之嘆余嘗讀唐史而見唐太宗掩瘞隋季暴骸深嘆其用心之仁

業請於朝見之施行矣茲九龍山倣制義塚俾貧而葬地者皆得奉櫬窀窆而又別置隙地以掩遺骼此不忍之惻擴充最爲親切有合於王政之大者也而出於貧賤之士爲尤難吳子西友父子之所爲豈不賢於尋常萬萬哉雖然吾聞西友孝子也孝子錫類不匱因茲買山之德而化導鄉人絕水火之厝以復典禮則孝德之所及其後且有達人豈區區贈言之足以盡其美耶

擬傳諭滇黔檄文

帝王君臨天下凡聲教所暨莫不來享來王非徒貪土地之廣人民之富誠體上天眷顧之意不欲使僻隅遐陬一物失所也在昔周初越裳氏慕聖人之德重九譯貢白雉漢唐以來隸在版圖與中原編氓無異況則豪猾獷化外跳梁爲患者比矣邇者明政不綱文武泄泄賦繁刑酷以致盜起燎原因以淪亡李自成牧豎小人攻陷燕都豺狼之聲影附若雲帶甲烏合幾於百萬宮闕灰於回祿縉紳斃於敲朴原野

膏肉川谷飲血元元塗炭不意復見太平天授我
大清皇帝應運龍飛闖門一戰摧枯拉朽士女謳歌卜宅定鼎收葬龍髯網羅遺臣則是我有大造於明也然後大戈西指全秦委命餘孽投首鬼狐革面歸以江南荒淫民不聊生義旗東下飛渡天塹福唐一蕩嘯嘆聚後雖王濬之入石頭高穎之擒叔寶衛其功績不啻徑庭茲肅王兵至蜀川勢成破竹獻寇伏誅神人共快遂使蠶叢魚鳧之區復有披雲見天之日獨是明滇地兩省密邇隣壤惡將最負既蹂後石之

思豈無寤覺之望但恐奸人乘機煽惑愚衆效往昔
敎尉陀之計將欲雄長一方南面稱孤殊不思彈丸
黑子不過神州一邨我 國家土如熊虎衆若丘山
若抗吾定之吭浮牂牁之江如舉崑崙以壓鷄卵決
滄海而灌熒燭耳且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天之所廢
不可興天之所與亦不可逆也故竇融擧河西以歸
漢李世勣籍郡縣以附唐並膺封侯之賞錫丹券之
寄載在簡册世所豔稱我
上柔綏遠人誠若金石能以土地軍民來歸者一體錄
用若執迷不悟或稱兵拒順逆我顏行玉石俱焚噬
臍何及故茲特檄往諭慎之毋忽

伯鄉詩賦志

論曰詩學及歌賦始淵槩所以吟咏性情調和倫物
也漢唐以降代有作者好學之士梳耨洗剔具載諸
名家集及選本中茲一邑之册或遊客憑弔懷古有
思或邑彥登臨倡予和女有關與起莫不摭採亦風
雅之餘裔耳

南湖釣艇賦

人生蟣虱爲有刑邪彭香遐矣壽命幾何息心逆旅投竿水泡於是纖籊漾以爲竿削枯木以爲舟風馭瀁迅浪泂迴漪片月於鏡面擬瀾汲於清秋中有寶鼎癸盞酒鑪茶竈捐索筏以爲綸信太虛而觀妙時有張子元發自子見先生余欲斜於船故之上傾壺而酌倚舷而仰白眼俯青霄鼓枻吟滄湘乘意縱淡之想若乃岸頰灘嘴溆汀洲渚御浪翠說色舒嬌賞冷冰而不見雲飄霞而有鷗爲鳥大而行火燈潑水而琴搖漁火暗而螢光起枕尾鳴而鼓足跳有懷睇佇列而倚桄至如春消雪明秋沙露原鳴溪雪霽幽窓寄楫采杜若兮方花拏芙蓉兮木末或聽幽焚香或詠騷稽首或送目兮於重巒或襲庭深於瀨瀨或傍緣條於鐘根或嚶黃鸝於山徑旋徑其擬理我釣絲持竿所釣其目如餌鯉見而覺食飽而嬉梢址棲鳳山谷兮慶翔揚鬐不觀乎滄海而曳尾已足乎汀沚又何必綠鶴薺鯛鱗艫艣而泛乎江五湖之涯者哉吁嗟乎有人兒矣白骨何知東風吹草

茸月子規今我不樂歲月如馳有美人兮山川阻之乃命長鬚洗盞赤脚扣舷而歌杜甫之詩曰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又自爲之歌曰身世飄飄一葉舲浪花如雪晚峯青阴來一枕浮陽夢不許風波到野汀

懷古賦

余夏日炎蒸登樓避暑四望雲山千里在目緬懷古人聊爲此賦以紀之後之覽者庶知此地衝繁自古而然兵燹繹騷民生何堪頓盛世生養再得艮牧煦嘆庶能保其室家婦子不至爲梏骸蔽

登高樓以倚危欄俯栢邑之崇墉望堯山於咫尺想帝子之僅封自伊耆以迄嬴嫡皆湯沐之包容其後乃陟於帝位兮徙河東之平陽總如天之覆被兮均踐土而食毛望東垣之古郡兮迅流漳激而揚波來

山右之縈峙兮淩東注而坡陀瞰封龍之兆嶠兮山蜿蜒以嶷嶷環大陸之浩渺兮緬想禹貢之九河黃流徙而南奔兮此猶沆漭而滂沱滙滹沱槐汶泜濟兮底於衡漳而奔赴客有告余曰此古戰場也不見春秋而降趙最雄豪中山引水圍鄗氣驕武靈發憤贙裘乃刀北建鴈代縈塞爲壕致死沙丘井陘啟道奏事車中亂臭魚漿嬌殺扶蘇亡秦末造此後禍水爲災煬虐飛燕家不將劉王莽篡竊一十八年民生皓旋白水復入昆陽靡戰虎豹慄兮犇邑敗寇駐節

廣阿邯鄲內拔豆粥蕪亭麥飯滹沱河水倏而冰堅日月光華復旦附鳳攀而攀龍鱗依翊南面宏翌贊有靈有之古蹟紛才人其薈萃井邦皋之與區何以齊周召而媲望散余曰是則然矣繼此更僕亦有可待而稱述者乎客曰唐自天寶之亂藩山既淑思明繼詠魏博滄易廼峙雄闐稚放德之强悍連瀛莫與乍盧道夫梁晉構兵營於野水距栢鄉而爲軍雜鐵騎以如蝟矜玄甲之耀日見絳旗之翼委咄哉德威老將獻奇謀於亞子夜遁肇於高邑遂待勞而如兒

乃次日以火戰辦良驥與封豕梁由此其日衰晉昌熾而興起此秦關五代之興亡亦亂賊於既死他如宋室不競而北紛爭秦信王於五馬竟一旅之無成留金元之已事俟搶攘而縱橫各役勢以雄長躑躅息其餘生惟有明之一代稍沐浴乎太平兮偷

聖明之盛世文章禮樂巍巍煥乎其光榮含哺鼓腹歌皆力於何有兮百年之閒徒見山高而水清

廣恨賦

昔江文通作恨賦淒惻動人但如秦帝窮奢極欲沙丘告終無所恨李陵降北生陷家聲亦無足恨也惟是古今治少亂多興廢相尋余推其恨而廣之非獨弔古生悼亦以志警誡之意爾

茫茫大塊運數難紀聖賢之代生數駒隙之莫止雖二五之明時適各秩其倫理何澆俗之繁興紛論張兩多些於是恨有千端書史累紙余若信陵救趙嚴刑虔門湯木封部歡飲千原合從六國無事盟約

旦秦人反間疑生彤起廢髀徙迹因事日與齋志而死秦乃稱智若乃陳王首事幾為張楚耳餘武臣遂為心腹孔甲大儒將往以劉項之徒一合既舉一朝兵餉氣喪勢阻人業終隳有如胡亥若大興千不競南風福穎八王陵夷石渦耕衍華亭鶴悲侍中血濺懷愍銜璧青衣侍宴稱哭何及椒房貴寵及夫趙宋開基豁達大度杯酒釋兵遊藝黯慕逆法帝堯兄終弟作燭影紅移母子訖傾光宗德昭不承厥祚由後推前當史之誤或有赦溺禍水捨身苦谷投繩背井棄尸颶風莫不魂搖魄勝遺恨無窮望金闕而惝恍悵玉殿之姝紅已矣哉翠華不來兮永巷閉美人香銷兮歌舞絕芳草年年春花生御溝日日波聲咽感慨與亡不禁涕洄之交頤兮千古須聲歸我君之明哲

兼濟堂詩集卷之十七目錄

古樂府

短歌行

觀滄海

鵾雞詩

薤露歌

蒿里曲

子夜吳歌 四首

燕歌行效曹子桓送田鳳洲

禽言 四首

今樂府

哀流民

玉泉篇 二首

琴操

擬將歸操

擬拘幽操

擬雉朝飛操

擬別鶴操

擬遯山操

四言

吏部徐元文別歸余始役因為詩阻隔歲暮抵燕喜賦二章以贈

五言絕句

猶龍與文衣詩有夜半打空廊君詩在何處之句文衣和之余步其韻 選六首

春日望西山

山行 高密道中

七言絕句

曉月露臥

涿州公廨古槐

東阿縣南渡河

讀劉夢得韻

太行返照

嶽廟遠鐘

長楸疊翠

竹谿流水

荷池夜棹

同和秀才周君柯來謁詩有踏雨攜青菓添燈

留故人之句余極爲賞嘆

遲友人不至二首

和邑人耿爾贈四首

薊迷樓記

題畫

和大司馬梁玉立趙州風物雜咏

主父沙丘

顏常山祠

望諸君墓

藺相如

漢光武廟

信陵君祠

燕安亭

趙陀先塚

送韓康海還內丘

送吳秋林之江寧

三河縣

薊門古漁陽

鳳凰山

賜馬

雨中東武進年隨卷二首

龍槐燕巢

西子湖頭春色深

夏日雨後薊南

贈如皋冒丹書字青若

題劉公勇手卷

世傳王昭君出塞馬上琵琶及青塚遺迹令人

哀之余謂史知其嫁呼韓邪單于後生男伊

屠智牙師爲匈奴右日逐王則亦習而安其

俗矣故爲絕句以嘲之非敢唐突西子也

雨後林間聞鶯

讀陸放翁詩

元氏封龍山欲往不果

讀黃庭經

上元夜訪真定張庚星父子

哭大宗伯龔芝麓先生 四首

暮春咏齋中瓶花 戊午

偶得名手畫扇望其蒼儵之色隔絕人間如置
身雲山深處

有感

又咏楊花 戊午年有咏

柏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古樂府

短歌行

我有長劍掛壁不試我有旨酒盈樽不醉 一解 年華一去不可再來讀書萬卷沸渭奇懷 二解 天下多故宜用俊傑貨籠小智難與植業 三解 爲爾寂寂卻焉笑人言色憔悴自冬徂春 四解 折脅拉齒范雎則相稱說時伍與人是謗 五解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百鍊之剛化爲繞指 六解 鴻鵠銜蘆截翮截翎畏彼矰繳達至瀟湘 七解 維水有濤維山有岑高卧雲霞戀此素心 八解

觀滄海

滄海非東崑崙非西倬彼天漢元氣混齊蓬萊三山是邪非邪銀臺金闕從不乘搓潤色萬物震動九土沐日浴月天樞地戶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龜雖壽

神龜雖壽塊然一物龍德變化超然罷符委蛇委蛇

與時偕宜孔光何詐貢石可爵達人之理彭殤一視
曠然任運哀彼代賢辛甚至哉歌以詠志

薤露歌

大海湯湯渴藻閉兮出日入月景不滅兮人命無常
遞相閱兮

蒿里曲

大地曠兮悠悠死不復生兮奚憂古今北邙兮高丘

子夜吳歌

悄悄與郎語關郎大郡去須待春泥乾爲郎治行李

其二

燕京女兒多何如吳下好黃菊花正開甘作閨中老

其三

錢塘城邊路掛帆到揚州儂欲隨郎去不是覓封侯

其四

浪船利帆風況是搖輕櫓儂心已斷絕泣涕淚如雨

燕歌行效曹子桓送田鎔淵

燕山吳水路修長離筵絲竹發清商古人遺事空斷
腸一語知心誰能忘黃鶴千里自翱翔不能奮飛白

雲鄉春寒陰雨忽高涼世人欲爲分子裳天涯回首
徬徨今夕何夕幸同堂置酒臨風歌未央長歌忽
下衆星光高車駟馬如履霜懷愛不覺鬢毛蒼良乎
事業漫相望慇懃攜手賦河梁

偈言

行不得哥哥客雨三月平陸爲河欲濟無梁茫茫白
波行不得哥哥
提壺蘆提壺蘆提門前青草白雲來柄有酒有肉好喫
喫而餉厥妻

瘦兒瘦兒南山種麻子東風夜雨麻子浥不見苗秧
子焉知有心悲悔後遲
不如歸去達彼翔歛宿林是處

今樂府

哀流民

田廬水沒無乾處流民紛紛向南去豈意南州不敢留白晝閉戶夜蹲路簷前不許稍聊歇恐有東人不我怨上見溝壑之天子顧黃口小兒命也如何婦語絜絜逃人逃人兮爾獨何爲背爾主使我罹此荼毒我將爾詛我欲爾詛其口難坎路有杕杜纍者誰子烏鳶嘵嘵既啄而翥彼蒼者天哀此黎庶

玉泉篇

下泉之水橋下過既清且漣非洪波誰家兒子髮初能翩翩遊戲娥之阿命如飛鴻投淵漪炎天白日怒蛟鱷中流失壺空駭戚

其三

呂梁千丈兮如嬰丈人常涉淵濤裏吃下之能不我知魂逐涓涓下河汜褭褭欲往不可且覓母啾啾疑靈耳

其四

嗚呼人間風濤何其深洞庭洸波灑須使長鯨碣齒若霜鐔在徒夲用楚江濤彼君子兮入川舟楫濟一匡而爲心

琴操

擬將歸操

河之水兮波洋洋我不濟兮非無梁迴車東望涕沾裳

擬拘幽操

載驅西郊兮同雲油油覩衆布皆兮天道可求念遺祖德兮服事揭休幾人孔棘兮於君何尤終當有悟兮脫我羈囚

擬雉朝飛操

有雉有雉南崗上日出杲杲羽翮騰雄雉朝其翩群雌和鳴而飲啄相望我獨何爲兮七十無家翛然成翁牧犢中野誰與偶

擬別鶴操

黃鵠海上來翩翩比翼飛弋者繒氏子繒繳發其機雄鵠各驚顧悲鳴向落暉撫巢五年未生雛穴中相彷徘徊欲下將何歸

擬龜山操

望東魯兮龜山蔽之豈不懷歸畏群婢之我疑山之怯其崩瀰瀰文逝之邦賢勞我思龜山龜山吾將移爾塡滄海

四言

吏部徐元文別歸錢塘後因海寇阻隔歲杪抵燕喜賦二章以贈

白雲鬱鬱猶我草堂彼其之子德音不忘拜手言歸涉其橫江

橫江既涉載旋其廬甑有舊醅架有遺書山樗可采澤鮒可漁

五言絕句

猶龍與文衣詩有夜雪打空廊君詩在何處之句文衣和之余步其韻

夜雪打空廊梅花窓外冷寒香初放時高韻何人領

其二

夜雪打空廊不知花落處只在風雪中風亦吹不去

其三

夜雪打空廊不聞夜雪響幽人正未眠悠然無所想

其四

夜雪打空廊迷却天邊樹孤舟一釣翁自識江干路

其五

夜雪打空廊獨酌味正濃夜深人靜後惟有一燈紅

其六

夜雪打空廊君詩在何處君詩猶如雪贈以雪中句

春日望西山

西望見雪山山雪同一色春來雪盡融山光淨如拭

山行

久負青山約今來雲上遊野花滿谷口流水出山丘

高齋讀易

四聖留心易秦人不敢焚若會先天意何須龍馬文

七言絕句

名濟路臥

曉夜炎風不肯停閒移繩榻趁孤螢袒胸跣足叢陰下臥看長河沒曉星

涿州公廨古槐詠

古槐若鬱氣如虬飽歷風霜五百秋試看門前車馬道紅塵滿目夕陽愁

東阿縣南渡河

長途驛路出東阿草色蒙作秋色多馬上不知身在處臨流錯憶是滹沱

讀劉夢得詩

風雨兩風不可攀黃金臺下水漫漫有來誰是真同調消得淵明漢幼安

憫閒十景詩 并五首

憫閒在城南八里西汙村先子所築也十景皆閣中之勝

太行返照

山色東奔勢若流深林返景一圖收桃源舊址猶堪

實莫說仙踪在趙州

嶽廟遠鐘

千丈攙搶隔東籬人世興亡總不知夜半鐘聲驚夢
覺此身不負白雲期

長橋觀翠

汲水新茅成小池千株楊柳向人垂橋邊猶恐春陰
薄自折新畦三兩枝

竹逕流水

環珂數畝傍深潭曲水流觴興正酣野客閒來復閒

往逢石只在此村南

荷池夜棹

一片紅香滿水灣幽情更不到雲鬟孤舟自愛波波
夫寒露香香起白鷗

答和秀才周君柯來過詩有踏雨搖青葉綠燈
留故人之句余收爲賞映

鐵骨冰心人已去梅花萬家幾興悲周郎後起稱英
妙開春先吟踏雨詩

遲友人不至

南望思鄉不可歸清宵有夢尚依依遥思昔日登高
處古樹寒烟鴈正飛

又

列家蕭雨灑層城便有幽思滿畫檻黄花裊露薔爲
侶悵望白雲秋色半

和邑人耿爾嘯

求向南陽臥草廬躁庸容傍帝王居風塵自古多膠
擾悔不十年且讀書

其二

若大槐陰昔曾廬參榆翁繞是幽居獨將世事瓢盃
酒看盡床頭幾案書

其三

爲姓勞勞未得閒白雲深處可容居若教山壑千年多
事開課兒童小學書

其四

繞到春明便返廬閒雲野鶴不停居紐斗星辰逆民
傳游永西村藏異書

讀遂樓記

果大龍肝竟不歸烏銜屏東醉春那可憐一炬成焦土只有宮墻烏夜飛

題畫

青山一片紫霞邨紅樹桃花相間開應是天台迷去路不教劉阮出雲來

和大司馬梁玉亭隨韻風物雜咏

主父沙丘

騎射胡服盡圖中秦廷私覷氣如虹可憐探鷇身無主草掩沙丘古趙宮

顏常山祠

孤城血戰捍燕陲一死常留萬古祠若解時平忘義士蜀川安得見旌旗

望諸君墓

齊城未被敢言歸代將人來事已非惟有報書垂史策年年古木海鳥飛

藺相如

氣壓秦廷失獨肯廻車避頗習果賢當日刎頸因家國不爲交遊挹雅懷

漢光武廟

漢業重興自北來平原突兀見高臺不知鐘虡歸何處空有石人伴草萊

信陵君祠

功高五霸破羸秦故壘茫茫草色新湯沐至今名尚在不知誰是屠沽人

麥飯亭

不忘河北事應論麥飯君臣契託恩寂寞荒亭餘破竈行人指點舊孤村

趙陀先塚

龍川老吏霸南蠻先塚崇崇想故山識命早除黃屋制肯令金獨重大夫還

送韓康海還內丘

又向蘆溝橋畔行滿篙將兩淚春城床頭周易還攜去望斷燕山舊友生

送吳秋林之江寧 時成母喪去

八月秋風紅樹稠孤舟一葉下揚州情知不爲封侯憂載母聊爲五岳遊

三河縣

彈丸黑子是三河寥落人家傍水波困佔誰憐民力盡城邊驛路正逶迤

薊門古漁陽

北門鎖鑰接遼岑吊古空嗟草木深一自興朝分禁後蕭蕭松檜滿山陰

鳳臺山此地有龍洞洛

舊是長城烽火臺高峯斜劈倚天開而今已見貢人氣雲物先從龍洞來

賜馬

權奇名騎錫雲霧從頒詔驪過古阡新出宛籠猶戀主驕嘶不敢下金鞭

雨中東武進下陶菴將在上元佛寺寓王覺斯先生文

讀罷文安自卷詩忘言更欲去支離遥知節過白雲後夢遶江南花雨來

其二

連朝雨色潤芳疇盡洗炎飇翠欲流誰念招提空處士芭蕉聲裏一燈秋

龍槐齋集

好友何人足論心高槐陰綠夕陽深傳觴坐對西山色雄辯由來廢古吟

西子湖頭春色深

芳蘿誰解識西施一片湖光蕩漾奇欲洗人間脂粉色春風獨立聽鶯兒

夏日雨後讀書

掩關謝客誦奇書松色簷陰翠可如一室白雲自舒卷何須山水問樵漁

贈如皐冒丹書字青若

往士如今有幾人芙蓉江畔語偏新夜深不覺茗甌咽分得梅花一片春

題劉公勇手卷

不向人間食嗟餘空山讀盡五車書百泉煙水依然在何必終身卧草廬

世傳王昭君出塞馬上琵琶及古塚遺跡令人哀之余讀史知其嫁呼韓邪單于後生男伊屠智牙師為何奴右日逐王則亦習而安其

俗矣故爲絕句以晒之非敢唐突西子也

漢宮一出號閼支博得單于驚喜時生子爲王名昌

逐相傳出塚也堪疑

雨後林間聞鶯

雨散花香草色青如簧巧囀入林坰此聲原不同絲

竹惟許幽人陌上聽

讀陸放翁詩

陸子放翁詩萬卷後來老練更疎狂須知深得莊騷

意莫與唐人較短長

元氏封龍山欲往不果

年來有興欲看山聞說封龍曲幾灣西蜀筇枝無覓

處碧雲空鎖水潺潺

讀黃庭經

汗牛充棟書何用一卷黃庭獨起余自笑老夫窮

腹既餐熊掌復貪魚 官至宰輔復欲學長生故云

上元夜訪吳定張庭星父子

小門深巷靜無塵一室熙熙物外春杯酒不妨留閣

老堯夫當日是天民

哭大宗伯龔芝麓先生

海內文章誰與儔一朝零落向山丘故人下當官

淚宣武門前水自流

其二

往共華堂醉錦茵高談雄辯志方騰三年陶鑄將相

憶寶册今留紫閣春

其三

扶持正論惟公許共濟時艱我願從生死交情與耐

久偏別舟如淚涔涔

其四

才華豈但如蘇李經濟應知似范韓仍左句祭悲夜

雪素車白馬望江干

暮春詠齋中瓶花 四首

頻向春來自種花花開爛熳似雲霞世人誰解能相

賞獨倚闌干吟自誇

其二

中郎當日有瓶花却恨無都風裏沙誰似吾齋晴日

好白雲深處艷奇葩

其三

花開花卸本無情日夕荒鶯噪古城試向來春南陌
望紛紅依舊遶枝生

偶得名手畫扇望其蒼黛之色如絕人間如置
身雲山深處

層巒疊嶂倚長谿茅屋斜連谷鳥啼幾欲卜居今悵
望白雲迷路草萋萋

有感

叛逆相連苦戰爭催糧加賦又徵兵誰知堅壁下吳

楚仍是當年細柳營

又咏楊花戊午年有咏

裊裊花空庭輕似雪依依小院薄如綿無人知是堤邊
柳占盡春光兩岸天

兼濟堂詩集卷之十八目錄

五言古
日落自廣州歸梧瀨下二鼓
朝起獨坐
讀杜子美詩
讀李太白詩
夜醒
夏日感懷十首
五子咏
楊猶龍
魏環極
曹厚菴
申鳧盟
郝雪海
元日懷楊猶龍太史
和白樂天閒坐看書
冬日送人之桑州
贈伯衡周掌科

彥逵胡子浙之高士也隱於河濟偶以求友至
燕余讀其感懷詩渾脫瀟宕嘆賞不置然彥
逵不欲數數風塵中於其歸也作此贈之

送胡世其歸貲皇

甲午春流民南走如蟻有夫婦至滹沱河欲渡
舟子索值無以應遂弃其子女赴河死余聞
而哀之作投河嘆

慮友恨捐擬賑貧

和聽山先生作

冬日示行志和尚

客有勸余出世者余作此答之

銅雀妓 一首

讀酒稿存二首

讀殷仲文詩 有引

出燕京右安門有祖氏園至萬泉寺廢城望草
橋蒲見丘塚纍纍

思鄉

寄楊猶龍 時官晉臬司

可階從趙夢白先生遊數過從謂我別之悲歌
泣下余謝無能作此志贈

選唐詩滿覽集作

春日感懷詩六首

示勤嵩二子詩

觀心

癸丑春中危盟寄我杜子美像大名道孔心一

寄我杜詩鈔嵩而有咏

殷太師比干墓

悟莫疑

張貞女詩 女在明季為特時因覽志而咏之

古風

范子名德基字元生居武安竹昌林中

七言古

踏青行

白子行送友人白方玉歸州牧作也

汪雲礎過訪惠六安茶

題平子遠母馮氏節孝

祝撫院金公壽詩

訪故人不遇留題

七歌 甲午年作

桃源行有引

雲龍吟 思齋龍學士作也

賦得夏雲多奇峯

秋夜行

辛丑初夏觀蔡子虛年兄即席就開詩賦贈

邯鄲少年行 用高達夫韻

甲子鳥盟永年人學道工詩余之好友也別後
或數年而一遇或一年而一遇遇則必相傾
倒今歲春杪至都談深浮白辭後竟不自知
踏月而去端陽後復欲歸里余既久官倦翼
思還則望甲子結廬於洛水之側以俯仰二
儀錯綜人物凌霄漢而由宇宙勿使俯仰笑
人於千載之上耳於其行也作此贈之

寄謝謙垣諸君子 丙午九月歸里作

中和殿大學士秉冢宰余老先生家藏恩憑求

徽宗的筆也現中命余題之余自愧弁鄙聊
為七言古風以琢並請教正

贈彭了上報

讀書嘆

秋歌行

和凡學行

上谷濟蘇山隱於西山年八十矣策蹇予部衙
余作倪倪行以贈之

琢柱

遊楊忠愍祠

兼濟堂詩集選卷之十八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五言古

日暮自廣阿歸栢鄉十二鼓

暮雲為赤鱗山色堆如髻野叟荷鋤歸畋田曠無際
倏忽遂近昏樹杪窮鴉饑路迷仗僮馬前火明勝暖
陡月漸吐白消雲復脫翳晶晶天水光花霧同一氣
荷衣霜露重晶虛涼飈縈入門頓爽猶未麥餐粗糲

明起獨坐

痾疥久閉門坐息得其處深深太古涵萬物自來去
雙樹值庭陰一鳥向人語我心泯無營寬然安所助

讀杜子美詩

古作多蔚跂茲編實云聖盥手披縹帙肅然起恭敬
世人誦公詩類為資游泳我誦見公心楷模性情正
寂寥雖云悲其意實孤勁一顛不復收羈縻終迄屏
有語不忘君愴恨忠愛盛飄泊蠻荒間攜棲長鑱柄
路阻豺虎多身傍干戈橫燦燦浣花祠磊磊夔州詠
百年歌獨苦斯語淚如迸放翁夾陵後涕倒亦莫競
大雅為右胸抒發鴻濛性陶冶不可窮世乘詞伯政
毀之泱數句高齋風雨併既哭復長歌栖栖以為命
斯人竟已矣愁惻心如病

讀李太白詩

三謝與鮑庾江左稱獨步太白更絕塵汗血如飛兔
翩翩掇金石有文懸深布萬象羅胸中百代生指顧
是氣自浩然不屑為章句洗香亭畔詞諷諫有微趣
奴視高將軍才大詎能棲羽翮落九天排閶遂捫霧
留滯東魯雲蹭蹬采石路我思汾陽王冉冉衍吾陽脈

云誰識此人高蓮思眼故無知功未酬夜郎竟遠戍
將也實愈愚偶而彼龍蟠能草與風雲豈若爭食鷙
古今稱謫仙斯言良不誤黃金如可成須並子美鑄

夜醒

春夜宿齋中睡醒覺夜永呼童然寒灶四壁有餘輝
長安百萬家悄如太行嶺犬吠時復聞積雪起空冷
耳目俱寂然中懷獨耿耿乃知鬧地本常無負境
不必聞疏鐘蘧然有深省

夏日感懷

富貴多磨滅貧賤亦支離人生天地間倏忽如飈馳
羲陽不可倚誰能挽而羈惻惻烈士心常恐智慮衰
榮名古所尚修業當及時

二

登高望四野四野何蒼茫玄雲倏翁繞炎蒸變滄涼
甘澤沛九土百物以時昌大哉造化功孰可與衡量
願以頌君子為龍復為光

三

好鳥在樊籠不能翺與翔哲士沉下寮焉能遂舒颺

仕路多高足羨乎藉金張歲星照金馬執戟甘為郎
叔夜遇非時多才反致殃至人有愚色盛德貴深藏
卓哉大易訓知柔亦知剛

四

舉世尚浮華適意自遊奕聞以經濟方相對如窮鼫
咄咄殷深源虛名竟何益家國事方殷前車須一借
思君久鬱陶奮飛無長翮海月如可拾我欲掛片席

五

瞻彼庭中樹燁燁有光華秋霜未及灑零落頓興嗟
物華誠有時吾生亦有涯深自儆夙夜比德耀瑤葩
懍懍君子願徒聞咏蒹葭

六

宴安鴆酖藝佳色亦庸況試聽遼東鶴纍纍一何哀
拔宅乘白雲一去不復回奈何與淡戚古亦非仙才
隨遇謀所適對月且酬盃

七

蚍蜉不可止若屬日關心年來近不成白髮忽來侵
蟪蛄鳴高樹霜氣變遐岑感此夜不寐中夜起長吟

終當脫形骸挾手退長林

八

少者日以長長者日以老韶年尚第人倏已為枯草
世謂運神遷非人所能造循知物化與自損致伐夭
欲以駐頹顏安得安期棗寡欲節飲食庶可延壽考

九

汎原有高士隱遁有逸人東西當一合含德異比鄰
賢才各不遇榮辱自相親絕絃同琴瑟永謂其垂紳
畢娶師尚長躬耕樂于莘蹤迹出處異而我失其淳

倦鳥思故山有巢在荒蓁時因晨風發良懷作何新

十

宇宙用以新文章最汗漫諸子各賈皷百家若河漢

自非卓犖識珠沙孰能判瑳介束髮時受業觀爻彖

四十竟無聞坐惜光華旦嘗聞聖人言約禮斯弗畔

臨用警餘年勤補拙之半

五子咏

楊猶龍

楊子氣豁如愛賢如不及賦詩敵少陵感慨時欲泣

蟠蠖萬仞崗振衣自獨立每見必俗頹滿風稷可挹

魏環極

吾宗雪齋子屹然古人風色莊不坡至門庭闐若容

歲食并州米疏震日華東鄭公猶可見魁首遂歸鴻

曹厚菴

厚菴精名理著書繼濂洛體用既兼全聖道豈如蠏

訓士良有方由博以返約一疏振紀綱千人自諾諾

偉哉文清儔大雅欣有託

申鳧盟

風雅道寖衰百家矜藻繪孰識古人心清微自相禪

斗千有奇姿氣高體亦變高齋數論文未覺隙光宴

郝雪海

郝生不羈才冰雪淨聰明方界萬人敵抵掌死生輕

志大才頗疎飄泊中山城我欲往從之共作千日醒

元日懷猶龍楊太史

然燈照一室寥寂虛空燕臺風物冷春至不聞鴻

開門無酬酢憑几理絲桐終始有天運大哉盤古翁

美人在何許琉璃闕若東

和白紫天閒坐看書

朝罷即掩關中庭映秋果蕭散百餘步復向齋中坐

坐久展古籍燭燭見禍福名以下進亡身因求利墮

何況戀妖姬自甘納羈鍊亦有耽麯蘗癡羽包焦火

人生染此疴動靜無一可所以學道人曠蕩觀真我

冬日送人之秦州

古人重友誼所往非徒然文章關氣況乃由高賢

在今推關隴絲筆擋雲煙嚴冬冒積雪馬蹄如拳

挽手一相送斗酒且俄延衆賓各有贈我意更纏綿

天下方多事撫綏宜爲先努力要春華及茲賀慧年
倘有和杜詩莫惜寄瑤篇

贈伯衡周掌科

孔雀奮赤質寒泉迸瓶觚有人有是言而聞猶恍惚
懷仁衆所尚斯意豈碌碌嗟余閱世頗樸樕同樗木
八載東華道風塵消髀肉歸來倚鋏嘯日空滿秋屋
延交得周子豁然怡心目抗議交石陛宗廟瑚璉肅
慷慨念遺黎慘淡歌采芑洪流方浩浩中原走蛇蝮
且其虎貪飲莫向季子卜日夕悲風來爲君一擊筑

彥達胡子浙之高士也隱於河洛偶以求友至
燕余讀其感懷詩渾脫瀟若嘆賞不置然彥
達不欲數數風塵中於其歸也作此贈之

東南有一士恥作老書蠹北至無終國西過首陽岑
躋是豈云勞騁覽一何深遺我一卷詩佳辭多選音
援讀未及竟風雨掩孤鐘昔聞無功子結廬汾之陰
有友仲長氏相對但成瘖君今棲河洛千載高同心
寞然觀元化不放間浮沉況我茅堂下名酒尚可斟
忽復感時事而懷失古今飛鴻啼錯落歲度誰能任
置之勿復道歸臥聽春禽

送胡世其歸甡臯

子爲大賢後郊外有名園賜書滿鄴架十載閉柴門
披褐來都下相見多寡言言亦何所道但云山中好
白雲羃庭除花落常不掃聞之怡余顏忽復傷懷抱
歲寒凋萬物今已生春草五行踏躁人盜之而使槁
若不謝雙聽金石焉能保子歸待竹林明月紛浩浩
余將拂衣去抱甕以終老

甲午春流民有走如蟻有夫婦至滹沱河欲渡

舟子索值無以應遂棄其子女赴河死余聞
而哀之作投河嘆

望望棄故里踆踆度阡陌積雪愁未盡寒雨沒長坡
豈不念鄉閭命也嬰窮羈行期計跡月遙望見滹沱
滹沱何澎湃春風揚白波對此心怵惕四顧空延俄
饑夫前致詞亦欲渡此河離鄉日已遠乏食一身多
況今攜稚婦貲日一何貶仍獲渡濟人寔敢有他
舟子睨目視笑爲船上歌饑夫語饑婦我當葬蛟鼉
兩挾懷中雛丐食行逶迤饑婦更無語長號赴奔渦

鐵大投其雛捐命同飛皷足將天地黯慘色起所賊
饑民背林立兩泣空跌蹄哀哉今之民而不如翁犢

趙友槐指糧濟貧

古道日以淪趙人猶秦濟際此兵燹餘原野一蕭索
呱呱群家子捐棄在長陌上粲賦何悲鄭俠圖空嘖
所思在平原養士扶國危趙君躡遺踪高風猶如昔
指囷活萬家邑閭均霑祿緩急物之時誰能無屯阨
何爲素封者撲滿不知割君看金谷園旋爲狐兔宅
積善惟天知食報自無斁

和龜山先生作

此日不再得莫問滄與桑忽忽度春華何以對彼蒼
嗟余近四十已非日出光爲學有大原所貴復其陽
此理苟不昧旁燭神無方放之則六合卷之亦針芒
富貴非所欲能用則爲藏貧賤豈可惡自振則爲殃
朱門多肉食自屋困糟糠立志宜卓然密之於退藏
展卷思古人字字遺澤芳寡欲存存心不息乃純剛
譬彼南飛雁秋至莫彷徨衡陽與冀北天路豈云長
吾道非他岐允執是康莊奈何舍與意貿貿綴詞章
靜龍與繡虎馳聲翰墨場聲利如大國斧斤殘生意
所學事云何移宅而妻忘我誦龜山詩發憤願自强
至寶非高深無勞梯與航有求則得之優游守其常
明然方寸閒終不可淪亡莫待蹉跎後老大徒悲傷
昔聞聖人言克念即非狂

冬日示行志和尚

佛爲清淨理禪乃解脫門無一法可說所貴悟其原
聖道惟至誠雍雍典禮尊洗心藏於密萬物皆能渾
究亦不剎落終古浩然存兼善與獨善大小各有源

士人試自證紛紛何足論

客有勸余出世者余作此答之

易稱是丹元大道爲羣母立德而立言精神貴不朽
濂溪與明道千載有眞壽何況孔顏者天地俱悠久
陽德方長時元吉在初九反復法天行兢兢夙夜守
勿忘勿助間不必金飛肘

銅雀硯

阿瞞負雄才生平實多慝巍巍漳水濱華屋允羅縠
寶屣與分香遙望西陵哭何如燕昭王金臺爲十築

其二

繐帳闌珊櫚美人顏如玉諸侯多停囚猶若不知足日日遠陰風管絃尚滿耳不見漢天子一妾遭囚辱

讀滑稽傳二首

叔敖本賢臣忠廉無與比治楚楚以霸闔地幾千里盡瘁殞厥身吝嗟在將死託子於優孟群臣良可恥譚笑儼衣冠山居歌非伊髮匠以有戶十世不其祀楚相不足為婦言有妙理

巍季縱淫荒阿房窮奢靡綺衣遍道塗豐門上未寘

元元遭湯火鬼神亦疲悴乃至欲漆城蕩然光可破嘉哉旃侏儒一言回狂恣滑稽非苟然含容本易析斯高操嬰孩胡亥竟為殺哀哉古烈夫何不如優旃

讀殷仲子詩有引

殷謨字仲淵名虞平御之鄉人少負奇志與兄伯巖俱知名為趙閒古今讒下獄論書數年欲大有所建立會逆賊陷京師乃死於都西廣羊山仲文楊太史以其事語小余余讀而哭之嗚咽不能已乃為詩以誌其痛太史為之傳太史伸淵曾祖友也

涼風颯然來晏坐北窗下展讀一卷書字字皆清灑忽而毛髮豎歌哭不可假絕命於西山當塑人知者吾廬距數舍聞聲相思也乃今得神交焚香覓杯斝赫號繞怒虹滂沱淚盈把仲淵忽可叫奇雲突高廈舍友有楊子為文繞風雅作傳千年後學者祀同社要識不義徒富貴如飄瓦

出燕京右安門自劉氏園至萬泉寺廢城望草橋遍見丘塚纍纍

城中屋炎炎城外塚作作炎炎上上人作作人在土百年瞬息耳來去誰為主足人未土時有氣皆如虎自欲養一身惟恐致其窮翻為怨棄捐甘與枯草伍

但見紙錢飛白楊陰在戶狐兔為其鄰螻蟻為其蠹策馬過關之有言終不吐丈夫勿復道登高望遙浦傳見耶律城今惟餘廢堵陵闕盡灰隳頑頑安足數易水有新醪飲之消愁苦及今不為樂夫日安可補咫尺晰來杏花雜風雨

思歸

連歲飢與寒憂傷與欲老故人多隔絕不得相傾倒日月如逝波但見原上草子女皆尺咫可慰懷抱有兄在彭城有弟淮陽道消息經月阻閉門紛浩浩

寄楊循龍明府晉臬司

昔在丙戌歲釋褐拜金闕共入木天署嬉言比蛩蛩
詞論無虛日桃義燦珠璣逍然歷寒暑家米忘其饑
余時官瑣闥君行入紫微是時符人聚天門高巍巍
雲中旣來突豫章復合閭人心怖風鶴草木盛纍歲
遂令豺狼徒漸欲滿王畿余時抗疏上金門諫臣歸
禁網欲踈獨氏生尚嗚噫哀哉余海角煢煢失所依
苦塊自寢息風木空歔欷我友念獨切三載同病罹
雙鯉日日寄文藻有光輝區區繫于心不得遂初衣

豈特感君恩聊以慰所思春日擲溜溜聲苦西牡雖
聚首毎逢且語語色欲飛唱和千百篇散隨需芳菲
以此爲歲月不復嫌譏議直欲凌摩詰豈惟陋李頎
海內有心人負笈策輕肥駿言見楊子斷義於芒微
一麾赴晉臬寬滯察其幾陰德銜鈕綱贊成忘是非
連月音書來寸心殷勿違緬懷兀自送千里夢魂依
惠莊喩郢質匠石聽斤揮我友不得見雨雪漫霏霏
遙望太行岑羊腸不可剗庶幾脫羇紛拂衣共釣磯

可階從趙夢白先生遊數過從謂我似之悲歌泣下余慨測無能作此志贈

天人日以遠忠言日以間向首涉河干欲渡千行淚
我生甫垂髫猶及見襄荊僉忽幾已班光景如隔世
翩翩寨有子矜服多文賦所賞惜孔方日脫適甘脆
不見古居人饑寒困塗泥郭君有古風恭默守窮歲
裂皆不義從云我窮大計庶幾忠毅公孤寡同捉曳
昨余材力薄滿箭勢可爲鵠竟夙夜心坐擁百城夢
禾劍與檢書北窗當其慰莫使乞爾公十載它遐契

選唐詩滿覽集作

渤澥啟元趙盛淑鈴人紀高起僮辭張風雅降用肥
漢魏有升降六朝多靡綺卓哉貞觀君世濟擅風美
斯兹富瓊枝寧獨杜與李歷下重格調竟陵采幽旨
遙遙古人心纂竿苦阿耳大道已淵遜澆氣頗莫止
斜川中和音萬物返其始

春日感懷詩

少伯翻越後五湖烟水滿子房學辟穀欲從赤松行
古之賢達人脫屣視公卿而我竟何事高獻占燕京
冬臧日凜冽三月及淸明春風度楊柳冉冉始向榮

啾啾榆枋間鳥雀自相爭何如空山下萋萋芳草生
桃花散夾岸泠泠澗水鳴念此長太息流涕霑冠纓
歸負會有時遙憶古人情

其二

種樹以爲林結茅以成屋家有負郭田卿足供饘粥
春風樹若縈秋雨山如沐二三老農人戴笠散黃犢
此中樂有餘此生甘鹿鹿虛名奠高火途窮見車覆
憂來匆無方顛毛種種禿座右金人銘朝夕事三復
發鏗眞古師敬愼以爲穀

其三

范丹釜生塵曲逆家落魄張陳與蕭朱銜縱爭強弱
所以朱公叔絕交甘寂寞人生重友朋明信以爲約
鬱鬱青松色歲寒終不削覬彼桃李花力春競綺焯
余家世燕趙由來恥浮薄策馬古鄗城遙望邯鄲郭
桓桓信陵君仗義賢人客好與屠沽游孤寒欣有託
嘆息斯人去仁風不可作

其四

猶龍與處盥我輩翁文早王孟如後生晨夕相傾倒

晚得巢叟子浩歌天地老仗劍走西秦尋源崑崙道
不見古時人唯見連天草長鋏復歸來黃鵠翔蒼昊
莫効隨陽鴈飲啄謀粱稻庶幾其夷猶廣竿山色好
巢叟子殷姓也鄖陽人

其五

展轉不能寐然燭照空房童僕俱靜默鷄鳴夜未央
起視大宇闊晶晶衆星光招搖尚西指參畢忽已藏
憶昨庚子歲太史占災祥熒惑與長庚凌犯互相傷
冬初彗字出識者多憂皇豈料春正月鼎湖龍飛翔

衮衣不可見悵望白雲鄉

其六

昔游沿溪行西至白雲院白雲自去來不見古人面
松陰羽士家晨爨炊香飯曲逕轉幽篁綸巾雜丹篆
對此默無言玉液思修鍊當年長春子萬里走雪山
諄諄不嗜殺沙漠降龍顏乃知古仙術仍欲濟時艱
安得戰伐息若幽閉松關

示勍嘉二子詩

吾年五十餘氣血漸衰老爾等業未成使我縈懷抱

長若頗知昔歐李筆法好次濟畢論孟未知敗支藻
老子復何爲日日東華道豈不念鄉間林園多茂草
欣逢日初昇海內禾穰穰歲值丙午春天賜豐年造
蒼鷹鳴黃桑麥秀發岐早秋禾遍郊原水田足香稻
吾將歸乎來高歌開旋局是歲九月余罷歸里

觀心

周孔扶名教佛老言生死統此一心耳人人紛其指
我嘗坐高齋兀兀念不起一燈照空龕寂然心欲死
心豈與死哉澄澄備萬理氣化日來除靈源有終始

曠大自精微先須去其累明月照長空寒夜天如水
癸丑春中見盟寄我杜子美像大名道孔心一

寄我杜詩鈔喜而有咏

既獲子美像又得杜詩鈔拜像想吾心讀詩締石交
憶昔天寶歲安史逆咆哮河潮堅城破谷鶴道肉崎
公起居諫職救琯謫草茅漂泊至西蜀漂流落山坳
體車厄縣瞯滯歸困龍蛟如何忠義性有死不可拋
惜哉不再用幕府老江郊

殷太師比干墓

尚受羌廉絡青痛過九土賢聖六七君感慨成今古
太師懷忠烈殺身對宗祖世運幾千年嶽義共廟廡
不聲周狙豆獨沐殷風雨我聞尼父筆龍門鎔奉替
倘聰諫輔言八百豈致倒空明七竅心不悟淫酬主
碧血化白虹鷹揚巳耀武馬首北華秋箕尾照洪滸
既仁亦且聖激引過何滸

悟莫疑

人生患不悟既悟莫猶疑好聲莫好色好色死之基
好酒莫好利好利禍之資作詩頗自適切忌在傷時

著書亦可樂無識莫強爲古來聞達士勞苦瘁四肢
策足據要津履險無坦夷所得僅毫末所失萬有奇
不見助劉道黃粱一夢凝華亭與上蔡失足更可悲
功名留竹帛如鳥過目而寄語有志人既悟不必疑

張貞女詩事在明季某相所因覽志而咏之

既仕而殉難此乃士之常既嫁而殉節此乃婦之常
偉哉張貞女竊義於毫芒一言繫終生死爲楊郎
何必車百兩何必繡千箱何必合巹爵何必共笄簪
矢志在同穴盟言不可忘聞訃痛欲絶對鏡洗紅粧

相從于地下形化骨猶香斷魂再勸慈爾何太匆忙
生亦可守節何必遽殞亡女言苟不死許我往介從
在則必決絕勿用徒憂傷婦與伊父謀共救性命圖
不如且從之爾與議從嫁女乃至泉側告天哭愴愴
哀感動路人天地爲激昂以手扶其柩遂合其兩藏
祖嫗乖違猶能死我亦殘女肯依我言我亦從姑嫜
姑媳及孫從私語其孫從自古豈有此種乃覺可映
女言我慈兄痛見歸其房入寢作羹養上堂有采
楊呼爲家婦嘆息此婦美君諸候數月難語幾乖張

祖嫗從容語大義亦允藏宜爾來上語憐感其翔翔
華鐙耀寶劍明珠綴兩偏流蘇垂錦繡交頸百年鴛鴦
車馬如流水兒女忽成行女言此何語人生亦有良
自年聯鳥共終歸於北邙幼當列女傳倣止如常自
耿耿鐵石心寸寸斷柔腸聞俗難可變誓不負義方
與客侍珍羞澌在淑水泉絕有以待兆兩各蒙偕倣
作傳者李子叙次頗詳余幼聞此事想之頂塊章
慈貴同宇志與香劵夫妻古之貞女多如此貫無當
士而若此者宦惟有首陽西山不復食古其頡頏

寄語貪鄙人彤管有芬芳

古風

農家有莫桑歸田始得知一犁耕初田五月織新絲
牆頭梨棗熟鳥雀莫令窺圃內蔬菜長灌溉不失期
秋成但得半並復愁飢餒所由官租急幸免叱鬧陲
晚黍況已茂新釀日可期入門喚婦子客至速爲炊

范子名德集字元生屋武安竹馬林中

漢有漁孝成隱於武安山采藥以自給鑿穴巉巖間
州郡辟不就日飲水潺潺存神養性命外物不能奸

茲事載史册高風邈難攀范子通大道陰陽自循環
稍棄名與利塌來共我閒夜深相對語青燈照心顏
祭祠與樵負共中有可刪何以相苟勉休于閣松關

七言古

踏青行

野外尋春春未去踏青偏向桃花處一株兩株發村
邊梨花杏花花相映便令童子呼濁醪仰天大笑且
跨蹈追憶當年掌絲綸百年機務勞思慮一從予告
在田間觸熱衝寒皆不預世無偏黨向日心自有羲
和執日御漢家天下已太平才非留侯奚借箸寞然
一醉玉山頹雲橫谷口青溪暮

白子行送友人白方主同州幕作也

白子白子將西征一劍翩翩何飄零翩翩記室豈所
願暫曳珠履說公卿憶昔文場曾酣戰筆光直射大
香殿上司頭腦大冬烘過眼誰知五色變邇來許志
在柴桑尚歌獨怡燮臘光就余郭架檢緗緗酩酊一
枕到羲皇區區槐城大如斗余心卻已復何有短衣
匹馬去蕭然秋原落葉幾回首嗟乎哉古人豪貴成
丘隴今人逐市錢冶何足憑權門蹐嚼不下士誰是
原嘗與春陵西去同州隣華嶽雙手好將白雲提大
呼希夷陳先生共磬片片待余蹤

汪生從過訪惠六安茶

十年探讓緗側陣射策彤廷獨步號河陽一縣
花五斗忽念折腰誤使歸翩翩欲二豪一官
鴻毛棄擲東去廬江側舟浮泊舒打鼎登邇來莊志
忍功落灑興衙衣別猿鶴一劍孤懸走柏人叩門做
何開寂寞寄我新茗汲水煮乳花浮面嗅滿英高譚
四座珠璣錯若炎金消淚還生昔不見古人縱橫有
者在鬍虎鬍鼠多變改明朝馬首向燕臺人人古公才
大如海

題平子達母馮氏節孝

黃鵠飛鳴夜未央燕山越水道路長瘦削作治淨且
良以德化民比仇香清風兩袖惟容囊三女一子放
他鄉夢魂飄渺夜幽涼淚流灑血染衣裳數卷遺編
遺孤兒成立不復倘春日零露秋嚴霜姑試不
第歸路竹杖和哭下荊山陽六走長安乞許章插門
叟俯上華守自咏新什聲琅琅葉裨風雅滿緗緗如
金石分如琳瑯我續列女闡幽光得此配之祀瓊廁
賢母孝子家世昌

祝撫院金公壽詩 辛亥十月初七日

山麓巉水洋洋產生偉人氣昂藏少年腹笥飽縹緗司馬家風比琳瑯芰荷爲衣芙蓉裳二十早登五尺堂尚書粉署舌含香清通開夢不尋常三銓鑑叉度北洋盡收騏驥與飛黃海上風帆颶起狂樓船府下旌旗揚

天子旰食念水鄉特簡精忠招陸梁知公大才濟川航簡勅宣揚德意長撫綏東海盡遐荒約束循覆如驅羊當宁奏對現頏群彝公懋績在風檣銀臺晉秩鉞封疆憲臺正色勁積衷遂開大府位恒陽農桑惟官惠澤飈飛扁萬民皆服昌水衢沙壓田荐荒坑亂淪列爲除將時際亢陽作災殃視民如傷痛中腸齋禱請賑不遑忘桑麻千里無流亡清操不染食貧勞謙君子德循牆百城凜凜若懷霜十郡從事軋一行十月小春鴈南翔鈴閣高處金根瑠公方振衣千仞岡青鳥來傳鼓銀簧瑤池錄衣雙鳳凰我公額生有寶光不須龍宮竊禁方直心已入選佛場敢公壽來九霞觴

訪故人不遇留題

憶昔數年之前曾此遊高歌痛飲恣傾倒倜儻不羈若誰與子之意氣如雲凌緒只幾度寄我空中書藏符篆字此孫昔長安市上再相逢握手爲歡抒懷抱造化困我久支離伏梳驚詫春光老起來策杖任聽之兀兀欲投東華道門對高城蔭樾幽雨望青山黛色早一丘一壑饒奇姿竹樹交翳橫荇藻剝啄柴門一徑開稚子迎笑薦梨棗倒床黑甜午夢酣栩栩眞覺華胥好胸中有許空惆悵滿淋漓已吮毫寄語司閽他日來場石莫惜爲我掃

七歌 甲午年作

嗟余弱冠未知名跋涉千載走荒城途窮友遭俗眼白披裘帶索空寄子上書朝見天子夜中前往承明金盤爲食何足羨通經猶有餘榮嗚呼一歌兮歌初放眼光直出牛背上

二

生年忽已三十九我父見背在己丑寒露滿窗春滿山相望松楸如夾首遙青滿眼不能黃直千欲懸班

馬後先子著有勇書未竟平野堂前十畝閒松竹當年手自培
嗚呼二歌兮歌思哀悲風颯颯從天來平野堂在宅中

三

母之祖考出於張有明正人官監方撫我甥我多學
善歡歲會甘荏稚教兒讀書婦紡績請燈不知寒
夜長兩兒今已衣朱紱頁米何由上高堂嗚呼三歌
兮歌聲咽蟲聲蕭蕭愁如結正人張撫方據趙忠毅公文集孫北海繼稱人物志

四

有兄有兄大江西兄晴作令建昌折腰作吏亦何為彭蠡波
翻蛟龍怒匡廬峯崔連九疑白鹿春宵古樹府册
何處陶陶音雙魚欲寄無黃犬三年不見空相思嗚
呼四歌兮衛大鳴中夜彷徨不可寐

五

有妹有妹嫁陶中年舜英忽偕燭光風轉蕙
謝兮一朝不復朝雨夕何為不相待使余悲泣音
嘆嗟九原地下倘知否淚血漣漣泣霜雪嗚呼五歌
兮歌未歇劬其思之俱勿忽妹以哭夠卒

六

有姊有姊志獨立良人蚤沒獨撫孤生兒命苦無父
即一經誨兩子自執夜半時聞黃鵠歌共姜守義幼
所習三冬紡績供舅姑寒颸飛雪空房急嗚呼六歌
兮長太息白日凄凄慘無色

七

有弟有弟志不下傲儻推奇抵大賢俗不救安于
喻高文落紙多魚雅十年困頓未遂時為驅千本砥
空打高秋爽氣合奮飛一朝風盆傾濟時嗚呼七歌
兮歌欲停念爾高齋對今霄

桃源行有序

昔留有高士陶淵明身歷三代嘆其身遭劉
宋禪代之際其志久已知也故作桃花源
記綴之詩以自明其古處其文云此中人語
云不足為外人道也嗚呼非此中人定逼乎
又云劉子驥親往未果後遂無問津者嗚呼
非其人豈可問乎乃唐人如王摩詰劉夢得
韓退之皆有以桃源為神仙而東坡亦不能
辨以為漁人所見乃避秦者之子孫是皆無
其實說也余嘗熟讀陶集偶有所見擬作
數句聊以寄意庶幾窺於作者之意云爾

淵明自謂羲皇人作為詩記擬避秦秦人宋人一而
已旂力稼穡不足謝柴桑自有桃源渡洞口雲深落

英聚鷄犬尚有古音聲衣裳不作新制度此中避世
可千年春花秋月自娟娟峽中不知人何事世人道
從惟青山山色溪光終不改武陵白雲自相待却笑
時人欲問津避秦之宅竟安在

雲龍吟 思猶龍學士作也

昔有退之與東野欲爲雲龍相追逐折其不下之賜
吾友又見猶龍氏射臍無猶其此字柰何落羽復分
飛鷲心宙南之河白西出井陘衡北城早道汾水
悠悠無盡期黃河東下速滄海安得與子俱翱翔鹿

上蔽史遷何文之浩浩不然安能傷人使我鬢髮皓
白如雪而將老

賦得夏雲多奇峰

五月六月雨晴作奇雲驟聚紛錯落倏見奇峽起日
流旋徊回風相激轉亭亭 竹時太空湛無元氣通
家廓森森岩岫列千層明霞若瀰瀰月殿人台瞻若
何足多五岳與嵩起雲政世人見雲不見峰焉知峰
即爲雲雲峰雲變化無窮非造物神力誰與爲隱作
皆懷何乎心奇觀有幾迎竹轉妍妹木卑翁度行評

能文策乞飛鶴以寄感嘆望雲峰醉眼常存古丘壑

秋夜行

寒風一夜悲聲房鵲木雨脉覡秋匍白雲在天憋不
流梧桐半死芙蓉折盡空堂安寢青絲竟常六幺相
關之美人二八嬌如花日成心同哀別離悵別離分
何不何我今作歌爲悲歌

寫月初夏觀祭了廓有見而有所思明錯所寫
大羅殿前三十里花夢行之後向何光節符節奔書淚
可吹頭秋羊若陷耳井中草木不榮上日夜書淚

水浪何何驚人飛陽勞倚旭色目若蝶鼓所目過我
詩一賦現卷先衣巳風颯翁發得手然後讀賞之爽
氣凌高定點檢牛平發深省明道能望朋儀古風
直道元道州浪游欲明淵明迎春來爲我實癖吹春
圖各花開明淡君獨其有詩才當貴於君何有哉

邯鄲少年行 邯鄲少年人詩

邯鄲少年良家子有裘肥馬千千里守來側宿突
陣人戰淩河侍不死時移事異何紛紛易水燕山大
纛屯貨米何曾迷子自有策不得獻吾君君不見今

日交情海五侯七貴自相索以兹抱犢西山遊欲將
佃人人藥米夢回明月寒猶夜獨憶射雉二十頭柴頭
末年遂迷與左良玉戰朱仙鎮大潰兵圍人凌澗

申子厄盟水年人學道工詩余之好友也別後或數年而一遇或一年而一遇遇則必相傾倒今歲春抄至都談深清自醉後竟不自知踏月而去端陽後復欲歸里余既久官倦遊思還則望申子結廬於洛水之側以俯仰一儀錯綜人物發齊漢而出宇宙勿使禽尚笑人於千載之上耳於其行也作此贈之

數年不見心若失一年不見心轉迷春消夏長子來思夜飲香醪醉不知不頭奴了歌吳曲百囀流鶯耳手凝子才超躍如駿裘不上春宮愛紅夢依人羞登上祭稜訪友常理山陰棹好奇兄弟似參參閉戶讀書千百函辯至涂登長嘯起見指亮人謂子癸余也仕宦風塵久潦倒天涯將白首今世知我有嗣二又有伯巖稱黃蓍與子落落成二人不分卿爾及獻酬興酣捉筆驚鬼神愁來白眼抛敝帚學宗滄溟興俗狹流同行滌並培塿了今歸去洛水東京綠丹砂慕鵠漠扶持九仞凝虛空三十六帝外臣同臨別何必灑淚紅待余再鞋而稅石激流彈琴而咏九十之風

寄湖濱如諸君子 丙午九月歸里作

衣一箱書一駝行李兩度桑乾河桑乾之水水揚波潔我大夫十一人歲暮共為離闊門離闊門一河迄執手明修歸臭題十里長賢千載明月君魏宦見貞御感君情念君所鶴然張席難可倚余門好友屈難

負門璽駒與進前日春西風發何首古來賢達皆相知一一箱月尚得不朽

山殿大學士兼家宰金老先生家藏宋廣宋徽宗的筆也閣中命余題之余自愧弁鄙鄉篇七言古風以咏并請教正

叔應少年矣鵰其勁翮森竦鋒欲起入雲此是海東青能過一一千里 千里外垛橫木虛人巧計羽翮無一朝伏人長楊宮日食大官庖下肉牽籠金鏁進歌生爪如銀鉤足枯荊尾驚臆潤目常側雄心慘

滂若經營伏盡秋高高飛發擊掣雷電動雲腸攫師
相將始出龍礪砌下鞲色若虺卑枯木落狐兔驕凌
雪一縱搏飄旋須臾洒血滿平地爛熳照夜鏡晹鐵
功成歸來無乜羽恥與燕雀同儔伍盡學猶今凡馬
從丹青仍賜六宮府君不見先臣之精爲風凡在德
俱侍羽乘上千年一見燠文命隱見自古此理宜周
之高又稱飛揚關天散宜其爽同翔翔

聽彭丁七報

長安擾擾人如蟻誰識摩埃有役笑洒廿如醉爲君

似月熱風牛悲歌起悲莫悲分人壽之不可期分莫
繁分吾心之可自吾談詩説劍縱飄飄而蕩人生魂飄
渺渺羅裹着册一葉上拜清北何由前明江水六朝
哀樂尚淒迷突鵝飛盡宮牆圮歌舞繁華何足多可
惜古今有人今已死今已死抹累累花鈿錢翠烟愛
人輕裘駿馬騎闊里有錢自入蘭客門誰背長衣
寒士貫擬歸稗梁苑田地空見釗刪陽消磨歲休從
亦於遊日宮黄閣蘇淹消減人皆忽欲排個成功者
退天之理策蹇秋風大陸溷洗花無若行者于

讀書嘆

古之人得將則賢不得其時則甘是累而行況已宦遊
三十載浩登金闕與公卿以兹排定爲魏闕鬱然學
竹束殘生不羨人間爵祿費不羨凌煙閣上名朝經
一溢米夜發一燈青齡十卷千餘字聡猶恐消耗得失紛
縱横讀之三嘆誠有極則倚仰來今死生文章繆繆
何許嗚不如棄去學躬耕一犁春雨晚來歸臨□川
前日中不下六角其牛敝愛則落日西風狼籍撑但見
曠野與荒城嗚呼夫婦共妻孥有飧不甚夢魂驚

秋歌行

風鳴婦女唱秋歌年年此月渡黄河北風飛雪沙撲
面婆娑腰鼓自婆娑衣衫碧援偏在首自言出門日
已久前年曾別無兩留今歲翻決河日變母牛我
亦嬌姿藏在深閨中含羞成合歡鴛鴦伎嫁與郷
淌年少兒少年輕薄賭博日日將家舍千藁粧奩
與盡對黄牛公姑頭童齒已落我唱秋歌度歲年完
了官租還種田向來北往如飛鳥如此蹤跡究可憐

和氏璧行

爲瘞吳蔡甫石作也荊石與余家小阮厚交
爲奴服有才不售于時以病死年僅二十九
耳其友王子服熊湖人哭之慟且徵詩以誌
不朽余念荊石且高子服之義作此令子服
焚之以告荊石云
淚中可泣下也

荊山有玉無人識埋在深巖古澗側元氣內蘊貞質藏落落頑石同一色山中流水自潺湲漠漠平林織寒煙遊人樵牧不敢傾夜夜孤光上燭天卞和亦是楚國人家傍荊山來往頻傍晴閃閃如掣電子剪棘芟披荒榛始爲駭愕再喚息此物良爲天廟珍抱璞自詣郢中獻則足屢遭讒妬嗔返向荊山三日泣泜

昂天地撼鬼神感召君王剖石璞一朝瑰玖出輪囷自此和璧傳海內連城聲價重巍巍我子荊石眞奇俊灝若鯤鵬乘海運南溟三千水若雲扶搖九萬風斯迅才高能賦鸚鵡文弱冠已作能詩論自矜千步上青雲自誇走馬曲江濱漁獵文場不得意簷條抱膝對秋燈一朝一嘆青青是白玉樓成長吉死鐵網不見珊瑚碎合浦珠移鮫人徙豫章木秀林先摧蘭蕙香生霜偏摧哀哀孤猿斷猿腸黃鳥亂飛鳴九止燕湖有王子意氣凌蒼昊風昔定石交窮塡草笠好

爲位哭之湧湧泥漿擁北走崎嶇道寒颸破帽衝門泥陷鞍炙絮踏霜草馬牛踏破何足云徵衣床上瘦憐拋我思荊石若在扣獻且不售當時不作愈僊作才鬼世人肉眼何奈何是偶有能作哥容有友王子良足多嗚呼有友王子良足多

上谷滄巖山隱於河川年八十六矣寒至鄙陋

余作侃侃行以箴之

生平緇衣走侃侃偏要剛達其任何曾道義如墻[illegible]

太[illegible]孤[illegible]遊[illegible]水[illegible]往來往有何[illegible]念此片赤心人赤心相與門中較易亦白[illegible]移[illegible]入林[illegible]數[illegible]波盡耕田[illegible]夕陽乎[illegible]已成[illegible]發[illegible]不必教[illegible]有[illegible]合[illegible]如今年已滿八十[illegible]飲[illegible]由中自製[illegible]與[illegible]上還[illegible]多[illegible]此[illegible]與實不敢[illegible]我今[illegible]他年[illegible]此一時獨由[illegible]氣滿風蹤跡奇

咏杜

老杜才名高萬丈詩云刪後更無詩此豈人力之所為山川風雨發其姿玲瓏刋盡琅璟秘鐵冥逈出奇聰詞文章自不關花鳥性命深究乃出之亦知不解造物忌原非富貴飲啄貧但快紅言象三尺安問合名垂來茲

過楊忠愍祠

我行八月黄山道白溝河邊秋欲老堤下沙都雲不飛易水西來波浩浩道傍舊有椒山祠忠魂直上逼

蒼旻拜瞻公像起徘徊泣涕再讀擊奸草奸人殺公公不死藏血化碧不可爆灼灼星列見公精千年歲肘陳蘭藻世蕃之屬獨何為空甚脈鼠多顛倒

秉濟堂詩集卷之十九目錄

七言律

閱君師事 二首
九日集使閣 二首
戊子典試山西獲鹿道中過淮陰侯祠 四首
井陘兩將白面將軍祠而嘆之
送文人南歸
送帝良合罷歸
金魚池上

榆庄
霜中發歲云暮耳目所觸撫弄凄切音容之遺縈形夢寐遂成不覺其哀 首
憶梁郢姓村居 四首
送劉洪疇任御歸非
過祈樂觀伏義堂濟見池
過完與拜楊椒山泉
孫平侯柴東苑邀飲別館圓丘鬱鬱雨中尚家岡澤僅二里有江湖萬千之象

苦雨自省垣歸邸
過傅掌雷大史旣閣
送李光宸給諫終養
柬友人
雪後懷環極魏都諫
寄商盥如官蜀闈中
送舜若弟歸里二首
送張東山年兄參藩江寧
送申鳧盟歸下平
春日憶山中園林寄諸弟
燕九節同猶龍諸友遊白雲觀五首
送喬文衣歸里
送王康侯歸褒陶時考中翰失意
送宮紫玄歸廣陵二首
淇瞻劉年丈邀集徐園同猶龍大史青嶠給諫
即賦二首
咏螢二首
送楊猶龍年丈赴晉臬

送友人自青玉歸
丙申清明日同自方王蔡若雅兒劉游臞氏閣
亭遂至萬泉寺
追送田簃淵
讀呂新吾先生遺稿寄減之介年丈
送高念東尚書歸里
贈殷伯巖
寄梁昭性
贈彭士報
冬日飲半齋即賦二首
送趙友沂中翰
送許傅巖請告歸里
談及孫北海者甚
嘅世不
寄吳梅村中允
喜田簃淵至都
贈孫北海少宰
庭前柑子花開步田簃淵韻

紫塲中貿地搆堂曰如野作亭曰片雲每於公
退晚凉觴詠其間
送王成公歸江寧
懷太倉張無近亨拜
戊申九月邀曹峨嵋遊祖園並筏
寄桃源令舍弟裔祠
玉簪花皓潔色如凝脂花品之嘉者嘗植于階
地日炙之則萎黃矣辛亥夏余居郡城酷暑
爲虐僅餘喘息六月驟見墻下玉簪有葉翹

然其花將吐余於是感秋氣之將至煩暑之
欲退也況由斯以往七夕穿針中秋對月賜
瞭曆而南征菊紛披而錯采甘果競進清酌
徐來其樂豈有極哉是知花之與時有消息
之義故爲賦之
贈平子達南遊
慰李灌叟青衿被黜
和霍龍淮遊娘子關水簾洞
送彭士報歸德並懷宋牧仲

庚申春日客有詢余以近有何樂者輒言一二三
知己米珠薪桂感而咏之四首
偶賀伯玉移居石窩舖有感
贈崇城縣叔州父母
除歲
秋日雨中吟十二首選六首
贈府和沈顧仙父母

七言律
奉贈孫北海先生
送張螺浮掌科請告歸里
張螺浮都諫夢中有十年猶作老黃門之句諸
公奉和因次元韻 二首
和大宗伯龔芝麓元韻
別同門石仲生年兄
和高陽李坦園相國
和寶坻杜純一相國

和紀伯紫
咏錢礎日十峯草堂
贈平子逵爲舟所詩
送龔彥吉旋武進
別少司農嚴絜菴
奉和錢和趙掌科
讀宋荔裳李方巖楚遊草即贈
夏日同李方巖張元裕過關橋尚書里遂至有
屏臘說

過梁武了娴樓書
觀靜樓者觀林李親家年臺閣中新築之樓也
先既作序種蓮蔭以垂柳余名之曰蓮蔭茲
寄觀靜樓記文以示雖未得登眺而山川勝
槩觀林胸次浩浩已見之矣 二首
九月朔日坐玉樹軒觀雨
秋日開應閣下自前村移竹栽槩雲亭左右
讀五代史
讀陸務觀劍南稾八十五卷終

子侄勳等壬子新春入澀景園開戶喜咏
思友
寄魏環極先祿
哭亡弟對若四首 壬子十月
壬子初冬偶作思傷方伯也 二首
癸丑初春奉和大名道心一孔公祖年臺八居詩
一時作者林立魏子惟度爲之首倡惟度名寃
閩人也
山居

巖居
樓居
茅居
鄽居
船居
水居
村居
甲寅初秋有感
甲寅秋九月同劬兒遊城東北隅捉月書院有

感作二律紀之二首
九月廿一日夜雨書作
和張元裕南湖泛舟答門元韻
再贈李子遠
乙卯中秋京師出兵赴荆州將傳以蔣波江進
取也廿一至廿三連日夜雨二首
後秋興八首選六首
過井陘
登小觀

笑草玄
祀信陵
悲常山
奇毛遂
乙卯九月有懷泥河張元裕詩翁
賀伯仲詔徙中行
燕臺秋興八首選四首
將赴魏村由秀宿亂友翁首一
與問源九日約觀菊阻雨不果

千秋臺
野雞鋪
真定府
欒城驛舍
九日登城南崔府君廟
述懷八首選四首
和梁鼓五太史聞印見懷
李賡公內翰見顧述懷不增
贈友與孫廷瑮蔡馬

服闋赴都至中州 自此以下壬辰年作

春日過盧溝橋

送蘇文占同年會試不第回閩

又挽二如孫中丞

入直遇雪

秋夜

和楊猶龍作

奉贈青壻成陶怡

和沈黃石太史

安丘箭同猶龍文衣觀仲揆遊白雲觀

哭兗山梁村程硎舟邸

和亦菴余年兄夜酌論詩作

清明日同諸年友送葬彰義門外過天寧寺觀

塔因憶先塋有感

小亭新成猶龍晚過納涼即和前韻

寄竟甫兒防河彭城

送田翡淵歸雲門

餽龔芝麓冰酒和韻

送薛行塢請告歸省

贈仲芳錢年文

劉元昭邀看海棠於慈仁寺

送衛部孫請告歸里

送楊悔菴之江南

送黃于石之嶧縣

太行曉翠

光武遺蹤

送徐元文

送秦留仙檢討被放歸無錫

與勝寺花園內有高樓二層

高梁橋在西直門外橋西有王墓

彭城放鶴亭

家兄竟用架草亭於防河公署榜曰望鶴其盍縱

放鶴而後有此亭也

送王于麓之咸陽

懷猶龍楊方伯時在四川

和龔芝麓韻

奉送朱蒿菴都諫謫閩
大行皇帝哀詩 八首
題楊椒山爲龔栴軒書梅卷
贈谷席之歸里
薊州懷古 二首
喜吳修齡自崑山至
輓四川方伯楊翁龍 十二首
坦園李老年兄招飲西軒少伊衛閩石先生有
咏次韻奉和
和李君涯親家
送葉君初之任貴州司理
咏雲峯高公闕門殉節
丙午八月請告歸里紹卿先生送我於國門之
外若車馬數百日暮乃得南行 一
寄俊送諸公
懷闕
至眞定
至里

奉送胥菴劉年兄祭告泰嶽東海
送簡文選督學江南
送俞荊石赴榆林
贈費之抱甕爾
贈臨城喬百一
丙辰仲秋輓潮陽太守屈榆叔不受僞職殉故
潮州
夜飲北玉齋兼寄田髯淵
和梁敷五戊午除夕
又和巳未元夜
送堵乾三歸無錫
僕人毛棟壬子春南遊武當山
坐忘
壽通許令弟倫淑
奉和孔心一公祖咏宋子飛只可山房 四首
奉和龐雪崖詞林即韻
楊子元授中書舍人
奉輓荊石蔡年任侄宅岑

驍馮子韶
奉輓閣𥁞覲公兆老世兄壽節和少司農環溪
魏年翁原韻
贈張元裕
丁巳正月廿五日馮公邀遊飲於友竹齋
丁巳九月登馬鞍山是日有家兄竟甫兒勤同
友人李聖之往見先
丁巳十月輓申鳬盟 二首
元昭劉太史契闊久矣每承拈念縞帶紵衣之

雅情同僑札兒勤過江拜之床下適館授粲
戀戀無已愧乏瓊報書懷以寄
和張元裕
辛酉初春偶思關中之樂遂成八律 選三首
贈晉州郭父母

兼濟堂詩集選卷之十九

柏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五言律

閒居即事

爲圃依垛烟若鬱赤草山霞帶秋光淨雲收野鶴還
移花遮曲逕溉水上松關酒史茶經外吾生聊復閒

其二

小築餘年此生聊可寄幽窗映赤霞芳沼雜青芰
率爾壺觴開澹然丘壑致余非灌園人不廢於陵意

九日集樓閣

萬古重陽日人生向此過愁催雙鬢短書入一囊多
遙岫崇高雉平橋綴晚荷菊觴聊取適莫醉顏酡

其三

移榻登小閣雲物曉來清烟外霜砧落霜前白鴈橫
寒山吞落日流水匝孤城登眺悲今古長吟賴友生

戊子典試山西獲鹿道中過淮陰侯祠

望望行將夕孤城起暮煙沙深迷僕馬野潤響孤蟬
鬼哭猶伏劍雲崩背水川明朝九陌路叱馭莫遲邅

其二

大漢承天運傳說命世才上門赤幟出河朔陣雲開

相背豈君意皎王是禍胎未央鐘失所寶應有餘哀

其三

咄咄蒯通計豈知烈士行秘謀若雞犬武略失其平

漢世無茅土中原致戰爭升聞遺像廟古廟荒荒城

其四

舍人書不載告變事無聞亦族酬龍準偏冊媿于皮

奇兵合趙魏古屋流熊羆嗚雄誠多許容合溫母悲

井陘西嶺日而將軍祠有嘆之

漢軍輕轉戰天數豈能爭身死井陘日人傳白面名

亂山址落日古木宿寒鴉可恨左車子歸[illegible]向鬼生

趙將也與韓信戰死土人祀之失其名

送友人南歸

山色猶如昔逢人欲何見舊繇于沒洛陽下千燕

潞河秋雲沒荒荒白日很亂峯藏古驛征馬正嘶斷

送馬良合龍歸

懷君非以緣歸去豈成猶楚水春烟暖吳山翠色稠

歇時登山始採藥問丹丘好息垂天翼扶搖萬里游

金魚池上

驕日遊芳沼凭欄嘅有臺錦鱗沖小艇幽鳥映疎槐

山遶雲常沒堤平水自廻更將空灑淚對酒欲停杯

榆莊

迷隊堂谷願幸胸中事旅夜寒蜂篆客地僻鳥棲花

落日山粧靚孤村楊縷斜欲知有野客白酒向鄰賒

每形夢寐枕上率成不覺其哀

霜露變歲云暮耳目所觸無非淒切音容之遺

猶宦叟身把升洗未敢舉已日遠宦客終愧隱江濱

紙上逢青眼夢中留白雲高寒衾夜先覺曉鐘聞

其二

忭忭悲雙失淒涼獨此身飄風拂衣袂冷月照松筠

尚媿畢魚死徒傷孫輩心嗟哉來化者松柏自為鄰

懷梁昭姓村居

下帷非好隱萬卷辦奇書夢草能爭筆然藜自照廬

滹水披虹飲秋風白鳥疎佇挑渤殽者幽興欲同居

其二

月有桃源意溪流日可尋山開懷葛地人尚□□心
秋晚收黍稻蔬質供饔飧容閒無一事明月伴孤斟

其三

習靜從移野高人蹤跡深收雲歸草合照色□高林
開齋集禽鵲庭閒鳥自吟撫琴思一曲遺興聽松陰

其四

曠野能敵道況逢琴瑟秋山雲不作雨澗水亦生愁
奇字窮□易高懷蹈九州花間無日課愛迴而相鄰

送劉洪瞻侍御歸丼

契闊情何限卿哀腸斷時問君風木感切我蓼莪思
望望河梁迥行行白馬嘶永懷他日夢應在坏山西

過新樂觀伏羲臺洛見池

萬古黃元氣獨鍾至聖身龍圖開道奧鳥跡佑斯人
野色空濛綠荒臺晚樹春遺經有卦象俯仰□□綸

過定興拜楊椒山墓

何世無龍比哀君王佞姿孤忠留易水碧血灑荒祠
正氣無今古招魂有歲時自□□□燕□野風吹

孫平侯柴東巡邀飲別館園□鬱鬱雨中鳥家

問鐸僅二里有江湖萬千之象

滿眼來風雨空塘欲醉漏苹翠叙□白紅遠障飛樓
寶色合賦晚滿古方丈幽□思淮北日天際掛歸帆

昔雨自省城歸邸

彼岸不可問積雨漫長空萬籟淨□杳層城□液通
水衣綠□上野鷺起庭中□□歸來晚愛憐賦□蟲

題伊莘齋太史甑園

自有滄洲意瀟然□清泉花能醉客坐樹不妨鶯
著述浴風雨交遊念死生澗聲君不惜一聽一回醒

送李光庭翰林歸養

君今高堂夫自雲歸路長尾橋没野水花蟬度春光
高環桐陰叙皂囊趨□慕客城居最近甚迹莫相忘

見劉花微
皆在上谷

寄友人

大地纔□溺□河景物移再□留石友檢□寫新詩
道因□流遺日月□轉□中原高□□□覺是昔師

午後懷環極魏爾□

世事無情見人情陵谷□背山久□發自笑猶如君

縣皆分朝旭青灰共夜分瀾橋何處是高臥惜離尊

寄高滋如官蜀閩中令

來往三巴路王程計幾千干戈依戰壘游泪見人烟
白日鳥鳥聚高原豺虎眠家書三月少秋月正孤懸

送舜若弟歸里

海俗恥高隱歸與其若何寒雲起冰鹿秋色滿汀沱
執手暮中淚離觴衍後歌桑駒方努力中歲易蹉跎

其二

梁鴻久越日季子遊燕時爲客誰青眼還家是白眉

分金何足語樹德莫如滋尚媿姜家被搖搖念故離

送張東山令兄叅落江寧

雪夜驚分手離筵一放歌吳江楓色冷晉邑暮雲多
詩苍應常寄松風夢自過六朝餘勝地花跳當風波

送中兒留歸于平

結茅滄水上饋骨自珊瑚縱被燈還甫憶歌避伯鸞
詩名燕市噪樽酒夜燈寒白雪容山客何人歌狷蘭

春日憶山中留村舍諸弟

雪霽長安道風吹遊子顏高齋春不晚獨坐夢常閑

古樹家寒鳥白雲鎖故山同胞應念我何處下松關

燕九偕同鄉龍諸友遊白雲觀

寂寂白雲觀人傳太極宮古碑餘舊蹟仙道是崆峒
黃庭成今古一十有異同狂歌吾輩在懸簡問天公

其二

清齋思無已登高覽廢墟徘徊今日事慷慨古人情
寺狹嬰巢迥雲留片石明還丹如可就籲尚願同行

其三

稍發春陽好逶迤傍水隈隔鴛飛易過趺坐野雲開

諸岫紛相接仙人去不來欲尋貞樂事莫遣鬢毛催

其四

寂心求解脫一徑入雲棲雪霽冬猶晚大高塚難懸
仙池一井現金液幾人傳惆悵白雲事聯鏢日暮還

其五

偶因尋申抱先生不可留扶笻沒荊棘脫屐上仕伏
瑤草虛中蒨元珠象外求只今遊吊處惟有曉山稠

送翁文衣歸里

皮綰思歸日官卑志不違何時寄鴻影新東燭惜花飛

春從燕山月下歸汎上故者畫滿石室何玉正知非

送上庶侯歸趙陶時為中翰失意

同學蚤擅要君成汗漫遊思力轉移舊存自重驊騮
春草斜陽路荒原野渡開潞夫遺論在仰止足藏修

送宮紫玄歸廣陵

秋盡寒山出旅人不可留劍光衝暮雨衣氣合征裘
菊花黃金貴淮南桂樹幽送君從此始濯足大江流

其二

出處關千古君歸意若何酒徒燕市散海色廣陵多

世事憐芻狗吾生愛薜蘿草堂春雨足時樂在天和

洪聽別年丈邀集徐閣同鄭龍太史青崗給諫

四賦

幽處尋山勝開筵對晚霞鶯湖集網碧林莊灘翠飛陵
堞雉悲今古笙歌沸草花談心經不倦愁聽暮吹笳

其二

縱下發時沒何妨醉碧岑孤檣侵島道危杪迎高音
晚水斜陽照高城岸柳陰忽驚雙鼓急燒燭共長吟

跡燈之 記口鬚處騎何明有君子之道故游中及

燐燿來只後因風掛夕舞自憐身渺渺敢羨鳥飛飛
向月光偏吝依花氣更微秋來雷雨急何處掩清輝

其二

入宇復依樹凌空不礙簾偏宜秋夜靜最愛晚風炎
尚干疑星隊參差貫露深孤光廿一燭不敢効幽潛

送楊猶龍年丈赴召泉

十載稱貞友朝為門相瞷無言可用贈有淚欲同揮
出處既如此文章尊逢徵芳名各自保燕共芰荷衣

送友人自山玉歸

故園一片月相照共千里儉歲無憂色山田惟力耕
床頭留濁釀世事若名茶亦明年大關在春草生

丙申清明日同自方王蔡著彝兒莿游祖氏園

亭遂至鵲泉寺 祖氏有鴨軍人今之爲國石安門外

花眼宜春放南郊任馬蹄名花發石岸新水漲前溪
虛閣清風入危樓古樹齊尋源如策杖獨欲過橋西

追送田綸淵

數日勞秋掌悵然君遠行飛蛇燃晚稼積雨暗秋城
前路迴山蔽孤舟與月行華屋有醴酒誰與聽啼鶯

讀呂新吾先生遺像寄鐵之弇丈 新吾著申□晉胡進士戶部

令公司寇所著甚富有呻吟語等書呂自涉自泉之伯仲

大道亡千久茫茫誰與寄哲人起往代遺像肅秋陰
自日光明氣名山風雨心兄隨蘭譜後錄呂洵道音

送高念東給告歸里

翛然無世慮秋雨茂陵人偶爾辭簪服何妨衆裏親
青山新曳杖新月漫垂綸甚有丹丘侶應同隱者鄰

贈殷伯巖

伯巖鷄澤人曾為明學合東宮□與楊伯龍友又與吾浙江□□命之時送□名山

繇高戊戌獲全都郎延余賦此送贈之

不作淮南令歸來事耕桑名山多杖履朋合有風騷
奕氣虹霓動滿江河淡高下鄰已有顏然共隱逸高

寄梁照料

爾汝當年如了人今情偕殷高齋留傳學介翊寄待朱
朔照何時看清心得無閒平生無趣氣懷悵惜離群

贈彭仁報

博雅翔小子追隨已廿年賦成梁苑雪丹錄□□田
酷愛猶龍氏更縣 眠志形與老友不受世人憐

冬日飲半齋郎賦

斗室春生暖雪餘晴色多商談消塊壘美酒憶滂沱
調僕添新味臨池仔細磁巖城猶未去乘月到烟蘿

其二

言念難其笑君思不可違故人相對飲明月照烏飛
雪色歸行裏梅花發待暗明年更有約火樹燦春衣

送逸趙友沂中翰

鐵學真多事蹉跎媿下由名文華日月孝節動鄉閭
湘水孤帆潤廣陵芳業開速城知國寶人雅待君還

送蔣伯筱請告歸里

直節中朝著兵機閫外聞息心甘入道掛席已離群
詩老浣花詠才高月旦分自泉多門逸恨古共慇懃

談及孫北海諸君

鄉上家聲舊江干意氣存光真悲往事水火嘆生民
靜色乘三徑高吟動四鄰諸君有北海猶欲褰清塵

壇甲石在山□

親見前朝事征途又復然悃思供戰骨掛甲向山尖
流水今猶古白雲去不還上人一兩宿說大唐年

寄吳梅村宮允 附錄二首

三年別海上憶爾望金臺方兆軒星失山河庾信哀
桃花存舊譜梅影詠新懷再索雙珠樹欣觀吐鳳才

喜門姊壻至都

占斷烟霞處復來燕市遊絃歌空有待松菊已無愁
亭敞延庭月詩窮共敝裘相期千載秘不是為封侯

贈孫北海少宰

當代純心者如公有幾人蘭亭得秘蹟伊洛是功臣
花發吟晴日窓虛度晚春卻年能入室快見闢荊榛

庭前梧子花開步田鵠淵韻

滑艷依航至移來錦石傍白花紛自落野色動微凉
黃待東籬菊清分別院香晚霞人醉後猶憶故林觴

柴場中貸地構堂曰如野作亭曰片雲每於公

退晚涼嘯咏其間

避人成小築彷彿似山家仄徑偏宜石疎櫺不厭花
夜談得老友汲井煑新茶綠野他年事誰云此興賒

送王成公歸江寧

春日買新舫篇齋遙夜留雲山從此遠白鳥幾番愁
興舫聞佳話秦淮擬勝遊他年相憶處明月照滄洲

懷大谷張無近掌科

昔被曾聯袂直言天下聞醉歌燕市酒獨卧洞庭雲
教子修禮讓著書與埴風流知未歇數載惜離羣

戊申九日邀曹峨眉汎舟閣祖餞

徐懷延舊侶挈友上湖亭曲愛花開度山憐雨後青
開尊憐古堞聯騎踏深汀暫爾江帆去寧甘作客星

寄桃源令大舍弟爵論

近得桃源信舊洞水漸通官如垤蟻百里盡哀鴻

錦香四大意殷憂動聖躬好將循卓蹟娓矣古人功

玉簪花質潔色如凝脂花品之嘉者宜植于陰
地日炙之則萎黃矣辛亥夏余於都城購署
爲庭從徐喘息六月驕日墻下未幾有萎顇
然其花將吐余於是感秋氣之將至煩暑之
欲退也況由斯以往七夕穿針中秋對月鴻
嘹嚦而南征菊紛披而錯采甘果競進清酌
徐來其樂豈有極哉是知花之與時有消息
之義故為賦之

煩君擬將退幽花吐一莖不爭桃李色豈有綺羅情
濟濟迎秋氣娟娟對晚晴應知先杜菊芳馥藹檐楹

贈平子遠南遊

愛寂居深巷常勞留故人一看行李瘦半載見聞新
閩嶠[illegible]看劍何必嘆[illegible]

慰李灌嬰青衿被黜

一衿何足[illegible]分宜休媚[illegible]可飯牛
青山常[illegible]人[illegible]終同逝水流

林下多幽事秋遊[illegible]濃花開洞口老樹接溪[illegible]
溪思空中月猿啼雨後山丹丘應不遠來與好躋攀

送彭士服歸[illegible]

千里相憶無書意若何上窮[illegible]在谷[illegible]酒顏酡
別上悲歌舊梁園風雅多[illegible]件惜老友誰與酹烟蘿

庚申春日客行滿余以近有何樂者乘[illegible]三

知己米珠薪桂感而詠之 四首

為事都成假名牛為[illegible]其官情薄似紙詩興不無神
歲月催行旅雲山若待人青[illegible]李吽嗤者小草竟何因

其二

偶而三槐席今宜二仲延那知真樂地不在貴乘軒
詞賦償前業功名讓後賢庭前花燦發許我醉如顛

其三

世上風波險人情嘲笑難但存夢幻想應作鼠蟲觀
玉粒常須索金蚝豈借看雞聲連晝角未足擾漁竿

其四

濟濟亦冠會英英文字雄有山藏霧豹指日夢非熊
誰解越中橐安憐國士風登高憑弔處寂寞古今同

聞賀伯玉移居石窩舖有感

何處逃魑魅石窩可卜居盤心甘白水避世有蝸廬
一運山樵喜半床花氣虛幽棲吾素志欲共種園蔬

贈藁城雜薊州父母

瀛海沐恩波政成人物和滹滄移化雨嶽色潤鳴珂
經世廉名著君章藻思多陽回欣道長桃李滿菁莪

除歲

寒舜風猶緊柴門閉寂寥典衣供吏徼沽酒話清宵
除歲無假了迎新有栢椒詩人尋伴侶吾道未全消

秋日雨中吟十二首選六首

最愛雨中景淒淒惬友心增城高鳥下遠樹暮鐘深

老覺風欺齒愁因月照衿茫茫此世界登盡少知音

其二

寂寞無人問空齋別有天微風吹岸草細雨洒平阡

肺熱新停酒蔬成不用錢村童教識字好使檢書箋

其三

昔日談王霸今朝學圃農雞豚時自牧秋稼與人同

痛哭空懷古狂歌擬送窮夜來白露至已滿菊花叢

其四

空堦聞雨滴秋草日霏霏但惜故人少不知生事微

官貧餘鄭粟詩拙有林梅儉食供軍國何能發舊醅

其五

霖雨斷人行幾聞陽有聲長沙連歲戰東男一朝平

聖主恩寬大將軍氣縱橫兵戈如可洗努力事躬耕

其六

晚年就退靜閉戶自潛藏栽樹多成果移花已半塲

捲簾看蛺蝶撒網上漁梁更得延生訣龍宮檢異方

贈南和沈頤仙父母

仙令自中州休文風度優雪消麥隴足雲軼錦堂稠

冬日新添線陽和羣獻謳南山徵稲隊惠澤藹春流

七言律

奉贈孫北海先生

靈光歸峙幾人存古道長安獨閉門三代鼎彝辨蚪篆四朝史冊竪衡門身形似鶴無丹竈書法如鍾自成家此去故園春草是好依明月夢前軒

送張蝶浮掌科請告歸里

人物今稱姚宋倫濃花晴日起龍鱗宦情瀟灑浮雲在世事風波江水流詠草當留旅折檻新詩獨賦樓披襟伯牙臺上琴聲遠何處蒹葭一葉舟

張蝶浮都諫夢中有十年霜雪老黃門之句請

公奉和因次元韻

十年霜雪老黃門去國名高道益尊頷下批鱗身欲粉虞淵取日手無痕牛衣對泣孤臣淚宣室陳言漢帝恩華髮相逢驚歲晚歌風重續石壕村

其二

十年霜雪老黃門抗疏朝陽君父尊流水高山風自古青天碧海月無痕悲歌燕市留臣節擁傳荊江念主恩可惜扁舟今又去春花如舊照孤村

和大宗伯龔芝麓元韻

脂中討日指槐陽話舊情深感慨長共許文章能報國豈知鬢髮各成蒼人如北海尊常在歸向東籬菊未荒旅思應前居易隱瀟然那得衆中裝

別同門石仲生年兄

昔年曾共侍廬陵祖帳仙舟舊友朋豈謂暹駒花太息莫言驥賦自多能寒開高島翔千仞天外孤峯矗雋屑闇道故鄉春雨足菰蘆深處理漁燈

和高陽李坦園相國

無才寧敢玷崇班歲月驅馳指顧間緑綬五雲瞻紫極逍遙一杖到青山太平春酒人同醉楊柳野茅堂天賜閒自有夔龍思補袞著籍求舊可能還

和寶坻杜純一相國

服泉南度近恒山岳望形庭豹尾班自是相如多臥病非關自傳愛投閒當公論翊憂勞日愧我雲霞隸鄉閒此去杖藜尋藥餌何時咨微覲　天顏

和紀伯紫

歸山醉老太平春自與雲霞道氣親三代尚存惟我

筆百年獨步見斯人久居深巷絕華轂恥向侯門立
錦蔚高隱從來思濟世懸懸屬我作良臣

咏錢磯月十峯草堂

梁溪亦是先賢地萬古常留泰伯墳書屋深藏南嶽
氣茅亭時遶太湖雲百年皂帽狂歌慣三世青箱奇
字聞丘壑烟霞絕外事子孫相約共耕耘

贈平子遠爲母祈詩

簇簇春花滿帝京途窮誰復念書生一肩行李煙霞
色雙劍飄零薇水情京兆可能識寶爲夷門終是老

侯嬴燕巢華屋知何處欲向山田努力耕

送龔彥吉旋武進

星軺將發趨吾廬聞道歸歟待板輿華國才宜游上
苑元宗綬合佩金魚任公臺上鄉思遠泰伯城邊古
木疎旋軫若能相問訊午橋莊畔有樵漁

別少司農嚴絜菴

楚江風度邈難儔裕國今推第一流自愛歌騷追宋
玉更知清妙似莊周焚膏曾共棘闈硯有月逢情赤
壁秋此去瀛臺頻悵望滄浪好何寄滄洲

奉和衛和趙掌科

大垣左掖近張明稷契常懷戒滿盈午夜滂流太傅
策千家悶給監門情多君獻替心無已愧我謀猷績
未成車過廣溝頻佇望遐遐周道野人迎

讀宋鹿李方巖楚遊草却贈

一卷新詩楚水頭歷冬及夏始題舟雲飄樽合茶煙
散時看高風酒力獨慢世敢誇鸚鵡賦逢人先解鷫
鸘裘可憐逆旅羈奇士芳草王孫自倦遊

夏日同李方巖張元裕過雎橋尚書里遂至石

闇若幽棲遶市城西南形勢翠雲橫細泉斜映池荷
色密竹深藏好鳥聲偶借禪床分午夢便攜村釀過
柴荊野人不必知名姓十載蓬萊殿上行

房禪院

過竊武子祠懷古

有客銜卮到古臺淒涼祠宇使人哀風搖麥隴留殘
粒案蝕蝸牌有敗灰大陸東臨水欲涸太行西望翠
成堆歸來重檢丘明傳誰是當年倚伯才時天大旱

觀靜樓者濟林李親家作臺園中新築之樓也

先既作亭種蓮塍以垂柳余名之曰蓮香茲

寄觀靜樓記文以不雖未得登眺而山川勝

槩淑林腑次浩浩已見之矣

風塵冉冉送居諸爲愛煙霞返舊廬野水時來役竹逕閒雲偏欲傍松除晴看大陸當窗黛暝俯衙潭入望餘危坐不知秋漸老梓花紛落復何如

其二

開合頗訝仙人居橋外飛雲動碧虛濟物功成應拂袖澄心獨得喜懸車拋殘午夢聞啼鳥前罷黃庭摘

圃蔬最愛芙蕖深密處香林朱檻蓮香初

九月朔日坐玉樹軒觀雨

節近重陽景物新高齋趺坐靜無塵烟蔬深樹知觀雨花出嬌容似向春栖畝餘禾添粒子開鋪舊釀醉閒人煙霞世外眞堪賞誰是先憂後樂身

秋日闢廐圃丁自南村移竹栽堤岸亭左右

少年曾忘五湖遊金馬歸來欲白頭幾朵菊斷荷開淚一行煙帶廄門秋長安鄉相交情淡故里風花興節獨更有茅亭添勝事移來翠竹滿千疇

讀五代史

瀏膠荒蕪柰愁何五代紛紛逐逝波幾見全忠雄汴水後聞亞子渡黃河西川王孟成都業洛邑優伶自倒戈花項幾年爲帝業澤民善政史編多

讀陸務觀劍南藁八十五卷終

剡溪詩家有放翁才高不與衆人同心如秋水湖千頃筆抵春山翠萬叢報國有懷人盡解學仙得力似冥鴻暮年獲此眞良友寒夜篝燈解帶筒

子姪新等壬子新春入泮聚閣閒方喜咏

寵相歸來悶送荷荒園老屋映庭柯文章應許如班馬詩賦還應擬李何偶向吳華亦寂樂時焚香茗對籐雜春來桃李爭先發喜見烏衣舊落多

思友

嘆息年來萬事非友朋零落更何依且亭詩在春雲踏劍閣人亡旅櫬歸幾卷佳書延歲月一鑪香茗對漁磯黃冠羽衲爲朋侶猶勝風波鬪巧機

寄魏環極光祿

樹雲山隔此心同十載煙霞夢寐中濯清人知如閣

損經綸羣望似姚崇著書成帙名山業飲酒多方樂
聖功退谷先生好賠對籐花亭下晚香花退谷孫北海先生也

哭亡弟辯若四首壬子十月

垂髫曾共誦奇書自許才華世不如躓蹬中年始發
蹟迍邅一令使懸車治留棠蔭稱遺愛詩積青箱走
蠹魚此後五人中少爾臨風洒淚滿衣裾

其二

人間生死本尋常妄作誰齊彭與殤了業成名亦足
矣官卑賫志實堪傷三秋脾病之良藥一夜樓成下

玉章友愛棣華腸欲斷撫琴回首倍悽愴

其三

落落寧甘滯一丘高才原不遜瀛洲風雲未湊愁應
隼蹀躞長鳴困驥騮槐水細流波慘淡行山舊隱樹
綢繆臨漳不起中郎哭埋玉蕭蕭馬鬣秋

其四

藹昆濟濟樂笙簧九日猶同宴一堂叢菊花殘陶令
死青山酒渴謫仙亡伽莊作賦空驢背午水臨流罷
擲瓶寄話俚曹須秘惜生平著作謹收藏

壬子初冬偶作思楊方伯也

老來無友亦堪傷閒盡劉華與夕陽曾許且亭續子
美誰知河內殞稽康孤城畫角樓空倚紫塞征鴻背
有霜聊與鄉人忘爾我風流今識展禽狂

其二

滿眼江河日下流蒼茫獨掉一孤舟孔方到處人成
癖藺臭一朝忽向秋高尚豈無廊廟志林泉亦有爾
裘變殃呼賢聖杯中起酬酢何肯與世謀

癸丑初春奉和大名道心一孔公祖年臺八括

詩一時作者林立魏子惟度爲之首倡惟度
名憲閩人也

山居

曾愛曉晥淵下溪卜居深在數峯西白雲自轉庭前
樹天籟時聞窗外雞逕險不妨樵牧度峯高時見鳥
飛齊春生洞壑恣妍秀何處子規半夜啼

巖居

幽深一室抱前溪甕牖繩樞嵐嶂西樹杪飛泉驚瀑
布隣家報午寂鳴雞炊成世外青精飯看到人間物

我齊門外青山自太古森林簇簇野禽啼

樓居

斷停紅深隔一溪雙鳧飛渡自東西不將鳩拙思渠鳳欲學鵬摶笑鷃鷄寶瑟網灰借燕老方膛鶴怨與雲齊滄桑此處尤分曉猿意奔川鳥夜啼

茅居

結草爲樣傍野溪倚門老樹失東西莫嫌世味如牛馬獨愛宾中有犬鷄自檢方書和露寫手栽仙藥傍簷齊春來奇事君知否一帶花枝鳥亂啼

園居

逅市猶如在溯溪杏花歷亂小窗西詩玄入妙思騎鶴門字時來載炙鷄手捲湘簾自捲衣坐聽流水竹根齊人如大隱棲丘壑蒲月芳菲鳥自啼

山居

齊州九點一山溪島嶼新移樹木西青史遺編苓迹鹿英雄壯志舊聞鷄百年泡影人難久萬有空中數不齊若問風花與雪月儘他微笑與恐啼

水居

波起漁舟滅一溪秦風嶺樾夕陽西好修瓴甓如鷲鳳笑入樊籠學督鷄欸乃聲中漁網下蒹葭叢裏酒船齊溯洄此地勞心曲忽念鷲鴻叫野啼

村居

牌聞不到武陵溪試訪桃源亦在西漢魏兩朝同野馬秦隊一姓共鳴鷄楫求自泛茅柴易耜耜新妝玉粒齊老我一生長在此合館好聽小兒啼

甲寅初秋有感

萬事難禁冷眼觀庭前窓戀小林巒新書仍著誰爭

讀作乃移來好自看巫峽烽煙連楚郢臺灣鯨鱷犯臨安尺寸何日照蘇遂日夜憂天淚欲齊

甲寅秋九月同勸兒遊城東北隅禊川書院有感作律詩之（禊川爲叔祖九詩祖衙山命與翁之館今自名樓）

無復功業照雄邊卜築傳聞嘉靖年一自鶴歸非故後更無人醉晚風前停雲樓踏封蘇剩光賞堂空絕翁苑尚有遺編留鄉梁登臨翹首欲潸然

其二

當年昆弟守傳經謀事村居眼倍青衆擾狼煙烽管雷

姑衡陽棠陰過碑銘也堂木廢翔人頭茶籠無煙秋
草客試向香雲閣上望西山黛色翠如屏

九月廿一日夜雨有作

花來一榻自舒徐世事何勞嘆索居竹屋青燈聽夜
雨小窗香茗讀殘書常中羽檄宵猶警隴上蒼耆手
自鋤饑溺今冬尚可免天心仁愛果何如

和張元裕南湖泛舟答謝原韻

五湖何處問扁舟有客同心亦勝遊楊柳毿毿夾斷
岸葭蘆鬱鬱上孤洲傾杯痛飲思遺事留客高歌謝

倚樓詠滄亭邊秋月白可能 葉共浮鷗

再贈平子遠 乙卯秋又過桐鄉

仗劍飄零笑敝裘清秋何日暫淹留馬周自酌新豐
酒崔顥空題黃鶴樓誰許青蚨酬國士尚餘客帳應
封侯稽山深處頻回首鬱鬱長松蔭古丘

乙卯中秋京師出兵赴荊州時傳吳將渡江進
取也廿一至廿三連日夜雨

闌道湖湘有戰期連綿霖雨晚秋時鐵衣問夜吹寒
籠征馬嘶風仰鼓聲上將知兵須慮險謀臣憂國貴

爭奇功成自有歸天寵誰把凌煙姓字垂

其二

宜尼夾谷歸侵地曾國淮西降蔡人昔謂書生空袖
手須防肉食善謀身帥環隴右爲雲合馬飾荊山戰
血新雕寫昔年俗借着漁竿今釣古潭濱

後秋興八首 選六首

昔丁亥之歲余在京師效杜子美有秋興八
首頗爲名流之所推獎今二十九年矣追稱
號稱秋從罷前舊將從前舍宅濟世不覺盈
紙余通人也生於前南家遊卿與劫過史記
所策消黃虜諸趙少
數多思邪之詞云爾

過井陘

試向井陘山下過左車不用計如何荒臺寂寞生秋
草滹水潺湲嘆逝波五代遺編雄冀晉東京王業起
滹沱年來又見征塵發愛國誰聽鬢已皤 其山上出贊 高做梁事
於懷
知

登小峴

獨坐悲秋意不伸登高回首倍傷神自傾竹葉酬佳
節哭向黃花憶故人玩世頗宜師柳下爲文何必效
先秦參差隴畝長空裏老屋枯桑夜雨頻 邑西南有土山邑人

錦巖於此登高余
名之為小峴山

笑草玄

著書豈敢續先賢獨坐茅亭笑草玄聽雨哇鳴已盡
解看雲日暮又高眠樵柯自向北山棲泰巖應須有
彭田讀罷七歌思杜甫秋風吹動菊花天

祀信陵

平原用括難言智公子封鄙亦暫閒（謂信陵借）五霸功勳
存趙魏三千賓客老鄉關勸歸毛薛誼偏厚自刎侯
生事更艱遠害全身甘飲酒至今猶見大梁渦（信陵客椎）
侯生奇偉赤子
犯隔朋之信也

悲常山

死節常山顏杲卿明皇天子不知名漁陽鼙鼓將何
急如子冤嘗曲已將忠義昭昭千古烈繁華灼灼片
時榮寶臣叛逆何功德（何宜今尚有李寶臣功德碑余欲毀之）踣斷碑
碑礫蔓荊

奇毛遂

傈囊擊衣悲趙國武靈探鷇餓沙丘英雄事去今秋
草紅粉香銷付水流（武靈王寵吳娃也）大抵虞卿能任俠誰
知毛遂有奇謀獨遷史記留陳迹懷古高歌風滿樓（虞卿有傳在傳）

乙卯九月有懷泥河張元裕詩壇

愛君獨負有詩才傳相風流東閣開燭裏燈明談往
事花間酒滿逸杯杯未洽　命牛衣消讀罷三冬書
剪安七夕中秋節過了征鴻度盡[illegible]來

賀白仲調補中行

奇才卓犖迴絕塵逐遊漫勞辛形庭曾獻大人
策白下已關變象身易水登臺思郭隗東方作賦歷

上林提戈草檄尋常事待爾長風使再淨一

燕臺秋興八首選四首

黃金雖作尋常物好士能留萬古情我晚結知思戢
高風尚落木響孤城劉蕡對策身空老賈傅能詩
已拚痛哭為人頹恨望都將閱十過光陰

其二

洪流浩浩百川騰拆頻嗟處不登[illegible]了燕宮客往
事洪闊處有見無能恭黎家常晚魚腹天地江湖勝
釣船攜側席近聞思滿論何人慷慨詠春[illegible]（[illegible]不聞）

其三

悠悠中憶東歸菊恨飄零揚僕雙鯉書藏古和柔終見用散金疎廣可能知術黃猪芽侵寒月秋老佩丹何索居環圃幾年隱悅役爲閒傭首漫踊躍

其四

縵嶺中關勢若奔早幾形勝建瓴有蟠龍踞虎來大險帶滹沱河入劍門重鎖何年通越殖乘槎有使問崑源言云落迴神京地鎮鑰遲應覓石磻

將赴魏村山居留社友齋頭

僻性從來厭世譁幽居當問武陵花全收明月爲吾黨不負青山獨我家種菊也須兼植柳釀泉更欲解烹茶故人自有大隱于好待霜林看落霞

趙闇源九日約觀菊阻雨不果

聞君舊有龍山約落落風期肯我宵籬下淵明貧自好江州司馬俗難醫酒逢幽士悲飛爭雨爲重陽來助高興日登高惜未得漫敲嚴老桃中某

千秋臺

田園幸爾賦歸來世運江河亦與哉自有黃金登要路不將青眼問蒿萊閉門搔首臨王粲逃客高歌到冷臺鐵馬玉衣久寂寞荒林猶喚使人哀

野雞渦

寒颸颯發動秋波終古風流與恨多荒塚無燈沉寶玉半原戰馬著羅余戈天心混混誰探湖客路茫茫分渡河起舞聞雞成底事不如青笛作漁蓑

真定府

成德軍聲衰若斷長亭盤在古烽堆山分恒嶽奔天馬水逐滹沱到海隈倚樹千家嚴畫角梯航萬國走輿台迄今鎮氣沖牛斗知有三劉作賦才

樂城郵舍

趙北燕南古戰場征車日日計微程鏡輪落霞來南國羽檄風塵暗朔方衰柳依堤餘返照殘楓逐馬冷行裝浩歌一醉令人老我欲拂衣歸故鄉

九日登城府推府君嗣　在邑西

盤回曲徑陟崔嵬倚杖凌雲亦壯哉鴻雁不來秋自老柴桑有夢菊容開異鄉樂寵逐螢火古廟碑陰上綠苔惆悵夕陽人共醉遙看荒郁湧寒灰

述懷八首遥[illegible]

終古雲山一望中幽棲常欲避交游興亡世事同蕉
鹿得失虛名付楚弓遂性豈能邀爵簡醉鄉且自效
無功年來高臥樓臺下靜對春花幾樹紅

其二

寥寥荒城臥宗存天涯知己各紛紛如祖鞭應讓時先
着藉徑終當手自鋤覺我愁煩無似酒發人神智莫
如芍牙籤盡展聊消秘草蒲池塘花發初

其三

栗里郊原好閒耕每逢野老較陰晴丹砂未就陶弘
景醉飲猿同阮步兵魚鳥依人渝可樂烟霞遯世本
無營偶然携杖荷苕上惟見雲閒白鳥横

其四

遍來何地可埋憂惟有西山最勝遊華不秋深多欲
老雲霞歲晚不皆收怨鸞時序未逢矣豈已歌呼對
酒籌試問五成陌上望平原禾黍正油油

柳梁發五太史雨中見懷

連朝飛雨散空濛高韻常懷孤嶼樹已召雲風爲付
史官兆花鳥付東風叅元枯坐酒酣鋤琢句長吟付
楮公閒說與廚翁竹葉訂期從滕聽秋鴻

李暇公內翰見須述懷奉贈

仙骨珊瑚架所瑜伯陽道世復來歸曾潮紅玉觀溪
水同杖青藜上釣磯君自前遊悲負米余惟泣血念
虹衣剪燈話盡經年別曉夢遲隨馬首飛

贈姜真源冠觀茶馬

當年曾共賦高華閣七人爭創昆迴儲相玉堂讀秘
史借才繡斧抗霜威要教汗血充人夜可使龍爾出

塞行咫尺折衝憑弱索西南千里奇雲横

服闋赴都至中山 自此以下丁未年以後作

人傳舊國是中山百戰蕭條民力艱尚有室家依野
水可能烽火靖嚴關捐軀漫訂煩重補處綠何甫衣
斑此地松醪雖可飲不禁回首落雲鬟

春日過盧溝橋

桑乾直下連滄海天塹奇龍接御隄叢落長空雙過
鳩朦朧煙樹曉開鷄香由騎氣歸雙闕檢塞風霜上
馬蹄咫尺九雲頻眺望春風已到帝城西

送蘇文呂同年會試不第回閩

眉山仙史號拔雲牛女星精應見君客路七千歎鍛翮鷄林廿載耆鴻閣鸚珠待剖終無價絲竹生花自有芬楓殺薦賢多之啓事上林空羨馬卿文

又挽二如孫中丞

笑色光分侮說儔徘徊不見夕陽愁一身人雅故文獻廿載中原係去留氷鑑人倫存啓事鐵肝心府著嘉謀山阿流盡年來淚水冷沉沉白日秋

入直遇雪

年來佳氣鬱宸闈初見瓊英動夕霏湯深雲光來紫塞岬嶸瑞火照魚緋惟將樂聖酬詩癖遮莫臨風羨鳥飛封事明朝思補闕幸逢色笑敢依違

秋夜

雪露宿霧夜不明怯寒兀坐然孤燈懶翻翻架上卷長嘯庾樓月五更自是遲貯同叔夜猶然伏枕慨庾郎羈懷暫作鄉園夢驚入疎櫺落葉聲

和楊猶龍作

幾回蕭索嘆淹留礪石蒼蒼實物愁二十載珥貂貞繍尾一疏出突耻焦頭居困地僻心常息話到山深暑欲秋嫁娶未諧禽尚約乘槎海上負奇遊

奉贈青壇成閣老

中原文獻掌絲綸夢卜特膺異數頻帝授丘鈒調鼎鼐天開東閣繪麒麟深衡一代龍門峻調燮千年大業新拜容自慚非汲黯幾回翹首望清塵

和法黃石太史

龍舒從來夢不驚醉中風雨發潮生天涯黃務常連塞海上青山在有情應馬呼牛甘大隱栽松種秫漫逃醒盆虛與問君平卜已見朱門蔓草縈

宴丘節同猶龍文衣觀仲溪游白雲觀

乘春結侶尋仙迹尚有白雲日日留一井清泓餘碧水人間咫尺是丹丘荒臺繫馬平林晚野寺悲歌古木幽卻憶青山關故國幾番興廢使人愁

哭堯山梁村程祖母舅

典型不見暖如曙宵霧雲嵐慘色多雙璧自能傳數業一經誰復問青藜名花手植餘香滿方沼新成木淥荷讖孔傳家述往事不禁傾淚如河

和亦巷金年兄夜酌論詩作

數載玉堂風雨懸偶同樽酒倍愀然治安有策長沙淚流徵誰歌宋玉篇雲捲夕陽間遠岫雪融滹沲掛飛泉懷君兄弟如康樂剪韭炊粱已有年

清明日同諸年友送斗彰養門外過天寧寺觀塔因憶先塋有感

雨後郊原亦可憐雙柑斗酒共陶然誰家酒瀝北邙丁使我懷歸南陌前草暗長堤分野色花飛古寺颺春煙攜來車馬何多事欲棄人間學大還

小亭新成猶龍晚過納涼即和前韻

盤嶽萬壑落新成知己相看一笑迎世上何人歌古道天留我輩作狂生菜根嚼頰非兼味疏月投懷豈世情閒說西南烽火急憂時直欲請長纓

寄竟甫兄防河彭城

河下憔悴築防功無恙桃花水向東尚有悲歌懷古昔況兼撫字慰蜚鴻燕山對月[illegible][illegible]楚地懷人共聚荷報政三年書上考高風還羨大蘇公

送田髯淵歸雲間

一片孤帆問潞河萍蹤惆悵意如何詩才雅步西園後俠氣爭如北海多懷舊深情酬上國思尊勝事在煙蘿清時正藉天人策未許桐江理釣蓑

餞龔芝麓涞酒和韻

易州城下黃金臺流水釀爲竹葉醅御苑鶯啼猶閉戶曉[illegible]花落且啣盃登樓屢欲哀王粲衣綵方思戲老萊文獻中朝推雅望五湖煙艇可能回

送薛行屿請假歸省

大雅雄文擬兩京思親遽發事南征十年烽火鄉園夢一日斑衣赦水情綠野窓虛泉氣湧行山翠動旌旗相期勇赴承明直莫向深巖采落英

贈仲芳錢年丈

十年滄海浴修鱗與牧能知公輔乃大雅可興屬我輩蒼生竟負是何人虎頭早妙通神去羊子精思作賦新抗日金明池上御江頭爭待[illegible]家春

鄧元昭邀看海棠於慈仁寺

塵勞誰解惜春花蕭寺尋芳日已斜翠葉競扶香國錦濃英宿族赤城霞十年潦倒同杯酒三月疏狂問

異花向晚莫疑妃子睡風流曾許是仙葩

送衛部孫請告歸里

聞君卜築岳明前帶雨看耕負郭田辭去勞人愁歲月好尋秋水舊雲煙榖城高隱留黃石洛下狂吟醉樂天野老不疑同海鳥新詩作句可能傳

送楊悔菴之河南

病肺無能問酒缸聞君南下意悠哉燕臺秋雨連山急淮海孤帆向日開香餌十年勞補築節宣千里救凶災平江勝事非難繼八月濤聲漫溯洄

送黃于石之峄縣 于石精岐黃術

長坊仙杖忽東行雞肋微官豈戀名漫訝飛鳧辭帝闕要觀出日問滄瀛書稱索問孤舟遠政有循良竹馬迎採藥名山曾有約留君清話到深更

太行晚翠 山有桃花洞仙人岩余幼讀書處

綺霞澄霽見崔嵬千里行山向晚來古洞桃花人世外仙岩石髓翠微開白雲處處縈愚谷秋色年年點綠苔爲憶柴桑晉處士何時共醉舊家醅

光武遺蹟 後漢書光武卽位鄗南

駐蹕河北稽攀材何待彌華符命來萬姓謳歌思漢德千秋麟鳳起蒿萊荊庭祭器封蘇綱鐵馬金戈臥碧苔想像鑾輿臨幸後斜陽樵牧幾徘徊

送徐九文

仙才常簡重鵷班天目霜松幸得攀清論久因風月峻高懷常爲水雲開思親正喜歸九首若鋆終教待黃山鄉國山川莫漫覽遲君飛舄待龍顏

送秦留仙檢討請假歸無錫

濟水澄明一碧流錦帆人在木蘭舟詔書下殿榮今緒才子臨江繼少游座有詩袍丹劍俠檻依紅樹是高秋惠山幽處泉淳冽安得從君汗漫遊

興勝寺花園內有高樓三層

寺角寺北皆禾黍獨上危樓望古燕萬點太行秋色照一灣東海薊門懸流觴石逕荒金谷華表高原月野烟山杏相期更不淺花開待我度春妍

高梁橋在西直門外橋西有王墓

潦沉已非儼傑日高梁橋下水空流白鷗漠漠連天去官柳毵毵入座浮堤畔琳宮餘蟲蟻路傍新塚是

王侯春明擾擾終成夢欲共安期泛十洲

彭城放鶴亭

雲龍山下芳亭址天外修翎何處來一水勢從西極
下千帆遙指海門開斷蛇事業餘荒草戲馬池臺歌舞
古臺却憶當年蘇太守清風寥高共徘徊

家兄竟由築草亭於防河今者移目問鶴蓋從
放鶴而復有此亭也

馴鶴人同放鶴才應知仕隱不相猜元裳玄羽翻秋
唳白石滄泉一杖來棲靜門前舒刷啄心閒河水育

暄歷歷不復可知何日兒守得用遣滌洞

送王寧施之鳳陽

辟雍曾共論新文結發彈冠我不得爲何皇帝事作
使可憐青眼望中分輕見提帶行出色往偕猶浩人
陪兵淮甸麾旗今未忘好將民隱奏君行

懷猶龍楊方伯時在四川

觴羽參差戍月忙錦江秋色留段兄新詩定念荒花
曾謨家猶傳北海觴可寄保釐行化日重敷璇玉
春觴龍紋千里勞歸省不住粉榆有異郡

和樊芝庵韻

東西南北細論文靜夜樽深樹影紛肅政已稱真宰
相封侯終是故將軍關心時事催黃髮入夜商吟變
白雲開鬥勞風肝淡吳州尊前春色正三分

李寧宋高彭和韻答聞

仕賦文辭大國風犯顏敢諫古人同路衢隔梅花
外詔燈春燈細雨中病有鴻章留鎖闥獨稱好友恨
暌違六朝前事雜思形朽塢聽燕江水東

大行皇帝哀詩

升假相逢人日御伏凝搖淡羣聖朔觀同春色
閶闔深宮內聽聞淸河隊突歎承絲清淚想想數
妙道夢覺尚犹登啓事聰傳今夜滿倣

其二

乾清宮殿圖案旅百尺更雲不流皆野是英筍有
淚落山川月照水如秋哀傳乘與轅極淒清音到耳驚亦
動愁將色蒼涼增感慨渦瀾掩水咽喬溝

其三

春上慈長歡飄留物尾當斯一夕收不植變訪成大

業須因本旱省徵求廣搜文獻師二代盡賢孫緗重
九五原廟他年與郡國神光應是照遐陬
上好學勤讀書至午夜不倦

其四

普天共受伊耆恩獨有葵傾迥目根龍馬曾教試下
彤樓廄森羽符交軒飛旌掩映春風勁葵旆參差白
日昏北望黿宸雲漢渺幾回夜半哭聲吞凡歲秋杪上嘗命介向內閣學士及大司馬諸公賜獵前苑上所御金鞍黃轡馬賜騎仍命公一人導之有頃雨閒克月面罷及內閣端午日設宴於瀛臺之樓臨各令盡醉

其五

憶得大官在紫宮無偏無黨戒雷同五年懲長非朱
博十漸疏章愧鄭公金殿觚稜何突兀瀛臺玉樹自
青蔥朋臣泣罷猶於邑趺坐龍媒御苑東仿後介孫卿介學士馬公傳至中和殿前諭賜之用爾朕自知之非有他人爲說與勿隨人偏黨也

其六

聖武周阹衍死傷也同驕衆獵長楊雕弧猶發雙鴻
落元甲爭賜萬馬良芻飲金盤依翠幄炙承天饌笑
黃羊可憐兩月無遊幸熊館春風遍野棠

上校射有先命介隨入圍中見黃羊突起射之應弦而倒諭之曰此等是日外最多

其七

勝國園陵半草萊登臨暇日幾徘徊論存壯烈芬青
史肥用牲牢走隸臺莫植冬青悲義士空憐寒窖發
深哀草然盛德無雖紀臨覩何人答　聖裁
上諭明帝陵寢之外亦推恩命有豐壇從諸烈女命明諸帝皆照舊祭之

其八

闕道空同鍊至精絲徐黑妙軌群英平吳不樂年重
鐵定與恩裁角諸兵好惡生成皆廣大賢愚黜陟自

分明即今沖主垂裳日猶海聰依然治平
上精於性命之學親書愛角子太極圖且兼覽二氏之旨弄演之後令與內閣諸臣馮公同見上日雲衣宗既下所書示民欲此似良物

思楊椒山鈞瑛梅軒書梅卷

勁節當年死不移梅軒孤潔是心知銀鈎鐵畫顏公
法疎影橫窗疑士枝淑問賢謀食舊德高賢猶手共
清時懷人鄉酒悲還卷欲同丹青酒酒巵

贈谷席之歸里

曾返瓶簪沐　聖恩將移歸去歸來今存鵝鶴淮海風

烟日杖屨鄜原伏臘祠鶺血有情依舊國龍髯無地哭遺魂明晨又逐江鷗去共醉田朋老瓦盆

薊州懷古

漁陽雄鎮帝京東堞雉撐殘戰士空何代荒碑依野水幾年畫角動秋風室家殉從安巢少鍵宋東來貢路通尤喜古蹟存勝蹟薊州美醞醉春紅

其二

形勢當年百戰收南塘事業與金甌薊門鎖鑰重關險遼海雲帆粳稻留豈盡兜牟無遂志仍因僧解之

艮嶽舊松原匹馬空憑弔喬木寒鴉噪古丘

喜吳修齡自尾山至

帳望東南鴈影大揚來風度尚翩然偶懸四壁燈前鼠漫破一秋雨後蟬聲盡襟期有海岳書藏瑣笈氣幽燕六鄉未必烟霞侶纏綿由來物色偏

挽四川方伯楊猶龍

當年曾共賦扶桑為惜分飛憶遠疆蜀道險峻雲紛蠻鼓劍門邊樹滿秋霜魚龍寂寞音書短杯斝流連花木香我亦天生獨立者感君意氣愧上陽

其二

彤廷拜舞幾排個馬渡滹沱過漢臺尺牘每詢黃髮老笑顏不向紫宵開病吟七發當肯痛思逾十年鴻鴈哀可惜身騎箕尾去列星灼灼自昭回（猶[illegible]不喜[illegible]內）

其三

鶯傳靈櫬出臨洮婦殺曹家鬼塚旁酒盞茶鐺時逝水幽捫下析冷斜陽生不奇字嚴麟閣威月空囊笑孔方知爾英華原不滅修文地下自翱翔（猶龍卒於[illegible]內之清化鎮）

其四

人世蜉蝣爭土苴嗟君早遁意何如叢臺杯酒琴音斷大陸秋風鴈影疏鷄犬應龍資月旦白蘋紅蓼且居諸何事容有名山約破帽青衫學隱驢

其五

貝錦曾聞萋菲傷虛舟大度漫評量定軍山下三分渙關水城西一草堂誰復長歌來蜀北獨留好句遍西羌翩然披髮歸何處欲召巫咸訊大荒（猶龍有定軍山[illegible]花）堂

其六

曾于高閣細論文又向浮屠醉夕曛宣德甕舒評似
浮屠磯研洽通□雲榴花紅吐開尚書從織雉惹習
壁栃股瘠那堪頻念鄉□書滿篋總思君崑盧閣天寧寺皆與余痛飲處

其七

海水□飛已有年共貧朋相涉長川一朝星隕文無
主有客魂搖淚若泉玉壘錦江開浚虎淺陽泉陶泣
啼鵑且亭他日求遺稿大復容同孰後先

其八

友道于今嘆逝波人情反覆有干戈朱顏自向朱門
老白首誰盟白水歌□□□□□枝道上年風雨波
滹沱伯歲危盟俱歸與獨往出游泣多

其九

咄咄誰將浩氣收天涯悵望一登樓人同宋玉秋多
病才比相如倦後遊嶼彷齋前真唱和且亭花下共
風流也知生死成虛誕為爾傷心淚不休

其十

閒從客悵暮夕對侯停水巴山百尺樓到處青樽陪竹
杖幾年明月照琳琅高才世只推三絕奇數今當賦
四愁幸有遺編追李杜可知香燕儘人脩

十一

洗盡俳優雅宗少陵北地自雍容一生□信惟歸
此餘子紛紛安所從梁苑賦成春雪滿并州心憶景
陽鐘窗中烟氣蓬蓬出白玉樓前記幾重

十二

聞予亭甘擊□實關西伯起更超□瀨邊吟徹霜鐘
夜醉役揮餘□練裙幾處孤寒齊下淚一時星宿掩

商堂可憐鈍鹿南山畔大鳥重來馬鬣墳

中園李老年兄招飲西軒少傅衙開右先生有
咏次韻奉和

箔瓏軒檻傍柳開飛塵不到有蓬萊登臺舒嘯青雲
入憑檻專花留有唯名酒倫宜同月貴玉人時見戴
星回他年仍約著英會莫向昆明問劫灰

和李君涯視家

懷抱誰為磊落人君家游宦重衡鈞彭城未止安瀾

頌濟上弘開輸輓邦賀有俊才應遇我筆無遲察可
超倫諸公莫羨發蒙省主契由來晚倍新

遂蔡行初之任貴州司理

將行類酌碧香醪風雨燕山念子勞國本羅施人貌
異川連銅鼓瘴雲高祥刑湔可施文教開地於今重
鎮曾神駿何須愁伏櫪天涯欣遇九方皋

晾雲峯尚公圖門殉節

天運陽九不可遏圖門殉節我錢塘蕉悴自許繼龍
髯抱婿同時化鹿蕉野水幾潺環塚未荒何數點作

山樵儼然圖畫存青史留血長弘恨未銷

丙午八月尚書歸里綰紳先生送我於國門之
外名帝馬數百日暮乃得前行

桑乾水送霞兩岸秋青樹齊插板輿歲分根
帳兒能得黑到父老同來熱趙多悵慨況是日晴正
淒淒日東揚鞭驚馬易雲山此去好扳躋

寄候送諸公

稻車暫住古榆頭雨淨風珠好逗留若有文章華上
闕鈳來膠漆盡名流照日八月鳴賓燕上谷三秋起

綠時自幸將平歸故園千山紅樹漫吟謳

懷闕

投筆戎軒慷慨同封章每奏未央宮雞鳴待漏霜華
下鶴立懸囊日影中萬國梯航重譯達五湖煙水一
帆通　君恩寵錫何由報晚戀觚宸紫氣叢

至真定

駒隙流光十六年重來正是晚秋天韓邊黃菊英新
吐檻外青山色舊妍事業豈堪追兩魏文章空自慕
雲淵相逢無說秋成好醜得尚蕃　安耽

至甲

昔聞人稱是壯遊歐陽作記美韓侯十年漫走東華
道一日相逢野水頭誰識邯鄲全是夢應知歡宿可
銷愁半簾明月梅花夜不羨蓬瀛海上洲五代史梁晉戰相紏拒野河之上

春送增美劉年兄祭告泰嶽東海

門第中朝號與同文章侍從獨不工鳳麟自許清時
瑞海岱今觀大國風玉檢金泥雲氣出方壺圓嶠命
樓通行衝輿東華近仙仗從容侍玉總

送簡文選督學江南

使節初開說苑陽天書遥拜紫薇郎橫江萬里秋天闊孤月千山夜杵霜驛路幾迴縈鐵甕松杉依舊貌銅梁太平文物推何國今看金魚賜建章

送譚册石赴榆林

五原秋色近如何疋馬西從天外過瑪瑙谷邊烟火少鷲鶯湖上雪霜多裴擣珠玉才難比匝竹將堤木鐘莫嘆短衣勞跋涉知君指日貴鳴珂

贈黃之抱甕園

垂柳當年手自栽歸逢作興幾徘徊青山近矣何曾厭明月依然莫浪猜粗糲炊成野老飯松醪飲盡為天懷不知人世興亡事一曲長歌酒百盃

贈臨城喬自一

數年不見已成翁走遍大洲還是窮欲與青山為活計幸留明月照寒空春花簇簇開芳甸好鳥關關啼晚風速築精廬吾欲老與君共醉落霞中

丙辰仲秋觀潮陽太守楚愉叔不受僞職病故

承璟憶赴城南館北歲功名亦未遲嶺外猶人迎竹馬江上名士篆豐碑今日欲效隨鄭節尋芳還問秀曾思萬里精車何日返潮陽烽火不勝悲

夜飲北山齋旅寄門諸甥

談心不覺斗參橫夜氣淒涼劍似鳴海內文章誰尚在中原豪氣鬱多情名山書閣書千卷北海當開酒百瓶聞說潮南罷戰壘旌旗先下岳陽城

初梁敷五戊午除夕

寒心跌坐一蒲團雨度丁闌歲上懸甘橋分時無內

然河水汴後解春寒袖長舞老猶能舞歲餘笑齒獨嗟貧大物賜和新氣象鏡湖深沉百發竹

又和己未元夜

尚有幾燈入花猶火樹蓮開蓋一宵日慶人烟暗里巷忽思人使暗雲霄歌鼓燈一傾春暖樂寄山中憶已然同樂鄉鄰今古興太平指日頌熙朝

送鄉鏡三歸無錫

為許知交伎劍遊兒瑞歷歷見平生鄉思當憶仲由米旅食時將王粲樓上競文章卄小試五陵裘馬若

浮瀛東南水旱頻年羈路過邗江起暮愁

送人王棟王子春南遊武當山

嗟爾猶知遊太和踽踽行李半行多傳聞此地生靈
藥安得移栽學宋跳九點齊州同蟻蛭一炷金瓶鎮
寶篋歸來好買春藤杖扶過名山問符籙

坐忘

世味年來已過嘗不如道味足清涼槐陰寄轉鄰雞
報背卷拋殘午夢長雨灑平原山有色風吹小院竹
生香非仙非佛聊稱我數息深深學坐忘

寄邇許令弟倫淑

司馬家聲舊有名烏臺閒閣再歸來愛民政自成三
異禮上學庶續五更長至春回梅欲吐琴堂月照鶴
隨行應知父老懷棠蔭祝頌南山壽惜情

奉和孔心一公祖詠宋了飛只可山房

只可先生自語年杖藜走出似飛仙只傾竹葉何辭
醉獨玩梅花不背眠題塔一時吟咏傳看觀此日當
歸田山陰訪戴何由掉隔斷桃源別一川

其二

只可先生自語年餘命　磨兜堅堂延牧仲兼求
仲酒賞春泉並惠泉宦迹猶如鴻爪雪文名不過馬
蹄篇入山辟穀誠多事偏愛長安市上眠

其三

只可先生自語年文章歷落古今篇隨征滕下披金
甲獄策形廷躍玉鞭循吏有名人頌相醉鄉占籍酒
如泉卻南有友遙相憶千里春風啼杜鵑

其四

只可先生自語年紛開雙餘木華顛館偶在燕昭

館閣書翁樓殿常燭一曲深林留好友半牀明月對
瑤編已知富貴浮雲外且看兒孫玉樹前

奉和龍守庄副林見詢

百年風物未蕭疎　卻遣高樓敞檻虛老眼倦看花一
放空人爭噗食魚餘孤城畫角驚愁旅潭水柴門問
上宕觸越千陣空變驛危樓高度讀殘書

楊子元授中書舍人

且字不見廿餘年玉樹臨風允象賢初入西清學拜
華已空北冀著先鞭自劉唐代稱尊勝楊魏熙朝倡

和淮寓望嚴函池上客住花宮裡有題四

冬晚同石蔡升好宅夢

英英國器今何往埋玉山前誰與鄰子有負荼付介
子終遺響恐念慈親劇空家世蕭閒遊惡來風淅陰
樾新却憶燕郊問字日蕭蕭渡水泣斯人

輓馮子韶

天生傲骨氣干霄中歲歸來尚隱心半樹松風餘鳥
跡一簾月影散花陰桐鄉遺愛人爭祀滴節東籬菊
尚森執綿未能空悵望蕭齋夜雨一燈深

奉輓闍將軍公范老世兄孟館和少司農塚溪

魏年翁原韻 戊午

從死出橫止俠烈相隨笆千古貞臣人倫大道心常
烱取義成仁願已伸螺女江邊魂化鶴釣龍臺上血
飛燐湖南遐邇空垂淚世道人心痛鬼神 魏公殉難有孟學遺

十

贈張元裕

方伯兇盟相繼死東燕噬子孝如碑關時常覺猶草
宿對酒偏生感慨多古壓淡爾勸真補柴東鄰上屋

經過即今宮已徵才士誰識先生獨鶴歌

丁巳正月廿五日馮公拉遊飲於友竹齋

閉門辭客疎慵久忽入城南訪故人羽檄已驚三載
夢烟霞又覺一年新清泉白石盟初志尊酒隻雞勝
世塵更欲論文聯社會添修茅屋對松筠

丁巳九日登馬鞍山是日有家兄竟甫兒同

友人李聖之白兒先

逢山猶是舊時斯攜手同登興杳然萬物自來還自
去秋林寫浦役為川兵戈未息常歸馬征路頻飛尚

有蟬鳴得與君扳須飲何妨醉酊卯高眠

丁巳十月輓卓夐題

少微星暗閉山樊故友相看哭寢門江左一生甘寂
寞園書數卷擒蘭蓀擬將摩詰應難比失到襄陽誰
與言少出愧濱聊悵望水流花謝鴈聲繁

其二

微君遲避白雲虛點檢生平得自如共飲草堂忘歲
月自開花逕狎樵漁茂陵遺稿無封禪安樂行春用
小車天上緋衣何太急邯山洺水 漏缺

元昭挪太史契濶久矣每承憶念紬帶紵衣之
雅倩同儕札兒勤遊江汀之床下適館授粲
慇慇無已偶乞追報書懷見寄
馬行數陣櫓聲發意氣灼有凌雲鶴竹閒中接想
想于金粟呼老門亭分開州外朝勞業其前嚴擬鄭
子負安得扁舟過北固與君登眺結芳隣

和張元裕

亡年岐路世多迷夢破邯鄲醉後題大石橋邊丹自
斷扁王廟裏烏答啼參禪已覺鏡中老鍊氣難回曦

御飫張緒風流仍未滅何時握手水亭西

辛酉初春偶思閒中之樂遂成八律選一首

萬金難買此身閒檢點詩籌手自刪藤閣浮名姿自
好達藥仙杖不須攀芳鄰估得光陰易老覺形容尚
少很憶偏滿前詩線索息心誦哲下松關

其二

萬金難買此身閒遠謝從前官事艱耽書筆硯十載
苦行寒窗雨左史班荷將窗貫如沙碑當硯只生君
草管酒史續成負樂遊似茲自可對頹顏

其三

萬金難買此身閒弔古無庸涕淚潸碑讀征誅皆故
迹王侯將相幾多班靜聽林杪花閒鳥時看牆頭屋
外山兒誦詩書婦解織先生怎不破愁顏

贈肯州郭父母

保障依然古晉陽細侯竹馬擁成行仁風播作秋風
洽惠澤流如雨澤長叔度重聞歌五袴召公再見誦
甘棠御屏應已書名姓勒海朝歌足比堂

十九卷終

男荔彤編輯

魏貞菴先生年譜

謹按公諱裔介字石生號貞菴一號崑林本出姬姓發源畢公衍於文侯豪於信陵代有聞人然譜牒失傳莫可稽考其可考者元末有訓諱寒臘者柏鄉城西南之聖德村永樂年有孝廉諱進數傳至壽以明經爲山東汶上縣訓導學有淵源及門受業者皆爲名士壽生巖號遜齋在黌序有聲以

仲子謙吉任少司馬受封都察院僉都御史巖生謙光號愼齋以明經爲湖廣衡山縣知縣有善政早歲懸車貞菴公之高祖也愼齋公生大成字時大號樂吾高才博學操持嚴正以理學著稱以子貴封文林郎永城知縣其後以貞菴公貴贈都察院左都御史再贈秘書院大學士加一級大成生純粹字乾仲萬曆甲午舉於鄉甲辰第進士任河南陽武知縣調永城四舉循良皆居第一行取考授山西道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侃直著聲其後以

孫貴贈都察院左都御史再贈內秘書院大學士加一級純粹生柏祥字元吉號拙菴貞菴公之父也少[illegible]尚偉諸子百家之書無所不讀通達時務爲文章龍大被辛酉選貢考中縣令未仕以子貴封吏科右給事中贈都察院右都御史再贈內秘書院大學士加一級生子九人貞菴公其次也

丙辰明萬曆四十四年公以秋七月建丙申二十五日癸巳辛酉時生於柏鄉在城內南門西路東之宅父拙菴公年二十四張太夫人年二十二也

丁巳公二歲

戊午公三歲

己未公四歲

庚申公五歲

弟裔訥生

辛酉公六歲

拙菴公以是冬恩選入國學

壬戌公七歲

初入家塾

癸亥公八歲

從師張從野讀書師甚奇之

甲子公九歲

乙丑公十歲

從師郭懷遜讀經史於樸園拙菴公別業也

丙寅公十一歲

應童子試

丁卯公十二歲

拙菴公應順天鄉試旋祖母程夫人以疾捐館公

哀戚若成人是歲弟懋生

戊辰公十三歲

春葬祖母程夫人

己巳公十四歲

從唐山徐搆奇讀書每課文拙菴公佳之

庚午公十五歲

春院試文宗霍諱鉷取中第五名入學

辛未公十六歲

從臨清陳孔璐師講易讀史記因策三藝文社題

壬申公十七歲

弟懋納入學

癸酉公十八歲

公讀書樸園應順天鄉試不中時流寇甚熾將犯柏邑縣缺印官大名司李張公緒綸馳至南門拙菴公率公叩馬留之謂其出則必陷張公悟乃登陴拙菴公率眾守城公為之佐卒以全城

甲戌公十九歲

與石舍醇諱粹名讀書於樸園

乙亥公二十歲

與唐山趙問源諱源者讀書樸園看四書大全錄其要旨

丙子公二十一歲

春入西山桃源洞讀書每靜坐巖畔中觀心體澄然處谷由無人水流花開大有會悟秋應順天鄉試以脫有訛字弗售

丁丑公二十二歲

讀書樸園拙菴公謂選京師寄書行珍重忞前第
二枝之句冬歲考吳文宗諱道昌深加賞識取第
一名補廩
戊寅公二十三歲
春眞定太守范成六公選三十二城士入恆陽書
院讀書公居第一與梁邇之梁玉立杜子靜諸公
迭為恆郡首卷范成六師甚奇之曰天下士也
己卯公二十四歲
在眞定寓木塔寺與陳道隆梁昭姓王安之會課

為課長是歲娶內丘別駕韓公之女賢而勤儉每
日紡績佐讀稱成六范公選恆陽大社文刻之
庚辰公二十五歲
仍寓眞定手批眞西山文章正宗陶淵明集暨國
朝憲章類編弟訥有疫疾公同里晝夜醫視得無
恙是歲大旱人相食公題詩誌感蓋早有濟世之
志冬有事京師至家而疫作七日不食拙菴公及
母張太夫人甚憂之妻韓氏晝夜省侍治湯粥扶
起臥既而得愈歲試弗預弟訥居第一

辛巳公二十六歲
至京備考吳文洵宗師深加嘆賞仍准前列錄科
第一名
壬午公二十七歲
為眞定太守范成六由關內道陞巡撫山西請公
赴太原署以聘幣先遣赴之由獲鹿至平定州適
成六公到任八日推陞薊遼總督成六公仍命隨
行至定興復轉關外總督又命公行公懇辭以家
有老親且勉范公以身報國遂別而歸讀書於城

南椰莊秋順天鄉試中式主考為江西豐城羅小
遴山東濟寧楊見晦房考王諱大捷字仙掌湖廣
武陵人
癸未公二十八歲
是時天下之事已危公公車至都其一疏其一言
召募之兵不可用宜清理衛所選將練卒其一言
民困已極四方有危解之患宜大蠲其積逋以收
拾人心庶幾可以挽回太常慕公見而稱之曰王
佐才也但策雖善恐時不能用不如藏器以待時

遂止時因都城戒嚴改會試期公乃馳回家省親
復讀書於鄉莊七月北上時京師大疫病死者數
十萬人八月中秋夜爾西山巳變爲牛其氣節之
失正如此歸而捷報不至復讀書來雁閣時傳流
寇巳陷關中盡取陝西之地
甲申公二十九歲
春流寇僞檄至晉晉中擾亂公適有炊臼之變痛
中饋米鹽衣以鬢五月
大清定鼎催舉人赴選遂至都上疏願會試不願即仕

部覆允之是秋公弟侗生冬月娶袁氏高邑庠生
袁燧女
乙酉公三十歲
下帷枝園寧得高杜河侍御有江南督學之役其
書皆來典籍弗往公姊夫光猷杜河之弟也後來
園荷遂促裝束行路出臨清博平鄒滕濟寧徐州
循運淮安揚州鳳陽滁州和州攬其山川人文及
品書古蹟風土人物有南遊紀畧之編是秋公兄
竟甫中副榜恩貢公冬月北歸

丙戌公三十一歲
會試公中第十二名房考杜月湖先生長垣人也
批曰英分超絕深於雅合於度蓋賈董之學而副
之以燕長公之筆是必後日有大用者　殿試三
甲前列狀元爲聊城傅以漸考詞林取中第二十
名本
青入館教習讀書試多高等是年
上賜名畫十餘軸有宋徽宗鷹闕九思竹等
丁亥公三十二歲

迎公母張太孺人至京是秋散館授工科給事中
慷慨言天下事諸仕宦吝聞公素直或誘之以門
戶或怵之以朋黨公不顧曰大丈夫盡忠　朝廷
耳何依傍爲於是有滌殿道貫宜裁一疏直糾邪
臣有來討典二疏皆奉　溫綸
戊子公三十三歲
仍任工科有　聖德與年俱進仰乞及時講學以
隆萬世治本疏時
世祖皇帝尚未親政學士陳之遴與籍王鍾麗相遇于

午門外看公揭帖曰老学科端本之論也將部務
壅滯常數月不行公上疏陳屯鎮摘發之規　旨
題之時直隸錢糧固自具有獨苑發本　恩旨纔
抽取內寶惠。疏下部行之秋科臣例與與祁試
足歲新定考例公與科臣姚若侯部屬袁邁之諸
人同考公爲第一與試山西取舉人程正緒等八
十人便路至里省親十一月復抵部下

己丑公三十四歲

大同總兵姜鑲叛公有請召對之疏攝政王從之

即日召對公首陳寬逃人之法即奉　俞旨仍賜
同時諫官者禮科給事中梁維本人二百金人心
大悅公尋倒轉吏科右給事中二月公姊氏大孺
人卒至公一慟幾絕語孺人袁氏曰余爲官所繫
不得不待命爾婦人宜速奔喪袁孺人遂先歸公
候命至四月兵部孝字勘合仍未得公痛哭日夜
亡尚待勘合耶即刻乘一騾隨一僕疾馳四日行
八百二十里外步哭至正寢哀動行路公父戒飭
令勿過痛滅性而公形已骨立袁孺人歸亦臥床
不起孟孺人性子孝因哭如成勞也九月二十一
日拙菴公以痰症終公更哀慘大病越數日袁孺
人亦逝公神情恍惚不能臨視望之哀號數聲即
令人扶回父母柩側嘗語人曰吾不幸而死未葬
父母大事乃罪人也若予口括据今時安措大事
而死死亦足矣五月生一子殤公既病甚恐旦夕
不保公四弟錄輔過孺人陳姬遂與兄弟謀曰若
男也以爲繼十一月果生男遂以爲子即勳也

庚寅公三十五歲

相地於邑東西山水之間至臨城磐石村低水南
環中岡東崎併衛其地者久之欲卜葬公父母以
他故未果

辛卯公三十六歲

三月仍葬拙菴公及張太夫人於祖塋之舊阡又
逾月葬袁孺人於郭西白劉之新阡捐貲刻拙菴
公所選李杜王孟四家詩公評爲考訂冬十一月
服闋

壬辰公三十七歲

春正至都銓宰欲公一至其門公不可五月乃補
吏科右給事中因逆人法峻上察戚宦貴州縣一
疏時朔儀未肅上請舉視朔之大典以致泰交之
盛治一疏是月
世祖皇帝臨朝因定朔規時直隸河南山東水災上災
民望救甚急蠲賑賞出特恩一疏時有
上傳訪明季京城殉難諸臣上褒錄幽忠實
聖朝之曠典謹舉平日所聞一疏內列大學士范景文
等二十九人奏 旨着禮部詳訪確察具奏皆從

褒揚之典太僕寺丞申佳胤未蒙旌錄公復上一
疏卒一例贈祭諸祀於鄉是年秋武會試公分房
冬十二月舉一女
癸巳公三十八歲
二月內轉工科左給事中有 上諭令言官直諫
無隱公言自昨歲以前北水南旱九月內星變迭
作入冬以後太白退舍瑞雪三降天意人心如桴
鼓響應
皇上既側席虛己有置鼓立木之求臣安敢緘口塞恩
違懷仁負義之戒謹條四款一崇節儉一勤聖學
一度兵勢一省刑獄疏畧云
皇上以身先天下蘇杭織造宜減去其半金銀器玩不
必造珠玉錦繡士民不許濫用一勤聖學欲
皇上於政事之暇講求朱熹通鑑綱目真德秀大學衍
義丘濬大學衍義補唐太宗貞觀政要先於設施
以致太平一度兵勢川湖用兵連年不已欲
皇上折衝樽俎勅下行間將帥量力而行兵足以取糧
足以守則速取之兵雖足取而糧不足守則姑且

置之令督撫大帥儲糧餉備伕丐輓輸不匱一舉
而滇蜀可定一省刑獄謂甚例有罪法當死者三
覆五奏毋輙行刑今在外者尚循監候再審之例
而在內者未見舉行乞
皇上勅下刑部詳查舊例仰賜施行疏入奉有 俞旨
仍勅部覆皆允行之四月天旱 上令言官各抒
所見凡大利大害應興應革者悉心條上公上疏
陳二事一言封贈未請一言河工未竣二者天下
之大利大害奉有 俞旨部覆行之時直隸州縣

錢糧各自赴郡銷算使費煩勞公上疏言各省銷
算既歸於各布政直隸銷算自宜歸之各府甚爲
便民奉 旨令部覆允行時有司貪婪撫按糾參
者往往卸罪衙役衙蠹復用公上疏論其弊奉
旨允行是夏刻拙菴公所著史案時士習浮靡不尚實
學公上疏請端風尚崇古學以養 代之人才一
請以孝經命題一請禁止坊刻一
請修葺學宮一請查訪節孝奉 旨都察詳議具
奏時京堂陞轉不均公上疏請定京官遷轉之規

以佐內外並重之法部覆允之九月膠州總兵海
時行因兵變叛而三省總督馬光輝漕運總督王
文奎邀擊之時行自縛乞降公上疏以爲時行受
國家大恩使兵未交刃棄甲來歸罪猶可恕今兩
次拒敵敗挫狼狽計無所出始殺陳謨等以就撫
宜明正其罪以伸國法並糾山東撫臣夏玉縱兵
殃民之罪乘隙釋放被擒民間婦女奉有 俞旨
部覆允行遂斬時行時武科淹滯公上疏請疏通
選法文武一體時連歲水旱災傷

上諭痛念兵民凍餒欲拯救其疾苦公上疏陳八款一
發倉粟一安流民一豁丁徭一核兵餉一散耕餉
一請蠲免一賑貧困一恤耕牛部覆多見允行
世祖遂刻戒殺棄鈔一書頒行天下勸戒臣民勿殺牛
食牛㥁 聖朝及物之仁蓋於此見君臣之一德
也是冬公纂易性理大全及二程諸儒等書有所
得則錄之書成名曰約言錄分爲內外二篇其內
篇多言性命之理其外篇多言經濟之畧黃岡曹
木欣先生蓉城殺君孫鍾元先生序之曰古稱燕趙節義之

地而實聖學濂溪之關也董廣川開大人之宗鄒道潤合理數之蘊浩劉靜修大其堂構而廣之江村[illegible]其寂[illegible]文本表天道之[illegible]鬼不[illegible]如綫之董[illegible]言與言而當[illegible]爲有[illegible]生先生約古[illegible]之[illegible]劉[illegible]而推把者與[illegible]之日其道由窮理以文力行其致[illegible]許且薛其[illegible]性命以及功化斯于聖學之方門[illegible]朱學於老矣講[illegible]其知其言而[illegible]更有[illegible]香[illegible]孔[illegible]至於[illegible]無[illegible]家也省流[illegible]民亦當務之[illegible]與之[illegible]無父無君也無君也[illegible]爲了當其身者[illegible]夫[illegible]父之[illegible]故[illegible]之[illegible]至此於行爲如[illegible]之[illegible]然父[illegible]君臣父子夫婦朋友[illegible]世[illegible]人於[illegible]之微自信於[illegible]而[illegible]其[illegible]知己先生[illegible]心術之微自信於[illegible]而任其[illegible]引爲[illegible]也[illegible]果[illegible]宅[illegible]學有[illegible]名[illegible]因果[illegible]之學[illegible]于[illegible]其[illegible]不[illegible]豈行[illegible]道[illegible]學[illegible]非有深[illegible]其夕[illegible]自[illegible]賊[illegible]外故[illegible]最[illegible]先生氣[illegible]大其[illegible]力[illegible]其合[illegible]更[illegible]學有[illegible]一本[illegible]而[illegible]學之習[illegible]括[illegible]之案一洗而盡除之[illegible]所[illegible]以[illegible]

本叢源之力奏掃蕩廓清之功者也闡之先儒云
商周之際道在賢子賢于陳時時乃治天下之大
法也宋元之際道在許子許子興學學乃治天下
之統功也清明之際大開顧朔一人學什之以斯
文而嵩之以消系先生夙昔自命焉不設品二子
後而當世之所仰望先生名者凡任同心究藩動
吾有志毫無所開於先上有知已之成目局內外
篇而手許之後不禁中心之嚮往也豈得乃海內
第一流人其推尊之也如此又嘗公以拱門闡擬
公以當今號高山流水托於鍾子期之勾翁
時又有兵部尚書中州李際期稱其淡大道之要
儀文後學之宗盲挽論 遂使覺氣自尊之一變
公又讀薛文清讀書錄摘其要者刻之曰讀書錄
纂要蓋自是海內言理學者咸推尊公公則未嘗
以是標榜嘗誦述邵二泉先生語曰寧爲真士夫

勿爲假道學是歲吏部題爲欽奉
恩詔事公父鼎菴公贈徵仕郎吏科右給事中母裘氏
妻韓氏繼妻袁氏並贈孺人
甲午公三十九歲
時連歲大水民多流移公惻然傷之乃上流顛爲
流民死傷堪憫乞
聖恩大發賑濟事疏入
上爲大感動奉
聖旨饑荒流徙民不聊生朕深切憫念近來沿途賑濟

隨地安插並物懲鼓舞事宜俱屬急務著速詳議
具奏該部知道遂發銀二十四萬兩差吏部尚書
王永吉等分往各府賑濟饑民全活者甚衆蓋賴
與也公又於里中令家人煮粥以濟流民所全活
數千人六月陞兵科都給事中公上疏直糾庸懦
大帥續順公沈永忠有 旨令沈永忠自行回奏
其後事去公劾敵畢立功時將舉行軍政考察天
下武職官員公上劾陳軍政事宜疏部覆行之是
歲軍政肅然時停止巡方御史而督撫不行舉劾

衙役寔惡無所懲戒公上請定督撫舉劾之例一
疏凡督撫到任後滿一年者舉劾文武一次衙蠹
一年嚴拿一次奉
旨俱如公議行時 詔舉山林隱逸公上疏言圖治首
重用人 恩詔務期實選 旨准之各省於是多
有舉者
乙未公四十歲
值會試公上南北分卷宜公人才庶無淹滯疏自
是南北中卷以人數多寡定取額時四方士貢湖

南廣西瀕海俱未底定公上疏敬陳用兵大勢仰
乞先定廟算明賞罰以圖天下之太平公又上六
疏一曰破資格以用言官一曰定會計以清財賦
一曰興教化以正風俗一曰重農功以資兵力一
曰講律令以清刑罰一曰竣人工以恤民生時有
山賊高一自山西之五臺繁峙孟縣衆千餘定之
平山阜平贊皇等處往往被其蹂躪公上疏請令
直隸山西合剿務在必獲其後直隸山西合剿賊
計窮始降兩地人民俱有安枕之日矣時福建提

督楊名高怯弱無能失陷漳州公上疏糾之名高
遂被處公之在兵垣也于天下兵機之事危為留
心凡戰守攻取賞罰知無不言
上於是有大用公之意　上在太和門左東宇與　諸
王平令大學士圖海傳諭引見俾　諸王皆知之
又於五鳳樓內數名見問詢其庚甲時在廷皆加
上之注意於公也是歲武會試公又以兵科掌
欽點分房事竣有　旨令公內陞吏部補公太常寺少
卿提督四譯館未幾副都御史缺　上遽陞公為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公語人曰本意托跡清卿諳
習數載以備顧問乃蒙　聖恩超擢如此其何以
報　上又令學士麻勒吉宣公至中和殿諭以此
番擢用出朕之意非有他人薦舉不可聽人引誘
須力破黨羽之習以副倚任公稽首謝時銓法壅
滯公上疏陳六款一去生員之教習一設教職之
舉劾一裁抑州縣吏員不許考佐貳以選貢生為
之一直隸判之職作州縣陞缺一鴻臚卿留作京
堂陞轉一佐貳官員缺按季報部院　上嘉納之

十二月　上賜公御筆書一幅又賜馬　是年
三月子嘉孚生
丙申公四十一歲
上駐南苑閱武召廷臣賜宴行宮各賦詩應制詩曰海
何今風清見四瑞氣開六師貔虎助八陣軒轅來
魚藻歌周讌今筵賜漢杯修文兼耀武天眷懋隆
哉夏月同高念東梁葵石楊崑嶽瀛臺敬事聽太
液池流水聲賦一絕句云千頃琉璃太液圓幾行
垂柳映菰蒲石橋一枕聞流水夢入扁舟舊五湖

蓋公之心澹然於富貴故在廊廟之間而蕭然如此也時　上御製之書有戒殺葉舒人臣儆心錄資政要覽順治大訓勸善要言範行恆言孝經衍義等書公上疏請頒賜天下以善世化俗蓋公之以仁義事君如此時海內漸平風雅蔚起公與鉅鹿楊猶龍永年申鳧盟內丘喬文衣太倉吳梅村合淝龔芝麓唱和四方詩人多酬答之公下是有觀始集之選時雲南土司不肯投順而沿海造船所費不貲公上疏言洞蠻所以不歸者以　朝廷

欲追其前朝勅命但期歸順給以新命不必追之太蚤沿海一帶船必不能下海不若據守險要使其片板不得到岸久之自弱後卒用公之策沿海得安寇不復入犯矣

丁酉公四十二歲

正月

上諭撤太學士成克鞏回內閣廷推公堪任總憲遂家點用公受　上之知思圖獻納乃上修憲綱以明職掌疏　上命酌議具奏公因月食陳言上實圖修省以新天祐疏末云願

皇上深思遠慮救之于未變之前修德修刑持之于既變之後念海宇之初平則以寬大爲務恐驕盈之易至則以節儉爲先民力將竭用一緩二疆場靡寧招撫懷遠云云奉　旨這奏內事關朕躬的知道了餘有詳確議奏內外大小臣工務各洗心盡職實圖修省部議皆允行之時國用不足公以爲宜行屯田乃上疏敬陳軍屯大政以定足國阜民之善制事下部議未行是歲

覃恩封公曾祖樂吾祖父乾仲父拙菴三代如公官曾祖母馮氏趙氏祖母張氏程氏母張氏並爲一品夫人

戊戌公四十三歲

時撫按沿明季舊習爲詐事浮詞貪酷官員部文到日方行提問公上疏以爲薦舉宜有實政貪酷難以姑容部議行之經筵侍講講漢文帝春和之詔一條公又上時際春和請法天道以行仁政疏一曰恤貧獨一曰掩骼胔一曰課農桑一曰舉孝

行俱下部議行之時民間困弊衛所沿襲舊例殺
避差徭逋欠攤賦公以爲欲足民必先淸衛丁是
上疏言興利除弊之大莫若裁倂衛所丁田歸之
州縣以足財用以蘇民生部議如公所論是年夏
上命作擬嚴會解序公具稿進呈大意歸重於三皇五
帝之治天下神而化之使天下各復其性仲尼刪詩
書正禮樂教天下萬世之人而孟軻氏復闡明性
善之理以拒當世之淫詞邪說
皇上仁覆萬物以是爲化導助教亦使天下之人同歸

于本性之至善而已蓋公之學以性善爲宗于此
窺其大端矣
上覽而嘉之刻列經首時海內文教日盛崇尚風雅公
於是有唐詩淸覽集之選秋 上獵于南海子命
公從賜食於黃幄中論及民間收穫公對以小民
艱難所收僅足供賦 上又言古之人君唐太宗
眞宗英主又論及在廷羣臣賢否是時同在黃幄
中者李霨梁淸標王熙曹本榮也是日
上賜公所乘馬驃猝兇劃而墜之次日

世祖命諸臣作詩以咏公應制詩云凌晨謁黃幄煙中
雨露微過橋平野瀏吹角縴旗風雲破鏃鷹出草
鳴鏑騎歸 天顏思舍起作賦近光輝他日公又
從獵見黃羊突起
世祖指示之曰日外之獸此最善走也公有絕句紀之
云生擒雕弓斜控轂箭如鴟叫萬人歡儒臣後騎
承 恩賞指點黃羊親與看蓋君臣之浹洽如此
時科臣王命岳上疏請査河南山東兩省荒地着
九卿會議允行差御史往察

上命都察院保奏公保御史李森先李腾龍內保陞其
又上察荒事宜成命察法尤宜簡易疏凡七款一
分步弓之分寸一減隨察之官員一清飛荒之積
弊一減役從之繁文一禁溢田之加派一寬開墾
之新地一定察荒之限期部覆議俱奉
旨允行仍命公定限期僅定五月報命御史登堂京同
省道路遠近察荒必須親到乜堂翁定限止五
月如何能了其事公應之曰御史若逐府逐州逐
縣親身丈量地畝即十年亦不能完若令各府各

州各縣自爲丈量而御史總其成卽兩月可畢其役五月之限不爲不多矣御史乃豁然大悟是時河南山東之人深恐查報煩擾而公行所無事蓋公之識見如在高處立無遠不見人始服其爲民之切也時有流寇餘黨孫可望自湖廣歸順封以義王伊具疏向

上借餉又爲其弟討勅合公上直糾陳請之非以此悖謬之罪疏言可望悖禮背義越分干名疏上可望大懼

世祖皇帝大悅着學士麻勒吉召公至內院宣 旨云爾上疏之言最是如此乃不負職掌但以其在人未歸故寬之耳可望自此氣落請事斂斂矣

己亥公四十四歲

一月實賢于公同大學士馮銓敬奏于乾淸門

世祖問馮公與公曰雲貴爲平服否兵戈自此偃息也公於是有滇黔已歸聖化朝廷撫恤必周一疏內言黔叢魚鳥之區今兩廣湖南之地城廓崩而恐後並稽首以來王誠所謂兵不血刃有征無戰者也

但李定國逃遁未回其勢已迫若果悔罪來歸不妨許以封侯之爵倘怙惡不悛伺當勦兵追討月旅遊魂其何能久若大捐無名賦稅以慰新附之民廣地方人才以收巖穴之士用楚粵科貢以任守土之官恤投誠文武以來膺敘之彥寬一切法網以安溪洞之蠻事關各部官拯溺救焚恤此殘黎本

戶部議之是年三月奉 上命加公太子太保蓋以公自服官以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特加宮銜以榮之公在衛 世命學士傅達禮西苑賜坐書及南方有溺女之事公對以臣亦聞之 上曰忍心害理莫此爲甚是宜有疏也公退而具疏以聞

世祖皇帝旨曰這本內溺女惡俗殊可痛恨着嚴行禁革于是學士王熙曹本榮有講筵恭紀以誌其事大學士成克鞏衞周祚李霨爲之序大學士馮銓金之俊爲之讚都俞喜起之風殆無以過之矣時有打磨廠菜園圖佔公有興行南城察院公署有百姓數百號泣云廠南菜園空地住有千家今大

興縣照傳奉戶部堂牌云係臨疏署官地百姓僱
棲公曰勿啼爲爾請　命也即具疏以聞　上恩也是
上欣然從之免圈至今打磨廠百姓戶祝
年六月內海寇鄭成功率衆二十萬乘海舟突犯
鎮江瓜州陷其城撫鎮皆敗乘勝遂圍江寧賊船
逕至安慶江北大震
世祖皇帝議親征漢官應扈從者公在其內未幾總兵
梁化鳳大破之公又上征剿鄭逆疏內言操江撫
臣條居安慶條居京口相離窵遠終是鞭長莫及

莫若擧一善戰帥道將練舟兵兼撥提督撫臣
只管上江一帶又選擇大帥又撥兵糧又題用
文武其四款俱允行之至今京口駐防遂爲定例
之
世祖獵於薊州公上疏諫
世祖命學士麻勒吉傳至內院以原本付之傳　旨曰
我不日即回矣
庚子公四十五歲
正月春公陪祀南郊祈穀陪祀有詠云農務肇嶽

禮蹕輿出鳳樓城依肅漢典甲仗控吳鉤騰氣回
合律精誠備薦孝豐年欣有咏端拱可垂旒陪祀
方澤有咏云方澤近城陰冷來寒氣侵僮聲雲外
轉柳色雨中沉佇衛迴華輦星燈照夜林馨香惟
主德作頌繼元音
世祖皇帝因亢旱下罪己之詔令群臣自陳公痛陳已
罪力求罷斥本　旨帶去公太子太保並加一級
公愈加小心自思補過而已於是有嚴禁巡風御
史交通各官以肅風紀一疏有糾參不職御史一

疏有特參南贛撫臣玩寇殃民一疏有裁革巡風
御史衙差及續銀吏一疏有嚴禁外官宴會饋遺
一疏有訪行糾拾之典以補耳察所未及一疏公
又有酌議應行事例以肅臺政一疏又有再陳臺
行事宜以肅臺政一疏又有指陳貪情狡贓充斥
之根源總由滿洲莊屯防範之疏縱一疏又有請
設漢官僉都御史一疏又有海寇有可滅之機敬
陳攻剿之良策一疏其疏俱載奏疏集內又有揭
勵之來所以明人臣之廉恥官勵一疏又有遴選

據實條奏一疏又有人才之教諭宜爲旗下之什
月應復一疏又有詳陳救荒之政一疏又有請行
發帑之例省有司之費除倉蠹之根以清吏治以
安民生一疏其疏大意以民生之困皆由于有司
之貪有司之貪亦非有司之罪也蓋選京師道者
已費數十金迨指一二百金選者守候一二年遂
名一年半年援供舉貸房屋覓長班見官長赴
宴會其費不貲未任揭取京債到任必須償還見
以有司雖欲清廉而不能莫如行發帑之例拔本
東齋堂文集選　卷之二一　三七　龍江書院藏
塞源改絃易轍天下民生幸甚此疏關係吏治民
生甚大事下部覆初議行之甚便于有司又有欲
求治安良策必先立國之大本以求泰交之實政
疏內言天下未平皆由徵求太急刑罰太繁以致
良法美意不能膏潤於窮簷今當獎進直言激發
唯諾有唐虞賡起之風無上下否塞之象共尚寬
大平易之術勿爲刻薄瑣屑之計期於風俗仁厚
刑獄止息風雨調和順天道而合人情等語奏上
旨以刑罰太繁所指何事公回奏以聞是夏刻小學集

註完時天旱已久雨澤不降多方祈禱不應大學
士某懷奸結黨傾害吾類　上心惡之屢加訓飭
不悛舉朝怨憤知不敢言公曰吾受　上知最深
顧可畏避而不言哉遂上政本之地宜擯邪臣之
惡已極據實糾參一疏
世祖皇帝覽疏震怒　勅諸王大臣九卿科道會審
旨下甘霖大沛又以公居憲職不蚤糾參革職送刑部
擬罪公與某對質某人詞屈諸王九卿科道咸直
公復疏救某人罪復公官爵如故
東齋堂文集選　卷之八　三十　龍江書院藏
世祖皇帝而加覆核賜公食公退居私寓研究經學刻
所輯四書大全纂要方事之未結也公勢孤莫援
人咸危之而公伏案讀書未嘗有鬱抑之色但曰
聖明在上豈有不白之理即罷斥歸田吾從黃綺
而沒齒矣復何憾哉
辛丑公四十六歲
公在私寓候補
世祖皇帝崩時正月初八日也公入哭大慟服斬衰朝
夕擗踊幾殆作輓

大行皇帝詩八首未幾公奉　旨仍掌都察院事
上初即位未親政事皆決於四輔臣八月公自陳不職
求去奉　旨慰留十一月蒙
上賜玄狐帽貂鼠朝衣是時以財用不足加派天下地
畝錢糧五百餘萬公上疏請合計天下之兵食停
止加派以培國本以恤民力疏入隨奉
上諭傳止人心大悅一時學士大夫爲詩歌以贊頌之
壬寅公四十七歲
時

聖祖母太皇太后猶稱皇太后　聖母皇太后猶稱皇
貴妃人莫有言公與詞官鑰吉里吉曰焉有
皇上即位踰年改元已久而不加尊稱者遂上疏請加
聖祖母太皇太后　聖母皇太后之尊稱奉　旨會議
舉行六月內有通行結事之限以勵明作之政一
疏有罷兵南之大兵以省財賦慎荊襄之要害以
杜亂萌疏內云荊襄爲天下腹心宜擇一大將領
精兵數千常駐其地無事則探扼形勢可以銷奸
宄之萌有事而提兵應援可以據水陸之勝遊坐
鎮一處而滇黔川粵俱有磐石之固矣所謂百年
久遠之計而非徒爲今日一時之謀也部覆不能
行其後吳藩變亂數省動搖論者乃嘆公之先見
云九月奉　旨命往薊州鳳臺山相視
世祖章皇帝山陵地公同欽天監諸臣走馬往來于荊棘
閒登馬蘭峪很兒窩龍洞峪沸滯河夜宿帳房大
大雨雪坐亂石流水間公有絕句以紀之云傳是
長城烽火臺高峯崩男倚天開而今已見眞人氣
雲物先從龍洞來其二云葉落平原草尚肥　上

公獵騎競合圍曉來分得雙角兎一道寒光照短
衣事竣同奏後同禮部再行詳審之　旨公再至
薊州而山陵已定
癸卯公四十八歲
二月公循例考滿
上云魏裔介才猷敏練勞績素著着加太子太保賜宇
酒表裏各三疋吏部尚書缺九卿科道會推咸舉
公復補授吏部尚書公整肅銓政杜絕夤緣蒲漾
同寅協恭部政一新人才疏通無壅滯者

甲辰公四十九歲
纂修拙菴公所修栢鄉縣志及魏氏家乘捐貲刻
之孫鍾元徵君人品甚高著書甚富屢徵不起有
人誣其譏訕名公察其誣爲白其寃冬武會試
上以大學士衛周祚及公爲大主考取武進士一百餘
人公有詩云湖守妖氛已爲平　聖朝將德復觀
兵壺綸自有鷹揚作綬帶猶專叔子名勳舊愛助
思國上將亭蕭藏守嚴吏應知牝牡驪黃外索駿
容群自代情十一月公補授內秘書院大學士時
兼濟堂文集選　卷之二十　三　龍江書院鈔
詔求直言左都御史魏裔介上疏請赦公力贊之
赦詔內言政甚多長至節而不見
乙巳公五十歲
著聖學知統錄自伏羲以來至于許衡薛敬軒
皆詳著而論次之又以格物之解紛如聚訟作致
知格物解大意言窮至事物之理窮至于至善
也容城孫徵君答書曰窮理盡性至命一以貫之
無錫錢肅潤甫上陳鴻績序之時有江南大儒陸
世儀字桴亭令其徒四子沙一卿問鼎衙御百曾
未來從學沙一卿讀知統錄而大有悟慨然曰天
者性所從出也性至善者也性無不善其有不善
者氣質耳此孟子之所謂性非諸儒所可及也是
錄出而前千百年授受之統于此而定後千百年
教學之統亦于此而定矣
丙午公五十一歲
公請假省親墳墓八月出京縉紳士大夫送于國
門之外者車數百輛冬甲祭告祖考墳墓楚貢建
碑捐銀四百兩修文廟造橋梁獻對聯于文廟至
兼濟堂文集選　卷之二十　三　龍江書院鈔
聖先師殿云行度秋陽昔聖心之體喚意必固我
之私無其然太極本性萬年木鐸令傳臣恭侍至
德之今祖付且久迷之各當游甲　九叙斯文千古
在茲
丁未公五十二歲
仲日月在京掛入院辦事有科臣何金上疏請以
方孝孺從祀孔子廟廷大學士班公傳言孝孺之
議由於公擬　肩府孝孺公力以爲不可曰孝孺
殉節一家人也竟不從七月初七日

皇上親政頒赦詔於天下公以從一品廕一子遂進勅
爲廕生而以勤先得四品官生子命喬何篤乎足
之愛也
上既親政天性仁慈無疾言遽色公以爲堯舜之資進
退應對恂恂不失尺寸　上亦重公凡有所詢問
盡忠以告所薦舉皆不告之于人八月有　旨命
公祀至聖先師九月命公同冢宰杜立德主考武
會試十一月冬至奉
世祖章皇帝配享

上帝皇地祇恭冊寶上
聖祖母
太皇太后
聖母
皇太后徽號蒙
恩贈公曾祖樂吾祖乾仲父拙菴俱爲光祿大夫太
子太保內秘書院大學士加一級曾祖母馮氏趙
氏祖母吳氏程氏母張氏俱贈一品夫人
戊申公五十四歲

夏四月　命內外述行熱審公有詩紀之秋大水直
隸河北州縣民田大壞何由東允甚撫院甘文焜
奏報公擬　旨蠲免民猶得生是秋八月復命公
祀至聖先師
己酉公五十五歲
修細統宗錄自伯夷柳下惠以至顧憲成高存之
凡百八人道統行誼皆代與自著江都以下千高
行之或才力有厚薄學問有淺深時命有隆替師
友有淵源德業不同要皆篤志道修挺然自立不

欺異端潛心希古豈非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
猶興者也其大意如此時吏部疏言直隸道府應
盡用滿洲官是日同余公巴泰在瀛臺啓奏
上謂有不可公對曰何爲不可但各府州縣文皆漢字
未便料理須用兼通滿漢者乃可耳
上遂止其事不行
庚戌公五十五歲
上命公同禮部尚書龔鼎孳吏部侍郎王清學士田逢
吉主會試考　賜宴特命滿洲勳臣主席予表裏

花紅十一月初六日入闈公矢公矢慎誓之於神道
出題之後公即擬作三篇卷至晝夜閱視無一字
不經目有文可頹顏而難以定去取者必合前後
場比較以定其去取又論諸同考官曰考試官好
取青年門生故擇文字秀嫩者入選殊不知積學
之士闇若生其文必出經入史命意高遠修詞
古奧若不加意搜索則彼終無出頭之日矣切不
可也是科文最典雅而得人最盛以宮夢仁爲
首榜如李公諱光地張公諱鵬翮郭公諱琇徐公

諱乾學趙公諱申喬王公諱掞李公諱振裕陸公
諱隴其邵公諱嗣堯皆榜中士也江南選文家如
盛珍示蔡九霞上推夏許燕及等皆以爲起數十
年之衰如歐陽文忠公之主試文體一變云是年
十二月第三子蕊形生孕時嘗有佳兆其母夢隴
內有高竿雙燈公又夢有鶴啣亦實來巢屋樑
辛亥公五十六歲
春公有疾辭歸或曰公年尚壯何遽萌是念公曰
仕宦豈有定期哉昔唐李日知爲刑部尚書屢乞

骸骨許之將請不謀於家歸乃治行明章稱山四
十一歲便乞致仕知止不辱知足不殆古人之所
尚也古稱既深何可久居私寓以誤國事遂上疏
陳疾力辭
上以公所病久不欲遂公請乃溫旨慰留曰卿才品優
長簡任機務正資贊理覽奏患病情詞懇切准辭
任回籍調理病痊起用 公既得予告之 旨又調
理二月遂出國門僚僕蕭然從者數人別無行李
一時縉紳餞送者數百人詩章多有可述至里集

而刻之名曰青門集是冬公閱宋人陸務觀詩集
八十五卷仍選定今人抄成一集蓋務觀詩識見
超卓風味偏永與衆迥然不同故公嘗而好之是
冬爲兒嘉子行納徵禮于梁少宰臘月爲嘉子娶
于梁氏
壬子公五十七歲
公在與定督子姪劉勸勞等入都景閣閉戶課文
公自而歎之云蕞何歸來閒憂荷荒園老屋缺庭
柯文章應許如斑馬詩賦還應擬李何偶向高齋

亭寂樂時烹香茗對藤蘿春來桃李爭先發花見
高衣翁落多春
世祖章皇帝實錄告成 上諭吏部
聖祖仁皇帝實錄告成克昭一代之典章永垂萬世之模範臨
修總裁等官著有勤勞宜加寵錫加公爲太子太
傅公具疏控辭奉 旨
世宗憲皇帝實錄告成關係大典鄭重纂修著有勞
績所加官銜已有諭 旨著祇遵成命不必控辭
是夏居栢鄉輯孝經註義纂集格言門瓊琚佩語

詞林孫岍瞻曰註義補先儒所未逮爲後學之津
梁六經奧義首在於兹有裨聖學非淺鮮也瓊琚
佩語一編格言正訓惟是力行未能時時撫躬滋
咎耳岍瞻名在豐亦庚戌科所取士也公又命
岍瞻書鏡湖堂扁取唐人賀知章鏡湖一曲之義
懸之於肯遂園園在城東南趙氏之菜圃也售之
于公革堂三開傳亭一座費止數尺而已公嘗咏
子美詩云水深魚極樂林密鳥知歸湖中有小舟
每與友人徜徉蒹葭白露之間與鷗鷺爲隣作南

湖釣艇賦秋八月
上又欽賜公裘緞七表裏青馬一疋鍍金鞍轡一副白
金一百兩公具疏謝又奉 溫旨褒是科順天鄉
試姪總中式未幾公弟辦若病故公哭之慟有詩
八乖行會共頌哥書自許才華世不如蹭蹬中年
始發跡絕塵一 令便懸車治留棠蔭稱遺愛詩積
卅篇是蠹魚此後五人中少爾臨風灑淚滿衣裾
又諸昆濟濟樂笙簧九月猶同宴一堂莊菊花幾
陶令死青山酒渴滿價十椰座作賦客驢背千水

臨流羅野航寄語姪曹須珍重生平著作謹收藏
蓋公之篤於手足如此又有思故友楊方伯詩云
老來無友爾堪傷聞道朝華與夕陽曾謂月亭續
子美誰知河內損嵇康孤城畫角樓空倚紫塞征
鴻背有霜鄭與鄉人志爾我風流今識展禽狂
癸丑公五十八歲
春日公常攜友人遊張村園亭是歲孫北海寄一
聯云文中子門多將相郭令公身係安危又一聯
云司馬有時稱獨樂希文無地不先憂蓋以溫公

文正許公也

甲寅公五十九歲

值二逆之變征南大兵過梲水有滿漢中書舍人來謁公詢以方畧有江南人佘謙對曰進古者云戰鋒正鋭宜于守公曰是也能守而後能戰耳是有見

大行皇后崩部文奉 旨停止哭臨不成服公上恭慰聖懷疏

乙卯公六十歲

時公叔龐倫正任潮州太守不肯從賊爲賊所執

是年公以歷代古文無善本選定本選行欣賞集自左國迄元明皆有序文冠其卷首而其總叙云歷代古文者

天地之符瑞人生之菁華也自伏羲畫卦倉頡作字而人文啓矣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於是乎易以象之書以紀之禮以敘之詩以咏之春秋以正之然後天下萬事萬物之理始爲故五經者萬世文章之祖言有夫子刪詩書定禮樂刪高堯舜以北已聖之言存左丘明親受經光猶未盡得聖人之意戰國秦季其言雜亂兩漢猶猶後古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班固其最也六朝綺靡日甚唐宋之間有歐陽一二君子起其衰而振其弊蓋必得經之意以爲文而後其文足傳此文之所以與立德立功而並垂不朽者賞類選本雖多輯雅者少梁昭明太子文選繼輯前書而專務詞華眞西山先生文章正宗始向正文而文體割裂若近日之名世文宗古文奇賞古文必正等或畧而不備或駁而不純批評之語脫據荒謬既以傳流俗後生小子失所依歸而反以銅等耳聰明迷惑其心志非所以端教化而訓蒙上也今里居無事乃取幼所誦習古文推而廣之而稽據傳輯考訂十有國今本及廿一史各家文集而爲茲選自乙卯之夏四月至秋九月克竣厥事一心一手不假他人蓋不遺餘力矣篇既在之說務盡行定間另由己意其文隨時代而序次不分門類各體具備存人自得之耳雖非昔賢能編虎之彩之畫細囊細簇之興會而有文宗愛手彬彬郁郁者也集成名目欣賞蓋有取於內周明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之義焉學者倘尚文以見道由古文以進於五經聖人之意可得而求也

丙辰公六十一歲

春爲子務形延趙州歲元裕爲師因郎公自敎之

是歲刻鑑語彙世編鑑語者閲司馬溫公資治通鑑而撮其要者公自甲辰以後即閲通鑑全書常苦其浩繁難記因摘其要者抄錄成帙初名鑑語坊左江明內語之意也究平孫北海先生曰是書足以經世因易此名辛亥歸里覆閲壬子又閲一週再加增益分段之下詳畧不等識其所見而論斷之前後有十年之力至是始付剞劂其後二年始告竣孫北海嘗自左馬以後世鮮史材茲書本

末其脩采取精要詳議確正經濟文章兼總無漏
中丞豐謂其體裁同於左國識議過於盧陸大抵
開一奇書也魏伯謂其嚴正直追宋紫陽但
爲涑水之功臣乎一時廷臣學士大夫爭欲得之
是年會試公姪鋐中式
丁巳公六十二歲
是歲公次子嘉孚歲貢閒無事取余增蔣楚珍
先生四書舌存刪定之令人抄錄成書名曰四書
惺心編未能刻也著有樗林偶筆上下二卷上卷

多言性理下卷多言世務樗林者公所居之東莱
圃也多樗樹故名是年因爲公子嘉孚選易課自
作易文二十餘篇輯先賢卜子夏集成又節抄家
語而刻之八月公孫世胥生
戊午公六十三歲
是春
上命在廷諸臣及各督撫舉薦博學宏詞之臣有陝西
道御史焦榮以公應 詔疏內稱公優緒翰苑品
行夙著淹貫經史之學兼富著作之材學行兼優

韓歐方范之儔等語然公素不識其人也總憲魏
環溪曰邇來第一篇大文字也魏環溪自丙戌通
籍以來與公志同道合三十餘年矣未嘗不以學
問相切磋也太夫人墓誌環溪倩公爲之嘗欲自
手植鄉人欲其令嗣學詠來公詩止之惜有老友
瀟灑山莊來耳又著樗林續筆輯邊塞佩語佳言
五經等書又批四書行旋著因書提講以訓蒙公
少子務形延師李蹊如教之是年爲務形結姻於
保定于氏乃公丙戌同年少司寇于岱仙也九月

降下縣大水知縣不肯報災公力勸之申請撫院
題疏得免十分之二
己未公六十四歲
春公爲少子務形選刪蒙課文及墨卷親爲講解
通鑑古文必讀等書是年二月內會試題至公作
擬程三篇爲大名進士孫心一徧呂臨清作詩云已
未科春榜未發猶鄉相國寄示擬程一篇賦贈一其
公少提久不聽鄉呵歸閣功名萬事鼎高臥方知
天趣看宗班轉覺因緣多洩愧緣其錫公詰妙墨
新倚來非歌添硯濤一千山妙化爲飛雨長蕭蕭
鎮上元懸見人文八變風多將素質綴青紅示知

楚相終歸隱觀似中郎却末工誰陪危峯望日月驚觀彩筆闘淵叢名經出自調元手雲霧齊开見碧空其三云經義掄才令典垂每隨世運轉乎奇文思落紙誰能主風氣移人自不知自是一燈傳慧業青雲多士最風儀東山正好耽絲竹爰字荗窓消帶將其四云山中宰相致書裁五典三墳一徑深黃閣絲綸業雅化乎泉花鳥寄幽懷窮愁乘遊乎名地諸衛鄰壺垂教心猶貴洛陽欣再見雄史依舊辭亂林四月長子勳以廕選補刑部四川司員外

時有戶部一缺或言其利者公正色斥之曰少年

未更事務受

朝廷恩典正好練習刑名廣行仁恕何以利爲作家書

以此諭之隆平縣滹河口決淹沒民田數十村公

告其縣慰修之仍作詩勸勉不一月而堤告竣數

十村之民始得佈種秋禾不至逃竄也是六月第

補易經大全成十月嫁第三女子高邑李氏婿名

李雲麗故明相國李文節公之曾孫孝廉李俱之

第四子也十二月

賜日講四書解義公具疏謝內云修身爲本列大學

之首章允執其中冠啓論之末篇中庸言天德而

歷叙九經三重孟子陳王道而亟稱發政施仁義

蘊弘深體之有要人君爲學原不同於儒生之尋

章摘句也又云今者用人行政次第舉行小醜漸

次削平尤深根本之慮貪污雖已察處更嚴徇縱

之條足兵餉而仍不病乎民生阜財用而仍勿傷

乎國體崇節儉獎清廉則稗工自勵恤災荒均賦

役則百姓自安云云上嘉納之

庚申公六十五歲

客有問公以何樂者答詩云偶爾一樽席今宜二

仲延那知其樂地不在貴乘軒詞賦驚前輩功名

讓後賢庭前花燦發菊我醉如顛是月公次子西

行省公弟於不遇公長子勳陞刑部貴州司郎中

五月公少子勸形出痘百日限足始入學爲之選

古文累卷時文俾肄習而每日輕飾所授書必親

爲之講解公所著希聖錄十餘年至是始成其書

有五門二十五目一曰爲學門目曰格致曰存省

曰謹愼曰遷改曰闢距二曰惇倫門目曰君臣曰

父子曰夫婦曰兄弟曰朋友三曰政治門目曰宰

輔曰臺諫曰牧守曰教化曰武備四曰教家門目

曰勤儉曰學問曰敦睦曰仕宦曰祭葬五曰涉世

門日曰願養曰慶豐曰謙忍曰義命曰應接孟致
知格物正心誠意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俱蘊括
其中矣是歲刻女誡女孝經女論語成其女論語
則即舊本而删定之也女誡女孝經如舊
辛酉公六十六歲
正月十八日公少子蕍彤應督學吳公科試取中
入學第七名十二月公長子刑部貴州司郎中勷
代領
上欽賜日講尚書解義到第公謹設香案望

闕叩頭祗受訖具本恭　謝疏云竊念臣才識迂疎學
問淺薄不過粗通章句而已若尚書一帝一王之
大道敬天勤民之極則何能窺測一二蒙
皇上不忘故舊念及犬馬曾
賜日講四書解義一部發四子之心傳繼千聖之統緒
臣朝夕講解愚蒙之心日以開豁茲又蒙
御賜日講尚書解義臣展卷跪誦大義昭然虞夏商周
四代之心法治法燦然紙上
皇上括之以敬誠中而危微精一之旨平章協和之化

姬堯舜而軼湯武者其志勤道遠具見於
御製一序中矣臣雖跧伏草野讀
皇上所賜之書如侍
宸扆之側繹
皇上所製之序如聆咨儆之音臣何幸邀此曠典受此
隆恩得聞所未聞以不虛此生也行見
聖子神孫奉以為保邦致治之寶鑑官紳士庶守以為
亮工熙績之洪謨　社稷享無疆之休將服綿縫
新之慶矣二月內

皇后梓宮發行是時在京諸公多有勸公北上送　葬
者公以巳係告病之官具疏陳明非敢求安逸也
茲大臣之義如此四月內公少子蕍彤歲貢入國
雍塾師李濟如丁母憂公仍自課督之七月值公
懸弧之辰公長子郎中勷以長安公卿大夫贈詩
裝屏寄至更大學士高陽李坦園先生為之序曰辭
今上御極之二十年也七月二十五日是為栢鄉閣老
貞菴魏公懸弧之辰先是歲在乙卯公屆六袠大
慶時值妖萌竊發
聖天子奮揚神武掃除遺孽所在用兵烽燧相望靡有
寧息四方來致賀者公槩卻之郎與海方今闔
八埏江楚滇黔巴蜀諸地牧寧底定海宇清晏正宜

柏樂公長君比部照勤暨門下士之仕於朝者謀
所以爲公壽而乞言于予予與公拔幟輔爲元孫
郡於郡城爲齒錄實同里居同而受試南宮綸睎
公藹詣之末則通籍同朝
世廟肅皇帝有殊恩擢省史館府歷留侯
皇上眷注恩渥供職編纂歷事有年然常朝夕與共則
受尋朝之寵遇同于外公最深見公亦最久
洪司敢爵卜肯諭獻陽偕上范而決書謂學相行
壯道陳官行其言宇相諫官繁天下之事行天下
之責諫官譯果與掌相等然自漢唐以來相業之
嵩熹唐房杜而下惜宋仁英兩朝爲最著其時如
韓魏公琦范文正公仲淹富鄭公弼杜祁公衍歐
陽文忠公脩文潞公彥博相繼登朝文忠與人爲史已分
要其以諫官而登宰輔者識相業交忠一人所已今
居諸公在仕版由中秘居諫垣者十年三爲部史大
夫者十年由家宰郎入秉銓聲者七年二十年中
不爲諫官卿爲宰相以一人之身兼二者之任
而獨專且久以展其蘊藉領盡燮理參贊之歟

陽以後惟公一人而已公行綜陳人全言之明旺
寧諾旬無不言以肅班略也則有請舉論苛之疏
以端士習也則有孝經之疏以諫民隱也則
有撫養流亡也則有加派之疏以飭武備也則有軍政之疏
核錢糧敬陳理財之疏以表忠烈也則有褒錄幽
宗敢陳用兵大勢之疏若條議八事則有陳力
忠爲鄰之事斜之之大全計若切數奏始與觀
于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切數奏始與觀交
貞之卜思卜漸相上下者躋仁上下克有才數敘綸
之古昇卜公以銓衡重任不踰降爲是北輸中台公
公詔黍閣政平章國事爲朝廷計從象爲閣
罰形疾告作性有人所不及卻不及見者每下退
食之嚴自經史子集濂洛關閩百家衆說陰陽其
律山純也志之書無不肆力研究以給絲邪論道
之貧
乃侍公爲股肱心膂不可一日離左右而公處號
乙休協恩撫持本思綸予告歸里一時公卿
大夫設供帳祖道都門外京師之能詩者率爲咏

歌以張大其事比之禊琉廣受左爲遇之公之遺
邊采父哉歸則杜門掃軌窮幽探賾凡所著述如
知就論性約言讀書希賢著議以及經世懼心者
編清覽湖涵敘資集清宅詩其外克棟盃與身
等有公名出則爲國家之軸今則之作述之大
篇業藏者而功專付梓可古偉人已歟
陽集中載山原木劉于勸數卜代言章奉幽其
他若十名今本六藝危有宋言文章忠通武
以公銀學其機機手丹列那古文若其奇壁
開緻多撰達閣然以及道任舊者公小
之及也首貂叙致家文受公太討留
守尚循賓卜鄭公辰庶可故古以忠交止公
先等其十人中丞英會閩其像司吾美是
文正公年最小亦已六卜餘予辟不以敢以文世
自光哉觀公聞兄事者也異日者數
予光大化日之恩優游林經從公卜既序石几川
實緻月之閣亦如香山滌社故事藉德談述歌咏
太中史敘乞公以熊經爲伸之術追遐物外以願

益天年公其能諒我否耶遂不辭而爲之序是秋有閒吟七言絕句云
參鄧煉氣皆多事只是還他太虛妥坐不知秋
欲老早移十轉月明初又云穩臥都南月掛村樹
無積當篋無銀五經珍囊時披誦此寶真堪遺子
孫又云心即性兮性即神此真之外更無真有
無惡誰無善一點良知更何因陽明云無善無惡是良知非善非惡何
又云天道原來是自然渾淪四七度周天五是日
月皆東轉如此光陰成歲年冬爲丹作張萬臣爲
易形講易經十月承年工部尚書冀公諱如錫及

公婿冀棟來與公次女行納徵親迎禮
壬戌公六十七歲
四月張西山先生自山左差人來求文集序公作
而寄之西山者京師人橫渠張子之後著作甚富
得濂洛關閩之傳與公契故爲序之公長子勤附
江西建昌府知府八月又革削希聖錄九月爲務
形娶婦於保定于氏
癸亥公六十八歲
正月公爲少子務形講考經點四書集註張閣老

直所閱韓選舉卷訂正魏氏世德家傳錄及衡山
公樂吾公乾仲公捆卷公文集未刻者皆刻之礪
刻輿勵近草秋點定諸理齋通鑑纂要閣朱文公
集完十月送栢鄉知縣邵公嗣堯歸甲邵庚戌之
役公所拔士也以清直故不合於時嘗題贊公小
像云可舒則舒可卷則卷既直而剛不爲偏頗正
色立朝百僚斯魁胥□及民匪躬蹇蹇黃閣宜獻
閉邪陳善我后之德勝於二典有古曉曉虞公以
辯勇退急流當沙以術左圖右書爲文日演經飽
其腹史取其衡文富范韓蘇草燁燁夫豈容私公
論不外公像儼然公心如洗順學齊鄒誠淳是選
古學之鑰公開其鍵是冬批評易經存疑完
甲子公六十九歲
正月公兒歸運使竟甫公病故公哭之慟未幾南
宮杜子淳之孫子杜時鎮公之友也公之友無幾
孫徵君孫北海魏環溪申鳧盟楊猶龍魏蓮陸郝
雪海至是而零落殆盡矣公作詩輓之六月　上
論開列原籍德望大臣起用部臣首以公名入爲

某所阻不果行秋七月十九日恭人卒公次子
務孚生母也冬公爲少子務形選定時藝仍削刈
講論常至子夜不倦偶病自書遺跡稿付務形收
藏云後日即以此疏封貴其生死了然如此
乙丑公七十歲
春正月公四女出適真定梁氏婿名允莊蒼巖相
國之胞弟子也二月公姪務中進士五月選庶吉
士
上御軒視點閱名及公姪　上垂問公起居甚詳因問

宛平相國曰此人是其胞姪乎對曰乃其胞弟淵
州同知爾盛之子也遂蒙　恩選入中秘焉其年
七勛以易經日講解義公具疏謝夏公偶行跌傷齒復傷
若熱齒齦甚劇延醫治之于愈然精神猶遜往昔
矣七月長子勛以慈母例自進吉旃恭人來歸
揚江西巡撫安公世鼎齊諸可道乞壽屏于長安
門生徐公乾學孫公在豐嚴公我斯李公振裕王
公掞等亦製屏祝公七袠壽巳宛平宋長洲梁眞
定吳漢陽徐崑山李合淝陳澤州諸相國杜秀水

葉平原諸公俱有詩迺祝備極一時之盛公嘗以
潴偷答謝是冬常在內室靜處屏絕外事無人日
人生七十古來稀況巳位叨台閣迺遂林下者乎
自娛尚何分外之求哉

丙寅公七十一歲

元旦自書一聯云烏頭宰相歸林下十有六年常
惡乾乾翼翼白髮書生慶青春七十一載猶志戰
戰兢兢盡公天心澄澈生死勘破故自書曾于臨
終之旨於柱以驗其學力到處惜乎人未之覺也

秋二月賀公燕母周恭人節公七叔湖州太守蕭
機為元配也倘叙打來賢官負壽之期公并皆不
過七十若亦自況之意耳入月果內吐血昏眩移
刻方甦公半日精神健旺以七旬之年日日未少
倦暇時下氣甚常至夜分為子弟講習詩書喪
或批閱與文節節飲食日下十有少年人所不及
因啟齒之後庸醫慢投苦寒之劑致敗血于脾於
內初八日復昏眩少刻醫家仍認為痰火投以梨
藕之汁病愈深矣二月公病少痊然神氣不能平

復病中猶常呼子弟侄孫前朔滿諸書以自娛樂
其人性好學至老不倦也四月初五日公病大作
至初九日丑時正襟危坐而逝遺命刻揚公納龍
伯武侯詩於墓右其詩云定軍山下路不相有孤
墳故國空流水荒阡尺吊坐君才自十倍人意竟
三分行客年年過鬱憤不可聞為公武侯十倍奇
才下視管樂且佩其鞠躬盡瘁之言而以之自命
也長子勛等仍錄公前為遺疏入告繼而撫院
于成龍復有開臣病故一疏本

旨給與應得卹典禮臣復疏准與祭葬先是公立朝游
曾無意中開罪於某及公病危疏入
上問及公品行某以非言加之並欲奪公卹典賴學士
徐公乾學力爭得　旨依禮臣議而議謚之典竟
阻撓留中矣於丁卯之二月十二日欽差井陘署
道周濂祭於里第于己巳之四月初三日葬公於
城南路村即聖德村之新阡徐公乾學誌其墓銘
曰從盈必大始賞天敍參回起魏蕃昌施祉高平
鄴同類復其始綿延蘊崇篤生夫子弼我　與運

官用儒起道弘古傳臣輔燮理移病致仕帝俟年
齒星終踰四稍徉閒里忽疵易退自贊云爾稽古
典學著厥紛紀壽考彌性隕于仰止赤志商計銘
藏奚委宅兆食墨固安歸體利其後人綏爾百祀
家宰張公士甄冢宰劉相國李公天馥書丹允孚之
韓宗伯菼撰諸夫人並會葬焉題墓表者狀元少宗
伯嚴公我斯也葬後二年本鄉里紳衿士庶公
舉公德行學問事業經濟具爲配食
聖廟蒙撫臣郭公世隆批云原任大學士魏　公德業

文章本部既夙既佩服在即詳請　入祠復蒙
學臣顏公藻批曰看得已故大學士禮部尚書
魏公諱裔介行誼純粹其功德昭歸諸林泉負
天人競且鳳池功多啟沃當蘊陳奏不異又敢說
旨按筆成文秉鈞作翰相國
帝乃資乎補衮人壽仰其思中緣野中泉於門邸掃闢
銘洛傳繹思粹師名為理學醇儒豈特邦家元老
乃　賜祭賜葬已渥殊恩于九天加豆加籩未承
明禮于千禩宜從公請崇祀二丁遂於是年八月

初一日迎主入祠致祭並經事者守道鄧公嗣兌
巡道許公兆麟署井陘道真定府知府馬公世恩
趙州知州龔紫宸鄉知縣陸寶批各有批詞載鄉
賢錄中是冬奉
旨修三朝國史徵取公所著書遂將公詩文奏疏存稿
並咨送部院載入國史永垂不朽云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二十終

林蕙堂全集二十六卷（一）

（清）吳綺撰

清康熙三十九年刻本

林蕙堂集二十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綺撰。綺有嶺南風物記、已著錄。王方岐作綺小傳、稱所著有亭皐集、藝香詞、林蕙堂文集諸編、綺沒之後、其子壽潛蒐訪遺稾、合而編之。此本一卷至十二卷爲四六、卽所謂林蕙堂集也。十三卷至二十二卷爲詩、卽所謂亭皐集也。二十三卷至二十五卷爲詩餘、卽所謂藝香詞也。二十六卷則以所作南曲附焉。

國初以四六名者、推綺及吳興陳維崧二人。均原出徐庾、維崧泛濫於初唐四傑、以雄博見長。綺則出入於樊南諸集、以秀逸擅勝。章藻功與友人論四六書曰、吳園次班香宋豔、接僅短兵、陳其年陸海潘江、未猶強弩。其論頗公。然異曲同工、未易定其甲乙。其詩才華富豔、旖香在玉溪樊川之間。詩餘亦頗擅名、有紅豆詞人之號、以所作有把酒嬌東風、種出雙紅豆句也。所作院本、如嘯秋風、繡平原之類、當時多被管絃。以各有別本單行、故僅以散曲九闋綴之集末。統而觀之、鴻篇鉅製、固未足抗跡古人。而跌宕風流、亦可謂一時才士矣。

海內諸名家鑒定

曾讓老 沭樂存 兩先生[illegible]

吳園次先生林蕙堂全集

本衙藏板

序

夫文章翰墨之傳也亦難矣哉一
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文以爲之重
而傳之然而文不極其工則不傳
文不擅其全則不傳作之於前而
尹殺之於後則又不傳嗟嗟文之
傳倜若是其難歟余同年友江都
吳薗次先生詩古文詞名海內者
四十年其古詩近體淩淩乎直追
晉魏駕軼三唐矣而排儷聲調之
作則六朝也唐宋也實足以副之
而名不虛少年落拓性豪邁不事

檢束遨遊徧天下故其爲文類多
英爽淸眞典贍該博都歸爾雅而
侘傺怨誹之音堙鬱抑塞之什集
不少見嗚呼非其胸次磊落性情
淸曠而能如是乎宜其領袖群流
跌宕騷壇也或曰蘭次之文長纖

短幅沾丐詞壇風流文采掩映一
時可謂傳矣夫工則傳也固宜然
數十年來縹緗散失墨瀋欹零剩
稿殘膏莫攬其全是其人傳而文
傳之而不全可乎余則重爲蘭次
悲而轉爲蘭次喜余與蘭次昔日

同選中翰前後同與大郡而聲容
謦咳靡間晨夕固情最親而交最
篤也乃令子彤本年弱冠即氣宇
岸然詩文淸妙余昔見之撫其背
曰子才克步武王獻之今屬延陵
矣或謂蘭次有子蘭次可以無集
也余曰蘭次有子乃蘭次之有集

也歲己卯彤本來粵謁余余念昔
年與其尊人交好之厚忽焉塵世
之隔愴然傷之蘭次素懷伉慨好
結納歷任淸白故其家極貧宦況
蕭然靑緗黃卷之外所遺無他物

今形本遠涉珠江將謁其欲求杖頭之助以恣遊覽之興乎形本則否否出袖中書數卷讀之則其先公之遺文也余竊怪之繭次乎曰喜作文然不自收拾輒爲好事者持去余方惜其文之傳之不全而

今集之傳而全焉喜而詢之始知形本竭數年之精神搜遺採逸求之殘編斷簡之間十得六七又以金往好事者之家購之抄錄成帙倫次顛末瞭乎撫羊令之遺碑而有不泣數行下者乎然余轉爲繭次喜喜繭次之有子也喜繭次之子能成其集也閱五月剞劂告竣余爲序之古云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斯語其信然歟庚辰七月既望會稽年弟魯超拜題於粵東薇署

大業惟三立言竝原于功德弘文
無兩善作尤貴於纘承盝簡傳心
識是杜家之庫鯉庭授帙知為曹
氏之倉攄壯采于典謨永英華于
堂構所以肴吾父子竝擅清新孝
綽弟昆咸推繢藻修詞各異必擬

奥于諸經著說雖紛務會綜乎百
子薄撒行而崇駢麗豈是定評師
八家而詘六朝亦非至論總期珠
玉為心方見蛟螭在手廣陵吳憲
文先生才重兩京望隆三事笙簧
藝苑文章高華國之名鼓吹詞壇

經術裕濟時之略早膺清膴叅省
才郎歷游名卿冬官峻秩躬逢盛
世聲貫斗而徹
九重任寄專城福為星而占一路褰
帷問俗露冕行春節凜懸魚清介
本之天授操堅蘗鹿潔廉出自性

成況湖郡爾時乃倒懸已極門開
告密奸豬蠡咸獄起無風兵緣棍
線道路側目氓庶寒心先生偵其
根底殲厥元兇雷擊霜飛爭知火
烈狐奔兎匿共凜神明既鋤稂莠
于無遺斯植芝蘭于有永擁護樂

鍼之族坐臥春風保全却克之宗稟陶冬日於是禮賢關館鹿車駢問字之人引客同車馬帳溢橫經之子公餘之暇逸興偏多蓉升山頭爭賜華春之曲碧瀾湖畔閒閣樂聖之尊無何市虎之嫌忽盼車

蕙之謗劉寵去位下拜宛似棠陰陸績抽篸墮淚依然峴首先生則一肩琴鶴滿篋縹緗早賦遂初還歸吳市長眺招隱仍住溪陽從此竹屋花潭惟向烟汀月榭王右軍頻年肥遯屐遍區中阮孝緒樂志

逍遙神遊物外凡經馬跡即著鴻篇獨是庾開府之集幾閱存亡杜征西之碑兩懸山谷詎非梨棗曷誌人琴哲嗣彤本世兄慧由麟種品號鳳毛寶其瑤篇時抱箕裘之忘遠遊珠水重爲剞劂之謀頻使

蕭齋歲登上選遂教汲郡快覩新書僕以孔李之緣漫附校讐之末焚香披讀筆陣摩空息意高吟文瀾倒峽歎觀止矣又何加焉嗚呼虞卿用老乃成垂後之書屈子經窮爰有憂時之作必齊深而光爍

斯理沛而詞昌先生之立言洵一
原于功德先生之善作實有貴于
纘承也昔賈舍人冊撰鴻章能繼
兩朝盛典王贛水詩工雁影遂作
天子門生今彤本金昆克守遺編
力持家學專精筆札劉向已得劉

歆最富典墳王羲更逢王獻出其
麗制足當繼體之稱列之華班無
媿傳經之目矣康熙庚辰春二月
吳興私淑弟子沈愷曾拜書于羊
城官舍

序

有其性情然後有其文字貫道義而
爲言邇近拔分久要不忘可以自信
其生平而人共信之者惟　聽翁吳
先生之遇余也憶四十年前訂交於
廣陵先生盛年褒舉蜚聲天府排金

門遊玉堂其立言也將以鼓吹休明
登諸雅頌而余放曠山野得更敵造
階不以方外人而目之踰年蝸頭簪
筆掌中秘
諧制遊逢
聖主鑒賞綸音煌煌稱其臨文克敏遂

拔薦郎曹足展其蘊蓄未嘗不歎羨知遇之奇也未幾一麾出守移書爲溪山風月主人瓢笠往見其文章益閎恢偉麗臺閣崢嶸學博而情眞言近而旨遠掩王楊之風華挹庾徐之藻澤駸駸乎才與年懋矣及解組歸

序　二

田適興山水梁溪開社重聯舊知先生沖澹自足文酒言歡不戚戚境緣而心胸豁如也又越十餘年余君粤之長壽寺先生惠然肯來風晨雨夕談禪賦詩年高而才力強健酬唱靡輟二年別去東下洞庭往返作萬里

遊何其壯哉迨春秋雙更余復踰嶺叩門執手兩人垂白而文章性情两悖初好詎知此別遂爲永離鳴呼長星明滅西州涕泠知己之感能有幾人不愴然以悲何能已耶適次君彤本抱遺編來遊五羊謀授之梓余雖

序　二

屏居世外而悉疇昔交誼樂爲之偈釋其林惠堂儷偶賦記古今詩體填詞若干卷以行于世傳厥先人惠茲來者閱歲而棗梨工竣彤本屬言于余夫一濱海枯朽衲子何足以表章大人先生姑序其四十年終始交好

如此而凡誦其詩讀其書可以知先生之眞性情眞文字其搘嗣之肯構從可知也已

昔

康熙庚辰長至前一日五嶽行腳石頭陀大汕合十題於曹溪方丈法

席　日

窩堂

原敘

陽羨　陳維崧

山名唐貢峰接道場水號洮湖波通上若吳震入越家以茶荈爲生稽栝閒郁處處紈羽變成市惟彼當湖兩郡夙稱髯酋之邦曾開名社名賢出作吳興之守其人也盡省學郎含問貢客爲臨蜻肦撰詩酒之總持舞榭歌樓擅湖山之宗主時則秦川公子爭願依劉西鄂文人咸思御李白蘋洲上依稀過德高門碧浪湖頭彷彿華陰上市銅蠶夜滴尚飛麟衫鐵鳳晨開便翻鶴蓋

三明七孫家鏤管以供來兩到雙丁捧鼓槃而押至獨有鄰人兇居旁邑獨弦衔奏情合流水之中波刺難前客有亂山之外惟眾客賞歎其拙乃先生正賞其愚既而閑濟解組仍住潯陽梅福抽簪偶來吳市乃於尖聰之辰猥有下交之雅股勤訪戚流連杵臼之間慷慨推哀歲悲風雲之氣時則鄰人方嬰痼疾孺江花之就落甫遭錮朔當滿髮之將判方逢鮑叔嗟乎文舉何人于卿足下干戈載道偏來鼎躬以逼來閶闔交衢獨造寒門而遐大君非有爲僕豈無心自此從遊淹留歲月東

吳麋鹿美人羅綺之場向嗚咽霸王繁華之窟以及
寒梅縞夜瘦菊叢秋藏鉤賭酒之場刻燭分題之會觴
餘舞罷紅燭熏天莫能橫刀揺羅藏𥧌先生莫不躬與
此間賤子亦復激昂其末一日者水國斜陽坐客半更
衣而起高臺古樹羣公皆載酒而從君顧挽余吾其語
汝昔者絲綸而降代有篇章雨累以還人多譔述自修
學之師心致前型之偭矩原其流失厥有二端紀庫千
運筆成錐解律金署名類屬宿儒老于高譚內則歸藏
末學小生粗識孝經論語上車不落便尊唐宋而溯周

秦體中何如輙誇開元而卑大曆是則肘無故實筍鮮
縹緗裸民詂務紋爲太華瞽女稽西施之功笑此其爲
獘一也或則僅解丑鑴差工獺祭悔讀南華之卷不精
爾雅之篇倣爾成碑版之作紙堪借面帚喪微瞷陵離
別之古僅可送人作郡不知六詩三筆紛紛以在艷稱
奇四庫五車往往以沉雄入妙徒粗剽筌蹄之是後將
風雲月露其奚爲是則刻尖擣之木雁未必能飛琢箭
上之金徒何曾解舞成都粉水弱錦濯而寧鮮河北花
箋鈍筆揺而失麗盍成捋撏劣得揺摩此其爲獘二也

以此二獘足者百家今吾師有見乎此于知其免矣且
夫翰起雙環假奇龍爲十將兩劍並截蛟犀剉石以迄
今羌無奇而不偶是故珊瑚筆格五說庭徐翡翠書牀
交推温李晉家潘陸宋氏除何南朝則江鮑齊名北府
亦温邢競爽歌樓觀何元白同聲酒舍吾所刪秦繆譽
昔人所敝何代無賢當斯世而有吾兩人也寧集成而
無于一言予僕愧其梢僭遙所尚履歷未應罔負諾以
適年擬作雅工從含宅而稱自爲當盛論之再三爰書
倫揚之萬一爲魏公藏拙數行敢云金玉之投惟惠子

知余與目亦望瓊瑤之報

原敘

黃岡 杜濬

文章之道體製固非所論也惟貴夫專以盡其才然後成家則傳可必焉蓋不專則不成不成則不傳不專而成其成必不堅不成而傳其傳必不久自然之理也吳子園次與余遊好稱異姓兄弟三十餘年俱以爲文章各就其才性之所近以從事於古人園次高華爲六朝余疎拙爲八家然余之爲八家也時即時離時作時輟雖少有所見而不能窮其際未嘗無一得而不勝其失也太史公言項羽學萬人敵又不肯竟學余殆止也是而園次之爲六朝也則專心致志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盡其才以爲之遂能俠古人之奧而極其獨傳之妙蓋惟其專以至於成是用傳焉而余反是也或問園次精粹止此乎則又有說焉記曰有本有文立言之道也忠信本也詞藻文也今有人于此挾韓愈之筆而爲佞道之言諛邪卑佞則君子羞之如其言本忠孝發乎情而止乎禮義正使駢儷組織如徐庾溫邢江鮑沈謝班荀孟復生不能廢也園次之文何以異是且嘗徵之千古武侯出師表文章卓行而陸宣公奏議詔章黎冬對仗至今兩賢之則可以知文章之道不在體製矣以此序林蕙堂集亦有當乎

原敘　　　　　　　長洲　尤　侗

延陵季子華胄無雙商山老人齋名有兩廷璲花之苑生摽仙才登太子之樓熟精選理竹西歌吹蜀山行間瓜步煙雲郡來守禪風閣製舍人之樣騎曹傳司馬之書述典郡於蕪城每浮家於稚鼎名村酒雜管聞蜆首之遊觀落茶香共看前溪之舞悅而官齋夜四壁圖書多流寓下他邦暫言旋于故里康山隱處重携黎杖蒿轡邗水歸來相遇酒旗歌扇琴樽無恙宴樂新知花

榔猶存詠懷古跡彈廣陵之散不減嵇康發蕪城之歌無慚鮑照班楊降體偶成四六之篇敘隨心還爲七三之格於是昌黎毛穎磨墨長鈔子厚梓人削斫夜刻精雲亭之好事賞東里之奇文對此倘移篇之首肯誰無幼婦之辭集翠之工雖有壯夫學雕蟲之技卿當獨步已傳頌於南人僕亦效顰應貽譏於西子

原序

延陵山有鳳池世仁栾漪豐樂水通貨海人顧乘風故泛宅浮家旋見侶鄉於夢而發棲作賦離恐做士於檢此糺以詞人紫綬仙吏早寫瓊花之地新歸蝦菜之船也於時門練下條松間流落而逆萬不天牛紛披始信逆瀛居然里閈無故國之喬木有先人之敝廬恐看三徑就荒輒使百端交集松楸展罷忘尋鷗鷺爲羣風月閒來便與溪山作主然而情耽問俗念切采風聽單父之琴音猶滿耳勒峴山之石淚痕盈睫且也地遠塵氛

村居僻壤葺挺假宿之鄰不負耐歲之心已甘淪跡蒿牛就意揚遐此日更成水明樓樹獨煞歙愁柳暗簾攏將與客處開吹笙之若狗何人把錡人林睨翠色之如環有客當簷對字况乃壺觴薄設簫笛參差永偏約殷勤門多佾扎諸家紛葉不佔寵勝之申見走看館迎讌尋幽之服仰人親志當其樂浮于見心有時難酒狀淋漓撫骵翱從指出文或跳盪于不懸本心技迅度影忘留東舍許比爲探奇字披楊子之居快覩蟠荷花贈江助之筆次私花屆而忽振余耳令營門知天下鄉

勝埃彩爰倒小智之言謀付褎集聊副人間之山光臣乘僧六肘杏木九月同里後學江洪度拜撰

林蕙堂文集原敘

寧都魏禧

今天下工四六之文余所見其最工而名天下者凡三人宜興陳文學其年錢塘陸處士拒石湖州守江都吳公薗次皆淸新雅令得古人之機軸而風流跌宕天機所軼極人事之工而若不經意則湖州爲尤工余生平不好排偶文間作四六亦不能工且多獨覽湖州林蕙堂集嘗漏盡燈灺而不倦乃歎文之移人信有哉湖州往與吾伯子交善因與子爲通家好數過舍館以敘見

屬余嘗妄論四六工拙之故見下余所自爲四六引而又竊謂排偶之文雖原本六朝然亦天地陰陽奇偶自然之數之所由成夫物生必有偶故有天則地爲之對有日則月爲之對有山則水爲之對有男則女爲之對甚而至于君有臣父有子剛柔長短大小其對待之形莫不皆然是故以四六之文施於奏議雖陸宜公之剴切識者不能無譏若夫道情寫物迕逆有辯于顯言之故而微古喻今隱約婉至得風人比興之義言之無罪聞之足戒然則四六亦惡可盡少哉方其得意疾書偶

出奇句絕嘗窮索屬對無由忽然得之有如異珍而獲
亡子過龍津而劍出渦陽而得其昳斯亦天下之至樂
也湖州才奏絕人表襮豈不能爲兩漢爲唐宋八家習
之工爲好而得其味將有不肯以彼易此是集也無可
删之篇者無可疵之句以爲三君冠天下必以予爲知
言矣

康熙丁巳陽月上浣題于文選樓

原序

今使顔如蕣勃欲鑒美於何郎貌似宿瘤溢秀名于宋
子撫燕石而較碎琪之玉探魚目而並照乘之珠未有
不掩面而弗存抹服而笑門以僕凡砆奕各羅縠長楮葉
木合剝猶小道而比賤收紳不避越猶自異古劉尺短
寸長適足蠶鳩而獺祭所以一時俳偏未殺而紅鴨香
焦綴今來者稱蕩歷劫而滿篋繁絕何若行潦非如甫
類之深而燭火照耀秋陽之照也若閬六先生者香案
飛仙金閨上客幼通六庫三倉夙奏八叉七步黃扉啓
處熟聞獄讞之名絳帳懸除大有便便之譽左太冲之
篇洞管札當新張壯武之車箱史編具載腹中淵海廣
於溺水三千日下聲華高擬防丘七萬當其分符茗水
而患防風嘷露苑之通狡逃熊軾之才子莚尊酒優閒
窺碧浪以抽毫嶺落茶香佐對白雲而拾句跌宕于莽
姚藥爐之側俗呼紗帽山人周旋于桑林石鼎之間世
艷錦袍學士臣心似水所號爲亦樹高箱客至如歸何
惜乎亂山殘夢夫何烏名例夕荒爾歸來松霧送迎鄉
然竟夫於是例鈴服以送窮綰朵根而娛老佩鼠白門

雙飛荳蔻之香細孄于行七絲丈容之錦繡無浮之水
以壯文瀾來廣陵之濤而助其氣蘊萊另闢新闢為藥
之陂烏桕仍還忽過桃花之峽典貴則放智瓊之車上
青白玻璃光華則石衛尉之庭前參差烽火相其使事
脫開兒蓮而神輪似廠敷箭書裡鳥啼而花笑若夫秋
蘭春草椒壁長吟月曉煙汀韓蕊屈咏令王孫之往何
字字幽心杜少陵之名爲稱首句句郁疾全於輕薄樹板暫
綳之艷治居多劃撥銅琵琶稼軒之辛酸不少金羊燈底
三疊而淚結紅冰火鳳絃前一曲而庭飛玄鶴此之趣

女之勳足使觀者神驚雍門之琴與不聞而色沮者也
嗟予比來鄧訓猶貽一碟青泥昔日吳興但載蕭船明
月嶺廻英雄甑從泉石徜徉人非種林肯為鹽虎以扶
節我愧拔花不斷醯雞而淑剩十年耳食者甚閒雷一
夕心交咏同嗽鹿促膝而觀鴻寶疑有太學之碑把手
而握靈蛇宛闚波斯之藏二十四橋絃管譜入緗緗
一六峰尖霞浮于樁罌從此覆盎戶外都符尚洛陽大
中蒲遂中齊向華陰上市一千百務酬以千緡入字許贈
以雙蛾豈若中如得井洞然萬朵江花腹煩空舍倒嵩

丹砂者耶石人不朽之論豈其然乎予在家觀此之
襄以加焉予木蕙堂逆海前名翔丹錄

六籍而下詩騷詞賦之格不勝變也變而為儷文去古抑又遠甚然而絕妙可喜者代亦不數見也苟其才之相近矣情或不深而力或不肆猶弗工也廣陵吳園次先生者當代之詞宗也數十年中以賦

大夫王長騷壇天成麗藻有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之目焉仲子形本棠棣其林蕙堂全集凡詩古文諸著作咸在屬示余而屬以弁言予伏而卒讀之然後竊覩先生之性情才術大過乎人所著書必

傳蓋擅難工之業卓然成家使人不敢口實六朝而信其直與古詩騷合者其書不可以不深觀也始先生嘗索居詠貧矣當牛衣絜夜寒竈噫風之時有痛而呻宜非累欷則奇放耳而乃憂玉撥金以鼓

吹于螢燈雪案之下祇覺行間有響字能成韻則和篇宣於四辟難矣既發身薇省同管華者皆四俊三才之望而先生池上有詩郵陽春寡和遂以俊聰專無敵之名則獨秀冠于瑤林難矣迨一麾出守

得韵海碧瀾之勝地賞遊題詠名益滿宣城䏵榮榮篇章多纚綿於民物賓友間者莫不一經一緯其言藹如至化鷁徙鱷終不墜其鳴鳳之鏘則坐移風俗可不謂文章有神耶將夫高據選樓大擷菁藻

取二千餘年文苑之人分曹而進退之網羅不限一格及其自為乃獨執參軍開府之策以驅馭百家文成而䟫班同調者未嘗不左遷固而右韓歐也何其奇也至若花間擢麗向之選舉茂矣䏵猶意周

顧曲欲令香奩白苧就我裁成也六懷詞出而先生之風義蘊藉則古風人樂府之遺焉其用新聲以洗發山川弔慰人代者如桑箋如柳記如史論贊使讀者欷慨低徊不能已已蓋不外芳寒腴味之表

而具廻瀾正雅之功可曰雕蟲無關執筆耶是以懸車之後門屢益盛齒宿而意新猶時時以膏馥霑溉四方極一代才人之致焉集中諸體無不工無不卒擅其難工者惟用情深而肆力博陶冶入化斯

衆美俱臻所謂絕妙可喜者無以復加也吾故曰必傳之書不可以不深觀也抑予于茲乃有感焉者矣柳柳州曰立言而朽者君子不由也誠於著述家有厚望矣而歐廬陵送徐無黨序乃謂古不足恃

至曰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勤一世以盡心于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持論之不同如此嗚呼歐公此言固似為貪常嗜鎖者明其言之徒勞無足貴而實深慨夫前之作者非紹述得人則其書散

亡磨滅後世莫得而見也茲形本出門索米數千里經湖山嶺海之跡得文贊不遑內顧汲汲焉梓其先人遺集將煌煌翹翹傳之千百世奉為鴻寶焉不亦快廬陵之情而副柳州之望也哉形本之善述

也偉矣湘西石谿陶之典謨

原序

乾闢坤翕奇偶之數生火燥水濕對待之體備日星日
且觀垂象者璧合珠聯草木林林叢成形者枝駢蒂附
山龍米藻參黑白而成章玉磬金鏞叶清濁而配樂呂
則闔闢走則俟俟此皆自然之妙有都非強比而同揆
也茲我家昆克工選體語妙天下規閎古人觀其屬辭
隸事江花盡發其妍媸自納青萍蓮還萌其秀試篇則
鏗鏘六繇術辭則吐吸百川艷麗則玉步金搖風度則
鳴鑾珮璐其古穆也鶚攫龍勺大貝赤刀其雄健也劍

拔弩張鷹騰鶚擊飄兮忽兮若晴虹蜿蜒而際天高矣
美矣若秋月嬋娟而照夜原夫鳳凰池上舍人薊京國
之華若雲湖邊才子得江山之助遊歸邦水瓊篇二十
四橋命駕花田竹杖五千餘里徜徉梁溪結社上客推
兄于今越嶠遨歡飛官笑弟明珠翠羽難酬十色蠻牋
紙珝珊瑚不用千絲越網單詞色動片簡意消盧駱難
前徐庾斯遠將使大海之濱文章一新抑知儷體而外
詩詞雙絕學如李杜俱識陰何庾鮑之用心才似蘇辛
博綵經史子書而度曲前賢學海今復揚波當代閎門

誰從易守竊忝塤篪之雅選中肝膽之投風雨聯床十
年舊夢烟雲染紙一卷高文豈有述于將來遂無辭乎
首簡流傳越東有光南服山河剞劂名山足見老年兄
弟云爾　　昔

康熙歲次甲子中秋前二日愚弟興亦留郡拜撰

聽翁自傳

聽翁出於延陵逸其名與字仕至二千石多患政不與弱罷以忤上官投劾歸歸而貧甚不能自給長婿江子成六韓金裝室於廣陵之南門曰天地間字翁于是乎有居癸亥遊粵東制府吳留付[illegible]以買山錢[illegible]行[illegible]巷趙氏之廢園而移居焉翁于是乎有園又以錢二百緡得東陵田七十畝翁于是乎有田用種秫與豆俾足供半歲食居以移後復為他人所有園荒無樹木花竹有索翁文與詩者多以樹木花竹為潤筆費不數月而

成林因名之曰種字林翁日是偃仰其中春而花秋而月借肉于江夏君以詩酒自適雖至屢空猶如也嘗曰吾才不逮古人而身忝方州性懶不能為填引術而年及古稀不事家人生產而姬妾侍婢無北門之謫謫見于不營利祿而皆枯寂年舉相能為詩古文詞吾知造物之與我已為過矣于是以修短衰健聽之天以利鈍榮辱聽之人以是非毀譽聽之千百世而後流行於世吾何心焉故自號曰聽翁且翁嘗病目不能視得古今人作詩文者輒令門生兒子輩誦而聽之有人言欲仰

首後其光者則焚香以聽之有言俠諸清縱足以解頤及韶韻[illegible]役調絲品竹者則浮大白以聽之鶯之囀鶴之唳鳥之吟春而蛙曉桐之雨松之風竹之露而風笑也則據繩床憑烏皮几以聽之聽于是且若乃臧否人物議論時政者翁則掩耳熟寐如毋聞矣翁性[illegible][illegible]各與人日無所譽有不如意者則[illegible]默然胸中無宿憎[illegible]有移日其[illegible]之所以不甚規模初倫諸體務為文章好作者務子由論見其之後益歐陽餘何與免各不屑為也所作填詞小令兒童女子皆能習之有

毘陵周秀日誦其把酒聽東風種田雙紅豆一語以為余七萬九不能避也故又號紅豆詞人云

傳
公名綺字園次其先由歙徙廣陵遂爲江都人父職方
公母鄭太淑人感異夢而生公公少穎五歲能詩長益
有聲藝林一時先達如龔合肥鼎孳趙長沙開心皆器
重之交好甚篤公爲人魁梧雄碩博洽淹貫爲東南儒
宗時人皆以公輔相期謂古人文章官爵政事皆不可
兼也乃再蹶場屋午始以貢爲入都會
今皇帝求異才備顧問詔公兆龍以公應
詔授秘書院中書舍人掌

傳　一

制誥戊戌遷兵部職方司主事受
詔譜楊椒山樂府大加稱賞遷武選司員外郎益郎以椒
山之官官公
上之重公至矣癸卯擢工部正郎丙午出知浙江湖州府
事己酉投劾去向之以功名望公者謂公祿位應不止
是而公之官僅止于是公之官工部也管左翼街道懲
抑豪强一時肅然其守吳興異政纍纍者如詠苕溪之兕
逐南潯之暴擒西湖之縈蠻最舍之惡郡金以懲巨棍
儐遊而駟旗厂禁絲禁之簿拼碧浪之沙治豪傑以振
綱常奈何怪而除邪祟湖人至今賴之號爲一風太守
爲吾留其多風力尚風節好風雅也凡有與除闔郡鼓
舞稱快值公生辰傾城內外稽綬披襟祝公公常而稱
觀者凡數萬人前此未之有也竟中黃語罷歸潮之士
民于今尸而祝之如一日也向之以政事望公謂公所
成就當不止是而公之威惠及人者僅止于是始有
限之者焉若文章則吾未見其止也公之語妙天下上
而當宁下而經師小儒莫不知有廣陵吳某者公不自
假崇謙謙卑牧以朋友爲性命守吳興日賓至如歸皆

傳　二

天下名士云嘗與諸文人雅集于李公擇之六客堂修
禊于郡圃之愛山臺會飲于峴山之洼尊亭解衣磅礴
略去苛禮或修竹滿徑或荷花在池或紅杏籠堤絲楊夾
道彩箋分韻擊鉢催詩爲日聚觀嘖嘖艷羨以謂爲神
仙從一鳥出遊偶集于此或以爲不然此必稱阮籍人
何竹林作逢若不知有政事之殷繁一千石之尊貴也
者公之風流蘊藉追蹤古人大率如是尤留意人才試
郡多士躬受卷而晨發榜謂托者不得入其暇必登士
人成一之爲立造士碑于峴山之滴翠軒即湖人士爲

公所建生祠也徐被識拔沐恩施者不可勝計吳門從
進片言隻字之長津津爲之延譽必使有所成就此公
雖慷汲士之大略也其葬婁忠介公義槊也親臨奠祭
婁夫人葛莩練服公子爲較練稱伏地慟哭觀者爲之
飲泣其祀詩人孫太初也爲之修墓爲之建太白亭以
傳梅村吳太史爲之紀之闕紹興倪文正公亦未克葬
貽書招其子使來爲計會罷官不果公之俠腸高義厚
於前賢皆此類也先是姚公永言有女字于如臯李氏
李獲罪女沒于官公力負贖之子拔錢累及數千不之

悔也趙公洞門卒孤孫伶仃公撫鞠教誨更以女妻之
此又古人中不能數得者也其罷去也以失上官意詣
于中表之秉鉞者遂被劾去之日湖之紳泣于禮賢
館曰安得有禮士大夫如吳公者湖之士泣于庠曰安
得有崇文學拔孤寒如吳公者湖之男婦老幼泣于途
巷曰安得有除奸暴恤善良如吳公者大吏聞頗心悔
之然已無及矣歸田之日貧無以治裝公元配黃淑人
賢達有知識常曲慰以解之公每稱爲門內知己遂拂
衣竟去貧不能達故里僑寓吳門久之後從子於江展

六之句兩復歸廣陵已往來于金陵吳門者寓之間既而
遊兩粵客端州至韶陽歷六載揄由宜章出楷嶺登衡
山涉湘沅吊　閭至長沙訪賈太傅舊蹟而止焉留益
陽不一月泛洞庭至岳陽登武昌之黃鶴樓漢陽之晴
川閣至往山水莫不登臨憑吊作爲篇什比返關種字
於以招問奇者履滿戶外而好學不倦夜分不寐所作
傳奇樂府流傳代關梨園子弟能演吳太守一劇者即
當與出倫輩上品　由得者奉爲拱璧予所謂公之
文章未見其止者豈不信然非如官爵政事人得而限

量之也予承而叢公晚始識公于江陰之逆旅公不鄙
棄其人而以小傳見屬遂舉其大者以應公命他請餘
不及焉涉予日爵位之于人顯不重哉以其不足爲人
重而是爲人之文章重也唐之賀知章白香山皆以甲
第致通顯所根者不爲宰相耳一言之出天下誦之譬
若登高而呼其勢甚便李供奉杜拾遺官卑矣假令非
其拾遺供奉而無之光芒萬丈安在不與塵土共撲哉
以吳先生之才位僅止二千石或爲先生惜而予獨爲
先生幸也公之文章天下皆信其必傳況可傳者又不

僅文章也湖州太守猶之拾遺供奉云爾因作傳先生于
此三致歎焉
江陰後學完峯沙張白頓首拜撰

傳

後傳
湖州刺史吳公旣卒其交人及門下士咸有以易先生
之名者或曰古有之今未之行也可乎曰先生抱不世
出之才蘊其學術未克盡其施設其出守於湖也湖之
人敬之先生以儒雅風流自命居官時未嘗廢諷誦期
以登歌爲理流風餘韻至今人思慕之晚年伏而著書
窮究蒐討不遺餘力先生之學問目睫矣無以易其名
不幾墜其實乎謹按諡法博聞多能曰憲慈惠愛民曰
文先生有焉請以憲文可也僉曰然遂諡之曰憲文

後傳

先生焉先生諱綺字園次其先由歙徙揚之江都遂爲
江都人少而穎悟過人六歲能詩有山中吟曰山溪清
淺山花紅抗首高歌和鹿風世事回頭君莫看不如沉
醉此山中其造詣已卓然風塵之外爲諸生有聲家貧
讀書康山黃淑人躬自爨汲焚膏宿火不問寒暑故學
日進文益有名當是時長沙趙司空開心合肥龔宗伯
鼎孳皆負重望獨器公折節訂交甲午衆州石學士申
視學江南得先生奇拔冠多士以明經薦入都會
世祖章皇帝求異才備西清顧問家宰胡公兆龍拔置第

一授秘書院中書舍人學
制誥戊戌選兵部職方司主事受
誥擢其職稱
旨遷武選司員外郎擢工部屯田司郎中陞左翼衛道僉
仰家璽一時肅然丙午出知湖州府事湖地山水清遠
而多人猾舞文告訐之風久熾府奸民王式王春以罪
飛交關上政齮齕諸大吏馳驛赴勘令勿擅加刑訊鍛
與監司至于百人莫敢誰何先生在郡則式已敗其鍛
交訌不已也人事足立先生廉得之致錢玉涵唐文等

十餘人杖殺之昔文以三千金賂先生求免坐大辟
也制府撫軍數日使矣君罪至昔何不爲王式所持哉
奏湖人洗東之虎而究及是亦杖殺之郡人觀者數萬
頂香焚於湖濱積灰盈尺西湖擁苔珠寶山漆叩擗人
而食搶之行至都亭關前數人皆死翹自殺先日以鳴
豚賽厭皆市爲一空皆卒卒利於自溺魚肉一方民先
生日是必有與爲勝者懲其魁衆者道其大師間之戒
其泉日吳守非易與者汝曹勿入其境也湖地產絲以
海外設辦以防乾沒立四柱簿加茗許之公取其耕

奏于廷曰苟有失是太守自當之不以累吾民也前
之候缺富以土中爲課販籍颺去先生榜掠而備按以
狗自是一郡無敢有背其注者粵人孫太僕兼有歸安
令之麗歲久今爲據脊先生高其界其逝大自吞於其
上以去之後思介公翁困辯以貧故褒于沒十有二
年矣先生指其背當其後安討而樹之祀文正公身後
家益落先生招其子而佽助爲人莫不高先生之行道
爲古人中所僅見也先生蒞湖三年利無不興害無不
革發奸摘伏類趙子昂見惡輒取類張子元仁心爲質

不務近名類襲少卿至其高尚風雅崇獎忠孝能持大
體汲延吏事如也尤注意人才汲引士類相若不及試
士恭受卷而朝物發于牘不入寒畯必登生儒風之士
卸觀由之陽比羊叔子爲郡之發仕籍者如胡樹眼會
思茂翰林三份及其弟涵吳道士繳宗皆樹名顯宗什
之而捕梢花所縫左伏植于碼忠之中者前見死日報
無以報先生也是時湖人戴先生如父母值先生生辰
父老子弟填街溢巷焚香膜拜者數萬人而同官
先生者至日相繼於是僭越而悉先生矣已西竟被劾

夫官湖之紳士合詞捻之御府勑公者舞儛之然亦無
及矣遺紆有未清人輸將此後貧民亦捐鼓舞技溉中
日無以累我公也先生既解組矣不能治其裝淑人日
君以、措大家徒壁立受知
天子宰相出與大郡同嘅今衣對泣將為何如風亦足矣
以清白貽子孫何必捆載以歸而斂百姓之怨乎先生
囅然笑日吾相知滿天下門內知巳非鄉而誰遂拂衣
竟大僑於姑蘇者數年湖之士大夫數爲還郡公力謝
之乃復歸於揚以文章爲寢食以朋友爲性命以仕宦

爲郵傳之地以山水形勝爲休沐之所憐才好士出於
性成片言傾倒其相輸寫未嘗綴須臾而或異日也守
湖之日賓從如歸皆海內名士當時好士者在內曰
合肥在外稱吳吳興實與宣城唐允甲黃岡杜濬山陽
稽宗孟桐城方亨咸大都吳甲周饒於李公擇之六客
堂又與吳學士偉業張大令方吳侍御雯清皆名士脩
禊於愛山臺又與嘉禾曹司農溶宋觀察琬徧州
湖司李天樞聚東黃進士與堅集于賓暢亭皆屏其騶
從僕衣服傳譁淑歡呼聲逆林壑觀者日爲神仙中人

不復知爲郡守也縣中野老田婦焉祈戾拔舒無僞其
名至必具樽俎及人祖道勸之侑觴分醴之儕傾篋
回倒裝儋而散升高出游助時往來於吳越閩豫陵岐
名嬿州至韶德六詔岭由宜章出桂嶺涉衡嶽泛洞庭
而歸所至發憤守卯者之詩什人競相傳寫於是無所
不觀考訂參互經史之外稗官野乘釋典道經無不排
纘成書惜未盡付梨棗以公世耳少好音則左工九宫
新譜
章皇帝命譜楊椒山事先生按律寫之忠憤之氣如忠愍

復生每奏、輒
上未嘗不稱善也又譜秋風嘶鶴本原究本指其淺情曲
寄於內薪鴻寶于外輪積錯綜以發之不第工于聲調
而已乙卅移居種字林以自當杜門潛心宗鏡之旨又
發數條于黃子湖瓜田豆畦明農親稼花晨月夜與高
人閑士石丹湖流觴消寒劇飲竟夕廣亂一詠、歌皆足
上古其叔人年高多善醫樂有不時之需復迎先生入
城於城西築室頗岩穴之居顏日歸鴻渠日相羊其中
甲戌夏抄先生年七十有六微有腹疾精采如常不數

日而歸道山矣子三俱以文鳴世而長君石葉前先生而卒人皆惜之女四人所適皆名士初先生與長沙趙而林友善趙君卒遺孤承懷方四齡公憐其幼以女妻之讀書與典官舍廉使宋公琬嘗歎曰公此舉不愧古人也所著有亭皋集藝香詞林蕙堂文集蹇翁六籤宋金元詩永四聲贊榮嵇松隸事彙古賦編諸書岐沐先生教愛尤深撫摺其生平而為之傳以俟史官之採擇焉

廣陵後學王方岐武徵氏拜撰

凡例

一先大夫文集久經行世但鋟鏤不同豕魚未正愿思重刻以成書一併稱全璧奈綿力未能克舉懷之數年不安寢食茲刻較之江浙舊本之精工然萊集各體合為一部覽者庶得其全編小子聊抒其積慮爾

一古人詩文之傳端賴後起銘愧不肖不能仰承繼述先大夫生平詩文最多然或于遊跡所經或為友朋請托多所散失未見者小子銘搜輯頗費苦心求諸四方尚不能盡先就現存付梓倘蒙

大人先生鑒其誠懇有緘寄者俱俟補遺一卷彙集可也

一銘愧無文學問不能及先人之萬一長恐見誚辭蘇先大夫晚年目盲銘兄弟又皆在四方所作詩文皆口授門生侍史並繕錄集內與故事

實多所未知間有舛謬復恐擅改金根貽誤不
淺鮮
諸先生參閱較正至再至三頗煩研究小子濟受
益固多更足見交情不泯也
一茲集鋟板計其工力不下一二百緡濟涉痛硯
田筆耒不能表著先人商之故舊亦復代爲攢
眉而已偶至羊城蒙
石公垂念素心一見即爲首倡義舉亟付梨棗又

承
諸先生從而襄事遂得告成孰謂方外竟無孝標
其人支許深情生死間寧不同于張范千古蓮
社風雅之傳實始事于遠公也謹述其槩以誌
不忘云爾

男壽濟百拜謹識

參訂姓氏

合淝龔鼎孳芝麓　海寧彭孫遹羨門
檇李曹　溶秋岳　鹽城宋　曹射陵
祥符周亮工櫟園　江寧白夢鼐孟新
滄州戴明說道默　崑山徐元文立齋
深州石　申仲生　雲間董　俞蒼水
真定梁清標蒼巖　西蜀呂　潛半隱
昭城高　珩念東　湘潭王　岱山長

雲間宋徵輿轅文　山陽丘象升戒曙
栢鄉魏裔介石生　江寧張　總南邨
宛平王崇簡敬哉　無錫顧貞觀梁汾
婁東王時敏煙客　江都宗元鼎定九
黎陽周體觀伯衡　古杭徐士俊野君
涇陽張　恂稚恭　丹陽賀　宿天士
萊陽宋　琬荔裳　遂安毛際可會侯
寧鄉陶之典五徽　德州田　雯綸霞
鍾離李枝脩條侯　漢陽許承欽漱雪

山陽閻[redacted]牛叟　三原孫枝蔚豹人
潁上劉體仁公㦷　寧都曾燦青藜
新城王士祿西樵　濟上曹貞吉實庵
宣城施閏章愚山　無錫嚴繩孫蓀友
南豐湯來賀惕庵　平江葉方炳九霞
桐城方孝標樓岡　蕭山毛奇齡大可
新城王士禛阮亭　南海梁佩蘭藥亭
崑山徐乾學健庵　海陽汪鋍鍊如
檇李曹爾堪顧庵　宜興蔣鑨玉淵

南昌劉艮玉石源　雲間董含閬石
仁和汪[illegible]樊桐　江寧白夢鼐仲調
長沙趙而忭友沂　山陽丘象隨季貞
京江張玉裁礪存　江都許承宣力臣
桐城方亨咸邵村　崑山馬鳴鑾殿聞
金壇蔣超虎臣　嘉興曹燕懷石閭
睢州湯斌潛菴　五郡范國祿汝受
江寧何采省齋　塘栖卓[illegible]火傳
澤州陳廷敬說巖　江都宗觀鶴問

商丘宋犖牧仲　何[illegible]
南海程可則周量　如皋冒[illegible]
晉江黃[illegible]　長洲[illegible]
黃岡杜濬茶邨　毗陵鄒[illegible]
雲間顧大申見山　無錫顧宸修遠
莆陽余懷淡心　陽羨陳維崧其年
泰興計東甫草　宣城唐允甲祖命
京江張玉書素存　三原韓詩聖秋
錢唐丁澎飛濤　寧都魏禧冰叔

長洲尤侗展成　山陰[illegible]
長洲宋實穎既庭　古杭胡[illegible]
西蜀[illegible]文長在　溧水彭[illegible]
黃岡[illegible]　吳江徐崧松之
華亭王日高北山　吳江顧有孝茂倫
江都劉梁嵩玉少　福唐[illegible]
吳門[illegible]　無錫秦松齡留仙
無錫劉雷恒震修　江都汪懋麟蛟門
江都許承家師六　雲間張淵懿硯銘

三韓盼茂龍武功　[illegible]毛　[illegible]
令狐擧　趙懷爸　宣城高　試阮恢
雲間姚若氣山　四明周斯盛化公
海陵黃　雲仙棨　雲門盧　元昌文子
雲間錢磯　日武子　鳳德陳恭尹元孝
仁和朱彝尊錫鬯　溫陵丁　煒雁水
江都孫　蘇登坦夫　閩中趙　炎仲門
仁和趙吉士天羽　雲間錢芳標葆馚
丹陽賀　寬賜庋　古歙江之鉉扶辰

吳江顧　樵樵水　平山崔　華蓮生
桂溪方大猷歐餘　曲阜孔尚任東塘
祥符周在浚雪客　吳江朱　虹天候
會稽羅　坤弘載　烏程沈　憕曾崇存
上元倪　粲闇公　襄平范承烈彤弨
吳江潘　未稼堂　江都汪方岐元裕
黃安盧　綖霞浦　江西洪　[illegible]
錢唐陸　進蓋思　三韓甄裕　[illegible]
祥符周在都燕客　山陰宋　俊長白

黃州王材任子仲　湘潭陳鵬年滄洲
崑山徐樹穀義初　吉水李景遂欠侯
江南程　庭旦模　歙縣王　宗名友
江南程　哲聖跂　崑山徐樹敏師尊
歙縣項　綸經上　江南程　浴淳弓
崑山徐樹屏荻斯　新安朱文光子含
歙縣江　嵋文山　江都吳　蘇方膺
江都杜仁傑思驤　瓜洲蔣　易前民
寶興儲　欣同人　興化李　沂艾山

成都費　密燕峰　江都程　洪丹問
興化李國宋大鄴　遼海劉廷璣[illegible]
江都顧圖河書宣　興化解眾來陽山
寶應王式丹方若　三韓曹　寅子青
江都史申義叔時　江都方人杰遜初
江都左　衡自衡　石城馬　星高陵
廣陵杜　乘書載　遼陽卓爾堪子任
成都費錫璜滋衡　廣陵張　潛有昭
海陵吳京紀野人　廣陵梁宗稷方桑

西泠李　㷆儒公　　嶺南釋大汕石濂
江都張　韻諧石　　歸安沈　彤僉三
新安汪洪度于鼎　　昭陽王熹儒歙州
平陽孫　寅東湖　　山陰吳棠禎伯憩
句容王　翰大庸　　新安汪　森晉賢
滇南朱　錦西村　　如皋李夔能瑞村

校閱姓氏

湘潭劉拔易五原　　皖江盧　升賓三
寧鄉陶　煊奉長　　南昌劉雲鋒秋谷

長洲陳文光韜谷　　湘陰蔣常尊幼李
湘陰王之錡孔嘉　　新田陳世英石峰
大興唐祖命薪禪　　山陰陳　熾玉章
三韓姚炳坤齊州　　古棠趙　昆來夫
江寧毛鳳翮竹菴　　武陵王為壤青原
西泠姜緒焜黎照　　會稽曾　士思亭
松陵祁　熙文典　　湘潭張　璨曾石
會稽俞國吉湘城　　白浦夏　榮祖人
湘潭張　璣錫田　　會稽孟松齡立亭

番禺黃　登俊升　　平江陳　綸世掌
黃安甯　治在陽　　上元黃輝斗宿北
鄞上趙之獻幼清　　嘉定趙　虹飲霞
松陵趙子懿天發　　古歙江　山可樵
湘潭曾世琮仍璜　　新建沈宗治平川
錢唐楊　水倚人　　山陰曾凱祿爾錫
江寧白　眉子常　　關山連　琛襲珍
丹陽賀　起班似　　邵陽余　英乾圖
海陽畢宗洪上持　　三原孫　燕懷曾

婁江董起裕玉揚　　淑水釋行謙自牧

門人

德清胡會恩孟綸　　烏程戴　綾道園
烏程沈三曾允斌　　錢唐趙　瑜瑋叔
烏程吳破宗[redacted]　　烏程徐汝驛泗聯
宣城孫濟蔡楚畹　　新安程起周心坡
烏程沈　涵度江　　歸安茅　塵天石
西泠陸次雲雲士　　烏程吳啟袞且其
見安許方遴　　偶萊杓

山濤裕親　錢岡瑞
珂鳴耕方　甲周闇文
之翰有貝
弟盛蕃觀莊　嶠星子
懋謙六益　升東集薇
興麻出材　兆寬弘人
姪本立蔭原　璟元朗
震方青培　孟龍伯御
苑楞香　泰方來

家賢子翼　炯雯鏡秋
弘泰六平　[redacted]赤苑
婿濟陽江　開辰六　延令張之凱燕孫
·長沙趙永懷念昔
甥新安汪　若上若
外孫　趙若曾正貽　江燮曦通儒
江燮駱真儒　張[redacted]
趙景曾直貽　趙希曾忠貽

林蕙堂全集總目

卷之一
賦　表　記　書
卷之二
啓
卷之三
序
卷之四
序

卷之五
序
卷之六
序
卷之七
序
卷之八
序
卷之九

序
卷之十
題跋 引
卷之十一
露布 疏 傳 贊 頌
卷之十二
文 碑 説 誄 墓表 墓誌銘
卷之十三
詩五言古

卷之十四
詩七言古
卷之十五
詩五言律
卷之十六
詩五言律 六言律
卷之十七
詩七言律
卷之十八
詩七言律
卷之十九
詩七言律
卷之二十
詩七言律
卷之二十一
詩五言排律 七言排律 五言絕句
卷之二十二
詩七言絕句

卷之二十三
詞小令
卷之二十四
詞中調
卷之二十五
詞長調
卷之二十六
塡詞

林蕙堂全集目錄卷之一

賦

康山讀書賦　區室賦

水山堂賦　鬪蟋蟀賦

夾閣賦　黃金臺賦

燕子賦　焚香賦

鏡菴賦 并敘　畫劬鬪歌賦

家山遊觀頤堂賦　瑞柏賦

杏花春雨樓賦　栗亭賦

瑞石賦 有序

表

擬上以董其昌帖賜群臣謝表

記

覗山遊老堂記　休園記

張鹿牀畫像記　棣友堂記

鄧尉山遊記　浮仙堂記

桓山堂藏書記　管孝子入峽記

鶴客亭記　一關書院記

倚山閣聽雨記　蔬園記

淡羅園記　北竹記

壽硯齋記　玉荷小記

姚大家繡像記

書

復周櫟園先生書　迎家梅村先生書

答宋荔裳臬憲書　上龔大宗伯書

與丙子江夏君書　與徐健菴同年書

答鄒楚曉編修書　與雲間太守魯謙菴同寅書

書　代門人錢塑上丁瀟臺書

泊舟答劉貽人書

林蕙堂全集卷一

延陵吳　綺園次著

男　壽潛彤本　威寶卜孚　承烈佩旭　元孫　校訂

孫　芑熙曾蘭　承謙守俗　挨贊　編輯

賦

康山讀書賦

惟余生之寡偶佇遐覽于中區承延陵之遺緒紹左壺之令聞既少孤兮假寒值世難兮爲儒恥捷徑以窘步矣貞固而弗渝激翰林之芳潤入藝圃而勤劬于是畂漁台代懷抱一編終棄繻兮早歲棲入洛兮妙年慨亦島之顚遐逕青嶺之蔓延火照啼烏之苑塵飛渡馬之川瓊樹摧于斷碣垂柳化爲荒煙管幼安去之長臼楊子云守其太玄若夫通子未生少君初嫁寄棲兮堂中貸春兮廡下傭馬磨以心傷泣牛衣而淚瀉嫡遭魑魅之揶揄願受路人之推罵歲有秋而磨春時在旻而非夜鮮故交而問焉哀王孫而飯者鮮乃拋影荒凉攜筇

躑躅野亭不夜之丘巷就無人之谷乍結巢以對窗風捲茅而敗壁饑鶺啄于空庭悲鴟號于古木從聽古院之鐘與借鄰家之燭則有寞漠遐妻伏川良偶鋤揮野外之金裴與市中之酒爰辭楚以同心亦入秦而攜手與人賞其長貧君子居之何陋借東方而不絕出北門兮窶貧則有匡鼎談詩侯芭問字帶死囊中魚生甑裏家就空而長歎脉隨陰而獨徙書淸酷似于劉生傳癖或同于杜氏夏侯倚杜而忘冨高風持竿而及水嗟夙雨其如晦維雞鳴而不已莫不逍遙叢薄嘯傲長林雖凡遇而安眾乃五噫之偕吟對青山兮抑白石引濁醪兮彈吳琴彼處堂之燕雀亦何足知鴻鵠之心哉

區室賦

洲比魚梁湖稱鳥翅江體陵夢錦之川李供奉含毫之地偃翠嶼于中央瀰滄波而無際信幽曠之靈壤足高深之遐契乃有東國耆舊南國英華橋貞白日甲自干家指玉潭而作墅環錦石以分沙仲長統心眺白水孫子荊瀕染青霞于足獨闢兎裘別開羊徑洞擬避秦齊題寶晉石倉堆曹氏之書酒庫積焦公之醞疏綠水以相通對青山而取正爾乃草栽玄鹿樹種金鵝楊低碧軟藤老紅多鶴性閑而識字鷗態慣而凌波有燄前之

睍睆無庭下之婆娑加以千帆送雨並入窗闈四嶺吹嵐俱來桃上農賽鼓而秋登漁艰昏而夜唱稚子則徵稅于魚田先生則橫經于鶴帳莫不開吹楚蕙他飯山薇酹邀月入坐閱花飛考遺文于錦帙振逸響于瑶徽歸去來兮自守老莊之止足區以別矣齊古魏晉之是非

米山堂賦

迺有陽陵公子秋浦先生畲役解于偶嶺遂遐軼于皐亭寒芙蓉而作岸結薜荔以爲綴漆園則倣之蒙叟竹徑則啓乎元卿于是休通夜道半引清瀾疏軒就爽闢館辭寒圖蓬瀛于檻內畫雲氣于楣間厥堂肯構號曰米山其前則嶝引長松其後則峰環翠篠左抗桂花之幽巖右帶蓮花之曲沼既榔容而宜蟬亦花深而足鳥盃堪爲酒是垂簡子之藤帶欲抽書用蔣康成之草兒復琴名自博枕字紅甤帖寶昭陵之賜書留鄴架之貽

朱墨黃則史分數頁金銀酒則管列一枝南宅含毫尚憶右丞之畫東山着屐未忘太傅之棋爾其庭有五龍窠名卓犀人則淮海八公客則求羊二仲秫供陶令之田酒足步兵之甕仇香無羨于鸞棲和嶠可貪夫鶴俸故能樂志窮年見幾終日易倚以玩物而取容長統則養和而不出事在拙而彌尊道用柔而益直言同儋尉入梅市以難尋恐似漁郎訪桃源而已寨

鬬蟋蟀賦

露老梧桐之月雲深洒色之天五雅翻盆盧有鄉帽雙牙出蝦日笑投錢劉寄奴之宋悄未巳買秋壑之通輿重寄爰徵成於狩國遂遯勇于蟲兵黃金鑄秆紫玉雕盤既曹分其種色次部伍其重輕弱足之與強頭諸前論系一齒之及五门剛外存經于是此號蛔蛛彼誇蝴蝶翅翅栩花腰腰蓶粲氣一鼓而不衰男三登而未竭其未合也如木雞之不見其既鬬也儼鐵騎之相掕爾乃金字琵琶含私御子戴我頭來飽卿拳矣或始伏而

終搏或初生而後死淮陰之渡濟水輕騎潛行鉅鹿之鬬秦軍呼聲飢起義戰銀鬚怒銛鐵齒必甘心于亂人將報聲了如巳若夫乃在伐謀鬬非專力見鼎湯而氣生聽戰鳴而義激矣乃技于蟷川若殺師于蟈國宜乎博綴千金采陳雙壘出與升場吳敵軍之心攝取爭論功之上人之粲栗也

建鬬賦　爲徐仲僑舍人作

覜草名家採花勝蹟才高大曆之季地近平原之宅爲屛彰其淡緞高吟韻于湘芷江山得助譜小山之九苞湖海知豪坐元龍之百尺則有鬬丁珉玥簾押真珠刻寶芝于緗拱拾瑤草于瓊除錦牖部郎之管香薰曹氏之貲南中華杓驗明兩仙人所好西山村坊高明信君子之居于是振衫逍臨攏衣長眺塔聳春雲樓紅晚照前湫斜帶山孤滄塵苑遶分于衆造魚鱗萬瓦高揚帶山而參差雉堞平門仃芋横從而繚繞爾乃水如衣帶

山似屛風湖遥連而月映峰環峙而帆飛偏四時於檻內收百里于窗中月皎兮其可懷惟思來去風冷然而搁落侗鍊雌雄則可以集鼎循延勝侶送目八區抗情上古攜荀氏之重鑪備古人之送摩挲金扇柏歌謝眺之詩擁玉如意作王戎之舞況乎淮戌一頂艦有四腮張掾歸時尊客飽具于獵處花向人開召太白以與詞召賀且往聽小紅而度曲我待而來也

黃金臺賦

晉平原以一望唯甚荒而已矣問古道於行人云金臺之舊址嗟嗟乎荒冢宋邑暗死在千年之新壺將招賢而市駿覩其可者爲從隗始則斯地也固有崇基仍日休搆凌雲升階論武闘儒摛文懸千金以買駿倣遺術於涓人於是衍自臨緇宇由上當有昌國之雄才亦擬奇而遥行背嚶足於塞衢並奮翮於珊瑚臨斯臺以騁望見山川之浹漭收形勝於目中玩敵人於股掌乃展妙略出奇兵罷諸侯而不爲驅鐵騎以長征凡數戰而

至濟上臨五敵而下七十有餘城設齊器於寧臺陳大呂於元英洗前人之積憤揚海內之鴻稱信人國之成敗以賢者爲重輕何歷世之未幾棄昭王而弗備好間中之綠耳忽在廄之飛龍罷闘筋而不駕策駑步以求工曾牝牡之未識任顛倒於意中遂使黃金日重白骨長埋長風兮遠引汗血兮不來瀟遺宮於故澤沒舊館於蒿萊傳虛名於古冊重過客之徘徊嗟嗟乎草蕭蕭兮泣寒露風凄凄兮竄狐兔思昔人兮不見訪遺跡兮無處懷長鋏兮空歸耿余懷兮終古

燕子賦

參差遠近下上于飛歲有期而必去日餘復而亦歸將玄裳之羽族與春風而不違冷入高秋辭去候社復來海外有烏衣之國塞中有別女之亭乃至來絲曳仙人之衣袖雙合化神女之寶釵遂申帥於符籙靈貴修於前梁爾乃喃喃絮月枝復求依舊巢由細雨雙雙對楊柳枝而笑彼鄧之家碧桃花影中看小隊之黏紅加以若綠綠淺杏于黃初石氏歌臺裝雕梁以瑇瑁于家酒樹綴簾押以貞珠雖學飛而未遠乘試蹴而堪居

莫不來回兩兩去住雙雙留鶯學語共蝶爭香頭致梁之碧玉長迷下蔡對堂中之白芍藥醉昭陽遂使春事興衰夕陽今古玉京冢上嘆綠綫於黃昏盼盼樓中恨白楊之夜雨記六朝之巷名是烏衣入百姓之家夢誰朱戶

焚香賦

花淨春穠月吹秋颭遲美人兮不來擢蘗龍兮誰望采艾蒳兮山中問都夷兮海上芸衣悄碎不橤雙安麝鬣鄧粉鷓鴣留斑近愁烟劇遠訶灰寒心中字苦得下痕擣自鳳翔於晚霧緣龍焚於夜山纔旬似瑕半笑疑溫長無薰影細亂衣冠膩衾花而入繡透衫縷而栖痕見鄂君兮何夕坐貲什兮黃昏愁青緗兮不係結翠綬兮誰分辭日辟寒寶障流蘇長火山十里金鳳皇期君待君君不至直須還我舊香囊

瓶菴賦并敘

家雨岑早具才情長修行誼原孝先京兆之後烝箭無使馬少游闊隴之賢楷模不苟門前車轍長者頻來坐上盤觴高人長在得百斤于楚國曾重黃金下一矢於聊城非憑白羽賭椎君子戎拜下風利出仁人有如皦日同患其無語耳遑愈乎多言哉爾乃老至彌冲德高益勵退而自號命曰瓶菴蓋取鄭公守口之箴用楊詩人門舌之義也夫瓶之為器受小而容多飛之

為能出銀而施博雨岑之取以自況不已然乎昔萬石傳家庭巾之馬必數七旬受賜室內之樹不言古之名賢類多如此苟無忘于玉汝之箴其尚念乎金人之銘乃為之賦曰

美矣吾宗修能特起少奉教于哲人早聆旹於君子紹謙德於延陵繼清風於月里既有乎而缶盈庶無譏于雞壯爰標斗室取義留公守于衷而靡失緊維口以興戎恐一出之莫返奠三緘之可終象山雷之在頤求心惟慎楫水澤之為困尚口乃窮於是寓目以形見道於

器用守約而施博遂先難而後易出必期其可歸始則求乎能纖其中有蓄寧如石鼎之彭亨縱用繼難聯法開說于有榮所以笑原非智竊或無危能有容而不爲亦爲器而非缺傲抑戒于衛武決穿充于仲尼或拍子之口惟酒可飲用卷衛之舌匪竊能追鄒長倩僕見風於揆蕭揚子雲可無笑於賜夷豈止米提見稱偶伽是傚周則竊以蝸文漢則錯其麟象推此徑寸之圖爲無二之爽居之何陋信兗彌之常安言矣并各同尊焚而足尚也

畫舫閒歌賦

乃有海上名豪浹東逸俗生從群玉山頭來自衆香國士本鳳凰池上之仙作箭蕎社中之主柳枝結帶以相從桃葉横梳而與渡青簾錦纜望爲大上之樓船金管玉簫豈是人間之歌舞劫二分之明月人盡窺裳杭萬頃之淸波舟皆雲舫爰仿芳村特繫垂楊命詞英以授簡名勝各以飛觴文舉之豪情負凡公瑾之雅度并常高致則來元鄉上作邀博識則見宋异之繯畫人似子康乃共群賢而至我并季重亦偕七子之行主人命紅

粉之虞候成徵歌以佘佞群姬乞彩定於學士能刻羽而移商則有玉愛其淸金求其豔芳姿掩袖以避眸罷妲披帷而露面帶間素素調絃嬌襯紅紅整鈿飛瓊按節以瑶簫麗英令倩于執扇朱家淑質小令不號斷腸殷女昌容柔顏獨能怡念避人慕裴或爲綠綺之郗超窺客慈前亦有蛾眉之曼倩莫不情隨聲轉態逐情調音以柔而取媚字欲吐而還嬌或前揚而後抑或始下而終高或激昂而屢變或婉約而頻揺或瀏亮而圓如明珠之一串或引伸不斷如弱縷之三纈或如拔木之

凉風淒然以思或如泗悠之溶漾變矣難銷遂覺忽然而悲胡然而喜縣竟其端莫能自已倘今悅今高矣美矣緣腹以之結辯紐牙十爲合指信可遊乎行其豈必問乎變徵游魚因而出聽翔鳥皆爲聚止于斯時也不其樂哉四座之聲俱寂諸賓之意正諧俛停杯而幻繩亦錯綴而遺叙金谷之遊未已玉山之頹方類兩岸秋聲楓葉與蘆花并舞一江月影流波與征雁俱來若若聆郢雪之音曲將闋而未倦吾則聽鈞天之奏夢欲窮而還猶

家雲逸觀頤堂賦

倘乃黃嶽崎其西臨谿溪環而左繞山疊翠而難分水浮丹而不了松菊多傲俗之花鷗鷺是忘機之鳥商山之芝草可餐武陵之桃花不掃信有同于靈境亦何殊于仙島地如彭澤南村多素心之人嶺似洛川東園有耆舊之老則有延陵俊彥歙浦英豪因寧親而虜旨爲侍養而酔芽導循與而左右陶非衍以周遭高深得性情所近爽塏亦風土所饒既肯堂而肯構可以燕而以敖擬以宴樂之需無取于雲上之象況以飲食之漸略同乎磐吉之爻若夫時值鶴飛人多燕喜啜荷露于晨曦聽松濤之夜起華堂之杖初排亭林之杯伊始守黃老之庚申歷絳人之甲子依德者于以存真養志者因而修齡其爲體也既外實而內虛其爲義也則下動而上止於是進杜孝之膾炙希偉之鷄子路負米而在虞曾子失瓜而滿畦乍有跪乳之禮鳩爲哺哺之儀凡與杖而可適雞與食而有時常徐行而捫腹或侍坐而操奇英流用以引年鄉卜焉而杯老識者許其養正遂字之曰觀頤頤之義大矣故觀之上有慶也況倡遊進之

含魚飛少入座之車馬擁蔺卷而優游歷四時而獨酒養禮及義志而偕康履險與艱危而皆寡樂泉石之蕭疏俗古今之風雅自足乎已既匪猛虎之可耽無尺于人豈復寵龜之用舍則有不惟其聲而惟其意不惟其事而惟其誠察之常存於未動觀之或在於無形或備或酌而備其物爲髮爲殘而遂其情將心目之偕暢皆志氣之交寧積善乃能餘慶久視可以長生俏申公有滿輪之徵大烹以養若石氏賜上樽之酒明德惟馨

瑞伯賦

考仙經之所傳著伯樹之名字得九秋之正聚五木之精產汝南之遂谷出新甫之高陵枝參天而上指根蟠地而內行用鬱暢之而得號赤松食之而延齡當稽何而宿風或假兆以論縣雖則彤之代謝曾不數夫凋零則有和柏而栗命而茂實氣英于柰臭俗嶽傳于漢石羽香葉以香蒙而霜皮而雨溜材雖任乎棟梁質豈堪于締構受烏兔之精英與玄黃其並久豈斤斧之可施循溪山而并偶聊仙餌取以爲餐元正亦採而獻酒是宜號爲君官殊有資于黃考若乃伊川華裔安定名家品質高而莫及德則淳而無兄考遠圖于綠籍得仙訣十黃芽火伏軒皇之鼎爐存葛令之砂方培根于瑤砌或含秀而成葩鍾乾坤之淑氣當春夏之芳華味則同于絳雪品則釀乎流霞歷于春其獨茂等八極以猶賒爾其碧葉森森金英簇簇色以進而愈深味以甘而更馥初則比之嚴桂既則雄于庭菊甘則如飴臭而益馥比槐棘以蒿蒿聚芝蘭之郁郁樹可繫乎青牛蕊可飼乎白鹿聊入見以徘徊仙老聚于信宿兆夫奕葉是

曰公輔之祥其知後天厥應神仙之籙况大月逢亦犢
歲御金羊方將榮于拜甲正獻詩以躋堂呂尚見夢於
渭水宋織驪塵于燉煌　天子聞之而賜杖齋服稱此
而稱觴見奇英之滿目咸撫斡以徜徉談九如之未艾
卜五世之其昌碩適符於鶴筭荷慶更衍于龍章則有濟
陽之公子擊節而歎為罕有於是延陵之通叟染翰而
頌其無疆也

杏花春雨樓賦

于鼎文治兩江子世居歙之松明山杏花深處新構一小樓兄弟讀書其上曹實庵使君取宋人杏花春雨江南句顏之曰杏花春雨樓友人吳聽翁登而樂之援筆而為之賦賦曰

攬人間之山水何處逢瀛問江左之樓臺幾多煙雨則有虎觀英流龍鰲勝侶承玩鷗之遺址自是青門籍司馬之高名猶存朱戶同居參佐聯牀有陸雲之兄世列高平與硯是范喬之祖于是丹梯獨聳直上三層烏桷横陳恆栖百尺推窗而群峯列嶂山欲挹盈凭檻而晝舫當門波皆泛碧高低窗戶收灝氣於初容宛轉欄杆有斜陽於將夕景隨境設既無候而非佳勝逐年來最何時而堪信若夫青陽御辰白沙應節柳垂纖而將煙梅謝瑣而無雪時當人節之天辰值參昏之月紀節華於荊楚家始開芳訪風俗於洛陽人皆挾蝶爾乃欲霧非晴猶寒漸暖籠翠陌兮輕輕弄青簾兮風軟霏霏欲凝晴逐凝於千絲的的能鮮霞似蒸於萬點坊開綠錦恍若淡而若濃彩染生綃仍半深而半淺至於千林皆

下乎來鬬午之蜂一色江頭或聞鬬春之馬巷中聞雨
向佳人而賣爲花底停驂皈先生之歸也景物適値天
隨和性情各因而滌灑曠懷遠寄登迎欲炎金張高調
無隣獨愛咏歌廣廈斯則據梧選觀憑軒長慨佇仰極
天丁秋眺覽周乎四海驚心時存伍兒之剪雷觸目
雲霄而臥龍而安在圓覺未學何妨雅稱而耕問道不
求要可席珍以待是則悠哉游哉高矣美矣氣何意乎
凌雲賦有聲而擲地著書終歲世將擬之景廷生莊紆
移時人或指目樂居于吾正遊於方外焚用當綠藥之

陰君朝爲乎山中安石爲蒼生而起

栗亭賦為江扶晨作

獻玉王之妙品循甘阮之仙都傍紫霞而開徑倚丹竈
而結廬地則秦人種樹之洞山乃宜平採藥之區陶徵
君愛而卜宅李供奉過而停車塵雖飛而不到水至潔
而堪漁此豈俗人之徑是爲高士之居於是偷之作桷
緣以雕楹高堂疎豁而獨啟文軒磊落而交承夕陽
而挹爽氣於西成右人求安於幽遂君子樂處於
高明眄綠陰之無際攬翠靄而長吟則子美之所謂佳
者豈能更勝於栗亭其左則曲巷逶迤閒房窈窕照吾

檻兮扶桑有晨光之朗曜乃藏書而是合或煮茶而安
爐鴻妻倚竹以將迎鶴子爭花而欲笑蒙莊獨坐以養
生長統閒遊而學道庶須蘇史而朝經寧獨山樵而水
釣其右則雲橫玉几水帶金隄見芳林於旁舍尋仙蹟
於清溪灌靈均之蕙畹棄邵平之瓜畦鷗有泓而皆宿
鶴無松而不棲槐方春而拂檻菊將秋而滿籬戴顒之
尊木鴉劉伶之鍤可攜若乃丹椒前起佳徑橫開荷香
曲沼芰繞苹臺芳流環映廣樹崔嵬可玦芙蓉之鏡環
傾芍藥之盃綠淇園而皆竹芬孤山而盡梅當對之而

愛玩尤朔濱之異材至若高椰在後交讓可匹既梳炬而帶雨復千尖而薇日感珊瑚之千圍羨渤海之百尺鶯啼春而自嬌蜩吟秋而轉急時即索而柯陰長雖若而成群遂枝映於比隣長花飛於滿室於是假仰巨床參差極望水送綠於門邊峯橫青於雲上徘徊時晰而時連别墅或幽而或曠漁郎帶笠而群遊樵叟行歌而互唱既與適而情移亦神滿而目滌信然美於蒙洛將何期於蓬閬况乃花發彩毫雲生鐵硯賦頻登於
龍墀名並通於狗監天九重而聽卑日五色而目眩經皋

重於一時遇偶睹於三載江山共助其文章天地長留於詩卷笑王根之第與樊重之館曾何足當先生之所顧乎

瑞石賦 有序

江干邸上中庭有石焉有覩之日有加焉夫石本靜體動而日生則有異矣名之曰瑞因其宜也遂為之賦

惟中庭之奇石分山岳之靈姿既獨全其幽素乃水嚙夫磷緇以殊質而似傲拔奇殊而還獻李贊皇嵋而醉將到茂蒲玩而愛之爾乃嵯峨巑嶁崆崆仙的秉良德而甫轉運坤靈而不息方遂見而未殊紛紛觀而罕覩如人累若惟不覺而常增似物延年非有培而自益者

乃仍如隕宿倏似凝霜方時移而歲易遂日就而月將枕崒兮其未已累積兮其難方遇射思飛欲躍將軍之虎叱而即起還來道士之羊森其秀擬嵩華兮泰岱本以靜而動生遂因形而象設尊月借而益崇呼之丈而可拜用之丘壑已難測于寸壤介彼岡陵復奚窮于千載也

表

擬

上以董其昌字帖賜內院諸臣謝表 順治十三年

伏以紫極昭文大啟琅函之秘黃扉渥寵弘敷寶笈之華闡異代之幽光成熙朝之盛典輝騰東壁澤賁西清

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河洛呈圖始代結繩之政崎嶇作篆用垂勒石之文蒼頡之列二家象猶蝌蚪宣尼之題十字體纔麒麟爰逮及八分神妙各傳三品然桃中得訣只傳習於專家几上揮毫未稱爲於秘閣昭陵玉匣二百幾十紙修禊亭不落人間長安珍函三百十七篇文選樓僅存天上用揮毫而自免幾同庭草春悲碓戈法以通與未見管花將燦古肥今瘦爭愛豬以忘動晉書唐摹半縈蛇而綰蚓坐譽公之池畔雅倚正氣於釵痕翻蔡氏之樓中但悁遺蹤於危碑米顛振袖僅聞誇異於一時劉須發勝又致貽譏於十載未有異代遐叨大寶賞同官共被乎隆恩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契昭符勳高鏤玉處廷受籙得十六字以傳心用宰迎丹撫億萬年而立極睿哲勤學探妙緒於兩山姑射凝神勤文思於甲觀偶因萬幾之清暇旁求六藝之遺文牌先臣董其昌者地擬陸機少登翰苑過同蘇軾老踐容臺當慶府之時親振鍾王之風雅墨池波漲早窺大令十三行筆陣雲橫自得長史十二述駕米那以獨上掩文沈而前驅西銘玄亭久下門生之淚絳帖紫石仍留故老之蹤聞蒼茫然慕嘆屢聞於楓禁披圖燭若恩深遂及於槐廳六珍瓊琰出秘府而愈奇翀等標緗得發函而益煥攜來芸閣未損松煤歸映蔡邕獨高油素昔李斯云遊歷漢代而乃珍逸少雖傳遇唐宗而始重以今方古寧誇飛白之頒自上及卑益重游丹之感臣等竊并爲福博槐聯蟲篆陳於公權久勅正心之訓傲遺箴於太史愧無運掌之功幸際昌期恭逢雅愛棠因稽古敢比柳直顏忠遇泰同時竊附琳瑯飛踏贊伏願文放乎奎央取濟夫鐵鼎繇夏禹之業銘毫揚周武之心以備忠者猶財而無刑不正以書法者書法而有印皆同則永發金函四海奉十華之帆長

照下燭于秋炳八會之篇矣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
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記

峴山逸老會記

苕城南五里有逸老堂焉岑 飛甍棟踞峴嶺之一峯水近朱欄瞰碧淵之千頃昔為高風堂之遺址今則逸老會之勝遊會始于唐 唐薛公凡八集而人皆碩果堂建于湯楚東別駕不數傳而地有寒榛于于丙午之春殺之出守將謀更始且暫遊為李君不器慨然舊蹟之甄湮詢矣嘉格之内復於錯九月賓聚羣英亭開蘆菊

之辰坐滿採芝之客酒浮上若偏宜鶴髮以臨觴城絳下孫弁拂鳩形而作杖卅非炎漢訝四皓之何多歲畢水和喜羣賢之畢至予分罷鄰適遇聚星猥以白玉之中齡特用兼漢之故事時則廣州歸政浦號沉香萊子弄雛庭盈舞綵謂予同姓迨及嘉賓爾谷真人獨望臨關之氣洛陽女子曾知賣藥之名先生而再見織簾處士而嘗聞讓畔茂名看奕而逢仙躄群著書而守道弁泛南山之爭同開北海之樽二三爵油油四筵濟濟麻姑曾胁一言蒼丹水之觴五湖訶美來駕瑤山之鹿是可志

也顧而樂之爰爲不文以爲之記而予則維香山一集
炳焕中唐洛社諸卿於昭南宋追玆以後繼者寥寥絲
則始剏于明世廟癸卯之年後興于今
皇帝庚戌之歲雖盛衰不定多寡有殊然聚社固可以謌
來而由今亦可以抗古昔則史家六叟尚取數于閩中
唐室九耆亦待員于方外未聞緇儒并列同心今則東
陽兩支延陵一世天龍歲月遐緜美以猶龍海鶴丰姿
又教鑪而成鶴同爲父子并致耆耄況乎資聖推賢孚
道尚齒未登上壽已届職閒今則河間遺民碧巖耆德

齡同雞結漸方都水之曈秩過張余不待婦人之乳惟
須兒事于元爽直欲兒命夫少君樹乃青藤紫脇并若
神人亦錫朱禮多爲貴客登樓校餉無煩金谷二升據
几揮毫總舊栢梁七字斯又不足以光照前哲貽美來
英也乎而余也與老人期從大夫後河陽兩教牢微潘
郁之哀絳縣六身幸仰松喬之茂壽由德致信黃髮之
允宜文以年加數白頭之匪易爰爲濡毫用待編年時
則康熙壬子嘉平上浣之七日是集也金吾李君晏器
實倡其事太學韓君昌箕明經瀚佑貞　沈君
皆在焉其行雖色皆爲明經金君鏡　朱君升文學
沈君　而主人則方伯吳君時亮令嗣儀部景夏而
予則前太守江都吳綺也先是四舉與會者姓氏俱李
君記中兹不并及

休園記

休園者余年伯士介鄭先生所營之菟裘也先生雅集仲連尚㦤元亮官原水部不妨例作詩人論衣山栖遂自稱為處士開蔣家之三徑未出城中得晏子之一區正當峯後迎門種柳幾年手植春風繞舍栽梅竟歲頭蒙香雪樓中瞻舉從江上以飛來杖底寒泉向階前而流出余以潘楊之睦曾見間棋後絲孔李之交頻來問字會心非遠何殊濠濮之間適意為多不知晉魏以後俄而謬嬰世網久搪塵纓鄙人既涉海而恒憂先生遂

凌雲而獨笑十年花萼已作鳩巢五畝荒涼幾同馬廐慨琴亡于兩世痛筆折以數椽而文孫想嘉抃新遺構衛家箴字重開六疌之堂盧氏呼名別築五魚之堰既儲花而待酒亦壘石以移雲廿菊成田有余英之的的芙蓉夜沼列錦障以重重於是近眺唐昌若見玉鈎之洞遠瞻隋苑如臨綺翩之宮月有二分還能入室波涵九曲擬欲流觴則可以坐擁書城閑披奇卷鋪上郎之如意氣致殊家思符代之隆雯風流自賞園名衆樂披襟而時過求羊館號忘憂援筍而頻分枚馬惟由漁水類盤谷之幽蹤修竹茂林兼蘭亭之勝槩於以休也洵不樂乎而況賦擬廣平吟同茂叔方澄懷以攬勝將踵事而增華也哉夫盛必有衰美難為繼玉山既廢不聞復有玉山金谷云荒豈得更為金谷而想嘉心傷酉研意在肯堂見曲水之烟雲咸為念祖愛平泉之樹石不以與人匪直美乎游觀實有當于仁孝矣愛由停車之暇遂為諧爭而書俾後之君子有所觀感也

張鹿牀畫像記

夫玉樹瑤林自是風塵外物高冠奇服久爲羲皇上人彼奚爲乎來哉而不改此度也彌而觀之是爲張子鹿牀憶與張子交蓋當入洛即快班荆迨及過江輒同藉卉春鄉共把會看紫草之雲秋破長揚借醉青溪之月桃花渡上踏歌獨愛汪倫竹林圖中作賦還邀曾植奇文欣賞探錦字于詩囊密友相參落塵毛于飲案高吟入市紛駭路人狂叫攤書奮筆妻子君謂倩階之假風我呼東野以爲龍爾乃出則更不行僮叟後几婦滌器

只對修髯季偉供餐猶存昏首彼儲馬磨此困牛衣然而鶴立難羣龍鳴自合撫類興雙感休捷不廢清談參佰頻移龐德公猶聞雅論荒雞夜半起舞何斯霖雨終朝彈琴不已既主賓之莫辨亦形影而屏遺若將終焉是亦可矣豈其塵飛海立人境都非淵愧林慚世途多阻淵明之求彭澤徒悔折腰翁子之入會稽空傳露綬鱸魚江畔幾處秋風白鶴橋邊今宵夜雨對青山而說愛指白水以論心爰出是圖命爲之記生絹展看舊日猶存綠筆臨摹嬀毛先改過鑑湖之一曲客是知章上廬嶽之三峰人稱惠遠蘇家紅袖亦解參禪李氏寬裳會聞乞藥是有意也豈徒然哉嗟乎張子文擅一京書綜十乘少期用世長慕達年而大業弗終雅懷罔遂政同郎署無左右而辯封學似東方枝侏儒而未飽翹迺成尼姓名空滿于人間筆偏虎頭寄託聊逃于方外子之爲是也假快而實悲矣雖然舉仙成佛歎卅士之何歸飲酒蔬騷或婦人而可近頗同斯感實可見遺願者我于圖中長遇君子卷內千古之後庶或知有兩人六代以還不復傳爲三笑耳

棣友堂記

青山綠水曾為風月主人長劍高冠昕有諸侯客予惜在丁未余姪去文來尋盟于湖山瘞余蹇于霜露茂陵不起但有遺書蕭博空歸徒悲壯劍茲當昭陽之歲丁鶴重來訪西泠之廬猶能再覩其長君元翼以特起之才振中衰之緒樸奇驍種倜儻篤姿淘地四通獨善朱公之策楚人一諾長輕季布之金而重以修能澤諸大雅事其母汪太孺人愛切弄雛誠通躍鯉而撫嚴昆季備極友于篤內一經既無殊于韋相門中七業符何

異于劉殷百口同爛一宗衍變予方聞而異之乃元式則進而稿目椿不佞吞遺訓于先人蔚蘭孤之有立今旅于豫矣而躍其淪為蕭錫名于吾堂用示懷于弗忘堅乎文昭武穆始于一人之身木本水源衍為萬家之族古人篤鶺鴒嚚庇其本根本世風澆則花分其條幹揆其立異罪有三端及乎相仇斂由一燃爾乃家為一父之子閱無旅進之時險艱升斛印難分佩丁鴻尹爾得不并侯睦睿德之難存從前心于井望斯其人者不可得也從有紛龍鏤狗與戈相形雖忽紛長才并競爽周顗難全其雅曾揚于不侮于亂行愛靡克終又其矣也至于許詠乾餱謠生斗粟共汝道之咻下獨受金珠李光顏之宅中先可管鑰黃諫謗包之產致登延譽之廷閣于墻風斯下矣然而太丘雍肅始自閨門鍾氏風規先由娣姒倘復東其醉酒頻詠射牛擲鼓嫉彼縱茬蔑滅倉裹貞思閉閣之愆何祀頻尖之怨家之索矣嚴此之由况夫女自有家咸分姻婣男方執傅別覩友朋外文昭之所交不無軒蓋利伯升之結客或有異同本將亂而風搖現有蟻而川潰以致詩人感慨起刺騂

弓史爭流傳貽讒焉屠忘天顯之義昧明發之文良可痛心為之浩歎今也兄歌既翕弟詠兒恭集讌聯珠人皆擬璧合昆玉友方闔起于一堂聯于熊兒將燕詒于百世是可志也爰取雞筏之語題曰棣友以昭其美且示勸也使元式與其諸弟譽與友之有自矢無難于固他宁效張公常書百忍試同馬氏但教五常則芝長庭階蘭芳庭側由兄而渦河八陀共聞鳴鼓之聲豈止參佐閣獨有吹塤之樂使阮咸之復起歎季子之未亡而予也友愛既于由中釣鱸魚于江上倘茲孫事修為

美談過通德之里門成高推完之節考延陵之高風猶存讓國之風亦曰懋哉是爲之記

鄧尉山遊記

丙辰仲春上浣四日瑞如發舟公之興焉存其鄧尉之裝時予偶有微羈＝客請爲先導凡越舟宿始果一行雖同虞子之愁霖類學騎爲之目雨乃買蚱蜢之艇同往來湖湄之間々橫塘泝木瀆望靈巖寺過善人橋兩岸空濛尚自帶籠曉霧一逕蒼澀偏宜歸重吞江數曲迷津谷橫野渡道陽鋪而就泊及人寺而已何呼山僧再役傳來詢遊踪已歸別館夜半樵谿特訪漁村燈火無人絕似丞大道上犬聲如豹略如華子岡頭亂雲迷

離暗香遥襲則此夜較爲勝而前遊之所未經也云抵上莊時將丙夜僕客穿林而扣戶酒人持燭以下堂把袂歡呼御杯謔浪飲惟文字都無石尉之苛坐列典型並有彥先之後下杯不醉寧知黍別低昂百尺同眠那問床分上下昔蘇家兄弟記聽雨於彭城謝氏賓朋偕賭棋於東墅斯時之樂不更然乎既而瀟止茅齋曙開松牖起呼童子速具裝餘促命與人先登古刹藉師子香花橋上啜茗于梵天閣中山則蹲鴐踰虎碧嶂孤撐六代寺亦臨湖背倚香巖獨擅萬峯環翠之波光青

撫足下妝洞庭之嵐氣萃入君門此則邵冬玄之所栖眞碩野王之所獨往者矣爾乃冰懸萬餘斛被千林樹古多苔枝寒未藥香淌翠羽長如不月而明色淨珠胎乃欲與雲俱淡則雖風姨善妬不與夜乘爽光猶喜徐婦多情尚可吞齒和瑞急飆萼萼徧選寘叢老幹紛披亂點嶰谷之雪幽芬馥郁全薰衣褥之風由點松堂至黃公墓篆傍雙楠近可千年如怪獸之相拏蹲踞欲動若怒龍之乘霧蟠鱗蟲張方倚石以婆娑遂登樓而眺覽千香競入疑攔檻而俱芬一白無餘望川原而盡縞

但原野莫守磨殺空存恐其徐右馬于寒樹不暇問玉鱗于春雪耳下觀元閣隊馬家山與行吟蹋之中忽望叢篁之內可二里許得千頃陂山有遠情花無隱態如入衆香之國此爲大都覽游多寶之林斯稱輿府而梅之能事于是畢焉遂返棹于貫河暫停桃於光福大方舒霽客亦悶留愛領北海之樽更下南州之榻吞饑見月何猶飲吸長鯨醉豈無人不覺路驚宿鳥因而筵日遂及解維二君乃同茂苑之舟而余更理梁溪之棹也

沂仙堂記

歲在上章時當仲呂聽翁方暫歸于隋苑予子適見訪于蕭齋貰酒爲歡醉歌明月分燈共話紛數巴山而夢子忽爲前翳之吟欲返王猷之棹爰詰其故遂叩厥情乃云先人之廬向托沂仙之地伏青蔵溯沈東老久結芳鄰邯鄲詩顏徵君猶存舊里當年櫛沐僅得數椽此日弓裘已經七世曾祖南公讓畔東皋帶經南畝坏可稱金不藏朱公之策獨堪焚券并求吾縣之租訓陰德有似耳鳴惜令器乃能身荷而往文給公早闊遺訓

益廣前徽獨取歸書每念孝肥而體瘦隨求田宅何妨南富而北貧卒也荆斷旋枯豈意棣開偏茂雙僞猶子婚嫁及額于尚平闢縱家姬癡達還同于處仲斯則借谷土之弇吾蠶修者矣迨及先君仰承慈繼心同臥轍常恢方進之誠婦若眠牛欲問景純之術而山川不易守卿路失金桐風露無情遂歎座埋玉樹蔡茲孤亂甫及冉齡饘粥未能成食任虎狼之擇泉方欲從憂牛燕雀之驚乃今則炎炎者已付春水而昭昭者重牧宿莽雖尚愧循有敢问上而常前然修竹猶念尚憶元鄉徑內

用之域外長想慨乎有懷其獨然此故鄉實欲繼其志
武推先生有以志也俾後世得有傳焉吳子于是正禮
而起曰人裝言乎大人事何常盛衰時有天倫所重源
本難忘故游必先河義崇前代堂而勿搆責在後人于
之高致邁于倪黃逸韻超于王孟疑之有婦今湖苿以
同東籬節多見荷篠輿而自適而獨谷爲遠結復彼弘
楓使燕子之重來斜陽不恨御溪郎之再至流水非遥
則沂彼仙溪樂于槃澗當其荷鍤觀土度受書有常
于仁孝之情忠厚之旨哉噫乎十年發憤爲慨嘆書之

疏一卷勸詩雜開浣花之策爲若幸而益我慨然也

桓山堂藏書記

嘗聞負適俗之志其好尚必有所甚殊其超世之懷其
見聞必有所自廣是以永和雜卷其樂過於百城楊子
賡編其榮比乎二事良有以也難其人哉乃吾宅州之
賢是爲江夏之俊則與思黃子始其人乎黃子旁以誠
生於山受發遠猷兒紹有叔度之汪洋內行彌修若文
編之恬惔處紛爭之境而志意彌高在紛擾之場而心
神獨曠確乎有得卓爾不群遂搆庭以營編用揭貞而
道與得一本之善寶若隋珠遇一卷之奇珍同趙璧求

而不獲則卑然或至忘食見則必收汲汲焉寧知傾橐
爲其耳目賜譯倂乎四庫之多積以歲年已略備乎五
車之半欲六閣臺之秘典藏滿其中但覺芸閣之蕭疏
芬芳其外而列朝賢士舒愛聚書昭代文人常能好古
故鄉侯置架宋自分籤曹氏爲緗帙黃充棟放翁嶽足
集枝遂以名樂樓上鄉心寫竹恒爲累從乃茲抗懷古
昔適意典文極其志于一時擬其情于千載苟非瓊林
瑤樹自出塵埃璞玉渾金都忘文好亦烏能遊神物表
鶩學區中也哉若挺特山實逾猗頓高人原非玩物識

者或謂知言矣抑且無忌雅工詩格懷達大之猛志究子美之微言則共陂斯堂用求其勝不獨美熊巖之稱遐想風前且將鬭牛渚之吟頻過月下也

管孝子入蜀記

徒步行泥厥陽舊爲之作傳鞠躬負土張子詩因以知名光以孱弱之孤跋歷艱危之遠道卒全遺骼用返故丘此管子方至之不可及也方至爲內所生嗣軌之後武侯裔始本任幼蹤懿秀乳兒倍加慈愛而轍有懷投筆王粲於以從軍俾得分陟鄭虔還爲獨冷歸依剎裡波徙下於閬猿驚鶴山前魂莫期十返鶴將無范式容埋戶外之冢家少女娶誰爲屋頭之紙乃方至聞而匍匐哭則搦腐遂力疾以長征爰捐軀而獨往蒼茫鐵甕

指江水以言愁烽壘香爐望廬山而推恨雲迷湖影蹴如白馬之津雷吼灘聲險甚黃牛之峽草波不落帶夜月以揚舲度嶺花開履巖冰而策杖載經寒暑始入承既屢跋山川言尋內水荒榛何處得之故老之言宿草誰披似有神人之感坏黃土蟻不弔而誰來萬里青山鵑自啼而莫返途窮異國哀動行人遂使太守聞而駭嘆贊佐因之贈遺瑞隔隻影誰云蜀道青天汗漫鶩波漫道縱溪果浪身歸舊里鄰父訝其重生鬼返家所故鬼疑爲非是而卒使狐丘不恨崔院長安妥窀穸以

岩巖峻崧巇而負土爲生聚下還來流而之人爲氏迁傍更築堰碑之路若惟夫卿純孝故能歷險而如夷人胥全誠乃得安生而送死也夫民俗之敝孝道日虧或葬蹈于陰陽或回翔于山勢地非龍博爲頭有不返之魂申異而腸馬鬣多未封之骨使盡人而如曾子者則遺骸猶戀况當堂上之存耶與地難忘宵梁合傍之先塚人總致乎長殺世其厚于綿系矣用勒其米遂爲之記

鶴客亭記

歲之庚申月爲乙丙吏葬姜仲子孝其母王太夫人於吳郡之雙松里既築佳城實當勝地千峯環翠盡繞榛關萬樹行青獨開松徑而仲子於其墓側別搆小亭爰乞鴻名題曰鶴客蓋取長沙之事用占天水之祥也夫淇切流慈名開到爲士行定窀功苕建旐所以芝畤仙人顯靈役于宿草蓬山羽士示異兆以生雛今大母之賢無愧于莊而仲子之器未遜于陶以斯長之同其宜也况夫地崇龍耳山竦牛頭銅井玄丘同於于卯之位茶山芝嶺嶠乎離兌之方明鏡一泓光分笠澤浮觴九曲勝擬蘭亭既無美以不收亦多奇之畢獻斯則仙蹤爲之盤桓而靈魂于以婉遊者矣爾乃樹古羅浮花繁大庾春山萬疊都爲琢玉之峯晚苎十林併作衆香之國將而秋仲感梨金嵩逆及冬初鄖惩丹鴻聯遊人藉亦多樂志于春秋而孝子攀條每動懷于霜露則其建亭之意寧非陟屺之思耶昔處黙哀號而縞衣爲之助泣晗參仁孝而玄羽用以酬恩物以感而斯靈事因誠而多異其又何疑乎吾亭也哉遂爲之記

三閭書院記

三閭書院者予友胡子翁山藏書之所也翁山爲分楚後家從漢初靈屬九離聚作關中之族抽于五色騎來嶺表之支數傳而有俊人壯歲而多奇志挾冊而踞求章句務爲有本之言更稱而罕近世名獨負集而之氣是以三古折節雖敢龍門八顧傾心成奇雄站然而終術有自家風本擅謳騷淪落由來先世正逢入閭十年磨劍未蒙刮目之知終歲橫床竟結搔頭之習或杜陵之吟苦而語出人驚或瓊海之文豪而興來神助或天

心月脇郤探龍馬之微或地理物宜下及蟲魚之細以至鍋京烈士碧血猶用洛邑頑民爲頭未白歲入井中之記雖存壁內之藏既志隱而情悲亦辭高而義博緘之一室命曰三閭其忠孝之懷寧忘與德哀文章之遇自慨修能爾嗟乎經一變而爲騷蓋之窮也千秋而作史亦可盡數五百年當知予矣一言而子猶爲未玉矣

倚山閣聽雨記

予幼有癖愛中每到名山踏勝無緣身外雖就住境歲在辛未序值丙中索處豐溪長望古松于嶺際漫遊孤嶼時來春草之池邊而予友于泉汪君獨念豐南羈客頻爲掃徑每共御杯一日偶來終朝靜對時爲秋也覺爽氣之初澄或值雨需微陰之暫合聽簷聲之漸濺出入波間見水氣之濛濛惟存隔岸若謝晏羽之情因游圓鹿田如元微之之懷人楚殘猿啼汪子既推窗而望遠聽翁亦凭檻以遐觀水靜天空都非常境山連

岸轉大有殊觀松被雲遮不見微茫之松火竹經日映猶聞點滴于竹林楊柳則若離人神傷冷翠芙蓉亦如倩女影瘦斜紅于欹樓栩栩蝴蝶停蹤于蕙上一川簑笠農夫低影于田間鷗鷺歸林魚還吐沫風吹山帶似淡還濃點綴波紋方成卻散無多靡寂此中偏覺怡情偶爾凄清是處翻爲得意有會心而不遠魚鳥釋以親人方置日而久知雞蟲忘夫得失乃憶少陵甚句用類康樂淵君題曰倚山閣更爲序之

疏園記

家蔡承寓跡寰中神遊物外而泠可飲乃栖心于太虛江邊東郭卑依遂卜築于杼亭墩畔闢兀廓之徑徑欲成一嘗幼輿之丘丘與壑一軒庭將楚廁足適于藥欄松菊幽深乃獨題爲疏園豈不足於是乃有感于茲乎蓋傑士不逢釣寄情于鋤菜而幽人知命亦潮跡于瀟間足皆有託而然要其無心而處余嘗至其地而門巷蕭閑谷其常而軒窓爽塏長廊帶月杖叟足而堪行小閣聽雲篛支頤而可眺池如鏡蓮植已帶人夢中有有

米顛雲影時橫砌下屋無雕繪可生白於自然頃不禁高鵰送晴于天際信足登高而望遠固已背山而臨流况復花隨四時蕤多千疏先生則稱曰五柳處士則號以七松嶽閒而樹集金鶯檻外而身生玄鹿可以養性可以娛神牧馬過以論文求羊來而授倒人如鴻漸使長而其品山泉客有許詢竟日而催談畫盡傾焦家之釀盤觴時吸雲光詠陶令之稿兩席相鋪花片何必下山峯下始爲奇麗之觀金谷園中更若繁華之跡哉况貝州據南北之勝而傍江當水土之衝豈但傳寫丁時賓可招重於千秋矣僕頻近勝賞輒簡爲篇什際良辰快聞佳士貞高亭之觴娓娓索較其中聰椰泉之吟聊用爲緣以記爾

婆羅園記

讀屈子之騷懷故都而久矣作仲宣之賦望吾土而概焉況倚縈竹林何能不憶乃身留衍水惟有相思迨今辛未之秋獲返東南之棹見楊梛而遥知門處穿芙蓉而始達庭前衣匪香燻有澗香之嫋嫋殷因花擁詩小鳥之爭迎額曰婆羅園蓋王青羊之舊題而汗司馬所賞至也陶淵明之里郎號柴桑孔稚珪之家獨稱桐梛皆此志也佀可樂乎聞故老之相傳咸爲勝事而群賢之遥集尚有餘風一一起一一而美班荆之歡讌一觴一咏

因藉卉以恒盤樹植庭中幹分蔭上種乃來于梵國質不類于凡材枝蔭隣家隔巷俱爲借緑葉生冬序他山猶見垂紅再進則爲亂山草堂亂山者潛亂山也境以此鎮神功或取于淵蟠人藉斯名壯志終期于雷奮乃此堂中闊百武元能分上下之床傍列兩軒士衙有東西之廨丹梯可躡紫閣旋登樓曰横川閣取二十六峯横一川之意也檻開八面面面而烟擁青邇景備四時時時而風吹碧筍右則摩天峯秀獻阿育之金輪左則飲澗長虹假羅浮之瀑波遥覽千數百里若見秋屯近眺乎十萬家皆同春雨乃望洞庭之月更恥樂不啻復披楚國之風還聞嚴樹斯則仙人所宿好而豪士之奇觀矣況夫梛猶長堤填驛不勤草生斷岸直接瑞峯仰激清流力開古壁獅蹲象伏披薜荔者數舒覽猶鶴來洗萬若之千片可以舟横飛梁助献梛枝金管玉簫供奉于焉而容與緑簑青笠玄真至此而徜徉斯則練水之名區而新都之勝覽也若夫三珠秀奐劉孝儀之鍍管同傳八咏起於潘安仁之板輿常到則又有梅序之記而非同梓澤之觀矣

比竹記

比竹者洪子待臣偕弟任臣讀書之室也可亭卜衛侗足同居解內不殊遵彥雅堪渕搆園中盡臨蔽耗都裝瑯玡文窓掩映盡種耶玕堦下成叢有唐宮之密葉林中聚氣見劉氏之連枝巍秀猗猗方爭高而未已滕陰蔭蔭送待偶以成形梢欲摩雲直上跡而下合枝將拂淡總外直而中虛承清露之芝流既存宜而存有搖和風而共響無後輕而前軒彼美以同心聲如環珮遇此君而携手響並塤篪洪子云其人藉歟吾家凡屢見矣聽翁曰此地靈也是物豈易生乎夫連理長于東宮芝慶謂之瑞應合歡生于西內椰子以為珠胖洛如兆文士之生華華為聖朝而見文章得江山之助草木存氣機之先苟有見苦無復爽矣況夫竹為華草比翁駢枝既為龍而爲虬理無憂于蟠屈可枝棲而棲鳳道足備乎羽儀臣之道之輔之賀之當不弗讓翁也絕也暇也繹也惟德不孤而況儀部銓曹首發軔而偕鳴懋爵丞司經庫繼振軔而并典文衡物現雙徵人方二遇安見祖頭兩孟獨護前驅軌轍二蘇嫓為後起者哉吾友汪子于鼎謂二洪待臣則學類小成允稱通德任臣亦才同叔寶行且知名祖有武而孫繩兄先鳴而弟和洵有當于竹里之兆而永協乎棣友之禎矣遂為之記

壽硯齋記

乃有瑤華別室傍照令裕之堂玉照幽居遥對依雲之舍丹甍弘敞々徑接而相通朱牖斜開々空飛而不到是曰仙人之館可號輸寥此為君子之居宜名尚絅鯉趨庭下昔時曾自聞詩豹隱山中此日還宜蓄彼堂前歐公而有七尺乃如　之孫三楹是以勝地可增勝流乃有奇物堪貽奇士於是汪君思自好毅同學紀齋與丁々龍巧受他山乃選奇才入斲及劚雲骨兆黃圖之珍瑑製是泓撫蒼巖之秀以德人而兼俊人之品自

其價重百朋用貞士而孜文士之功良可稱為四友由是研磨光而作賦遂以抽麟角而著書潤色惟重乎先生虛中盡孜于刻史風樂霧氣宛如先後以出河月旨雲蹄竟似驊騮而走坂或長鳴而昂首或爭蹤而並馳或聲嘶之若應或嚮皆而還留或同聽而自鳴或飛是而相躡或滾塵而似蓄或洛浪而仍浮莫不附流循汗竦嚮瑤珂若遇孫陽長于金于一顧如驂穆滿馭八極一片晴可以拂几臨池況獨來翰兒胡千樞與學者亭之學以上辭為先行顏子之行有如思之德動也靜以為之本銳也鈍以養其鋒此唐子西所以為銘而汪太史用以稱壽也況乎箴鑿甲乙將為孫氏之樓軼摛癸辛欲滿李侯之架文軒某几客每過而問奇清簟疏簾人頻來而有字商彝周鼎盡日摩安玉軸牙籤隨時展玩几籍之觸中白尺在猶伏司馬之琴撫五絃而盡妙窓開四面寫於屏列虹霓節成吳篆加以圖成張藻若翻蒼虬遂使圣似長康時來白鶴雕欄數轉繞湘竹以扶疏碧瓷　方刻疎英而綽約全于登樓四眺前臨閩政多峯倚閣觀後有斗山列翠平臨鳥尸當半

空剡雨之閣環眺千門在一郡樓臺之上大哉觀矣向不樂乎然汪君既登第以登朝豈胡子終韜光而鍵戶留此一片石聊為當代紫府之藏行同五色毫足備他日玉堂之用爾

玉簪小記

李子質山以玉簪小傘洗見遺其質晰嬌媚工作妙絕荊山之璞潔似凝霜狀是潛之華鮮如承露絕無俗態不分香心取件能窺綺此思涌見爲雅人之玩知非俗士所珍也乃質山則謂得自北匠作于宮禁昔者靈芸破瓜合德承恩朱門窗前曉妝成而深翰有鏡臺時夜漏下而捲帳則有珊瑚樹架艷潑修眉翡翠橫床花作素手此時得意定知翠的將成若作多情必欲紅衣欲蓋管舊何處尋知甚得同此竟相將自謂生無取給

信此連城之物永宜傾國之人又豈識釵化爲龍機留馬嵬宮中零落成礙流傳間與本之閑窗遊跡智水晴孤山之梅蕚獨作花光妝藏古錦之囊來佩素綈之几

姚大家繡像記

昔元爲照惟能神彩依然中立披圖自謂丹青莫狀至若毛在頰僅見裴郎目傳神惟聞殷仲雖形之筆墨尚以爲難若傳以細紉寧關其巧若則洛江之女士是稱頡水之大家本出名門曾聞慧訓俛花鬟字侍檀奴綃綳絮從風常多雅韻靜生消遣能俾君子以同心是出絲裳曾同神人而得爪緣窗屋綠久覽針神金斗餘香爭傳絲絕乃復因茲好友遂得惠及鄙人俠緣憶昔中原或得絲分五色道不同于彌勒何堪繫以贊

絲縷頻穿如能綴合金鍼落度竟然分形益其巧在于指先指針而皆能成功是以身生于意外意不而傳可爲好且也寫庭除之梅花晴香若動兼之對瓶中之竹葉微飛將洲推于擲君如閒投前老人見几似欲成吟蓮使於寄之姿冤親幼輿于巖畔紛異之事無煩礙灑之神間豈若竇氏之妻獨擅迴文之奴趙家之妹偏稱綴錦之能成擬以摩詰於猿傍仙腕敢吝珊瑚之信用瞻瓏玦之貽況寔追切深時煉頻煩翠細旋情若失消憂已在青衫感也何如質之無斁矣女士姚如小字是淑

上陳孝廉劒臣之內子也時丁卯去至前十日

書

報周櫟園先生書

令弟臨莅伏承遠訊美人采芍蒼靡遐思見仲智而念伯仁風期如覿因悲連而訶康樂空言時殷但境猶共於三吳情已睽于兩地江橫衣帶茫茫未足以懸山擬劒錯歷歷何足割傷憶昔南冠受劾北寺憂讒先生既無損於激昂弟子亦共殷于匍匐下戚纂義固救鮑以泉論偉節持危爲扞陳而命駕然而劍能吐氣時用作

歌酒可消冤賴爲銷飲幸風雷之見畏致天日以爲昭邪正之辯既明榮辱之關立轉令吾出檻仍拜上卿杜牧乙麾還分下郡各緣國事相際莫逐私情而獲覲王程千里世態萬端鋒除北牢之篇益動南雲之感然而田文食客屢有盈虛雀羅門故人嘗分貴賤所當處以大度付以浮埃正須矜其可憐勿復視爲足怪耳悠悠之口竊有所論蕩蕩之懷諒無不可共處患難之後或無同異之殊惟先生擇而聽焉

迎家梅村先生書

鴻使西來魚函下賁覩之雅供比十賚于華陽寵以名篇得百朋于洛水兼之情深鴈序誼篤鴒原奬飾纏綿至于累幅惆其塵勞莫浣靜以山水之音許其志意可嘉助以風雲之勢遂使珠傾白斜海客望而心驚錦樹千枝神人游而目炫惠連春草還康樂而得名供奉仙根就陽冰而結好僕非其類何足當茲至若浮雪夜之船能遊剡水命春風之駕爲至永嘉亦既有期云胡不遂然而桃開西塞魚美獨美花時竹茂南溯鶯語偏宜筍候春深穎洛劉夔得嘗憶採茶月照灌尊顏綷公曾爲命酒凡茲勝概佇待清遊弔古而還訪下菰買醉而重尋上若愛山明月相見何時震澤春波寧睽道常開六客佇開嘉客之談石過千人郎望鉅人之氣惠而好我跂以待君

答宋荔裳臬司書

康吏中衰侵尋閉戶起歎逍遙抵零落劉峻以之絕交先生篤念舊游附存窮亂誠足挽茲薄俗抗彼前賢若某與叟沂寄誼結三生契聯兩世道南推宅慷慨爲多江左詞鋒流連既久千齡開禮頻過孔璵庭前文舉通家又出李膺門下朝游東觀同開紫綺之書夜直西清共臥青綾之被而斜陽吹笛頓異河山異國飄蓬遽驚風雨既遙聞而涕瀉復目見而心傷名賦孤兒字之弱息荊吳作合寧有羨於乘龍家世清貧遂自忘其牽犬豈敢仰希千載上比古人直欲再起九原無慚亡叟耳乃蒙頒惠賜過賜褒嘉觀先生實善之深識君子虛心之厚耶因鴻便輒佈螢私

上龔大宗伯書

某死罪死罪謹獻書于宗伯相公閤下某自釋褐邢水，仰承元禮之知，遐驛飛章，深荷士論之與。從此鄰壽飛岳，屢奉嘉猶，緊孔游於治勝，實陀相期以同。上頗自託于正人，遂致十載水曹，數千□之執戟。一朝永罷，茲者枚之乞庇自矣。□人獨當界下，曾無干星，未足經旋而明。值紛糾俗，戍刀犢門，開告密獄，起同文一二奸，狠緣□告而肆志，百千醜類借投，既以宣威，良室愈息以寒心，當途望塵而搖手。兼以營丁，毒虎比戶，鴉殘刑拷，

視爲常聞，炮烙駭其未有。一家受阱，姻黨爲之啼號；匹婦吉適，井里因而驚竄。兵絲棍線，男女行囂，于脅迹根藉，兵威魍魎，横行于白晝。人人當受命，皆不與俱，追及下中義無及，頒既微行，以得其實，受大創以懾其辜。職居理輪，欲殄九頭之蝮，威同破柱，寧知自足之虞。除奸而務得根株，去暴而先履線索，遂使見鴛迷窟，鳥喪焚巢，宵人偕遁以求生，戎帥相期以勿犯。千夫所沮，難消口內之銜；一日何容，欲快眼中之拔。流言用布，游命無援，某之受禍，此其一也。至于中朝斷償，隣郡要人，始則美

以不與，已逐怒于當德，繼則假璞卒將復興，戎於捉鼠無停，進以排難，有馬申以肆逸，市虎堪疑，何頻惹毁嘗蝇，可畏頓化，芊茅待之者已，眯中之者其巧，某之受禍又其一也。泪乎石重難移，窮陰莫解，初以細人之言，激怒上官，旋因府成之威，挾持大吏，嚬呿觸忌，兼多嶽墳之吹，頂指尤叉之任，兜之喜事，而貓鼠鹿駭同遭不測之機，雷擊霜飛，竟有蕭介之勢，某之受禍于此烈矣。嗟乎，牛斗劣吏，無可剝摘，一旦疲弊，倖成立，皆當請官之際，不免于簡夫。史及解任之餘，尚有民□上訴而

寿綠，被衆終古，雖滿全牘，遑顧百身，奚贖餘生，已矣。夫復何言，而最可痛者，酉棠救，死凡古人循吏之能，藏索毛吹，皆此日小臣之罪，孤悔信昔之說，孟愧解事之遲，不有大賢，誰能隱而伏惟閣下，誠乎上帝，道濟下民，身爲同舟之□，吉作三時之雨，匪人無黨，敢御托于門牆，人道爲公，顧倘游于道路。苟平衡乎功罪，可立辨其是非，將受毁之太深，而諒以求全之毀。璧好名之將甚，而害其已成之名，必能無愧于君師，始得自安于天地。起巳枯之骨，焉以神香；召既去之魂，假之仙藥。衛花黄雀

思濺于彈射之餘擄樹自戕蹶切于放歸之後矣

與內子江夏君書

僕幼值門衰早疎時務見尚采愛賢之志願學終乃用於陵蘭相之風心企貞獮而樹成蒼穡漸有交游遂爲當路之所知聊以專城而見寄五湖秋水並坐彈琴千畝渭川聊供采菜鄧少歸其啟塀寇自紆于網羅行集都愁我方乞丁吹椎無珠可賣鄉不攝於牽蘿伏省來旨益增遙念惆其衝之多慈以易王章成其性之太剛而微文聚訟如鄉語何待人云然姜非無端不必由於身役而桂姜雖改要須出於性成吾自甲午入都以來

見指穀者不少己酉解官而後後陷饑者相尋成人者或發自成笑我者更爲人笑設其才智豈可萬年極其翺繹非無三窟而索我無及據鼎卒號或始作飯張終放腐鼠或朝同虎觀夕伴鮑魚豈盡屬於迂疎亦何煩于詞較耶南山種豆半落荒蕪東海成桑椹堪擲米甘逐匪易人事何常惟須拱手白雲匪形丹嶺效陶公之偕翟氏偕後鋤前比德冀之侶梁牛歌予和汝由山十歌笑爾依稼之應紅燭三更齋色烏烏之曲也

與徐健菴同年書

邗江艤棹一送鷁首水浮家久疎鴻雁所念者夢寐無路逢時輒憶許詢所欵者知己何人舉世誰爲劉表耳茲以袁君士旦來赴長安附一緘以通候望入座而馳情此君宛水英流敬亭夙好論交湖海分尚風于識荊仰望雲霄情獨殷于御李催長者高爲品目力與奬成俾劉勰雕龍遇臨侯而始重太冲附驥得皇甫而斯傳則士之榮也君實既之矣

答范楚畹編修書

廿載相知敢附故人之誼一朝自命終成國士之期在道雖榮于人何與乃蒙齒及私盍心懸耳某自解組多年牽船少地桑榆之景諒垂照以無多溝壑之嗟恐勞生而不免未有貽謀冀于已教久學從兒復荷高懷苦存薦溝自合錄之家訓誠可勉彼後賢也竇侍御宣清標軒霞逸品幸班荊于蘅芋得折芰而論心敬附獨鹿之遊特奉雙魚之訊

與吳聞太守魯謙菴同寅書

偶返故鄉翻同作客欲歸舊旅復歎無家坐此遷延徒沫懷想乃辱情逵破一夕猶念故人而古道雅殷數門未忘孤子令甥婿全出也關而爾湯念之撫摩益小婿自合人易實以來追尚書相留而後得陪燕于華岸委之他人往日蟬魚遺澀歸了別好長兄視如兩路分處豈有府包嬌并蒙之異鄉傭乳初無李氏菑于不因人熱笑塵貽以何欣越公李有家風舊故書之可訓尚并假之鉅力必致楷其後才何期長公念及故交追茲遺胤助臨

之以奇人既遂其室家之樂效桃實以飼餚又許以羽毛之助思冲不遠其譬斯亦天地何時復聞此樂真可挽丁洲十既下蕭雲目而中允有穴爲人事目并觀業楷而爲厚爲交情不古因貲賤以爲盍衣公子不朝頻見消寂之散將軍既免衛靈醉尉之呵彈鋏無魚其何求于凋敝衍環有雀已吏束于高枝什子美叟乞食以餬從陶翁篤門扣門而已捆軟清何堪以洗眼炎涼每乘于傷心而兒孩升既猶擣衣鳥之見奴散不存尚念貧窮之子此誠用是敘長平之出所仰充禮以答門

出設泥塗固本由于盛言假之温燠復何言夫部言獨是弟之況味難堪窮愁爲其浮蹤異地既無分以依劉息影餘年從有懷于用雁飛鳥巳倦空思若隱而栖林馬將歸當自出塔以别耳

代門人錢尉上丁藩臺書

竊聞雀逢楊寶難忘巾笥之恩馬遇孫陽益重鹽車之感無君子者珠豈肯于暗投有大人焉玦何辭夫傾獻伏念門質原駑鈍家更單寒望朱戸以無門且不留夫四壁知黃金爲何物聊自守其一經小人本出于泥塗稿了久甘于食淡得五銖之旅姓祇愧無兄有一畝之宅身何曾是賓加以顓愚難改迂拙可羞古道孤行恥置身于徂徠幽窓獨坐惟砥志于聖賢特故紙而長吟幾忘漂麥執枯毫而自寫或至燃糠蘇老難伯終日惟

甘食字螢乾欲死窮年只解能書妻子同議盧鵬都如介甫鄉隣咸謗屢吊竽攪仲宜惟斯一效于清時旨意旋摧於薄命致身無策巳嘆艱辛取士有程偏逢令甲名如第五郎驃騎而何儋州巳再三雖昭華而不敢輿當推臘刺久滅于正平鬼魅狡呵燈巳燄于叔夜逢當年之同學衆中常自嫌身遇良夜而孤眠暗裡頻堪下淚插天仙桂時時常在夢中滿徑寒蓬歲歲如生心上所恨者有百年之父母飽少于饑可憐者對四座之親朋群仍是成嗇雲有路嗟予豈不猶人白日無窮笑我

何由得主恐貧苦志遂至終焉不遇大賢豈有幸也茲
逢某公虎觀大儒鶴城華胄十年公輔早符履上生松
一代文章自應掌中抽艸北門鸞鑰飄宸翰於奇才南
省司綸槐院恒咨大事輶車使路所至無冤巡節臨郊
甸來不怒獄中春樹如棠茂之按八州道畔甘棠若召
奭之分陝濡標催立身獨砥狂瀾惠澤旁流四國
咸賑膏雨而老雛心僕械廣聖人格外之仁加意李桃
作多士發中之氣憐才有淚務沾貫患于孤寒種德無
方特以深心為愛有嘶見一千泗水盡人門墻何啻八

自崖州同歸鑑府受天獨蹇賦命不猶容未入于雕
蟲宮但同夫磨蝎窮鱗挂網縿當拔十之知逸羽驚弦
竟乏疊雙之巧奈衰已暇其何望于下機窮瑟難工寧
嗔逢乎按劍於人何怨惟有負于栽培在巳多慚敢央
期于剪拂但念既遊天鑒難俟河淸倘蘊于瞻之門人
進身無計則李方叔之母氏絕望堪憐是用瀆煩更矜
翹首伏冀恩施不爽潤沾四岳之雲照及無私暖被三
冬之日憫其獅宵之有志而假以羽毛憐伊致遠之無
因而開其道路束草帝于更延將進之年南極負人再

造巳栖之宵則師無類之德必有以卞回環而感莫報
之慈寧只明珠一寸矣

泊用彀湖貽人書

留而無益忍吏御而去所相思還成躑躅方辭郭外仍滯湖干風有孟婆似解美人之意月爲淨姑難明蕩子之心共笑苦于合歸長悲形爲短夢身如落絮隨風那辨去來心似縈絲任亂寧知首尾遂使備平中酒不爲銜觴阮籍沾衣非關失路只以世無郅也倘能欽命誰犄事在關心有蛾眉而不恨我備若此鄉復何如彼名士之悅傾城事非他日若才人之姝廉發恥在吾儕矣

林蕙堂全集目錄卷之二

啓

謝宗雀問贈李北海大照碑啓
謝黃子升內叔惠程孟陽畫冊啓
謝汪舟次太史以雪携卷遲見還啓
孫汲山餉石首魚啓　答江青闌爲子閩求婚啓
謝黃孝昭送名章石研啓
謝汪學先送綠石研山啓
答鄉先生迎還湖州啓

吳門詩會啓　藝圃詩成謝姜學在送名
賤班管吳草廬研馬湘蘭畫蘭啓
請獨任邢侗住支硎山古報恩寺啓
徵廣陵詩會啓　謝江秋水惠小石研山啓
與江鄞上徵刻宋元詩啓
同宗雅集啓　募古渡橋赤欄啓
家伯成先生爲陳集生贖居啓
送陳其年衣緞啓　梁溪詩社謝伯成送墨啓
爲張蕭石回祿後募居啓

代元士姪聘繼室汪氏啓
謝蔡少君書鳳啓　金少君書洛神啓
約友鄧尉山看梅啓　請濟歸大和尚往黃山啓
餞吳紫一夫婦助葬啓
謝崔逸生轉運取還宋元詩水鏤板啓
謝丁雁水惠作縮珍系啓
珠江詩會啓　澄江詩會啓
謝閻牛叟貽唐白虎十美人卷及唐鏡啓
謝汪扶晨送畫扇石硯啓

東樵叔姪索橘酒啓　謝家東巖惠西洋菌香炭
羅子河清酒啓　洪雨平惠茶米資飽花啓
家鳴夏惠佛手柑啓　答家梅莊惠石銅水注啓
答洪宿臣送鴛鴦領鸚鵡香啓
放生啓　張公蔚生徵言啓
姚東只五十徵詩啓　汪扶晨六十徵言啟
家希庾八十徵詩啟　蔣公偕李太君雙壽乞言
啟　家豬立暨余太君雙壽啟
家賚公暨徐太孺人六十雙壽徵詩啟

羅母吳太君六十徵詩啟
張母盧太君六十壽啟

延陵吳綺園次著

男　壽潛彤本
　　威高木蕤　較訂
孫　承烈侯肅
　　承勳守貽
　　承熊□□　編輯
　　□□□

啓

謝宗伯問贈李北海大照碑啓

西京捫字久失奇觀北海揮毫新分妙蹟益法傳仙李系本猗龍而刻石靈之力真如象況茲大照文麗三乘光觸舊墓品高六絕神姿英異如逢巻隔之觀意態縱横似得千鈞之氣展看迫上應教快目于百花寶置甯中不待追兔十一乘

謝黃子升内叔惠程孟陽畫册啟

然丸分華情移林壑畢兼選勝與懷雲泉推高人風號松圓有妙筆皆踰梅老恭許心遠同摩詰故于法外能精而高致絕似倪迂遂致品中稱聖久懷雅觀忽奉珍貽展帙而萬甲并遝寧須署展開卷而一丘自足即似買山始知紅豆村中庶多勝賞豈令青藤館内獨有兼長

謝汪舟次太史以雪携舊選見還啓

迂癖難忘老去猶躭黃卷流離不免亂中寧問青箱每思手澤一編久已心傷十載從前避俗份貲斗酒同携向後知音憶共囊琴俱斷但只付焚書之炬未致塗泥若教覆瓿之譏誰憐冰雪何幸存鄴侯之架遂能返孟氏之珠傳奇字以與奇人寧非快事逢故交而得故物更為苦心捧卷如狂開緘欲涕看當年之墨跡似隔前生覽舊日之封題猶疑短夢從此拜良朋之賜何殊仙還龍威便當付稚子以藏書欲秘同恐賈

孫汲山餉石首魚啓

歌類馮生方思彈鋏夢非呂叟欲效垂綸蒙惠鮮鱗猶含香餌每逢夏至視則有光亦號春來京而作石與三牙而形似較四鰓而味殊用作金虀范少伯尊求鰕菜將同玉鱠張季鷹豈憶鱸蓴而化為晃首猶藏德詐堪比鰤腹不懷芒

答江甘園秀子閣求婚啓

伏以天上靈辰旭日叶鳳凰之兆人間佳侶春風應鶯鶯之群蕭承絲蘿衆依喬木恭惟某文章華胄孝友清風江左馳聲稱德無殊萬石吸丘問業傳家惟舊。經令嗣壯志鵬騫英年豹蔚由十野而發參野以鄉薦於新貴也不減終軍棄繻之奇易濟陽以成營陽未改文通夢花之秀張脩行將作相以寄如也稍康已是題名某猶托金門汙沉粉署瀏澈揚之貽雖有自來念郄鄭之交實慚非偶弱息才乏頌椒海略采致貧家務作因同鮑守之兒

嫡室形容略似黃公之女乃赤繩繫千萬里蓬白壁訂乎二生既協著占敬從鸞信榮承箕帚筐中難剪絲之花庭前將几上得撰官之函時人日也吳廣川之牽大顛效清操越北海之秉範自傳佳話詠慚報李竊比依葭伏冀尊慈俯申崇照謹啓

約武林同宗文會啓

浙水是文章之藪起陵為禮樂之宗季重風觀名高鄴苑少微鵲起與美唐都矜綴自古以有隆文集於茲而特盛 某幸廣勝地得攬雄風汲華氏列宿之序長想德星雅聚誦李家花萼之集恆思榮木新稿借卜中游之入朝共聆大章之五色無溪濯錦發光西子湖頭秋水涵珠耀采伍公濤上將見天策之一十八士聯步瀛洲不數季倫之二十七人傳麻中舉也謹啓

謝黃孝昭送名章石研啟

花間送筆酒醉玻璃燭下揮毫詞慚鸚鵡乃蒙隆惠用錫殊珍象倣秦斯幾同鳥跡寶如衛國寧讓鴝鵒況舊本下西京老此笑白雲之癖且製摹乎東井得之回青鐵之華藏以琪函名曰珉紋陳之棐几比又石交倘肅以紅絲之膏綢繆可記若染以黑松之液溫潤不磨將樓上焚川益稱揚州之夢而亭中李白堪書唐苑之詞不須別製玉麟巴同花印何待再求銅雀始賁草賢

謝汪學先送綠石研山啟

竹簡橫陳欲倣毛生之穎桐圭戲剪難成管子之封幾欲剖以中山未得貞乎介石何期珍覬獲遂雅稷之米芾攜來猶帶含煙作此陶泓洗後尚留蕉影遂使綠沉朝染堪吟么鳳之詞青縷宵分欲婪神鑑之字江殊斑竹常有錢起之數峰潭似桃花未及汪倫之千尺

答鄉先生迎還湖州啓

恭惟諸位老先生台臺道存三代品重一時雲起蒼巖卯有爲霖之望風高峴嶺嘗多偃草之功秉德無阿毀譽恒持乎國是虛心不競是非悉當于人情願念解組之孤踪謬辱飛書之厚誼憐其已去之轍而冀以重來招其既頹之魂而呼之復起何能得此無德以堪謹自顧以簡思聊一言而致感伏念某生而少聰質本多疏讀書而誤信古人用世而罕通時務十年索米飽少于饑三載專城甘仍是苦栽桑種柳寧知好且難爲破柱

埋輪總是愚而自用轉喉犯忌致遭大吏之嗔落手成冤又屬狂童之怒逢山十里蹋聽蛄而猶驚泛宅五湖見禽魚而亦畏幸而梅州啜血暫貽鐵炭之身莊望桃洞回頭再托漁郎之足乃蒙折簡堅我井舉勉諭旋申覓其多難負天后土實聞長者之言遠水高山永誌故人之德但某去爲失路歸亦無家文有愧于蘇公而官同磨蝎道或殊于楊子而岐類亡羊聽彼婦之讒魔殊堪入耳過醉人而揶罵良已甘心雖願沽煎茶頻形舊夢程村買酒未闕餘懷功過相權或見原于父老性情自得尚未忘于江湖井土重歸空有故鄉之戀元都再到恐貽他日之羞若乃鱉盡舫于雪中頻來訪戴命青樽于花下暫且留連則茗雲可以一葦而平原無妨十日矣謹謝

吳門詩會啟

茂苑名都，橫塘艷曲，山留劍古，氣成才子之雲；役水泛脂，香流作酒人之烟。月風清，雀市主持，葑溪白，劉王星聯，觴鄉唱和，聚吳羅皮陸嗣，後而高楊攀轡，獨稱洪水四家。于中則文沈齊驅，尤見嘉隆多士，斯文未墜，吾道庶幾。爰訂名流，共襄大業，入斧王之館，並解篇章；過石尉之園，無煩絲竹。千年勝地，雅宜藉卉班荊；四序良辰，見用分陶折芰。𢊖能結駟，請觀鄫國之風；不待刑牲，始訂越人之好。倘登筵而有弘度，直須縱槃桃花；若入社而得遠公，亦可香參栢子。務使振茲大雅，最纛重寫于蘭亭，莫令笑彼小巫，鵾尾偏浮於梓澤，則同心還唱，爭傳乎滄浪之亭，而騎髮浮踪，特附于月泉之社矣。謹啟

埶圃詩成謝姜學在送名隱斑管吳草廬研馬湘蘭畫蘭啓

月泉入社，羨樗翁七丈之羅；雪苑分題，悄石尉二升之酒。吟成埶圃，爲草木之寄，遽賚及文房珍異，有踰答錦章貫之麗；寒之何乃貽衍波江淹，無夜夢之花，徒聞宮日，有田是，石得舊物于吾家；待女成香，見遺芳於絕代。從此學書，井畔復何取于種蕉；將見研露，窗前還可吟大樹。蕙木以爲好，陸敬游何以當之，必得其名，顧阿瑛不能及也

請獨任和尚住支硎山古報恩寺啟

伏以白象大高大法待奇人而始顯青蓮地古名流非勝境而不居跋杯渡之非遥卓錫飛而可止恭惟大和尚𨚫智慧幢作慈悲筏擬前開道曾經白雪埋身座上提宗久向丹霞着脚拈花一笑發致諦于西來擊竹三聲振靈音而東下本多領鄉湖之勝滌為玄風牧龍溦舩巖之奇宏開法海聞鐘靈悟倍與身俱跳擲禪山送隨指破說文字法法超文字之前其山水心心在山水之外蜂王臺上乃有盛一㕘然獅子座中總是次宗元

亮矣黑白之緣俱淨信緇素之仰非虛况此支硎乃道林鶴鳴之地在斯超野尤凡夫鴻漸之區以高士而處名僧契合三生之石將令賢以續古德允傳五葉之燈前因豈屬偶然大道終成卓錫伏願不遺貧寠大展鈞陶分甘露之餘波普灌三千薝蔔移雨花之滿墜遍成十二芙蕖則紫竹林開鶴苑共以于鶴市而白蓮社啟虎丘不異於虎溪爾在諸天散生十地矣

徵鹿陵詩會啟

昔馳錢馬陳記室檄可愈風制草金鑾徐學士香堪伴月巨源對策才比長沙少游著書集稱淮海吾鄉夙號名區比日復多佳士而名流修禊僅見郡泉勝侶抽毫祇傳蘭甲竊恐花開為藥交欲笑人樹長垂楊惟堪贈客者矣稍得約同心共襄翰月修月泉之故事締雲山之雅盟浚許而爭設劉生作賦而還邀枚叔華翰螭駿并挈惠臨紅袖翩翩無妨雜坐務使奔濤九曲盡將綠爭又來熊今明月二分須使玉簫吹斷况此會惟談文

酒豈當年競夫擅場客過玉山識顧瑛之好事人遊金谷過季倫以論交吾儕用是有懷諸君豈能無意

謝江秋水惠小石研山啟

毛穎論交偏宜石友陶泓結伴自是山儕但九華罕遇於盆中似三島難尋於海畔何期珍玩乃出雅貽異狀玲瓏得自貴陽之神奇參差納來從博望之槎直欲與以寵精遂可酬吾兔管中書睨嘯小憩矣藜都尉橫床併爲翡翠烏皮几上寧管華茵十華紫玉潭前長對湘妃一片謹啟

與江鄂士徵刻宋元詩啟

夏鼎商彝代異而同爲寶器隋珠卞玉人殊而悉其瓌姿總之各有本源未可相軒輊見乃謂三唐以後遂無一語可傳豈知風雅本乎性情抑且聲律關乎氣運唐原取士世雖再遷二唐宋且復詩身又遁絕幾宋則論古內爲上詩自是人才不更太早乎從務破拘攣不辭固陋合一朝之製詠歷數代以編摩高華各取其時何硏菊松之前後格調必歸于古無分黍麥之低昂各見許于吟壇將大公之藝苑棗梨畧具翰门尚願有同心滿

椰難成裘諸公廣爲垂手始徵資以成卷終出卷以償資名列無訛與編年而俱示惠施不貴可剞日以先妝酬知我之誠是同微管呼將伯之助是在濟陽

同宗雅集啟

延陵奕業各在天涯茂苑飄萍俱來江上蘇斧欽就滄浪以寄跡因爲失意之時黃爵而湖婺郡以延賓正合戴宗之誼膺爲雅會通竹嘉招月必一輪坐無期于北海席惟五器例有做于東坡論古還以論心卜晝更之卜夜聽琵琶而洒淚總是青衫借絲竹以娛情何妨紅袖游須秉燭甫肴匝地烽烟興可擁錦莫阻滿城風雨謹啟

修古渡橋赤欄啟

界有三下其說揚州獨勝橋名昔四或云古渡居先地本南郊向稱通乎西郭賞宜秋片而最妨者春波諸行人向傑架以枚梁大長者近始加之石甃鎔身聳時揜映以亞欄亞楊爲爲橫斜絡亘于江花江草旗亭近接常多高李[?]寺梵剎比連不必宗雷問法星臨河上何異鳥鵲飛來日在花稍便有紫騮嘶過可稱戎衆足快台遊然而錦陌纔通尚有雕欄未備夕陽可倚難務詞客憑欄昏夜堪虞恐有醉人失足僭爲短語共結勝緣蕭解金錯之五銖用締銀梁之十丈則秦鞭不恐馬柱堪題解藕子之鞍何妨歌[?]枕奏隋皇之曲可任吹簫矣

家伯成先生爲陳集生贖屋啓

陳子集生舉滿通都家居委巷覗融不燄久爲厚德之遺造物雖期尚少高門之報有數椽而僅存風雨在一家而分處弟昆七夕門庭仲容獨稱南阮三間祭作土龍僅住東頭何期值此難兄仍欲售之他姓勿論揮分鳩鵲將無取于同巢亦恐性異薰蕕勢實難于共器倘何安于一日必有樗于三天允賴大賢庇九州于廣廈常俾寒士輯白室以寧居特向于顏以永錄其爲馬卿而贖僅席臥側無憂鼾睡而門前常聽商歌絃水流床

下皆爲雨露之資而外借隣家郎是光明之燭矣

送陳其年衣緞啓

遥憶十年殊乖聆緒相逢一日竊附同袍君比古人廷子雖爲衣食我思往事此縑出自機杼甄錦懸華祇免王生之織烏色非瑕寧同范叔之寒

梁溪詩社謝伯成送墨啓

良辰共賦幸逃金谷三升珍既分貽遂獲銅臺一甕藏之豹囊字以麋丸可染魚繭三千不減龍賓十二金壺灑出皆爲篆籕之文玉管書成郎有樓臺之氣貴若校一丸丁女千汁易能精竟如得盈祠於岬人爲文可進受而有媿恐千廉人特以相誇還須報粥

爲張諸石同族後謀存啓

諸石張子伏憶高品吐屬奇才無力居城甘就旅寓以處有懷負米聊爲逆旅而行爺兄無一日之餘父母皆八旬之外貧緣守已惟守已而長貧蕪不因人忽因人而大熱炎風翻海毀仙君無高鳥之銜烈焰焚林介子推之自焚之救威陽坑內凡觸烈而皆灰已到市中郎傾杯而莫雨扶牀自髮幸然絕而重甦排戶紅顏頰扞奔而獲免奇昔亦有乃盡取于六丁長物原無况全收于一丙焦頭爛額嘆荒刹之難棲破壁頹垣悶敝廬而

安在誰無跂踖老人之蹣跚何寧未有室家少婦之飛蓬足嫺致椰州之貿殊不近枯輿衆里之畦竟爲拂意勢難少緩詎賴共成闔已再・始得城東片壤費須半白髮安巷北一椽但灰燼之無存舞能辛辦郎饑寒之未贍何暇求安凡我親識黨良士新黔燃眉之急其謀容勝之資念我輩高履重名尚假仰之未足乃斯人之兄啼婦哭獨寢息之何從或如于頓之解裘或爲范大而折券施能當厄感切扶傷因其禍而拔其人實一時之義舉合勝友而完勝事亦千古之美談是用懇之

同心豈必定爲識面

代兀十妳聘徽官江氏啟

伏以附葛為榮卜鳳欣傳于累葉鷮禍喜鳴鳩佇承
大連枝特修卜鈍之緣用獻瑤佳之兩星期是訂冰語
非遙恭惟某官環谷名宗玉山華胄河東鳳德繡羽同
推瓊北龍文白若凡事芳宮飛盛應更聖錫之名蓮臉
分輝待草彥章之習家聲既騰于列榮閨訓更著于貴
經謝太傅之侄兒詞高快雪鮑參軍之女弟名蔚大雷
便藉丁坍之餘恩復念伯姒之舊戚恭茲季嫂字以
光一諾黃金幸無辭于鼓鳥雙生白璧實有望于厥翁

聯新歡于秦晉申世好于潘楊待興嘆于東都郎是當
年獨步合歡勞于南國遂為累世諸親庠下林鍾時當
截魄來溫風于席上不障鸞紋露初月于天邊郎成輿
駕旋而出乘而入巧合乘龍宜爾室宜爾家歡迎牽馬
伏願電從趨湧海茹蔓倣烏鵲橋邊用渡天孫之帊鳳
皇臺上還闡帝子之簫

謝蔡少君書扇啟

中能浣殷不樂人間龍引秦宮徙附天外何意絲毫之
照染因成仙羽之和鳴留有刺枝乃知六象非關竹實
忽致九苞借丹穴之奇已聞成比翼用孔窗之偶影繪
竹雙栖足堪驚彼超宗豈但方丁蘇蕭地孫包閣倏來
大姒之觀人異潁川長奔月姮之製矣

金少君書洛神啟

金鏤還魂髣髴陳王之枕采旄含態香生王令之書人
但賞其弘詞世罕傳十妙蹟何期藻管近出蘭閨花欲
情波如動影依稀蓮襪凌千頃而嫋娜彷彿桂旗望
三秋而耿耿想見臨池染翰原借照于當身定知攬鏡
寫形必合情于微步呼之欲出不堪裳促留仙念此如
升敢與作幕乘霧倘然仲姬之墨朱鳥晨開便來甄女
之車青鸞夜下

約友鄧尉山看梅啟

春來廿四番得一分風到人間初傳一信哭王爲國長留不斷之香鄧尉名山猶剩不殘之雪憂國條風三吏賦酬梨雲行杖紫騮白里盡迷花霧例有兩足亂香愁此日銅坑徧宜野興況何邨東閣看來絕似鄉人而道叟西冷種說有何妻子誰使山中之寂寂容紫雕上之垂垂愛約素心共舒青眼籃輿竹杖不須豪客相隨瀏瀏素琴無令美人都俗吟高明月儘翠羽之啁啾字染寒香見黃昏之浮動從此芮鞋踏徧樓閣大七十二峯免教玉笛吹殘展冷于一百五日矣

請澄歸大和尚住黃山啟

伏以大法三千年而始振作啟金輪名山五百歲而重開選飛錫杖紺龍夜傳白象秋高恭惟某慧解彌天慈恩洽日劉安世之直節曾爲鐵漢樓中蘇子瞻之奇才再入金仙坐上辭羈得脫早知靜揀雲烟爲法寺兩巳試絕宿山水丹霞客叩普聞獅子之音白雪垂參直接蜂王之乳曹溪滴水偶然流到香溪廬嶺飛花忽爾經過吳嶺雖三宿頻遷聖哲不留情于桑野而四禪均利人天皆有望于旃林惟此黃山昔存丹竈軒皇受籙丘龍始闢金壇媧后賜書青鸞是傳寶相林皆蒼蔔自有餘香峰是蓮花生成法座倘能惠然竹杖不惜渡以木杯則雲停團鶴何殊迦葉重來地湧千覦共見維摩示現斷流沙泉時或無長名黃金而洗缽池邊又點生公口石矣

歛吳紫三夫婦助葬啟

茲者亡友吳子紫三早歲能文夙摛雕龍之啓英才不偶未舒展驥之心破鏡先傷慨符凝之兆野碎玦旋慟歎張劭之無年淚盡山陽空悲笛哀生當甲更搶道棺雖縈妻獨矢栢舟殄頸徒憐寡鵠而嗣孫猶嗟孩帳資身祇類窮烏况兩櫬縱橫多年暴露并有柩殯之不既速朽以堪虞難求尼父之車必重封而不易計欲安其竁窆惟有賴乎知交昔城下餘魂尚沾恩于陳罷路傍游子亦蒙惠于王槐矧我故人寔存舊誼乞爲從死

敢忘一日之知願以微資共妥九原之魄雙埋廣鄉宜云塚結鴛鴦并剪荒榛但冀穴除螻蟻嗚呼千期既闊惟餘長恨于鳴琴許同重來豈不齊芳于贈麥謹啟

謝崔蓮生轉運取還宋元詩永寶版啟

十數載之林泉幾同麋鹿六十年之燈火竟作蠹魚偶因風雅之衰遂有宋元之選知者罕者未攻秘之枕中鏡之陽之乃致跡于檢外何來某甲妄窺一斑之藏本不識丁竟作丘丁之取以爲己有而辱于征除嗚已甚于余次并仙蒙之遇聊人恥雅踏于漢渦惟我蓮生先生際朝倚軸開代興儒學主崇其清操大臣推其治行方之潁川子而功德已遍於民生紹乎廬陵公而文章式行於士類心存揚善不遺形管之編力任化頑遂探書

篋之錄謂此草廢惟堪鼓寧用貽書且多年手熟持寄何容執卷翻殘巧用班煩雷電於青衣雅籍重歸復覩日星於月簡蓋版攜可憐不敢倒亂其篇章且思德所沾亦可略明其鏤刻於見豕魚不混相君山不待重鈔梨棗如新和齊公須再訂同與鈸無藝苑流傳仁風入必稱正人有快事乃稱能事狗同風雅感非一己之私共矢緣歌澤及三朝而後已而匪伎頌已無諛

謝丁鳳水惠荏綠珍茗啟

餘薰弄茗踈涼絕愛水絲衆病歸秋消渴偏宜雪梳憶含風之絹為天上空傳採騎火之仙英由前稀有何來降患荏條珍貽既宿越之遊殊復宋腴之價錫光生白發五銖變玄之花香泛紫茸一串高人之樹絲開硬蹦織成必自鮫宮郎啟緘封送到如來寶藏見蓉閣之輕製已知美過會稽共李泌以親嘗不復裔諸陽羨服之無斁不沾洛下之塵味此所作已愈茂陵之疾感盈于縷寵異六班詩啟

珠江詩會啟

城開五穗名區久擊仙羊田種萬花勝地右傳寶鴨趙佗西拜尚聞車馬之雄郭璞南來大有衣冠之氣是以珠江浩渺古今不乏才人瓊嶺嵯峨來往更多奇士文高通冊卓然立就千言才蔚陶儀宛若飛流百尺夢得海陽之詠韻寫溪山昌黎廣利之碑藻浮星日昔云盛矣今猶欽如玆值文運廣敷變鋪藻之甫靖更當韶光早煥喜鶯谷之方遷遊子善懷每關心于令序幽人多暇豈無意于嬉遊僧約如蘭爰謀藉卉木棉林下咸傾鸚鵡之杯盧橘花間鬪染鳳凰之管則爭茲蹏句其何吳于蘭亭而各得勝情可有同于栗里鶴舒臺上盡看佩彥偕遊燕喜亭前都羨晉英再見至于東林禪侶何妨共著紅樓若教南國佳人亦可遙傳玉鏡人來金谷皆可命爻客過玉山俱能賭酒諸君共成勝舉吾輩同似攄懷謹啟

遊江詩會啟

延陵故里猶傳君子之風申浦滄波尚有君侯之跡山名茂酒渡人常欲飲蒔逕可採香野老還聞留殺嶺分南國挹勝氣于盤龍水似西陵挹流泉于臥虎兒乎鄣景純之爾雅信是神人李嶠之宛和正稱詞客風雅久停于二島文章歷重于千秋矧今仙令之才已同人洛陽我輩人之兒頗類游梁僻約同心共謀携手登高作賦聊爲等第之盟望遠與思共遂班荆之願仰祈惠軾俯慰束藥

謝閔牛叟貽唐白虎十美人卷及唐鏡啟

鄣文未就秕既先須披明月而在兩如逢照膽識春風于閉卷得見捧心雙手頻拈想花中之倚風十指争艷感波上之驚鴻頃以約黃或臨妝而欲出觀之束素成斂笑而不言為我實多顧影形而俱麗銘君良厚矢心目以無諼敢不拍彼光毫更拂珊瑚之架獨是愁無避漢贈光琬琰之長

謝汪狀長送古硯啟

炎凉乍變感在風人追琢爲章端由石友兒竹僊之愛在山水而獨殷茗笋器所資歷歲時而成器何期一日獲覩兼珍李打下風庾元規降將自逃長研曉露李衛公交且益堅

東想叔姪索梅酒啟

泱異中山欝逆自益瞎殊西市罕得黃嫡忽蒙家釀之佩倣傚仙廚之醽露蒲荷柴貫比其芳雨潤椒花寧同其芬馥而竟日豈復問其低昂況此芳春幸得同乎歡暢況滋分楚頌適有合于放思而趣寄周醇更有倖于良友以兹醉往用寫心勞分餘瀝于油囊古掛翠物得个醉于金罍不羨爲程鄉德毅功將見謳歌之滿座除變來樂應知痛飲之入門

謝家東旋惠西洋蘭香婆羅子河滿酒啟

種奇芬于南土蘭亦名珠結異馥于西淇樹皆成寶矣美人之記曲字字紅兒愛莲士之忘憂時時拏物乃在旅中而多憶寶成門內之情深從衆香國來香應非一是相思種子思豈無端况原酥自殿波非得贈于豐水花間魚頳早知今衆前生烟吐龍涎似得衛撫半夜行須架筆看來色比珊瑚但得浮觴最喜光如琥珀潔身而馥郁矣但三朝入骨以玲瓏寧墟一掬信醉心之雅不復同人而飲醇之深有喻中聖矣

洪雨平惠茶米寄麵花啟

離居寂寞忽見龍頒厚意懇懃還承逆贶丹心曼用甜何論于中遊若菜都無沙磧疑於深淺消相如之渴妹勝紫茸濟方朔之饑堪稱自祭蓮使泉得烹于陸子竟欲成粥不食于留公無煩作帖離離朱實自可服之如神粲粲璣英焉能繫而不食將遺通于并梨栗之能同歸高家人有殺飧之可代信堪飽德匪待待芽良足消何無炯厭饞饑而無物有心但切于踊璞謝恐難言無口獨愉于李允

家鳴夏惠佛手柑啟

家鄉奇苞實爲精品種本分于平蔕名則號爲飛穰雖有纖而有黃欲指大而指地多伸直節斷拳獨證禪枝略似案矣一指變成善果得屬相味居然相好黃金探摩尼珠竟若光舒素手通于處觀汝不聞乎嗅彼芳香答無隱樹之座上曾須前令熏衣供在龕前從似裝黃說法但以黃羅之帕應如爪落指痕攜同鏡檻之前何必釀成春色鍋德惟當合十叩謝豈挪再

答家楊兼惠宣爐水注啟

損惠珍貽寶稱清玩用資提注何來百鍊之精體備虛容遂有千年之質金稱土蝕土蝕而金色愈章水精金勁金潤而水痕易潤斑凝古綠猶足承宋代之祥雲砂元填商露是以置之几案几能成博士之名伴以寶泓不愧中丞之號楊公寫梵無煩靈鵲銜波李生漁洞尚待神涂吐水莉方慚才盡自嘆文窮忽棠銀鹿情來似得玉蟾頻出翁應倍昔行將報以素心感實殊常切頌銘諸肝肺

答洪待臣送鍍銀鴨爐香啟

碧瀾抛綫久釋絫于北門紫陌含香獨銷魂于南國笑殺吏部之行處響動荀令君之座間馥留三日何乃忠分珍貺并皆品重文房魚鑰藏香各稱黃金之形龍涎發燼共聚絲結之芬美是匠之巧心無形不有感同人之芬澤有似皆寳而文繡纈辨問情中婢婦昔憶娩轉行不得影襄湘娥蹋則門少獸環不知何闌然而床留鵲尾頗愛羞燎閑郝實恐違心拜嘉娜以芯德漫道聚洞日不倚其升最喜徐欽舞頭還將

月作爐愛徘拙覓文品以釐迎取謝文成享瑞烟而無忝玉匙金鎖黃庭且自完堅寶鴨銀猊紫枝時開馥郁若在府源山水何妨關鍵長閉但覺楚澤蕙蘭亦復佩紉如絲矣感謝

放生啟

蓋惟人之有殊於物以其能具慈仁而物之不若於人以其常多苦惱蓋皆有情性則皆樂便安同其形骸則同知痛癢故人之身家性命多發水火兵戈豈物之血肉肺腸甘受刀砧鼎鑊貪生而惡死今復稽而皆然遊禍而求安即蜎微而不異魚憂網罟困穽響而潛跡鳥設罥羅遙棲集低而不落蟻知沒水負粟能浮于擺遭屠鬪刀即跪同有父子麑破檻而鹿已斷腸皆見夫妻斷彼雛而雌為繫頸苟充其類艮有不殊至處其靈何為

獨恐所以鳥知乞命猿示見憂於蔡裴雀得全生黃花乃酬於楊寶蛇因藥傳乃矢銜珠龜免漁封蹻能銜印何因口腹致任烹熬一飭之甘而宛生衆苦。美之美而條聚多生飛雖暫肆肥甘彼已橫遭屠割況入口之後樂亦何存而斷體之餘冤難不報所以吳猶射鹿夭殁其兒趙用解牲刃剸其腹故古人治禮有三不殺之文而哲士推恩立七不食之戒他若爲公作洛恩及蜎蠕蘇子臨流德施蟻蛉祗求免殺忠恕特為悲那猿解乳孤潛鰻因之折痛皆以絶行惻隱自保夭折其但強那今貸發共全物命也雅闕前飛鈌切喙行及歲久而人瀏遂跡湮而事適某謬思繼武用廣推仁共破樊囊群生于湯火長存于日縱餘息于江湖鴿出籠中非鞏那之獄後鰕歸水際效于產以施恩豈日無情情已存于高厚寧亦不設報必在于神明但免息煎因吾心之已盡若懷知覺豈此德之能忘耶

張公蔚生徵言啟

蓋聞德合如神凡所過而鄉化恩流不澤訪有為而必采蓼秀宋陰此欲[illegible]之門始月臨日照乃見類所雅誼也蔚生張公南越舊望北湖鄉賢偕出眾成德忠恕英姿氣度兼人其服弊質雖甚斯二京而作賦淡東坡才得十乘以賜其首推博物踏頭射策文章尚華國之名驅是騁才猶衝[illegible]渦時之略二千[illegible]上名貫斗而徵九重白一遂臨荷旌星而古一路矢才無嫌于加駁斬試宏錯節其不[illegible]于細流還開驛[illegible]經亭上返流於

于洪水之餘得劍湖邊留于遺于濮陽之後昭陽歲闕十年而再遇仲淹延令[illegible]歌兩境而共尹杜行允文允武得多士以作周楨不藐不緣撫兆庶而褒淡勝吏在水而民在鏡既所到之皆然春有風而夏有雨冬無旌而不可一垣分[illegible]有叩穴壁之光九里沾恩遂獲代庖之澤在上臺之倚重久知療[illegible]脂育不[illegible]士之依在其宮同聽[illegible]哉念策偉之是賴降其體乃以得其心計閱賦之維艱用其才因以惜其力所術楊有不亦寧須更試通變化魑魅而[illegible]殘不行冉施令而追呼絕響有[illegible]

之史所別[illegible]若需詢實粟之備[illegible]調[illegible]貸[illegible]當惟質[illegible]其司旋引客同中及當各其利啖流河辭進而飛挽不困于堅冰[illegible]務宜勞而斗內時時於天壤此則善政而兼之善教宋人傳揆活之條仁周[illegible]本之仁心漢守著循良之化矣若乃救災[illegible]史之饑遺節[illegible]懸[illegible]浙[illegible]民之供[illegible]被[illegible]而[illegible]例何閒[illegible]餘減[illegible]內之輸奇[illegible]嚴[illegible]案此又[illegible]本之[illegible]按廉介出于性成方之古人從食與水同于前哲自運家糧者矣是以禹稷之懷恩于也待饑課不殺而自允知披用之皆甦涸轍而

加多議別發之盡起湖中連例功欲比于鄉飲郡內與論思已深于何氏某等稍般所里分錫按陣同地四過參酌宋公之策[illegible]久　[illegible]倍有依貴爰之[illegible]鼎借[illegible]以未能[illegible]須後而同酬甚陳[illegible]行用之能[illegible]乘之無窮可刻石堅之傳竹之不但斯為有道之碑為朝廷有傳人名公卿可爰章[illegible]分級層區上下要須聖人子將賜與以徵賢矣謹啟

姚東只五十徵詩啟

東老姚年翁欽浦英流瀛洲華胤名不殊于第五品獨擅其無雙賦體高華信是楊雄之匹史才妙擬知為姚察之兒乃筆敏八叉人同交虎而樓登百尺客自元龍感西片言事急堪酬赤劍交深斗酒家貧不受黃金苟有意以相投長傾肝膽問不平為何事輒動鬚眉誠哉國士之風允矣才人之致綺筵雅締蘭言恒同丹楮與幼安而共席效叔夜以登堂聽德操之談頻忘執鬢看劉琨之舞愛看先鞭茲為季夏之三朔適值大年之五

十高逢大日有篇章朱翁子時當富貴相看半百學無置酒之歡共羨八千可少引年之祝君能學易將為松菊主人吾欲言詩是頌蓬萊君子

汪扶晨六十徵言啟

栗亭汪子玩鷗華冑吐鳳奇才文章本自性成孝友原于天賦數齡能賦對已著于楊梅早歲著書詞更華于蘭蕙早前封股愈母疾而惟誠海內論心與人言而不負名卿聘約聘來韓愈之門多士盈門目滿孔融之座資成不吝後進恒緣以立名惟解無私柔交每因而受德雖數奇多有嗟猿臂以難封而才大不官覯龍顏而未遇茲當建午之月適逢週甲之期從此而孫弘上書終須開閣及茲而冀明按籍已合奇齡況在同心寧無

籍子願抽珊瑚之管開五色之花光庶得琬琰之鐫祝千年之椿算謹啟

家希度八十徵詩啟

爲開萬年之頌首先衆其令儀五福之微究必有其好德爰考諸禮式存几杖之文古發其辭乃著鐘鼓之實則家希度公蓋有之矣公幼多至性長負高才雖傳曾閔之稱家有融褒之樂志存慷慨常思碎筆而遊運值紛更遂乃棄繻而嘆風高萬里願乘宗慤之舫地處四通鄉挾計然之策旁通淡水物舉歲歸緯籌靠江家聲益振躬履之省問欽白璧之光常始片言可比黃金之重楚務并闕于市義道必相與以借人輟食而行原季先多因急難射書郎下魯仲連最善解鬭時遇爭訟爭欲奉身而避偶逢認殺不妨徒步而歸陰德有名耳鳴盛事難爲指屈至若滿圻設渡永息喧爭東埠成梁相稱利涉伐栽灘之怪木揚帆無覆溺之憂平牛嶺之危途行路免崎嶇之歎堅持殺戒令物命于金刀恪奉格言濟民生以寶筏斯又莊嚴于刹像仁德書于山川若夫茲者躋關逢年終緻任月當春王之四月爲領老之八旬三厥是毛君友聲等雅能梓做九龍近勝如大章並并著蘭芬兆貴顯于揚家已經四世效倣呼于

氏史慶便曾彩衣曾舞于亭前白髮爲歡于堂上才如尚父不羨垂綸齡擬潞公方期結社某等兩親族喜見吾英敢陳篤行之百篇用懇華章之九錫

壽公暨李太君雙壽乞言啟

蓋聞易著嚴君內外列乾坤之卦詩歌君子升恒獻日月之篇是以金姥木公傳齊黃老而六身二首算在絳人願有所徵理無不協矣如蔣公者梁安華胄邗水名賢自龍錫于鄉衍家傳彩筆延班孫乎兵興世為朱門衍三遷之清風種五都之嫩柳少能奴榆雅知陸續性成長史推梨早識孔融身窮乃以食禁祈箸遂兩菜廢投職王安豐之持籌何嫌達識端木賜之結駟待見名傳諸比於金何千金之足重謀同於蘇蠡自蠡而不爾

若樊重之分財里皆懷惠如彥方之守正斋恐如名縣仲連之解圍射書必下原孝先之惡難啜食而行既念影之無戀復幃裕而有禮舜乎李氏太君曾仙踪于楢樹留芯性于頌椒入可隸之家何隨挽鹿居處宗之室更聽鳴雞夜績堂前時作追勞之訓宵吟燈下長陳禮讓之篇百口乃致以名椅椅嵩成丙而爆火何無何有解簪佩以相將乃積乃倉覆簇橅而不試川承先者而郎以啟後以教子者而郎以貽孫是以蘭桂相繼以爭芳乃見椿萱並榮而益茂蔦石君之家澤更廣方世卜之所業彌昌今者歲在騎羊慶宜酌兕當西池延齡之際椽鈿晛于秋初旋南斗授籙之先舞綵衣于寒孟億前此之十年寶筵曾叨羅于設樽刎今此之一時盛典復荷榮于錫杖黃髮既攜手以俱仙驂種龍兒復同心于眉壽歷乎甲子皆餘四百之齡守厥庚申亦滿二千之行故一門之內或彈琴或製錦而諸昆皆効力于早闈一世之間若蘋蘩若鳴鋶而長孫早馳名于文苑猶懷幸有崔氏男等簪萊登堂分宜捧爵敢乞揚于燕叶蔣發珊瑚瑱隨徳于陳荀芳流琬琰則飲千

日之酒可慶無疆而封萬歲之鄉爭傳不匱矣謹啟

家孺立既余太君雙壽啟

蓋聞青裾邁世拜金母以成真絳節朝元偕瑤姬而證道斯爲尚已莫可幾焉何若懿德弘宣徽儀門映流芳彤管行慶祚于一門著大青箱貽芳名于百世齊眉偕隱循內則而無違攜手相莊卜女貞之終吉門儀是賴家道克昌如吳母余太君者也太君爲孺立公之淑配而諸昆季之慈親也爾出當山門高欲浦泰邦受姓家傳四諫之發楚國分支胄衍一元之秀性生淑質不待染于朱藍天賦柔儀匪借華于粉黛入謝家之野常開詠絮才情得王國之風雅具采蘋德性蓋自其留大母栢舟勵節久著冰操莊寢貽行常多霜節而太君承顏堂上受訓閨中靜婉有所自來溫恭由于師帨實稱佳婦歸我寒宗醉女登堂俾百年而偕老名姝入室致九族之同欽鶏黍維虔力任蘋蘩之重鹿車共挽躬親井臼之勞振家聲于中落之餘豆區釜鍾之必謹相壯業于方剛之際內外上下而成周念夫子以躬耕而養其親垂十餘年而不倦迨大父以老耄而捐乎館歷四五旬而未歸爲健婦以持門賴殯人而當戶耕問奴而織

問婢寧藉贅郎至或圓而右或方備恙赤手遂使長女服其身教既絕粒以殉夫諸子奉爲心儀皆勤修而象父蓋孺立信義行于列郡九州多慕義之人齒德重十諸侯三事修禮賢之典皆閫儀之內助碩德潤于本根致道與之日隆駢祉施于來葉茲者歲當逢兩迨夫春始建寅爲上浣之十朝介綏齡于百福宜文君之絳紗猶在從大母之丹詔還來蟠鶴友同心雅椿萱餘六載而龍文統勝寶桂已茂五枝舞彩堂前蘭生未已眾香國內芝秀井常豈不盛歟見可頌也敢乞江毫之五色用襲曾家之十言則文重鼎彝永賴仁人之贈而詞高琬琰弘瞻君子之光矣謹啟

家贊公暨徐太孺人六十雙壽徵詩啟

蓋聞家有嚴君配兩儀之位妃為德偶儲百世之祥弟好德重于箕疇而德莫先於孝義獨行原于周禮而行尤始于睦婣歌麟慶于未央卜鴻禧而方大則贊公偕徐太孺人實惟其人用當斯慶矣公少多至性長懋懿修懷橘豈待六齡讓棗寧辭七歲博窺經籍屢書于陟岵之辰雅好交游投筆在登堂之際家雖中落晨昏必膳雙魚志切先謨江漢時將駟馬一成一旅興厥祚于既衰三紀二盈纘前功而弗替德施宗黨咸稱長者之

風義著寰區動以古人為法憶在甲寅之歲亂生戊巳之屯起義臨川首壺漿而先倡論交泮水矢金石於後彫諾重片言遂能全其妻子名存一邑卒無愧于死生迫乎楚戍操戈郢人沸鼎十五年後重聞風鶴之驚百萬軍前不損元龍之氣受故人之重託有同季布黃金出巨寇之函鋒竟返相如白璧不遑寢食惟思宅窆未安每減饘糧冀卜隴阡之吉他若完婚致券皆為陰德全功至如恤寡憐孤尚屬平居細事而徐太孺人族高東海好締南溪婉孌本于性成賢淑原于天授既鳴鷄而推桃或弋鴈以由房厨下宮羹獨調姑性堂前進服每為時寒李光進之家不私管鑰張孟仁之室迭乳嬰兒常脫珥以易書用資聞見毋具觴以延客冀廣切磋相夫既以為能訓子還能似鶴漢若成家有道巳看各振一時鳴夏華國能文行且與騰千里茲值建中之歲幷逢周甲之期月在清和四日先懸錦帨時方仲冬中浣郎設瑤弧蘭以春桂以秋兩世見鵬搏之盛椿以冬萱以夏一門歌燕喜之祥獻其觥壽繞堵前而舞絲銘諸鐘鼎登座上以抽毫伏願錫類推仁竚待賜之華袞

引年致頌必將鏤以丹彝謹啟

羅母吳太君六十徵詩啟

長沙紀績爰傳白雀之祥渤海成仙毎屬綵鸞之異蓋殊休必生于華胄而靈跡要出于淑媛理有相需福無或爽於斯為盛雅足稱奇則如蘋洲羅先生元配吳太君是其人矣先生世屢朱纓家承黃甲高祖父闇野公榮膺秉鉞壯鎮鑰于北門曾大父虛舟公職屬司衡重干城于南部雖當末運値文學而中微然亶弘才有能推而繼起世皆稱為國士謂當配以淑人太君承逓胄于延陵受家風于内翰才高咏絮早擅鳴媯德裕釆蘋

終當秣馬既稱隹婦用事良人盡夜披衣毎焚膏而助讀中宵推枕常伸紙以候書雖勸學無待于呂榮乃贈鏡有同于徐淑成名之後操盃譽于鳴鷄服官之餘兼更箴于痤鹿持毫對泣為刑狀之非輕執燭相規勵觀貞于不敗既而天傾莫補海涸難填寡鵠懸帷經三秋之風雨孤鸞舞鑑歷屢歲之雪霜却賻贈以名廉不為淸白之累束詩書以成教無忘忠孝之模允郁氏之熊寧知吳出養樂家之豹行見大成茲者歲在壬申朔適逢乎週甲月當癸丑慶用協于長庚恐母德之不傳用希鼎呂述闡儀于既備仰藉球琳伏冀推錫類之仁流芳班管斯乃作傳家之寶振彩彤編矣謹啟

張母盧太君六十壽敘

劉子政著烈女之篇惟傳令範魯後斯作壽母之頌允尚芳規況得配于文人信足彰之彤管且賛成乎循吏尤足顯以青緗如張母盧太君者早毓名姿生傳慧質本出范陽之胄門第高華復鍾淮右之靈帷縭肅穆蘭芬幽谷孝友亶於性成芝茂宗堦詩禮聞於世習爰師古烈鳴鳩而夙慕梁鴻恥事膚流挽鹿而終歸司隸我詞臣先生蜚聲桂籍停船曾覔孝廉從政花封繪像共傳仙尹恩流鄖上洵堪爲表百城字寫屏間遂乃受知

三輔承塵下鵩賈誼乃不永年庭屋啼烏荀采遂甘孤宿心堅茹蘗寧知身是孤鸞教苦丸參乃致雛成大鶴嗣君天秩雅負時名以終賈之妙齡文壇獨步具荆關之能事藝府兼遊兹值庚午之歲爰當巳卯之辰節距中和時方五日筵開燕喜衮啟六旬堂上萱花鶴髮欣逢週甲堦前芝草鸞章佇慶長庚宣文君之耳目未衰猶褰絳帳郗夫人之神明特茂已授紫綸用懇賜以瑶篇傳徽音於奕世必且鐫之寶鼎介蕃祉于名宗謹啟